

# 兵 家

北极苍狼 王艳良★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兵家 / 北极苍狼, 王艳良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17-3125-2

I . ①兵… II . ①北… ②王… III . ①革命斗争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281 号

兵 家

Bing Jia

---

作 者 / 北极苍狼 王艳良

责任编辑 / 安 璐 张元铭

装帧设计 / 元明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170 × 240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500 千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9.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25-2

范良同志留念

父子皆兵光榮家  
保家且國稱英雄

王拔之  
二〇一三年  
四月十四日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闯关东..... 1

光天化日之下俩土匪到了面前。俩土匪扫视着烈日之下的这么一摊子人，一张张苦脸，眼神警惕、惊恐。霎时弱弱的风都没了踪影。一摊子的人都姿态僵滞。

### 第二章 九一八..... 13

王老大来到一匹叫作老黑的马面前，四目相对，他忽然抱住马首脸紧紧贴着马的脸，黑暗中我的太爷觉得王老大落泪了，老黑哼哼着，老黑好像也很伤感。老黑是王老大的坐骑，那马啊，毛黑得跟黑缎子似的，每当王老大跨上马的时候，那马啊，都会仰首长长地嘶鸣一声，抒发着与主人相处的快乐、骄傲。

### 第三章 亡国奴..... 25

二老牛两脚叉开，站稳，就在鬼子从大车旁经过的刹那，咔的一声鞭响，长鞭迎面抽向了俩鬼子，鞭梢在外侧鬼子的脖子上一缠，一拽，长鞭也卡在了内侧鬼子的脖子上，俩鬼子落马。二老牛的大鞭子咔咔地甩得山响，抽打得俩鬼子在地上翻滚，站起就被抽倒，后来就只在地上翻滚。

## 第四章 二老牛····· 36

尸体从棺材中抬了出来，放到屋内的大炕上，穿上了寿衣。要往口中放含口钱的时候，我的殷姓爷爷啊，牙关咬得紧紧的，人都死了，可是牙关咬得紧紧的。齿缝间有那棵老山参的根须。

## 第五章 夜深沉····· 44

后来当我诞生在这个世界，还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养了一条狗的，有天早晨，我见那狗围着我走不多远，一条后腿一抬，或是向树丛或是向一棵树或是向一根电线杆撒上点尿，而后再奔下一个标志物继续撒。我问父亲狗咋这么撒尿呢？咋不一下子撒完呢？父亲说，它是要告诉别的狗，这是它的领地！

## 第六章 小文子····· 54

两马并立，在一个凹坑，干爽的凹坑，一人躺在里边，惨白的脸，一动不动。一手死死地握着手枪，枪管触地。前胸鲜血殷红了一片。

## 第七章 秋风扫落叶····· 70

铁流奔涌、咆哮，席卷而来。大地在脚下震颤。荡涤邪恶的伟大力量瞬间而来。自身边漫溢而过的刹那王景文甚至因为震惊而忘记了接头。随即醒悟，随即高声：“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不停地、反复地高声。坦克的轰鸣之声将他包裹。甚至觉得被吞噬，被消融，消融成了一粒沙，一粒土。

## 第八章 站在红旗下····· 83

“我不跟老八他们在一起！少东家，对不起你了！”景文鞠躬，而后果断地走向红旗，走向雷叔，知道身后的少东家在惊愕。之前很是迷惘了一阵子，忽然果断。

“雷叔，我加入你们！”声音响亮。

## 第九章 上阵父子兵····· 95

刁乐山惊异地更是前倾，大眼珠子突出，端详侄孙：“吓，眨眼就大小伙子了！”上前，捧孩子的两臂端详。那大手，鹰爪般有力。

## 第十章 奔袭爷孙功····· 107

树上的土匪跳了下来，就在还没有落稳脚跟的时候，爷爷嗷的一声扑了上去，把土匪撞了个仰面朝天，把土匪手中的枪撞到了一边去，爷爷掐住了土匪的脖子，孙子也奔上去，摘下了身上的长枪，就要抡起枪托子砸向土匪的脑袋，爷喊：“别打死！”

## 第十一章 群众是根本····· 119

林总话讲得慢悠悠，目光，望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嚼着北国的金豆豆，说着如金豆豆的话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谁呢？农民！有了农民的支持，那我们共产党人用兵就可以撒豆成兵！”林总手掌一扣一张，满桌黄豆滚动。

## 第十二章 抢占四平街····· 129

赫然一支队伍出现在前，也是骑兵，都骑马，赫然看到了毕经纬，穿着件日军黄呢子大衣，双枪在手，王景文惊呼：“少东家！”

## 第十三章 马德里····· 140

敌机去了，炮轰消停了，阵地先爆出呐喊：“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种子破土般，黑土地长出了民主联军将士的身影，端枪伏在堑壕的李双背上冒着烟呢。

## 第十四章 大溃退…………… 163

履带碾压城区的声音显得孤寂，孙立人的坦克停下，不知道再向哪进发。也狐疑：共产党狡猾，好布口袋阵，张口袋而待，也许一面面窗后就是窥视的眼睛，一面面门扉忽然洞开，共军杀出。孙军长眉头紧皱，不知所措。共产党搞的什么鬼呢？按动机枪按钮，一梭子子弹扫向天空，惊动了屋脊上的麻雀，飞向城外。

## 第十五章 运动战【上】…………… 176

队伍就弹射了出去，三个营，一个营在前，左后一个营，右后一个营，三三制！就在部队弹射出去的刹那，王景文再次胸膛一挺，就要向前冲，再次被李双拽了下，李双说：“上去能干啥？手里头啥都没有！”王景文一跺脚：“别扭！窝囊！”

## 第十六章 运动战【中】…………… 189

有个战士竟然不顾自己没穿裤衩穿新棉裤，光腚穿新棉裤。那战士还嚷呢：“看吧，看吧，俺才不怕看，穷光腚，最革命！以后你们可以就叫俺穷光腚！”队伍发出哄然的笑声，就连团长、政委也乐。

## 第十七章 运动战【下】…………… 203

雷鸣政委下马，将缰绳交给一警卫员，高喊：“全团所有的共产党员，随我来！”率先跳入江水，与跟随而下的共产党员挽起胳膊，形成一道人墙，迎挡汹涌的江水，迎挡浮冰。团长、参谋长当然也在那道人墙中。

“快速过江！”团长吼。

## 第十八章 红旗谱…………… 217

政委的被子在草地上摊开，被面缝的线扯出、扯断，一根根地扯出、扯断，被面喇地抖开，赫然，现出里面的旗帜！第一面红军时期的旗帜，第二面新四军的旗帜，第三面新四军的旗帜，第四面，中国共产党党旗，

四面红旗！三面军旗，都有战火留下的痕迹，甚至残缺。四面红旗在旗杆上飘扬，猎猎响动，风劲旗飘。

## 第十九章 阻击长山堡…………… 233

“西天太远，送他们下地狱！”参谋长喊。

地窖中，李双手中几根绳索，另一个战士手中几根绳索，同时拽动，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爆炸……尸体的碎块飞上了天，枪支飞上了天，冲锋号吹响，实施反冲锋。

## 第二十章 其势如破竹…………… 244

“一有大仗打啊，咱师长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有战士说。

师长的耳朵尖，听到了，回头向战士说：“屁颠屁颠的？那是老子放屁轰敌人呢！”

## 第二十一章 战旗高高飘【上】…………… 256

“别给刨歪了！”李双总抢着刨。树干搁长板凳上，王景文把着，李双刨。唻，唻，刨花翻卷而出。刨上一阵子，李双就要停下来，到树干的一头瞄。大有木匠师傅的范儿。

## 第二十二章 战旗高高飘【中】…………… 272

毛泽东的目光从地图上抬起：“我们的林总要改一改口味了，先前总是嚼黄豆，一粒一粒地嚼；现在要改吃大餐，要多丰盛有多丰盛的大餐！”大笑中目光深深地忧虑。“风云际会锦州城啊！”他做出常见的叉腰姿态说。

## 第二十三章 战旗高高飘【下】…………… 284

胡连长望团长：“我要率领我的弟兄打着红旗去，让城头的国军弟兄看看，咱们是可以打红旗的！我要告诉他们：打红旗比打白旗好！光荣！”

## 第二十四章 血染东方红…………… 298

参谋长死不瞑目。“老牛！”团长猛地爆出一声，跪在参谋长尸体前，号啕大哭：“老牛啊，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捶胸顿足。泪眼猛地望向敌阵地，咬牙切齿：“他妈的，我就不信啃不了这些窝窝头！”

## 第二十五章 喜相逢…………… 310

“哥——”嘹亮的一声，撕裂大厅热烈氛围的一声，隔着炊事员的篮子就往前来啊，就抓着小伙子的手拉啊，两手死死地攥住人家的一只手猛拉不放啊，把个篮子夹在两人的中间，炊事员嚷：“篮子！篮子！”

## 第二十六章 东北虎…………… 323

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带着火星的炮弹飞向敌阵地，大地震颤，天津城震颤。护城河内侧是高高的土墙，土墙之上每隔30米便是一座碉堡，眼见炮火将一座座碉堡薅去，宛如有巨手快捷地接连地将一座座碉堡薅去。眼见炮火轰击着土墙，土墙向护城河坍塌。

## 第二十七章 两情系…………… 334

读信的大花吃了一惊：脚咋歪了呢？还能正过来吗？大花的心哦，就提着了。也不跟爹娘说，怕跟着惦念。立功了，可咋脚就歪了呢？哪知道是人家写了个别字。

## 第二十八章 志愿军…………… 344

王景文仗俩再施，迂回至另一侧，大摇大摆走向敌暗哨，王景文还高声：“萝卜泥鳅菠萝哈喽！”见敌军愣怔而望，王景文再高声：“泥鳅菠萝哈喽！”抑扬顿挫地高呼。

## 第二十九章 和平鸽..... 358

父亲冷眼瞅下三弟，哼了声。父亲盯视老大老二，又哼了声：“大事不好了，就光顾着自己逃！恨不得借条腿逃！把革命战友撇下不管！这还是革命队伍吗？”父亲气得直哆嗦，猛然扬手扇了我一记耳光扇了二弟一记耳光，扇得我眼冒金星耳中嗡嗡。“带我去看看那个马蜂窝！”父亲命令。

## 第三十章 仨团长..... 371

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看他的子女，看他的老伴，父亲忽然微笑了，手艰难地举起，竖起三指。

## 后 记..... 386



## 第一章 闯关东

我有仨爷。我的父亲就跟我们哥仨叨咕：“你们有仨爷，咱家哪能不出爷们儿！”当时我还不明白父亲所说爷们儿的含义，以为就是男人呢。男人未必是爷们儿！

我的第一个爷爷姓迟，是山东蓬莱人，奶奶是莱阳人，两户穷苦人家结连理。清朝的发祥地东北召唤着山东的汉子们，挑着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召唤着你，举着狗头金召唤你，呈着高粱、大豆召唤你，传说中的黑土地一踩啊，滋啦滋啦冒油。山东的汉子们推着独轮车，携家带口的，出山海关，向北，向北。特别是大灾的年份，山东、河南、河北的人口，向北，向北，人流不绝于路，车轮辘辘，饥肠辘辘，为着远方的召唤，向北，向北。

先行者是负有使命的：探险、探路。家书抵万金。家书的信息亲朋共享，乡邻共享。一次北上的行动，往往是一个群体的行动。穷苦人是最懂得相互帮衬的。漫漫旅途，有亲朋在，有乡邻在，就是远征的底气，就是克服千难万险的底气。

那一年又是大旱。而对于大旱山东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刻骨铭心的恐惧。光绪初年，山东地界一连几年大旱少雨，人畜皆饥，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包括人肉人骨，万户萧疏鬼唱歌！按干支纪年法，史称“丁戌奇荒”。

眼见毒日头晾晒不出一个好秋季，我的太爷当着全家人闷声不响地抽了一袋烟，在炕沿磕出烟灰，扫视了下等待他决定的全家人，说：“咱们也北边去吧。”

太奶说：“就听老东西的吧。”

于是，举家就在了闯关东的人流中。

我爷爷推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我小脚的太奶，太奶怀抱着大孙子——我的父亲。那时我的父亲就一岁呢，因而，父亲对于祖籍是没有丝毫记忆的。但是父亲、父亲的后人知道，他们的根在山东。

那辆独轮车，就粘在了爷爷的手上。那绝对是山东爷们儿的气概。

我太爷跟我爷爷说：“我换换你吧。”

“不用。”我爷爷憨憨地一笑。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

爷爷脚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起，一双脚板走得稀烂。但是，默不作声，若无其事，

就让那疼痛在心上滚来滚去。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

那是五户人家组成的队伍。当夜罩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停下来歇息，让夜清凉地抚慰。有天夜里，爷爷酣然大睡的时候，我的太奶脱了我爷爷的鞋子看脚，爷爷嗯的一声疼醒，太奶摸着儿子血肉模糊的脚板当时泪就下来了。儿子坐起来悄声说：“没事。”你担心他的时候我爷爷总是摆摆手，俩字：“没事。”那夜，说完没事，爷爷还叮嘱我太奶：“别跟他们瞎说。”爷爷的意思是：别涣散军心！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爷爷不是军人，但懂得军心不可涣散。

再上路，太奶就不上独轮车。我爷爷说必须得上。全家人望向我爷爷。太奶知道军心不可涣散，不情愿地上了车，嘟囔：“我想在地上溜达溜达呢。”太奶直勾勾地盯视着儿子，心疼。

爷爷忽略太奶的目光，看前方的路。

太爷上前：“我来。”

爷爷：“不用。”

“啥不用，我来。”太爷抢去了独轮车。

爷爷忽然一身轻了，脚下的路，如棉花团，甚至步伐踉跄，灵魂出窍，在头顶如拔拽你离地的风筝。一家人擎天的山，忽然有些恍惚，有些若即若离，感觉很不好，很叫人有些恐惧，满身的不自在。一身轻的爷爷有些迷茫了，努力地真实着天地，真实着家人，真实着自己。当然，最真实的是独轮车在自己的手中。

“我来吧。”我的爷爷上前。

“你就是块铁，也是不行的！”我的太爷说。

我的太爷是闹过义和团的人，绝对是老江湖。义和团的时候，太爷不在家乡跟前闹，怕连累家人。只知道他去北京闹过的，都闹了啥事，没人知道。大事不妙的时候，回来了。我的爷爷知道自己是这一个家擎天的山，而我的太爷知道自己是这一个家的智。甚至，是这一个群体的智。已经被笼罩在北方神秘的气息中，而且向北，神秘的气息越发浓重，草莽的气息越发地浓重，夜幕罩下来的时候，烘烤了一天的大地凉爽下来的时候，前进的脚步安歇下来的时候，我的太爷把壮汉们召集到了一块，神情严肃地预测各种可能，申明男子汉的职责——保家，说如果危机来临，如果他要是大咳嗽那就——抄家伙！那时我的太爷啊，就显露出那么一种指挥员的味道。当然首先是——那么一种军人的味道。骨血是传承的。

那是一天晌午，歇息，午饭。有的人家支起了锅灶熬苞米面糊糊，有的啃干粮——在夜晚从容地在支起的炉灶上烙的苞米面饼。有的人家将土豆煮熟了吃，有的人家则像吃苹果一样咔嚓咔嚓地生咬着吃，那涩涩的汁液就如同甘霖了，经嗓子眼下咽的时候都不忍下咽颇为留恋。有的人家还要讲究些，会随便挖些野菜，在锅里煮了吃。当时过锦州，在闾山一带。

西方传来啾啾的马蹄声，两匹快马临近，瞬间到了近前，勒马，一个背着长枪，一个腰间插着短枪。插短枪的勒马，背长枪的跟着勒马。不着军装却带枪，不是土匪还能是啥？光天化日之下俩土匪到了面前。俩土匪扫视着烈日之下的这么一摊子人，一张张苦脸，眼神警惕、惊恐。霎时弱弱的风都没了踪影。一摊子的人都姿态僵滞。我太爷跟大家预测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太爷缓缓站起，向俩土匪一抱拳：“两位大爷，在下代表大伙讨方便了！”

俩土匪瞅瞅我太爷，尽管身后是弱民自己也是弱民，但还是有那么点撑起来的凛然，俩土匪忽略我太爷，继续扫视。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可抢的财物，腰插短枪的土匪指了指远处的大山向我太爷说：“此山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钱！”

“这是规矩！”背长枪的说。

太爷的目光和俩土匪的目光相碰，太爷微微一笑：“我们可是逃荒的人哪！”

“逃荒咋的？也得按规矩办！”背长枪的说，就把枪摘了下来，一手举着。

“知道那山是你们开，拿不出买路钱，才离得远些呢！”太爷不紧不慢地说。

俩土匪不满意了，阴了天。

“呀呀呀，还老江湖呢，还挺能对付！”插短枪的说。

拎长枪的拿枪指着我的奶奶：“你，站起来！”

我的奶奶一激灵，本来是蹲着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但是，慢慢地、恐惧地站起。我太爷堆出的笑僵滞。

插短枪的皱着眉头看了看我的奶奶，点了点头：“嗯，模样还可以。”

拎长枪的向我的太爷说：“就让这丫头跟着我们上山享福吧！”

太爷让脸上的笑活泛些：“瞧您说的，那哪是丫头，那是我的儿媳妇！”

“那没关系，将就着给我们的大掌柜的做个压寨夫人如何？”拎长枪的说，还拿长枪的枪管要去把我奶奶的下巴颏抬起，好再仔细端详，我的奶奶惊恐地后退。

“你家大掌柜的哪能那么不尊贵？”我的太爷说，当时就有点冷笑的意思了，同时向我的爷爷使了个眼色。

我的爷爷感觉是悄悄向我的太爷点了下头，其实头就纹丝没动，肌肉悄悄地绷紧，内心中的火焰已经蹿到了头顶。

拎长枪的下了马：“我们大掌柜的慈悲心肠，这娘儿们就替你们养着了！”

插短枪的就要掏枪，拎长枪的就要单臂抱我的奶奶上马，我的太爷大吼：“动手啊！”率先扑向已经短枪在手的土匪，抱住了腰，把人从马上搂了下来，那土匪勾动扳机，子弹射向了天空，摔在地上的土匪要挥枪，我的太爷飞起一脚将枪踢飞。就在太爷动手的时候，几乎就是同时，我的爷爷噉的一声扑向了拎长枪的土匪，也知道那枪是厉害的玩意儿，首先就要夺枪，两手握住枪身就要夺，土匪勾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我的爷爷就觉左腿一麻，当时就更恼羞成怒，死命地将枪向下按去，把死不撒手的土匪按到了地上。而别的爷们儿也都噉噉地扑了上来，将两个土匪按在地上没头没脑地死揍，

就是娘儿们也扑了上来，逮哪揍哪，俩土匪被打得嗷嗷地叫，不断地求饶。

把人打得不求饶了，不能动了，我的太爷发话：“算了吧。”让人把俩土匪捆了，太爷向低声呻吟的土匪说：“枪，我就收下了，马，我也收下了，希望你们老哥俩往后别再为难逃荒的人！你们也应该知道，按道理我是应该灭口的，免得后患！”

“多谢不杀之恩，多谢不杀之恩！”土匪说。

“甭谢，别寻仇就好！”我的太爷说。

俩土匪被扔到了远离道路的草丛中，怕太早就被解救，寻仇。

长枪就落在我爷爷手中，短枪就掖在了我太爷的腰上。爷爷腿上挨的那一枪，只是皮肉伤，流的一腿血有点吓人。我的奶奶流着泪给包扎。“没事，没事。”爷爷不断地摆着手说。长枪被我爷爷掩藏在独轮车上。两匹马，太爷留下一匹，给了队伍中的另一户人家老者一匹，太爷抱了孙儿乘马。走上一阵，让儿媳妇上马抱孩子，太爷牵马走。太爷也去替换下我爷爷，让我爷爷牵马走。太爷说，要尽快走远点，省得那俩兔崽子寻仇。要是来寻仇，那可就不是那俩兔崽子了，指不定多少人呢。

路上，太爷扑哧笑了，说：“送上门来了！”

“嗯。”爷爷一乐。

夜晚歇息的时候，太爷研究那短枪，爷爷研究那长枪。太爷指着长枪的扳机跟爷爷说：“注意，这是机关，可不能勾，一勾就开火。枪里肯定是有子弹的。”

睡觉的时候，我爷爷抱着那杆长枪睡，睡得酣然。

人在路上的时候，每当后面传来马蹄声的时候，有乘马人赶上来的时候，太爷的通身汗毛就立了起来。乘马人顶多奇怪下这一支逃荒的队伍有马骑，就越过。

眼瞅着要到奉天城了，太爷说：“那俩兔崽子估计是不会追来了，最好啊，别再遇上别的犍子。”

后面马蹄嘚嘚，一彪人马赶了上来，有十来号人呢，赫然发现，马上有先前挨打的被捆绑扔在草丛中的俩土匪，其中一个指下马上抱着孙儿的我太爷说：“就是他，就是他们。”

我的太爷没敢掏枪，推着独轮车的我爷爷没敢抄枪。

霎时，空气凝滞。

为首的腰插双枪，魁伟的大汉，一张大白脸，眯缝着眼睛打量我太爷，一抱拳：“老哥，海涵！”

我太爷缓缓抱拳：“海涵！”

“乞丐不能抢，是我们这行当的一个规矩。我老北风定下的规矩，逃荒的也不能抢！这两位兄弟虽然不是我的手下，但，是我幺弟的手下，我既然赶上了这事，就得代幺弟受过了！老哥不杀我这两兄弟的恩德，我也得代幺弟前来感谢！这是20块大洋，薄点，笑纳！”扬手一个钱袋扔向我太爷。

太爷张手抓住。神情还严肃呢，还冷峻呢，还没适应过来呢。老北风的名号可是有

耳闻的……

“马呢，你们就留着吧，可替代下脚力；枪呢，也留着，一路上也可防身。日后若是打闯关山经过，可上山一叙！告辞！”老北风一抱拳。

我太爷赶紧抱拳。

“老爷子，但愿后会有期！告辞！”老北风再一抱拳，而后兜马而去。

“老北风……”我的太爷念叨。

“老北风……”每一个人都望着远去的那彪人马念叨。

茫茫大东北啊，也盛产辮子呢。好辮子也江湖呢。

我太爷举着钱袋说：“这钱呢，大家伙的，我先存着，能不花就不花，就把它用在刀刃上吧。”

每一张脸都笑逐颜开。有人就嚷：“就搁你那存着吧，我们放心！”

20 块大洋，成为了这一支队伍继续北上的底气。

老北风的名号，关内关外响当当的。其实是四股土匪，名号分别是北风、东风、南风、西风，时聚时合，北风为大。北风说的幺弟，应该就是西风。竟然遇见了北风！想到老北风的风采，太爷心中赞：真爷们儿！

进入黑龙江地界，眼瞅着就要到绥化地界。中午，在一家小镇，太爷花掉了一块大洋，在一家煎饼铺前让大家伙吃上顿好饭：煎饼卷大葱蘸大酱，赛过一切山珍海味的一顿大餐。

出了小镇，在一株大树的阴凉下，太爷把 20 块大洋分给了各家，按各家的人口多少分摊，剩下了一块大洋，太爷举着说：“这一块呢，咱们可以再吃上一顿！”

一片叫好声。

20 块大洋咋分，在太爷那早算计明白，明明白白。

“那一块啊，就归您吧。”有人嚷。

“那可不成！哦，我也可以贪心点，马呢，我就留下一匹了，而且，可以顶出一块大洋，也就是说，大家伙还剩两块大洋！”太爷说。

一直骑着另一匹马的老者说：“我这马也可以顶出一块大洋！”拿出一块大洋递到我太爷手。

太爷说：“那咱们大家伙就还有三块大洋呢！”

队伍有了生气，继续进发。也就是最后一股劲了。

“勘天勘地勘人气，勘东勘西勘南北……”一风水先生持白底黑字幡迎面而来，瞄着这一支队伍。当时我的太爷牵马，马上，我的太奶抱着孙儿。风水先生跟我的太爷搭讪：

“老哥，这是去绥化吧？”

“望奎。”

“哦。可知入绥化这路径可是有讲究的吗？”

“啥讲究？”我太爷的脚步可是没有停止向前的。

风水先生跟着我太爷往回走：“如果若是图个吉祥，这入绥化啊，从哪头入，是有个说道的。”风水先生说。

“啥说道？”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走一条吉祥的路径！”

“哦……”我太爷不瞅风水先生，不动声色，“带路钱是多少？”

“凭赏，凭赏。”

“好，好，前边带路！”

“好嘞。”风水先生屁颠屁颠地前边带路。

明明有平原的路径，可是，风水先生却带领着奔了山林。

我的太爷皱起了眉头：江湖险恶，这风水先生莫不是有啥险恶用心？

“老哥，您别犯合计，我带的路是绕点远，可是，你们千里迢迢奔了来，这最后难道不打算从龙门而入吗？”风水先生说。

“好，我倒要看看这龙门是个啥样！”我太爷说。

“如果你们要真是觉得我可能是啥歹人，我是可以就此作别的！”风水先生说。

“嗨，您就只管带路，难道就把我们丢在半路不成？”我的太爷说。

风水先生带的路不是阳光大道，除了这一支队伍就很少见人。话虽跟风水先生那么说着，我太爷的心可是提着的，我爷爷也是满腹狐疑的。人在外边，警觉是本能。

林木参天，一种凉意在林间溜达呢，让你的心恬适。恬适的鸟儿在林间鸣唱。警觉渐渐被恬适掉，心被熨贴，惬意。豁然间，道路垂了下去，又豁然开朗，广袤的天地向下铺展而去，先前你在蓊郁之中，而现在蓊郁铺展而去，嫩江白亮亮地蜿蜒而去，一曲黑土地的颂歌自大地升腾，被江水吟唱，整个队伍都呆住，沉醉，瞬间就沉醉。遥远之处，村落隐约。大地，点缀着羊群、马群。

“知道这疙瘩叫啥吗？龙门！”风水先生得意，“这就是绥化的地界了！”

我的太爷眉开眼笑。

“北边那头，是松花江，这边的，是嫩江，两江在西头是合流的，就在那合流的地方往这边来，这绥化地界啊，就如同一条跃起的鲤鱼，鲤鱼跃龙门！因此，这疙瘩就被叫作了龙门！到绥化安家落户的人，打这进入，图个吉祥！”风水先生以幡指点着说。

“嗯，吉祥，确实吉祥！敢情我们要去的地界是吉祥的地界呢！可以直接带我们到望奎，如果你老小子愿意的话。”太爷说。

“好的，好的。”

我的先人，从小兴安岭的西麓进入了绥化地界。吉祥，让这一支强弩之末的队伍大提了兴致。一张张菜色的脸挂上了喜悦。

风水先生竟然哼哼呀呀地唱了起来：

种庄田，真是难，

大人小孩真可怜！  
慌慌忙忙一整年，  
这种税，那样捐，  
不管旱，不管淹，  
辛苦度日好心酸，  
两眼不住泪涟涟。  
告青天，少要钱，  
让俺老少活几年！

我太爷听了歌词乐了：“我说老哥啊，您也是咱山东的吧？”

“临清。”

敢情老乡！全体都乐了。

“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闯关东！”风水先生高声，没向着谁说，大踏步地前行，自顾自地高声。忽然停了脚步，向我的太爷说：“咱们再求个吉祥，拜拜这山吧。”

“只要是吉祥，就求！”太爷笑吟吟地说。

马上的就赶紧下了来。

向着山林，风水先生在前，大家伙在后，都严肃了神情。风水先生抱拳而唱：

山神爷爷老把头，  
不用忧来不用愁。  
俺们今天来拜你，  
香火齐了你受用。  
保佑木帮顺当当，  
木头顺着江水流。  
拼着性命做木头，  
挣了钱就买头牛。  
老婆孩子有依靠，  
再来供养老把头。

风水先生回首身后的人，喊：“向山神三叩首！”

唰地，人群跪了下去，随风水先生三叩首。

再看那大山，分明瞩望着他们，如瞩望儿女。

夜幕时分，进入绥化县城。就在一家大车店，晚餐，而且讲好了，大家伙可以就在大车店的院里住宿。晚餐是每人一卷干豆腐卷大葱，蘸大酱吃。风水先生跟大家一样。

我太爷陪着尴尬的笑跟风水先生说：“穷人，老哥您担待！”

“很好了，很好了。”风水先生说，“明几个啊，还有大半天的路，就能到你们说的那王村啦。”

早上上路，不像先前在野外，早早的；中午歇息，也不像往常，而是四平八稳的，不急了，好像剩下的路是一块糖，舍不得一下子就嚼了，而是要慢慢地吮吸。因而在一个村落出现在西方的时候，日头也已经滑到了西天，而且快沉了下去，但是日头精神着呢，光亮亮的，让天地也光亮亮的，让大地铺金。

一个少年正赶着十几只羊回村，羊儿咩咩地叫，少年发现了这一支队伍，确切说这一群人，离乡背井的这一群人，满怀着新生活希望的这一群人，怔了会儿，忽然差了音地向着村庄高喊：“山东来人啦！山东来人啦！”不断地高喊，而后快步赶着羊群回村庄，急迫地边走边高喊，不断地高喊。

那声声高喊，坠入这一群人悠久的记忆。先前离乡背井来到北方的人群，当群体得到再一次壮大的时候是充满着喜悦的，在广袤的黑土地，人群也孤单。

喊出了村庄的人群，村庄里的人源源地向村口汇集，并迎了上来。

奔往村庄的人群百感交集。

迎候的人群突出了一位白须飘拂的老者，牵马而行的我的太爷也被突出，他向身后的人群说：“哈哈，王老大！”

在山东，王老大和我的太爷是同村的人，也是和我的太爷一同闹过义和团的人，曾经杀过洋人，在洋鬼子的逼迫下，清政府的人捉拿他，他就成了最早闯关东的人。那时王老大其实是亡命天涯。我的太爷带领这一群人闯关东，就是在收到王老大的多封书信后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已经几拨人投奔王老大了。在山东我太爷的那个村落，王老大简直就是传奇人物，说他靠采人参发了财，是参王。王老大不光采人参，还倒腾药材。卖了采到的人参，买了地，不种粮食，种药材，往关内倒腾。

“各位父老乡亲，都到我那，今晚我来给你们接风洗尘！”王老大招呼。

“这王老大啊，命大福大造化大，瞧他那结实劲，咱们还客气啥！”我的太爷说。来的人群，迎接的人群，爆发出笑声。

我的太爷牵了下风水先生，说：“老哥也别急着走，明几个再走！”

那个村子，叫王村。当初王老大来的时候，就几户人家，结果，王老大发迹了，村子就随了王老大的姓——王村。王老大的宅邸，高宅深院。

当晚，王老大宰了三只羊慰劳我太爷一行。

“今晚，在村里有家人和亲戚投奔的，就去投奔，没有的，就在我这安顿吧！”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嘈杂隐了下去，我的太爷高声：“王兄说了，在村里有家人和亲戚投奔的，就去投奔，没有的，今晚就在这王家大院安顿。但是，我要说的是，明几个大家伙必须全部离开王家大院，设法谋我们自己的生活！至于咋个谋法，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王兄今天的日子就是人家自己闯下的！在此，我要代表大家伙感谢

王兄今晚的盛情，敬王兄一杯！”

王老大赶紧站起，与我的太爷碰杯。

落座之后王老大向我的太爷说：“明几个就是大伙离开，也要在我这吃了早饭再走！”我的太爷咧嘴笑。

“盖房子的地我是可以无条件提供的。当然，可以多少给点做菜园子的地。”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就再次站起，向大家伙宣布王兄给予的帮助。

“迟兄就在我这安顿吧！”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摇头，抱拳：“我随大家伙，我随大家伙，可不好特殊！”王老大还要说，我的太爷以手势止住：“别再说，咱老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总该了解我！”

王老大摇头。

酒后，王老大要安顿我太爷一家进屋歇息，太爷不干：“别，那样我睡不安生，我们随大家伙，随大家伙。”

“你也不为老夫人想想。”王老大说。

“我随他。”我的太奶指了下我的太爷说。

王老大无奈地摇头。

早饭之后，我的太爷把一块大洋放到风水先生的手中：“以后行走到这，可来做客。在下姓迟，名号可是好记的——迟早！”

风水先生当时就乐了：“一定，一定。不过，我还是晚会再走，帮老哥您选个吉祥的宅基地。”

“不用不用，我随大伙，咋能就我家吉祥呢？”我的太爷推辞。

风水先生笑着摇头，抱拳作别，离开了王村。

王村有两位财主，除了王老大，还有位毕姓的财主。王老大鼓捣药材，毕姓财主就种地，倒腾粮食。村庄中的土地，多半除了王老大的，就是毕姓财主的。

“那个老戾，难得见他出院！”王老大望着毕家的深宅大院，跟我的太爷说。

显然两家是不近乎的。各自营生。

我的太爷选造屋的地址，王老大跟着喋喋不休地说是可以不那么着急造屋的，可以先住在他家，他家屋子有的是，啥也不影响的。我的太爷就是微笑着摇头。而后王老大就自己家的房前屋后地方都不错，想让把房子造在他家跟前，比邻而居。我的太爷微笑着摇头。

太爷溜达到了村东，眯缝着眼睛打量一道由东而西的丘陵，向阳的坡上，吃草的羊群仿佛一朵白云落到了草地，太爷微笑了，指了下那丘陵：“那是你的地盘吗？”

“倒是我的地盘，可干吗跑这盖房啊？这不格路吗！你家就孤孤单单地在这住啊？”王老大眉头紧皱，一个劲摇头。

“不远，离紧东边的人家无非也就一百步的距离。我看好这地了，北高南低，负阴

抱阳，是绝好的造房地方！就这了！跟我来的人谁再在这造房，不就和先前的人家连成一片了吗？就这了！”我的太爷果断。

“哦，原来你还懂得风水呢，怪不得把那个风水先生给打发了。”王老大说。

当夜幕再一次罩下来的时候，各家就守候在选好的造房地址那儿。甚至做晚饭的时候就搭起了简易的炉灶，守候着一块地皮，因为这地皮是自己的了，是未来的家园所在，未来无数的日子将在这里度过。那一夜，枕着自己的房基地睡得酣然。王老大在我的太爷选的房基地那，陪着老友唠了半宿的嗑，才离去。

其实，我太爷的家当时就不孤单了，当时跟随太爷来的人家听了太爷的说辞立即都决定就在那东西走向的丘陵阳面造屋，当时就与村落连成了一片。

“别叫我老大了，该叫你老大，迟老大！”王老大笑着跟我太爷说。

王老大给各家圈定了地界，造屋就轰轰烈烈地开始。

有的人家会挖出一定深度的墙基，填上石块，有的人家图简便，就拿大石嗨嗨地将地面做墙基的地方夯实，就算墙基了。而后就垒墙。和泥的时候，泥中放进干草，拿铁叉一叉，一坨泥一坨泥地垒，就是墙壁。墙壁雨后春笋般地蹿出。拿铁叉在墙壁上刷，支棱出的草棍都服帖地粘进墙壁，墙壁被刷得平平整整。梁木呢，山里头砍去，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叮叮当地一钉，嗨嗨哟哟地就上了梁。用的家什，需要啥有啥，在王老大的号召下，村里的人家把需要的家什都送到了王老大那，在每件家什上拿毛笔写上主人的名号，而后提供给了造屋的人家。上了梁，再坐在房梁上拿棉条编房盖。棉条是啥玩意儿？丛生的树木，柔软，可以编筐编篓。嗯，现在编房盖。而后再在地上编草帘子，再把草帘子苫在屋顶，瞬间，你就开始信任这个家了，能够为你遮风避寒的家。端详着这个家，温馨溢现在脸。搅拌着草的泥脱坯，晾晒干了，就去盘大炕。男丁多的人家还垒出了院套，搂紧了一方天地。

木匠叮叮当当钉完了上完了自家的门窗，就去给别人家做门窗上门窗，啥条件不用讲。

内屋的大炕在屋里头是专门留着洞口的，烧炕的洞口，添了木柴，哗哗啦啦地烧，木柴中的水分啦啦啦啦地响，炕面热气蒸腾，屋内的墙面挨着炕的地方也先干得白了。

太爷的家没垒院套，太爷说来年开春的时候夹障子。

看着一个个完成了造屋，王老大来了，跟我的太爷说：“你跟大伙说，正秋收的时候，我那也用人手，可以挣点过冬的粮食。”

“好事，好事。”太爷说，替大伙兴奋。

王老大望着毕财主家的院落，哦，毕财主的院落更挨着山东新来的这一拨人家，王老大说：“我和老戾都还有顾不上种的土地，都需要人手，所以，都愿意接待闯关东的人，谁接待，来的人就会给他干活。所以，你们来我是很高兴的。”

我的太爷咧嘴笑了：“都高兴，都高兴。”

“当然了，谁就是觉着老戾给的条件好，就要去给老戾干活，我不会计较。”王老

大说。

“往后再说往后再说，今秋我招呼大伙给你干活，保准没一个跑的！”我的太爷说。王老大大嘴合不拢了。

王老大虽说是以种药材为主，但也种了些大豆、高粱、玉米，还有蔬菜之类。王老大率领的人马生龙活虎，干起活来没一个藏奸的。对干活的人王老大管着早、中、晚三餐，大锅的饭，大锅的菜，管够吃。而且王老大还专门杀了头猪犒劳伙计。见我的太爷不光是在新来的人中有威信，就是先前的伙计也格外敬重，王老大就让我的太爷做了打头的，做了全体伙计的头。

庄稼收拾完了，蔬菜收拾完了，就去打羊草。这羊草啊，在这松嫩平原，蓬蓬勃勃地铺展，就是到了这秋季，别的草都黄了叶子，黄了茎秆，而羊草仍然绿着，深绿。羊草是牲畜绝好的饲料。大扇刀一抡，唰！唰！羊草一片一片倒下，往一块一划拉，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或担，或拿那独轮车推，王家大院那儿，羊草垛小山一样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王老大说。

“再预备些，再预备些。”我的太爷说。

我的太爷不喜欢就是指手画脚，干起活来总是身先士卒，也抡着大扇刀唰唰地扇草，贴着地皮稳稳地扇。草地上放牧着马群，那马啊，匹匹膘肥体壮，不时地咳儿咳儿地叫，好像在抒情。一匹马驹许是吃草吃得太专心致志了，太爷的大扇刀都抡到跟前了，才猛地受了惊吓似的跳了一下子，跑远。

“你他娘的上哪扇草不好非要吓着我的马！”远处放马的少年跳脚骂。

太爷停止了扇草，望着少年皱眉。

打草的人都直起了腰望向少年皱眉。

少年还奔了过来：“草甸子这么大哪扇草不好，非往我的马跟前扇！”

“哪的野孩子张嘴便骂人！”我的爷爷冷笑着说。

“骂你咋啦？骂你咋啦？谁让你们吓着了我的马！”

“我打死你个小鳖羔子！”我的爷爷就要上前抡巴掌。

“干啥？你要干啥？”太爷向爷爷瞪了眼睛。

我的爷爷倒是吓得一哆嗦，当时就瘪了茄子。

“孩子，别再把您给吓着！”太爷向孩子做着让走远的手势。

孩子阴沉着小脸，赶马群离远。

太爷知道，那马群是毕财主家的，毕财主还做着贩马的营生。据说，他向东北军提供着军马。王老大、毕来福，两个腰大气粗的人，彼此打量，狮子和老虎般地彼此打量，都尽量绕过对方。要是狮子和狗或者是老虎和狗，那狮子或老虎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厮杀。太爷可不想因为自己或者自己带来的人招惹了什么事端。内心里也觉得那孩子可笑，一口一个我的马我的马的，你若有那些马放马的就不是你了！

王老大家的羊草垛甚至都要赶上毕财主家的羊草垛了，这才罢手。

王老大发粮的时候，要给我的太爷别人的三倍，太爷不要，皱眉说给得太多了，直摆手，直摇头。王老大说你是打头的就该多。太爷说那就两倍吧，两倍就不少了。硬是只要了别人的两倍。哪个人内心里不向着我的太爷点头？

毕财主来拜访我的太爷。“迟老英雄！”毕财主抱拳。毕财主长得跟一棵高粱似的。

“不敢当，不敢当！”我的太爷抱拳。想到挨那个野孩子骂的事，想许是来代那个野孩子道歉吧。已经知道那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毕财主呢，让那孩子住进了毕家大院。那孩子叫双子。

人让进了屋，毕财主就唠到了枪，说要拿粮换太爷的枪，拿大洋买也行，啥条件太爷给价。

哦，要研究那硬头货。我的太爷憨憨地一笑，说：“唉，毕老爷来得晚了，那硬头货已经让王老大弄去了！”

毕财主一怔，皱眉，讪笑：“哦，王老大这老王八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了！”

随即告辞。

太爷拿口袋装了盒子炮和长枪，在夜晚夹到了王老大面前：“这硬头货你是肯定用得上的，你用吧。”提到毕财主惦记的事，提到蒙混毕财主的话。

“这可是金贵的玩意儿啊！”王老大脖颈前探，盯视着枪说。

我的太爷知道，其实王老大也早惦记这枪呢。

“我拿十斗高粱米换。”王老大说。

“没打算跟你要啥，就当是见面礼吧。”

“不，十斗高粱米！哈哈，十斗高粱米就当是我的见面礼了！”

太爷把十斗高粱米分成了若干份，和一道来的人家均分了。

哪个不内心里向我的太爷点头呢？

鉴于我的太爷的威望，王老大让他做了王家大院的总管，一人之下百人之上。

## 第二章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爆发九一八战事。我从不认为九一八是什么事变，而是认为纯粹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军事行动，不称战事、战争，而称事变，那是日本人喜欢的称谓。日本人对垂涎已久的东北下手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东北主要城市大半落入关东军之手。

王村闭塞着，不知道外面的消息，王老大带着我的太爷和另一个随从，想到辽宁营口去一趟，营口，那可是东北的药材集散地。

到了望奎火车站，听到了消息，折了回来。王老大把太爷的短枪还给太爷使唤，把太爷带着，一是想让太爷熟悉下做药材生意的门路，二是保护着自己，还有三，两人对撇子，可以唠一路的知心话。

王老大“妈拉个巴子的、妈拉个巴子的”不住嘴地骂。

“这鬼子就是不想让咱们消停啊！”我的太爷说。

我的太爷和王老大抻长了耳朵谛听着东北的动静。鬼子的蹄音越发地临近。

王老大大骂东北军吃干饭，说当初大清朝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怎么着民国政府也这么熊蛋呢？

有人看见鬼子的军列开往北方。有人说望奎火车站那全都是鬼子。

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备战齐齐哈尔，根本不理睬鬼子的劝降。东北，还有马占山！

胶皮轱辘马车装载了高高的玉米秸，奔王家大院走，正在毕家放牧的马群中穿过的时候，东南方，一队骑兵出现，旋风般就到了近前，而且围住了马群，王家的大车也被围在了中间，王家的马、毕家的马敌对地嘶儿嘶儿地叫。鬼子的马哼哼着。

鬼子军官打量着毕家的马匹，说：“哟西！哟西！”跟汉奸翻译哇啦哇啦，汉奸翻译就指着放牧的马匹问：“这些马是谁家放养的？”

没人吱声。那先前骂过我太爷的双子往给王家干活的大人背后躲。

鬼子军官生气了，哇里哇啦。

翻译高声：“大日本皇军不想发火，只想友善，可是如果敌对大日本皇军，那就只能被消灭！被消灭！”

没人吱声。双子在发抖。

鬼子军官哇里哇啦。

翻译说：“大日本皇军看好了这些马，想购买这些马，是想跟你们做买卖！”

“那你们去找毕来福吧。”有人说。

“谁是毕来福？”翻译问。

双子慢腾腾地上前：“我是他家放马的。”

翻译跟鬼子军官哇啦哇啦，鬼子军官指着双子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叻西，你地带路，我的，要见你们的东家。”

双子上马，打了个口哨，马儿嘶鸣。“你们围着我咋能走啊！”双子说。

鬼子骑兵闪开了路，双子赶着马群在前，鬼子骑兵在后跟随。

王家的大车也跟着回村。但是，和鬼子骑兵隔着远远的距离。

大车打毕家大院跟前经过的时候，汉奸翻译正跟毕财主交代：“大日本皇军看好了你的这些马，几天后带钱来取马。价钱上是亏待不了你的，这几天你要好好地照管好这些马！”

“好的，好的。”毕财主点头哈腰。

双子不管东家和鬼子的交易，兀自将马往马圈里赶。

王家的大车到了王家，王家一堆人迎了出来，王老大和我的太爷都迎了出来，随大车回来的人说，鬼子的骑兵看好了毕家的马，要买。

“哦，敢情是那老屎把鬼子招惹来了。”王老大说。

“嗯，是他们家的马把鬼子招来的。”随大车回来的人笑着说。

王老大阴沉了脸，我的太爷也阴沉了脸，两人都望向毕家大院，那边传来马的嘶鸣。

“妈拉个巴子，鬼子要骑着老屎家的马祸害咱中国人呢！”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点头。

“当初是八国联军闹腾，现在是小鬼子自己就要翻天！”王老大说。

“嗯。”我的太爷点头。

王老大走到驾辕的高头大马前，爱怜地拍了拍马的脑门，向我的太爷说：“咱们这块儿水草养的马好啊！”

“嗯。”我的太爷点头。

王老大抬头望天，好像天上有啥令他凝眸。望了阵天，悄然地回了屋。

那天晚上，等村里人都睡了，王老大派人叩响了我的太爷家的门扉，叫去了太爷。王老大在客厅里等我的太爷，人来了，只是撩起眼皮看了眼，就仍然紧锁双眉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而且还挺忧伤地叹气。

“鬼子的事吧？”我的太爷问。

王老大僵滞了下，猛地起身，向我的太爷招了下手：“看看咱家的牲畜去。”

王家也是养着十几口马的，月光之下马棚一片安详，马儿润泽的眼睛望着主人，有的还打起了响鼻，好像是在跟主人说话。

“都是好马啊！”王老大说，喉咙间有点发哽。

我的太爷点头，模糊地有点明白王老大要干啥了。

王老大来到一匹叫作老黑的马面前，四目相对，他忽然抱住马首脸紧紧贴着马的脸，黑暗中我的太爷觉得王老大落泪了，老黑哼哼着，老黑好像也很伤感。老黑是王老大的坐骑，那马啊，毛黑得跟黑缎子似的，每当王老大跨上马的时候，那马啊，都会仰首长长地嘶鸣一声，抒发着与主人相处的快乐、骄傲。

后来王老大撒手，望向我的太爷，坚定地说：“为了马占山那匹老马，咱们的马得死！老戾家的马得死，咱们的马也得死！光他家的马死，恐怕日本人不会放过我的，就都死！”

我的太爷点头。

“明晚下手！”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点头。虽然没问，太爷也知道王老大是要投毒。上百匹马呢，要是宰杀可是惊天动地。摆弄药，也是王老大的看家本事。而且王老大毒死狗熊的事是王村的逸事。那是太爷还没来到王村的事。上秋的时候，王家的苞米地，毕家的苞米地，出现被狗熊祸害的痕迹。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熊瞎子掰苞米，掰了一棒丢一棒，一祸害就是一片。王老大把苞米棒下了毒，装在袋子中上了山，捱摸到了狗熊的窝，就把那些苞米棒丢在窝的附近，而后打道回府。第二天带了几个扛活的，狗熊就躺在那了，死在那了，扛活的抬回了狗熊。狗熊是被毒死的，炖狗熊肉的时候，王老大放了化解毒素的药，王家上上下下大吃了一通狗熊肉。数九寒天的时候，王老大就会穿上那件狗熊皮的皮袄，那毛润润地黑，戴顶黑貂皮帽，那毛润润地黑，乘着那匹叫作大黑的马，大黑的毛润润地黑，身材魁梧的王老大显得绝对的高贵，就毕财主家的下人见了，都自己觉得他们那头卑微。我的太爷当时已经听说了王老大这事，很清楚干完了毒死马匹的事谁都会想到毒狗熊的事，谁都会想到肯定和王老大脱不了干系。可是，为了不让鬼子乘着咱的快马对付中国人，哪能考虑太多？

第二天的夜晚，是个阴天，整个王村被浸泡在夜的汁液之中。而且秋风劲，哗哗地掀着夜浪。我的太爷溜出了家，倒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王家大院，可是引起了狗吠，一吠就连片地叫，此起彼伏，太爷心中“妈拉个巴子、妈拉个巴子”地骂。不过狗的吠声在强劲的秋风中被微弱。而且那风铺洒着冷意。要变天了哦。

“今晚的天挺好。”王家的客厅，王老大对我的太爷说。

“嗯。”我的太爷点头，随即一笑。

客厅还有王老大的两个心腹——小福和老九，两个护院的。地上是俩麻袋，装着东西的俩麻袋。

“小福和你去老戾家的马圈。你们可得当心，双子是睡在羊圈的，羊圈可就挨着马圈。如果被发现了，你们不能往村里跑，只能往大甸子跑。后半夜的时候再悄悄地回来。要是你们被抓着，王家和毕家就得真刀真枪地火并了！”王老大交代。

我的太爷冷峻地点头。如果王家与毕家冲突，王村将会是两个阵营，王村就不知道

是什么样了。

小福扛起了一个麻袋，说了声：“走！”

我的太爷就要去扛另一个麻袋，王老大笑着拦住：“这些是用在这头的，那头那些足够了。”

我的太爷和小福先出村子，而后再往毕家去。北风吹得小福翘翘起，我的太爷要替换着扛那麻袋，小福倔强地拒绝，说：“不沉。”

这小福也是高粱秆的身材，也瘦长的脸，曾经有人调侃说，是不是老毕的私生子啊，小福恼羞成怒，和人家打在了一起。小福的爹被人称作狗熊，矮胖的身材，眼角总是挂着眼屎。小福的娘是个健康的女人，是个偷男人的女人。满村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偷男人的女人，可是，狗熊好像若无其事似的，好像压根就不知道似的。

毕家的马圈和羊圈，中间就隔着一道障子。到了马圈的障子边，小福把麻袋往地上一扔，说：“我去看着双子，你这边就下手，完了就在这等我。”

“好。”黑暗中我的太爷点头。小福就要走，我的太爷赶紧叮嘱：“我可要不了多大的工夫。”

“知道。”小福应了句，就绕向羊圈去。

太爷将麻袋扔进障子里，攀到障子顶端，跳了进去。太爷身手矫捷，义和团的时候太爷是练过拳脚的。其实，王老大还应该笑着跟我的太爷说一句：“你干这事也不是第一回了！”义和团的时候，我的太爷就在半夜的时候潜进洋鬼子的兵营放过火。烧的是马圈，火焰中那些战马四散奔逃。那回咋就没想到投毒呢？投毒多好，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些战马呢，就全报销。那时王老大不是药材商，还不太懂得投毒的伎俩。

苞米棒往马槽里一丢，好像压根儿就没睡的马就咀嚼，咔嚓咔嚓地将那还饱含着香甜的汁液的苞米粒从苞米棒上啃下，而后咀嚼，还没咀嚼得细碎，就赶紧再去啃下新的满口的颗粒，能多抢一口是一口。挨个马槽放，马棚活跃起来，在嗷嗷的秋风中马棚活跃起来。但即使是一棒苞米一头一张马嘴甚至唇都在一兜一兜的，马们也不激烈地抢夺。马们不像狗，为一块骨头抢夺起来惊心动魄，马们的抢夺甚至显得温柔。就在毒苞米棒撒遍了所有的马棚的时候，已经有的马哼哼着倒下，马腿抽搐，就是在生命弥散的时候，马仍然不惊心动魄。太爷从进来的地方跳出障子的时候，小福已经在那儿了。

“你把双子咋了？”太爷一惊。

“没咋，就是我把他削晕了。”

太爷也顾不得细问，和小福向野外跑去，绕着回王家大院，免得惊扰村庄各家的狗。

双子不光是毕家放马的，也是毕家的狗，支棱着耳朵睡觉的狗。羊圈中挨着马圈，搭了个窝棚，连炕都没有的窝棚，双子就睡在那里。我的太爷在马圈那头行动的时候，小福守着那窝棚的门。发现了一根棍子，就拎在了手中，守着窝棚的门。当马圈那头马们活跃起来的时候，双子忽然拎了根棍子冲了出来，敢情双子睡觉的时候可能是搂着一根棍子睡的，小福抡起棍子照双子的后脑勺削去，双子闷声跌倒，小福上前查看，刚要

探双子的鼻息，听到了双子的呻吟。小福扬起了棍子，双子只是呻吟，小福的棍子没忍心落下，不忍心要了双子的命，何至于要了双子的命？小福守在双子的身边，做好了准备：只要双子要爬起来，就还是要照后脑勺一下子，可不管能不能要了双子的命，肯定是死命的一下子。双子呻吟着呻吟着就没了动静，探探鼻息，还有呼吸，约莫着我的太爷也快把事做完了，小福就撇了双子，去和我的太爷会合。

客厅，王老大哭丧着脸如丧考妣。见我的太爷和小福回来了，就拿目光望你，就拿目光问你。

我的太爷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多好的马啊！”王老大哽咽地说。忽然双眼圆睁，向站在一旁的老八说：“把人都给我叫来，去老戾那！”

老八“哎”了声，奔出屋喊人，抄家伙，片刻，王家人一位位戳在了王老大的面前，有的还懵懂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各个猎枪在手。

王老大扫视着一位位，走到了客厅的香案前，在那威风凛凛的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塑像旁，戳着先前我爷爷持有的那杆长枪，摆着我的太爷持有着的那把王八盒子，敢情王老大把它们当作了护佑的神灵供奉了，王老大抓过长枪，扔给了我的太爷，抓王八盒子在手，向手下说：“毕来福怕我们王家抢了他和日本人的生意，把我们的马都毒死了，我们找他算账去！”声色俱厉，就跟真的一样。虽然有的手下已经知道细情，但王老大的愤怒表演跟真的一样。

到了当院，王老大砰地朝天开了一枪：“妈拉个巴子的，我干死你个老戾！你们都看我的眼神行事！”

我的太爷挥下长枪：“看老大的眼神行事！”

枪声惊起了满屯子的狗吠，嗷嗷的。

王老大和我的太爷率领着众护院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午夜时分奔毕家大院。

满屯子的窗死死地闭着眼睛；满屯子的耳朵支棱着。那一夜的秋风也嗷嗷的。月黑风高夜。

枪声已经将毕家大院惊醒，护院的早腾腾上了房，东南西北地望。大院前的瞭望塔先看到了奔来的人，砰一枪，火光一闪，喊：“站住！”喊声被风消减，就不断地喊。

王八盒子在手的王老大才不管那喊声，带人向前，向前，到了毕家大门前站住，朝天又是一枪：“毕来福，你这个老王八蛋，认钱不认祖宗的老王八蛋，出来说话！”

大门洞开，跟秋风中衰草似的毕来福被簇拥了出来，恼火：“王老大，你不待在你那王八窝跑我这干啥？我毕来福哪块碍着你了？这月黑风高的，就是你要干点啥营生也不能就在这屯子里干吧？也太嚣张了吧？”

“老戾，我知道你跟日本人做营生，你要做汉奸你当你的，可是你也不能下手太狠了吧？我干的是药材的生意，你倒腾的是马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可你竟然担心我抢了你的生意，跑我那投毒去了！妈拉个巴子的，你是不是以为我王老大是吃干饭的？就

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我也先把你灭了，而后再让日本人灭我！”

“啥、啥？投毒？”毕来福结巴。

“装糊涂吗？”王老大嗓门比风高。

“糊涂就是糊涂，何来一装呢？”毕来福跺脚，“好像你是说你家的马被人投毒了是吧？别瞎跟我吵吵，我去瞧瞧！”就上前拽王老大的衣袖，要跟着前往王家一探究竟。

恰在这时，毕家马圈那头传来差了音的呼喊：“马呀！我的马呀！”

所有的耳朵向马圈的方向支棱。

“马呀，马都死了啊！”呼天抢地。

毕来福慌忙奔马圈，踉踉跄跄地奔马圈。

王老大很真的狐疑了下，和手下跟随奔毕家马圈。

马圈中双子跪在地呼天抢地：“我的马呀！我——的——马——呀！”

面对满圈马的尸体，毕来福呆呆，半晌才喊出哭出：“我——的——马——呀！”  
瘫倒。

“他妈拉个巴子的！”王老大骂。

“我——的——马！”毕来福哽咽。

“妈拉个巴子！”王老大骂。

“我——碍——着——了——谁——啊？下——这——么——狠——手！”毕来福号啕。

“碍着了马占山！”王老大高声，“要不，就是日本人觉得你通马！私通马占山！要把马匹给马占山！嗯，你本来就给东北军提供马匹！也没冤了你！就是害得我吃挂落！走！”王老大向手下一摆手，撤。

天放亮，王家大院前支起了炉灶，架上了两口大锅，烩马肉。死去的马被剥皮，整理，而后一块一块地在大锅中烩，当然放了解毒的药材。

“每家十斤，咱们吃肉！”王老大对我的太爷说。当然指的是给王家做长工的人家。

劈材哗剥哗剥地响，蒸汽呼呼地蹿，而后弥散，弥散肉香。引来了屯子里的狗，坐在远处馋。大锅中的水不时更换。烩好的肉在案上堆积。

四周围上了乡亲。见能插上手的活就上前帮着忙活。

王老大切下一小块烩熟的马肉，填进口中嚼咽下去，说：“没事，尽管吃。”

当王家的长工往家提肉，给毕家做长工的人家眼巴巴地看。

毕来福的大儿子袖着手来了：“王叔，我爹问你这解药保密不？花钱买也行。”

王老大也袖着手打量毕家大公子。

王家的大公子望自己的爹。王老大的行动根本就没跟儿子商量，连招呼都没打。后来的时候王老大跟我的太爷说，大儿子不会演戏，不会装，少告诉点人省得露馅。

毕家公子陪着笑。毕家公子是爹的模子拓出来的，杨柳细腰，只不过比爹能润泽点。

“王、毕两家有啥仇吗？”王老大问。

“没有，没有，哪有啥仇啊？就是有点误会而已。”毕家公子说。

“看在乡亲的份上，天龙，你去帮他们弄。药材嘛，毕家遭的难比咱们大，也看在乡亲的面子上，就无偿提供吧。”王老大一摆手。

我的太爷笑了，点头。

毕家公子连声谢。

王天龙招呼我的爷爷：“天成，你跟我去。”王天龙，迟天成，我的爷爷迟天成要比王天龙大一两岁，王老大为了表示和我的太爷的亲近，给儿子起名的时候，也带了个天字。而且让王天龙叫我的太爷干爹。我的太爷呢，就让迟天成叫王老大为干爹。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

毕家的马圈前，就也支起了炉灶，架起了大锅。

分剩下的马肉，王老大拿大缸腌，撒上盐粒腌。“妈拉个巴子，今冬不腌酸菜，就腌马肉啦。”王老大说。

毕家那头也照着做。

就在王村烩肉、分肉、腌肉的时候，晌午刚过的时候，村南忽然出现一小队鬼子的骑兵，奔王村的方向来，王老大、毕来福的心啊，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是村民的心啊，也随着鬼子临近的嘚嘚马蹄声颤抖。就是脚下的大地，也随着嘚嘚的马蹄声颤抖。鬼子头上的钢盔在阳光下闪亮。

村民忽然醒悟过来：还不赶紧躲看啥？

唰地，街上的人就没了；唰地，王家大院前的人就没了，王家的大门紧闭。

“给我抄家伙！”王老大向护院的喊。他上了瞭望塔，发现鬼子自村西继续北去，鬼子没一点停留的意思。“妈拉个巴子！”他骂。知道鬼子是对付马占山，奔的齐齐哈尔方向。马占山哦，看来不是日本人想骑就能骑的马；马占山哦，是山！不是日本人想过就能过的山！

夜晚深秋的风嗷嗷地叫，好似来自北方马占山的咆哮。

大炕上的毕来福辗转反侧，祈祷北方的马占山把鬼子给灭了，那样鬼子就不会来王村买马了。

客厅里王老大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儿子天龙袖着手闷声立在面前。

“你也不嫌累！”父亲说。

儿子笑笑，依然立在父亲面前。

“要是早些年，我和你大伯早拉杆子了！”父亲说。

儿子笑笑。

而我的爷爷，几乎就是搂着那杆长枪度过那夜。那杆长枪王老大又发给了我的爷爷，都看得出来，负责王家大院护院的老八老不乐意了：“没把枪给他却给了迟天成！天成本来要留在王家帮着护院的。”王老大摆摆手：“回家睡，有啥事再来。”

提心吊胆，又一个白日滑过。

当太阳再一次升起，貌似升起了一片祥和。可是，那太阳让你想起鬼子的太阳旗，刹那间就觉得那太阳好似鬼子的眼，不怀好意地瞅着你。

傍晚午，饭桌搁在了大炕上，切成一块块的马肉摆上了桌，摆上了蒜酱，黄澄澄的苞米面饼端上，桌上再摆一把大葱，大葱蘸大酱，增加食欲呢。北方，齐齐哈尔的方向，出现了人马，一小队人马，钢盔在阳光下闪亮。是鬼子。鬼子来了！直奔王村而来。马蹄嘚嘚。

而且，直奔毕家大院。

毕来福在大儿子的搀扶下跟头把式地迎了出来，本来他是不让儿子跟着出来的，怕儿子遭遇不测，可是腿软，瘫在地上了，儿子就搀扶起爹，迎出。

翻译下马，见毕来福的苦相笑了：“咋，老爷子被钱给吓着了？”

“我没那福啊……”毕来福瘫在地上哀号。

“他的，什么意思？”马上的日本军官问。

“老人家，你什么意思啊？”翻译问。

“我的马啊，都被人毒死了啊！”毕来福哀号。

翻译大惊，跑了几步向马圈望去，马圈的障子上，密密麻麻地晾晒着马皮，马圈中没半匹马的踪影，翻译踉踉跄跄地跑到鬼子军官面前，磕磕巴巴地说：“少、少佐，马、马都没了！”

“都、都被人毒死了啊！”毕来福哀号。

少佐拍马去马圈那儿看，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晾晒着的马皮，少佐呆呆，怒火胸中燃烧，拍马回到毕来福的面前，下马。

“八成……是……马占山派人毒死了我的马啊！”毕来福指北方，齐齐哈尔的方向。

“八嘎！”少佐抽出战刀，就在毕来福指北方的手就要放下去的时候，少佐双手持刀砍了下去，毕来福惨叫一声，一只手被砍掉在地，毕来福疼得在地上打滚，惨叫之声传遍了整个王村，惊恐了整个王村。

毕家公子将爹抱在怀中，“爹爹”地叫着。

“少、少佐，他说马占山派人毒死了那些马匹。”翻译说。

“八嘎！”少佐的眼睛猩红，持刀的手在颤抖。

翻译见状退远。

少佐忽然八嘎八嘎地狂喊着向毕家大公子身上狂劈，毕家大公子死死地伏在父亲身上，鲜血喷溅，父亲都一动不动了，少佐才罢手。但是，意犹未尽，猩红的眼睛望向毕家的宅院。“烧！”刀指毕家宅院。

火光冲天。

羊圈的羊群咩咩地叫。

王家大院大门紧闭。王老大下令：“鬼子要是到这来，就干了！拼了！”我的太爷、我的爷爷都在王家大院。

鬼子北去。哪来哪去了。

“快去老毕那！”王老大带人奔毕家，帮救人，帮灭火。

苏醒过来的毕来福哀号：“我——的——儿——啊！”

王老大“老哥老哥”地叫着，亲自给毕来福包扎断臂。

“老哥，你这仇有人给你报！”王老大说。

双子失踪了。鬼子来的时候，双子放羊在外。鬼子走了之后双子把羊群赶回，跪在毕来福跟前好顿号：“我——的——东——家——啊！我——的——东——家——啊！”号得王老大心烦，挥手：“号个屁，有本事削小鬼子去！”那夜，双子就失踪了。

第二天，王老大率领着王家的长工去给毕家修房子。王村的俩大财主宅邸也是大草房，点火就废墟，都没个救。就是不见双子的影。双子失踪了，忠心耿耿待主人的双子失踪了。而且，给他配备的那杆老洋炮也失踪了。

齐齐哈尔，嫩江南岸，鬼子集结，江南、江北对峙。

双子奔的就是齐齐哈尔的方向，奔的就是鬼子。夜色中，一队鬼子咋咋地行进。指挥官高头大马。草丛中，双子本来是端起了老洋炮的，可是撂下了。距离还有些远，就是这么远的距离，放了枪也难以逃跑得了，而且，也难以对鬼子有什么杀伤。老洋炮那是叫炮，其实不是炮，就是猎枪，枪管里装的是火药和铁砂，放了一枪之后再填装得半天工夫呢。那时护院的拿的家什就是老洋炮，被称作炮手。双子在夜晚的时候，也兼了炮手的职责。面对鬼子，双子虽然也是热血沸腾，但是还没想玩命，一啥就玩命的未必是真爷们儿，真汉子。“轰”一声巨响，火光一闪，自己就暴露，没个逃。双子撂下了老洋炮，掏出了弹弓，装上了弹丸，瞄向了鬼子军官的头，可是随即调整了目标，瞄准了马头，“嗖嗖”发射。马噉的一声嘶鸣，将鬼子军官掀了下去，狂奔而去。双子乐了。鬼子的队伍大乱，军官被扶了起来，哇里哇啦地叫。鬼子莫名其妙。双子乐得合不拢了嘴。夜空中的月亮也笑得合不拢了嘴，夜空中的星星也笑作了一团。满夜空的笑声，鬼子莫名其妙。

双子玩得还不尽兴，等了阵子，再没等来鬼子的队伍，再没见骑着高头大马的鬼子军官，就再奔北，奔向鬼子的集结地——嫩江南岸。

发现了鬼子的骑兵营地。战马拴在一排排木桩上。哨兵来回地走动。看着鬼子的战马双子微笑了，冷笑了。掏出弹弓专打马的脑壳，弹无虚发，被打中的马噉叫狂奔，拔起了木桩奔。瞬间，马群四散，没被打的马也跟着惊了。双子赶紧逃跑，往南方逃跑。后来见一匹马奔到了自己的身边，纵身跃上马背，双子可是驯马的好手，瞬间驯服了那马，驾马乘着夜色向南方逃跑。

天还没放亮，就回了王村，在全村沸腾的狗吠声中，回了毕家。临时搭起的窝棚中，双子跪在毕来福的面前，说：“东家，我去给你报仇了！”

马占山炸毁嫩江大桥，日军强攻江北，江桥抗战爆发。那是震颤整个东北黑土地的激战。

王老大唉声叹气如坐针毡。

“想拉杆子吧？”我的太爷明晓王老大的心思。

“当初八国联军咱都没怕，如今还怕这一国联军？”王老大冷笑着说。

我的太爷咧嘴笑：一个小日本叫啥联军。

“吉林地界，俺的一个本族的兄弟，也闯关东过来的，叫王振邦的，就纠集乡亲跟鬼子干上了！”王老大说。

我的太爷眯缝着眼睛看王老大。

“唉，家业大了，顾忌也大了。还有满屯子的乡亲。”王老大说。

“倒退 20 年，你就没这顾忌了。”我的太爷说。

王老大一怔，缓缓点头。

一个早上，王家不见了天龙，迟家不见了天成。而且，那把王八盒子不见了，那杆长枪不见了。

王家的客厅，我的太爷和王老大面面相觑，眉头紧皱。

“奔鬼子去了。”我的太爷说。

王老大凝重地点头。

俩人是奔刁乐山去了。刁乐山是深山老林中的土匪首领，很传奇的老匪。也是闯关东过来的。早先是伐木的，和工头起了冲突，飞起一脚，踢飞了工头，结果，踢在了命根子上，工头杀猪般地号叫，疼得在地上翻滚，见事不妙，刁乐山跑进了深山老林，就做起了土匪。刁乐山高挑的个，身轻如燕，可以在树梢从这一棵树荡到那一棵树再荡到另一棵树在树上跑。目光如炬，多黑的道不用照亮可疾步而行。枪法也好，可百发百中。曾经绑过王天龙的肉票，开价 5 万大洋，结果，王老大只身前往，提了 10 万大洋。刁乐山问，要 5 万给 10 万是怎么个想法？“交个朋友，保我王村平安！”王老大说。刁乐山要和王老大结拜，王老大说：“若有情谊在，何必要啥名分呢？”刁乐山知道王老大是怕消息泄露，背个通匪的恶名，就没强求。有传闻说，刁乐山曾经在夜深人静队伍经过王村附近的时候，把队伍留在大甸子，单身一人来到王家与王老大相聚，畅饮。王老大倒是不去刁乐山的巢穴走动，不过，据说每年春节的时候，都要派人给送点啥的，或者就是大洋。

“哈哈，大侄子来了！莫非前来挂注？”匪巢，刁乐山惊喜。挂注，土匪中的黑话，入伙的意思。

“那要看前辈干啥营生了！”天龙说。

“此话怎讲？”

“如果要是削小日本，我和我天成哥就可以挂注！”

刁乐山转着圈打量二人，打量插在天龙腰际的王八盒子，打量天成持在手中的长枪，在天龙面前站定：“我为什么要削小日本？”

“咱东北汉子总不能就叫马占山在那一个人削鬼子吧？”

“先前是山东汉子。”刁乐山说。

“山东汉子就不尿性吗？”

“尿性！尿性！”刁乐山点头，“而且，咱们现在就是东北汉！”刁乐山挺直身躯。

土匪的马队袭击绥化火车站。“不可恋战，能削死多少鬼子就削死多少鬼子，能多捞条枪就多捞条枪，不可把本钱拼没了！”刁乐山说。马队沿着铁路线旋风般攻进了站内，照明的探照灯被打爆，在昏暗中马队左冲右突，在消灭了部分鬼子之后刁乐山下令撤退。不少辮子手中拿的是老洋炮，只能射击一次，完了就只能使用刀了。大刀对鬼子的快枪是要吃大亏的。

马队撤退。天龙忽然发现天成扑倒在马背，而后落马。

天龙勒马折回。

马队勒马折回。

天龙下马将天成搂在怀中，天成前胸湿漉漉的一片，淌着一片，血迹！天龙“哥、哥”地叫着，忽然觉得自己闯下了塌天大祸！

“我得带哥回家，让爹救我哥啊！”他喊。刁乐山下令护送哥俩回王村。往马上抱天成的时候，天成的手还死死地握着那杆长枪，好歹才掰开他的手指。

刁乐山怕给王村惹来麻烦，马队在大甸子停下，就派了一个手下牵着天成的马送。

天龙抱着天成一进大院就差了音地喊：“爹，救天成哥啊！”

客厅，王老大探了探天成的鼻息，跺脚，叹息，落泪。派老八去叫我的太爷，并叮嘱，只说有事，不提啥事。

我的太爷老泪纵横，“我的儿我的儿”地唤。

天龙跪在一旁哭。

王老大转着圈不时地唉声叹气加跺脚。

后来我的太爷撂下天成，跟王老大说：“还真不能让人知道孩子是被鬼子打死的，打绥化火车站是天大的事，若是传到鬼子那面，非来王村寻仇！”

“嗯！”王老大严重地点头，“就说是熊瞎子拍死的！天成、天龙去打熊瞎子，结果，天成挨了熊瞎子一掌！天龙，一早你就带几个人说是去收拾那个熊瞎子！要装得跟真的一样！”王老大安排。

“嗯！”天龙点头。

天大亮的时候，天龙带了几个护院的，轰轰烈烈地出了王村，说是去收拾一只已经受了伤的熊瞎子。

“天成也是我的干儿子，这灵堂啊，就设在我这了，别挪动天成了。”王老大说。

傍晚午的时候，才放出天成的死讯，迟家的人才奔到王家大院号啕。而天成、天龙猎熊的故事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早在夏天的时候，天龙就发现了那只熊瞎子的踪迹，而追踪，而且曾经相遇，那只熊瞎子站起身来四处张望的时候足有一人来高！孤身一人

的天龙那回就没敢下手。天龙一经过那一带的山林，就留意有没有那只熊瞎子的踪迹。结果，几天前又发现了那只熊瞎子。结果，就带天成去了。“那张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天龙说。还说卖的钱两人对分。结果，还真就寻见了那只熊瞎子。天成朝着就是一老洋炮，结果把熊瞎子打得站起来，黑塔般地站起来，瞧见了天成，就扑了过来，天龙也带了老洋炮，赶紧又是一枪，可是只把熊瞎子打得晃了下，继续朝天成扑去，扑到天成跟前就是一掌，就一掌，当时天成便倒地，前胸就汨汨地往外蹿血。天龙见状挥着老洋炮嗷嗷地叫吸引熊瞎子，熊瞎子就奔了天龙，天龙就炮蹶子跑啊，把熊瞎子引远，天龙噌地上了树。熊瞎子在树下转悠了会儿，才走。天龙带回了天成，到家的时候天成已经没救。故事在王村的每一户人家被讲述，一遍遍地讲述。

深夜，天龙才带人空手而回，说是奇了怪了，硬是没见那只熊瞎子的影。

松嫩平原，大甸子里，有了我家的第一座坟茔。

马占山江桥抗战失败，日本人弄出了满洲国，傻子都知道日本人说了算的满洲国，傻子都知道你是亡国奴。亡国奴的天挑在鬼子的枪刺上。

迟姓爷爷去世后的一年，一位殷姓的小伙子跪在我的太爷面前，请求照顾我的奶奶和奶奶的孩子。那时奶奶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殷姓人家是跟我太爷一块闯关东来到望奎王村的。天成在的时候，殷士诚就与天成很要好，常举着我的父亲说：“叫干爹，叫干爹！”

我的太爷把殷士诚带到了天成的墓前，说：“跟天成招呼下吧。”

殷士诚跪在墓前，喊：“天成哥，嫂子和孩子我来给你照顾！我一定待他们好！如果做得不到，天打雷劈！”

### 第三章 亡国奴

那时候，奶奶有两子：景文和景玉。景文便是我的父亲。父亲刚蹒跚走路，而二叔尚在襁褓之中。殷士诚做了倒插门的女婿。

殷士诚在殷家兄弟中排行老二，做啥总是闷声不响地做，不知劳累地做，被唤做“二老牛”。二老牛给王老大赶胶皮轱辘大车，那车赶的，溜溜的，那大鞭子甩的，啪啪地响，脆脆地响。

有回老八开玩笑说，二老牛也是二房哦，二老牛怔了下，忽然挥起了大鞭子，啪地抽在了老八的脸上，当时就是一道血印子。老八捡起一根木棍子就要冲上去，二老牛大鞭子一抡，啪地抽在老八的手背，木棍落地，老八又要捡旁边的石块，二老牛的大鞭子就甩得啪啪的，抽得老八在地上翻滚。二老牛被人抱住，老八被人抱住。老八大骂着，二老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王老大赶来了，问了缘由，就扇老八的耳光，“王八犊子王八犊子”地骂。我的太爷赶来了，拉开了王老大。王老大逼着老八给二老牛道歉。老八涕泪交流地道歉，说从今而后二老牛是他的爷爷，惹得王老大笑了。而后王老大坐着二老牛赶的大车去绥化。

办事耽搁了，回来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大车在大甸子行走，就如舢板行在暗黑涌动的大海，风涌动着草地涌动着哗哗的波浪。王老大本来喝多了，对方本来要留过夜的，可是王老大还是坚持回望奎，回王村，谈定了一笔中药材的买卖，赶回准备发货。对方也是急着接货，就没强留。

二老牛的大鞭子甩得啪啪的，马蹄嘚嘚的，大车颠儿颠儿的。左辕板坐着二老牛，右辕板坐着王老大，王老大还不时地打着酒嗝呢。三匹膘肥体壮的马拉着空车，大车都要被拉得飘了起来。

望奎驻扎有鬼子兵，王老大说别经过望奎，绕着走，别让鬼子兵误会了。可不是，天龙就跟爹叨咕过，应该让刁乐山打下望奎的鬼子，那的鬼子不多，没准就能给消灭了。王老大跟儿子说，你先给我消停点吧，可别让鬼子闻味闻到咱王村，王村可不是就你王天龙一个人的王村！

忽然一匹前马一声嘶鸣前腿扬起来了个急停，而另一匹前马也是向旁一闪急停，辕马急停不止向前冲了几步方才停下，被晃了一下的二老牛和王老大定神向前方望去，当时就一惊：暗黑的前方悬浮着一双双绿莹莹狼的眼睛，四五只狼的眼睛。马们面对着

狼的眼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王老大下意识地摸腰，短枪是不在的，绥化有鬼子，望奎有鬼子，路上随时可能碰见鬼子，要是让鬼子发现你是带枪的，没个好！

“别怕！”二老牛悄声说，就在车上站了起来。

悬浮的绿莹莹的眼睛在靠近。

二老牛忽然鞭杆一抡，在夜空中甩出一声脆响——啪！吆喝：“驾！”马就前奔，绿莹莹的眼睛闪开，马车在绿莹莹的眼睛空当冲过。二老牛两腿叉开，稳稳地站在车上，在马车的颠簸中他能稳稳地站在车上。

狼缓过神来，追赶马车。

啪啪的声音在夜空炸响。

开始每一鞭声还能让狼群停顿下惊恐下，后来狼群觉得那音响没啥伤害，就不顾了鞭响狂追马车。

二老牛也真是本事，转了身面对着身后的狼群站立，不断地甩着鞭，不断地在夜空抛掷啪啪的声响，不断地吆喝着——驾！驾！驾！狼群迫近，有的狼竟然跃起，要跃上大车，二老牛的大鞭子一抡，就抽向了跃起的狼，鞭梢在狼的脖子上一缠，再一拽，狼就甩了出去。一匹又一匹要跃上大车的狼被抽被甩了出去。

王老大“好好”地叫着。

狼群再不追赶。

王老大讲着二老牛大战狼群的故事，眼睛可是瞅着老八的，那意思是：你及得上人家吗？

伙计往大车上装药材，王老大要往绥化送货。一麻袋一麻袋地擦，擦得老高。正忙活呢，我的奶奶来了，挺着个大肚子来了，拎了件褂子，给我的第二个爷爷：“这褂穿上，省得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冷。白天不冷晚上要冷的。”

“神鞭呢！”瞅着我奶奶的大肚子，老八悄声地叨咕了句。

恰好被组织装货的我的太爷听见了，皱眉望向老八。

跟我太爷说着话的王老大也听见了，怒目老八。

老八一哆嗦，向我的太爷抱拳，说：“老爷子，我错了！”

“妈拉个巴子，欠削！”王老大骂。

“要不，让老八带人跟着吧，路面不平啊。”我的太爷说。

“跟着有啥用，也不能带家伙。”王老大摆手。

绥化，交完了货，王老大望望天，说：“不走夜路，歇一晚，明早走。”

就要奔大车店，没走了，来了日本人，咋咋的跑步而来的日本人，包围了货栈，带走了发货的老板和接货的老板。来的是日本宪兵。王老大和接货的老板被带到宪兵队。

两人被盘问。日本人说，非常时期，药材是要特许经营的，以后的每笔生意必须得到宪兵队的许可方可进行。警告王老大：如果向反日分子提供药材、药品，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我只想赚钱，不想掉脑袋！”王老大说，很严肃地说。

“今天不能放你们走，你们应该领教领教我们是怎么样对付反日分子的，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日本人说。

两个人就被关进了班房。

刑讯室，不断传来惨叫，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

那夜，二老牛守着大车守在货栈的院内。抱着鞭子围绕着大车来回地转悠，抱着鞭子在大车上坐成一尊雕像。对东家的担忧已经替代了饥饿。

半个上午要过去的时候，东家和接货的老板才被放了回来，都满脸阴云的。

东家和接货的老板抱拳作别。

大车出了绥化城东家才想到该吃点什么再上路，问二老牛饿不饿。

二老牛说不饿。

东家在班房里每餐有苞米面饼，哪知道自打他被日本宪兵带走二老牛是粒米未进。

渐渐地，二老牛感觉到饿了，饿得都哆嗦。但是，就是不说饿，强打精神地赶着大车。

“豺狼当道哦！”东家切齿说道。

很少言语的二老牛，咋地抡响了一声大鞭子。

王村来了一小队鬼子骑兵，还有挂胶皮轱辘大车，大车上坐着满洲国军，还有几个伪政权的人，照相的人，说是要颁发国民手账，要先登记，先照相，要是谁不登记不照相，就拿不到国民手账，没国民手账的人要是被逮到了，将会被视为反日分子，就要被逮捕。选了王老大的家做了办公的处所，就在王家的客厅。

满院子的人。

“妈拉个巴子，好像我是汉奸似的！”王老大悄声地骂。

七八天后，又在王家的客厅颁发了国民手账。

我的太奶总失踪。不过，总能在我的第一位爷爷迟天成的墓前找到。如果是我的第二位爷爷殷士诚去寻找太奶，总会见他背着太奶回来。在领了国民手账后的一天，太奶又失踪了，这回是太爷去找。太奶还是呆坐在天成的墓前。太爷见墓前有一小撮灰烬，还有点残存，烧的是国民手账，太奶将自己的国民手账在儿子墓前烧了。那时太奶已经知道儿子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

“我家的后人，跟小鬼子没完！”太奶眼中噙着泪水说。

“没完！没完！”太爷说。

“让士诚两口子给我使劲生，生出一堆爷们儿，打鬼子！”太奶说。

当接生婆告诉太奶，殷士诚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太奶顿着拐杖瞪着眼睛向殷士诚说：“给我生爷们儿，生他一堆，打鬼子！”

“哎！哎！”我的第二位爷爷忙不迭地点头。

再往绥化送货麻烦了，得先去绥化的日本宪兵队办手续，而后回来再送货。不管是办手续还是送货，天龙若是要跟着，王老大总是拒绝：“你给我在家消停地待着！”怕

天龙生出什么事。

越是怕事越是碰事，而且惊心动魄。自打觉得不太平了，送货的时候总是早起早上路，为的是尽量不走夜路，尽量在天黑之前回来，也省得家人跟着惦记。但是，这天送货的时候，货栈的一个伙计给传了个信：三道岗的瞎猫让王老大去趟，有要紧的事。王老大就揣测，瞎猫是有东西要出手。就奔了三道岗。三道岗是个村落，挨着老林子的村落。

夜幕罩下来的时候，大车进了三道岗，进了瞎猫家的院落。

瞎猫嘿嘿地笑着，将王老大引进了里屋，一块破布打开，王老大瞪大了眼睛惊骇，半晌才点头说：“是值钱的玩意儿！”

是根老山参，肚囊胖得跟个娃娃似的，根须跟个90岁老翁的胡须似的，这宝贝拿那破布包裹实在是不称。

瞎猫得意地笑。

“你个瞎啦吧唧的，咋能弄到这玩意儿？”

瞎猫嘿嘿地笑。他矮墩墩的个，憨憨的样，眼角总是挂着眼屎，两眼显得混沌沌的，落下个外号——瞎猫。

“还老规矩，您帮着出手，所得的一成归你。卖啥价钱您就直接做主。”瞎猫说。

“信得着我？”

“信得着，您老哥的人品，就是一座金山搁在面前也是义字在前头！”

而后才喝酒。

当夜就安歇在了瞎猫家。

一切啊，就好像冥冥之中有命运的安排，安排王老大和我的第二位爷爷与刁乐山的命运交叉那么一下子。次日一早，瞎猫又带着王老大去了另一个屯子，去收了两麻袋鹿茸。人家要留晌午的饭，王老大说要赶路，不想贪黑，就往望奎的方向奔。二老牛的长鞭一甩，就往望奎的方向奔。

傍晚午的时候，前方忽然传来了枪声，就见一人乘马狂奔而来，后面两个日本兵狂追。大车停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前头的那人到得近前的时候，王老大惊呼：“刁乐山！”没错，刁乐山！

刁乐山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老大，已经认出是王老大，刁乐山从大车旁一阵风般地过去，两个鬼子临近。

王老大的两眼直勾勾地盯视临近的鬼子：“救老刁！”忽然喊。

“哎！”二老牛应声，本来两腿是在车旁晃荡的，一条腿拿了上来，往辕板上一踏，身子往前一倾，就起身，提上另一条腿，就站在了车上。

鬼子的注意力当然是在刁乐山身上的，但是，鬼子也注意到了大车上的车老板忽然站在了车上，但是鬼子没工夫研究这车老板要干啥，仍然锁定着狂奔的刁乐山。

二老牛两脚叉开，站稳，就在鬼子从大车旁经过的刹那，咋的一声鞭响，长鞭迎面抽向了俩鬼子，鞭梢在外侧鬼子的脖子上上一缠，一拽，长鞭也卡在了内侧鬼子的脖子上，

俩鬼子落马。二老牛的大鞭子咔咔地甩得山响，抽打得俩鬼子在地上翻滚，站起就被抽倒，后来就只在地上翻滚。

王老大也站在了马车上，站在二老牛的身旁，不断地叫着：“好！好！好！”

刁乐山快马折回，双枪插在腰际，抽出了匕首，刺死了俩鬼子，而后就骂：“妈拉个巴子，鬼子算计俺！别细说了，你们两个要不跟我上山，要不赶紧走，省得鬼子赶来了麻烦！”

“我们绕道回王村。”王老大说。

二老牛长鞭一甩，大车就下了道，奔了大甸子。

刁乐山发了会怔，捡拾了鬼子的枪，快马东去。

那一次，是刁乐山的传奇。在那个时候，只是刁乐山一个人的传奇，传奇中没有王老大，没有我的第二位爷爷二老牛。是啊，怎么可能有王老大和二老牛，那将会是王村的灾难。

满洲国是戳起来了，但是，东北大地抗日的浪潮仍然风起云涌。东北军主力部队撤到了关内，但是，余部、残部有的由观望而附逆，有的则由观望而奋起抵抗。民族大义面前，土匪武装纷纷扯起抗日大旗。南满有老北风，北满……其中就有刁乐山。力量有限，刁乐山是不敢大折腾的，也怕日本人集中兵力对付自己。日本人要以华制华，招降纳叛，就注意到了刁乐山是个人物，可能驯服成为大日本帝国的鹰犬。关东军特高课与哈尔滨日军特务机关派人联系刁乐山，开出了归降条件：归降后刁乐山做满洲国军的团长，驻防哈尔滨。刁乐山说考虑考虑。过不久联系人二次上山问考虑得咋样。刁乐山说，条件是不错，但是怎么样能相信是真的呢？联系人说，关东军特高课的人可以在一个叫徐家窝棚的屯子与刁乐山见面面谈，不知道大当家的肯不肯赴会。如果大当家的接受归降条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将会在哈尔滨接见，而且说不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还要接见呢。特别提到了马占山，江桥抗战的英雄，日本人却让他做了满洲国军政部的总长。刁乐山内心中嘀咕：“马占山啊马占山，半吊子的英雄！”刁乐山告诉联系人，将前往徐家窝棚赴约！调侃地说：“希望别是给我老刁摆下的什么鸿门宴！”联系人说：“大当家的赴约，是求之不得的事，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摆什么鸿门宴呢！”刁乐山也合计了，如果日本人摆鸿门宴，那往后还能招降谁呢？还有谁会相信日本人呢？带了四个人前往徐家窝棚。倒是也想多带人马，可是怕日本人起疑：你刁乐山要干啥？日本人选了一户普通人家的宅子见刁乐山。大户人家深宅大院的，也是怕刁乐山起疑。联系人在屯子前等候来了刁乐山，引到了那户人家，引荐给了特高课的一位少佐。少佐和刁乐山好像早先就熟识似的，亲热得不得了。但是，院子里是立着六七位日本兵的。少佐请刁乐山进了屋。往屋里进的时候，刁乐山的头发是立起来的，想到了擒贼先擒王，提防着随时要被埋伏的人拿下，预备着随时抽出腰际的双枪。鬼子少佐盘膝坐在了大炕上，而刁乐山偏腿坐在炕沿，炕上放着饭桌，饭桌上放着两大碗白开水，少佐请刁乐山喝白

开水。少佐说，谈事的重要，改日会在哈尔滨好好地设宴款待。刁乐山点头，说没错，谈事重要。少佐的中国话说得很溜。那先前的联系人站在地上，似乎想要充当翻译的角色，可是，就没他插嘴的份，就尴尬地陪着笑，笑给少佐，笑给刁乐山。不能说刁乐山就没憧憬过做满洲国军的团长，耀武扬威地晃在哈尔滨，那当然比躲在深山老林里做土匪威风八面。而且有马占山在那做样子呢。马占山何许人，都跑鬼子那儿了，都被鬼子招安了。我刁乐山何许人，还绷个啥？但是，前来徐家窝棚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拿准主意的，对于鬼子到底是真招安还是假招安也是忐忑的。鬼子少佐谈得高兴，吩咐先前的联系人让房东给杀只鸡，要小鸡炖蘑菇，要和刁乐山喝酒。还特地吩咐，要给房东钱的，要多多的。鬼子少佐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态度谦恭，刁乐山眯缝了眼睛，看到的是归降后的自己，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态度绝对地谦恭，因为你是奴才，亡国奴！而自己的脊梁骨将被千人指万人戳，因为你是汉奸！你将背负汉奸的骂名！背负汉奸的骂名，威风何来？有也是鹰犬的威风！那是人家日本人的威风！刁乐山啊刁乐山，你咋就坐在了日本人的面前呢？鬼使神差地咋就坐在了日本人的面前呢？院里拴了房东家的一头驴，拴在戳在地里的一木桩上。街上驾地吆喝，一头驴拉着车经过。院里的公驴想扬起头来嗷嗷地叫，可是缰绳阻碍了头的扬起，你倒是再凑近点木桩啊，那样缰绳的长度就足以让你仰起头来嗷嗷地长叫，跟拉车的母驴先抒发下爱情。公驴急了，就后退拽缰绳，猛地一拽，把木桩拔了出来，木桩咣当倒地，公驴拖拽着木桩咣当咣当地跑出了院子，追赶母驴而去。刁乐山怕被算计的弦本来就一直绷着的，听到第一声咣当就腾地紧绷，再听到接连的咣当咣当就以为鬼子下手了，腾地站起，唰地双枪在手，不走门，鬼子算计你肯定堵的是门，跳上大炕，撞碎了纸窗，跃出，在地上翻滚而起的时候大叫：“动手啊！”院里的鬼子和土匪本来被叫驴发情的场景吸引，突然屋里头跃出了刁乐山，还嚷着动手，就以为屋里头发生了啥变故，就都抄家伙混战。刁乐山噌地上了自己的马，一枪打断拴在枣树上的马缰绳，拍马驰出了院落，这时候才想到该顾及手下，回首，院内枪声不断，知道回去也是送死，长叹一声，继续奔逃。院内，鬼子乘马追出，向刁乐山射击。冲出的鬼子少佐在后面咆哮：“消灭刁乐山！消灭刁乐山！”跨马追出。刁乐山边逃边转身射击，先射击少佐，一次次地射击，终于射中，少佐落马。追击的鬼子在刁乐山的射击下不断减少，当就剩下两个鬼子的时候，刁乐山弹尽，就只有狂逃的份。而鬼子的子弹不时从耳畔擦过。鬼子也怕遭刁乐山算计呢，来的人虽然不多，但绝对是精挑细选，少佐消灭刁乐山的命令被手下毫不含糊地执行。十万火急之刻，刁乐山发现了王老大，赶忙求救。

脱身的刁乐山跑回老巢定惊魂。

二老牛赶着大车拉着王老大在大甸子狂奔，不时回头望后面，终于没有发现鬼子的追兵，安然地回到王村定惊魂。还是在路上的时候王老大叮嘱二老牛：绝不泄露救刁乐山的事，不管是跟谁！

大车停在了王家大院，老八迎上了前，二老牛忙着卸牲口，大鞭子插在了大车上。

老八眼睛尖，瞧见了鞭梢的血迹，跟王老大嘟囔：“二老牛待牲口也忒狠了，瞧那鞭子，都带血呢！”

王老大不动声色，皱眉道：“你咋就瞅二老牛别扭呢？妈拉个巴子，做好你的护院得了，旁的事别瞎多言语！无事生非！”

老八讪笑。

我的太爷也是在跟前的，也听到了老八的嘟囔，微皱了眉。老八对东家就是信任迟老爷子，就是瞅着二老牛顺眼，心态很是不平衡。

王老大骂完了老八，跟我的太爷讪笑。

王老大叮嘱二老牛不得对任何人泄露帮衬刁乐山的事，却就在当天忍不住讲给了我的太爷，完了又说，这事可不能传出去。

太爷晚上就和我的殷姓爷爷喝酒，就说高兴，为啥高兴没说。爷俩撞了一杯又一杯。太爷说：“别看你话语少，是真爷们儿！那个什么老八，咋咋呼呼的，照比你啊，差老远了！嗯，比我也爷们儿！”把个二老牛赞得结结巴巴的。

就在这年的冬天，齐齐哈尔那儿，传来震撼性的消息：马占山反叛啦！马占山再一次地扯起抗日大旗，会和义勇军，被公推为救国军总司令！林海雪原，战马嘶鸣，关东军寝食难安！原来，马占山在敌强我弱孤军奋战的情势之下，为了保存实力，诈降。鬼子觉得马占山可是抗日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归顺，对于东北抗日的决心是摧毁性的打击，高兴得晕了头啦，对老马简直有点呵护的意味了，老马呢，就利用自己军政部总长的权力，将自己的部下好一通武装，再骗了大洋，骗了三百多匹战马，而后把脸一翻，不认你日本鬼子是主子了！马蹄嘚嘚，东北大地震颤！

据说刁乐山听到马占山反叛的消息，骂：“妈拉个巴子的，差一点被你把我晃成了汉奸！”

“小文小文快长大哦！”我的殷姓爷爷两手将我的父亲高高举起说。

孩子嘎嘎地乐，父亲的大手痒了他的胳肢窝。

虽然老八始终并不知道二老牛鞭抽鬼子为刁乐山救驾的事，但是，背地里管二老牛叫殷大鞭杆，后来又改口叫殷大鞭子，叫时脸上可是带着坏笑的。殷大鞭子容易被理解成骂人的话，鹿鞭、驴鞭、马鞭、狗鞭，鞭，也是生殖器的意思，殷大鞭杆倒是被人们接受，成了二老牛的绰号。

一小队鬼子骑兵嗷嗷地奔王村，奔了王家大院。

一见王老大，为首的日军军官上前：“王国民，王老大，我们又见面了！”还伸出手来与王老大握手。

王老大木然，鬼子竟然直呼己名。打量鬼子军官，也觉得面熟，猛然想起，在绥化，将自己和接货的老板带到宪兵队的就是这个鬼子，中等的身材，一张看起来饱经风霜的脸，叫岛川什么什么的，也难怪知道自己的名号。可是，不应该知道王老大的名号啊。

岛川将一位着西装的人介绍给王老大：“这位是藤原先生，是在哈尔滨开药房的，

他对你们中药也是很有研究的，你们的，可以合作的，可以做朋友的。”

王老大向藤原抱拳，说：“幸会，幸会。”他避免着握日本人的手。他可不相信鬼子从绥化大老远地跑来就为了给自己介绍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的这次来，是负有一项使命的。关东军司令官近期回国，要面见天皇陛下，准备给天皇带些礼品，当然是最能体现东北特色的礼品，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关于人参，我们听说王先生可是有着参王的名号的，而且一直做着中药材的生意。我们希望人参嘛，就由王先生来办。钱的，可以大大的，多多的，只要人参中的极品！我们带了藤原先生来，是为了让他帮助鉴定的。”

藤原打断岛川的话：“其实，王先生应该比我更在行。”

“是的是的，参王找参王！”鬼子军官拍着王老大的肩哈哈大笑。

王老大怕被拍矮，拍小了，往旁闪了闪：“啥参王，那可是浪得虚名。”憨憨地笑。

岛川向王老大抱拳：“王先生不光自己种药材，也收购药材，当然也要收到人参的，说不定就有极品的现货呢，可否就让我我和藤原先生开开眼？”

“开眼倒是难，这老参啊，可遇而不可求的。两位，屋里请！”王老大知道是引狼入室。二老牛是紧跟在身边的，和我的太爷紧跟在王老大身边，往屋里请鬼子的王老大想到了二老牛长鞭战群狼的情景，长鞭抽落鬼子骑兵的情景，叹口气，很哀伤地叹了口气，欲奋起而不能。

到了客厅，本来想随口说句：“看茶！”可是实在没招待来人的心情，做成一张苦笑的面容，说：“寒舍，慢待。”深宅大院，他说寒舍。

“没事，没事，我们就看宝贝吧。”岛川说。

“恐怕要令二位失望了。”王老大向二老牛说，“给二位拿收来的那些人参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二老牛的眼睛，给了库房的钥匙。

“哎。”二老牛轻声地应。

我的太爷跟了去。

爷俩抱来了一堆长条盒子，擦在了茶桌上。

“都抱来了。”我的太爷说。

岛川点头，满脸的满意。

“如果真的能有叫你们满意的，尽管拿去，就别提啥钱不钱的。”王老大也堆笑。盛装人参的盒子就擦在那了，就等着你自己看。

岛川弯腰拿起一盒，打开，给藤原看。

藤原笑了，摇头。

岛川就一盒盒地打开，给藤原看。

藤原不断地摇头，开始还堆笑，后来就皱起了眉头，满脸的阴云。

全都打开看了，都是人参中的孙子辈、父亲辈，就没爷爷辈的，更没太爷辈的。给天皇进贡，咋的得爷爷辈、太爷辈的人参啊！

“王先生，不会有压箱底的货色不舍得拿出吧？”藤原说。

“哪里会有，哪里会有，若是有，能得以给天皇进贡，那是多荣耀的事啊！日本的报纸说不定都得登俺呢！俺王国民可就扬名了！你们来，也是给俺机会呢！”

岛川狐疑地点头。

“这事如果王先生能够帮上忙，将会成为关东军的朋友！是立了一大功的！”藤原说。

“明白，明白。”王老大点头。

“有多少人想立这一功呢！”我的太爷说。

“王先生，你的想想看，还有谁可能手里有上好的、极品的人参。”岛川说。

王老大叹口气：“说到上好的货色，还有极品，可遇不可求啊！想要的时候，你就掂摸吧，难！不想的时候，撞到你眼皮底下了！”

“王先生上上心，尽快地为我们搞到，钱的大大地给！”岛川抱拳作揖。

“上心是一定的，能不能搞到可就看造化了！”王老大说。

“拜托！”藤原鞠躬。

鬼子嘚嘚地乘马而去，王老大叨咕：“妈拉个巴子，也真能掂摸！”

就在王老大觉得鬼子应该对他就是没啥辙的时候，鬼子的马队出现了，奔王村，奔王家大院，岛川来了，藤原来来了，带的宪兵比上回多了一倍。岛川的脸阴沉，藤原的脸勉强堆笑。

“王国民，我们不能就指望你一个人帮助我们的，结果，我们得到消息，你手中就有一棵老参！”岛川冷笑。

“过我手的老参多着呢！我是倒腾药材的，有货也是过手货！”

“不久前从一个叫作瞎猫的人手中你就收到一棵老参，不会过手那么快吧？”

王老大内心中咯噔一下，知道这一道坎不太好过了。不过，内心中也有什么东西陡然高耸：想拿我手中的老参进贡给你们的天皇，痴心妄想！做梦呢！“晚了啊，就在你们上回来的时候已经出手了！可不光是你们让我淘弄老参！”王老大答复，咧着大嘴瞧着岛川和藤原笑。

岛川瞪着王老大，呼哧呼哧喘粗气。

藤原翻愣着眼睛瞅王老大。

“我先前就说过嘛，多年的老山参，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玩意儿！”王老大眯缝着眼睛看天。

“你的那棵老山参卖给了什么人？”岛川问，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营口的一个药材商。”

“他的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不知道，好像是个姓林的。我王老大做药材生意也是有些年头了，不时地会有人到我这弄货，我给货收钱就是，不问太多。”

岛川盯视王老大。

王老大眯缝着眼睛望天。

“我的不相信你的鬼话，如果你不交出老山参，我的人要搜查你的府邸！如果搜出老山参，你的就是反日分子，要受到惩处！最严厉的惩处！”

王老大眉头紧皱，轻轻地哦了声。就跟你凛然！

岛川向手下挥挥手：“给我进去搜查！如果你的人胆敢反抗，格杀勿论！”

鬼子兵冲进大院。

二老牛的眼睛死盯着王老大。

王老大高声：“王家的人给我听着，咱家虽然有些护院的枪支，但不得阻碍人家的搜查，今几个，都给我规矩些！人家无非是淘弄老山参有些急！”

“王先生，我去你的库房看一看。”藤原说。

王老大一怔，微微一笑，将钥匙给了二老牛：“领藤原先生去库房。”

二老牛阴沉着脸，领藤原进院。

我的太爷可是提着心的，他可确切地知道那棵老山参还没出手呢，而且就在府邸之内，如果被翻找出来，哪里就是一棵老山参的事啊！

王家的人都被赶到了院子里。护院的也都空手，当鬼子的面带着家伙是多着危险的。现在你得让鬼子觉得安全你可能才安全点。

“若是找出老山参，王先生，我的不会放过你！”岛川威胁。

“这话咋讲？找不出老山参说明我王老大没糊弄皇军！”

岛川语塞，焦躁地在王老大和我的太爷面前徘徊。

“岛川先生，王老大可是还跟我叨咕呢，要是能给你们把老山参的事办了，办得满你们的意了，那王家可就能借着你们皇军的光了！皇军一定会让王家发大财的！”我的太爷说，不卑不亢，好像一旁观者。

“一厢情愿呢！”王老大概叹。

翻箱倒柜，哪屋都是一片狼藉。

“听说皇军常给小孩子糖块吃，俺们王村的孩子们还没受到这待遇呢。”我的太爷说。

“哼哼，王村，你们王村，搞不好要吃弹丸的！弹丸，多多地给！”岛川涨红了脸。

“一棵老参，事关重大，我王老大哪敢含糊呢！”王老大跺脚。

后来王老大私下里跟我的太爷说，如果那天当时有义勇军打来，或者就刁乐山打来，肯定要让手下抄家伙跟鬼子干了！我的太爷说，二老牛那是强按捺呢！

鬼子出来了，藤原出来了，垂头丧气地报告：没有发现老山参。

川岛盯视着王老大。

“要是翻出了老山参，我的良心不是大大地坏了嘛！”

“八嘎！”川岛切齿。

王老大蹙眉低声问我的太爷：“八嘎是啥意思？”

我的太爷也摇头。

川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王老大和我的太爷面前徘徊，最后在王老大的面前站定，说：“你的要继续为我们寻找老山参，证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友好！否则，你的生意就不要做了！我的不会允许你再做什么药材生意！”

“为了继续做我的生意，我一定竭尽全力寻找老山参！”王老大貌似坚定地表态。

川岛向手下挥手：“回去！”

“不如就让皇军吃了饭再走吧。”我的太爷征询地向王老大说。

川岛刚挪动的脚步停下了，向王老大说：“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地叫了，就吃了饭再走。”

“哪能就吃饭，要喝酒！哪能不喝酒！”王老大说。他立即明白我的太爷的意思：不能跟鬼子整僵。

川岛连连摆手：“酒的不要，酒的不要，绝对的不要！”

杀了一只羊，焖了一大锅高粱米饭。羊肉就烩，烩好了撕成一块块的，蘸蒜酱吃。鬼子兵喜得哇里哇啦的，直向王老大挑大拇指。

川岛说：“嗯，要是有了酒就更好了！”

“酒的有，酒的有。上酒？”王老大问。

川岛摇头：“酒的不能喝，不能喝。”

院里，二老牛碰见了老八，说：“鳖羔子，弄把耗子药都药死他们！”

老八赶紧四下望望，回头说：“可别瞎说，可别瞎说！”

离开的时候，好几个鬼子兵上马崩出了响屁。

岛川拍了拍王老大的肩，向王老大和我的太爷说：“你们的，日中亲善的，大大的好！老山参的，要继续寻找，一有消息，立即到绥化报告，钱的，多多地给！”

王老大这回没闪，觉得脸臊着呢，对鬼子表现出的恭顺，已经让他觉得自己不巍峨了，矮了，小了。

川岛上马，嘞，也崩出个响屁。

望着鬼子们的背影，王老大骂：“找你娘个屁！”

“要是下点耗子药，就都药死了！”二老牛说。

“那你是要把王村给灭了！”我的太爷说。

瞎猫的那棵老山参就藏在库房。库房墙基那有一块石头是活动的，但镶嵌在墙上你根本发现不了它是活动的。拿下那块石头，里边就放着那棵老山参。

二老牛把文儿举得高高，说：“我儿快快长啊，长大了去当义勇军打鬼子！”

插在孩子胳肢窝的大手痒着孩子了，孩子嘎嘎地笑。

据说川岛回去向上司复命的时候，挨了耳光，噤里啪啦的耳光，最后被踹了一脚，踹倒在地。川岛赶紧爬起，咋地立正。

“中国人大大地狡猾，你居然被蒙混，蠢货！猪！比支那猪还愚蠢！关东军交给我们寻找极品人参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尽快地完成！”上司暴跳如雷。

## 第四章 二老牛

王老大要带二老牛奔哈尔滨，要出手那棵老山参。天龙说，爹去恐怕目标大，是不是就他和士诚哥去。爹说，鬼子为了一棵老参不至于弄得那么邪乎吧。儿子说，那也不一定，是给天皇淘弄呢！爹卡巴卡巴眼睛，一摆手说，那就你和士诚去，不过，可要当心！

老山参带在我的殷姓爷爷身上。没拿盒子盛装，就一块布包着，就随便地揣在了里怀的兜。“士诚的目标能小点。”王老大说，“如果遭遇啥意外，就是把这棵老参吞了，也不能落鬼子手里！决不能让关东军拿去孝敬他们的主子！”王老大愤愤地说。

二老牛憨憨地笑。

王老大把一个米袋子哗啦啦地放在二人面前：“先去把这 5000 大洋交给瞎猫，跟他说要不是天下不太平，兴许还能多卖些。钱是扎眼的玩意儿，给他的时候要背着人。”

王老大几乎就是千叮咛万嘱咐了，天龙“哎哎”地应。

二人上路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天龙“士诚哥士诚哥”地叫着，好像自己是跟班的。

瞎猫的右眼窝还青着呢。天龙和士诚没问就知道那是鬼子干的。钱往瞎猫面前一堆的时候，瞎猫眨巴眨巴黏糊糊的眼睛，说：“鬼子真给钱了？”

天龙一怔，二老牛一怔，天龙想把钱拎走，二老牛想踹瞎猫。

但是天龙马上克制了自己，说：“日本人去的时候，货已经出手了，去晚了，就晚了一步！”

瞎猫扑通跪在天龙的面前，号啕：“我可不想做汉奸呢！我不说那参交给了谁，日本人就打我啊！还要把我带宪兵队！我给王老大惹麻烦啦！我对不起王老大啊！”

天龙、士诚瞅着瞎猫，想着鬼子把王家翻个底朝天。

天龙向士诚一摆手：“咱们走！”

瞎猫向天龙的背影小鸡啄米般地磕头：“我对不住你爹啊！”

天龙的眼角有些湿润。

二人翻身上马，奔哈尔滨。

进城的时候，果然鬼子兵搜查。二老牛两手高扬，没慌。就是鬼子兵已经拍到了那棵老山参的时候，二老牛也没慌。过关。

已经是太阳西垂店铺打烊。肚子早已跑开了大车，咕噜噜的。拣了个小饭馆，大葱

卷煎饼，二人各自只管往肚里塞，直到把肚子塞圆了，圆鼓鼓。而后找大车店住宿。

那一夜，士诚抱着兜揣着老山参的衣裳睡，抱得紧紧的。

早上，在大车店吃了大饼豆腐脑。马呢，仍然放大车店，两人去办正事。去的蓬莱阁大药铺。掌柜的是王老大多年的朋友，药铺就做中药材，特别以名贵药材闻名。就是那药铺中，老山参，虽然没有极品，上品还总是有的。掌柜姓钟。天龙叫钟叔。奔钟叔去的时候，其实天龙也想了，鬼子找老山参，其实就该找像钟叔这样的人。

药铺的建筑很巍峨，古建筑样式，飞檐。据说就完全仿照山东蓬莱的一古建筑。钟叔先前就是山东蓬莱人，闯关东过来了，怀念遥远的故乡，发迹了，就将药铺建成了这样。

一进药铺，天龙就看见了钟叔，钟叔正和一个人品茶唠嗑呢。钟叔也随即瞧见了天龙，一怔，就直盯盯地瞅天龙。钟叔俩字都到了喉咙，天龙猛然发现和钟叔品茶唠嗑的是藤原！藤原拿本《本草纲目》，正提到枸杞，提到能不能拿枸杞当茶喝，许是在探讨医治什么病的学问呢，很谦恭的样，虚心讨教的样。天龙忙牵了士诚的衣袖，转身往外走。

藤原随着钟叔的目光发现了天成和二老牛，见二人急转身往外走，腾地站起发出厉声：“站住！”

这声音炸雷般响在头顶，天龙牵了下二老牛的衣袖，二人撒腿就跑。

“站住！”瞬间藤原没了先前的恭顺，一边喊着一边就追出而且掏出了短枪，而且，朝天鸣放了一枪。

枪声没能震慑住二人的脚步，反而狂奔。

街上的行人被枪声惊骇。

藤原不断喊着：“站住！站住！”不断鸣枪，要惊动鬼子赶来，惊动警察局的人赶来。藤原，早在九一八之前就潜伏在哈尔滨，以商人的身份潜伏。紧急关头，藤原现出原形。

“士诚哥，咱俩分头跑！那药铺是不能去了，咱们就回去吧！”天龙说。

“好，谁也别找谁，谁也别等谁！”士诚说，往前推了把天龙，天龙就狂逃，而后二老牛还往后瞅了下藤原，那是阴狠的一眼，挑衅的一眼，而后才撒腿向另一个方向跑。还故意跑得慢些，好给藤原些希望，容易抓到自己的希望。

藤原当然也是认得被唤作二老牛的人，他冷笑，当然是要擒王！

其实要说跑的速度，二老牛是绝对跑得过天龙的，但是，他故意让自己慢一些，他觉得藤原是应该追向自己的，他回头想确认是不是真的追的自己，吃了一惊，身后没藤原，一阵不祥当即涌上心头。可是总不会回去找藤原啊，就要继续往前跑，结果，更是吃了一惊：一队鬼子宪兵迎面跑来！其实也是惊慌啊，要不，往旁边一站就是，根本不会引起鬼子的注意，二老牛转身就跑。

鬼子一见，当即觉得是目标了，就“站住站住”地喊，当即追赶。

啪啪的枪声在头顶飞过，行人闪避，二老牛的腿有些发软，知道自己是难以脱身了，先前光顾着天龙的性命安全，现在想到了那棵老山参，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的老山参，

是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的！王老大的交代响在耳畔：“如果遭遇啥意外，就是把这棵老参吞了，也不能落鬼子手里！决不能让关东军拿去孝敬他们的主子！”其实平时二老牛跑得很快，虽然人长得敦敦实实，满身的肉，但是，很有蛮力的，跑起来也是一阵风的，可是今天两腿就是不争气，就是软着，甚至都要瘫下去。他掏出了里怀中的老山参，抖开包裹的白布，就在丢弃那块白布的时候，他看到了送葬队伍的白幡、缠在额头处的白布、穿在身的白衣，幻觉中看到了送葬队伍的白，他把人参塞进了口中，咬下去，没能像吃胡萝卜那样咔嚓一口咬下一块，老山参的纤维坚硬，藕断丝连，牙关紧咬死命地一拽，才咬一块在了口中，脖一扬，硬生生地吞了下去。再一口下去，牙齿错动，再狠命地一拽，又一截在了口中，吞下。余下的，一下塞在了口中，直着脖往下吞，狠命地吞了下去。右腿一麻，跪在了地，他知道没跑了，低头看腿，是中弹了，鲜血喷涌而出，殷红了裤子。又是一阵乱枪射来，他扑倒在地，他看自己的胸，鲜血汨汨地喷涌。他看到了送葬的队伍，白幡飘扬，嗷呐悲咽。

多年以后，我的第三个爷爷讲起我的殷姓爷爷的时候，讲起他把鬼子窺摸的那棵老山参硬生生吞在肚子里的时候，王姓爷爷的眼角带上了泪花，说：“吃了那老山参会成神仙的！”

“那我的殷爷爷成神仙了吗？”我问。

“嗯。”王姓爷爷点头。

小小的我躺在草甸子里望蓝天中的白云，觉得白云之上可能就有我的殷爷爷，也许正看着我呢。

藤原的枪逼住了天龙，倒一下子把惊慌失措腿软的天龙给逼镇静了逼稳当了，嚷：“我可是来给你们找老山参的！”

“八嘎！”藤原在天龙的身上搜查，结果在兜中搜出了一把弹弓，兜中还装了半兜子弹丸。

老毕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了，天龙带人帮助毕家修房子的时候，双子替主人感动、感激，不知道咋感激好了，就把自己心爱的弹弓给了天龙。还非给不可呢。天龙本来大小伙子了，知道弹弓是双子的稀罕物，双子经常用它打下各种鸟烤了吃，天龙忽然童心回归，也拿那弹弓当宝贝似的，没事的时候拿它打鸟。有回一群麻雀在房顶叽叽喳喳，一弹弓打去，一只麻雀滚落了下来。给了二老牛，让回去给孩子烤了吃。

“既然是来找老山参，为什么要跑？”

“一见你忽然就怕啊！一怕就跑呗！”天龙瞄见一队警察稀里哗啦地跑来，围了上来。天龙心中告诫自己要镇定，只有镇定能救自己。也庆幸藤原追赶的是自己，能让那棵老山参脱险。

“把枪放下！”警察厉声。警察将二人包围在中央。

“救我！”天龙喊。

“八嘎！”藤原可是完全中国商人的装束，甚至还戴了顶瓜皮帽呢，藤原十分不想

暴露自己日本特务的身份，但是此刻，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暴露无遗！他想晃动手枪喊：“我是关东军军人！”可就在手枪刚一晃动的时候一声枪响，子弹准确射中持枪的手腕，枪落地。

警察冲了上来，长枪短枪指向了藤原，无数声：“举起手来！”

天龙想溜，可是在警察密集的包围之中。

“八嘎！”藤原左手攥着右腕，右腕殷红的鲜血流出，落到地面。其实悲哀中也庆幸，没被乱枪打死。

“把这两个人带到警察局！”警察局长命令。

“这不是紫气东来大药房的藤原吗？”有警察嘀咕。

向藤原开枪的，就是警察局长。

藤原和王天龙被带到警察局，还没等审问，鬼子宪兵队的人赶来了，带走了两人。

一出警察局，藤原哇里哇啦地就问有没有抓到另外一个叫作二老牛的人。宪兵队的人说，是不是二老牛不知道，倒是打死了一个可疑分子。藤原就说，他的真实身份是隶属关东军特高课的军人，他要立即去现场查看那被击毙的可疑人，他说他在执行一项特殊使命。

天龙见到了抛尸街头的士诚，士诚哥身体蜷曲，似在看自己前胸沁出的鲜血，“我哥啊！”天龙哀号。要奔向前去，可是被反剪双臂牢牢地按在那儿。天龙想到最后关头与士诚分头跑的那一刻，士诚是狠推了自己一把的，那一推，绝对体现着士诚哥对他的天龙兄弟最为深切的关爱，希望天龙兄弟能够脱离险境。“我的士诚哥啊！”天龙呼喊着，瘫倒在地。

藤原在宪兵的监督中上前搜查士诚，最后失望地站起。转首望王天龙，眉头大皱，目光凌厉、阴鸷。一步步奔到天龙面前，抓住天龙的衣领掀起了天龙：“你和那个什么二老牛到底来哈尔滨干什么？”

天龙看到一块白布被风掀动，那一定就是包裹那棵老山参的白布，老山参没有被藤原搜到，没有落到鬼子的手中，老山参安全着！士诚哥，你定然是按照父亲的叮嘱做了：宁可把那老山参吞到肚子里去，也不能让它落到鬼子的手里！“还不是为了给你们焐摸什么极品的老山参！”天龙说。

藤原盯视着天龙，狐疑，也只能狐疑。“二老牛的死，是他自找！”藤原说。藤原的左手攥着右手腕，左手也沾染上了沁出的鲜血，“你要继续为我们寻找极品的老山参！继续！”

天龙盯视士诚的尸体：鬼子也真是痴心妄想！

“放了他！”藤原摆了右手。

“藤原先生的身份是需要认定一下的！把这两个人带回去！”宪兵队军官说，“还有那具尸体，也带走！”宪兵队军官指着尸体摆手命令。

宪兵队，藤原和军官哇啦哇啦。鬼子军官给哈尔滨特务机关挂了电话，核实了藤原

的身份，就对藤原放行。

可是藤原指着天龙说：“他的，也要放，要让他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  
鬼子军官就向天龙挥手：“你的，可以走了。”

“我要带回我的土诚哥！”天龙说。

“可以带走。”鬼子军官说。

到了院子里，藤原向天龙鞠躬：“对于二老牛遭遇的不幸，我深表遗憾！”

天龙木然。

“我的告辞。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可以帮助。”

天龙摆手：“谢了！”

藤原离去。

天龙背起土诚，出了宪兵队。脚下的大地，是那么不真实，在晃，在沉陷；就是阳光，也亮得诡异。望过来的目光，充满哀怜。刚刚的枪声刚刚的恐怖，恍惚间就变成了这诡异。土诚哥，我要带你回家！

天龙身上没带多少盘缠，不够付一副棺材，哀求棺材店老板能不能赊账，可以就跟着人到望奎的王村取，到那可以再多给些的。棺材店老板不为所动。天龙无奈，将土诚的尸体托付给棺材店，去了蓬莱阁大药铺，跪在钟叔前号啕。

钟叔也是潸然泪下：“大侄子，别哭，有啥难事叔帮着！”

其实藤原到蓬莱阁大药铺，已经跟钟叔提到了王老大，提到王老大手中是可能有一棵老山参的。藤原知道，在整个黑龙江地界，要说倒腾老山参，钟老板可是闻名的人物，就守在蓬莱阁大药铺，指望忽然就有老山参现身。面上钟老板当然热情着，可是也叨咕极品的老山参可遇不可求。没想到不咸不淡地唠着的时候天龙、土诚出现了，当时钟叔心中就咯噔下，直直的目光指望阻止了天龙、土诚二人，可是，晚矣。

钟叔给拿了500块大洋，同时派俩下人跟着帮忙。

天龙买了棺材，敛了土诚，租了挂大车，谢了钟叔的下人，便上路，往回奔。

天龙装束一身白衣，站在车上，在哈尔滨的大街抛洒纸钱，不时地高喊：“土诚哥，咱们回家！”

关于早上的事件，在哈尔滨传闻，而且就扯上了日本人寻找老山参。

藤原被传唤到哈尔滨特务机关，机关长狠扇藤原的耳光：“你的的是不是要让整个黑龙江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寻找极品人参献给天皇陛下？要让整个满洲的人都知道吗？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你要把司令官要做的事情变成一件丑闻吗？”

消息到了关东军司令官那儿，司令官大怒，下令不要再寻找什么极品老参。

据说司令官回国觐见天皇的时候，送给天皇的是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

车经绥化县城。其实本来可以绕过绥化，车老板就问过要不要绕行，但是，天龙就是要途经绥化县城。

城口，面对鬼子的盘问，天龙亮出了自己的国民手账和土诚的国民手账，说：“我

的士诚哥横死在哈尔滨，我现在带他回家！”

车老板也被检查国民手账。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给你们哈尔滨的宪兵队打电话！我们在哈尔滨都是被放行的！”天龙说。

鬼子就哇里哇啦地挂电话，当然不会直接挂到哈尔滨那儿。而后大车被放行。

进入县城不久，岛川就带领一拨子宪兵赶了来。哈尔滨方面的消息已经到了绥化，到了绥化宪兵队。岛川阻住了去路。那时夜幕已经降临，但是，天龙清楚地认得岛川。他在车上站起。

“王天龙，你的胆子倒是很大，要挑衅大日本皇军吗？”岛川说。

“你也可以在这儿将我王天龙乱枪打死！”天龙的声嘶哑。

“我的明白，你是可以绕行的！”

“我心中无鬼，为什么要绕行？”

岛川是很想发作的，很想抽出指挥刀向王天龙咆哮：“射击！射击！”但是，哈尔滨方面明确指令：关于寻找极品老山参，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的动静！岛川摆手：“快快地出城！”

岛川让一手下跟随大车，让出口处的日军岗哨放行，不必进行任何搜查。

那鬼子跟了几步跟不上，就跑了几步坐在大车后。

到了城口，跟随的鬼子赶紧跳下大车，跑步上前，同岗哨哇里哇啦。

大车在岗哨前停下，天龙听不明白跟随而来的鬼子哇里哇啦着什么，也不去管他哇里哇啦着什么，举着自己的国民手账和士诚的国民手账高声：“望奎王村村民王天龙送横死在哈尔滨的哥哥殷士诚回家！”

鬼子摆手：“快快地走！快快地走！”

到王村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鸡鸣已经此起彼伏。一只狗在村口朝大车狂吠，带动了满屯子的狗此起彼伏地叫。王家的人嗷嗷地奔来，王老大奔在前；迟家的人嗷嗷地奔来，我的太爷奔在前。闻听士诚的死讯，王老大跺脚道：“是我害了士诚啊！”老泪纵横。

我的太爷从屋里奔出，踉跄了几步，晕倒在地。

“士诚，我的好孩子！”我的太爷扶着灵柩哽咽。

我的奶奶守着婆婆呼天抢地。

而小文，蹒跚走路的小文，我的爹，呼号着跑向村口：“爹啊，我的爹啊！”那是一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号。

殷姓爷爷待小文比亲爹还亲。奶奶问他，哪天是你的生日？殷姓爷爷憨憨地笑，说不记得了。奶奶说，那就你跟我的那天做你的生日吧。殷姓爷爷憨憨地笑，说：“行。”殷姓爷爷过生日那天，奶奶给煮了两个鸡蛋，悄悄揣在他的衣兜。殷姓爷爷出去转悠了一圈，抱了二儿子景春，牵了大儿子景文，说出去溜达溜达。到了背静的地方，鸡蛋给了景文，剩下的剥了皮，往景春的口中一块块地塞。

“小蚊子，坏东西，叮人肉，喝人血！”街上，小伙伴齐声嚷。

小文就跟人家打架，拿土坷垃撒人家。打不过人家就哭着回家。我的殷姓爷爷见了，将他搂抱在怀，附耳说：“咱就是蚊子，也能去叮鬼子，也是有出息的好蚊子！”小文就破涕为笑。

笨嘴笨舌的殷士诚还给小文讲故事，讲黑龙江咋叫黑龙江的故事：黑龙江以前不叫黑龙江，叫额尔古纳江。很久以前呢，在山东文登县海边，住着一对姓李的夫妇，四十几岁了才生一个黑黑的胖小子。这黑孩子生下来就会叫爸爸、妈妈，哭起来声音洪亮，惊天动地的，常把娘吓得心惊肉跳的。黑孩子长得很快，满周岁就像别家孩子五六岁那么大。邻居说这孩子长大了肯定不一般。一次母亲喂黑小子吃奶，不知不觉俩人就睡着了，黑小子显出了原型。就在这个时候啊，李老汉砍柴从外面回来了，一开门看到一个怪物躺在妻子的怀里，吓了一跳，抡起斧子就砍，结果砍掉了怪物的尾巴！怪物惊醒，腾空而起，冲破屋顶，飞向天空，回头喊：“爹啊，我是你的小黑啊！”小黑知道自己的怪模样叫爹和娘害怕，在空中对爹娘三拜，就向北边飞来了。飞着飞着，饿了，就在一个小屯里啊，变化成了一个讨饭的穷孩子。可是，屯子里传来了哀哀的哭声，就去看，一对童男童女被绑着，抬着，正往上面地方送呢。一打听，原来要送给不远处一条江中的小白龙吃掉！如果不给送，小白龙就要兴风作雨，这地方啊，就要被淹得一片汪洋。小黑气炸了肺，腾上太空，看到前面一条弯弯曲曲银光闪烁的江，就跃进了江中。这条江就是额尔古纳江。小白龙正在水府里养神呢，听到响动就走出水府，看到一条没了尾巴的小黑龙正东张西望满哪窺摸呢。随随便便就闯到了自己的领地，小白龙大怒：“哪来的黑小子？敢擅闯我这儿，活得不耐烦了？”就去抓小黑龙。小黑龙说：“我是来收拾你这恶龙的！”黑龙和白龙打在一起，打得是江水翻腾、泥沙泛滥，从江水中打到天空，从天空再打到江水中。送童男童女到江边的乡亲看得是惊心动魄。他们齐声喊着：“黑龙黑龙，加油！加油！”黑龙一挨近他们，他们就把馒头和肉往黑龙的口中丢。见白龙挨近了他们，就捡石头砸。黑龙和白龙大战了三天三夜，黑龙越战越勇，小白龙战败逃跑。从此，小黑龙就住在了额尔古纳江。它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这地方呢，连年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小黑龙经常变化成人，到乡亲家中来串门。人们知道了他的来历，所以对他一点都不怕，还叫他秃尾巴老李呢。日子久了，人们就把额尔古纳江改叫了黑龙江。

“黑龙能到咱们家串门吗？”小文问。

“也许已经来过了呢。他经常会假装成过路人，跟你讨水喝。而后呢，跟你唠上阵。”殷姓爷爷说。

有那么一回，小文拿烂泥把自己的脸涂抹得黑黑的，站到了我的殷姓爷爷面前，嘿嘿地笑着说：“我是小黑龙！”

“嗯，是小黑龙！”我的殷姓爷爷说。

“小文小文快长大，长大咱就去削鬼子！”我的殷姓爷爷一次次将大儿子举高。

“爹啊，我的爹啊！”小文的哭号嘹亮在村庄。

大车奔了迟家，灵柩歇在了当院。

“我对不住士诚哥啊，我让士诚哥摊了横祸啊！我恨小鬼子啊！小鬼子打死了士诚哥啊！”天龙趴在棺材上哀号，捶打着棺材。

满屯子的泪在飞。

尸体从棺材中抬了出来，放到屋内的大炕上，穿上了寿衣。要往口中放含口钱的时候，我的殷姓爷爷啊，牙关咬得紧紧的，人都死了，可是牙关咬得紧紧的。齿缝间有那棵老山参的根须。

王老大见了，跟我的太爷说：“孩子是宁可把老山参吞到肚子里头，也不让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而我的太奶，噙着泪水不断地叨咕：“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在我的殷姓爷爷入土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不时就会爆发小文尖锐的哭声，甚至是在万籁俱寂的午夜。

有一天，人们看见天龙背着我的太奶进村。遇见人，天龙憨笑地说：“老太太又跑到坟莹地那儿去了。”

天龙将双子先前送给他的那把弹弓送给了小文。天龙喜欢两掌夹着小文的脑袋往上起：“拔萝卜拔萝卜喽！”

小文被喜欢得问天龙：“你能做我爹吗？”

天龙被问得一怔，缓缓点头。

孩子往娘那儿跑，嚷：“天龙叔能做我爹喽！天龙叔能做我爹喽！”

可是，马上屋内传出小文嘹亮的哭喊。

天龙默默地离开。

我的太爷也偶尔牵了小文到王家，王老大见了总拿胡楂扎孩子细嫩的脸蛋，扎得孩子呀呀地叫，直拿小手推王爷爷的脸，还直嚷呢：“王爷爷坏！王爷爷坏！”引逗得旁人跟着笑。

有回小文自己溜到了王家，天龙见了，把孩子抱起。

孩子附着天龙的耳畔说：“王叔你不是答应给俺做爹了吗？你要是能给俺做爹爹，娘就不能总是哭了。”

天龙一阵心酸，一抬头，见爹立在面前，神色黯然地立在面前，显然爹听到了孩子的话。

王老大抱过孩子去，亲着孩子的脸蛋说：“我也是你的爷爷！”说完，王老大望向儿子。

“爷爷爷爷！”孩子见了我的太爷，张着小手让我的太爷抱。

我的太奶总是往坟莹地跑。有一回是双子给背了回来。有天小文哇哇地哭着跑进王家大院，奶奶奶奶地喊着。见了天龙牵了天龙的手就往外拽，天龙就跟着。我的太爷在后跟着，王老大在后跟着。跟到了坟莹地，发现我的太奶啊，盘膝坐在天成和士诚的坟前，头低垂，已经没了气息。

太奶曾经盘膝坐在大炕上，瞪大着眼睛，指着天说：“你们都二老牛二老牛的，二老牛会成仙的！”

## 第五章 夜深沉

刁乐山和鬼子的梁子是结下了。不能为我所用，当然就要消灭，鬼子出兵围剿，而且摸到了营盘。双方一接火，刁乐山就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赶紧突围。突围不出去肯定就是个死，豁命突围。许多弟兄在营盘那儿挂了，在突围中挂了，挂了一半的人马，刁乐山率残部杀出重围。在萧瑟的秋风中，在一个深夜，刁乐山途经王村，队伍没进屯子，留在了大甸子，刁乐山只带了俩手下进了王家大院，找吃的来了。

王老大派人叫来了我的太爷，陪刁乐山喝酒。让伙房立即开伙，给大甸子的弟兄们送去了酒肉。刁乐山不拉队伍进屯子，是怕连累了王家，连累了王村，其实，满屯子的狗吠已经暴露了行踪。大甸子的低洼处，辮子们燃起了篝火，围着篝火吃肉喝酒。那火光将夜幕烧糊、烧破。

天龙也陪刁乐山喝酒。天龙敬刁乐山酒，连敬了三大碗，人晃了，话结巴了：“我、我、我想、想、想跟、跟你们走！做、做、做个真、真爷们儿！”拿手掌揩抹腮上的酒水。

王老大一震。

我的太爷一怔之后微笑：“我也想跟着刁大掌柜的走呢！”

刁乐山嘿嘿地笑：“大侄子能不能跟我走，大侄子自己可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那得看老大的意思！”笑吟吟地望王老大。

王老大叹口气：“我何尝不想也跟着刁大掌柜的干呢！”

意思明了：天龙不能走！

天龙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地哭，哭得桌上的人面面相觑。天龙忽然趑趄趑趄地站起，到了刁乐山面前，扑通跪下，说：“刁叔，您面子大，侄子请您做主办件事。”

刁乐山忙站起扶天龙：“可别这样，叔能办的一定给你办，不能办的也想办法办！”

“我请刁叔给我做个媒人，我要照顾士诚哥留下的媳妇和孩子！”

刹那间，满席安静，都望向王老大。

我的太爷缓缓说道：“孩子的心思我明白，心领！”

王老大缓缓说道：“天龙的心思我也明白，是件爷们儿该做的事！”

刁乐山拍案道：“那这个媒人我做了！天龙不是辮子，却也做了咱辮子能干的事！”哈哈大笑。扶天龙入座：“好事，好事！”

“你这媒人，可是不能现身的，你可别明面上和我们王村扯上什么关系！”王老大笑着说。

“那是，那是。”刁乐山认可。

“让谁做媒人呢？”王老大敲着桌念叨。

王老大亲自去了毕来福那儿，带去了一棵上好品级的人参。

见那人参，毕来福说：“过过鬼子眼的玩意儿吧？”

王老大讪笑：“嗯。”

“鬼子都不要的玩意儿拿来送我？”这样说着，手可是把人参接了过去。

“鬼子是给天皇选货色呢。”

“哦，我当然是不能跟人家天皇比了。不过，你突然送我这玩意儿，有点蹊跷。”

“有事相求，有事相求。”

“哦……”

王老大说了事，毕来福倒没显现太大的意外，当然愣怔了会儿：“天龙是个爷们儿！不比你差！”他说。

王老大咧着大嘴憨笑。

“你们两家都说好的事，找我啊，其实就是让我做个牌位。”

“这王村，可再没合适的人选。”

“这么说，王村应该叫毕村了？”

“那咱就叫毕村？”王老大媚笑中闪烁着诡异。

“妈拉个巴子，就你敢拿我这毕姓取乐……行了，这媒人我当了！”

谈话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开始、结束。

先前，双子从坟茔地背回我的太奶，被毕来福瞧见了，双子把毕家的羊群丢在大甸子背我的太奶回来，双子跟东家说：“送完老太太我马上回去找羊！”晚上双子往羊圈赶羊的时候，毕来福站在跟前，双子说：“没丢羊。”毕来福温厚地笑，忽然问了句：“干脆你就给人家去做倒插门女婿得了。”双子一怔，望向迟家的方向。后来果断地回答东家：“牛哥的媳妇牛哥的孩子我愿意去照顾！要是能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东家没取笑双子，倒是点了点头。后来他跟人说起这事，说要不是觉得双子的身份低微，还真就去迟老爷子那说合了。结果，做了王家和迟家的媒人。

天龙去了迟天成、殷士诚的墓前，给我的两个爷爷各磕了仨头，告诉他们一定照顾好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也知道，他的话也是说给天，说给地，天地为证。也说给深秋的风，说给这个世界。

这回，当然是王家迎娶了。“要不，你也陪嫁过来得了，王家大院装得下。”王老大对我的太爷说。

“别想。”我的太爷摇头。

我的奶奶对嫁她的事很机械，好像要嫁的是别人。不过，她一切遵照安排，机械地听从。

整个屯子都在喜悦中。

“勘天勘地勘人气，勘东勘西勘南北；算吉算凶算前程，算福算祸算阴阳！”王家大门外，传来悠长的声音。

在王家忙活着的我的太爷闻声就出来了，一见持幡的那风水先生就乐了：“哟，老先生呢！快院里请，院里请！”敢情正是太爷闯关东进绥化时引路的那位风水先生。“听先生的吆喝，不知先生是风水先生呢，还是算命先生呢？”太爷调侃地问。

“风水，命相，相通的。”风水先生说。

太爷将风水先生引见给王老大，说：“两个孩子的婚期就让这老先生给算个吉日吧。”一番掐算，选了黄道吉日。赏了五块大洋，留喝了顿酒。

黄道吉日，几乎全屯子的饭桌都摆在了院内、院外，王家宴请全屯子的父老乡亲，而且规定，谁家也不许随礼，只管全家来吃八大碗就是。所谓八大碗，八道菜是也。大院的一侧，搭起了炉灶，厨子忙得热火朝天。

随礼的，只毕家，随了 500 大洋。王老大推却，说，都媒人了，还随啥礼？毕来福说，媒人是媒人，礼是礼。

天龙牵着毛驴，毛驴上坐着新娘，新郎、新娘后面跟着多半屯子的人。

小文牵着二弟的手欢天喜地地跟着，小文还不断重复地嚷着：“我有爹了！我有爹了！”

“爹！爹！”春儿跟着嚷。

阳光灿烂的日子。

唢呐把阳光吹得晃，吹得柔软、飘逸。

“这婚事啊，老天都高兴呢！”一豁牙老太太说。

通常新娘叫门叫的是院内房屋的门，可是，毕来福说了，叫大门，就在大门那儿叫，叫全屯子的人听得见新娘的叫门。

接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到了大门前，大门紧闭。鞭炮声也停歇了，满世界的耳朵在听呢。

小文跑到了大门前，嘀咕：“咋不开门啊！”替娘急了。

铺满天地的笑声。天空的太阳都笑了。

在笑声中孩子还嘀咕呢：“咋不开门呢？”

“爹！娘！”我奶奶的喊声发颤，但是响亮。

大门洞开，两位老人笑吟吟迎出。

“爹！娘！”奶奶再一次叫。

王老大、老太太都乐了。老太太当即把一个大金镯子戴在了我奶奶的手腕。

新娘入洞房。

来宾入席。

开始走菜。

大执宾提高了嗓门，就要宣布宴席开始，毕老爷子扯了下大执宾的胳膊，说：“我得再说几句。”他发表了对新郎新娘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我瞧了下，今天满屯子的

人就没有没来的！这说明啊，满屯子的人都祝福着这一对新人！新郎王天龙，憨厚、耿直，上承家风！新娘李巧玲，勤快、孝顺，刚毅不让须眉！这一对新人啊，天造地设！”这几句词来得可挺硬，是老毕昨晚让儿子帮弄的，好一番琢磨好一番背呢。儿子本来给弄的更多，一大篇子呢，老毕说，不能多，就要那么几句，多了爹也背不下来，就会磕巴，就现眼啦。满场肃静，老毕就知道这几句精当了，就忘了大执宾在一旁呢，就把自己当作了大执宾：“我代表王家，对各位父老乡亲前来贺喜，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诚挚的感谢！现在我宣布宴席——”他顿住了，因为院外的桌多，所以，站的位置是大门外，他看到了——一队骑兵，枪刺闪烁着白光。鬼子！

众人觉出了老毕的异样，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可不，鬼子的骑兵！而且，直奔王村！人群骚动。

“屁鬼子！”王老大嘟囔了句。

老毕当然立即想到往常王老大老毕老毕地叫，其实叫的是老屁。他也知道往后王老大不会再叫，叫老毕肯定就是老毕的意思。“妈巴的，咱们办婚事碍着鬼子啥事了，甭慌！”老毕说。向新娘、新郎说：“你俩进去，别惊着了媳妇。”

天龙应了声，牵媳妇的手去了洞房。

王老大认出了岛川那张沧桑的小脸，虽然镇定着，但是不祥的感觉攫住了内心。

“王家什么的举动？如此排场！”岛川下马，上前。

“王家今天娶媳妇，皇军也来捧场？”老毕说。

岛川瞄了瞄各桌的酒菜，堆出笑脸：“捧场，捧场！酒的不要，肉的可以。”

“好，那就安排皇军入席！”老毕吆喝。

“进屋吗？”忙活着的小福问。

老毕心里骂：“傻屁！”说：“天这么好，屋里多憋屈，就在这外头安排，多敞亮！”心里嘀咕：“就别引狼入室啦！”

立马挤出了四桌，三十多个鬼子，坐了四桌。都是往大炕上放的矮腿桌，得席地而坐。有讲究的，找块砖头垫屁股底下坐。

乡亲们由惊恐而稍稍安然，归席，由静默地吃喝，渐渐，热烈起来，渐渐，甚至忘记了鬼子的存在，推杯换盏，吆五喝六。王家的婚事，醉了屯子。

鬼子那儿，光吃，不看旁边，旁边的热烈是诱惑，大大的诱惑。

王老大过来了：“岛川先生，皇军一路辛苦，不喝点？”

“密西，密西，酒的不要！酒的不要！”岛川摆手。

小福和一人抬着酒坛子挨桌上酒，酒香四溢。

屯子的狗也都跑来了，在四围转悠，汪汪着，不满人们撇下了它们，只顾自己大吃二喝。有那胆大的，甚至凑近，甚至凑近主人的酒桌。“去去去，混账玩意儿！”主人就撵，就骂，骂时偷瞧下鬼子那儿。该死的鬼子，比狗还讨人嫌！

有的狗觉得这人群中鬼子是异类，在鬼子的酒桌旁朝鬼子汪汪地叫。鬼子们闷头吃，

狗们就越叫越欢，叫得引起了鬼子们的注意，甚至停止了吃，皱眉望狗。

老八见了，跑过来轰狗，小福也跑过来轰。

可是狗们或退或进，就是不愿离开，就是一个劲地朝鬼子们汪汪着。

双子在酒桌上划拉些骨头，当着朝鬼子们吠叫着的狗们的面把骨头抛向远处，狗们才追逐骨头而去。“狗东西！”双子骂，忍着在骂的时候没望向鬼子。

关于我的第三个爷爷和我奶奶的大婚日子的记忆，就是在许多年以后，在王村，谁要是说翻脸就翻脸，就要被骂：“你他娘的鬼子啊！”客气一点：“你鬼子啊！”对于老辈人来讲，那一声骂，总会心悸下。令人心悸的记忆。和鬼子的血海深仇在王村的天空铭刻！

岛川觉得食物已经填到嗓子眼那儿了，目光有些呆滞，哦地打了个饱嗝，嗓子眼儿那儿有只无形的手抑制了下，食物才没有冒上来。扫视周围，村民已经习惯了日本军人的存在，仍然热烈地吃喝着，醉态的人也斗着嗓门呢，不知道口条可是不太利落呢。院里院外，一片热烈。岛川张扬两臂，想伸个懒腰，结果，噗地挤出了响屁，赶紧停止，扫视下周围，响屁淹没在热烈的氛围中。岛川按着饭桌站起，站起的时候索性就张开屁眼以半蹲的姿势淋漓尽致地将没放完的屁放完，而后站直，耸动了几下肩膀。属下也跟着赶紧站起，枪在手。打饱嗝的打饱嗝，放屁的放屁。

岛川威严地哇里哇啦，属下齐声：“哈衣！”

霎时院外的热烈消隐了下去，院外的目光，望向了鬼子：哦，鬼子吃完了，要离开了？

小福奔了来，询问的眼神望向岛川。

“王国民的，叫来！”岛川摆手说。

王老大和我的太爷来了，岛川打量王老大的眼神已经不对：冷酷中带有嘲弄。

王老大皱眉。

“王国民，这次来，是要将你带走的！如果你的人胆敢反抗，机枪的扫射！统统地消灭！”岛川现出狰狞，抽出了指挥刀。

吃喝的人哗地站起，退远。

端着机枪的一个鬼子咔咔地向天空射出些子弹，以威慑。

霎时，王村死一般地静。

王老大对我的迟姓太爷惨然一笑，说：“那我就随岛川走一趟。岛川，咱们就上路吧！”

“房子的，烧掉！王家大院，将不再存在！”指挥刀指向王家大院。

十几个鬼子就奔向院内。

大难临头。

我的迟姓太爷赶紧告诉小福：“快去将天龙看住，可别让他冲动，可别让他引起鬼子的注意啊！”

小福跑去，小福身边的双子也跟着跑去。

院内的人呼呼地往外涌，小福、双子架着天龙出了院，天龙的手牵着新娘。

天龙的娘跟着天龙，见了王老大，就要奔王老大这边，被毕来福一把扯住：“可别往那凑！”攥着天龙娘的胳膊把天龙娘的手给了天龙，天龙就一手牵着媳妇一手牵着娘。院里的房屋冒出浓烟，浓烟冲天。

毕来福向小福和双子摆手：“让他们到娘家那儿避一避吧，可别往前凑！”

烈焰冲天。浓烟暗了王村的天空。

天龙的娘扭头跳脚骂：“该死的小鬼子！”

天龙回头望父亲，望王家大院，大院一片火海。

岛川向我的迟姓太爷说：“弄一匹温顺的马，让王国民骑，否则，我们就要牵着他走，一直牵到绥化！还要一根绳子，人总要捆绑的！”

“老迟头，就按岛川说的做。”我的王姓太爷说，他望着远方，其实是望着自己叵测的命运。

“岛川，我可以送王国民到绥化吗？”我的迟姓太爷说。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岛川满口应允。

我的王姓太爷当时就急了：“我是你亲爹吗？不必！”我的王姓太爷生怕再把我的迟姓太爷搭上！

“亲爹倒不是的，不送不送。”我的迟姓太爷明了王老大的心思。

大院一侧的牲口棚，王家后来添置的马匹此时正严重不安着，唉儿唉儿地叫，试图挣脱缰绳。也有一匹马或者是挣脱或者是挣断了缰绳，疾跑到了远处，停下来望王家大院惊心动魄的烈焰。这是个无风的日子，火还烧不到牲口棚那儿。

我的迟姓太爷牵来了我的王姓太爷通常骑的一匹黑马，当把一根绳子递给岛川的时候，岛川瞅着绳子居然没接，瞅着我的王姓太爷阴险地笑笑：“我们的要快地赶路，你的要跟随，在我们的中间跟随，如果胆敢逃跑，立即格杀！要是遇见那个刁乐山营救你，立即格杀！而且，我们还要再次地杀回王村！机枪的，突击！你的明白？明白？”

抱机枪的一个鬼子，配合着岛川的话语，朝王村的天空嗒嗒嗒地扫射出一梭子弹。

“何必那么多的废话呢？我的当然明白，充分地明白！”我的王姓太爷嘲弄地说，翻身上马，“岛川，不是要快地赶路吗？”

岛川赶紧向属下摆手：“快地，出发！”

阳光，是太阳飘忽的泪。马蹄嘚嘚，鬼子的队伍裹挟着我的王姓太爷远去。

乡亲们聚集在我的迟姓太爷身边，阴郁地、揪心地目送我的王姓太爷远去。

“小鬼子！”小文忽然切齿地呼喊。

岛川那句要是刁乐山来救的话，已经让我的迟姓太爷明白：十有八九是因为刁乐山摊了事。但是，不像是二老牛神鞭救老刁的事被鬼子掌握了，若是，被带走的肯定就不是王老大一人了！

王家大院，已经不需要扑救火焰，该烧的早已经烧完，已经是一片废墟。

“烧就烧了，我老毕的人全力以赴帮王家盖！”毕来福说。

就怕人回不来了啊！我的迟姓太爷内心中担忧。老八的一个表哥在绥化的警察局做警察，而且还是个小头头，我的迟姓太爷让老八马上也奔绥化，探听我的王姓太爷的消息。“如果能够拿钱疏通，多少钱咱们都认！”我的迟姓太爷跟老八交代。

老八就快马奔绥化。

没用人指挥，乡亲们已经开始自发地灭火。王家大院中就有口水井，在四围灼热的热浪中打水救火。水井的水赶不上流儿见底了，就从别处的水井担水过来。

只有热气蒸腾了。一片的黑。

卸下了新郎装的天龙来了，腿一软，瘫倒。随即被搀起。他望向绥化的方向。

我的迟姓太爷告诉他已经派老八前往绥化打探消息了。

“你和迟老爷子谁也不能往绥化跑，别白搭！”毕来福警告。

“打鬼子！”小文牵着的淌着鼻涕的春儿说。

当晚，老八也没赶回。

第二天王家的两挂大车去了望奎，买回了两车木杆。

老八也没赶回。

第三天全村的汉子们帮着王家建屋。傍晚的时候，老八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我的王姓太爷被日本人解往哈尔滨！老八倒是跟警察局的表哥说了，王家这头肯拿钱疏通的，多少钱都是可以的，可是表哥说，就这事谁敢往日本人跟前凑？

夜深沉。

王家大院那院当央燃起了篝火，叮叮当当仍然一片忙碌。

像变戏法似的，转眼，跟先前一样的王家大院展现，而且屋顶崭新，但墙壁还是先前的，存着燃烧的黑痕。刻录的记忆。

天龙带了媳妇和媳妇先前的孩子回到自家的大院。

“见着我爹的那把枪吗？”天龙悄悄问我的迟姓太爷，问的是那把王八盒子的下落。

“烧坏了，埋灰堆那了。肯定是不能用了，留在外面没准添麻烦。”

那杆长枪一直由我的迟姓太爷保管。这个时候我的迟姓太爷更不敢拿出来给天龙。

天龙也知道要也不能给，还得让老人家更加担心。

天龙倒是想到找哈尔滨蓬莱阁大药铺钟叔探听消息，可是想到二老牛的死似乎对钟叔都有些牵扯，钟叔要是再一露头，没准惹下大麻烦。鬼子正嗅着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有没有反日的气味呢。

远处，三辆卡车奔王村而来，卡车前是一队鬼子的骑兵。

而且，来的还是岛川。直奔王家大院。

王村的狗聚集，吠叫着表达着对鬼子的不欢迎。

一梭子机枪子弹向狗群射去，狗们逃到了远处吠叫。

在王家大门前队伍停下。岛川没立即下马，新奇地打量着王家修复的房屋，狞笑：

“王家的人还是很厉害的，转眼间就盖好了房子！替我们盖好了房子！”

岛川带来的是日本的满洲开拓团。“九一八”之后，日本青年掀起参军热潮，军国主义也是主义，主义让日本青年热血沸腾；也举国掀起到满洲去的热潮，好像中国的东北是他们的边疆！一个国家侵占另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是极少数人能干成的事。移民，也是完成对中国东北占领的重要步骤，是要永久占领的步骤！

卡车上的日本人开始下车，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一片哇里哇啦。

村里的狗们再一次聚集在不远处对这群古怪的人吠叫，对这队人马闯进它们捍卫的领地抗议，而且招呼着更多的狗前来。

后来当我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还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养了一条狗的，有天早晨，我见那狗围着我走不多远，一条后腿一抬，或是向树丛或是向一棵树或是向一根电线杆撒上点尿，而后再奔下一个标志物继续撒。我问父亲狗咋这么撒尿呢？咋不一下子撒完呢？父亲说，它是要告诉别的狗，这是它的领地！

没有民族气节的汉奸，狗都不如啊！

村民窥看着闯来的这群日本人，看那花花绿绿的女人，好奇男人和女人那奇怪的装束，觉得妖魔鬼怪光天化日之下就现身！他们跑这来干啥呢？

天龙在我的迟姓太爷陪伴下出大院，我的太爷一再叮嘱：“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记着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天龙的目光和岛川的目光相碰，天龙的目光冰冷，岛川的目光是藐视。

岛川指老八：“你的让全村的人统统地到这里来，我的要讲话。如果发现谁家有人不来，房子的就要烧掉！烧掉！”

老八瞅天龙，瞅我的太爷，二人不看老八，老八只要看川岛，赔笑而应：“哎。”

老八就像先前吆喝全村的人到王家吃八大碗一样，咣咣地敲着锣在村子里吆喝。

吆喝来了全村的人，默默地望着岛川。

岛川知道，人群中蒸腾着敌意。

“岛川……将军，人都来了。”老八赔着笑脸。

“奉承的不要，我的将军的不是！”岛川说。他藐视着人群，藐视王家的主人王天龙，开始讲话：“王国民的，是反日分子，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抓走。所有的反日分子，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王家的房屋、土地，统统地没收！日中是要亲善的，我希望王村成为日中亲善的典范！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满洲开拓团今天来到这里，成为这里的村民，与你们一同生活，你们要亲善，要和平共处，做亲善的好邻居！凡破坏日中亲善者，一律视为反日分子，严厉惩处！”岛川来到王天龙的面前：“王天龙，可以给你小小的一间屋让你和你的家人安身，我也是慈悲为怀的。”

王天龙冷笑：“人以群分，小小的一间屋也留给大日本皇军吧。”

“好的，好的，那你和你的家人就要立即离开，不许带走任何东西！”

我的太爷上前，将天龙遮挡在身后：“王家如此地亲善，大日本皇军能不能放回王国民？”

岛川连连摆手：“王国民的已经被解往哈尔滨，我的是做不了主的，我的不是什么将军的！”

“岛川先生慈悲为怀嘛，凡事讲个尽力而为嘛。”我的太爷说。

岛川卡巴卡巴眼睛，点头：“好的，好的，我的尽力。”

岛川瞧见了牵着二弟的小文，堆出了笑，裤兜里掏出了糖块：“小孩子，糖果的给。”俩孩子谁也没去抓糖块。

“甜甜的，吃吧。”岛川把糖块塞在俩孩子的手。

“我不吃你的糖！”小文将糖块丢在地上。

“我也不吃。”春儿也将糖块丢在地上，还上前踩了几脚，还跟岛川说，“你是鬼！”

我的太爷赶紧将两个孩子扯到身后。我的奶奶也奔来将两个孩子牵在手中，一手一个牵在手中。立即上前了许多人，将娘仨护起。

岛川恼火，甚至做出要抽出指挥刀的架势，但是，忍下去了，对我的太爷说：“小孩子的不懂事，你的要教育，好好的教育！”

“嗯，孙不教，爷之过。”我的太爷说。

岛川指下老八：“你的从现在起，就做王村的维持会会长，要尽心地为大日本皇军做事！”

老八一怔，赔笑：“为皇军做事的可以，维持会会长的，我的不够资格。”

“那你说谁的够？”

“比如这迟老爷子，比如毕老爷子，他们两个谁都行。”

岛川打量我的太爷，打量毕来福：“毕老爷子，那就由你来做王村的维持会会长！从现在起就上任，为大日本皇军做事！”

“我是废人，能做什么事！”

“推辞的不要，如果非要推辞，我的只能认为你是反日分子！”

“办事不力，休要责怪老夫就是。”

岛川留下毕来福和老八，让村民散去。

天龙要往自家去，总得要把细软拿走吧，岛川一摆手：“拦住他！”就上前了日本兵，枪刺逼在天龙的胸前。

我的太爷赶紧奔去，牵了天龙的胳膊：“孩子，咱们走！”

王家的下人也都去了我的太爷家。天龙含泪说：“大家各自散去，我王天龙已经是跟你们一样的人了。”

鬼子强占了王家大院。王家的厨子也被找了去，给鬼子们整吃喝。那一夜，王家大院传出鬼子们的兴高采烈，传出鬼子们的歌声。唱的啥鬼知道。那一夜岛川和他的手下喝酒了，无所顾忌地喝。

狗们哽咽地吠叫。

双子跟老毕说：“真想去把王家大院点了！”点了，就是放火的意思。

“那你是要灭王村！”老毕说。

第二天，老八和老毕带着鬼子们分王家的地。王家的房子被鬼子分了，王家的财物被鬼子分了，王家的土地被鬼子分了，正待收获的庄稼也是鬼子们的了。

“咱这里是鬼村了啊！”我的太爷说。

岛川在村里贴了告示：破坏日中亲善者，格杀勿论！

毕来福和岛川交涉：租种王家土地的村民，这一年的收成该向王家交的租子可以全部给分得土地的日本人，剩下的粮食还是就归租种土地的村民。毕来福说：“这也是体现日中亲善嘛。今后，日本人、中国人，还是要在这疙瘩相处的嘛。”

岛川同意。

岛川在王村驻扎了三天，回绥化。

后来王村的人在绥化见到老八，身穿警服，当了伪警察。

王村的人就有点怀疑老八是不是向鬼子通风报信，让王家遭了劫难。

王老大一去杳无音信。有一种说法是：被鬼子喂了狼狗。

刁乐山曾经带了两个人潜入哈尔滨，探访王老大消息，无果而撤。

一个夜晚，在我家的坟茔地，我的太爷和我的爷爷挖下墓穴，将那杆长枪埋下。后来墓前立了石碑，碑上的字是：先父王国民之墓。

有天晚上，双子来请我的太爷，说是老毕请老爷子去喝酒。

喝酒的时候，老毕说：“有件事我老是犯合计，就是当初我家那些马到底是谁投的毒。”

“哦……”我的太爷不动声色。

“告诉我是不是王老大干的？”老毕殷切地望我的太爷。

我的太爷缓缓点头。

“我不怪他，早就不怪他了。”老毕说，“王老大是个爷们儿，我敬他！”老毕举起酒杯。

## 第六章 小文子

那一年的秋天，先前租种王家土地的村民像是一块商量好了似的，在夜晚从自己剩下的粮食中再拿出一些，或放在我的太爷家大门前，或投进院子中。

毕来福要送给王天龙一块土地种，天龙说：“别，可以租我，我跟别人一样。”

先前王家的长工，或继续租种已经被日本人霸占的土地，或租种毕家的土地，或就成为毕家的长工。如果毕家有足够的土地，如果毕家还需要更多的长工，都会成为毕家的佃农，毕家的长工。

先前王家的土地，长出了日本人的房子，有讲究的红砖瓦房，有和先前村民一样的泥墙茅草房。

毕来福找我的太爷，说：“你老哥也是老江湖了，遇啥事咱们按捺点，别再让王村遭难啦！”

“还啥王村啊，鬼村！”我的太爷说，很哀伤。

按捺的，还有埋在我家坟茔地的那杆枪。

“拔呀拔萝卜！”天龙喜欢两掌夹住小文子的脑袋，往上提，把孩子提离地面。

孩子被拔高了。孩子的后面跟着二弟景春，跟着磕磕绊绊走路的小妹景华，还有个弟弟在娘的怀抱中吃奶呢，是天龙的嫡传。

双子给天龙的那把弹弓，归了小文，小文拿着弹弓满哪去打鸟。景春要跟，小妹要跟，哥说：“别跟，你们跟着都把鸟吓跑，我还打啥鸟！”

“就跟！”景春说。

“跟！”小妹说。

“不许跟！”哥坚决。

小妹就往地上一坐，哇哇地哭。

春儿就愤怒地瞅哥。

娘抱着孩子出来，问明原委，柔声地说：“文，懂点事，带小弟小妹去玩。”

小文就只能点头。

发现目标，小文蹑手蹑脚，春儿在后跟着蹑手蹑脚，小妹在后蹑手蹑脚。没打中，春儿叹气，小妹叹气，叹得哥心烦。总是没打中，春儿花儿就总是叹气。小妹的小名叫小花，简称花儿。叹得哥恼火。

“他总也打不着。”春儿跟爹说，跟爷说，跟娘说。

“他俩总跟着，没等我打就把鸟吓跑了！”小文说。

“才不是！”春儿说。

“才不是！”花儿说。

“那你们俩不跟，看我打着打不着！”小文说。

“就跟！”春儿说。

“不行！”花儿说。

小文就没招，小文就怕娘和爷说自己不懂事。爹不说小文，顶多拍拍小文的后脑勺，把要说的话拍进小文的脑里，拍时爹总是脸上挂着温厚的笑。一拍就能把孩子拍得乖乖的。

在一棵树上小文发现一只漂亮的大鸟，尾巴的羽毛长长的，像大公鸡尾巴的羽毛。那是一只什么鸟呢？小文不知道。那鸟漂亮得令小文不忍打死它，因而弹丸发射的力道不是很强劲，希望的是把它打下来，仅是受伤，而不是打死。还真就打中了，甚至有一根羽毛飘落。大鸟惨叫了声，带伤飞走。感觉得到飞得不是那么利落，落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树。“哈！”小文惊叹下自己的准头，就追过去。

春儿、花儿没空感叹，跟着追。

大鸟再飞向另一棵树。

再飞向另一棵树。

飞向了大甸子，飞一会儿就落下，你追来就再飞。再落再飞。

穷追不舍。

村庄已经远远。

大鸟似乎在逗引他们，又似乎是在艰难地逃脱。

小妹远远地落在后面，就是大哥二哥都气喘吁吁，何况小妹？小妹磕磕绊绊跟着追，忽然踢着了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当她爬起来往地上一看，立即向大哥二哥呼唤，都差了音地呼喊：“蛋！蛋！”

大哥二哥跑了回来，都喜得咧开了嘴。

一个大大的鸟窝，里边是一堆有着褐色斑点如鸽子蛋般大小的鸟蛋。

晚餐，饭桌上有了一道香喷喷的韭菜炒鸟蛋。

“是我看到的！”花儿不断地说，骄傲地说。

花儿立了功，花儿在文哥那不再那么讨人嫌，花儿跟着文哥不用再赖唧唧地跟。春儿也跟花儿借了光，也不用再非得赖唧唧地才能跟着文哥。

文哥一心想打下个鸟，在野地燃起一堆火，将鸟烤了，和二弟和小妹一块吃。打下一只鸟事关文哥的尊严。

一只大鸟落在树杈，那是喜鹊，文哥也一弹弓打去，弹丸贴喜鹊身边飞过，喜鹊惊叫了声，飞走。

“喜鹊是不能打的，爷说喜鹊是吉祥的鸟！”春儿说。

“我也没打啊！”文哥说。

“咋没打啊！”春儿说。

“打了！”花儿嚷。

“我是吓它！”文哥辩。

“我要看看你的弹弓！”突然的一声。

兄妹看到了日本孩子，叫横路健男的日本孩子。其实刚才也发现横路健男远远地看他们打鸟，但是对日本人的憎恨、厌恶，他们对横路健男视而不见。在这王村，虽然身居一村，但是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从来不在一起玩，从来不。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们也和日本人往来甚少。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日子。其实日本人已经井水犯了河水，跑到咱们这过日子。

仨中国孩子故意地看着日本孩子。

“我的弹弓你看什么！”文哥说。

“不让看！”春儿说。

“不让！”花儿说。

横路健男生气了，愤怒了，呼哧呼哧喘粗气，上前一步：“我就要看！”

“不让！”

“不让！”

“不让！”

仨中国孩子嚷。

“我就要看！”日本孩子嚷，而且上前就要抢，在这王村，中国人的忍气吞声给了日本孩子放肆的底气。

小文死死地攥住弹弓不撒手。

春儿、花儿拽日本孩子。

日本孩子疯狂，一拳打在了小文的面门，顿时鼻孔蹿血。小文两手护住弹弓，不让弹弓被抢走，不让弹弓被抢坏，拿脚还击。春儿、花儿也一齐动手打日本孩子。四个孩子混战在一起哭叫在一起。

“八格牙路！”天降神兵般出现了一日本男人，拎小鸡般拎起花儿撇在一边，拎起春儿撇在一边，想拎起小文也撇在一边，可是小文与日本孩子撕扯在一起。“八格牙路！”日本男人照小文的屁股就是一脚，小文被踢倒，连带着日本孩子也摔倒。

日本孩子爬起，指爬起的小文喊：“我要他的弹弓！”

“我的弹弓凭什么要给你！”小文喊。

日本汉子指小文：“你的，弹弓的，给他！”指自己的儿子。

“不给！”小文喊。

日本汉子上前就抢，掰开了小文的手，硬生生地抢去了弹弓，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强盗！”小文喊。

“强盗！”春儿喊。

“坏蛋！”花儿喊。

日本汉子怒视中国孩子，向自己的儿子摆下手，父子离去。

日本汉子叫横路健行，是个独眼。是个日本老兵，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参加过大辽河北岸的中日田庄台大战。那场大战，中日双方各投入三万兵力，激战三天三夜，以清军失败告终。就在那一场大战中，横路健行被打瞎了右眼，变成了独眼龙，不得不离开了军队。独眼的横路健行搞了个小媳妇，有了独苗。

望着离去的父子，仨孩子骂：

“强盗！”

“强盗！”

“坏蛋！”

而后小文才咧着大嘴哭，哭失去的心爱之物。

而后春儿哭：“操你妈鬼子！”

花儿哭：“弹弓……”

跟爹告状，爹呆愣了一阵，长长地叹了口气。

跟爷告状，爷呆愣了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爹蹲在委屈得不得了的小文面前，瞅着孩子的眼睛说：“咱招惹不起他们！”

爷说：“人家招惹得起咱们！”

先前小文就听大人们说起，有个屯子中国人就和开拓团争地打起来了，中国人打死了一个日本人，结果，日本兵去了，打死了十好几个中国人！日本人放话说，对于开拓团，哪个村敢动手冒犯，死一个日本人就打死那里的20个中国人！

弹弓事件发生后，整个屯子的中国家庭都再一次谆谆告诫孩子：离鬼崽子远点！见着了鬼崽子宁可绕道走！

王村守着一方大池塘，吃水去那池塘挑，浇园子去那池塘挑。站在岸边拿扁担的钩钩住水桶，扁担一抡，把水桶抡到水深处，再往回一带，桶就吃满了水，再向上一提，将桶提上岸来。刚挑水的人不会用劲，往往把桶甩得脱钩。池塘滋养着屯子。

鬼子去担水的时候，赶上中国人也去担水，中国人就站一边，等日本人装完水离开才上前。

冬天凿了冰窟窿担水。春夏秋也总是在一处打水，适合打水的一处，不远处就是深水区。坡太缓会让水桶舀着泥的。

伏天的时候男人们也在那池塘洗野澡。特别是劳累了一天的晚饭后，还没沉落的太阳往池塘注满彩光的时候，爷们儿在那池塘洗澡，也带了孩子一块洗。

不过，如果有日本人已经在池塘洗了，往往就会带着孩子离开。中国人总是竭力离日本人远点再远点。

白天，特别是晌午的时候，太阳把池塘的水烤得温热，孩子们赤条条地往池塘里扎，激起白亮亮的水打水仗，呐喊声一片。日本孩子在担水区那儿洗，中国孩子在与担水区相对的这头洗。这边中国话，那边日本话。

池塘中央生长着密集的水草，就是大人们也是不敢往那里游的，怕被水草纠缠住。小文仰泳的功夫特别好，甚至在水面几乎就不动，但是人漂在水面，肚皮突出在水面，水面像似小文的一张床。而且，还曾经有条不紊地从这头游到另一头，就仰泳，就肚皮朝天，经过水草密集的池塘中央，让别的孩子看得惊心动魄。别家的孩子像讲传奇似的跟我的奶奶讲小文游泳这事，把我的奶奶吓得够呛，扇了小文一耳光，喊：“再不许往当间游！”眼泪在我奶奶的眼中打转。孩子知道惹娘担心了，点头：“嗯，我再不了。”

如果横路健行在那个池塘钓鱼，孩子们就不能在那儿洗澡了，说会把鱼吓跑的。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横路健行在那钓鱼，中国人就不在那池塘洗澡。日本孩子也不能。日本爷们儿去了，走的就是横路健行。横路，在中国人面前横路。

钓着了大黑鱼，回去去了鳞片，将肉切成一片一片的，蘸着作料就那么生吃！日本人生吃鱼，叫中国人听着都咂舌，更加觉出了兽的味道。

那天上午，横路健行没在池塘钓鱼，这边中国孩子，那边日本孩子，岸上还坐着小弟弟看着热闹。小文洗澡的时候，就要哄春儿带着花儿到别处去玩，花儿是女孩子，女孩子咋能看男孩子赤条条地洗澡呢？春儿要是不干，小文就威胁：“要不，以后不带你玩！”春儿就乖了。

那边忽然传来了尖叫，也夹杂了汉语：“救人啊！救人啊！”中国孩子望过去，可不，在密集的水草中有个孩子正扑腾呢，脑袋瓜上顶满了水草，身子被水草纠缠。

日本孩子没人敢去救，拼命地呼救。

中国孩子呆望。

当时小文正在水中，站在水中，他眯缝着眼睛望扑腾的日本孩子，也望到了日本鬼子的种种罪行、恶行。

日本孩子拼命地呼救。

日本孩子在水草的纠缠中挣扎。

小文忽然就直接向挣扎着的日本孩子游了过去，也只有他敢泅渡水草密布的池塘中央。水草划着他的肚皮，划着他的背，他沉着地不让水草纠缠了自己。当他划拉下日本孩子头顶的水草时，呆住了：横路健男！强抢自己的弹弓的横路健男！

横路健男哀怜的眼神望向小文，吐出了一口水说：“救我！”

小文明白必须忘记弹弓的事才能救出横路健男，他拽住了横路健男的一只胳膊往上擎，拿脚将纠缠在横路健男身上的水草蹬开，引导着横路健男游向安全区。当横路健男站在了浅水区，立即丢下，向回游，还是就直接穿过那片水草密集的区域。

原来日本孩子比扎猛子，横路健男一心要争第一，一猛子扎下去，倒是够远了，扎到了水草密集的区域。

当日本孩子的家人们、邻居们奔来的时候，只有听日本孩子讲述的份了。日本孩子指着中国孩子这边比比画画讲述。

中国孩子被日本人注视感觉别扭，纷纷上岸穿了衣服要走。日本人就赶紧过来，中国孩子居然有些混乱地离开，甚至快步甚至小跑着离开。

“小孩子的，不要跑！”日本人喊。

中国孩子一溜烟地跑走。

日本人一致地跟横路健行说，要好好地感谢人家。

横路健行说：“我的一定要好好地感谢！”

知道大白天的时候孩子的爹未必在家，孩子的爷一定不在家，晚饭之后，在夕阳的注视下，横路健行扛了一袋子高粱米，带了健男，前往迟老爷子的家。

迟老爷子的家晚饭，全家人正在院里吃晚饭，全家人望向进了院门的横路父子。

狗冲了上去，向来人汪汪地叫。

迟老爷子喝止，大黑狗听话地退了回来。

迟老爷子站起，天龙低头继续吃饭，跟没见横路父子似的。

小文站起，因为见横路健男拿着自己那心爱的弹弓。

横路健行将袋子放在地上，向迟老爷子鞠躬：“你的孙子救了我的儿子，非常感谢！这袋高粱米你们的收下，小小的谢意。”

“不要你们谢！”小文说。

横路健行拿过儿子手中的弹弓，塞到小文的手里：“弹弓地还给你！今后的，你和健男是朋友！好朋友！像亲兄弟般地相处！”

小文要说什么，迟老爷子将其拽后了下手，说：“弹弓我们收下，高粱米嘛，不必了。”

“也要收下，一定要收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的孩子救了我的孩子，非常感谢！”横路健行牵着儿子扑通跪下，磕头，当时横路健行的眼中是含泪的，当时横路健男的眼中是含泪的，当时的感激肯定是真挚的。

“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们中国人可不随便下跪的！”我的太爷拖着长音说，透露点那么意味深长，拉起了横路父子。

横路健行牵着儿子再一次鞠躬再一次感谢，而后牵着儿子就走。

全家人的目光落在了袋子上。

晚上，我的爷爷将那袋高粱米扛走，放在了横路健行家的门前。

第二天早上，那袋高粱米回到了迟老爷子家的院门前。

我的爷爷拽袋子就要上肩当即再送回，太爷止住了他：“算了，这本来也是咱们中国地产的高粱！”

“你家大孙子还闹出中日亲善呢！”毕来福逗迟老爷子。

“操！”迟老爷子冒出个脏字。

毕来福说：“半大孩子了，也别让他满哪跑了，就来给我放羊吧，做小羊倌。”

“也行。”迟老爷子点头。

小文就结束了闲晃荡的日子，成了毕家的羊倌，归双子领导。当然，双子归迟老爷子管。双子从坟茔地那儿背过小文的奶奶回家，小文手中的弹弓是送给小文的爹的，先前双子一遇见小文就憨憨一笑，闪现友好。

老毕家的羊群是一片白云，双子和小文赶着那片白云来去。

双子骑着高头大马，双子给小文一头驴骑，说：“马你还上不去。”

小文想骑马，骑马威风，但还真上不去。就想起了殷姓的爹，两只大手插在胳肢窝将自己举高，举得高高，说：“我儿快快长哦，长大了削鬼子！”咋还没长大呢？连马都上不去。

羊群的边缘处悠闲着不到十匹的马。有了先前关东军欲买马的事，老毕不敢养过多的马，怕关东军再找上门来。这松嫩大平原，肥美的羊草，将马儿们滋养得膘肥体壮。可如果马儿们成了关东军的快马、战马，那不就是助纣为虐吗？自己的身上就有了汉奸的味道了。老毕可不想当汉奸，而且还和日本鬼子有深仇大恨。风都不时地撩起他那空空的袖筒给他看。深山老林里起了抗联，顽强地和关东军过招，老毕祈祷抗联多削鬼子呢。

那些马匹，是用来拉大车的。不用大车的时候，就让它们到大甸子里吃草，撒欢儿，而不是拴在牲口棚。这样的马匹就是拉起大车的时候都撒着欢儿拉。

小文不甘心地骑着毛驴，总瞄着那些马。有匹小马驹，想去骑，可是小马驹见了他就尥蹶子跑开，还呱儿呱儿地跟他叫，意思是：“别来骑我！别来骑我！”小文就气哼哼，双子就笑吟吟。

双子把小文拉上他骑的那匹马的马背，让小文搂紧他的腰，让马疾奔，小文紧张得啊啊大叫，而后是兴奋得啊啊大叫。

双子将骑马的要点告诉小文：两腿要夹紧马肚，身子要柔软，要随着马的颠簸而柔软，硬邦邦就要被甩下。

看小文在马背不那么紧张了，双子把缰绳给了小文，自己下马，说：“身子往前伏点！”拍一掌马的臀部，喊：“驾！”

马就小跑，小文再次紧张，啊啊地叫，哪里是身子前倾啊，而是死死地抱着马的脖子。

渐渐地，自己独自骑马也不紧张了，也找到了独自上马的窍门：助跑，而后一蹿，就上了马背。

“想让哪匹马听你的摆弄，要不驯服它，要不溜须它，让它觉得你对它好。你呢，就溜须吧。”双子说。

小文看好了一匹小马驹，小黑马，就溜须人家，给人家薅了鲜嫩的草往人家的嘴边送。渐渐地，就和小黑马好上了，小黑马一见他就打响鼻。渐渐地，小黑马也让他骑了。

小文骑着小黑马在大甸子驰骋。天高云淡，大地辽阔。

小文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那么点爷们儿的意思了。

有天半夜，有枪声从大甸子里传来，咔咔的枪声，支棱起耳朵后，听到了马的嘶鸣，

听到了嘚嘚的马蹄声，随即马蹄声就远去，马的嘶鸣隐约，枪声隐约。

满屯子的狗后反劲地吠叫起来。

屯子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太阳的初照。

早晨相互问询，也是不明所以。

毕家的那片白云彩照旧袭向了大甸子，无论是双子还是小文都试图发现点昨夜关于那枪声是否留下什么痕迹，但是一切仿佛被风拂去了似的。大甸子的风毫无遮挡地强劲。羊群漫过，就算关于昨夜那枪声留下点什么痕迹，也会被羊群啃吃掉。

中午的时候，哥俩会找个背风的地儿，挨在一起啃吃各自带的一块苞米面饼，吃得干巴了，各自带个葫芦，葫芦里装着水，就喝上一口。

瞧太阳晃悠到脑瓜顶上边了，小文向双子说：“吃饼啊！”

“喝酒啊！”双子笑嘻嘻地说。吃饼的时候双子总是假想葫芦里装的是酒，拿葫芦和小文的葫芦相碰，说：“干！”

就在捋摸哪块背风的时候，小文猛地发现草地上有血迹，循着那血迹，到了一背风的地儿，小文差了声地喊：“双子哥！”

两马并立，在一个凹坑，干爽的凹坑，一人躺在里边，惨白的脸，一动不动。一手死死地握着手枪，枪管触地。前胸鲜血殷红了一片。

“死了吗？”小文说。

“八成是打鬼子的抗联！”双子低声说，声音干涩，因抗联突然就在眼前而激动。寒冬腊月，北风狂啸的时候，抗联的气息在天地间很浓重，甚至叫你不由自主地替抗联战士去冷，去颤抖。抗联，是英雄！打鬼子的英雄！是中国人中的爷们儿！

“嗯，八成是抗联！”小文也激动。

双子翻身下马，去探那人的鼻息，说：“没死！”

小文也去探那人的鼻息，点头：“嗯，没死！”

双子将自己的一只胳膊垫在那人的头下，解下自己腰间的葫芦，往那人口中喂水。那人的喉结在动，那人在喝水。

小文欣喜：看来人有救！

“喂！喂！”俯身轻唤。

那人缓缓地睁开眼睛，眯缝着眼睛望双子和小文。

“你是抗联吗？”双子问。

“对，你是抗联吗？”小文热切地问。

那人温厚地笑，微弱的声音：“你们希望我是什么人呢？”

“当然是抗联了！”小文回答。

双子皱了下眉头。

那人笑意的眼望小文。

小文知道自己刚才的答话有点问题了，如果人家不是抗联而是满洲国的人是汉奸，那自己可就遭殃了。

“谢谢你们！”那人说。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是啥人，救人也要救得明白嘛。”双子说。

“就是嘛。”小文附和。

“我是你们希望是的人。”那人回答，依旧给你温厚的笑。

其实已经有消息传到王村：昨夜抗联的人在望奎县城进行了锄奸行动。先前抗联的一个连长投靠了日伪，成为了佳木斯保安团的副团长，其父亲住望奎，六十大寿，抗联得到消息，那叛徒将回望奎为父亲祝寿，抗联的人就奔到望奎锄奸，而且锄奸成功。恼羞成怒的鬼子追击抗联，一直追到了这边。

“那，我们就当你是我们希望是的人救了。”双子说，就掏出了预备午餐的苞米面饼给了那人。

那人咬了口，可是立即轻咳了起来，口中的食物喷了出来。

双子望小文，说：“得叫你爹来！”

“嗯，我去叫！”小文乘马向王村方向疾奔。

但是，没进村，爹准定在地里，在租种的毕家的庄稼地里。

“嗯，准定是抗联的人了！”爹说，嘴里还嚼着苞米面饼呢，起身就要走。

娘也在，娘给爹送午饭来了，娘跟着站起。

小文隐约觉得娘有些异样，回头望娘。

娘脸色惨白，娘的目光死死地望着就要离去的爷俩，那目光在一瞬间深深地烙进孩子的内心令孩子的心猛地战栗，竟至于在多年之后眼前浮现娘那时一瞬间的目光孩子的心都要痉挛、颤抖，娘忽然瘫倒在地。

爹奔回，将娘搂在怀中：“你咋了？”

孩子握住娘的一只手：“娘你咋了？”

娘凄然一笑：“没咋，你们快去！”娘推开天龙，无力地摆手。

爷俩不放心地恋着娘。

娘摆手说：“快去！”

爹和孩子就只得撇了娘，爹要跟在孩子的马后面跑，孩子让爹上马，让爹先去，孩子指了指方向。孩子骑的马还是马驹，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爹就上了马，驰骋而去。

孩子心中忽然就有了娘。

其实爹也不会啥，只是懂得包扎，把自己穿的褂子脱了下来，扯成了长条，包扎了那人的伤口。

爹对那人说：“天黑的时候把你弄到我家。”

那人摇头：“别牵累你们，你们那儿也是鬼村。”

是的，鬼村。鬼眼遍布。

见王天龙为了包扎那人的伤口毫不犹豫地就扯了自己的褂子，双子悄默声地离开，不一会儿回来，提了一只羊，他宰杀了一只羊，他随身是带了一把刀子的，他说：“吃烤羊吧，吃饱了人才精神。”

“我去弄草。”小文跃起。

虽然没有再追问，但是，就当那人是抗联了。

双子指远处：“就到那儿拿！”

远处，就有个羊草垛，那是毕家的长工打下的羊草，晾晒干了捆成了一捆捆的，暂时就垛在了那，到时再用大车往回运。

小文和双子奔羊草垛。双子又指远处几棵树说：“你去撅树枝，要不咋烤？”

小文猴子一样爬上树，撅树枝的时候见双子也不知道扛了多少捆羊草，简直就是一个小羊草垛在移动。小文嘿嘿一笑，继续撅树枝丢下来，撅了一堆呢，抱回来。营救、帮助抗联的人，令他格外兴奋。他知道双子也兴奋呢，把东家的羊都给宰了！双子可是对东家忠心耿耿呢！

双子麻利地给羊剥皮。

天龙看着双子疑问：“你是不是总偷宰偷烤东家的羊啊？和我家小文一起。”天龙呵呵一笑，问：“东家每天不数羊啊？”

“东家不数，让双子哥数。”小文替双子回答。

羊的身体被切成了一块一块，放羊皮上。

那人已经能自己坐起来，人也精神了些。

小文把一条羊腿递那人，说：“你吃这个。”

小文只管往火堆不时添草，不烤肉，就照看那堆篝火。

天龙把烤好的肉一块块往儿子的嘴里塞，孩子咀嚼得很幸福。

“大哥您贵姓？”天龙问所搭救之人。

“姓雷。抗联的。”

“哦。”天龙已经不惊讶。

双子和小文也不惊讶。

“该是个当官的吧？”天龙瞅着那人脚边的短枪。

“营长。”

“哦，带着一营的人马呢。”天龙说。

“哦，带好多的人呢。”小文说。

吃完了烤羊肉，双子和小文又去扛来了羊草，给雷营长铺了软乎乎的地铺，剩下些，可以睡觉的时候盖身上。

那夜大风嗷嗷的，急切地要把寒冬推给这块地域。小文被风声唤醒，张大着眼睛想着大甸子，想着大甸子中的那个凹坑，想着这该死的狂风啊，会不会将抗联雷营长身上的羊草刮走。雷营长可不能有三长两短，还有那么多的兵等着他呢，等着他率领去杀鬼子。

小文听到了爷爷的喘息，那是苏醒过来的喘息，有那么一点叹息的意味。

爷爷忽然坐起，摸索着了洋火，嚓地划着了一根，点燃窗台上的油灯。睡觉的屋和厨房之间的墙壁，设了一面窗。厨房另一边的屋子，睡着娘和爹。见大孙子瞪着乌溜溜的眼睛望自己，爷爷说：“得给那营长送点避寒的。”

“嗯。就把我盖的被子送给他！”大孙子说。而且立马穿衣。

“被子不如我那羊皮袄遮风。”爷爷说。

爷爷冬天里穿的羊皮袄就挂在北墙。那皮袄小文穿身上，能一直罩到脚面。可不比被子遮风咋的。“爷，我带你去。”大孙子说。

“你消停点吧。”爹进了这屋，而且穿戴齐整，“我跟你爷去！”爹用的是不容置疑的语气。“别整得响动太大。”爹说。

“你们要干啥？”春儿懵懵懂懂地抬头问。

“啥也不干，快睡觉。”爹摆手。

“哦。”春儿继续睡去。

爹笑望小文，那意思是：你还闹？“我把我的那件皮袄也带上。”爹跟爷说。

走的时候，爷吹灭了窗台上的油灯。

爹和爷把一屋的黑暗留给了小文，留给了煎熬地听着号叫着的秋风的小文。大风啊，啥时候抗联的人能就像你一样狂啸着扫落叶般地扫走鬼子呢？大风啊，干吗要对付抗联的一个受伤的人呢？

爹和爷走的后门，走前门易引起左邻右舍的狗叫。后来还是出现了狗叫，不过就一只狗不那么起劲地叫了两声就罢了，因而没有别的狗应和。

小文耐不住了，摸索到洋火点着了油灯，穿戴完吹灭油灯，蹑手蹑脚到了厨房，就要出后门，娘那屋的油灯亮着，传来娘的声音：“小文吗？”

孩子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没作声。

“小文吗？”娘唤。

“是我，我想撒尿。”

“哦，到娘这儿来。”

孩子乖乖地到了娘的屋，娘披衣而坐，爹和爷走后娘可能一直披衣而坐。

娘让孩子炕上来。

孩子脱了鞋上炕，娘将孩子揽在怀中。孩子在娘温暖的体热中，娘已经许久没这么搂孩子，因为娘已经把孩子当成大孩子。

“爹和爷去了，你去没啥用。”娘说。娘搂着孩子晃，娘也很享受的样。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那人。”

“娘也想看看那营长呢。”

“哦。”

“娘一会儿啊，给那营长煮几个鸡蛋，白天你和双子放羊的时候啊，给带去。”

“好。”

“可得加小心啊，咱这可是鬼村啊！”

“我知道，谁也不能让知道！”

“嗯，特别不能让鬼子知道！好了，咱们去煮鸡蛋。”

早晨，风消停了，小文和双子跟随着羊群奔大甸子，奔营长栖身的方向。一见营长，小文呆住：从上到下，营长身上盖了三件皮袄！爷爷的，爹的，另一件呢？营长还暖暖地酣睡呢。小文疑问地望双子。

双子笑。

小文就知道，昨夜双子也来了大甸子，也给营长送来了件皮袄。都来了，就自己没来，小文挺恼火。但是，他向双子摆手，还将一手掌按在嘴唇，意思是：别作声！

两人挨坐着，就看着营长酣睡，两人心情贼好。

小文蹑手蹑脚地将鸡蛋放在营长的身边，摆手让双子和他离开。满心欢喜而又不能说话，受憋。

那天，双子和小文就绕着营长栖身的地方放牧羊群。

小文拿自己骑的黑马驹挑战双子骑的大红枣——双子的马枣红色，小文叫它大红枣，双子不屑地笑，二马驰骋，黑马驹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双子回马迎向小文，双子看到了——营长站在栖身的那地，一手按着前胸受伤的部位。小文注意到了双子的目光不时望向自己，也回马，也望到了营长伟岸的身躯。

营长说：“他要离开了。”

双子说：“伤还没好呢！”

小文说：“养好伤再走嘛。”

营长说：“队伍惦念着我呢。”

双子说：“你这么走能行吗？”

小文说：“要是骑马走就好了。”

双子的目光和小文的目光交流，俩孩子望向了马。

马们也望向了俩孩子。

“我骑的马可以借给你！”小文鼓足了勇气说。

“干吗要借呢，就骑走！”双子说。

“对，就骑走！”小文说。

营长笑了，说：“东家能饶了你俩啊！”

“东家恨鬼子，真的！”双子说。

“嗯，鬼子烧了东家的房子，还砍掉了东家的一只胳膊！”小文说。

“我知道你们东家的事。”营长说，望向王村的方向。

在双子和小文的恳求下，营长说再待一天。

在那凹坑，双子和小文偎在营长身边，听营长讲抗联，讲共产党，讲共产党是穷苦

人的党，是就为了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党，讲共产党现在首要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鬼子赶出中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就难于折断！一根手指易戳断，握成铁拳可砸烂旧世界！

“哦，是好党。”双子说。

“嗯，我也想当共产党。”小文说。

营长把俩大孩子搂得紧紧。

娘听说营长要走了，悬着的心有点放下，但是，望着丈夫说：“得给营长做点啥，让人家吃顿好饭再走。”

早晨，小文拿饭盒带了大葱炒鸡蛋和高粱米饭给营长。营长吃了一半就说吃饱了，其实是要留一半给小文中午吃。

营长上路的时候，双子说：“就骑我的马走！”就大红枣大红枣地叫，大红枣就乖乖地过来了，还拿唇往双子的脸上蹭。

小文说：“大红枣太高大了，营长上着费力，还是骑小黑吧！”就小黑小黑地唤，小黑陪着蹶蹶着欢跑了来，打着响鼻，乌溜溜的眼睛望小文。

营长还是犹豫。

小文把缰绳往营长手中塞，完了捧着小黑马的两腮说：“小黑小黑你要听话哦，从今往后你要好好跟着雷叔叔哦，可不能随便丢下雷叔叔自己跑哦！”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的泪溢出。

小文和双子扶营长上马。

小黑仰首嘶鸣，好像在说：“你们就放心吧！”

营长温厚地笑着望小哥俩，泪水已经在营长的眼中打转。

俩孩子咧着嘴望营长笑，其实都想哭呢。

营长一抖缰绳，喊一声：“驾！”小黑便嘚嘚地奔向远方。那一刻，营长一定泪水潸然。

俩大孩子咧着嘴，挂着笑的脸淌下了泪水。

三件皮袄放在凹坑。小文说：“让雷叔穿走件好了。”

双子点头。

就在那天的下午，有匹马向着远方嘶鸣，顺着那匹马望的方向望去，双子和小文同时看到了——一匹灰色的马正悠闲地吃着草，不时地向这边望望。就单独的一匹马，没见人在。双子和小文就各骑了马奔去看。小文已经学会上马，高头大马也能纵身跃上。而且跟毕家所有的马匹都弄得亲热，哪匹马都甘心地听他的摆弄。

那是一匹有枪伤的马，后臀那一边有两处枪伤，一边有一处枪伤。

“八成是雷叔的那马。”双子说。

小文点头。小文跳下马，薅了把羊草走近那马。

马狐疑地望向他。

“别怕别怕哦。”小文递青草。

马拿唇往口中送青草，眼睛呢，瞄着小文。

小文一把抓起拖在地上的马缰绳，马挣了下，就继续狐疑地望小文。

傍晚，羊群牲畜入圈，毕来福瞧见了灰马，毕家没有灰马，那马的缰绳和双子骑的大红枣的缰绳拴在一起，偶尔还显现一点欲挣脱的意思，那马还拿不定主意是否接受收留。老毕一指那灰马问双子：“那马咋回事？”同时发现不见小文骑的那匹小黑马，问小文：“咋不见小黑？”

小文嘿嘿一笑说：“给你做了笔买卖，拿小的换个大的。”

老毕望双子问：“咋回事？”

“有点情况，东家，您先别声张，得细说。”双子说。和小文继续组织羊群和牲畜入圈。

老毕不断地瞄向灰马，觉得灰马有点瘦，有点骨骼凸显，本应该是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不过，在毕家这儿，很快就应该是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除非——那马有病！老毕眉头紧皱，对两个孩子的擅自行动不满意，尽管这交易未必就吃亏。不过，也觉得应该有点什么特殊情况。灰马后臀那说不清是血迹还是马蹭的什么。

双子一边忙活着一边悄声跟东家说：“您先别声张，一会儿我和小文跟您说实话。”

哦，那先前说的就不是实情了。

忙活完了羊群、牲畜入圈，圈门关严实了，双子、小文凑到东家跟前，尽管坚信东家因为痛恨鬼子而会同情打鬼子的抗联，因而不会怪罪，但俩大孩子还是有那么点忐忑。还有一只羊呢。

双子指了下羊草垛那儿：“咱到背静地说。”

“不能让人知道。”小文说。

“管到哪说的，得说实话！”东家说。

双子跟小文比比画画地讲述始末。

老毕不时地哦着，眨巴着眼睛。听完讲述他说：“弄丢只羊我不怪你们，弄丢只牲畜，我也不怪你们，别人的马丢失了，咱捡了来，要是人家寻了来，就还给人家！”他说，盯着俩孩子的目光意味深长。

俩孩子懵懂。

双子先明白，哦了声。

小文也明白了，哦了声。

“敢再跟人说这事，我扒了你俩的皮！”说完东家居然笑了下，离开。

“当然不能跟人说这事。”小文嘟囔。

和长工们一块吃晚饭的时候，毕来福跟我的太爷说：“明天宰只羊，我想喝羊汤了。”似很随意的吩咐。东家一家的饭菜就是长工们的饭菜，东家吃羊肉喝羊汤，当然长工们也就吃羊肉喝羊汤。

三件大皮袄还在大甸子搁着呢，得晚上去取。双子和小文商定，各取各的。

回到家，小文跟家人学老毕的话，我的太爷说：“那是让你们千万别声张，别惹祸！”

小文要去取皮袄，我的王姓爷爷说：“你消停吧。”我的爷爷去了大甸子，取回了两件皮袄。

营长走了，小文觉得大甸子空落落的。

双子也是。

那时毕来福的大儿子毕经纬已经在绥化开了豆腐坊，那绥化城独轮车“豆腐豆腐”地吆喝，八成就是毕家的豆腐。

许是怕小文露了口风，毕来福跟我的太爷说：“经纬那头缺人手，就让小文去那吧，也见见外面的天地。”

“那得看看经纬有没有这意思。”太爷说。

“经纬跟我叨咕过，他挺喜欢小文这孩子的。我那大小子，心大着呢，小文跟着他，有好处。”老毕说。

毕经纬在哈尔滨读的高中，“九一八”之后不读了。要不是“九一八”，毕来福还打算让孩子出国留学呢。在学校，毕经纬的学业十分优良。就是“九一八”之后，老毕也跟大儿子说：“你要是想出国念书就去吧。”毕经纬摇头，不忍撇下爹娘。

绥化，毕家也拥有个大院，毕经纬的天地，毕经纬的世界。

大院内的磨坊那个巨大的石磨白天黑夜地转，清水清洗过的大豆放进去，白白的豆浆流出，再沉淀出豆腐。

绥化城明面上好像就一眼井似的，好像整个绥化城都吃那眼井的水似的。磨坊的水也到那眼井拉。一辆驴车，车上一汽油桶改装成的水箱。小文就负责赶着驴车拉水。到了水井那，拿下水桶，桶梁往轱辘绳索上一挂，桶口向下向井中一抛，咕咚，桶就满了水，摇上来，一桶桶地往水箱中倒。

每天一早，大院都会聚满了批发豆腐的小贩，都会熙攘一阵子。

所用的大豆，产自毕家的土地。毕家的不够用，才收购。

难得见毕家大公子的影，难得见他出大院，不赌不嫖不喜交际，而且还没娶媳妇呢。他是有书房的，总躲在书房，就总管可以去他的书房见他，就小文总被唤到书房。后来就不用唤了，没事的时候小文就去书房。

对于自己的生意，毕经纬运筹帷幄。

在书房，毕经纬不是捧本书凝视，就是书法。院门门楣上的匾上的字就是他的手笔：毕氏豆腐坊。每块豆腐上都突起着几个字——毕氏豆腐，也是他的手笔。咋不凹进那几个字呢？还能占点便宜呢？毕经纬说：“生意不是那么做的！”

毕氏豆腐产多少卖出多少。

小文斗大的字也就是认识一个“王”字。毕经纬写下了“王景文”仨字，让他照着写，说“总得认得自己的名字的，总得会写自己的名字的。”给了小文笔和纸，让小文照着写，一直写，说不必吝惜纸张。磨坊那儿缺水了，就去拉水，回来继续写，一连写了好几天，写得小文觉着干活比写字还轻巧呢。直到毕经纬瞧着字微点了头，又写下了我的太爷的

名字：迟早。毕经纬瞧着自己写下了俩字，笑着说：“迟早得认的，迟早得练的，写去吧。好好写，啥时写给你爷看，让他高兴。”孩子咧嘴笑了。而后是写“王国民”，而后是“迟天成”，而后是“殷士诚”，而后是“王天龙”。

“嗯，该练我娘的名字了。”小文说。

“你娘叫啥？”

“不知道。”

毕经纬就写下个“娘”字，让孩子写。

毕来福跟送大豆的车到了绥化，见习字的小文，好奇地看字，臊得小文直拿手捂，嘿嘿地笑。毕来福拍拍孩子的后脑勺：“嗯，好好跟哥……妈拉个巴子，辈分弄差了！”毕经纬也嘿嘿地笑。他从孩子的手下抽出了一沓孩子写的字的纸：“拿回去给你爷看，让他知道他大孙子做学问呢！”

一天早上，小文去拉水，路上碰见一队鬼子咋咋地行进，猛地注意到那挂着指挥刀的鬼子是岛川！小文跟驴说：“吁！”让鬼子走在前，走远，而后才让驴继续走。

那天，小文跟毕家大公子说：“将军俩字咋写？”憧憬做个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像那强劲的秋风扫落叶一样，在这个世界把鬼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鬼子的日子该多好！王村就是王村，干吗成了鬼村？

毕经纬稍怔了下，挥毫写下俩大字：将军。

## 第七章 秋风扫落叶

嗡嗡的声音自北方临近，警报声如独狼的哀号，让它的哀鸣弥散在夜空，指望形成对它的保护膜呢。小文奔出屋望夜空，自北方而来的飞机越过绥化城，根本不理睬绥化城南去。人人都已经知道，那是苏联的轰炸机。在这 1945 年的秋季，日本人真正正地成了秋后的蚂蚱，人人都知道没几天蹦跶了。之前的夜晚，就有飞机轰鸣地南去。后来又轰鸣着北去。有消息传来：苏联人轰炸了长春、沈阳。苏联的轰炸机四平八稳地就溜达了来，扔完了炸弹再四平八稳地溜达回去。鬼子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毕经纬也仰望夜空看南去的轰炸机，当轰鸣声在南方的夜空消隐，他向小文一笑：“那飞机有点像大大的蚊子。”

孩子立即想到曾经被小伙伴喊做“小蚊子！小蚊子！叮人肉，喝人血”，犹在耳际。孩子咧嘴一笑，想：嗯，真想当那大蚊子呢，叮鬼子的肉，喝鬼子的血！

毕经纬望轰炸机的时候，冷冷的神情，若有所思。

白天晚上，日本宪兵咋咋地来去。

听说苏联飞机不光来丢炸弹，还空投了谍报人员，前来侦察鬼子。据说那些谍报人员都是抗联，是鬼子的老对手。

宪兵队白天在街上来去，盘查可疑人；夜晚会突然闯进查户口。对没国民手账的，一律抓走。那被抓走的人被卡车拉到郊外，在大甸子里枪决。不知道有多少冤死的，不知道有多少真抗联为国牺牲。鬼子在发疯，垂死挣扎。

风中都掺杂着一股子血腥气。

毕经纬坐在他的写字台前，若有所思地以手指点击着桌面。多年以后王景文才明白，那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习惯动作。

绥化城火车站那儿，鬼子的军列一列接一列地北去，准备着迎击苏联军队。

毕经纬经常斜背着猎枪乘马出城，去大甸子里打野兔。一顶瓜皮帽扣脑袋瓜上，麻秆似的身材，白皙的面庞，斜背猎枪的形象其实显得有点滑稽，风大点没准儿能把他刮天上去呢。但是，回城的时候，马背上或是搭着野兔，或是搭着野鸟，还真不空手呢。到了大院，那野味扔给厨子，为大院内全体人员享用。毕经纬沿袭老毕的作风，伙计们吃啥，自己家人跟着吃啥。

战争的脚步临近。

毕经纬的猎事倒频了。

有天小文跟毕经纬待在书房，毕经纬虽然捧着本书，但漫不经心，眼睛倒是在书上，可看到的不知道是啥呢，手指缓缓地、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下人进来了，带进了个鬼子，说太君要在这里订豆腐，让每天给他们送 300 块豆腐。毕经纬眯缝着眼睛瞅鬼子，而后跟下人说：“收钱就是。”而后摆手让下人领鬼子出去。

“给鬼子的豆腐里应该放点耗子药！”小文说。

毕经纬眯缝着眼睛瞅小文，溢出笑，有那么点诡异的笑。

给鬼子送豆腐的事不交给小文。哼，许是真怕我爹给放耗子药呢！

夜空中，一家苏联运输机低飞。机舱就几个人，舱门打开，两人跃出，舱内的人将绑缚着一只皮箱的降落伞抛出。此次的飞行，专为送谍报人员潜入。完成运送任务的飞机折转北去。

落地的雷鸣解下降落伞，隐约中望见绑缚着发报机的降落伞正稳稳地落下，可是，他听到了扑通的一声，惊骇地发现，装着发报机的皮箱像瞄准似的，落进了一池塘。在这秋季，整个大甸子都干爽着，可是，发报机就不偏不倚地落进了一个池塘。池塘那头扑通一声，雷鸣的心中咯噔了下。这一个谍报小组由两人组成：雷鸣、余昌文。都是抗联退往苏联的人，现在奉命潜回。雷鸣是组长。

余昌文扑进了池塘中，捞出了皮箱，还有一个包裹。

皮箱打开，里边已经进满了水，发报机已经被水浸泡。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余昌文说。

西方，绥化城的方向，一列火车鸣叫着北行。

“你赶往望奎吧，我们得立即离开这里，省得鬼子的搜索队赶来。两天后按计划与我碰头。”组长说。

发报机由组长掌管。那包裹中，给每一位潜伏的人备了三套服装：日军军服、苏军军服、中国百姓服装。

绥化城的毕家大院当然也是养着马车呢，不过不是送货的，毕氏豆腐卖出名了，都是商贩来上货。但是，毕家的马车给鬼子送货。

小文赶着驴车拉水，水箱已经装满了水，往回走，人呢，有点走神，想呢：那苏联的飞机咋不把这绥化城也炸一炸呢？驴车晃了下，停下，原来是一个人挡道呢，毡帽下一张脸笑吟吟地望向自己呢。“你干吗呀？”这话到了嗓子眼，咽了回去，瞅那挡道的人面熟。

四目相视。

挡道的摘下毡礼帽，让孩子看自己完整的面庞，铁色的面庞哦。

小文惊呼：“雷叔！”跳下车。差一点喊出“营长”，就是喊出了雷叔，也立即警觉地四外撒目了下。

“吓，大小伙子了！”雷叔说。

“你们要是打鬼子，可以带上我啦！”小文憨笑地说，当然目光也是四处撒目跟前

没人才敢说，压低声音说。

“可别瞎说，可别在大街说这。”雷叔说。

“那你到我那儿！”小文迫切。

“你那说话就方便？”

小文就说了毕家大公子在绥化开豆腐坊的事，压低声音说羊的事马的事是跟老东家说了实话的，老东家可是没怪罪的，一点没怪罪，只是不让再跟别人说。

“哦，去你那瞧瞧。不过，你咋跟别人说我是谁呢？”

“嗯……”小文挠头，后来咧嘴一笑，“就说你是我舅！”

“也成！”雷鸣笑着点头。

小文牵了毛驴和营长并排走。“叔你有手账吗？”小文问。

“没有。”叔低声回答。

小文将缰绳递叔手中：“那你赶驴车，鬼子对这驴车很熟悉，遇着了从不盘查。”

“哦……有我这样赶驴车的吗？”营长的意思是自己倒是乔装了，可还是不太像赶驴车的，营长的大手拍了下驴的脊背：“驾！”

驴激灵了下，麻溜地快步。

“我碰见我舅了。”进了大院，小文跟每一个遇见的人说。

营长微笑，点头，回应人家的打量。

“我碰见我舅了！”小文兴高采烈。

水箱的木塞一拔，水汨汨地向水桶喷流，桶满了，再换上空桶，一桶桶地往缸中倒。“舅”帮着干，抢着干。小文想起先前营长的伤，惊奇地看营长，那伤仿佛就没有过，营长已经完全康复。

“我领你见下少东家？”小文征询。

“好啊。”

“我碰见我舅了。”书房，小文跟少东家说。

打营长进来的时候少东家就打量。

营长向少东家点点头。

小文突然就冒出个舅。在记忆中使劲地捞，也捞不出小文还有舅舅在这边。少东家轻轻地“哦”了声，站起，抱拳：“哦，那也是我的舅了。”友好地笑。其实心里嘀咕：哪来这么个舅呢？向小文道：“还不看茶！”示意“舅”在一旁的茶几前落座。

在小文倒茶的当口，少东家问：“舅舅贵姓？”

“姓孙！”小文抢着回答。娘叫啥不知道，但还是知道姓的，可营长哪能知道我的娘姓啥呢？

“舅舅”从容端杯喝茶。

少东家盯视小文。

小文向少东家憨憨地笑。小文已经感觉到少东家在审视营长在盘查营长。

少东家向小文摆摆手：“你出去忙活，我跟舅说说话。”少东家嫌小文碍事，往外撵小文了。

小文望营长。

营长说：“嗯，你去忙，我和少东家说会儿话。”

小文一出去，少东家就站了起来，问：“舅到这绥化城做啥？”

“想做个买卖，来探探行情。”

“大买卖吧？”

“舅”笑而不语。

“‘舅’可有国民手账？”

“没有。”

“那在这绥化城可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可能掉脑袋！”

“外甥可能帮上舅的忙？”

“外甥”笑而不语。“外甥”从写字台后走出，到了“舅”的面前，竟然把挂在“舅”腰带上的一个水葫芦给解了下来，拿在手中端详。那葫芦上刻着“小文”两字。那是毕经纬在王村的毕家大院时，小文到书房唤少东家去吃晚饭，少东家看到了小文腰间晃荡着的装水的葫芦，就说：“把你那葫芦拿来，我给你刻上名。总得认得自己的名的。”拿着葫芦，刻上去的是“小文”俩字，并且念给了小文。可是从打小文和双子帮助抗联营长之后，那刻着“小文”俩字的葫芦就不见了，却在眼前的这个“舅”身上。“舅吃过我家的羊吧？舅骑走过我家的一匹马吧？”少东家得意地说。

“舅”只是个笑。离开大甸子的时候，营长带走了小文的水葫芦，留作纪念。难以忘怀的两个孩子。

小文惦记着和营长近乎，可是，营长一直待在少东家的书房，晚饭的时候也没出来，厨子做了好菜，两人喝酒呢。小文等到深夜，也不见营长出来，就睡了。小文和伙计们睡在一块。

午夜的时候，少东家才想到得安排营长睡哪，安排人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在鸡叫头一遍的时候，少东家让营长歇息，自己也歇息。所以啊，早饭的时候，小文也没见到营长。少东家也没在书房。后来知道营长睡了单间。来到那单间的屋前，里面静悄悄，知道人在里面酣睡呢，不能搅扰。少东家也还睡呢。

后来少东家起来了，也没唤营长，就自己一个人在伙房吃了早饭，而后就扎进了书房。小文等了阵子营长，营长就是没动静，就溜到书房。

正忙活的少东家猛地抬起头，注视着小文，微笑地念叨：“小文子。”

案上，有些凌乱的纸张，有剪刀，有国民手账，不知道是谁的国民手账，小文进来的时候少东家正拿着个大印章瞅着纸张预备盖下去呢。小文有点明白，少东家可能是在做国民手账，可能是给营长做国民手账。先前也见过少东家这阵势，做国民手账对少东家可不是第一次了。少东家的胆子可是够大的！本事也大，能自己做国民手账！小文知

道少东家在做天底下最机密的事，跟少东家一笑，说：“那我去了。”就是少东家对自己再好，也得做个知趣的人。

营长是被叫醒的，少东家叫人叫醒的，被叫进了书房，少东家还叫伙房送了饭菜到书房。先前小文是可以随便去书房的，但是，营长来了，营长和少东家在一块的时候，小文感觉到不能随便去了，好像自己是局外人，对两人的亲近似乎有着什么妨碍。吓，抗联的营长和少东家瞬间就搞到了一起，而且简直要黏糊成一个人了！小文醋溜溜的。

伙计马方要去给日军宪兵队和兵营送豆腐了，临走的时候，去了书房，出来的时候，后面跟了营长。小文刚凑上前，营长：“我跟着送豆腐去，有啥话回来说。”

“哦……”小文吃了一惊：营长自己往虎穴里闯！就想到少东家书桌上的国民手账，就明白八成是给营长做的。少东家在帮营长。大车上，一屉一屉的豆腐摞得高高；开始就日本宪兵队要豆腐，后来鬼子的兵营也要。每天都得一大车豆腐呢，先在宪兵队卸，而后再奔兵营卸。其实有固定跟车的，可是大清早被少东家打发去王村了，过些日子是毕来福老爷子的生日，少东家派人去问爹要不要来绥化城这儿过生日，如果来，可包家酒店。小文怀疑少东家是特意倒出了位置，好让营长自自然然合情合理地跟车。“你的，良民证的有？”见了陌生的跟车的，鬼子很可能盘问。营长肯定有国民手账递上，一定有国民手账递上。难道少东家是地下党？是共产党？

当营长要按约定时间去大甸子里和潜伏到望奎和佳木斯的手下会和的时候，毕经纬问雷鸣，可否愿意让自己随着一同前往大甸子？毕经纬说，也许还能帮上什么忙的。

我们的发报机落到河里受了潮，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毕经纬咧嘴笑。那就先看看能不能还好用，他说。

毕经纬斜背的是发射子弹的新式猎枪，而营长斜背的是发射火药的老洋炮。也就毕经纬吧，能大模大样地背着猎枪来去。

两人乘马出城，毕经纬跟城头日军岗哨说：“犬养，今儿个若是打着了野兔子，送你只。”

本来那被叫作犬养的鬼子班长目光在雷鸣身上呢，听了毕经纬的话，立即咧开了大嘴：“好的，好的。”

纵马远离了盘查过往行人的日军岗哨，毕经纬骂：“瞧鬼子的这姓，狗养的！”

雷鸣大笑。

就在落进发报机的那个池塘，潜进佳木斯的人已经等待在那。而潜进望奎的人已经无须等待，毕经纬的人昨日报告：一位抗联的人在望奎被日本人抓获，头颅被日本人挂在了电线杆子上。潜进佳木斯的人带来的情报与毕经纬提供给雷鸣的情报是相吻合的，因而，雷鸣决定采信毕经纬提供的望奎、绥化日军的情报。

在两个人接头的时候，毕经纬远离着。当发现一只野兔的时候，纵马而追，一枪将其毙命。

枪声令潜往佳木斯的人一惊：“那是什么人？”

雷鸣望向捡拾野兔的毕经纬，说：“自己人。他在帮助我们。”

发报机被藏在树丛中，有一些干草遮掩着。箱子的盖是敞开些的，为的是在秋日的烘烤中挥发发报机中的湿气。但是，雷鸣按下电源按钮的时候，期待的指示灯没有闪亮。他望向乘马在大甸子中晃荡的毕经纬。

“难道发报的事他也能帮上忙？”同志问。

雷鸣一笑，点头，说：“你回佳木斯继续执行任务，两天之后我们仍然这里会和！”

见前来接头的人要离去，毕经纬纵马过了来，跟奔往佳木斯的人说：“把这兔子烤了再走吧。”

“这兔子我们给吃了，回去的时候你拿啥喂狗呢？”雷鸣说。

毕经纬知道是指出城时自己跟犬养说的话，哈哈大笑：“野狗，可喂可不喂！”

烤了野兔子之后，雷鸣的手下奔了佳木斯。

毕经纬和雷鸣来到一株老树面前，旷野中，这株老树率领着几株小树矗立。而这株老树老得狰狞：粗粗的躯干腐朽得成了空心腔，那树洞透着阴森，残余的躯干撑着树冠硬撑着绿，居然还生命着。就在那树洞中，毕经纬掏出了一只皮箱，皮箱中是发报机。

“老哥，会使这玩意儿？”毕经纬还调侃呢。

“你这毕家大公子，可会杀人？”老哥反问。

“时局迫人啊！”毕经纬慨叹，上马，“老哥。您忙，我得再去打只兔子。”纵马而去。抗日，使国共两党走到一起；但是随着胜利曙光的呈现，国民党开始再次审视共产党，共产党人也感觉到了那被审视的目光。而上峰对他毕经纬的指示，最近期的就是：防范共产党人夺取胜利果实！对雷鸣的帮助，是毕经纬的擅自行为。他知道自己的上峰对于这种行为很难允许，而且可能被审视，被作为亲共分子审视，甚至被怀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最后关头，在这大甸子里，国共合作。为了毕经纬的安全，这秘密被雷鸣长时间严守。

枪声响起，毕经纬击毙了一只奔逃的野兔。在这大甸子里，只要你一惊扰，往往就会有野兔窜出、奔逃。

雷鸣结束发报，站在那株老柳树下看毕经纬，毕经纬纵马而来，马背上已经搭了三只野兔，雷鸣很惊讶这个军统特务的枪法。毕经纬将手中猎枪扔向雷鸣，雷鸣扬手接住，毕经纬说：“老哥，你也试试这枪。”

“好的。”雷鸣上马而去。

毕经纬将发报机在此隐藏。

大甸子里传来枪声。

雷鸣带了两只野兔回来，毕经纬说：“老哥也不赖啊！”

当毕经纬将一只野兔扔给犬养的时候，那鬼子向毕经纬挑着大拇指：“你的，朋友！朋友！”

小文失魂落魄的样。遇见了雷叔，本来是多么欣喜的事，可就是没多少机会亲近。就是吃着野兔肉也不欢喜，因为不是和雷叔在一起吃。雷叔和少东家在书房吃。

半夜的时候，和长工们睡在一起的小文被爆炸声惊醒，火车站那头传来爆炸声，接着，就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奔出屋，满夜空的轰炸机南去。不知道哪驾飞机瞧着绥化城火车站别扭，就丢了几枚炸弹，而后继续南去，南方有关东军的大本营长春，有奉天城。满夜空的轰炸机，浩浩荡荡地南去。鬼子的警笛哀号。

少东家也和雷叔出屋看夜空。

小文不凑近。

雷叔过来，拍了拍小文的肩说：“鬼子马上就要完蛋！”

“像秋后的蚂蚱？”小文活跃起来。

“嗯。”雷叔点头。

白天晚上，不时地有人来见少东家。每当有人来的时候，雷叔都会离开少东家，把空间留给少东家。但是，人走后雷叔会被少东家唤回。其实少东家每次给了雷鸣新的情报之后，望向雷鸣的目光阴郁。

雷叔独住的房间亮着油灯，窗上映着雷叔的身影。小文敲门，忍不住敲门。

“王景文吗？”

小文乐了：头回听人叫着自己的大名，也记不得啥时跟雷叔说过自己的大名啊。

雷叔开了门，炕上放一方桌，桌上有笔墨。小文知道打搅雷叔了。“叔要忙，我不打搅。”小文就想退出。

雷叔拍小文的后背，把小文拍进了屋。雷叔让小文坐在方桌的一侧，而自己在另一侧坐下，两人两腿耷拉炕沿下，斜坐。雷叔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大大的方纸，说：“看看我这图有没有什么疏漏。”

“我认不全这上面的字。”

“我讲给你。”

图上标示着望奎、绥化、佳木斯一带的鬼子兵力部署，标示着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雷叔特别说：“如果还有没标示出的可以走大车的路，你可以讲给我。”

小文乐了，是的，雷叔的图上还有没有标示出的道路。

“明天少东家要去哈尔滨，你可以跟我去大甸子打兔子。”雷叔说。

“好！”小文高兴。

“少东家也是抗联吗？”后来小文问。

雷叔一怔，微笑着摇头。

小文也知道不该多问，就不再问。

后来，雷叔照着画好的图纸又画了两张。小文还以为嫌先前画的因为修改而显得乱才再画。

“也许我会有任务交你呢。”后来雷叔若有所思地望向小文说。

“啥任务？我能做好！”

“到时候再说吧。”

小文嘟了嘴：那再说就是不一定。

出城的时候，出卡子的时候，雷叔向犬养喊：“犬养太君，今儿个要是打着了野兔子，有你的份！”

“好的，好的。”犬养高兴。

小文拿的是少东家的那杆新式猎枪，雷叔拿的是那杆老洋炮。小文要拿老洋炮，雷叔把新式猎枪塞到小文手中说：“你准定喜欢的是这杆！”小文就嘿嘿笑：“早就想碰这杆枪了！”

在那池塘的边，潜往佳木斯的人已经在等候。

“王景文！”营长喊。

“有！”小文不由自主地高声应。

“去打野兔吧。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是！”小文喜悦地应。

就在小文要拍马离去的时候，雷叔说：“别让那犬养太君失望哦。”

“是！”小文应。

在装发报机的皮箱中，还装着三套苏联红军的军装，一套军装，一张图纸，交给了潜往佳木斯的同志。雷鸣说：“记住跟苏联同志接头的暗号：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

“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同志高声重复。

“如果苏联红军见不到我们，会立即继续前进！”雷鸣说。

“我一定会在接头地点站在苏联红军面前的！”同志说。

同志奔佳木斯方向。

落在军装上的目光移向小文，已经是几声枪响了，看样子，毫无收获。小文也急着呢，毫无收获是没面子的事情。有的野兔子甚至几乎就是从马蹄下逃脱。

雷叔纵马来到小文的面前，小文红着脸说：“我舍不得子弹了。”意思是：他再打下去子弹没了，兔子也没打到！“这枪使不惯，都不如使弹弓了！”小文说。

“弹弓哪能打兔子啊！”雷叔哈哈大笑。

小文将新式猎枪给了雷叔。

雷叔将老洋炮和火药袋枪沙袋给了小文，说：“装上一枪，没准运气好呢。”

几枪之后，远远的，已经见一只野兔搭在雷叔的马背。小文振奋，赶紧装老洋炮。

一只野兔在雷叔的枪口下逃脱，小文纵马狂追，近些，再近些，当野兔就在马蹄前的时候，小文勾动了扳机，枪口火光一闪，那只野兔叭的一声，翻倒。但是，当小文下马要捡拾的时候，那野兔居然踉跄着奔逃起来。小文快步追上，一脚将其踢飞。那只野兔痉挛着，身上透出斑斑血迹。小文得意笑起来，说：“一枪毙命！”拎起野兔晃给雷叔看。

“有两只就行了，跟我走，还得把最主要的事办了。”雷鸣说。

到了那株狰狞的老柳树前，雷鸣吩咐小文：“注意周围，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随即一笑：“最好再打只兔子。”

“好……是！”

雷鸣发报：“望奎、绥化、佳木斯，准时迎候！”

回城经过卡子的时候，雷鸣跟鬼子说：“犬养太君在吗？”

鬼子兵瞧着马背上搭着的野兔，忙不迭地说：“在的，在的。”小跑着喊来了犬养。

“接着！”雷鸣将一只野兔扔给犬养。

犬养扬手接住，口水都要溢出来了，向雷鸣翘着大拇指：“你的，朋友！朋友！大大的朋友！”

是夜，毕经纬没有归来。小文夹了被褥跑到雷鸣的房间睡。

前往望奎迎接苏联红军的任务交给了小文。

睡梦中，小文高声叨念：“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

两天以后，望奎北部的道路，王景文乘马伫立，望向北方。一身苏军军服。去哈尔滨的少东家一直没有回来。大清早，雷鸣便和小文出了城。在大甸子里，在那株狰狞的老柳树下，雷鸣再次发报：望奎、绥化，佳木斯，恭候亲人。对方回电：亲人今日抵达！雷鸣将一套军装交给小文，小文就要上马离去的时候，雷鸣忽然高声：“接头暗号？”小文一怔，随口：“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雷鸣点头：“出发！”小文高声应：“是！”上马而去。苏联红军能来多少人马呢？他斜背着少东家的那杆新式猎枪，他是预备着像打野兔子那样打鬼子，鬼子比野兔子的目标大，不会总打空枪的。

北方尘起，隐约巨大的轰鸣，隐约出了骑兵，隐约出了坦克，千军万马！多年以后，每当忆起那一刻，王景文的耳畔总会响起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雄壮的旋律，最具力量的歌词，最广泛的、一个民族的声音：

起来，伟大的国家，做决死战斗！

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

消灭万恶匪群！

敌我是两个极端，

一切背道而驰，

我们要光明和自由，

他们要黑暗统治！

让最高尚的愤怒像波浪滚滚翻腾，

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全国人民奋起战斗，

回击那刽子手，

回击暴虐的掠夺者，  
和吃人的野兽，  
不让邪恶的翅膀，  
飞进我们的国境！  
祖国宽广的田野，  
不许敌人蹂躏！  
腐朽的法西斯妖孽，  
当心你们的下场！  
为人类不孝子孙准备下棺材，  
让最高尚的愤怒像波浪滚滚翻腾！  
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起来，伟大的国家，做决死战斗！  
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  
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部精神，  
保卫亲爱的祖国，伟大的联盟！  
让最高尚的愤怒像波浪滚滚翻腾，  
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后来当王景文再忆起自己迎接苏联红军的场景，他觉得当时苏联红军就是高唱着这一曲《神圣的战争》而来！

铁流奔涌、咆哮，席卷而来。大地在脚下震颤。荡涤邪恶的伟大力量瞬间而来。自身边漫溢而过的刹那王景文甚至因为震惊而忘记了接头。随即醒悟，随即高声：“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不停地、反复地高声。坦克的轰鸣之声将他包裹。甚至觉得被吞噬，被消融，消融成了一粒沙，一粒土。多年后忆起这一刻，也觉得被那雄壮的歌声吞噬，每一个士兵都在歌唱，每一辆坦克都在歌唱。据说鬼子在边境那儿修筑了要塞，坚固的要塞，固若金汤的要塞，但是，没能阻止苏联红军前进的脚步。也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我的父亲奋力地高声：“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也知道不管自己是如何地高声，自己的声音其实是被吞噬的，被消融的。

一辆坦克在面前停下，顶盖掀开，钻出了一位，喊：“前来接应的同志吗？”中国话。

王景文就知道应该是抗联的人。“是！”王景文希望自己的这一声能盖过周围的喧腾。那一刻我的父亲豪气冲天。

抗联同志摆手让上去。

得丢下所乘的马。这种时候还要在意一匹马吗？上了坦克，进入坦克内，顾不得新奇，呈上雷鸣绘制的地图。

抗联同志在坦克上探出半个身子，将图纸摊在坦克上审视，向我的父亲招手，指图

纸：“告诉我，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我的父亲和抗联同志一同向驾驶室内指挥着前进的方向。

那辆坦克快速前进，在铁流的前方率领着千军万马向着望奎县城前进。

“我怎么没见到过你呢？你并不是我们派来的人吧？”抗联同志忽然问。

我的父亲说，潜往望奎的同志已经牺牲，是雷鸣雷叔让自己替代。

坦克内叽里呱啦，那是苏军指挥官在指挥。

望奎在了前方。鬼子的炮弹在苏军的队伍中爆炸。

苏军的坦克嗷嗷地向前，坦克上的炮筒喷射着炮弹，那炮弹在鬼子的阵地爆炸。王景文眼见鬼子的一座岗楼在苏军的炮火中没了上半截。在苏军的炮火中鬼子的阵地瞬间狼藉一片。坦克内的苏军军官咆哮着一句，后来王景文明白那一句是：“前进！前进！前进！”

马上的骑兵指挥官刀指县城也呼喊着一句：“前进！前进！”

骑兵漫向县城，洪流般漫向县城。

军史专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中写道：“1945年8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9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边境线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

日军在边境线建筑了坚固的工事，特别是虎头要塞和黑河要塞，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但是，终没能阻遏苏军的前进步伐。

那时，我父亲17岁，是可以被看作半大孩子也可以被看作大小伙子的年龄。

载着指挥员的坦克进入县城。满街的苏军，满街的日军俘虏。曾经骄横得不可一世的鬼子，不做俘虏就是个死！王景文觉得应该将所有的鬼子突突了，拿机枪突突了！迟姓父亲的死，殷姓父亲的死，王姓爷爷的死，都死于先前鬼子的狰狞！

载着指挥员的坦克开进一所学校停了下来。

“小兄弟，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同志说。

“可是我……咋回？”

同志叫来了另一位同志，吩咐将王景文送往绥化。那是位骑兵，二人同乘一匹马奔绥化。刚出县城，王景文说，就送我回王村，到了那我就有马骑，就可以自己回绥化。就折转方向，奔王村。

半路，一群逃难的日本侨民迎面而来，失魂落魄，扶老携幼。王景文赫然看到了横路健行！牵着一头毛驴，毛驴上驮着位老太太；横路健男步行跟随。王景文让送自己的同志停下，他下马站在横路父子面前，怒目而视。

横路健行惊愕：一位苏联红军站在面前！不，两位苏联红军站在面前！

这一天，一支苏联红军队伍漫过王村。漫过之后王村沉静了一阵子，毕家大院出来了一拨子人，双子为首，双子持着一支老洋炮，来到日本侨民的住宅区，开拓团的住宅

区，双子朝天开了一枪，高喊：“小鬼子，你们的末日到了，快滚吧！滚回你们姥姥家吧！快滚！别自找不痛快！”村民越聚越多，后来是全屯子的中国人都来了，无数人跟随着双子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爆发。但是，仍然克制，仍然没有禽兽般。

一只日本人家的狗跑来向中国人吠叫，双子一枪打去，狗当即倒地，呻吟。

日本人的房子在沉静了一阵子后，开始有人走出，汇集，要离开王村了。

双子瞧见了横路健行牵着的毛驴，上前：“把驴留下！那是我们中国的驴！”

我的王姓爷爷替鬼子叹了口气，说：“给他那驴吧，那驴他带不出中国的！”

我的迟姓太爷也叹了口气说：“让他们走吧。”

驴背上的老太下了驴，望小文，缓缓跪了下去，磕头。身后，哗啦啦，一批人跪了下去，磕头。横路健行牵了下横路健男，跪了下去，磕头。

“走！”小文吼。

人群站起。

横路健行深深地向小文鞠躬。

“小文，对不起你！”横路健男说，深深地鞠躬。

“走！”小文吼。

逃难的队伍继续移动，前方迷茫。

王村在了面前。王景文跟同志说：“我到家了，跟我去我家吧，全屯子的人都会欢迎你的！”马停了脚步，王景文下了马，殷切地望同志。

“不了，再见！”同志微笑，拨马而去，马蹄嘚嘚。

那时已是暮色降临。有孩子认出了小文，惊异着小文的穿戴，惊异了下，疯跑向迟家，不停地喊：“小文回来啦！小文回来啦！”

家家户户出来望。

到家大门口的时候，那已经站满了家人，他们像似认不出小文似的：咋穿上了这身衣裳？

“爷、爹、娘，是我带领苏联红军去望奎的！”王景文说，对自己的亲人说，对全屯子的乡亲说。

“吓，大孙子哟，你咋就成了苏联红军呢？”我的太爷说。

娘站在儿子的面前左端详右端详，看不够似的，不停地：“俊！真俊！”牵了儿子的手：“进屋说，进屋说。”

往屋走的时候，王天龙高声地说了句：“这天啊，总要亮的嘛！”

在王村，小文听到了一个很血腥的故事：日军一位大佐的家眷住在王村，那大佐在黑河要塞与苏军的激战中战死。当日侨开始离开王村的时候，大佐的父亲将家人召集一起，拿出了一把军刀，那是大佐战功卓著天皇所赐。大佐的父亲说：“我的儿子为天皇而战死，我们要在此陪伴他！永远！”他刺死了儿媳，刺死了孙子，就在要刺向孙女的时候，那个叫栀子的孙女腾地站起，跑出，哭喊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啊！”老头

持刀追出，孙女在前疯跑，哭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无数村民出院，惊骇地看。我的太爷操起了一把镐头挡在了日本老头的面前。日本老头在镐头面前站住。中国老人和日本老人对视。日本老头向着东方扑通跪了下去，喊：“天皇，我家父子为您效忠啦！”战刀刺进了肚腹，僵直了会儿，扑倒。

梶子疯了，后来留在了中国。一位无儿无女的中国老嫗收留了她，她叫那老嫗妈妈。

对绥化城的进攻要激烈些。鬼子知道是末日的挣扎了，疯狂地抵抗着。十几辆坦克开到了前沿，一度遏止了苏联红军的步伐。但是，鬼子的坦克在苏军的炮火中成了堆堆废铁。

毕经纬在他的书房团团转。作为中统特务，在这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他是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的。而且，那激烈的枪声、炮声，是对他的召唤。如果自己的手下足够多，可以里应外合，城破之时，就可以和苏军指挥官的手握在一起，就可以把共产党人拨拉到一边去。

马方进了来，说：“组长，鬼子撑不了多久了。”

“岛川的末日到了！”组长切齿说。拉开抽屉，摸出了一把手枪，“跟我去把岛川收拾了！国仇、家仇一块来吧！”

街上除了不时跑步而过的鬼子、伪军，再就没有行人。绥化城在震颤之中，所有的门都紧闭、坚闭。

二人直奔鬼子宪兵队。不时地有鬼子一队队地跑步而出。这时夜幕已经垂了下来，宪兵队已经没有几个人。岛川在里边吗？

嘀咕岛川在不在里边的时候，岛川出现了，连门前的岗哨都带上了，六七个人，跑步而出。二人闪在胡同，当岛川带队而过，二人奔出，在后开枪。突如其来的袭击，鬼子尽数被撂倒。之后毕经纬还到了岛川尸体旁，再次向岛川补了几枪。而后向马方一摆手，二人快速离开现场。

是小文带领苏联红军打的望奎！

小文参加了苏联红军！

满屯子的人谈论着小文。

小文一遍遍地讲着苏联红军，讲着雷鸣，讲着自己。忽然，头一耷拉，打起了呼噜。娘说：“谁也别问啥了，让孩子睡觉。”

左邻右舍的人才离去。

那夜，孩子睡在爹和娘中间。爹和娘几乎就一夜没睡，守着孩子，望着孩子。

孩子在睡梦中还嚷：“国复山河在，城秋草木深！”

## 第八章 站在红旗下

王景文的失踪令豆腐坊的人惦记。与舅一块没了踪影，和舅干啥去了呢？

谁和毕经纬提起景文，毕经纬或者冷笑，或者若有所思。也酸酸：自家的下人在帮共产党，在跟共产党。也后悔：咋就没想到发展这个小文子呢？咋就没想到让他成为国民党的战士呢？

大清早，毕经纬就出城，来到那株狰狞的老柳树前，与上峰联络。

“绥化已经于昨日被苏军占领，苏军攻城期间我组内应，毙敌数十。”——毕经纬报告。

“立即与苏军接洽，接收绥化。”——上峰指令。

想将发报机带回，但是想到在没有与苏军接上头的情况下，如果被发现，可能遭遇麻烦，可能很麻烦，作罢。

回到城内，赫然见到布告：苏军任命哈巴罗夫少校为绥化卫戍司令，雷鸣少校为副司令。

雷鸣！少校！

毕经纬的军衔也是少校。少校和少校要过招了吗？先要与虎谋皮，未过招已经是先自有些气馁。

回到豆腐坊，在书房焦躁徘徊的时候，马方进来报告：小文骑走的那匹马自己回来了，就自己溜达回来了，人呢，没见影。

后来马方又进来报告：来了抗联的人，送回了雷鸣骑走的那匹马。

毕经纬笑，哭笑不得的感觉。

硬着头皮去苏军司令部，绥化卫戍司令部。先前的县衙门，现在的司令部。

一进司令部的院，就听到一个人的歌声，俄语的歌声。毕经纬不懂俄语，但是后来知道那是首苏军人人会唱人人最爱唱的歌曲——《神圣的战争》。毕经纬出示证件，他说他要见卫戍司令。岗哨一位是苏军，一位是抗联。有抗联的人盘查。而后他被抗联的人带到了雷鸣面前。

两人握手，不得已的握手，各自若有所思。

“我代表国民政府前来拜见哈巴罗夫司令。”

“哦……”雷鸣笑了，“司令官在忙着唱歌呢。”雷鸣微笑地望毕经纬。

毕经纬为了避免尴尬，再次拿出证件：“我的上峰命令我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事。”

“哦……”雷鸣瞧证件，而后还毕经纬，“随我见哈巴罗夫少校。”

推开司令办公室的门，少校瞧着进来的人仍然高歌了几句，他在反复地唱那歌，唱的时候两拳在胸，通身在唱，停止了歌唱后他气哼哼地向副司令说：“他们在前进，在同法西斯战斗，可是，却把我扔在了这里，做什么狗屁司令！”

“这位说他代表国民政府前来拜会司令。”雷鸣介绍毕经纬。

“既然是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那应该跟我的上司去打交道，我这里只管遵从我的上司行事。”司令瞧着毕经纬，若有所思的神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任何同国民政府打交道的指令。”司令毫不客气，司令的中国话虽然略显生硬，但是绝对顺畅。司令魁梧，阔脸，眼神凌厉，仿佛洞穿着你的心思。

“在下开有豆腐坊，在下前来主要是想免费向您的将士提供一批豆腐，既是代表国民政府，也是我个人的心意。”毕经纬说。

“哦，好，好，此事可与雷副司令办。”司令的笑总算不生硬了。

毕经纬再找不到话碴儿，只得离开，回雷副司令的办公室，心中暗暗叫苦：没讨着什么便宜，还得搭上自家的豆腐！

“毕家的豆腐是要吃的，我们还是要给钱的。”副司令说。

“第一车豆腐的钱是不能要的，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毕经纬说。

回去的毕经纬就让马方赶着大车来司令部送豆腐，按照毕经纬授意的口径说：“国民政府绥化工作组慰问苏联红军将士！”高声，恨不得让整个绥化城都听见。

哈巴罗夫来到雷鸣的办公室，说：“国民党、共产党，一山两只老虎！我对中国的和平忧虑！”

“再多的苦难，和平总是要到来的！”雷鸣坚定地说。

司令拍拍副司令的肩膀：“和平，需要战斗！”

在王村家中滞留一夜的我的父亲，第二天一早就急着回绥化。我的太爷将大孙子领到了毕家大院，领到了毕来福的面前，说：“是小文带领苏联红军进的望奎！”

“听说了。”毕来福笑呵呵。

“他要回少东家那儿了。”

“那个岛川不知道有没有被苏联红军给灭了。”

“好不了，好不了。”

“恶人总是要有恶报的！”

“跟东家借匹马，让小文能快些回少东家那儿。”

“骑去，愿骑哪匹就哪匹。给少东家带话：咱不是有豆腐坊吗，可以慰问苏联红军！要是那个岛川没死，被苏联红军逮着了，让苏联红军收拾了！”

当小文乘马离去，老毕跟我的太爷叨咕：“都是苏联红军的人了，还回经纬那干啥？”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我的父亲有些懊丧：还得回豆腐坊，还是豆腐坊的小文。

一进院，就见迎接苏联红军时骑的那匹马望向自己，小文乐了：马自己回来了！说

是老马识途，那马也不是老马！

院内的人像瞅陌生人那样打量自己。

“瞅啥？”小文憨憨地笑，去见少东家。迎接苏联红军的事，可是自己擅自的行动，是需要解释给少东家的。

少东家没有像以往那样捏着本书看，没有挥毫习字，没有坐在书案那儿，而是站着正和马方说着什么，小文的进来，也同样引得二人惊异地打量。

“东家，我瞧见我骑走的那马自己个儿回来了！”小文摆脱尴尬。

“你能自己个儿回来更好。”少东家说，“不对，也许只是回来跟我打个招呼吧？”

“就是回来嘛。”其实是那么希望当红军，就当抗联的人。

“完成了任务应该归队嘛。”其实那时毕经纬还不知道小文究竟干啥去了，只是知道是去帮助雷鸣了。

“归啥队？”小文红了脸。

毕经纬笑了：“回到这里也是归队。你和你马哥去大甸子里把发报机取回来。回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可以提你舅舅！”

“我舅舅？”

“嗯。”

“提他干啥？”

“他现在是苏军驻绥化卫戍司令部副司令！”

“啊……”当时就觉得“舅”在很遥远的地方，远得几乎就和自己没了关系。

“舅”还是就在跟前。马方一指：“你舅就在这里呢。”

司令部森严，“舅”还是有点远。

一队成为了俘虏的日本兵被押往火车站的方向，小文寻觅岛川的身影，没见。

“找岛川哪？早见阎王啦！”马方说，说起击毙岛川的事。

小文觉得还是少东家跟自己近着。

就在小文去取发报机的当口，毕经纬接到了雷鸣的电话，问起小文回来没。

“哦，副司令员还记得你的这个外甥呢！”

“也记得毕组长的合作呢！”

“王景文胜利完成任务，现在已经归队！”

“哦……”

“连他撇下的马都自己归队了！”

那头雷鸣开心地大笑。

马方咋瞅都是粗人，拎的皮箱被哨卡注意，让他下了马让打开皮箱。

马方望小文说：“还真叫东家说着了。”下了马的马方仍然把皮箱拎在手中。

哨兵让打开皮箱。

“雷司令知道这皮箱咋回事。”小文上前。

“卫戍司令部的雷司令，他是他的舅舅。”马方说，指下小文。

“舅舅？”

“是，亲戚！”马方说。

“对不起，那也要检查下！”

“你们可以跟雷司令通个电话！”马方皮箱不离手，坚持。

“好吧。”

“副司令电话。”哨兵将话筒递小文。

“舅……，哦，雷叔……，哦不，副……司令！”小文慌乱，简直不知道叫啥好了。

“王景文！”雷鸣将声音挑高。

“是……是！”

“怎么回事？”

“少东家要把藏老柳树洞里的那玩意儿带回来用。”

“哦……”雷鸣知道毕经纬要从地下钻出了，要公开活动了，“让哨卡接电话。”他说。放行。

毕经纬在豆腐坊的大门前挂上了牌子：国民政府驻绥化联络处。书房，每天各色人来来往往。

“我的副司令，那个毕经纬要与你们分庭抗礼了！”哈巴罗夫跟雷鸣说。

“但愿不要再发生同室操戈的事。”雷鸣忧虑。

有天，哈巴罗夫在院落集合了部下，唱《神圣的战争》，声遏行云，凛然了县城的每一位，虽然是俄语，虽然不能明晓唱的啥，但是，那雄壮注入你的血液之中。

就在那天，唱完了《神圣的战争》之后，哈巴罗夫率领大部分人马离开了绥化，奔赴战场。而留在绥化的，主要是由先前抗联组成的苏军国际旅同志。那时绥化究竟还是座县城，在苏军眼中，不是举足轻重的城市。而且，与日寇的战斗还在继续。

有天，正赶着驴车要出去拉水，小文子赫然看到马方领着老八晃进了院，狗汉奸晃进了院。马方已经不再赶大车，跟毕经纬一样公开了自己先前国民党特务的身份，成了毕经纬的得力干将。老八跟马方有说有笑的，去了毕经纬的书房。传闻中，日本人到王村找人参的事，就是他告的密。居然在鬼子倒了的时候晃了出来，晃进了这绥化城的毕家大院，晃进了少东家的书房。大晴的天冷不丁地就罩上了一块黑云。

毕经纬抬眼打量老八。

老八矮了下自己，堆笑：“咱这绥化城真是藏龙卧虎！”

马方把老八搁在地当央，自己在一旁的沙发坐下。

“俺老八也曾经觉得毕先生有点神秘，可是俺才不去替日本人多想呢！”老八讨好。

“如果当你是汉奸，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除了！如果拿你不当汉奸呢，你可以就是国军先遣队的人！”

“国军先遣队？”

“整个东北就要光复了，国民政府当然不希望东北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我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作为军统的组长，奉令接管绥化！国军现在对这里是鞭长莫及，因此，我已经请示上峰并获得批准：立即成立先遣队！在这里一定要先有我们的武装！而后才能谈其他。”

“我愿意参加先遣队！”老八还咋来了个立正。

“不仅仅是参加，还可以当官的！你立即召集你的弟兄让他们都成为先遣队的成员！此时正是你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功可补过！说不定我还可以说你先前是潜伏呢！”

老八扑通跪下磕头不已：“你可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岂止是老八开始出没毕经纬的书房，绥化伪满时期任伪职的官员也出没。

“我已经请示上峰，立即在绥化建立党部。在座的，有新近发展的党员，也有老资格的。建立党部，也是让多年来和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同志归队。共产党要掌管绥化，共产党人一个个地都冒了出来，现在很成气候呢！而且借助于苏联红军，近水楼台。这种局面必须立即改变！”毕经纬字斟句酌。

“能得到组织的信任，在下有再生之感！”先前的伪县长说，滑腻的光头，搭着几绺泛黄的发。

“先前你也算是潜伏了……”毕经纬瞅着那秃顶，想说可是你那潜伏露顶呢。

“是是是，先前在下是潜伏呢！”先前的伪县长不住地点头。

“国民政府驻绥化联络处”的牌子取下了，挂上了“中国国民党绥化党部”的牌子。毕经纬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书记长，毕书记长。

我的父亲王景文就想到了我的王姓太爷，就想啊：要是王姓爷爷在，肯定得说了：“啥书记长，屎书记长！”

有回老八从书房出来，在院里瞧见了小文，眼睛一亮：“小文哪，参加先遣队吧！”

“不！”小文果断，而且盯视老八，心中在骂：狗汉奸，谁跟你为伍！

“咋？”

“不咋！”

老八摇摇头，走开。

老八先前可是警察局侦缉队的副队长呢，见了小文跟没瞧见一样。不过，现在鬼子垮了，老八能钻出来再见天日已经是庆幸。小文在老八的眼中还是洞悉出几分心虚。是不是对王村对王家犯下啥恶行而心虚呢？

借助于夜幕，小文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卫戍司令部，那里也如少东家的书房，进进出出着人。两个阵营的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忙活。对付鬼子的时候是一伙，鬼子一垮就两伙，就冤家对头吗？

有天小文刚刚睡下刚刚迷糊，听到有人喊：“王景文！王景文！”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在喊别人的名字，一点一点地，那名附着在了自己的身上：你是有大名的，你的大名是王景文。一骨碌爬起，穿了衣服，奔大门。打开大门，雷叔赫然站在面前，身边带着

俩警卫，先前是警卫喊话。“雷……雷叔！”王景文惊喜。

“请你吃夜宵。”雷叔说。

王景文回头望少东家睡觉的屋，回过头来问：“就……就请我？”

雷叔笑吟吟地点头。

就在街头的地摊，四人吃馄饨。王景文哦，通身暖融融。

“景文，晚上没啥事可以到司令部，听听课。”副司令说。

“听课？”

“听听共产党的主张。”

景文憨笑。

副司令的大手一拍景文的肩：“就这么定了。”

“哦……”拍出了景文的点头。

毕经纬见了小文，笑笑，说：“你舅光请你吃馄饨，不请我。”

小文笑笑说：“请你得上饭馆。”

夜幕再一次罩下来，小文犹犹豫豫地往卫戍司令部那溜达，仿佛要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过去想都没想那样的地方是自己能去的，而且还是被请。

各色的人在往里进，门口虽然有哨兵，但是，进入的人没有被盘查。各色的人，可没瞧见伪县长那样的人，没瞧见老八那样的人，没瞧见鬼子有的时候陪鬼子一块嚣张的人。甚至，有拉洋车的人往里进。更多的是穷人在往里进。呵，看来这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穷人的党现在占领了先前汉奸们盘踞的县衙门。

小文的身影刚刚在会议室的门口出现，就被坐在主席位置的雷鸣发现，雷鸣摆手，招过去。过去就给按坐在身边。好些人是没座位的，就站在一旁。雷鸣的身边还空着几个座位，人们不好意思往他的身边坐。

雷鸣特别将一位拉洋车的师傅拉着让坐在了空位，又拉了一位坐在空位，就再没空位了。雷鸣招呼后面的人往前凑一凑，门那儿已经有些堵了。哈巴罗夫走了，现在雷鸣是绥化城最高长官，现在，他要给这些人开会。开的是什么会呢？要讲啥呢？

雷鸣站了起来，小文不由自主地跟着站起来，雷鸣的大手暖暖地将小文按坐下，开始讲话：“同胞们，你们当然已经知道是共产党人召集你们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当它一诞生的时候，就被围剿，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共产党人究竟要干什么呢？要打破旧世界，要让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成为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人平等，消灭贫困！没有权贵，没有腐败，人人可呼吸自由的空气！共产党人不为个人的名利而奋斗，他们胸怀最崇高的信仰，团结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新中国！为了这一个信仰，无数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为了这一个信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共产党被反动派叫作共匪，有这样的匪徒吗？有吗？”雷鸣目光灼灼地扫视众人。

“没有！”有人喊。

“是的，没有！从来没有！”雷鸣铁拳击案，“共产党人视每一位农民、工人，每一位劳苦大众为同胞，骨肉同胞，呼唤他们一同上路，冲破旧世界的铁栅，共同建立一个新社会！崭新的社会！不要认为你一个人是多么地渺小，多么地微不足道，涓涓滴滴，可汇大河大江！站起来，挺直腰杆，与我们一同前进，去做新世界的主人！主人！”雷鸣慷慨激昂。

“讲得好！”有人喊。

“好！”小文子咽喉处也发出这声音，微弱，但是自己听得见。

掌声起。

那一刻，雷鸣在小文子的眼中简直是神！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一员的时候，王景文才知道，雷鸣曾经在北京读书，曾经是学生领袖，参加过游行，在街头做过演讲，蹲过反动政府的班房。九一八之后曾经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吁请抵御外侮。后来同几位热血青年奔赴东北，参加义勇军，参加了抗联。

共产党，是最大多数人的党！

后来，雷鸣的演讲地点放在了电影院。不光雷鸣演讲，也有别的同志演讲。电影院也挂了牌子：《民众教育馆》。每天夜晚，电影院那儿都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我的父亲，着迷般地前往，更愿意听雷鸣的演讲。

“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曾经在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写下了一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擦燃了一根火柴：“共产党人曾经就是星星之火，但是，今天，已经是燎原之烈火，要烧毁的是旧世界！野火烧尽枯草，将会铺展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大地！”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那一根火柴，那一刻，比太阳还明亮！那一根火柴和雷叔融于一体。

“小文子。”瞧见小文的毕经纬若有所思。

“哦，少东家。”

“听说你常去听舅讲课。”

“呵呵，不光舅讲，还有别人讲。”

在宣传上，毕经纬知道共产党人很厉害，觉得应该跟人家学。可是，自己可不擅演讲，没鼓动的才能。可是手下有那么多国民党党徒呢，不乏这方面人才的。找了一位女校长，国民党党员的女校长，令其也要演讲，跟民众演讲，可在晚上利用教室演讲，讲三民主义，讲中国的复兴，讲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才能走上复兴之路。让所有的国民党党员都要到场去听。也像共产党那样发传单，让人们去听。

苏军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中国东北大地。美国人在日本的长崎、广岛扔了原子弹。

那一天，毕经纬忽然听到街上传来了鞭炮声，听到有人差了音地呼喊：“鬼子投降啦！鬼子投降啦！”他一怔，缓过神来拧开了收音机，日本天皇的声音……马方奔了进来，毕经纬喊：“把绥化城所有的鞭炮都给我买来！”马方离去之后他哭了，泪流满面。

所有的人都到街上了，所有的脸都百感交集。

毕家大院前，鞭炮声震耳欲聋。

我的父亲总捋摸老八，看他啥表情。

老八似乎觉出了，也笑，笑得不那么自然。

一面红旗在前，一支游行队伍过来，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跟着红旗走。

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红旗走，回首毕家大院的青天白日旗，那旗孤单着。

秋高气爽的一天，绥化火车站前的广场，戳下了一杆红旗，扯开了一横幅：东北人民自治军征兵处。征兵的传单不光在火车站广场那儿发，还满绥化城发。

书房，当老八前来报告消息，毕经纬腾地站起，呼呼地喘了半天气，说：“我们也去，也插我们的旗，也征我们的兵！中国国民党先遣军征兵！我们，早该这么大张旗鼓地干！”毕经纬气恼：老是落后共产党一步！

一方，共产党的红旗，一方，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两个征兵处。

青天白日旗下，毕经纬、老八坐镇。

红旗，雷鸣坐镇。

这一道风景，被瞩目。

青天白日旗下摆的桌是伙房的饭桌，摆的凳是伙房的凳。拉桌拉凳的时候小文被使唤。摆桌摆凳的时候，隔着人群，但是小文相信雷叔注视着自己呢。两伙子人，都要征兵，而自己，在这一伙。他也发现，毕经纬不时地瞄向自己，若有所思的眼神。

那女校长被毕经纬紧急找了来，拿个喇叭，对着人群演讲，讲国民党的好，讲每一位热血青年当追随之，讲每一位父亲，勿让儿女步入歧途，甚至讲得声嘶力竭。围观者如观怪物，口微张，发出呵呵的笑。小文也如此。想着雷叔的演讲，觉得国民党的演讲都差劲，甚至有点搞笑。小文的嘴角溢出了嘲弄的笑。

一时间，车站前的广场人山人海。

小文子忽然认出一个身影：算命先生。曾经给王姓父亲和母亲推算结婚日子的算命先生，据说太爷他们闯关东带路进绥化地界的算命先生，也来凑热闹。算命先生仰首青天白日旗。

“我们这旗命相如何？”老八招呼。

算命先生微笑，颌首，奔毕经纬面前：“可嫌老夫老朽？”

毕经纬不由自主站起，面对一跟你说话的老者不由自主站起：“可能扛枪？”这么一个老者都要加入，陡升豪气。

“可拿一座军火库呢！”算命先生说。

毕经纬皱了眉头，打量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笑吟吟。

毕经纬离座：“老先生请坐！”

“岂敢，岂敢！”算命先生半推半就。

“景文，让老先生算算你的命相？”老八招呼。

景文摇头：“我没啥命相！”但是，望向红旗，招展的红旗。

毕经纬站到了景文的面前：“景文兄弟，这边的旗，那边的旗，想站到哪一边？”

“我不跟老八他们在一起！少东家，对不起你了！”景文鞠躬，而后果断地走向红旗，走向雷叔，知道身后的少东家在惊愕。之前很是迷惘了一阵子，忽然果断。

“雷叔，我加入你们！”声音响亮。

雷叔站起，微笑，伸出大手，景文的手被大手温暖地握住，雷叔说：“早就加入了嘛！”

景文回首另一边说：“那边有汉奸！”

“汉奸总是要受到惩罚的！”雷叔说。

在那个时期，中华民族在做一次抉择；那一刻，我的父亲王景文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抉择：站在红旗下！

那天，共产党的传单在绥化城如降了一次雪。

后来，共产党的宣传队就在征兵处那儿唱歌，对抗另一边女校长的声嘶力竭。

报名、登记，参军的人被告知第二天到卫戍司令部报到。

王景文不走，就跟在雷鸣的身边。

雷鸣瞅瞅景文，瞅瞅毕经纬那边，点点头说：“哦，就跟我吧。今天你就可以在司令部那儿睡。”雷鸣理解景文的难：回毕家大院，要面对毕经纬，过去的少东家，要面对老八。对东家，景文是背叛者。

就在那晚，在毕经纬的书房，算命先生给了毕经纬一份见面礼：一个天大的秘密！毕经纬由震惊而惊喜。算命先生报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日本特务！他说关东军宁愿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也不想交给共产党！共产党的抗联做着进攻关东军的向导！毕经纬哈哈大笑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甚至捏着算命先生的脸蛋说：“你这个老东西，叫我恨又叫我爱！”忽然觉得那张老脸有点如死尸的肌肤，晦气，也觉得脏，松开了手，手指搓动，要在曾经碰到算命先生脸颊的地方搓出灰来。

雷鸣亲自给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新战士讲课。新战士盘膝而坐，雷鸣站立而讲。讲红军的诞生，讲八路军的浴血奋战，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他教新兵唱《红军纪律歌》。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唱得震天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由这歌衍化而来。

马方又赶大车了，本来因为帮着毕经纬筹建先遣军，马方已经将大车的鞭杆交给了别人，但是，这次出车，马方拿回了鞭杆，拉了一车的大豆回来。满麻袋满麻袋的大豆摞在大车，看着都觉得那大车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大车进了大院也不招呼卸，就卸了牲畜。

夜幕罩下，大门紧闭了，老八、马方带了心腹之人卸了大豆，现出压在下边的木箱。木箱抬进了书房。木箱打开，里边躺着条条三八大盖；木箱里，躺着两挺机枪。

毕经纬抓起一挺机枪，满手油腻，为了防锈，枪身涂满了甘油。

“那秘密军火库的装备足可以装备一个团！毕先生足可以用来一展宏图之志了！”算命先生说，“我们可随用随取，决不可让他们落入抗联手中！”算命先生恶狠狠。

“他们那头尽是汉奸！”跟在雷鸣的后头王景文说。

“嗯……”雷鸣眯缝着眼睛望毕家大院的方向，若有所思的神情。

雷鸣得到消息：先遣军在学校那儿发枪呢！还都新枪！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崭新的！先遣军就在声嘶力竭演讲的那个女校长所在的那所小学训练。

由那个算命先生训练！一个算命先生竟然摇身一变，成了训练先遣军的！算命先生的名号是：黄光本。

听到这些消息的雷鸣冷笑，切齿道：“是该动手的时候了！”

哈巴罗夫少校不在了，但是还有谢尔盖维奇大尉，而且还有一个排的苏军士兵。谢尔盖维奇接替哈巴罗夫卫戍司令的职务。雷鸣深知，如果以共产党人的名义行动，在这绥化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就是一场火并！一场剧烈的冲突！可能是震动重庆、延安的冲突！国共在进行着和谈。和平谈判。

“在目前的形势，国民党可以找共产党人的碴儿，但是绝不会与苏联红军产生冲突！”副司令跟司令说，少校跟大尉说。

“苏联红军绝不会对嚣张的日本特务视而不见！”大尉果断。

“还有，汉奸！”副司令补充。

“一并收拾！按你的计划行事！”大尉说，“究竟，我们有着同一个信仰！”大尉补充。

大手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大尉率领那一个排的骑兵旋风般奔那所小学。

谢尔盖维奇的身旁是少校，雷鸣少校。

在他们的后面，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新战士跑步跟随，虽然也有枪在手，但是，还没几个会打枪。

谢尔盖维奇冲进校园的时候，先遣军在操场正进行射击训练呢，靶子是红旗，纸板上涂着的红旗。谢尔盖维奇率领的苏军直接就勒马于枪口之前。面对苏军，谁还敢再开枪？

惊愕，慌乱。

“你们要干什么？”黄光本故作厉声。虽然腰际插着短枪，可没敢抽出，苏军的枪口可不是吃素的，清一色的卡宾枪。

学校的围墙上，攀上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士，枪口指向操场上的国民党先遣军。也有一队人冲进了校园。

枪口与枪口对峙。

“雷司令，你要制造一起国共摩擦事件吗？”提着短枪的老八向雷鸣喊。

“把这个汉奸拿下！”雷鸣厉声。

立即上前了抗联的人，将老八反剪双臂按倒在地。

“你这个汉奸！”王景文的枪口抵老八的额头。

“小文子，你这个叛徒！”老八愤恨。

“秋山路一！”雷鸣厉声。

算命先生，哦，也叫过黄光本，一惊，当即矮下一截。

“你这个日本特务，还想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为恶吗？”雷鸣逼视着，站到日本特务的面前。

秋山路一脸如暴晒许久的牛皮纸，黄白而脏，腿一软，瘫了下去。

秋山路一、老八被押到了卫戍司令部，毕经纬也赶到了司令部，闯进了雷鸣的办公室咆哮：“你这是在挑战国民政府！我要向国民政府通报！”

“国民政府让你包庇汉奸？让你与日本特务合作？”雷鸣诘问。

谢尔盖维奇闻声而来，怒视毕经纬：“你要对抗苏联红军？你要破坏这里的和平秩序？如果是这样，你将立即被处决！”

“你们……”毕经纬语塞。

“滚出去！滚出去！”谢尔盖维奇指门咆哮。

卫戍司令部，老八沙哑的声音：“如果不枪毙我，我告诉你们毕经纬的秘密，告诉你们他们那些枪支是哪来的！”

苏军占领了哈尔滨之后，抗联的同志审问了日军特高课的被俘人员，掌握了一批日本特务名单，特别是仍然继续潜伏着的日本特务名单。那个在哈尔滨开药房的藤原就已被逮捕。秋光路一在册。名单注明此人潜伏绥化一带，身份：风水先生或算命先生。就是在绥化，雷鸣也安排专人调查、深挖日本特务和汉奸。其实对老八的罪行早已掌握，只是个何时抓捕的问题。雷鸣告诉王景文：“殷士诚就是老八出卖的！”

殷士诚，我的殷姓爷爷。

“不能让他活！”我的父亲嚷。

老八的罪行还有：将一人诬为抗联，逮捕下狱，折磨致死，而后霸占其妻。

雷鸣派了两辆卡车，将秘密军火库中的军火全部起出，运到了司令部。

而后的一天，卫戍司令部在电影院召开了公判大会，而后秋光路一、老八被押上卡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枪声响在绥化城的天空，震撼了先遣队的成员。

那一天，在绥化城再次响起鞭炮声。

而后，在绥化城活跃的是东北人民自治军。

“我可是潜伏啊，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可要出面与他们交涉啊！”前伪县长

向毕经纬说。

“国军正在向东北挺进，这绥化终究是国军的天下！”毕经纬说。

但是，有遭一闷棍的感觉，天旋地转，眼冒金星。

接着，又是一闷棍。就在尚未找着北的时候，毕家大院来了两个人，书房内，一位介绍另一位：“毕司令，这位是前来赴任的绥化党部部长。”

自己已经是书记长了，可是，又来了位书记长赵福田。

随从于皮箱中拿出委任状给毕经纬看。

“我奉国民政府之命，前来接管绥化。还望你这个先遣军司令多多协助。”新任书记长一口一个司令。

人家委任状在手，可是，自己先前的书记长只是上峰口头上的书记长，先遣军司令的职务也是。

随从又将另一委任状交书记长，书记长说：“这是对你的任命，正式的任命！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委员会任命你为先遣军司令！希望毕司令振作精神，再接再厉，为党国效力！”

毕经纬缓缓立正，吐出一个：“是！”

“我这个书记长的本钱可是你的先遣军啊！国军正在奔赴东北，可是，尚需时日。”新任书记长向前书记长伸出手。

二人握手。新任书记长用力握毕经纬的手，试图给予对方力量。

王村的那个毕家大院，给绥化城的豆腐坊拉去了满车的大豆，载回了消息：毕经纬成了国民党先遣军司令，而王景文，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士。自治军，共产党的队伍，抗联的人拉起的队伍。王景文跑到共产党的队伍里。

“小文子咋不参加经纬的队伍呢？”毕来福瞅着我的太爷说。

“孩子长大了……”我的太爷说。

“这孩子……”我的奶奶说。

“小文也许能做大事呢！”我的王姓爷爷说。

“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同顶一片天吗？”我的太爷指下天空忧虑地说。

绥化城，自治军的队伍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行进。队伍中，有个叫王景文的兵。那歌，他唱得特起劲。

毕经纬的先遣军也唱着《国民党歌》行进在绥化城。

听着先遣军的歌声，那个新任党部部长应该叨咕：“亦步亦趋……”他把办公室设在了那个女校长所在的学校。自打枪毙了秋山路一和老八之后，先遣军再不敢在那所学校训练，怕卫戍司令部以扰乱学校的名义收拾了他们。

有那么一天，雷鸣亲自去火车站迎来了一拨子八路军。一个排的八路军，和一位团参谋长。在车站，雷鸣和参谋长握手，忽然拥抱，热泪滚滚而下，连声：“同志！同志……”

## 第九章 上阵父子兵

王村，老早之前的王家大院，后来的鬼屋。那个疯的日本姑娘就住在那鬼屋。大门紧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时传出哈哈的笑声，还有喊声：“爹！娘！”那笑声，那喊声，令人毛骨悚然，令老早之前的王家大院森然恐怖。

“干吗不搬回？”有人跟我的王姓爷爷说。

我的王姓爷爷望先前自家的大院，苦笑。

东北人民自治军北安军区的一个骑兵营将营区设在了王村，而且就设在了先前的王家大院。那个日本疯姑娘被村里的一户人家收留。战士们进入大院的时候，曾经在屋子里发现一个悬挂在房梁上的尸体，哦，不，应该说是骷髅，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大甸子里丰茂的羊草，喂养着战马，令匹匹膘肥体壮。

我的奶奶常痴迷地望着战士，望到了儿子的身影……

王天龙到绥化城看过儿子。在小饭店爷俩吃着热气腾腾的馄饨，王天龙问：“少东家没生气？你没跟了他。”

“不知道……”景文说。

就在爷俩正吃着馄饨的时候，来了战友，说雷司令请父子俩到他的办公室。

“我听说王家和刁乐山交往甚厚，父一辈子一辈。刁乐山是打过鬼子的人，共产党人记着这些呢。我在想，能不能拉他过来，站在人民的这一边。”雷鸣说。

“司令想让我王天龙做什么呢？”

“传话给他，我雷鸣想见他一面。在哪见面呢，由他来定。”

“我跟爹去！”

雷鸣望天成。

“不管现在刁乐山是哪头的人，都不会为难我们爷俩的。景文的另一个爹可是救过他的！”天成说。

“如果情形不对，可只当通常拜访。”雷鸣说，掏出配枪，递王景文，“带上这个，多加小心！”

“是！”王景文立正。

当夜，我的王姓爷爷就睡在卫戍司令部，睡在自治军战士的大铺，和儿子相挨。他的一只大手压在儿子的身上。睡梦中都要感觉着儿子的存在。我的父亲被那一只大手压得暖暖的。他想把那只大手抱在怀中，可是又怕惊扰了父亲。这是我的亲爹！可是我沒

有能够给他做啥……景文鼻子酸酸。

就在那一夜，雷鸣给刁乐山写下了一封信。一位抗日的英雄，他是多么希望在国共的决战中站在共产党人的一边，而非成为对头。

夜，铺下了一层薄雪，算是告示了：冬天来临。

大甸子更是如一张白纸铺展，无际地铺展，仿佛谁要写一篇大文章。天空阴霾，欲雨欲雪的样子，想着什么心思的样子，要写大文章而沉思的样子。

“要见刁乐山，得先去趟望奎。”爹说。

爷俩快马奔望奎。

到了望奎，找见了一个修鞋的，王天龙叫他老孙。老孙说回家说话？王天龙瞧瞧周围，没啥人，而且当时也没修鞋的，就说不用。

你家大掌柜的没挪窝吧？

挪啥窝，谁还顾得上修理他！老地方。

念着交情，刁乐山跟天龙交代过，如果有啥事要帮忙，可到这望奎找这孙瘸子。敢情这孙瘸子是刁乐山安插在望奎的眼线。我的王姓爷爷怕空跑，就先来掏底。要不，大山绵绵，哪去找？跟大山里找棒槌差不多呢！呵呵，刁乐山还真跟棒槌差不多呢！那一拨子好汉，要是跟了共产党，可不就是棒槌了嘛！

驰骋于大甸子之中，望着爹的背影，景文欣喜地发现爹身上久违的彪悍。平日里的爹一本老实，甚至显得唯唯诺诺，甚至显得未老先衰，显得跟别的许多爹一般样。嘻嘻，这才是俺王景文的爹！

可是发现爹奔的方向不对：“爹，不是得奔大山嘛。”儿子说。

爹回头诡秘地一笑：“回趟家，让你娘瞅瞅你。”

街上的孩子认出了小文惊讶地张大了嘴还没来得及欢呼，父子已经到了自家的大门前，父亲喜悦地喊：“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花儿奔了出来：“哥！”

春儿奔了出来：“哥回来了！”

娘奔了出来，望着马上的孩子，惊喜：“小文！”

爹得意地大笑，下马。

儿子下马。

娘奔出院门，一把将儿子搂在怀中念叨：“我的大儿子！我的大儿子！”

就在被娘搂着的时候，王景文听到了从先前王家大院传来的歌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娘亲吻着孩子的脸颊，亲了端详，端详了再亲，说：“我儿又长高了！”儿倾听着歌声，知道要在家耽搁一宿了。不过还是着急：“爹，咱啥时走哦？”

“不急，不急。”爹说。

晚饭的时候，爷爷说：“你没跟毕经纬，毕老爷子老大不乐意呢。”

“净汉奸跟他，谁跟！”孩子不屑。

娘就说，还是自治军好，那个骑兵营的战士，哦，也有当官的，没事的时候就帮乡亲们干活，打扫院子，挑水。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呢。”爷爷说。

“反正我大儿子哪伙的，我就哪伙的！”爹说。

全家大笑。

那夜，睡梦中的景文忽然被烫醒，激灵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母亲的脸色，端详着自己的脸，又一滴泪落下。母亲笑笑，为孩子拭去自己落在儿子脸颊上的泪水。儿子咧嘴笑笑，也眼里湿润。

“睡吧。”娘说，继续为儿子缝补衣裳，油灯摇曳，有晶莹的东西自母亲的眼中滴落，润了线，母亲对儿子的牵挂缝进了衣裳。

娘念儿深切，爹就将儿子带到了娘的面前。

那一夜，落了好大的一场雪，大甸子穿上了厚厚的雪棉袄过冬。而上路的爷俩，都穿得暖暖的。我的奶奶给我的爹穿上了厚厚的暖暖的棉袄。

“要不，我跟你们走一遭？”我的太爷说。

“呵，爷仁，整得跟咱家里的事似的。你要再去，老毕得更不满意了，又一个叛徒！”天龙说。

“有爹跟着就行了。”景文说。

雪深都没到马的膝盖，马很难跑得起来。微风，不时地将颗粒状的雪扬成了雪雾，起了阵就隐下。不小心，马就扑通地深陷雪中，雪没到了马肚。马就奋力，像在水中游泳似的，一番折腾，才走出深雪区。

大山里，夜幕罩下来，更显得幽暗，幽深的暗。

“到地方了，别让哨卡给咱爷俩算计了。”爹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

青纱帐立起来，  
拎枪骑马入大排。  
不抢无房无地的户，  
专抢叫儿撒欢的大老财。  
有朝一日天地变，  
跪倒爬起是好汉嘞！

儿听得新鲜，儿还没听过爹唱歌呢，唱得怪腔怪调。爹的歌是跟刁乐山学的，跟刁乐山打交道的时候，刁乐山哼唱那歌，爹就学会了。

“哈哈哈哈……来人可是王天龙？”唱出了一人，立在面前。

“正是，来见大掌柜。”爹赶紧下马，抱拳。

“咋还带了位？”

“我儿子。”

“哦，爷俩！”

引领爷俩的络子不时模仿着猫头鹰在夜晚时发出的那种叫声，其实是告诉哨卡：来的是老熟人。大山幽暗、幽深，通往营盘不知道得有多少道哨卡呢。这一边，那一边，悬崖相向，相峙，索桥相连。刁乐山给你弄个索桥相连。遇袭，情势不妙，可这边撤，可那边撤，索桥一毁，没法追。木屋多了，木屋大了。刁乐山不住木屋，住一天然的山洞中。

“哦，大侄子来了！”见到王天龙的刁乐山高兴得不得了，立起了颇长的身躯，前倾，端详来人，错动着眼珠，看跟王天龙同来的人。

“还有大侄孙。孩子，叫爷爷！”

“爷爷！”

刁乐山惊异地更是前倾，大眼珠子突出，端详侄孙：“吓，眨眼就大小伙子了！”上前，捧孩子的两臂端详。那大手，鹰爪般有力。

“是孩子要见你呢。”天龙说。

“哦？”

我的父亲立马从里怀中掏出了信：“我们司令给您的信。”

“你的司令？”刁乐山惊异，抽信，看信，叨咕：“哦，也是让俺老刁靠窑儿。”（靠窑，土匪黑话，投靠的意思。）“给俺爷仨备菜、备酒！”刁乐山举着信吩咐。

酒桌上，刁乐山说：“落叶归根，我刁乐山也一把年纪了，自然要有个归宿了，跟我的弟兄也要有个归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靠窑儿自然也要寻个靠得住的，肩膀结实的。关于靠窑儿，俺老刁已经有了选择。您爷俩知道俺老刁现在的身份吗？先遣军少将旅长！”

王景文大惊。

关于刁乐山，后来雷鸣曾经向上级检讨：错过了争取的时机，以至于让毕经纬先下了手。

“一见您爷俩站在面前，我还以为可能是来挂注呢！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是要共产共妻的！”刁乐山说。

“那是反动派造谣！”王景文说。

“共妻的事倒没有，可是要共产的！”

我的王姓爷爷笑了：“乡亲们要共我的产就共吧，我王天龙已经习惯了就种两亩三分地！省心多了！”

“哦……”刁乐山瞅王天龙，摇头，不太理解先前的王天龙变成了眼前的这王天龙。“如果你们也能来我这，我一定重用！老交情，我可没忘！”刁乐山说。

“共产党也没忘你打日本的事！”景文说。

刁乐山一怔，随即道：“那是！”自己肯定着自己先前抗日的功绩。

“日本鬼子玩完了，结果来了共匪！”溜达进来了毕经纬，原来毕经纬也在山寨！

“可别共匪共匪的，蒋委员长不是还和共产党谈判嘛！”刁乐山说。

毕经纬瞅王景文冷笑：先前自家的下人现在跟了共产党！还来拆自己的台！搞策反呢！

王天龙红着脸，闷头，忽然牵了儿子的手站起，向刁乐山抱拳：“大掌柜的意思我儿已经明白了，回去传话就是，我们也就此告辞！”

刁乐山蹙眉站起，不由自主地抱拳。父子离去，刁乐山叹气，坐下。不看毕经纬。先前的朋友、恩人，转眼间，远了，甚至，成仇人。

营寨的大门可是关着的。可是，刁乐山传出话：放人。

我的爷爷再次扯开了嗓门唱：

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狼的长嚎声声。后来后面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刁乐山派人相送。

“哦，大掌柜的是怕俺们爷俩喂狼！”我的爷爷说，带几分无奈的得意。

出了大山，护送的辮子回了去。

“爹，说不定就叫你给耽误了！”儿子埋怨。

爹一怔：“不至于吧。”

景文当然也觉得对刁乐山的争取不会就差一宿的工夫。可是，仍然深深地愧疚。

后来爹见一个地方雪挺深的，下了马，又蹬又拿屁股坐的，弄出了一个大大的雪窝，瞧着儿子说：“歇歇，歇歇。”

爷俩挤在雪窝，拿出了各自的苞米面饼啃。

“唉，在刁乐山那连口吃的都没混上，死要面子活受罪！”爹说。

“他那饭吃着多没味啊！”儿子说。

一匹马打了个响鼻，探头雪窝，水汪汪的眼睛望你。

“马也饿坏了。”爹叨咕，将手中饼掰了块，喂给马。

另一匹马也探头进来，水汪汪的眼睛望你。

景文就也掰了块饼喂给马。

爹把手中饼都给了马。

景文就也都给了马。

“不够给马塞牙缝的。”爹说。

“嗯。”儿子同意。

“得让马吃点东西。”爹说。

“嗯。”儿子同意。

奔了一个叫三道岗子的屯子，两匹马的到来引得满屯子的狗叫，此起彼伏的。

爹叩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半晌里边问：“谁呀？深更半夜的，干啥？”

“抗联！别合计土匪啥的！”爹说。爹心里说：“可是刚从土匪窝里出来的呢！”

“抗联？”抗联是稍微有点远的记忆。

“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就想歇歇脚。”爹说。

又静了阵儿，想必是又从门缝往外观察，观察与思考，而后院门犹犹豫豫地打开，一汉子穿了件羊皮袄，可是小腿那是光着。爷俩牵马进了院，汉子又探出头去向院外望，确定再没人，才关大门。

“真是抗联的，没糊弄你。”爹说。

儿子心里嘀咕：咋不说自治军呢？

一进厨房，都能感受到西屋溢出的暖意。房东从灶台上端起油灯，将客人引到了东屋，没人住的屋，炕上地下堆着粮袋，大炕上还堆着苞米棒。

“我先给你俩弄点吃的。”房东说。

“深更半夜的，别瞎忙乎了，我俩就在你这屋对付半宿。”爹说。

“那也得把炕整热乎。”房东说。

先抱来了被褥，再抱来了柴，往炕洞里添，干树枝呼呼地燃，驱了屋内的寒气。“你俩睡吧。”房东说。

“老乡，你对抗联真好。”爹说。

“抗联，打鬼子嘛。”老乡说。

爹嘿嘿地笑，帮房东烧炕。

“都添里你们就歇着，我去喂喂你们的马。”房东离去，留下了油灯。

老爹喂喂地拨弄醒儿子，儿子费了老大的劲才把眼睛睁开，骨碌坐起，望窗外，岂止是大亮，满世界的雪白亮亮的，晃眯缝了儿子的眼，太阳已经快踱到当空，太阳笑呵呵。

“我的天！”儿子说。

“这回可别怪我耽搁你了。”爹说，爹可是已经穿戴好。

厨房，饭桌摆在了地上，坐在小板凳上，爷俩吃不知道是早餐还是午餐的一餐。高粱米粥，俩鸡蛋。房东家的仨孩子站一边看，被娘拽走。吃饭的爷俩知道孩子馋的是鸡蛋，谁也没动那鸡蛋。站起身要告别的时候，房东拿起俩鸡蛋往爷俩手中塞，都推却，爹说：

“鸡蛋给孩子们留下。”都死活不要，出了屋。

马蹄嘚嘚，儿子说：“他们对抗联真好！”

“所以我儿呀，你就好好跟抗联吧！”爹说。

可是儿子发现爹的行进方向又不对了：“爹，这哪是往绥化去啊。”

“哦，哦，我寻思再回趟家呢。”爹嘿嘿地笑，“不回了，不回了，就绥化，就绥化。”

东北人民自治军北安军分区震撼、震怒。毕经纬立功心切，以特派员的身份唆使刁乐山率兵接收望奎。先遣军不敢与苏军发生冲突，望奎没有苏联驻军，就要强行接收。结果，与驻扎在那里的自治军发生了武装冲突。那里只有一个连的自治军，在奋勇抵抗之后，大半同志牺牲，余下的撤出了望奎。自治军的抵抗出乎刁乐山的意外，出乎毕经纬的意外，在占领了望奎之后，冷静下来的二人知道自治军不可能接受这事实必然反击，连夜撤出望奎，穿越大甸子，返回大山之中的巢穴。

消息冷峻了共产党人，冷峻了共产党人占领的乡村、城镇，冷峻了共产党人的队伍。为震慑土匪的嚣张气焰，震慑国民党武装势力的嚣张气焰，北安军区决定：消灭刁乐山！以剿匪的名义！

雷鸣奉令将驻守绥化城的自治军中调拨出两个连开赴北安，与主力会合。队伍出发前，王景文被叫到了雷鸣面前。王景文在出发的队伍中。

“你是去过老鹰嘴的，可能是要用你做向导的。能完成这任务吗？”雷鸣说。

“那叫上我爹！”

“可是刁乐山跟你爹是老交情！”

“爹说他跟我一伙！就是……跟共产党一伙！”

“那就叫上你爹！”

“是！”爹参军后最响亮的一声。

那时，随着队伍的扩大，绥化城的自治军将主营区移在了城边。而且，配置了战马。这里，也是北安军区的一个骑兵营，北安军区骑兵团的一个营。我的父亲王景文，在九连。我的父亲，威武的骑兵战士。

本来营长想全营都拐下，经过王村，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担心过于大张旗鼓，过后王家遭到土匪的报复。于是，让我的父亲单骑奔王村，让带着我父亲的父亲到北安军区会和。

王村，一拨孩子围着晶莹的雪打雪仗，景文策马而过。

立在家门前，见爹正在院里忙活，就喊：“爹！”

“哎呦，儿子！”爹惊喜。

“儿子奉令请爹去北安！”

“去北安？干啥？”

“儿子就要跟部队去打刁乐山，爹说过，爹跟儿子是一伙的！”

爹一惊。刁乐山打望奎的事家喻户晓。“打刁乐山？”爹叨咕。

“是的！”

“那请我干啥？”

“到北安就知道了。”

娘奔出，花儿奔出，景春奔出。

“儿子，咋不下马？还要过家门而不入吗？”娘说。

“就是嘛。”爹说。

儿子进了院跟爹说：“咱们得立即走，这回可不能听你的了！”

“马上就走？”娘可舍不得，两手把着大儿子的两臂。

“娘，儿子是队伍上的人！”景文说。

“也是。”爹说，扑拉扑拉手上的灰，前襟的灰，去牵马。

爷俩出院，上马，娘泪水滚落。

爷俩策马北去。

“唉，这刁乐山……”我的爷爷唉声叹气。

“爹，你说过，你跟我一伙！”我的父亲说。

就在队伍即将进入北安的时候，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与队伍会合。

“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长官呢！”爹自嘲地跟营长说。

营长哈哈大笑。

那夜，军区首长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将我的爷爷和父亲找了去，让我爷爷先介绍刁乐山巢穴的情况。我的爷爷说上几句就加上一句：“刁乐山不好对付呢！”首长有问我的爷爷就有答，可是不时加上一句：“刁乐山不好对付呢！”

我父亲急了：“还能比日本鬼子不好对付啊！”

我爷爷说：“日本鬼子也没对付得了刁乐山！”

“鬼子没对付了咱们自治军就能对付得了！”我的父亲说。

“看把你急的！我也不是不配合！我咋能不配合我儿子呢！不是都说了嘛，我跟儿子一伙！”我爷爷说。

逗得军区首长乐。

那夜，爹和儿子睡在一起。睡梦中爹还在叹气，叨咕：“刁乐山……”

早饭之后骑兵团出发。岂止一个骑兵团，自哈尔滨，也一个骑兵团出发。东北人民自治军要拿刁乐山试刀，志在必得。

匪巢震撼。坐探纷纷来报：自治军兵分两路而来！

刁乐山知道自己已经被牢牢捆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了，望奎一战，更有着毕经纬的险恶用心，现在，他毕经纬可以不必再担心自己反复。

毕经纬冷笑说：“当初日本人都没能将刁旅长灭了，现在还怕什么刚刚冒出来的自治军？此时也正是刁旅长为党国建立殊勋的时刻！”

“当初抗联没辙了，还能往苏联那儿跑呢！”刁乐山冷笑说。

“刁旅长手下这上千人的队伍，总不会是吃干饭的吧？这装备，哪里是抗联可比！”毕经纬说，“如果胜得了自治军，我立即请示上峰：提升刁旅长为先遣军司令！”毕经纬补充。

“如果胜不了呢？”刁乐山眯缝着眼睛盯视毕经纬，内心中在骂：“小鳖羔子，不知道他这么厉害！没想到我这老江湖着了他的道！”

“何必长他人威风！”毕经纬不太高兴，也不敢过于不高兴。这刁乐山现在是他的政治资本呢，是他毕经纬的未来！

自治军就没打算偷袭，知道刁乐山眼线遍布。

刁乐山那也是吸纳了多股辮子的，首领们也都被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衔，国军序列的官衔，而且都有委任状呢。据说所有的委任状都是毕经纬制作的。少数几个，毕经纬得到上峰许可。

投奔的辮子，有的首领沉不住气了，知道自治军大军将临，跑到刁乐山面前慌张：“旅长，赶紧跑吧，咱不能坐以待毙啊！”

刁乐山甩手一枪，毙了一个，咆哮：“妈拉个巴子，惑乱军心！一切，我刁乐山做主！做主！”瞅毕经纬，也有那么一点甩手一枪的冲动。阴毒的目光。

毕经纬一冷。

北安军区的骑兵团进入大山，接近老鹰嘴，一直没见土匪的踪影，但是，我的爷爷我的父亲还有——骑兵团，知道刁乐山那儿已经是肌肉紧绷。就是部队临近着巢穴，也没一声枪响。部队占领了这一侧，就面对着大寨，甚至望得见大寨之上的匪兵，望得见瞄过来的枪筒。当然，那道索桥是不可逾越的。

“你应该与他们谈判，我们是国军序列！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是在谈判嘛！”刁乐山说。

“要是能把共产党谈退了，我们何必组建先遣军！”毕经纬说。“刁旅长，绝不能对共产党心存侥幸之心！”毕经纬警告。

“自治军不进攻不许开枪！”刁乐山下令。

自治军头一天就包围，完成着包围，双方都没放一枪。

夜罩下来，黑对黑，匪巢那也没灯火。但是都知道枪口对枪口呢。

夜幕收起的早晨，大雾弥散，雾淞在一草一木，在你的眉毛，在你的胡须，就是索桥的对面都隐没。无疑双方都是紧张的，都绷紧着。

自治军让匪徒紧张了一夜。大雾让匪徒继续紧张。

“我得跟刁乐山说几句。”我的爷爷叨咕。

“说啥？”我的父亲不屑。

我的爷爷就向对面喊：“刁乐山，我是王天龙，你的大侄子！是我带队伍来的！没办法，谁叫我和自治军是一伙的呢！让你靠窑你还不靠窑，你还打了自治军，拿自治军当鬼子啊！投降吧！别让跟你的弟兄受连累！”

匪巢静静。

骑兵团团长过来了，跟我的爷爷说：“告诉刁乐山，我们也有不忍之心呢，他刁乐山究竟也是抗日的英雄！”

我的爷爷就继续喊话。

毕经纬循声向这边开了一枪，顿时，紧张着的匪军也盲目地射击。可是自治军这边，没有还击，慌乱的是所谓的先遣军。毕经纬声嘶力竭地喊：“停止射击！”

索桥被刁乐山炸毁。

大雾散尽的时候，已经傍晚午，自治军开始进攻。

更激烈的进攻是另一个骑兵团方向。

北安军区的骑兵团，无非是阻遏了先遣军的一个退路，只能据高向大寨中射击。刁乐山主要的兵力阻击着另一路的自治军。

我的父亲一枪一枪地放。

我的爷爷叨咕：“这可咋攻啊？”

有一棵苍松向大寨那方斜了下，而后向上蓬勃地长。我的父亲也不跟谁招呼，奔了过去，枪背在背，抱着树干爬了上去，隐在树冠向大寨内射击。

我的爷爷张大了嘴，缓过神来骂：“这鳖羔子，不要命啦！”

“王景文，给我撤下来！”连长喊。

我的爷爷就要奔上前，被团长一把拉住：“危险！”

我的爷爷急得都要哭了。

九连连长在己方的掩护下，冲到了那株苍松下，枪指我的父亲：“下来！不下来老子毙了你！”总算带回了我的父亲。

不过回来的连长瞅着那株苍松，跟我的父亲说：“那还真是个狙击的好位置！小子，好好练枪法吧！”

后来我的爷爷找到团长，说可以带部队过那头，马是过不去的，只能人过去。团长当即派出九连跟随我的爷爷和父亲出发。

把枪声抛远，又再次临近老鹰嘴。林木茂密，摸到了大寨之下。崖壁突出了下，可是在那突出的地方偏偏凹进去，上下尖锐地突出，因而得名老鹰嘴，凹进去的地方就是大寨。摸上来的队伍匪徒还没发现，但是，自己那一方的人已经瞧见，密集着火力吸引着敌方。也听得到来自友军的攻击已经很近。一块巨石遮在上方，越过那巨石，就是大寨，很近的就是大寨的大门。炸开大门，就可以突进。我的爷爷和副团长和连长描述上面的地形。副团长率领这一个连。

“我带人先上！”连长说。

“我先上，我灵巧！”我的父亲说。

“哼，就你能！”连长说，故作不屑。

“嗯，我儿是灵巧！”我的爷爷说。

“那就跟我上！必须听我指挥！”连长说。

搭了人梯，攀上了一位位，隐蔽着，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上来，而后再进行攻击。连长将王景文按在身边，防止着莽撞。

儿子上去了，我的爷爷也急着上去，被副团长阻止。

当副团长上去了，我的爷爷恼了，喊：“我得上去！我得上去给你们指路！”

结果，踩着战士的肩膀攀上去了。

巨石之上多了个没有武器的人。

上来的人隐藏在树丛间，披挂着积雪的树丛更密实着。连长盯着大寨的大门，命令二排排长带几名战士用手榴弹炸开大门，二排可正是王景文所在的排呢。二排的战士立即手榴弹在手，二排长盯着寨门点名，点了仨战士的名，王景文等着点到自己呢，二排长吼了声：“上！”当先跃起，王景文本能地跟着跃起冲了上去，树丛之后也立即枪声密集，掩护。排长甩出第一颗手榴弹，而后是跟随者的四颗，五颗手榴弹砸向寨门，爆炸，寨门支离，坍了下来，那一瞬间，仿佛枪声忽然停止，就让你看大寨的这一缺口。这一缺口，如因惊愕张开的口。连长当先跃起，喊：“上！”前边的二排长当先跃起，喊：“冲啊！”就在往前冲的当口，王景文曾经觉得右腿麻了下，可是居然没有倒下，仍然可以继续冲锋。但是二排长倒了下去，两个战友扑倒。王景文吼叫着冲进了大寨，后面冲锋的人流，涌进大寨。匪徒一片慌乱，向那个洞穴奔逃。

虽然不能冲锋，团长那头吹响了冲锋号。

大寨之内，有的匪徒撇了枪，扑通跪下，举手投降。而后就是成群的匪徒举手投降。缴枪不杀的喊声满寨。忽然，山洞之中传出爆炸声，自己的人还没冲进山洞咋就传出了爆炸声？

“刁乐山，你给我赶快投降！”我的爷爷喊。

不见刁乐山，也不见毕经纬。

没人顾得上理会我的爷爷。就是我的父亲也顾不上，冲进了山洞。

山洞中弥散着烟尘，刁乐山通常坐着的那把垫着一张黑熊瞎子皮的椅子，支离地扣在前面，先前摆放那张椅子的地方被爆破得一片狼藉，谁在刁乐山的椅子下放了炸药包？可是刁乐山呢？也没见毕经纬的尸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爆炸之处倒是有两具尸体，可不是刁乐山，也不是毕经纬。也不见毕经纬的影。

老巢动乱了，前方的抵抗立即瓦解，瞬间就漫山遍野的杀声，另一个方向也吹响了冲锋号，也发起了冲锋。

当枪声停止的时候，我的爷爷一个劲地叨咕：“咋不见刁乐山呢？”也不知道他是希望见到一个活的刁乐山还是一个死的刁乐山，或者，就是希望刁乐山逃脱？当然，跟儿子一伙是一定的立场。

清理战场，不见刁乐山和毕经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讯问俘虏，得知：刁乐山、毕经纬已经从暗道逃跑。那暗道的入口就在刁乐山平常时候坐的那张椅子下。当刁乐山预知大寨将要被攻破，将心腹传唤到了山洞，而且山洞跟前放的都是先前自己的手下。当大寨大门被攻破，刁乐山率亲信进了暗道。当然，毕经纬跟着。而后，炸塌了洞口。交代这些的那俘虏，钻暗道的时候落了后，想钻的时候见哧哧燃着的导火索，哪里敢再进？就往外跑，没等跑出山洞，炸药就爆炸了，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

凯旋。俘虏长长的一溜，被押往王村。中途，我父亲所在的骑兵营返往绥化。我爷

爷问团长，他跟哪头走啊？团长说，任务已经完成，跟哪头都成。我爷爷说，那还是回家报个平安信。眼巴巴地看着儿子与他分离。当儿子就要走远，老爹纵马追上，将棉手闷子摘了下来，递给儿子。

老鹰嘴的剿匪战斗，呈现着后来解放战争中我军常见的战术：集中兵力歼灭一个点的敌人。敌军强大，但是在一个点上，我军是强大的。老鹰嘴的战斗，锤炼了刚刚诞生的自治军。

刁乐山牢牢地掌控着队伍，毕经纬掌控着发报机。刁乐山和手下至少暂时不愁生存，他也学着当初的抗联，设置了密窖，储藏着重粮、衣物、枪支弹药，以备老巢被端，能够得以继续生存。毕经纬的那发报机也发挥着大作用：国民党的飞机给先遣军空投的物资，坚持下去必需的物资。刁乐山的本钱是手下的一拨子人，毕经纬的身后是国民党。

绥化城，谢尔盖维奇带人而来，摘下了“国民党绥化党部”的牌子。谢尔盖维奇来到先前毕经纬的书房，现在是国民党绥化党部书记长赵福田的办公室，谢尔盖维奇说：“你们的先遣军就不是什么先遣军，是土匪！严重破坏这里的社会秩序，必须取缔！顽抗就消灭！你这个书记长是不受欢迎的！请你离开！离开！”

“我是代表国民政府前来接收绥化的官员！”

“土匪不能接收绥化！请你离开！否则……”

赵福田摆手：“好好好，我离开，离开！”

豆腐坊被贴上封条。

“我儿子的豆腐坊……”听到豆腐坊被查封的消息，毕来福叨咕。

每天忙活完了，毕来福总是留下我的太爷一同晚饭。晚饭的餐桌越来越冷了。

“老东家，没想到鬼子被打跑了，这国民党和共产党造起来了！咱老哥俩的后人呢，竟然是对头了，两伙的！我在这儿再待下去，也实在是别扭。反正也猫冬了，我也就请辞了！”我的太爷在饭桌上说。

“你家孩子咋就跟国民政府为敌呢？这天下还不得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啊！”毕来福恼火。

“到底是谁的天下，那得骑驴看唱本！”我的太爷笑着说。

毕来福眉头紧皱。

“孩子跟谁，由孩子去吧！”我的太爷说。

回到家的太爷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有一种卸下沉重的包袱的感觉。

“说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咱就不做土豪。”我的太爷说。

“嗯。”我的爷爷重重地应。

## 第十章 奔袭爷孙功

毕家的大车拉载着毕来福和双子来到绥化城，先到豆腐坊那儿看了看贴着封条的豆腐坊，就直奔卫戍司令部，而且直接就找雷司令。老毕知道把双子往雷鸣面前一搁，是很有分量的。

“哦，双子兄弟！”雷鸣惊喜地奔向前，紧握了双子的手，也望向毕来福。一望见那一只空袖就知道是毕来福。

“我们东家来跟你谈事。”双子说，显出局促。

“哦，毕老爷子！”雷鸣和老毕握手，“抗联欠着您的情呢！”雷鸣动情。

“毕家的豆腐坊贴着封条呢！”老毕说。

“东家想让豆腐坊再开门呢！”双子说。

“这绥化城的百姓也等着吃毕家的豆腐呢！”雷鸣说，“而且，就是经纬回来，继续造他的毕家豆腐，司令部也是欢迎的！”雷鸣深意地望毕来福，内心中殷切期望。共产党人与毕经纬曾经私下里进行过合作，难得从此就分道扬镳？内心隐隐作痛。

老毕叹了口气：“你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就管不了啦！”

“毕家豆腐嘞！毕家豆腐嘞！”吆喝满绥化城。

王景文惊讶，他去司令部给营长送份材料，在街上听到了这吆喝。难道毕经纬回来了？还敢回来？好奇心大起，一抖马缰，奔豆腐坊。

豆腐坊果然在运行。曾经的安身之所显得遥远、陌生。还是当初的主人吗？

“驾哦！”一挂大车出了大院，车辕板赫然坐着双子，不是车老板坐的那头，是另一侧的车辕板，如果是汽车，就副驾驶坐的那位置。

景文的马就立在大门前的当中央，挡了大车的前路，见了双子景文惊愕因而没让路，而胯下之马也就毫不客气地伫立。“双子哥！”景文喊。

双子哥目光冰冷地射来，双子哥说：“滚开！”

景文怀疑听错，怀疑双子哥就没说出那两个字，继续喜悦，如果双子哥跳下辕板，自己也下马。

“滚开！”双子哥说。

景文激灵冷了下，抖缰绳让马让开。

大车就从身边过了去，双子连头都不回。

景文这回是真的惊愕了，张大的口很久没合上。

“我见着……双子哥了。”王景文艰难地跟雷鸣说。

“是，我也见到了。”副司令说。眼前浮现双子敌意的目光：“你们还能……做好朋友吗？”副司令也说得艰难。

“我……想……”景文说。

无论是副司令还是王景文，多么希望双子还是朋友，至少……不是敌人。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很可能成为敌人。残酷！如有刀子将你的心切割。

“咱们……别在他那订豆腐！”王景文说。双子的目光冰冷、刻毒。

副司令一怔，随后说：“我们……当然要小心。”

王村，毕来福望着先前的王家大院，现在的自治军营房，目光阴郁、仇恨。他知道，也许只有国民党把共产党给灭了，儿子毕经纬才可能回来。

绥化城，那个国民党党员的女校长失踪。他的丈夫到卫戍司令部找人，怀疑被卫戍司令部密捕。雷鸣说：“也许你该去找国民党先遣军！”没错，女校长抛家弃口，带了几个人投奔了大山之中的先遣军，要以战斗者的姿态迎接国军。

王景文曾经去大甸子那株老柳树那儿，检查树洞，里面空空。他去告诉雷鸣，那树洞啥都没有了。雷鸣说：“如果能把双子争取过来就好了。”目光凌厉地望景文，是殷殷期望。

谢尔盖维奇失踪。打头天下午有人发现他独自离开卫戍司令部，到第二天上午，就再没见他的影。雷鸣眉头紧皱。这位大尉嗜酒。先前总拉副司令雷鸣去酒馆喝酒。雷鸣就吩咐伙房炒菜备酒，在司令部喝。雷鸣没太多工夫陪，时常大尉和他的苏联士兵在司令部的食堂饮酒、喧哗。出来的时候歪歪斜斜。非常时期雷鸣深知得到苏联红军的支持是多么重要，而且谢尔盖维奇的职位是放在了自己的上边的。甚至也想，谢尔盖维奇的情政也许对共产党就是一种支持。但是，谢尔盖维奇影响着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影响卫戍司令部的形象。不能正面地严厉批评，雷鸣心生一计：请求苏联红军老大哥帮助训练自治军的战士，请大尉给自治军上军事课。自治军的每个排都配备一名苏军战士做教官，大尉呢，做自治军的总教官。雷鸣热情洋溢地礼赞了苏联红军，雷鸣的请求难以推却。谢尔盖维奇带领着那一个排的苏联红军每日开赴城边子处的营区，帮着自治军训练。可是没几天，去的就是谢尔盖维奇的属下了，谢尔盖维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或者是，先回来的是属下，后回来甚至是深夜才回来的是醉得摇摇晃晃的谢尔盖维奇。虽然挂着绥化卫戍司令的衔，谢尔盖维奇才懒得理会绥化的驻防之事。雷鸣倒也明白，这对共产党未尝不是件好事。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强化着共产党在这一块地域的斤两。而且应该争分夺秒，因为国军正铺展而来。可是后来听说谢尔盖维奇跟汉奸老八的女人扯上了。老八的女人开着个小饭馆，家和小饭馆是一体的，前店后家，老八被枪毙之后卫戍司令部曾经搜查过老八的家，谢尔盖维奇是带队的，当时就见过老八的女人。后来就不时地跑人家那喝酒，后来就扯上了，甚至夜不归宿。雷鸣闻听眉头紧蹙。那女人外号叫大白梨，虽然岁数也是不小了，可是风韵犹存。老谢啃上大白梨了，人们说。雷鸣几次面对老谢

想开口说大白梨的事，可是最后都拿香烟塞在了口，把话咽了下去。有回王景文到司令部办事，顺便来看雷叔，望着王景文，副司令计上心来，让王景文先别走，去了老谢那屋。他跟老谢说，给您配个警卫员吧，就那个王景文。老谢一怔，笑：“你是要给我安个尾巴？”“为了您的安全，就是尾巴也应该。”副司令说。“我拒绝这个尾巴！”司令站起，直视着雷鸣的眼睛坚定地说，脸上挂着微笑，意思是：我明白你的诡计！“好好好，那就请司令多多注意安全！”副司令也就只好作罢。心中也想：也好，别把我的兵带坏了！司令动不动玩失踪，不是啥新鲜事，因而对于这次失踪倒没太当回事，但仍然像往常那样，派人到成鞭子的营区看没在那儿。去的人回来报告：没在。此时已经傍晚午。雷鸣就让我去大白梨的饭馆查看，并且叮嘱如果人在那儿，别惊动。小饭馆小得老板、厨师、服务员集于大白梨一身。傍晚午了，有那要吃饭的，进了去，看不见人，就喊：“有人吗？”没人应，就退了出来。见了去查看的人还叨咕：“咋没人呢？”前去查看的人也疑惑：咋没人呢？没人可前门就这么敞开。就往里溜，觉得出奇地静，静得有点让你头皮发炸。但还是欲探究竟，必须的。连接厨房的，就是睡觉的屋，门半开着，往外溢出着静。你似乎是在蹚着没腰深的静，屋地是被淹没的静。探头往大炕一望，瞬间恐怖将你吞没：两具血淋淋的赤条条的尸体特别是下边的雪白血红，查看的人嗷嗷地去司令部报信。老谢和大白梨在寻欢中被杀死。什么人杀死了这两人？想到了敌对势力，想到了是不是情杀。对于汉子来说，大白梨很能勾起你的情欲。那到过现场的人有的就说：“那大白梨是真白啊！”说起谢尔盖维奇，说跟大狗熊似的，那毛。

雷鸣立即给那一个排的苏联红军开了个会，警告一位位不得单独行动。他毫不客气地强调：“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我必须为你们的安全负责！”没错，没了谢尔盖维奇，雷鸣是这里的最高长官。而且苏军也没再打算往这里派最高长官。日本人战败了，投降了，苏联人没理由再在别人的国土多待。不过，雷鸣必须彻查老谢被杀真相。作为目前这里的最高长官，也是必须的。

毕家豆腐坊关门了，大门紧闭，铁将军把门。双子失踪了。双子咋就失踪了呢？

有人说，半夜的时候，曾经撞见双子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

雷鸣模糊地明白是咋回事：是毕经纬对自治军对先遣军袭击的报复！而双子到底被毕经纬拉下了水。雷鸣站在豆腐坊的大门前，凝视铁锁。

坐在毕经纬的办公桌后，雷鸣拉开了抽屉，看到了伪造任命书的工具，甚至发现废弃的一张任命书，团成了团在抽屉的里角，是印先是盖得颜色浅了，重复再盖，可是没能很好地重合。为了纠集武装力量，毕经纬不择手段。国民党不择手段，各股土匪嗷嗷地啸聚，与共产党为敌。

“揭露毕经纬的行径！”雷鸣一拳击在那张展开在桌上的任命书。

把照相馆的人找来，将证物摆放拍照。而后雷鸣亲自捉刀，写下了一篇新闻稿，题目是：《匪酋瞬间将军，原是豆腐坊老板伪造证书》。而后派人乘火车前往哈尔滨，稿件交给了报社，给了在报社的雷鸣的熟人。立即见报。

坐探拿了报纸去见刁乐山。刁乐山瞅着报纸的那文那照片，半晌才骂：“妈拉个巴子的！”很屈辱的感觉，甚至无地自容的感觉。他把报纸拍到了毕经纬的面前，突出的大眼珠子盯视毕经纬。

毕经纬拿了报纸看，皱了眉头。

“你得给我个交代。闹了半天我这少将还冒牌的！”刁乐山说。

“那可不是！货真价实的少将！”

“你他娘的还蒙老子啊！让你们的飞机再给老子空投份委任状吧！否则，我可压不住我的手下弟兄！”话语四平八稳，但是沉甸甸地压向毕经纬。

“我身为特派员，自当向上峰转达您的这个要求。”有着窒息感的毕经纬说，觉得是在说，可是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的嘴唇在动，但是有没有发出声音就拿不准了。

刁乐山还以为是先前呢，向一个屯子的一个大户送了勒索信，黑话一喊，让人家何时送多少粮食到什么什么地方。不用说别的，要是在先前，你不照着做，不是绑了你的人，就是大队人马来了，不是疯抢了你，就是烧了你的房子。刁乐山派人去取粮食，还真就灵验了，取来了。不过，毕经纬派人埋伏，一天两天地埋伏，结果，追踪而来的自治军中埋伏，死伤好几十。

刁乐山瞅着毕经纬，卡巴着眼睛，说：“还真多亏你了，要不咱们不是报销了就是不知道得蹊哪去了。”

“咱们的大部队已经离这不远了，到那时咱们也就熬出头了。”毕经纬说。

“你也别打马虎眼，我那委任状还是要的！”刁乐山正色。

“我们刚刚对自治军的伏击，就是在您这个司令领导下进行的，是一次胜仗，我将向上峰禀报您的这个功劳！”毕经纬微笑。

刁乐山微笑。

深夜，大山之中燃起堆堆篝火。轰鸣自南方的夜空而来。毕经纬想起雷鸣，在苏军进攻东北的日军之前，也是在夜空，雷鸣空降。国军也能如苏军那般秋风扫落叶般拿下东北？飞机空投下了军火。

空投物资运回营盘。在一个箱子中，有一张刁乐山的委任状。

毕经纬喜好的炒黄豆断了流。只好在桌上摊着一把炒熟的黄豆，一粒一粒嘎嘣嘎嘣地嚼，满口的香，同时捧着本书看，不时再喝口茶水。那是宠辱皆忘的享受。问伙夫我的那炒黄豆呢？伙夫说：“干锅啦。”就是没了。有人抽大烟上瘾，毕经纬吃炒黄豆上瘾。甚至有时不由自主地牙齿错动，以为还有一粒黄豆在口中呢，醒过神来就皱眉，想到王村毕家的库房里可是大豆堆积。金黄金黄的大豆，如金粒。王村，父亲空荡的那只袖子在风中飘。爹，您的儿子要吃炒黄豆！

“叫双子来！”他喊。

双子单骑奔王村。夜里，马拴在了大甸子里的一棵树上，双子叩开了毕家的院门。

“你、你、你还敢回来！”老毕大惊。双子杀苏军驻绥化城卫戍司令的消息早传来，在王村传得沸沸扬扬。老毕就知道双子是铁杆跟经纬了。到底是毕家忠心的奴才！

“经纬咋样了？”毕经纬的老娘凑了上来急切地问。

“去去去，经纬能咋样！”老毕赶走老太婆，而后压低声音问双子，“经纬没回来？”疑心双子是先探动静，后面可能就是经纬跟着呢。

双子咧嘴一笑：“少东家在山里头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少东家给您写的。”

经纬的毛笔字娟秀。瞧着儿子的字就舒坦。儿子要老爹援助先遣军一车粮食，要两麻袋黄豆。晓以大义：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大道理老爹懂。国军即将大军压境，儿子就快走大山！而现在，儿子领导着一支先遣军呢！

“少东家没炒黄豆吃了。”双子笑嘻嘻地说。

老毕也笑了：“鳖羔子！还想要撒豆成兵啊？”

我的太爷身板硬朗呢，每天去白茫茫的大甸子里套野兔子。套狼得用肉做诱饵，舍不得，而套野兔，用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就行了。每次去，下上几副套子，撒上诱饵，隔天去看就行了。那时大甸子里的野兔多哦，你走在大甸子，不时就会看到野兔噌地窜出，逃向远方。套了野兔，剥了皮，肉身往雪堆里一埋，冻上，冷藏。兔皮呢，做皮袄，做棉帽，做猫耳，做手闷子。

虽然是套野兔，每回去大甸子的时候，太爷也是背着枪的，就那杆长枪，我的殷姓爷爷留下的长枪，防备着万一撞上大家伙。结果，一个北风烟雪的天气，忽然撞见了一只狼，那狼迎面而来，溜溜达达地迎面而来，太爷端枪在手，喊：“你是羊吗？”结果，那狼一怔，停下来望太爷，太爷“砰”的一枪，撂倒了狼，得了张狼皮。回村讲给大伙听，逗得大伙乐。好一阵子村里的人一见面就问：“你是羊吗？”花儿见了人问：“你是羊吗？”龇牙一乐，跑开。人家搂草打兔子，我的太爷套兔子撙了狼。

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野兔呢？大甸子里，疾劲的北风描了一道又一道雪岭。总有的地方那雪被扫得薄薄的，挨着地面薄薄的一层，踩起来坚实，就那地方，最易成为野兔通行的路径，最易见印着的野兔脚印。当然，就是下套的地方了。小兔子溜溜达达地来，行走在这背风的地儿，哦，还有吃的呢，就入套了。

太爷在三棵树的地方下了套子，去查看，收获了一只野兔。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也是累了，在雪岭下歇气，甚至两腿一伸，躺在那背风的斜坡。尽管北风嗷嗷，太爷没觉得寒冷，若是零下40度的天气，忽然给你放到零下30度的地儿，就是个暖和，雪岭与雪岭之间的地儿，暖和。眼睛一闭，都可以睡觉。太爷还真就闭了眼，听风在上方嗷嗷，心思跟大甸子的雪一样白。

后来眼睛忽然睁了，耳朵张了，听到了马的咳儿咳儿的叫，听到了马蹄音，听到了说话的声儿，而且声音越来越近。哦，声音在另一道雪谷，在背靠的这道雪岭之后，而且听出了是两个爬犁。而且过了自己不远就停下了，听见有人喊：“就撂中间那棵树那儿！”一惊，声音是熟悉的，再仔细听，听出了是毕家的长工，毕家的长工在从爬犁

上往下卸东西。毕来福搞什么鬼啊？太爷怕被发现，往雪岭里偎，隐身在雪岭。那头忙活了一阵，又从原路离去。太爷出来，拍落身上的雪末，爬上雪岭，探头望去，没人了，俩爬犁也已经遥远，在风旋起的雪烟中模糊。翻过雪岭，发现在另一道雪岭中，有东西被掩埋在雪中。那道雪岭的上方，撑出了三株杨树，掩埋东西的地方处在中间的那株树下。埋得浮皮潦草的，一手探去，没多深，就碰到了麻袋，再一扒拉，现出了麻袋，装着粮食的麻袋。哦，这是等着人来取呢。谁取呢？当然是毕经纬的先遣军！被自治军击败过的国民党先遣军！那可是我大孙子的敌人呢！我大孙子的敌人，也是我这个老爷子的敌人！瞅瞅王村的方向，瞅瞅绥化城的方向，当然还是王村近，犹豫了再犹豫，老爷子奔了绥化城。他要近距离地接触下雷副司令，他要大孙子在部队里光荣，当一个腰杆子挺拔的战士。

夜幕时分，才到了城边，见到了兵营，就去找王景文。战友找来了人，孙子挺不解的：“爷你来做啥？”爷附孙子耳畔道：“见雷司令。”“你见雷司令做啥？”孙子更不解。“快，机密的事！”爷诡秘。“哦……”孙子觉得对爷爷不好再盘问，去跟班长做了说明，牵来了马。爷搂着孙子的腰坐好，二人奔卫戍司令部。

其实太爷跟王村的自治军是熟络的，跟那儿的张团长也是熟络的。隔上几天，自治军就安排一次活动：让战士们去老乡家帮着干活。于是，王村那儿，乡亲见着自治军的人就发自内心地笑。团长还到我家串门呢，跟太爷攀谈，称太爷是老英雄，称我家满门忠烈。太爷还说呢：“老啦，要不，就跟你们干了！”

雷鸣从暖瓶倒杯白开水两手端到我的太爷面前：“老人家，您辛苦啦！毕经纬的危害非常大，我们也在捃摸他的踪迹呢。”

“他们来取那些粮食，你们跟着摸去就是了！”太爷说。

“老爷子说得极是，极是，我们才不在意仅仅就抓几个取粮食的！”副司令说。

“不过，还是先跟两个人在前头好，万一落雪了，会把那些个印子整没的。而且大部队上去，容易提前暴露了！”太爷说。

副司令点头。

“就我和我孙子打前站！”太爷说，笑眯眯望副司令。

“先前父子上阵，现在要爷孙上阵？”副司令说。

“那么些粮食，不会让搁太长时间的。”太爷说。

雷鸣立即叫来了驻绥化的自治军骑兵营长，下令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围剿毕经纬部匪帮，只要发现踪迹，穷追不舍！为了更周密起见，再从王村那儿调一个连的骑兵尾随接应。他说：“北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让我们把这个根据地打扫得干净些！”

也给我的太爷配备了一匹战马。

【感谢我的先辈，他们的传奇故事每每令我想来陡升豪气，热血沸腾。】  
队伍出发。

“这该死的天气！”太爷抱怨。天气好着呢，皓月当空，风轻手轻脚的，像是怕惊

扰了大地的睡梦。“可不能离那地方太近了，要是太近赶上人正在那忙活呢，老远就发现咱们了。”太爷跟副司令说。

雷鸣亲自带队出征，志在必得。

距离三棵树那儿约五里地的时候，太爷让部队停下了，而后和孙子徒步前往。

孙子望着蹚着雪走在前的爷爷，问：“爷你不累啊？”

“打猎嘛，都瞧见狼的踪迹了，高兴还来不及呢。”爷回头笑说。

孙子也就笑了。

忽然爷爷向后一摆手，停住了脚步，爷孙耳朵支棱了起来，在一道雪岭的后面，传来马的嘶鸣，还有人声，声音东去，雪岭矮下去，现出了俩爬犁东去。爷孙蹲在雪地，爷回头跟孙子说：“咱们来的还真挺是时候！”拿出了一根二踢脚，问孙子：“还点这个？”那是给后面部队报信的，让后面的人给送马上来，而后就开始追踪前进。

“不行，爷，土匪还不是走得太远，别暴露。”孙子说。

爷一笑，爬起，招呼孙子一同往回走。

春节的脚步临近，自治军嗅着匪帮的味道追踪。迟老爷子跟我的父亲在前，与大部队的拉开着距离在前。我的父亲便装，我爷爷叮嘱我父亲，如果跟土匪撞见了，别乱说话，一切看爷行事。

“其实爹来就更好了，爹跟土匪打过交道的。”孙子说。

爷一怔，随即笑着说：“爷也跟土匪打过交道呢，爷也老江湖呢！爷的经历多着呢！”爷怕孙子轻看了自己。

爷爷在前，爷爷的眼睛雪亮、锐利，爷爷的耳朵听千里。

进入山林的时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宛如被墨汁淹没。不时传来狼的长嚎，也传来虎的长啸，令人毛骨悚然的老林子。也有鸟的呢喃。神秘莫测的老林子。

爷孙牵马而行。

爷的汗毛都成了耳朵。

“妈拉个巴子的，这老天还真成全咱们，不刮大风，不下大雪，这些个印迹就清清楚楚的。”爷叨咕。

是，匪徒的印迹就原样地端在你面前。即使是在黑暗中还有白白的雪清晰着那踪迹。

黑夜的大氅拂过了山、林、草，还有爷孙，披挂着霜气，还有马，霜在毛尖融化成水珠。冷中透着暖的冬晨。虽然脚下的积雪踩上去嘎嘣嘎嘣响，那冷可是很结实的冷呢，可是，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种暖在伸展。

后来前方没有行走爬犁的路了，积雪高出了一块，周遭的雪地一片狼藉。爷孙下马。太爷往雪中一插脚，碰到了坚硬，木质的坚硬。“哦，把爬犁藏这了。”太爷说。

“那他们肯定离这儿不远！”景文低声。

我的太爷点头，警觉查看。

就在这时上头有雪末落下，正要往上看，落下了断喝：“别动！动老子就开枪！”

爷孙缓缓上望，一支枪指下，一张脸。

“蘑菇，就你哪路？就你什么价？”（什么人？到哪里去？）树上厉声。

太爷溢出了笑，抱拳：“哈！想吃奶来了娘，想娘家的人，孩子儿他舅舅来了！”  
（找同行。）

“就该不是踩盘子来吧？”（踩盘子，踩点。）

太爷伸出了舌头舌尖晃动。

“就谁家的花舌子？”（花舌子，送信的，联络的。）

“那是跟你家大柜说的！”（大柜，大掌柜的。）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你不是正路的！）

太爷溜达着说：“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底！”（老子是正牌的，老牌的。）  
土匪审视爷孙。

景文穿的那黑棉袄啊，前襟油渍麻花的，是太爷出发的时候瞧见厨子穿的，就让孩子跟厨子换了棉袄。而后的景文，就咋瞅咋是绉子中的崽子。（崽子，小土匪。）那时，有多少股土匪难以计数。关东军被消灭了，苏联红军呢，即将撤走，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争取着土匪武装，土匪突然成了香饽饽。那时别说在这老林子里撞见土匪，就是在县城，哦，有的县城就被土匪占领。那时的土匪，今天跟了共产党，明天就跟国民党。或者，明里跟共产党，暗里跟国民党。

土匪枪前指，指点，让爷孙往前走几步。

爷孙往前走了几步，爷爷的目光凌厉地刺了下孙子的，孙子明白那是一种暗示。树上的土匪跳了下来，就在还没有落稳脚跟的时候，爷爷噉的一声扑了上去，把土匪撞了个仰面朝天，把土匪手中的枪撞到了一边去，爷爷掐住了土匪的脖子，孙子也奔上去，摘下了身上的长枪，就要抡起枪托子砸向土匪的脑袋，爷喊：“别打死！”孙子就帮爷爷按住土匪。那也是个数岁不小的土匪，没咋折腾就软乎。爷爷松了扼咽喉的手，土匪呼哧呼哧地喘气。

“您是想死呢还是想活？”爷爷问。

土匪点头。

爷爷解下了土匪的裤腰带，爷孙把土匪反剪双臂捆得结结实实。

爷拽孙的衣袖与土匪离开段距离，让孙子迎向队伍，让队伍加快速度奔来。

“那你可把他看住了。”孙子说。

爷摆手，让孙子尽管去。

孙子走后爷爷把土匪的枪放自己身边，在土匪的面前坐下，拿出了旱烟袋瞧着土匪吧嗒吧嗒地吸烟，笑眯眯地瞅着土匪。

土匪被瞅得浑身不自在，找了话碴儿：“咋，和我们大掌柜的有梁子？”  
太爷点头，不多说话。知道土匪到现在为止还没闹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呢。

“你们是啥人啊？也得让俺明白明白。”

“一会儿就明白了。”

其实我的太爷我的父亲先前本来对刁乐山挺痛惜的，不忍心看着他被自治军消灭，多么希望他归顺了自治军。可是自从刁乐山袭击望奎县城，杀害了那么多的自治军的战士后，他们知道这刁乐山和自治军是势如水火，结下死疙瘩了。不光是望奎县城的血案，刁乐山的先遣军还袭击过共产党的工作队，下着狠手。而且小股土匪前往啸聚，往大了闹呢。不可救药不可饶恕了！

已经是晌午时分，如果是屯子在你的眼前，当见炊烟袅袅。

我的太爷忽然支棱了耳朵，听到有人哼着小调踩着积雪走近，老江湖的太爷也听得明白，是一个人在走近。太爷抓起了枪，笑咪咪地望向土匪说：“如果你老小子胆敢弄出啥动静，我一枪托子砸碎你的脑袋！”

土匪苦笑，意思是相信。

太爷可不大意，拿土匪挂在胸前的一只手闷子塞了土匪的口，塞得结结实实。而后薅着土匪的后衣领将其拽到了大树后。土匪呼哧呼哧地喘气。

紧打鼓来慢打锣，  
停锣住鼓听唱歌。  
诸般闲言也唱过，  
听我唱过十八摸……

来人唱的《十八摸》。

太爷往声音方向奔了一棵树，隐在树后，两手握的是枪筒。可不想开枪，开枪那是给不远处的土匪报警呢。

来人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地响。“老舅啊，换岗喽，回去吃饭吧，小鸡炖蘑菇呢！”来人喊，而后继续哼唱，显然是刚吃了顿好的吃出了好心情。

伸手摸姐面边丝，  
乌云飞了半天边……

哼唱了两句停下了，四下瞅，喊：“老舅！老舅！”

太爷猛地闪出，枪托横着抡了过去，来人猛地瞪大了眼睛刚来得及惊骇了下，枪托子就拍在太阳穴那儿，来人闷哼一声，侧倒下去，面朝下四肢摊开趴在地，身子软绵绵的样。太爷俯身听，听到了呼吸声。那一下子是削得结结实实的，即使没要了命，那也够呛。太爷薅着后衣领，薅到了先前的那一个土匪跟前。“哦，舅舅和外甥！”太爷说。先前的土匪摇头。

太爷把后来的那土匪的裤腰带解下，也将其反剪双臂捆了，而后就嘴啃地地那么摞

那儿。既然来换岗的已经撂倒，估计一般不会再来人，太爷拽出了塞在先前那土匪口中的手闷子，问：“不是外甥咋还叫老舅？”

土匪一笑，不答。

太爷不满意，皱眉。

“我说话老是说就。”土匪说。

太爷想想先前那土匪说话，还真每句话都带着个“就”字，明白了：“哦，是这么个老就。”

“他们都叫我老舅。”土匪说。

传来大部队的马蹄音。太爷满脸堆笑地望“老舅”。

“老舅”也听到，问：“你们到底是哪股的啊？”

太爷两指张出个八。

“八路？那可就是来砸窑了！”土匪瞪大眼睛。

“对，就是来砸窑！”太爷微笑点头，站起，迎候队伍。

队伍到了近前，我的父亲看到地上又多了个被捆绑的土匪，惊异。雷鸣以为是王景文没讲明白，爷孙制住了俩土匪，也不简单，所以也惊异。

“不用这俩绉子带什么路，应该就在跟前了，别耽误工夫了，就兵贵神速吧。”太爷说，望雷鸣。

“好，就依老爷子的！准备战斗！”雷鸣下令。

部队加快速度前进。

“站住！什么人？”前方闪出了俩土匪，端枪喝问。

“靠窑来了！紧张什么啊？”我的太爷说。

“靠窑？”土匪疑问，这么多的人来靠窑？“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雷鸣已经看到了土匪身后的山岗下是个屯子，不多的房屋的一个屯子，有不少残垣断壁，应该是日本鬼子搞连屯并村对付抗联烧毁的屯子，但是利用那旧墙，现在建了一些屋子，那应该就是土匪住的地儿，而且已经看见有背枪的人在走动，雷鸣嘎嘎两枪撂倒了那俩土匪，高喊：“同志们冲啊！”率领着人马冲了下去。

屯子里刹那那间乱成了一锅粥，乒乒乓乓响了阵枪，一彪人马冲向东，当先刁乐山是也，此人已是惊弓之鸟，闻枪声密集，上马便逃。知道逃慢了，就要被包围，围剿。后面乘马的，两腿跑的，跟了一溜。

枪声刚一响起的时候，毕经纬正躺在大炕上休息呢，两脚朝外，没脱鞋，腾地坐起，抓起了装着发报机的皮箱，就听到刁乐山在外面喊：“快跑啊！快跑！”听西面冲啊冲啊的喊声，就见双子跑了进来：“少东家，八路打来啦！”毕经纬抓着皮箱刚做出欲跑的姿态，停住了，冷笑着说：“老刁在掩护咱俩呢！”拉了双子，到了外屋，靠墙有一堆烧炕的柴禾，两人拿柴禾盖住了自己，就藏身。

乱糟糟的杂沓之音东去了，跟来了威势的冲杀。威势的冲杀跟着东去了，远了，外

面静了，毕经纬拉双子抖开压身上的柴禾，出了屋。冲杀的声音在东，毕经纬和双子上马向西逃，向着自治军来的方向逃。很快就隐在了老林子中。

“这回刁乐山算完了！”双子说。

“他完了咱不能完！”毕经纬说。

双子瞅少东家，佩服智慧的脱身之计。可先前还呼啦啦的一帮子人马，转眼就剩了俩，有点像做梦。双子将短枪插在腰间，一手握住了少东家提着的皮箱的提手：“我拿吧。”

少东家没松手：“这可是宝贝，我拿着踏实！”瞅双子一笑。

双子投奔了毕经纬之后，就成了跟班，成了与毕经纬形影不离的跟班。

刁乐山的尾巴越来越短，两腿跟着跑的，不是被子弹撂倒，就是在自治军追上来的时候扑通一跪，举枪投降。自治军越过他们，只管追击，擒贼擒王，灭贼当然也是要灭王。见刁乐山的身边也就几十号人了，雷鸣留下一个骑兵连打扫后面的战场，亲自率领其余人马继续追击。

“这回，决不能让刁乐山跑了！”雷鸣喊。

刁乐山的队伍就一小堆了。

“分头跑吧，活一个是一个！”刁乐山喊。

“那个是刁乐山！”我的太爷指引，刁乐山深夜把队伍搁在大甸子到王家大院喝酒的时候，太爷是见过的。

自治军谁也不追，就追刁乐山。

刁乐山也是逃蒙了，忽然，胯下之马一声嘶鸣，猛然通身往后使劲，站住了，刁乐山一惊：眼前是悬崖之上，向前一步就是猛地跌落下去的山峦，满山的银白，草木戴孝！刁乐山勒马面对追兵，把双枪插在了腰际，最后关头他不想顽抗。悲凉袭上心头。他下了马，摸出了旱烟袋，装上了烟末，摸出了洋火，刺地划着了火柴，点燃。

自治军围上。

我的太爷哀怜地望刁乐山。

我的父亲哀怜地望刁乐山。

就是雷鸣，也哀怜。

曾经的抗日英雄。

雷鸣扬起手，止着身后的战士，给着刁乐山时间。“刁乐山，投降吧！”雷鸣说。

刁乐山吧嗒地吸了口烟，再缓缓喷出，他瞧着雷鸣，知道是带队的，他点了点头，说：“我们缙子讲的是杀富济贫，好像和穷人是一伙的，可是我现在发现，你们共产党倒真是跟穷人一伙的！怪不得国民党叫你们共匪！干得不错！”后一句是高声。而后转过身去，面对了忽然就跌落下去的山峦，喊：“我刁乐山来世再投共产党吧！”纵身跃下。

老林子中，毕经纬和双子先堆雪，堆成高高的一堆，而后掏了个雪窝，在里边过夜。早晨的时候，双子被外边的响动惊醒，双子拨弄醒少东家，少东家抓起了枪。双子探头向外看，看到了两只孢子的屁股，两只傻孢子正试试探探地向前行进。双子让少东家看，

少东家乐了，笑着压低声音说：“有吃的了！”少东家悄悄钻出，抬手向天空就是一枪。傻狍子傻狍子嘛，两只狍子不立即逃走，而是回头查看，查看哪发出的声响。毕经纬甩手一枪，一只狍子倒下，另一只惊愕了下，箭步跃出，瞬间没了踪影。那一枪，打在狍子的脑壳，狍子一回头，就给了你脑壳。

“那一只咋不打？”双子问。

毕经纬望着山林，有些呆呆，低声说：“那是个怀着崽子的。”由哀己而哀怜怀崽的狍子。

燃起了篝火，烤狍子肉吃，倒不怕烟雾招引什么人，树冠之上的风是疾劲的，那点烟雾到了那儿早被稀释。

在那个雪窝猫了几天之后，毕经纬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刚刚被自治军端掉的营盘。在一天深夜，有几个人窜到了那，结果是逃窜的土匪，就先前刁乐山的手下。当然，这回成了地地道道毕经纬的手下了。

有天外面忽然传来了哀号：“经纬，你在哪啊？经纬，你在哪啊？”出去一看，是女校长在呼天抢地。自治军袭击营盘时女校长正潜回绥化城了，因为她的双胞胎儿子要过生日了。毕经纬说回去实在太危险。女校长说，共产党不至于把她怎么着；再说，还能敲锣打鼓地回去啊？就回了绥化城。结果，躲过了一劫。女校长抬头见毕经纬站在面前，也不管还有人在跟前，搂住毕经纬就啃，满哪亲。从此，两个信念、身体都结合在了一起。

毕经纬发报，称先遣军遭遇自治军袭击，经血战得脱，少将刁乐山战死，目前率残部数百人几乎弹尽粮绝。

午夜，燃起了堆堆篝火，天上嗡嗡地来了运输机声，空投下了给养。

“特派员，你那发报机真是神奇！”双子说。

## 第十一章 群众是根本

驻扎王村的自治军调来了一个骑兵营，开到了绥化城的卫戍司令部。驻扎在绥化城城边子的自治军也全部奉令开拔到卫戍司令部。司令部大院肃穆，战士们觉得可能将有重大行动。可是剑指何方？

夜幕耷了下来，夜的汁液浓稠了，卫戍司令部那儿开始布局：骑兵出动，从司令部到火车站，道路两侧排列骑兵，火车站站内站外也是排布士兵。这时战士们才明白：将有重要人物抵达绥化城。

雷鸣的身旁有了几位陌生的首长，他们一同乘坐雷鸣的那辆黑色轿子到了火车站，看站内。

由哈尔滨方向驶来的一列客车雪亮的灯光刺穿夜幕，不时鸣笛，刺耳的刹车声，吭哧吭哧地缓行，咣当地停下。车门打开，卸出了乘客，他们在荷枪实弹的排列开去的士兵的注视下出站台，离开车站。

这时，车上呼啦下来了士兵，足有一个营，他们也荷枪实弹地在站台排列。

而后下来了被迎接的首长，在雷鸣等的陪同下出了站台。

被簇拥的一位首长停下脚步，望排列开去的战士，忽然走向了一位战士，为那战士系紧上边的扣子，那战士身体僵直，呼吸都急促。

首长系好了扣子，那战士也缓过了神来，唻的一个立正，高声：“首长好！”

首长还了个礼，前行。

那被系扣子的战士就在首长离去的时候，不由自主满怀敬意地再一次唻的一个立正，高声：“首长好！”

迎接的队伍不由自主地唻地立正，齐声高声：“首长好！”

那位首长回首，向战士们还礼。

雷鸣导引首长上他那辆黑色轿车，可是，首长问，路还远吗？雷鸣说，不远。首长说，那就步行，也好看看这城市。于是，簇拥着首长步行而去。

那被系扣子的战士，就是我的父亲王景文。就是那时，他还不知道给系扣子的首长是谁呢，反正知道官能挺大。而他的表现，令雷鸣心中暗暗点头：是个好苗子！父亲当时的表现，别的战士还以为是雷鸣交代的呢，带头问首长好。其实，是父亲临时的发挥。父亲就是不缺少勇气，如果他觉得该做什么事的话，就立刻做。

从火车站撤回司令部，也许因为在车站的出色表现，王景文被安排在走廊警卫，就站会议室的窗前，背对窗。其实回头就可以望见会议室内的情形，就可以望见那位首长，但是，你的任务是警戒，不可让精神离岗。

雷鸣说，食堂已经备了伙食，随时可就餐。

大家望向林总，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总司令。

林总环视大家，掌心一把炒黄豆，口中咯嘣咯嘣咀嚼，向雷鸣说：“不急不急，说会儿话。”

“好，那各位首长咱们就一边先打打牙祭一边说话。”雷鸣向一属下一摆手，那人“哎”了声奔出，瞬间几位勤务兵就端上了托盘，托盘中全是黄澄澄的炒黄豆。

“老雷，你这情报摸得准呢！”有首长说。

笑声一片。

“听说了，你们这儿的大豆可是被称作金豆呢！”林总说，“礼尚往来，也不能白吃你们的金豆，我也给你们带来了硬头货！”林总向随从一摆手，那随从立即将一捆崭新的杂志放到了雷鸣的面前。

“群众，是硬头货！绝对硬头货！”雷鸣说。那杂志叫——《群众》。

“这杂志的名字，就是林总给起的！”一位首长说。

“大战在即，我们靠什么去拼？人民群众！没了他们，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便知道我们当前最紧迫的是什么！有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军事上，即使出现再大的失败，也可东山再起！”林总话讲得慢悠悠，目光，望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嚼着北国的金豆豆，说着如金豆豆的话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谁呢？农民！有了农民的支持，那我们共产党人用兵就可以撒豆成兵！”林总手掌一扣一张，满桌黄豆滚动。

就在会议室里谈笑风生的时候，隔壁的房间首长带来的电台已经嘀嘀嗒嗒。林总的司令部此刻就在这绥化城的卫戍司令部。

后来林总就睡在雷鸣的办公室。雷鸣后来讲起：那办公室的里间，就有一张床，雷鸣平常休息的地方，可是林总没睡那床，而是地上摆了一张行军床，就睡那行军床。而雷鸣的那床，林总的一个贴身警卫睡。

后来我参观林总指挥国共在东北最初决战的司令部旧址，那已经是纪念馆，我看到，大炕之上摆了一张行军床，林总当初就睡在那上。望着那行军床，你笑不出，倒是一种肃穆笼罩了你。也许，林总只有睡那行军床才睡得踏实，即使是在睡梦之中，也流动着所统帅部队的步伐所向。

一位首长拿了份电报走到门前，见里面的灯光已熄，停住了，微笑了下，向跟前守卫的战士交代：“首长觉轻，千万别弄出动静来。”

王景文身板一挺，随即将就要脱口而出的那个“是”字强咽了回去。

那一夜，我的父亲自豪地守卫着林总。

离开绥化城的林总留下一个消息：东北人民自治军很快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当初叫自治军是共产党人占领东北的权宜称谓，是与苏联人的默契。

像北满的其他屯子一样，王村也来了工作队。六七个人，坐着两个爬犁就到了王村。当然是首先找住的地方。当然是先前的王家大院显眼着，但那是民主联军的营区，人喊马嘶的，热闹着呢。除了那儿，当然就是毕家大院显眼了。可那就是工作的对象，是地主，总不能住在地主家把地主当革命对象。就算是与虎谋皮，也不能与老虎同窝而眠啊。就找穷苦乡亲商量，借他们的房子住。

“你们，跟他们是一伙的？”老乡指王家大院的自治军问。

“是一伙的，都是东北民主联军！”

“哦……”老乡纳闷：一伙的咋不就去那儿？

纳闷是纳闷，老乡还是借给了工作队房子。这家借了间，再跟邻家商量，好商量了，也借了间。立即帮两家扫院子、担水。

“咱这王村谁家土地最多？”队长问。

“当然是王天龙了。王村王村，就从他家来的。”

“哦……”队长就知道：第一革命对象确定了。

“再就是毕家了，毕来福。他那儿子毕经纬可是国民党呢，跟你们好顿干呢！”

“哦……”无疑，这也是革命对象。

队长也是开展工作心切，令部下传唤来了毕来福、王天龙，就做减租减息的工作，队长大大咧咧地盘膝坐在大炕上，毕来福、王天龙则站在地当腰，队长侃侃而谈。好像还挺语重心长的样子。毕来福衰草一般地立着，知道是站在儿子的敌人面前，当然，也是自己的敌人，毕家的敌人！就袖着手，一副蒸不烂煮不熟的神情。可是，队长谈着谈着，王天龙火了，怒视着队长吼道：“你是国民党工作队吧？哪来的王八犊子来作践俺！”

队长一怔，太突然，一时反应不过来。

部下不干了，立即冲了上来啪啪就给王天龙来了几记耳光，而后将其反剪双臂按倒在地，说：“你这狗地主要与人民为敌到底吗？”

“你这狗崽子血口喷人呢！”我的爷爷怒不可遏。

队长就让手下塞我爷爷的口，手下就瞧见耷拉在我爷爷前襟处的棉手闷子，现成的东西，就将一只塞了我爷爷的口。而后就在房东家找来了绳子，将我爷爷捆绑了起来，五花大绑哦。

“你将受到严惩！”队长咆哮。随即问毕来福：“你是什么态度？”

“你们爱咋办就咋办。随便。”毕来福说。

“好，那你可以先回去。”队长向毕来福摆手。

早有人飞奔而去向我的太爷报信。太爷铁青着脸，奔兵营。而我的奶奶率领我的二叔我的姑姑奔工作队。二叔要拿那杆长枪，被邻居抢下。

太爷见到骑兵团团长劈头就是一句：“屯子里来国民党了！”

“国民党？”团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是国民党咋能把我家天龙给绑了？给打了？”

“老爷子，好好说，咋回事？我给你家做主！”

“人还在工作队呢！”

“娘的！不知道谁是爹呢！”团长说，拔腿就奔工作队。

往屋一戳，炕上的队长一怔，屋内的工作队员一怔。团长扫了眼王天龙，瞄队长，切齿骂道：“娘的，像个佛似的！你以为你是佛吗？”

“怎么说话？”队长说。

团长掏出短枪抵队长脑门：“这玩意儿要说话了！”

队长身体一僵。

团长打开扳机。

队长身体再一僵。

“你不能乱动！”一个队员将长枪指向团长。

可是团长的一批战士闯进来了，长枪、短枪逼住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一声声：“不许动！”

我的太爷奔进屋，大吃一惊：剑拔弩张千钧一发！

团长瞄见一工作队队员黑棉裤又往下黑了一条，尿裤子了！团长收起枪哈哈大笑，而后向队长说：“小子，地上站着去，听我给你们上一课！”

“听你上什么课！”队长嘟囔。

“哟，给脸不要脸？”团长又来了气，一把薅住队长的后衣领，像提一只小鸡般将队长薅起放在地上。

“你你你……”队长这回是羞辱。

团长盘膝坐大炕上，笑眯眯地说：“小子，别觉得你们窝囊、委屈，我就先给你们讲讲这王天龙。这王天龙可是得到林总表扬的！林总知道是谁吗？前不久，林总到绥化城，绥化城卫戍司令雷司令跟林总汇报发动群众的事，讲到了王天龙的事，讲到了王天龙一家三代参与剿匪的事，林总说，真是满门忠烈！”就讲我太爷我爷爷我父亲参与剿匪的事迹。也讲起我的王姓太爷我的迟姓爷爷我的殷姓爷爷我的王姓爷爷抗日的事迹。窗户上，印满了大人、孩子的脸。

“可他还是地主。”队长叨咕。

“啥地主！王家的土地因为王家抗日，土地全都被鬼子没收了，给了日本开拓团！”

“那他家的土地我们按日伪财产没收？”

团长盯视队长，按捺住了怒气，说：“我跟王天龙谈过那些土地的事，人家早说了，既然跟了共产党，就按共产党的规矩办！既然跟了共产党，可以就跟得彻底，那些土地就分给乡亲！”

队长张大了嘴巴。

“鬼子投降之后，乡亲们没动开拓团霸占的王家的土地上的庄稼，人家王天龙找到我说，那些收成就给骑兵团做军粮吧！”

队长的嘴巴张得更大，眼里已经有了泪水。

“调查，要调查，不搞调查就要动手，是要犯错误的！犯大错误的！是要脱离群众的！”团长指点队长。

队长转身给我的爷爷松绑，而后扑通跪在我爷爷面前哽咽地说：“您扇我耳光吧！”外面欢呼起来。

我的爷爷怒视着队长，呼哧呼哧喘粗气，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苦难岁月的雕琢，王天龙早已经不再是大财主家公子的范儿了，脸是山岩的色，身板是山的骨，那要是一拳上去，能把那书生模样的队长给削散架了。乡亲拽走了我的王姓爷爷。

队长怔怔，不时地往上推一推眼镜。

团长拍队长肩膀：“请你到我那串个门。”

队长就随团长去。团长把去绥化城开会时林总带给大家的那叫《群众》的第一期杂志给队长。

结果队长说：“每个工作队都发了这一期的《群众》。”

“那你是没好好读！你有最好，我还有些舍不得给你呢！”团长说。

“我要向全村的乡亲检讨。”队长说。

团长一怔，随即大手又是一拍队长的肩：“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好，好，我也给你个配合！你们工作队，我们骑兵团，一块唱台戏！”

“唱戏？”队长莫名其妙。

骑兵团的人，工作队的人，带着锹带着扫帚来到我太爷家院门前，院门前隔着条街道是一片菜地，在这冬季当然就是白雪覆盖的空地，来的人清理那儿的积雪，不平整的地方就拿雪填平，拿锹拍实。清理出了大大的一块空地。

骑兵团的战士排队来了，席地而坐。工作队全体席地而坐。团长指挥唱歌，大合唱，歌声覆盖了王村的天空。

有人敲锣吆喝：“快到迟早老爷子家门前喽，看大戏喽！”

歌声和锣声，吆喝来了屯子的人，有点人山人海的意思了。

歌声停，团长和队长上前，向迟老爷子鞠躬，说完向我的王姓爷爷鞠躬，向全体乡亲鞠躬，拢共三鞠躬，而后团长亮着大嗓门讲话：“各位父老乡亲，我们骑兵团，我们工作队，今天把戏台搁迟老爷子家门前，唱的是哪一出呢？《将相和》！负荆请罪！”

队长讲话：“我叫张鼎，是工作队的队长，错是我犯下的，我向乡亲们赔不是，向王天龙赔不是！”说完向我的王姓爷爷低头。迟老爷子一家人站院门前。

我的爷爷臊红了脸，摆手说：“可拉倒吧！”

团长指队长高声向乡亲们说：“这小子犯的错，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就他出！”

乡亲们就好啊好啊地喊。

结果队长脑瓜顶上戴了花头巾，和一队员连扭带唱了一出《夫妻识字》，乡亲们笑声一片，战士们笑声一片，王村的天空笑声一片。

太爷瞧下咧着大嘴乐的天龙，说：“也值了，一人的委屈换全屯子的笑！”

“嗯。”我的王姓爷爷点头。那先前的委屈、窝囊，早抛九霄云外。

队长带领队员挨家挨户走访，丈量每一块土地。

队长跟我的爷爷说：“王哥，你想要哪块土地尽管吱声！”

“别，我跟乡亲一样。我跟他们一样抓阄，抓到哪块是哪块。”

“嗯，好主意，好主意，条件同等的人家就抓阄决定可获得哪块地块。”

有的得到土地的乡亲，在自家的土地上放起了鞭炮，白雪之上，散布红色的碎末。于是，更多的乡亲效仿，在新分得的土地上燃放鞭炮。本来春节的脚步已经临近，分得土地的喜悦更增添了节日的氛围。

而我的爷爷望着抓阄抓来的那土地，长久地怔怔。太爷的全家都来了，看自家的土地。

“老毕家的土地虽说是减租减息了，也没人给种了。”太爷说。

“都是地主了。”爷爷说。

“共产党斗地主，就是让人人都成地主呢。”太爷说。

爷爷乐了，难得的一乐。

全屯子担水喝的那池塘，满是欢乐，孩子们划着冰车追逐，没冰车的，或看热闹，或打跣溜滑，看谁滑得远。

我的老叔景利本来被我的老姑花儿领着站塘沿儿看热闹，看着看着，咧着嘴就号：“我要冰车！我要冰车！”

花儿皱眉瞅小弟，瞅小弟的没出息相。

孩子们也望小利，扑哧一笑，继续玩自己的。

小利就号得更厉害，往池塘里泼洒他的悲哀：“我要冰车！我要冰车！”

赶上骑兵团的炊事员来挑水，听见了小利的哭声，瞧见了小利的可怜相，撂下水桶，蹲在孩子的面前：“咋就没冰车滑呢？”

“嗯，我家冰车坏了，我娘就给劈了烧炕了。呜……”

“哦……”

“我要冰车！我要冰车！”

炊事员拍拍孩子的脑瓜顶：“不哭不哭，我跟咱们团长说，他保准能送你个冰车！嗯，跟那个张队长说，也保准送你个冰车！”

“那不就俩冰车了啊！一个就行了！”花儿说。

“好，好，一个冰车是保了的！就凭着满门忠烈，后人哪能没冰车滑呢！”

回去的炊事员向团长报告：王天龙家的那小不点在池塘那号呢，看别人滑冰车，就他没冰车。炊事员望团长笑。

“哦……”团长望炊事员的眼睛，望见眼中的笑，团长也笑了：“去让翟木匠做一

个最好的冰车，给天龙家的小不点划。满门忠烈，后人哪能没冰车滑呢！”

炊事员大笑。

别的孩子的冰车，底下是两根粗铁丝，而小利的冰车下面是两块三角铁，一个平面固定在冰车上，另一个平面直立。铁丝做的冰车时间长了，铁丝就会被磨扁，固定铁丝的木条就容易与冰雪摩擦，增加了阻力。冰车到了小利的手，孩子乐出了鼻涕泡。满池塘的欢乐，有了小利的一份。

不过，有天小利滑冰车得意忘形，忽然发现冰车奔了冰窟窿，身子一侧歪，冰车从冰窟窿上飞过，自己身子哧溜，进了冰窟窿，好在两臂一张，把人卡住了，而后拼命爬，爬了上来。那一刻，满池塘的小伙伴看得呆呆，吓得呆呆。

夹着冰车通身落汤鸡般的小利出现在家人面前。

后来团长跟那炊事员叨咕：“也别就我王哥家的孩子，看看还有谁家的孩子滑不上冰车，给做个，给送去。”叹口气：“我琢磨啊，不会总把咱们骑兵团在这搁着，养着，要是开拔，还真有些舍不得这里的乡亲！”

骑兵团的木匠好顿忙，一口气做了十多个冰车。

忽然有那么一天，骑兵团的战士都去了乡亲们的家，帮干这干那的。唯独这一次团长说了，悄悄地说：“如果乡亲们留你们吃饭，就吃吧。”非同寻常。

就在那一天，团长把工作队的张鼎队长请了去，喝酒。团长建议队长，立即在屯子里组建民兵队。“跟乡亲们说，国民党来了，咱们的土地就没了，打国民党就是保卫咱们的土地！”团长说。

第二天，队伍就开拔。骑兵让战马缓步，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满屯子的人都出来了，团长不断地挥着手：“乡亲们，再见了啊！”

团长忽然下马，去了一位乡亲的家，那家有位重病的老奶奶，团长要去探望，要去告别。

老奶奶的孙子先前是抗联，在同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团长握着老奶奶的手说：“老人家，我们还会回来的！回来我就来看您！”

老奶奶说：“孩子，你叫啥名来着？”

“高远。”

“给俺写纸上，也好让俺有个念想。”

团长明白，老太太是怕此一去再见不着了，战火无情。团长掏出钢笔，一笔一画地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后握着老奶奶的手让老人家保重，说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而后告别，率领队伍出发，奔绥化而去。

就是老百姓都明白，在这北方的北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要开始了。

阴阴的天，暗灰了大地的雪。

“小文子要打仗了！”我的奶奶望着远去的骑兵团说，眼中溢满泪水。

傍晚午的时候，团长临走探望的那位老奶奶的老伴骑着头毛驴跟头把式地来找我的

爷爷，怀中掏出一管黑钢笔说：“快撵团长，他钢笔落下了，他还要拿着钢笔写命令呢！”那老奶奶的老伴外号也叫瞎猫，害着眼病，眼睛总挂着眼屎。瞎猫姓井，叫井有财。人们除了叫他瞎猫，还调侃地叫他井发财。

“那我去给你还！”爷爷说，就要拿钢笔。

可是瞎猫不松钢笔：“我还是跟你一块去撵！”非要亲手还。

我的爷爷挺恼火：“既然非要亲自还还来找我做啥？那你能不能去跟谁借匹马？”我的爷爷说。

“倒是合计马了，可我不会骑马！”

太爷明白瞎猫的意思，说：“快撵队伍去吧，反正他们先去的是绥化。”

路上的风景：我的爷爷在前不时地勒马急追，瞎猫在后不住口地喊着驾。

上路不久就飘雪，天地间灰茫茫一片，好在北风推送着他们。

我的爷爷摇头，叹气，拿瞎猫没办法。也明白：人家是觉着你和团长近，才找你陪着。

“你把笔交给我，你就回去，我给你交给高团长得了！”我的父亲不死心。

瞎猫憨憨一笑说：“还是我交给团长好，团长让人给我家孩子送冰车呢！”

是要亲自感恩。

冰天雪地中，瞎猫鼻涕拉瞎的，不时地拿棉手闷子揩抹鼻涕，棉手闷子上那揩抹下的鼻涕冻成了一层冰，就拿没结冰的地方擦。

天黑的时候，到了绥化城，直接去了城边子的兵营，果然见到了刚从王村开拔来的战士。打听团长，到城里卫戍司令部开会去了，雷鸣说绥化城的卫戍司令，也兼着骑兵团的政委。先前，骑兵团在绥化城这儿驻扎一个营，在王村驻扎两个营，现在全团集结在了一起。我的爷爷就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说那就找王景文。我的父亲来了，我爷爷就让领着去见团长。父亲知道原委后，犹豫。爷爷指下瞎猫说：“人家非要亲自交给团长！”我父亲一笑，就领人去司令部。

还好，团首长的会议已经结束，正在食堂吃饭。要不，还真就得候着。

我的父亲再一次地望瞎猫，意思是：就我给你送去得了。

我的爷爷明白我父亲的意思，说：“就让他亲自给吧，都到这了！”

我的父亲先进了去，餐桌前咋地立正：“报告团长，王村的井有财赶来见您！”故意不提钢笔的事，故意严肃。

“井有财是谁？”团长叨咕。

这时父亲才嬉皮笑脸：“提外号团长就知道了：瞎猫。”

“哦，知道知道。快让人进来！”

结果，团长惊喜地喊：“王哥也来了！”

瞎猫拿出了钢笔害羞地说：“您把钢笔落我家了。怕耽误您写命令，赶着给您送来！”

“我说我给送来就行了，可人家非得要亲自给你送！”我的父亲说。

“落下就落下，干吗跑这远送！”团长说。

“不是怕耽误您写命令嘛！”瞎猫叨咕，两手举送钢笔。

满桌的首长站了起来。

团长接过钢笔，咋地一个立正，高声：“谢谢井哥！”

“加三个凳，一块吃，一块吃。”雷鸣招呼。

井有财连连摆手：“不不不，不饿！”

我爷爷说：“我俩还是街上吃吧！”

首长都上来了，硬把仨人按在了座位上。

我父亲说：“我可是真吃完了！”

“那就陪着！”团长说。

哪能不饿呢，冬季的时候，那时，农村是猫冬的，是一天两顿饭的，第二顿饭是要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吃的。还走那么远的路，两人的肚子里早已经咕噜噜地跑开了大车，就坐下吃饭。

团长嗓门向厨房吆喝：“再掂对俩菜，得跟两位老哥喝酒！”

团长说：“今晚就别往王村赶了，睡兵营。”

雷鸣说：“就睡卫戍司令部。”

“不不不，得回去，要不，我那老婆子惦记！”井有财连连摆手。

“她那老婆子，心思重。”王天龙说。

“上半宿是肯定不能睡了。”井有财说。

团长和雷鸣就知道这情况不好强留。王天龙其实很想跟儿子再待一夜，瞎猫这情况得跟着一同回去，让人家一个人独自走夜路，不仗义。

雷鸣让王景文叫进了一位警卫员，嘀嘀咕咕说了什么，还给了警卫员钱。是让警卫员去一家卖鞭炮的店铺砸门，买了十个二踢脚。先叮的一声，蹿上天，再咣的一声，俩响，是谓二踢脚。警卫员抱来了二踢脚交给雷鸣，雷鸣将其放在王天龙的面前说：“走时带上这，万一遇见狼缠着，就放一个两个的。”

团长向雷鸣点头说：“还是老雷想得周到！”

“这大甸子，谁走夜路能啥也不带？最起码也得提一根棒子！这块的人，常年出门的，有谁没见过狼啊？”雷鸣说。

父亲送爷爷，送到大甸子。告别的时候，爷爷盯着儿子说：“子弹不长眼睛，我儿可要长眼睛啊！”又抱抱儿子，拍拍儿子的背。他已经忘记儿子其实是养子，自己其实是养父。

狼，是邻居。

那夜，大甸子安详地沉睡，微风轻手轻脚。马碎步地前奔，候着后头的毛驴紧赶慢赶。

天龙回头瞧瞧瞎猫那急迫的样，好气又好笑。再一望前边的路，一惊：还真叫雷鸣说着了，夜中亮着俩萤火般的眼睛，一只狼凶残地瞄过来，那目光比脚下嘎巴嘎巴冷着的冰雪还冰冷。马嘶鸣了声，停下了脚步，与狼对峙，马的眼里是闪烁着怯弱的，恐惧的。

赶上来的毛驴比马落后些，瞧着狼恐惧。

“我的妈呀！”瞎猫轻声。

“还爹呢！”天龙冷笑道，也轻声。

狼是聪明的，人、马、驴在面前，知道人是主要要对付的，就瞄着两人，绿莹莹的目光给你捉摸不定的感觉。我的爷爷想啊，雷司令应该考虑到这是一个基本没风的夜晚，如果北风呼啸，洋火还划得着吗？手从棉手闷子中退出，摸出一颗二踢脚，摸出洋火，侧了身子，避着点那微风，微微的风，刺啦，划着了洋火，点了二踢脚的药捻子，药捻子哧哧地冒着火星，两指拈着二踢脚，二踢脚的前端对着了狼，我的爷爷甚至自己先忍不住笑起来，恶狼挡道，我的爷爷居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二踢脚叮地爆响，蹿向狼，越过狼的头顶，在远方距地面不高处再咣地爆响，狼一激灵，向远处奔逃。可是，胯下马也一激灵，忽然狂奔起来，毛了，马吓毛了！咋叫马停下马也不停，就是狂逃，不时嘶鸣，惊恐地嘶鸣。最后马一尥蹶，将主人掀了下来，继续向前跑，不过跑得有些慢了，许是觉得掀下去的是主人。我的爷爷望马受惊的地方，马狂奔出足有五里多路，惦记着瞎猫，担心瞎猫可别叫狼给吃了，那回去可如何交代？就爬起来，往回奔。顾不得马了，马可以没了，不能没了瞎猫。首先听到瞎猫啊啊的声音，首先看到了那头毛驴，而且竟然伸长了脖子嗷嗷地叫，驴背上没瞎猫，雪地上一团黑影，瞎猫在那啊啊地叫。再往前，看清了，瞎猫下面是一只狼！瞎猫死死地掐着狼的脖子，那狼在挣扎，该死的狼果然又回来了！那狼一边挣扎一边张大了口喘气，我的父亲有了坏主意，摸出了一个二踢脚，摸出了洋火，跟瞎猫说：“你按住了！”点燃了药捻子，药捻子哧哧地冒着火星，二踢脚的上端对准了狼张大的口，狼惊恐，叮的第一声响，二踢脚钻进了狼的咽喉，就在那咽喉处爆出了一声闷响，狼抽搐了几下，拼命地抽搐了几下，不动了，身子一点一点地软了下来。瞎猫试试探探地松了手，确信狼已经彻底没命了，站起身看着狼跟我爷爷说：“你真有办法！”

我爷爷见瞎猫棉裤裤腰那白花花的，俯身细看，是棉裤被狼给蹬得稀烂，笑了，说：“没把你那玩意儿蹬掉了啊？”

瞎猫这才俯身看自己的棉裤，笑笑：“哪能？”

“那狼就归你了，赶紧跟着我去找马。”

瞎猫咧嘴笑：“马要是找不回，归你！”

“归你就归你，赶紧跟我找马！”

瞎猫把狼搭在了驴背上，牵着毛驴跟着找马。

我的爷爷猫着腰找寻马的踪迹而前。后来我的爷爷乐了：“吓，咱那马奔着王村跑呢！”

后来见到了那马，那马迎着主人站立，静静地站立，似乎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先前的怯弱与落荒而逃。“妈拉个巴子的！你个王八犊子的！”我爷爷瞧着马笑骂。

后来瞎猫用那张狼皮做了个褂子，穿在身上，指望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能提到那狼的事，好嘿嘿一笑，说：“那狼是我掐死的呢！”

## 第十二章 抢占四平街

兵临四平城下。那时已经是三月中旬。

四平城在国民党手中。但是，有的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有的是国民党招降纳叛的伪军，和投奔的土匪武装。国军的主力尚在沈阳以南。苏联红军不撤，便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进入，而苏联红军一直拖到三月才撤。国民党军队就只能捧着苏联红军撤退的脚步北进。而苏联红军每撤出一个城市预先通告共产党，而对国民党则保密。尽管斯大林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但是，绝对不希望同美国人打得火热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占领东北。

共产党最初是想独占东北的，曾经在山海关阻击国民党军队，激战，终因实力不敌，使得国民党军队踏进第一道东北大门。退了一步，共产党便想拒敌于四平之南，想将长春作为共产党人的都城。而四平，是长春的门户！苏联人说，四平给你们搁那儿了！这共产党人哪能含糊！

骑兵团当然快捷，率先抵达。西郊，是飞机场。团长拿望远镜查看。不用望远镜也看得见有两架飞机停在机场，也看得见机身的红圆，那是鬼子的飞机。得啥拿啥的苏联红军居然没拿那飞机。

团长笑了：“这飞机场是给咱骑兵团预备的，拿下！”

战马嘶鸣，骑兵团冲向机场。结果，守军没放机枪就嗷嗷地往城中跑。全都是满洲国军的身影，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

“娘的，全都是二鬼子！给我截住退路，包饺子！”雷鸣政委和团长也冲向前，团长喊。

冲到机场，王景文瞧着鬼子的飞机愤怒，瞧着飞机上涂着的太阳旗愤怒，将枪往背上一挎，拿了手榴弹，就听团长断喝：“王景文，你要干什么？”

“我要炸了鬼子的飞机！”

“浑蛋！现在是我们的飞机！”

瞧不远处有跪在地上举枪投降的前伪军，王景文举着手榴弹喊：“那我就炸二鬼子！”

“浑蛋！他们现在是俘虏！”团长喊。

再看前方，被截住的前伪军被围成了一个团，全都举枪投降。

“这仗打得真没意思！”王景文叨咕，一时不知道干啥。

依团长的脾气，直接就攻城了。雷鸣说，要等主力抵达，听从黄司令指挥。

在那些俘虏中，发现了日本飞行员、机械师。

团长忙着审讯俘虏，摸清城中情况。

夜晚，机场燃起了篝火取暖。不少战士去看飞机。王景文也去看。以前就看过天上的飞机，大蚊子似的。有个战士去摸，嘟囔：“铁也能上天啊！”有的想弄开座舱，可是不知道咋打开。雷鸣也来看飞机。

王景文凑到雷鸣跟前不好意思地说：“我差点给炸了！”

雷鸣笑笑：“早晚我们也得有空军啊！当然，还得有海军。也许有一天你就开飞机去轰炸敌人呢！”

“我？我哪行！”不过，王景文想到自己被叫作小蚊子，就想啊：要是开上了飞机就是大蚊子了，去叮国民党！去叮敌人！

不断有部队集结。第二天上午，黄司令抵达。戴的眼镜现着儒雅，但是，那表情，冷峻如铁。在被簇拥着走向指挥部的时候，他瞥了眼那两架日本战机，没任何表情。

随后部队就撒开了，东南西北将四平城围住，这一天就是围住，没有进攻。整整一个大白天，无战事。

但是，在傍晚午的时候，俘虏们都放了，放回。之前雷鸣给他们上了课，上课的时候就说要放他们，回去可以传话：民主联军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只要缴械，就可不杀。

当然俘虏会大肆渲染民主联军如何人马众多。民主联军此举在于涣散敌军军心，敌军无斗志，则我军必可减少伤亡。

那么何时攻城呢？多年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的我在研究战史研究一战四平，对攻城时间的确定，发出会心的微笑。兵临城下，敌军必然就开始紧张。那就让你紧张。紧张了一个大白天，无战事，那就是要夜袭了。可是上半夜共军这头一片平静。就在敌军懈怠的时候，攻城开始了！本来是敌军以逸待劳，结果我军反客为主，也来个以逸待劳！

凌晨两点，攻城开始！信号弹带着嘶鸣的声音，撕裂夜的宁静的声音，蹿上夜空，划出一个弧度，指向宁静着的四平城，刹那间四围开了锅一般，枪声大作，呐喊声一片。

敌军的火力点在夜色中清晰、鲜明。五个团的民主联军攻击两个团的守军。那是一场从容的攻坚战。

林总站东南方向的丘陵，嘎嘣嘎嘣地嚼着炒黄豆，慢悠悠地说：“传令：不要蛮攻，要干艺术活，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大战在后，练兵吧！”

骑兵团被搁在后面。

“哼，骑兵就是看热闹的啊！”王景文瞧着前方的激战撇撇嘴道。

有一个碉堡传出了喊话：“你们是共匪，我们是土匪，来砸窑啊！”机枪扫射而来。远远的，王景文听到了，跳着脚喊：“就是来砸窑！要不你们就靠窑！靠窑吧！”

“靠你们的窑？靠你们穷八路的窑有啥好处？”那边喊。

“好处？好处就是饶你们不死！”王景文跳脚喊。脑海中闪现了刁乐山。当初可是

最希望刁乐山靠共产党的窑。

听到了王景文的喊，雷鸣政委过了来，说：“不要光看热闹，琢磨琢磨打仗的道理！机会难得，旁观者清嘛！”

后来传令团长以上指挥员到林总那儿开会。林总说：“指挥员分几等：好的指挥员战果大，伤亡小；次之战果大，伤亡大；再次之，伤亡大，战果小！你们就在这儿观战，观战一个小时，而后回去指挥作战！”会就这么简单。

指挥员们就俯瞰战场，看到的自己所属部队的作战，也看到了兄弟部队的作战，谁打得艺术，一目了然，往下怎么打了了然于胸。

最后各个摩拳擦掌了，林总摆手：“散会！”而自己仍然盯视着战场。

林总的爱好：吃炒黄豆，看地图。身边的人说，除这两样，就没见别的爱好。我并不喜欢某元帅在什么什么决战的时候与人下棋还谈笑风生，战场瞬息万变，那举动大有作秀嫌疑，可入戏文，而不可以实做。

“报告班长，我想到一个办法！”王景文喊。

班长糊涂：“办法？啥办法？干啥的办法？”

王景文指手画脚说明。

班长去向排长说明。

排长去报告连长。

连长不向上报告了，让派一个班去办这事。

当然就是王景文所在的这班去办。撂下了战马，步行去办。

就在骑兵团的附近，看到几户人家，低矮破败的茅草房。就敲门，说要征用饭桌。饭桌就放到了面前。问有没有破麻袋，破麻袋就放到了面前。拿绳子把破麻袋绑在了桌面。而后往上浇水。就在那百姓的院子里折腾。浇几瓢水就等会儿，看冻成冰了再浇。很快，就是厚厚的冰了。

王景文把饭桌桌面朝前，在后一趴，说：“这就是盾牌了，敌人的子弹是打不透这饭桌的！”

饭桌被送到了前沿。战士推着那饭桌逼近敌人的火力点，近在咫尺了，就投掷手榴弹，爆炸之后，火力点哑了。友军首长很高兴，跟骑兵团的班长说：“管用，能再支援几个吗？”

“能！”王景文高声应道。

班长一挥手：“那就赶紧！”

大战在前，军人来跟你要东西，老百姓乖乖，要啥给啥。不过，就在忙活着的时候，王景文的耳畔忽然响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他对班长说：“要是政委在，可能要批评咱们！”

“批评咱啥？咱们现在是立功呢！”

“政委会说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班长跟老乡说：“等拿下了四平街，我们会来赔偿你们的！”

“哦……”老乡就嘟囔，“不就是挡子弹嘛，八仙桌更管用！”

“你家有八仙桌？”班长问。

老乡就进屋端出了八仙桌。八仙桌，是桌面四边长度相等、桌面较宽的方桌，每边可坐二人，四边围坐八人，民间戏称八仙桌。不光是桌面宽大，四腿也长。

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是早晨的时候，泼水便成冰。

鼓捣八仙桌的时候，王景文笑着说：“简直土坦克了！”哪知道，多年以后就做了坦克团的团长！

先前饭桌做的盾牌就能掩护两个人，结果这八仙桌做的盾牌能同时掩护四个人接近敌人的火力点。

爆炸声声，枪声滚沸。

一支队伍在骑兵团前经过，队伍中一人说：“呵，大刀队！”

骑兵团团长不满意了，说：“啥大刀队，骑兵团！”

那支队伍中的又一人说：“就、就是大刀队，就、就是骑兵，就也是使大刀！”

王景文惊呼：“老舅！”

那人还应答：“哎！”出了队伍向骑兵团的队伍中蹭摸了蹭摸，赶紧进入自己的队伍跟随队伍前行。

“哦，遇见舅舅了！”身边战友说。

“啥舅，他外号‘老舅’！”王景文说。

那次袭击毕经纬、刁乐山密林中的营盘，押回的俘虏，先给上课，雷鸣也亲自上课，而后对愿意参加民主联军的，就留下，不愿意参加的，就让回家。结果，“老舅”就留下了。

雷鸣政委站在了骑兵团面前，高声：“同志们，我们唱歌吧，用歌声为我们的战友鼓劲，加油！我们就唱那首《神圣的战争》！苏联红军就是唱着这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现在，我们唱这歌，消灭反动派！”就引唱，当然是用中国话唱。在绥化的时候，雷鸣将《神圣的战争》译成了中文，让部队学唱。也曾亲自到营地教唱。骑兵团离开绥化城的时候，先是在卫戍司令部集结，而后就唱着这歌出发。歌声如旗帜挥舞在绥化城的上空，庄严了整个县城。

而此时，突然爆发出的歌声，挺拔了战场上的将士。

起来，伟大的国家！

起来，做决死战！

要消灭法西斯强盗，

万恶的匪帮！

让正义的愤怒像巨浪

滚滚沸腾，

进行人民的战争，

神圣的战争！

……

林总等指挥员肃立在歌声中。“战争，就是一门艺术！”他说。

四平街的夜空飘荡着歌声，曙光呈现，天空如同挥舞着一面大旗，印着镰刀斧头的大旗，那镰刀斧头闪烁着黄金的光泽。

上午10点，总攻开始，四围，想起嘹亮的冲锋号声，联军战士潮水般向前，杀声也震天，哪一个见了这阵势的敌兵不惊呼：“我的天！”抵抗是没有用的，或撇了枪狂逃，或举枪投降。

骑兵团团长一马当先。但是，在他的身后只是一个营的骑兵，另两个骑兵营在另外两个方向突进城中。在总攻之前，林总给骑兵团传来了命令：三个营散布开，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突进。在后备部队中，骑兵排在了前，当先冲锋。每一个骑兵战士，除一杆长枪外，还配备了一把大刀，现在是大刀高扬。

丘陵之上眺望战场的林总皱起了眉头，胜利的时刻却皱起了眉头：一窝蜂似的冲锋，乱糟糟地冲！此刻敌军如果能够给予有力的抵抗，我方将付出大代价。冲锋陷阵，得有你自己的阵脚，就如那练武之人，当要攻击别人的时候，总要两脚叉开，先往脚那儿使劲，那是根基。总得要有一些规则让将士遵循。攻守规则，三个班为一排，三个排为一个连，三个连为一个营，三个营为一个团，三足鼎立，三为多，为大，为强，三人为虎……林总现出淡淡的笑，想到了自己的名，想到那个彪字，一虎三撇。

土匪不懂得巷战，一窝蜂地被兜来兜去，无路可逃了，地上一跪，举枪投降。那些前伪军拖着枪跑，那枪在他们手中就跟烧火棍似的，被拖着跑，无路可逃了，就黄乎乎地跪成一片。有一个土匪在奔逃，王景文快马而追，喊着：“缴枪不杀！”但是土匪还是跑，明显腿软乎着，后来站住了，可就是不举枪投降，王景文一刀劈去，土匪给了王景文一脸的惊恐，脑袋便飞了，在街上滚动，这时王景文才明白，土匪是被吓傻了，不知道该举枪投降，做了冤死鬼，战场上冤死鬼多着呢。

赫然一支队伍出现在前，也是骑兵，都骑马，赫然看到了毕经纬，穿着件日军黄呢子大衣，双枪在手，王景文惊呼：“少东家！”敌我相逢，肯定是一场厮杀，本能地他不希望这一场厮杀发生，希望往昔的少东家能够活命，多少岁月与少东家纠结在一起啊。王景文的惊呼令毕经纬一怔，看到了小文子，先前的小文子而今的民主联军战士。接着，王景文看到了双子，忠心耿耿地跟随着少东家的双子。双子也是一怔，双子也是双枪在手。狭路相逢，毕经纬知道已经绝无逃脱可能，他想看一看手中的枪，好决定是顽抗或者指向自己的脑袋，一声枪响，他看向自己的前胸，那里渐渐透出了鲜血来，他身子一歪，栽下马去。

“双子哥，至少你要活着给少东家收尸！”王景文喊，他已经看出双子要顽抗到底。

双子怔怔地望向小文子，眼中已经溢出泪水。

土匪已经被团团包围，“缴枪不杀”的喊声不断。匪兵一个个地举枪。双子怔怔地望着小文子，小文子拍马上前，抓过了双子手中的一把短枪而后要另一支，双子神情呆

滞地、机械地给了小文子。

“下马！下马！”民主联军喝令。

下马的双子就扑向毕经纬，将其抱在怀中哭喊：“少东家啊！少东家啊！”

王景文站在双子的跟前，也很难过，说：“双子哥，我是希望他做俘虏的。”

“少东家恨共产党！”双子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说。

是啊，毕经纬是有钱人，而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所以毕经纬不能跟共产党，而且还恨共产党。但是，双子是穷人，双子应该跟共产党！

很快四平街一片欢呼。

俘虏要被集中，但是，双子抱着毕经纬死活不放手，嚷着：“我不能丢下少东家！”

王景文也不忍心丢下毕经纬。他指着双子说：“我帮他把人埋了吧。他和我是一个村的，死的人也和我是一个村的！”

班长皱眉，报告排长，排长皱眉，摆摆手：“由他吧。”排长倒是也想跟连长请示下，连长不知道冲哪去了。

结果，就在这时候，团长和政委来了，排长指下毕经纬的尸体说：“报告团长、政委，我们打死一个当官的！”

雷鸣是认得双子的，当然，更是一眼认出了毕经纬。他下马，站在毕经纬的面前，想到了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前夕两个人私下里的合作，不是国共合作，而是两个人私下里的合作，心中不免为毕经纬的结局深深地遗憾。既是各为其主，也是各为信仰，曾经同一战壕，而今兵戎相见。

“政委，我要帮着双子哥把少东家埋了。”王景文请求。

“这是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曾经与我们共同抗日的人。张排长，给他找副棺材埋葬。棺材先打个欠条，随后要给钱！”

“是！”排长响亮地应。

王景文忽然想到夜里去淘弄饭桌的时候，那提供饭桌的百姓家就在那山墙停放着一口黑乎乎的棺材。要说起这棺材，我不知道南方是啥习俗，但是在这北方，在俺东北，不少人家那老人还健在呢，就给自己预备了棺材，甚至，那棺材是一种家当。瞧着那棺材，那老人甚至自豪呢，颇有点后顾之忧的意味。咋会有这习俗？我琢磨，一个字，穷，怕万一作古因为穷，难以入土为安。

拍开了院门，老乡不太高兴地说：“还要倒弄啥啊？”

排长指山墙那儿的黑棺材：“嘿嘿，想跟您买那口棺材。”

老乡瞅瞅棺材，瞅瞅排长，瞅瞅来的别的士兵，没客气：“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

排长碰了一鼻子灰，还没提要打欠条就碰了一鼻子灰。

“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王景文说。

老乡瞅瞅王景文，一摆手：“那也不卖！”

“我们要埋的是个抗日英雄！”王景文说。

老乡狐疑：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咋还打出了抗日英雄？

双子说话了：“大爷，他说的是真的，要埋的是抗日英雄！而且，我会给你两匹马，换你的棺材！”指驮着毕经纬尸体的毕经纬的马，和自己的马。

那可是两匹膘肥体壮的马。老乡盯着马不作声。

“成交？”排长问。

老乡点了点头。

就先将全部的马搁老乡的院，尸体放进棺内。老乡把归他的马牵进了屋，好像怕被抢走似的。一口棺材，两匹大马，需要啥老乡提供啥。排长和手下抬了棺材，手中拿着锹、镐。

抬了一二百米，排长说：“就这吧。”

锹清除了地面的积雪，一镐下去，都是心中一沉：一镐下去就是一个白点！地面硬邦邦的。都望向排长。

“政委是命令埋了他的。”王景文说。

“是，政委是这样命令的。”排长说。

双子啥话也没有，上前拿过别人手中的镐，一镐一镐地刨，就是闷着头一镐一镐地刨。王景文上前想拿过双子手中的镐替换着刨，双子推开王景文，就自己一镐一镐地刨。

“镐太少了，就一把。再去跟老乡借几把镐！”王景文的班长说，然后就亲自带了王景文等去借镐。

排长瞅瞅棺材，叨咕：“得老大一个坑！”

双子刨出一个小坑坑。

“就刨那一个坑，再刨深一点，而后塞手榴弹炸！”排长说。就上前拿双子手中的镐，这回双子没拒绝，排长接着刨，加深着那坑。

看看差不多了，排长往小坑坑塞了三颗手榴弹，连在了一根绳子上，排长让大伙退后，正赶上王景文的班长带人回来，捋摸了三把镐回来，手里拿着绳子的排长说：“远远退远！”

可是双子忽然冲了回去，踩住了绳，喊：“别炸！”

“咋？”排长生气。

“会炸了少东家的！”双子说。

是，棺材离爆炸点有点近。

上前了人，移动棺材，移得远远的。

一声爆炸，飞起的硬土块噼里啪啦落地。

站起的排长先望了望四平街，四平街也望过来，在战事结束的时候，这儿，忽然响起爆炸声。

再刨，刨了几个深坑，再拿手榴弹炸。土层被炸得松动，再下镐，就下来一块一块的硬土块。

晌午的时候，连长派人给送来了馒头。

咋找来的？

听到了爆炸声，就看到了在这忙活着一堆人。

后来的日子里，雷鸣政委曾来看这坟，在坟前肃立了许久。苏军排山倒海而来的前夕，他与坟中人有着难忘的合作。

越过四平街，毕经纬可以遥望他的家乡。

排长带人进城的时候，见一辆卡车出城，满车的人。后来知道，那车拉载着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国民党弄出个辽北省，这四平作为了省政府所在。黄司令下令：“给他们辆卡车，让他们滚！爱哪去哪去！”省政府的班底就被装上了那辆卡车。

下午，俘虏被集中在一所小学校的院内，雷鸣政委给上课，他忽然看到俘虏中有王景文的身影，奇怪，随即看到了王景文身边的双子，明白了。王景文知道政委看到了自己，向政委笑笑。

“你们，我们，同为华夏子孙，同胞是也！而今同室操戈为的什么？蒋介石要独裁，要的是蒋家王朝！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答应！你们答应吗？愿意助纣为虐？我坚信的答复是：不！不！不！那我们就欢迎你们加入进来，与我们并肩战斗，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雷鸣的演讲总是火一样，燃烧出你的热情。王景文爱听政委讲话，隔时间长了没听着，就巴望呢。

双子怔怔地望着雷鸣。就这个政委，下令安葬少东家。

“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回家；想加入我们的，就留下，去留自由！”政委说。

前边放着桌，留下的去那儿登记。王景文也不管双子愿意不愿意，拉着双子的手说：“咱们去登记！”其实双子是想回王村的，继续给毕家放羊，或放马。也许，再回绥化城，给毕家经营那豆腐坊。但是，小文子牵着手呢，他不忍抽回自己的手。老东家哦，看来我不能赶回王村给您报信了！也许，不报信更好。

“我被你绑架了！”登完记双子不乐意地说。

“绑架你做好人！”王景文说，不过有点理直气不壮。后来嘻嘻一笑：“那我得吃红线了！”吃红线，土匪黑话，勒索钱财的意思。

双子勉强地一笑，耸肩说：“你撕票吧。”

来了命令：司令部首长要视察四平街周遭的工事，让骑兵团派出一个连跟随。骑兵团让王景文所在的连前往。

王景文跟班长请求带上双子，说双子反正已经报名参加民主联军了。班长请示排长，排长请示连长，连长应允，但是叮嘱了下：不要带枪。

民主联军的总司令乘马视察。

城内满街的军人，暖了城；但出了城，满眼的雪白，天空阴霾，北风飕飕。林总的黄呢子大衣不时被风掀动。

在视察城西的时候，总司令驻马铁路线的时候，忽然就盯视一张在风中飘上飘下的纸，淡淡地说：“那是张地图。”

参谋长向一警卫摆了下手，朝那飞扬着的纸张一指往回勾了下。

警卫拍马上前，就在那纸张在天空中低了下的时候扬手抓住，看下，奔回，交给参谋长。

参谋长笑了：“《满洲国地图》！日本人的！”

“日本人的地图比我们的要更精细。”林总说。

双子听见了林总的话，叨咕：“少东家有一张日本地图，总看。”

王景文当时眼睛就瞪圆了：“那地图在哪？”

“在少东家的里怀。”

王景文就望向东南，毕经纬的坟就在那头呢。“部队打仗，地图可是重要的呢！”他说。

“我哪知道你们长官这么看重地图！”

“那你现在知道了！”王景文殷切地望双子。

双子望天。天空阴霾，欲雪。

林总伫马叨咕：“这应该有条河的。”

参谋长指一道雪岭：“那应该是，被雪埋了。”

是，再远眺，现出河流的轮廓。

林总点头。在此之前，林总就在地图上见过这儿。

当夜，骑兵团就驻扎在那所小学校，雷鸣给俘虏上课的那所学校。学校离司令部很近，骑兵团作为快速反应部队驻扎在司令部附近。那司令部就在先前的辽北省政府。

王景文悄悄地将地图的事报告给了班长，报告的时候脸滚烫，觉得自己是在打小报告。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报告给连长，连长直接去见团政委。

“毕竟是已经入土为安的人。”但是想到，毕经纬看重的地图，很可能很重要。就说请双子来一趟。

跟着王景文。

“我知道是地图的事。你们去取吧。”双子说。

坟前，双子扑通跪下，磕头不已：“少东家，打扰您了，为了新中国，打扰您了！”

那是一张军事地图，应该是日本关东军使用的。一些地名，被铅笔注上了中文。民主联军的参谋长瞧着地图连声地说：“不错，不错，好东西！”

据说林总喜欢反坐在椅子上，趴在椅背上，凝视地图。

看王景文跟双子那个劲头，蹀得那么紧的尽头，就让双子和王景文一个班。

后来王景文问起黑炭马方，双子说：“他差点去王村把你家灭门！”

王景文一惊。

“少东家没让，为啥不让也没说。那回你和你爷带着自治军端了我们的营盘，恰巧马方没在营盘，去会相好的了。那回他去的时间有点长，也是觉得对不住少东家，所以那么说。”

“那马方现在哪去了？”

双子一笑：“没了。”

“没了？”

“叫日本人给打死了。”

“叫日本人给打死了？”王景文糊涂。和爷爷端毕经纬营盘的时候，鬼子早玩完了，黑炭马方咋还能让日本人给打死了？

就是营盘设置在了密林中那个废弃的村落的时间里，失望与绝望交织的日子里，作为毕经纬忠实的追随者之一的马方，虽然见毕经纬沉静着，但是，绝对感受得到毕经纬那种内心深处的煎熬，当然也就跟着内心煎熬了。本来就是安静不了的人，窝不住的人，隔三岔五地就找个借口出去转一圈。反正跑过佳木斯，那儿有他的一个表妹，表妹夫是汉奸，鬼子投降后共产党的人一到佳木斯，就给抓起来毙了。先前本来表妹是要嫁马方的，别看马方黑炭似的，表妹可一口一个哥地叫着，都不叫表哥，叫哥。但是表妹的娘嫌马方穷，没出息，结果表妹嫁了汉奸。跟毕经纬做了军统特务的马方想起表妹就想毙了表妹夫。结果，共产党替他吧表妹夫毙了。他可以跟表妹好了。那次离开营盘，倒没去表妹那儿，而是去了一个矿区，煤矿，一个拜把子兄弟的孩子娶媳妇，去喝喜酒。马方那时在先遣军是连长，开始的时候还真有一百多号人呢。但经过自治军两次的袭击，剩几个了，就毕经纬也没剩几个了。你叫毕司令，听着觉得是屁司令的意思。马方带了一个手下前往那矿区。酒席就摆在当院。酒正喝着的时候，有人发现茅草房烟囱根那儿也冒烟，还冒火星，惊呼：“快救火！”就救火，拎着水桶爬梯子上去，浇水，房盖咣咣咣地响，冒热气。发现及时，火没烧起来，宴席继续。喝到夜幕降临，马方觉得该走了，不过，是回营盘还是找地方住下，那时还没主意。那拜把子的哥们儿送，没送几步被马方劝阻，回去了。没走几步，马方瞥见一澡堂子，打了个酒嗝，说：“嗯，先洗个澡，精神精神。”澡堂里没人洗澡，世界动荡不安，难道害得人没了洗澡的心思？泡在池子里，闭目养神，不时哦哦地打酒嗝。忽然听到了咋咋的声响，木板拍打湿润的水泥地面发出的声响，跟在睡梦中似的，听到了女人的声音，还是日本话，哇里哇啦的，那声音也沾水似的，湿润润的。怀疑是梦，但还是睁开了眼睛，马方吃了一惊：进来俩日本娘们儿，还大大方方地就进了池子，池水涌动。马方惊呆，同伙惊呆，但是腾地勃起。马方拎胳膊就薅过来一个，往池子的沿儿一按就从后面进入，一边动作着还一边说：“小鬼子，还送上来来了！”另一个日本女人瞪圆了眼睛看，醒过神来嗷地跑出。同伙看得目瞪口呆。跑出的日本女人哇里哇啦，声音远去，外边传来骚动。“别干出事啊！”同伙嚷。“现在可不是鬼子的天下了！”马方说，一直忙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同伙胆战心惊地看。嗷嗷地就从外边冲进来了男人，持着斧头，“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地骂。马方的那个同伙嗷地往外冲，日本人冲进来的时候眼见不关马方那同伙的事，没理他，直奔马方，马方的那同伙光着腚冲出了澡堂，光着腚嗷嗷地跑。开始是没目标地跑，就是逃命，后来觉出了北风飕飕的，如同小刀割你的肉，明白现在得解决别被冻死的问题。嗯，马方赶婚

礼的人家并不远，那可是马方磕头的朋友呢，赶紧让他救马方吧。马方的朋友瞪大眼睛瞅着赤条条的马方的同伙，结结巴巴地说：“快、快去救马方！快、快去！”给找了衣服穿上，呼呼啦啦地吆喝了人，赶来救人。澡堂见不到人，静悄悄的。进了浴池间，惊呆了：马方的尸体横陈，漂浮在水池里，仰面，面门就是一道斧劈的深痕，冒出些豆腐状的东西，看着叫人作呕。矮粗的马方，胸毛浓密，尸体看着像狗熊，像猪。开澡堂子的日本人不见了，就奔了日本的住宅。澡堂子就在日本人的聚集区，见着男的就往死里打，不留丝毫情。群情激奋。有户日本人家传出了枪声，在枪声中这边有人被打中，这才阻遏了这群人。“不要过来，过来的就要开枪！”日本人喊。“那你们就把凶手交出！”马方的朋友喊。“凶手的，已经逃跑，你们的，可以去追！就骑着你们的马逃跑的，你们的可以去追，不关我们的事！”日本人喊。日本人的话是可信的，这种时候，日本人很明白冒犯了中国人是啥结局。逃难的路凶险万分，中国的老百姓打死日本人的消息很多。打死了就打死了。所以这拨日本人抱团没动，等待着回国的时机。但是，有人弄来了炸药，叨咕：“炸死他们个王八羔子的！”点燃了导火索，将炸药包撒向了有日本人开枪顽抗的那个院落。一声爆炸后，便是惨烈的哀号。马方的朋友这时才决定罢手，回撤。马方的同伙说得去澡堂取枪，还有马。枪已经不在，马已经不在。总算在一间屋逮到了开澡堂的日本人，一个老头，老头说：“人的，早跑了！哪敢不跑！不关旁人！”问往什么方向跑了，老头往南指。“他们有枪，咱们就拉倒吧。”马方的同伙说。马方的朋友瞅眼马方的同伙，叹口气，作罢。马方的同伙回到营盘跟毕经纬说起马方被日本人砍死的事，毕经纬一直紧皱眉头，很生气，就没提报仇。后来毕经纬倒是跟双子说：“马方啊，他表妹白指望他了！”

占领四平的民主联军立即就是整训。班分为三个组，王景文被点名做组长，三个人一组的组长。

他一怔，随即说：“报告班长，让双子哥做组长，我愿意听他指挥！”

班长盯视着王景文，恼火：“那我的指挥呢？”

双子赶紧站出：“报告班长，我愿意接受王景文指挥！”

班长瞅王景文哼了声：“以后不许双子哥双子哥的，要说李双！说李双同志！”

“是！”王景文咔地立正。

组长在前，俩战士在后，小组冲锋，一组在前，两组在后，班冲锋，一班在前，两班在后，排冲锋，连冲锋，营冲锋同，团冲锋。

高处观看的团长点头跟雷鸣政委说：“三三制好！是好！”

“三三制是富有变化的，撤退的时候可就是倒三角的，也要练。”政委说。

“跟着林总打仗，恐怕永远是正三角！”团长说。

“也许，跟着林总打仗，首先是学会打了败仗咋办！”政委很严肃地说。“恶仗在前！”政委说。

## 第十三章 马德里

蒋介石说：“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

毛泽东说：“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骑兵团向梨树镇进发，那是四平街北部的一个重镇，民主联军的指挥部设置在那里。后面一阵嘚嘚的马蹄声，一队人马越过骑兵团，王景文陡然认出：其中一人便是——林总！一个连的警卫跟随着民主联军的首长。团长高声：“停止前进！向左转！首长好！”骑兵团全体高声：“首长好！”

林总一行在团长、政委面前停住，林总问：“高团长，敌人要的是四平街，你们这是要到哪里？”

“前往梨树镇，保护首长安全！”团长高声。

“哦……”林总望向参谋，说，“这可是我们的机械化团呢，好钢当用在刀刃上！说到安全嘛，”林总抬头望天，“可以把飞机场那两架飞机放在司令部的院子里！情况一危急，上飞机就跑！”林总开玩笑的时候，自己一点不笑，就跟说正经话一样。

别的首长们笑了。

“移师四平街！”林总说。

“是！”团长高声而应。立即命令部队再向左转，出发。

林总扫视其他首长，缓声：“大战在即，司令部岂可先预备着如何跑得快？”微笑，温和。

蒋介石：“党国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党所有，于党国大大不利！不打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

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说：“你们活，也要让人活！”

以四平城区为中心，民主联军由西而东，构筑百里防线。防御战，骑兵难以发挥其优势，因而，父亲所在的骑兵团成了后备队。于是，战马搁在营区，扛着锹镐去帮助兄弟部队的防区构筑工事。

双子抡镐，王景文拿锹撮土。王景文望到了高地上毕经纬的墓，凝视了会儿，对双子说：“少东家的坟肯定得让敌人当作了碉堡！”

双子停止了抡镐，望墓，皱眉。如见猛烈炮火落于少东家之墓，土块四飞。人呆呆。班长瞪王景文：“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报告班长，我是给双子哥鼓劲呢，守住了防线，少东家的墓就安全！”

是，那墓在防线之后。

“哦，也学咱雷政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呢！干活干活，别扯闲篇！”班长摆手。其实表情温和。

机场方向，传来飞机的轰鸣，两架飞机冲向天空，北去。后来知道，那两架日军战机，开到了哈尔滨。

民主联军的总兵力20万，四平集结了15万。先前林总的作战思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而现在，延安指示：固守四平！不能独占东北，那就平分东北！林总没有机械地执行延安指示，尽最大可能地进行着运动战。骨子里不同意固守四平的林总，在对延安的指示精神“活学活用”。小师弟静待大师兄。坐镇沈阳指挥国军的是杜聿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黄埔一期生；林彪，四期生。蒋介石，还是他们共同的校长呢。触须前伸。国军新一军当先而来。军长孙立人，抗日名将。林彪，抗日名将，只是孙立人正在英国接受女王授勋呢，部队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梁华盛代为指挥。进入东北的国军总兵力为——30万！当初共产党进入东北的是10万部队，短短的时间翻了一番，国民党不再给你时间。

此时，敌我双方谁都听得见对方的呼吸。

林总，听得见坦克行进的轰鸣，听得见敌军行进的脚步。

从铁岭开始，民主联军步步设阻，设伏，拖延着敌军北进的步伐。

我军对敌军的动向了如指掌。骑兵团的侦察排乔装出动，分散出动。那时王景文羡慕侦察排啊，羡慕人家发挥着大作用。骑兵团也忽然紧急出动，夜幕中紧急奔袭。敌新一军的一个营驻扎在一个屯子，与主力部队脱离了，立即被民主联军锁定成为了一个点，攻击的点。骑兵团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响，屯子的四围，全是民主联军的人马，数倍于敌军，而且，又来了骑兵团。你装备精良，我以多欺少。

团长急不可待。但是被按捺。团长传令：“待会儿冲锋的时候，记着三三制，按三三制冲锋！”

雷鸣政委上前，两臂一挥，引唱：“三三制战术教育，全体，唱！”

立即，歌声雄壮：

三三制战术教育，  
努力确实执行。  
各个服从指挥，  
注意班长口令。

歌声中，加入进了战马的嘶鸣。

步兵不断突进屯内。在全局上敌强我弱。在这局部我强敌弱的情势之下，战斗是要

速战速决的，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增援之机。团长终于得令，暴吼：“前进！冲锋！”

马蹄嘚嘚，王景文的小组，双子盯着当先的组长，毕经纬走向穷途末路的一步步，和眼前的这个人，和这个人的爹，这个人的爷，都关联，很冲动，冲动地要一枪毙其于马下，而后投奔国军，为少东家复仇而战！但是，掌心，王景文牵手的温暖又暖了起来，软去了那强烈的念头。陡然，骑兵便楔入屯子中。身后，呐喊惊天动地，民主联军全体冲锋。就那漫向小小屯落的声浪也足以令敌军心惊胆破。

一股股的敌军被兜来兜去，无处可逃便举枪投降。

仍然试图逃窜的，在枪声中倒地。

王景文眼见一黑影闪进茅房，东北称厕所为茅房，就见双子上来了，跟组长说：“我收拾那王八羔子！”下马，将肩抵在茅房的土墙上，一用力，土墙向里倒去，妈呀的一声，随即就是哀号：“救命啊！救命啊！”组长上前，犯难：“就让他投降多省事？这救还是不救？”

“完事再说！”双子上马。

就撇了埋在茅房里的那位，找寻继续顽抗的敌军。

屯子内的枪声渐渐稀疏，停止，远处的枪声倒是激烈起来，那是阻援的战斗。就在随队伍快要撤出屯子的时候，王景文想起了压在茅房里的那个敌兵，赶紧向班长报告，最后补了句：“也可能早死了！”

“枪能死吗？带领你们组，立即回去查看！”班长命令。

美式装备，优越于着民主联军的装备，就是骑兵团的团长都说：“早晚我们也美式装备！”就是这场战斗之前团长就叮嘱属下要多多地夺取敌人的武器。尽管上级首长也叮嘱：俘虏也是宝，可以化敌为我！林总琢磨战术的套路，民主联军的罗政委琢磨出了如何处置俘虏的办法，化敌为我的办法，因而，俘虏也是宝。

坍塌的茅房一点动静也没有，双子跟组长一龇牙：“玩完！”

“真玩完了？”组长不太信，踩了上去，身子还往下顿了顿，下面立即哎哟了起来，“嗯，宝贝还在！”

就扒拉，扒拉出了人，还能站着，似乎没咋地。双子继续埋头扒拉，另一个组员也跟着扒拉，组长瞧见俘虏腰间的枪套，说：“是个当官的，找手枪。”

“都撤了还回来做啥？”俘虏嘟囔。起先喊救命是本能，后来不作声则是想隐蔽脱身。

“找到了。”双子拎着手枪站起，抖着枪身的尘土，还用嘴吹，嘿嘿地笑着，插在了腰上。首长也交代了，谁夺取了武器，享有优先配备的权力。

得赶部队。双子嗨的一声，抓着俘虏的后裤腰，将俘虏放到了自己的马上，而后翻身上马，一手按着俘虏。三人小组追赶部队。

俘虏是由步兵押着行进的，经过那俘虏的队列时，双子跟俘虏说：“去跟你们同伙一块走吧！”就把俘虏拨拉下去。俘虏没站稳，摔了个仰八叉。

“王景文同志，怎么能这么对待俘虏呢？”

三人小组都吓了一跳，雷鸣政委跟随着押解俘虏的队伍呢！雷鸣没说李双，说王景文，是因为知道王景文是组长。

组长打了个军礼：“报告政委，我们抓了个当官的，是个宝贝！”

俘虏爬起来，看看王景文，看看雷鸣，进了俘虏的队伍。

回到四平城内的营区，正是凌晨时分。首先上缴缴获的武器。不见双子的手枪，组长要：“那玩意儿不是你拿的！”双子就恋恋不舍地交出。除那支手枪外，王景文的组还上交了三支步枪，一支冲锋枪。瞧着人家上交了机枪，王景文小组眼热。民主联军这儿，一个排能摊上挺机枪就不错了。而后休息。新一军，国民党的王牌军，一个营被报销。

“还上交啥，就直接分给我得了！”

王景文望去，乐了，再一次见到“老舅”，一支冲锋枪生生地被人家从手中拿走。“老舅！”王景文喊。

下午，骑兵团布置以排为单位，总结、研究各自在战斗中的得失，会刚开始，排长的讲话还没完呢，来人通知了：王景文、李双去集中着俘虏的那所小学校听课。咋就叫他俩呢？二人狐疑。听课？听啥课？二人糊涂。来说：“雷政委命令你们二人跑步前去！”就在跑步前进的时候，二人耳畔响起了午夜时分将俘虏从马上丢下时雷政委的那声吼，有点明白让去听课不是什么好事，是要教育你们这哥俩呢。

二人进了小学校的院，俘虏齐刷刷地坐了一操场，那个被从茅房扒拉出来的俘虏也应该在里边了。二人在俘虏们的边上站着：咋，要和俘虏们一块听课？民主联军的战士要和俘虏们一块听课？不过——

雷鸣政委从屋里出来了，扫视黑压压坐着的俘虏，目光停留在站在边上的哥俩，高声说：“王景文、李双！”

二人咋地立正：“到！”声震九天，路过的云彩都一哆嗦，满操场的目光喇地投射了过来。

“坐下！”雷鸣政委高声。

哥俩一哆嗦，坐下，在俘虏们的边上坐下。

雷鸣政委面露笑色。

前面没放桌、凳，雷鸣政委就站着讲话，不时做着手势，来回溜达着讲。你们坐着听，我站着讲，在这一个细节上雷鸣政委都注意体现着对俘虏们的尊重。他说：“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和平的阳光本该照耀大地，可是，我们怎么就同室操戈？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必欲灭绝共产党人而后快！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仍然要继续进行腐朽的专制的统治！让这个国度极少数人高高在上，继续盘剥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而共产党所要做的，奋斗的，不惜牺牲流血要实现的，是要让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要消灭剥削阶级！这就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了冲突，这就有了今天的战争！共产党人为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战！决不妥协地战斗！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信仰而战！各位同胞兄弟，你们先前为何而战呢？为蒋家王朝！为捍卫那极少数人的利益！他

们称共产党人为匪，而他们，是窃国大盗，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他们蒙蔽着你们，驱使着你们，实际上是让你们与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为敌！”

王景文听得如醉如痴，觉得让来听课真的是一件荣耀的事。李双则听得恍恍惚惚，少东家的音容笑貌总不时在眼前。其实和少东家有的不仅仅是主仆关系，也有兄弟情义在的，少东家待双子如兄弟。

最后雷鸣政委对俘虏们交代政策：回家的，发给路费；参加民主联军的，欢迎，去留随意。

雷鸣政委结束演讲之后前面才放上了桌，参加民主联军的报名处。

熙熙攘攘中，王景文带李双来到雷鸣面前，王景文问：“政委，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政委皱眉：“就没想到向人家道个歉吗？”

王景文、李双就向俘虏群里望，王景文说：“可是，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昨晚的那个……宝贝。”

李双：“黑灯瞎火的，没记住人。”

“张闯！”政委向俘虏中喊。

“到！”一个俘虏跑步而来，在政委面前咔地立正。

王景文、李双瞅瞅俘虏，瞅瞅政委。

“这就是昨晚与你们俩遭遇的国军连长张闯！”政委说。

王景文看俘虏的腰间，已经不见了那枪套，当是已经上交，总要和双子上交的那把手枪配套的嘛。

“对不起，张连长！”李双咔地立正，高声。

“对不起，国军兄弟！”王景文咔地立正，高声。

政委摇头：“说兄弟就行了。”

“对不起，老哥！”王景文高声。

“对不起，兄弟！”李双高声。

国军连长红了脸，抱拳：“当不起，当不起。”

政委：“再握握手，就是真兄弟！”

王景文、李双就和张闯握手。

张闯咔地向政委立正：“往后我就是你们民主联军的战士！”

政委摇头：“你可是军校毕业的，是宝贝！”

王景文：“嗯，宝贝！”

李双：“嗯，宝贝！”

“我去报名！”张闯奔报名处。

回到营区，战友逗：“课听得咋样？”

王景文脖子一扬：“跟吃人参果似的，舒坦！”

一战友大笑：“那你就是猪八戒喽！”

王景文：“你才猪八戒呢，雷政委讲话，我就是爱听！”

李双：“就是，我也爱听！”

国军新一军缩成了乌龟，慢慢腾腾地行进，甚至是试试探探地行进。也是等待友军开拔而来。国军的另一支劲旅，正扑向本溪，那里没有民主联军的主力，攻克的时间当是短暂的，甚至是立即的。七十一军也在北进。本来新一军起先也觉得北上将所向披靡，但是，步步阻击，不得不小心，小心得成了乌龟。代为指挥的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当然不希望新一军在自己手中折损过大，让授勋归来的军长孙立人跟自己算账。你就是打了大大的胜仗，折损过大，人家也得跟你算账，跟你咆哮，人家现在是国际红人呢，国军的宠儿！

缴获的美式武器立即装备民主联军。王景文所在的班分得一挺冲锋枪，排长说了，谁来使用班长决定。班长抱着冲锋枪不撒手，把自己的长枪交了上去，排长说：“哦，敢情你是要自己用啊，没觉悟！”班长嘿嘿地笑，还是抱着冲锋枪不撒手。

张闯成了教员，教怎么使那些美式装备。后来张闯说，军校临毕业的时候，本来是要留校做教员的，结果，最后关头被人顶了，一位权势人物的小舅子顶了他。

听张闯上完了课，王景文抱着冲锋枪回营房，在街上，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在身边一晃而过，苍白的脸，就绥化城那个小学女校长的面庞，一晃而过。驻足回头看，那女子匆匆而去，拐了个弯消失。是她吗？王景文呆站了阵儿，才抱着枪继续回营房。那时王景文还不知道女校长成了毕经纬的女人，双子和他也不谈毕经纬的事。那张苍白的脸不时地就悬在王景文的眼前，直到骑兵团再一次参加战斗。

国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企图迂回而进，正面进攻就交给了新一军。迂回而进，奔的是梨树镇的方向，民主联军的指挥部所在，林总所在。早在发现八十七师意图端倪的时候，林总皱着眉头，在地图上圈了一个圈，红蓝铅笔圈了一个红圈。林总与陈明仁首次相遇。陈明仁，黄埔一期生，林总的大师兄。就那个代孙立人指挥新一军的梁华盛，也是黄埔一期生。大师兄们要收拾小师弟。林总办公的地方是一处地主的大宅院。就在他在院子里踱步的时候，一间屋里，警卫员擦枪走火，鼓捣刚换的美式冲锋枪，不太熟，擦枪走火，一梭子子弹从窗户射了出来。林总一愣神，走近窗，向里望了望，继续踱步。

林总擅长的，运动战和伏击战。面对强敌、劲敌，两个制胜法宝。

整个骑兵团全都散没在金山堡。那是个集镇，尽管战火临近，但是，那集镇仍然热闹着，开春的时节，种子的交易要进行，还有牲畜的交易，山货的交易。百姓们已经有点习惯动荡，甚至是战火。集镇上的百姓都被送到了再往北的一个村落，骑兵团的人各自进入角色，或伪装住户，或伪装开店铺的，或伪装卖牲畜、卖种子的，擅长伪装成啥就伪装成啥。至于服装，自己解决，有借的，有讨要的，有花钱买的，也有到没人的老乡家偷拿的，当然被叮嘱：想着还！

团长犯愁：整个集市只老爷们儿，没娘们儿。敌人来了总得有几个娘们的影晃一晃啊。就下来了命令：每个连出俩娘们儿，男战士装，去老家乡找衣服。

结果，排长到了王景文的面前，微笑地说：“你们班，要出一个人装女人！”

本来组长正跟俩手下合计谁装卖马的谁装买马的，听了排长的话眼睛瞪成了核桃。“啥，装娘们儿？”组长磕巴。

“这是命令！”排长端详着组长，又乐了：“我看你就合适！”

俩组员咧嘴乐。

“我不装老娘们儿！”王景文来了气。

“让你装你就装！”班长说。

“你才老娘们儿呢！”王景文吼。

“浑蛋！”班长气疯了。

排长看事要大，捅咕王景文：“嗨，不就是装嘛，那也不是谁都能装的。”

王景文气哼哼地瞅排长，瞅班长，勉强点头：“好，装！”瞅李双，叨咕：“其实李双比我白！”陡然来了新主意：“不如我们组就都装老娘们儿，也好统一行动！”

“别拐带我！”李双叫。

“就是！”另一组员叫。

班长瞅王景文，瞅排长。

“多俩老娘们儿好，显得咱这里和平呢，就这么办！”排长说。

“快去自己想办法整服装！”班长摆手。

敌八十七师的先头团遭到阻击，也是一个团的阻击，国军以勇猛的气势冲锋，民主联军退却。敌先头团嚣张气焰更炽，狂追。民主联军且战且退，后来就是溃逃。敌团长号叫：“给我追，就那些破家什，还要跟国军过招！”穷追不舍。也向师部报功，师部也指示不要冒进，团长压根没听进去，就是追击，追击。

到老家乡找衣服的时候，碰见一个没走的，民主联军清场的时候，老头子猫起来了，就没被清走。三人边在人家翻箱倒柜找衣服边叨咕话，结果，猫着的老汉听明白了咋回事，出来了，说：“找衣服啊，干吗不到那个戏园子去找呢？那唱二人转的，还有假头发呢。”我的父亲闻听大喜，让老汉带道。

戏园子那儿，一个戏班子的班底搁那儿呢。

“戏班子不赶走就好了，就让他们在这唱二人转，而后让咱骑兵团的人装看戏的，多好。”王景文说。一眼瞥见了一个发套，套脑袋瓜上，双子说：“那是老太太的！”王景文对着镜子一照，自己真的就老太婆的模样，乐了：“我就装老太婆了！”就拣了老太婆的装束装扮上了。哦，看到了一杆长长的旱烟袋锅，就抓了起来，一扭一扭地走，抽着旱烟的样，双子和另一位组员连声说像，像。

先是撤退的民主联军部队到了集镇，隐蔽了起来。不长时间，就看到了追击的国军，气势汹汹的，咋咋地列队行进。那队伍绝对弥漫着对共军的藐视。敌七十一军，德械装备，国军王牌。

王景文告诉俩手下：“得让敌人看见咱们，要不咱们就白装了，就没意义了！”

国军望见了集镇的熙攘，咋咋地行进，把他们的威势搁在集镇的上空。

集镇开始慌乱。

国军咔咔行进。一辆吉普在队伍的中部。

茶楼的二层，骑兵团的团长拿望远镜隔窗玻璃观察敌军。虽然好几个团在这儿埋伏呢，虽然他也就是团长，但是，何时出击，由他决定。

王景文坐在一株大柳树下的一块大石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咳了起来，猛烈地咳了起来。先前从没碰过烟，还老旱烟，严重不习惯。俩组员像儿媳妇像闺女守在跟前。

“伙计，来喽！能瞧见咱仨喽！”那被叫作“小山东”的组员跟组长紧张地说。年龄也十七八岁，跟王景文仿佛，一开口就山东腔。眼见敌人近前，“小山东”难以沉住气。

组长两手上伸：“搀我！”双子、“小山东”搀起组长，组长装作小脚女人扭了几步，回头望了下国军，说：“花姑娘的，跑了跑了的！”就一扭一扭地快步走，被搀扶着走，奔藏枪的屋去。再一次望向那个煎饼摊，忽然觉得摊前站着的人有点面熟，一时没认出，就进了院，进了屋，朝坑里薅出了枪，荷枪而待。

国军的脚步咔咔。

鸡惊慌地叫。没狗叫，狗都被要求由老乡带走，要不，民主联军哪能在各家出入？

几梭子弹嗒嗒地自空中掠过，算是火力侦察了。

咔咔整齐的行进脚步声停止，派了一个连步伐杂乱地进了集镇探虚实。

煎饼摊的那人呆站。煎饼炉在那儿呢，烙出的煎饼在那儿呢，摊子在那儿哪能撇了摊子跑呢。后来那人索性对国军视而不见，继续吱啦吱啦地摊煎饼。

国军连长上前：“老乡，见着八路了吗？”掠起一张煎饼，黄澄澄的热乎乎的煎饼，折了折，吭哧就是一口。

“就八路哇？就早一溜烟北边去啦！就还是你们国军厉害，就八路见着你们就跑，就那跑得才快呢！”

屋里的王景文乐了：“老舅！”“老舅”一化妆，居然没认出来！

“说的可是真话？”国军连长吞咽着煎饼。

“就咋能糊弄国军呢！就巴不得国军早点来呢，就巴不得天下太平呢！就国军才是正儿八经的队伍呢，就……就吃我的煎饼要给钱！”

副连长上来了，也拿煎饼吃，排长上前了，也拿煎饼吃。排长还拿煎饼给班长。

“班长，我们也要吃煎饼！”有士兵喊。

“对，我们也要吃！”

“就给钱！就不给钱不行！就国军不能跟胡子一样！”

“既然巴望国军来，就慰问下国军嘛！国军来了才能打跑共匪！”

“就、就不能白吃！就非得给钱！”

屋里潜伏的民主联军简直就要爆出了笑，各个是捂着嘴强忍。

“我看你有病了，给你粒药丸子吃成不？”国军连长有点恼怒，掏出了短枪，咔地子弹上膛。

“就、就你不能开枪！就、就你不能向老百姓开枪！”“老舅”摆着手后退。

连长拿短枪指了下那摞摊好的煎饼：“给弟兄们分了，每人一张！”

一片杂乱。

吉普上来了，连长报告：“报告长官，共匪已经往北逃跑！”

团长望了望空空荡荡的集镇，隐约地感觉到了危险，望了望吃着煎饼的先头部队，指了下交易牲畜的宽阔场地：“就在那造饭，等待后续部队！兵家大忌：孤军深入！”国军就继续移动。

“就不能白吃我的煎饼，就给钱！就你们可是国军！”“老舅”喊。

没人管“老舅”喊，管“老舅”的顿足。

民主联军的大行动，“老舅”居然在这里唱起了主角。王景文扒下假发髻，内心中钦佩着“老舅”的胆量。

“听团长的枪声为令，不许擅自开枪！”班长见王景文都要把那支冲锋枪攥出水来了，压低声音说。

团长眼见国军的队伍眼前还拖长着身子呢，那身子特别挨近着潜伏的民主联军的队伍呢，也怕夜长梦多，民主联军的那么多的人马潜在集镇，哪能毫无破绽呢，一脚踹开了窗户，朝天空“啪”的一枪，那是攻击的信号，而后团长吼：“吹冲锋号！”

嘹亮的冲锋号就自敞开的窗冲出，透迤在集镇的天空，告知每一个民主联军战士：进攻！进攻！进攻！

窗台上立即趴上了两挺机枪，嗒嗒地咆哮。团长所在的那个院落，院墙上也立即趴上了机枪，好几挺机枪，淋漓尽致地泼洒着子弹。究竟是指挥员所在，火力强大着。

就在团长的枪声啪地响起的时候，王景文愣了下神，其实全班的人都愣了下神，怕听错了，接着便听到了冲锋号，号声是对枪声的确认，王景文大喊：“开打啦！”就往院子里冲，要夺门而出，硬生生地将班长撞了个跟头，摔倒在门外，也不管班长了，隔着院墙就向外扫射，眼见敌人喇喇地倒下。

班长爬起来，班长手中也是冲锋枪，班长一边扫射一边向除王景文之外的手下喊：“手榴弹伺候！”

哪里是就骑兵团的冲锋号在吹啊，四面八方全是冲锋号嘹亮着，四面八方全是呐喊，杀敌的呐喊，瞬间，国军的这个团便被切割成了几段，像牲畜群一般，被屠宰。也还击，那枪也是瞎放。

“向那吉普掷手榴弹！”班长喊。喊完，班长也甩手榴弹，目标：吉普！“把手榴弹甩完！甩完再打！”班长喊，瞧得明白，贼王就在那呢！

敌军似乎现在的使命就是保护团长，团长也意识到那辆吉普让他成了目标，不要了吉普，要往回突去。可是，后面的兵在往这边涌。四面八方一片喊杀之声。国军的这一块肉看来生生地被扯去被吞咽！

“就、就你们投降吧，就、就我们优待俘虏！”“老舅”的声音。

“什么口条，给咱民主联军丢脸！”班长说，说罢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顽抗的枪声仍然激烈，而且环绕着团长在还击。

观战的骑兵团团长铁拳插在窗台，扒拉开伏窗台向外射击的机枪手，抓起机枪就往下冲，雷鸣政委吼道：“把团长给我拦住！”警卫员上前抱住了团长，雷鸣一把夺过机枪：“别忘了你的角色！”

团长呆愣：雷鸣很少这么发火。

雷鸣笑了：“还没到我们不要命的时候呢！林总说了，战争是个艺术活，你这大团长要动动脑子！”

“动啥脑子，这顿大餐是要快吃的！”团长嚷，嚷得底气不足。

“国军兄弟，缴枪不杀！”不远处，传来喊声，不是单个的声音，而是多个人整齐的喊声。

政委笑了，说：“战士们有时可是比我们还智慧呢！”

整齐地喊着的，是王景文所在的班。就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候，看着负隅顽抗的敌军，王景文的子弹已经没几粒，跟班长喊：“班长，政委说俘虏是宝！”班长卡巴卡巴眼睛，皱眉头说：“咋，你还要上前抓俘虏？”王景文扯开大嗓门：“国军兄弟，缴枪不杀！”班长点头：“大家一起喊！国军兄弟，缴枪不杀！”全班就一起喊，开始还你前我后的，很快就整齐，齐声，和子弹一块向敌军抛洒我军政策，攻心，如传单在纷纷扬扬。

高团长扯开大嗓门：“给我齐声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团长那儿，一个连在那儿呢，也整齐出了喊声，压过子弹声爆炸声。就如有传单在天空纷纷扬扬飘落。

四面八方，也喊。刹那，枪声似乎弱了些，爆炸似乎弱了些，天地似乎静了些。

零散的国军举枪。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王景文噌地跃上了土墙，喊，枪指敌军，没有嗒嗒地扫射，也没有点射，其实枪中已经没有子弹。你胆敢顽抗吗？我就是你们的靶子！凜然如泰山！

“王景文！”团长吼，身子探出窗外。

敌军被气势压倒，枪口倒是齐刷刷地对向了王景文，但是，没有子弹射出。霎时，在这一块战场，在骑兵团设伏的这一块战场，居然连零星的枪声都没有。

“给我打死他！”敌团长喊。

随王景文跃上土墙的班长一枪将敌团长毙命。

战场静静。

王景文全班的战士站立在土墙之上，枪指敌军。

民主联军的战士处处现身，枪指敌军。

就像有一声命令似的，敌军唰地举枪。

“都是宝贝！”王景文跟班长说，还一笑。

“嗯，都是宝贝！”班长说，回应一笑。

民主联军硬生生地，再一次撕下了国军的一块肉。

延安致电林总：“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那电文，由毛泽东亲拟亲笔。

就是而今，四平人提起四平的四次国共较量，都会津津乐道这份毛泽东亲拟亲笔的电文。电文，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供你阅读，思量。

一度被视作泥腿子的共产党人，要同国民党决战。虽然从用兵的角度看远没到决战的时刻。谈判桌上的较量逼迫成了这一次决战。共产党人明白，谈判的强弱取决于军事上的实力。国际上国与国的外交讲弱国无外交，那么，现在两党要谈和平，谈各自的生存环境，那就要看看谁的拳头硬了。

那个师，因为黄司令员的威名，曾经称黄师。自从骑兵团的建制归属了黄师，在这四平，首次参加全师大会。大战前夕，当然是在城郊，在该师防御的阵地。

黄司令员踏上了一高处，讲话。这望上去令人不寒而栗的将军，讲起话来不像骑兵团团长那般大嗓门，他提到了毛主席，提到了延安。望着黄司令员，王景文好似听到说，王景文的事迹跟毛主席说了，跟延安说了，毛主席表扬说好样的，延安说通报表彰，给予王景文“王大胆”的光荣称号！打完仗班长就说过，应该给王景文“王大胆”的光荣称号。后来，黄司令员口中“马德里”三个字落进了王景文的耳中。黄司令员的眼睛闪烁，黄司令员似乎很遥远。还有一位叫马德里的战士跟自己一块被表扬……首次参加全师大会的王景文同志想入非非。

“马德里是谁？”散会，骑兵团回防区，王景文问李双。

“啥？马德里是谁？”李双卡巴着眼睛忍着笑。

“是，马德里是谁？师长讲话时我没听清。”

“马德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班长说。

王景文捱摸前后，说：“谁是马德里？我咋没听说过谁是马德里！”

队伍哈哈大笑。

李双瞅瞅四平街，说：“班长没糊弄你，马德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王景文瞅一张张脸，倒是都挂着笑，但瞅不出糊弄自己的意思，瞅不出合伙糊弄自己的意思，嘀咕：“这马德里到底是谁呢？”看出来，战友们是不打算直截了当告诉的，知道越不告诉你就越好奇。哼，都与我为敌！嘿嘿……是作对，敌人正北来呢！

“好你个王景文，师长讲话你都能当耳边风！”班长故意绷着脸说。

王景文红了脸：班长没说错，师长讲话都溜号！

不好意思再开口问。也许“老舅”就叫马德里，老舅的英勇被师长表扬。“老舅”就给你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感觉！

团开大会，团长讲话，脸阴沉如铁。他说：“毛主席说，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我们要在这里同国民党反动派决一死战！在敌我胶着的厮杀中，骑兵已经难以施展，遵照首长的指示，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步兵团！不再是骑兵团！战马只能保留一个班，通讯班！其余的战马提供给兄弟部队！”团长强忍泪水。

沉静。战士们的身旁便是自己心爱的战马，它们与战士们一同着。马们似乎听得明白了，也肃穆，声响轻微着。

“给你们半天的时间，就和你们心爱的战马依依惜别吧！不许掉眼泪！”团长吼完末了一句，他自己的眼泪喷溅而出！老八路的眼泪喷溅而出！“就这半天的时间，也是政委给你们争取来的！”团长补充。

后来，雷鸣政委也讲了话，说：“一根手指头，再强悍，戳窗户纸还成！民主联军铁板一块，可挡美式装备德式装备的国军！阵地战马上就要打响，不，在前方，早已经打响！只不过，敌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最激烈、最惨烈的战斗就要在这里展开！西班牙内战，首都马德里，内守外攻僵持近三年！现在，这就是马德里，这，四平街，就是马德里！国民党反动派想一脚蹚平，梦想！”

王景文骑的那匹马，灰马，右眼眶上方有一块黑，胎记似的。和马对视，马的眼睛晶莹，眼中有他王景文的脸。他抱着马首和马贴脸，眼泪就下来了。马的眼睛晶莹，马打着响鼻。双子乘马兜着圈驰骋。而更多的战友，在拾掇战马，把毛梳理得服服帖帖的，去除了粘在毛上的泥、草棍、草叶、树叶，让马通身干干净净。不时传来嘶鸣，仰天嘶鸣。马具也被整理、修理。王景文见雷鸣政委乘马而过，那是一匹枣红马，跑起来一团火似的，那马被叫作赤兔，《三国演义》中关公的马的名字。政委，我的马换给你就可以留下。我的马，灰兔。王景文见团长骑着匹黑马经过。大灰马换给团长，就能留下。王景文看到通讯班的人，灰马换给通讯班的人就能留下。冲动归冲动，政委也好，团长也好，通讯班也好，人家也和马亲密，为了你的大灰马咋能就让人家与爱马割舍？光打自己的如意算盘。马啊，去吧，好好地干，别给俺丢脸！

领马的人和交马的人相对。

“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团长宣布，“相互通报各自单位、姓名！知道自己的爱马去了哪，也好踏实些。”

接受王景文爱马的，叫沈世文，瞅着似乎比自己还小呢，是某团的通讯员。

接受战马的，也有团长、营长的，也和普通战士一样接受战马。

“有什么叮嘱，尽管说。你那爱马有啥特性，该交代下就交代下。”团长说。

王景文摩挲着马眼眶上头的胎记说：“马是通人气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我一定对它好好的！”小通讯员保证。

王景文将缰绳放到了人家的手中。

“好，就将爱马放心地交给人家吧。”团长喊。

王景文歉意地望着灰马：好像自己急着让人家带走它似的。

“双方握手，拥抱，敬礼！接受战马的同志可以上马离开！以后，人和马都是我们的朋友，欢迎来串门！”团长大嗓门。

马蹄嘚嘚，剩下眼泪汪汪的战士。

兵临城下。民主联军吃掉七十一军的那个团的时候，轻视共军的军长陈明仁在沈阳

逍遥呢，差一点因此被军法从事。现在亲临前线。

正南方，敌新一军。西，侧翼，敌七十一军。敌新六军正进攻本溪。延安的指令：坚守本溪、四平。林彪明白，两线作战是不可能的，只能弃本溪保四平。虽然本溪是东北局所在，但是，必须弃。因而，民主联军的主力几乎全部集结在了四平。20万民主联军，在此集结了14万。

本溪，在退却前夕，致电延安：是否炸毁工厂、矿山。特别是那里的钢铁厂，不想留给国民党。延安回电：事关千万百姓生计，不炸。毛泽东的决定。是自信，也是大政治家的胸怀。毛泽东站在一个民族的高度看待这一场战争。在后来的进军大上海，进攻北平，无不体现着这样一种高度。在战争的最起始阶段，共产党人已经占领了一个制高点。

四平近郊的战斗打响。炮弹发出撕裂空气的刺耳声响呼啸而来，在阵地爆炸。在炮弹面前，工事被任意摧残。黑土被翻了上来，黑土中的冰碴儿晶莹。嗷嗷地又飞来了敌机，十余架敌机，也轰炸。在轰炸中阵地不见了人，伏在堑壕之中，隐蔽在洞穴之中。在爆炸中脚下的大地是那么柔软，被炮弹耕耘。在轰炸中所能做的就是隐蔽，隐蔽，把自己交付给上天，祈祷炸弹别直接地就砸到你的身上。国军最初的进攻，就是要拿出气势来，一雪前耻；就是要拿出气势来，摧毁你的意志，让你觉得他们是不可战胜的。用兵境界讲究的是不战而先胜。

敌机去了，炮轰消停了，阵地先爆出呐喊：“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种子破土般，黑土地长出了民主联军将士的身影，端枪伏在堑壕的李双背上冒着烟呢。在王景文班所在的阵地处，先前是有一个窝棚的，老百姓看地的窝棚，构筑工事的时候，窝棚被拆毁，木料，秫秸都被用在了构筑工事上，搭了盖的工事。在炮火中，那盖坍塌，埋了下边的人，那秫秸，有的燃烧起来。组长惊诧地望向李双的后背的时候，小山东扑了上去，拍打李双的后背，好一番拍打，才不再冒烟。

“我说咋觉得后背挺暖和呢！”李双说。

“准备战斗！”班长向王景文的组吼。

“准备战斗！”组长吼。

首先听到的是轰隆隆的声音，透过迷蒙的硝烟，清晰出现了一辆辆坦克，履带咔咔地咬着初春柔软的、湿润的土地，有些黏滞地前进。但是那咔咔行进的履带仍然是铁质的声响，力量的声响，必将前进的声响。

民主联军的战士瞪大了眼睛。对于参加过百团大战的老八路，这玩意儿不陌生。而对于仅仅游击战的八路，对于东北的刚刚参军不久的战士，这玩意儿看起来挺强悍，那坦克仿佛就咔咔地行进在你的心上，碾压着你。

“伙计！”小山东惊叹。

坦克的后面，钢盔闪亮，在阳光下闪亮。

这是一个大晴天，但是硝烟玷污了蓝天。103阵地，我的父亲王景文所在团防御的阵地。而王景文班所在之处，由于构筑工事就地取材使用了老乡的秫秸，秫秸被炮火炸燃，

浓烟冲天，更显得气氛紧张。从土中钻出的战士，各个满脸、满身的尘土；各个戴上了德式钢盔。集镇的伏击战，当时的骑兵团功劳大，而且骑兵团变步兵团，首长考虑到一种补偿吧，缴获的钢盔就统统地配备给了该团。

敌军的步伐咔咔的，坦克，是他们移动的碉堡，迫近我方阵地，敌军冲锋，我方阵地枪声骤起。坦克加快，号召着步兵跟随冲锋。但是，步兵在我方的射击中纷纷倒下。敌步兵或卧倒或龟缩于坦克之后。我军几门山炮的炮弹零星地在敌军中爆炸。坦克寻找着山炮的方向，还击。一发山炮的炮弹在一辆坦克的履带下爆炸，那坦克停顿了下，仍然咔咔地继续前进。子弹射在坦克上弹脑崩似的，但是迸溅着火花。

在爆炸声中，在炒豆般的子弹声中，一辆坦克甚至嚣张地碾过第一道堑壕，直奔王景文处，因为那看起来颇像个火力点：那升腾着浓烟，那的工事高出了一点。坦克直奔而来。前方敌我在厮杀，这辆坦克竟然闯到你的面前，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双噉地抱着一捆燃烧着的秫秸跃出堑壕，迎着坦克冲了上去。

“干啥？”小山东喊。

“回来！”王景文喊。

“浑蛋！”班长喊。

坦克停下了，似乎对抱着一捆柴禾而来的民主联军战士目瞪口呆：要干啥？李双将燃烧着的那捆秫秸抛向坦克之上，秫秸散了，散布于坦克之上，坦克明白了，这是要烧你！坦克生气了，愤怒了，炮塔扭动，一些燃烧着的秫秸被拨落，塔克瞄着李双碾压而来。

“快撤！”班长喊。

王景文攥着颗手榴弹冲了上去，到了坦克近前一手捏着引线一手攥着手榴弹绕着坦克找寻坦克的履带，他知道那才是坦克的薄弱之处。小山东也冲了上去，也手持手榴弹。“炸履带！”组长向小山东喊。这一喊也把李双给喊明白了，也拿起了腰际的一颗手榴弹，找寻着坦克的履带。就在坦克奔自己直冲而来的时候，王景文掷出了手榴弹，手榴弹在一侧的履带处爆炸，坦克被炸得一翘起，一惊，咔咔地试探，居然还正常还完好，恼怒地撞爬起来的王景文，撞李双，撞小山东。小山东几乎就是把手榴弹送到了坦克履带那儿，送到那转动着的轮盘之间，而后翻着滚离开，手榴弹爆炸。坦克一惊，停下，而后咔咔了几声，就泄气，履带被炸断。

“我炸了坦克！”小山东向着阵地的战友喊，喊声中有哭腔。

“好样的！”连长吼。

团长在指挥部在望远镜中看到了一切，说：“这个王大胆！”

雷鸣政委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这一切，说：“好样的！是块好料！”

李双爬上了坦克，要打开坦克的盖子，左抠右抠，急得不得了，也打不开。

班长上来了，排长上来了，一个排围着坦克研究怎么能打开坦克活捉里面的国军。后来排长上了坦克之上，拍着盖子喊：“国军兄弟，再不出来就对不住了，就拿炸药包炸你们，送你们上西天！”

里面就有了回应：“我们投降！”盖就从里面打开了，在民主联军战士的枪口下，钻出了四个国军。后面的一个正要往坦克下跳呢，李双忽然来了气，照人家屁股上就是一脚，嚷：“连你家祖坟也轰！”那坦克手一下子趴在了地上。

“李双，不许这么对待俘虏！”排长喊。

“干点功劳的事就要抵消吗？”班长喊。

李双苍白着脸不作声。

组长知道咋回事了，就在那辆坦克横冲直撞而来的时候，曾经瞄着东侧我军阵地处的毕经纬的那坟墓开了一炮。

押着俘虏回阵地，李双总有想踢俘虏屁股的冲动。

王景文回头瞅了眼瘫在那儿的坦克，说：“也许那坦克也是咱们的宝贝呢！”飞机场那儿，那几架日本战机已经被当作了宝贝。

那一辆坦克的被报销，震慑了别的坦克，再不敢过于深入。

每一次排炮的轰击，都轰得仿佛大地塌陷，天变了色，每一次炮轰之后泥土中都立即站起了民主联军的将士，奋起抗击新一轮的进攻。

先前的掩体炮一轰就塌，夜色中重新修筑掩体的李双叨叨咕咕地说：“咱在中间弄个柱不就不易塌了。”

“啥柱？”组长问。

“中间弄个柱就结实。”李双说。

组长点头：“嗯，就依你弄。”

“活咋干呢？玩呢？”班长过来问。

“整完你就知道了。”组长说。

“嗯，整完你看。”李双说。

夜幕下的宁静，国军随着夜色的降临，停止了进攻。

这回修成的掩体要比先前的大些了，中间垒起了一圆柱支撑着上方。

班长看了点头，把全班的人唤了来，让也这么干。巡视阵地的团长瞧见了王景文小组的掩体，立即号召全团这么干。

团长跟政委说：“王景文那小子说不上啥时就能给你鼓捣点什么出来！”

更多的是目睹前方堑壕中的战友与敌厮杀，惨烈地厮杀。敌人的子弹越过前方阵地，钻进第二道防线前的泥土中，溅起土末，甚至溅进了你的口中、眼中。前方友军拿着装满汽油的瓶子冲向坦克，点燃引线，掷向坦克，汽油瓶在坦克上碎裂，坦克燃起大火，更多的汽油瓶不断地砸到坦克，坦克停下了，舱盖打开了，坦克手钻了出来往回跑，坦克发出爆炸声，不断的爆炸声，浓烟冲天。用来炸碉堡的爆破筒引线连在一起，一长串地埋下，国军冲锋而来，一拉长线，一串爆炸，一片国军尸体横飞。

王景文瞧着那辆被自己小组炸毁的坦克，有了主意，跟班长说：“我想去见政委！”班长不屑：“干吗？”

“跟他要俘虏，就要咱们俘虏的坦克手。”

“干吗？”

王景文说了想法之后班长一摆手：“去吧！”望着王景文的背影，班长叨咕：“净干隔着锅台上炕的活！”也不知道是说王景文呢，还是说自己。眼见王景文被排长盘问，排长最后也是一摆手，让去。

关押俘虏的房间咣当被打开，满屋的俘虏。王景文扫视。一张张惶恐的脸。王景文捱摸到了坦克手装束的几位跟前，几位聚堆呢。也模模糊糊地认得进来的这位小民主联军战士分明就是当时俘虏他们的民主联军中的一位。要干啥？

“你们几个，谁愿意参加我们民主联军？与我们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王景文一指那几位。

那几位相互瞅瞅，再瞅民主联军的小战士，谁也不吭声。

“给你们指阳关大道不走？”王景文吼，跟团长学会了吼。

一哆嗦就站起了俩。

王景文摆手让俩人跟着出去。当初那几个坦克手被俘之后就是王景文小组送到了这儿的，看守俘虏的人认得王景文。到了外面，王景文跟看守的人说：“就带这俩走了。”

两个坦克手走在前，王景文端冲锋枪在后。

“要带我们做啥去啊？”一个嘟囔。

“我不是说了吗，带你们走阳关大道！”王景文说。

“别去鬼门关就好！”另一个坦克手说。

王景文问俩人叫啥名。

一个答：“西门敬。”

“西门庆？”

“西门敬！”

“你呢？”问另一个。

“林忠财。”

西门敬是江西人，林忠财是四川人，都是去过印缅战场打过日本的人。

“现在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你们两个该跟我们民主联军一块消灭国民党！”王景文说，知道自己说得不好，要是雷鸣政委会说得很好。

“人家国民党还说你们是共匪呢！”林忠财说。

“啥？”王景文厉声，枪口对向林忠财。

林忠财站住，面对王景文，卡巴着眼睛，瞅了会儿民主联军的这小战士，扑哧一笑：“我是说国民党说你们是共匪呢，就像你们说国民党是啥反动派。你要不想让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说！”

王景文卡巴卡巴眼睛，枪口往前一指：“走！”

见是往阵地上押，枪声大作着的阵地，爆炸声不断的阵地，尸体一片的阵地，西门

敬嘟囔：“这是要干啥？”腿有些发软，头皮有些发炸。

王景文就想啊，自己要是雷鸣政委，就能用那有魔力的语言让这俩国民党坦克手心甘情愿地成为民主联军战士，因为自己不是雷鸣政委，就糊弄着人家。

那第一道防线前，国军的尸体把地面都盖住了。甚至国军的坦克是在碾压着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在前进，在左冲右突，在后退，爆炸中可见飞扬起的尸体的碎块，胳膊、腿。

连长迎向王景文，连长当然已经知道了王景文的想法，王景文正要向连长说明自己的打算，连长拍了拍林忠财和西门敬的肩：“欢迎你们二位加入我们民主联军！”

王景文想说：“人家可没说加入民主联军。”话咽了回去，指西门敬和林忠财介绍都叫啥名。

连长指向第一道防线前横冲直撞着的坦克：“就当那些王八壳子是潘金莲，给我狠狠地干！”

俩坦克手咧嘴笑了，王景文笑了，咋地立正：“是！”瞅俩坦克手，俩坦克手也立正：“是！”

这时王景文才想起说：“这是我们连长。”

就在奔往所在班的时候，唰地两道白光照射过来，侧照在王景文的脸上，东望，团指挥部的方向，团指挥部的驻地，两道白光晃了过来，在眼前划了下，再东望，就有些黑，就模糊。

其实雷鸣政委看到了王景文带着坦克手奔回，那时太阳正西斜，就将望远镜反拿，将日光反射向王景文，那是他的微笑，他的招呼，他的表扬。

“全班跟我上，咱就拿那坦克当制高点了！”班长说。

全班扑了上去。

其实班长也是不放心王景文，担心俩坦克手能不能就老老实实地听使唤，一天前他们可还是敌人呢，而且还是嚣张着的敌人，睡了一宿觉不会就睡成了自己人。

王景文小组和坦克手钻进了坦克内，上边的盖就打开着，班长就守在出口那。

坦克发动了，震颤着里外的人。炮塔扭动，扭向南。

王景文将枪口抵在操纵着炮塔的西门敬：“听好了：报销一辆坦克，你俩活一个，能报销两辆，你们俩就都活！”

林忠财僵滞，拿起一发炮弹准备填装的西门敬僵滞。两人上望，望班长的眼睛。

“民主联军在看着你们两人呢！”班长说。

林忠财继续操纵炮塔，西门敬将炮弹填充进了炮膛。坦克震颤，炮筒震颤，震颤地找寻目标，锁定，林忠财闪现了下笑，炮弹出膛。

班长的目光循着炮弹而去，敌军的一辆坦克火光一闪，瘫痪，班长笑了，向林忠财喊：“西门庆，你立功啦！”

林忠财大拇指指了下自己的脸：“我，林忠财！”

西门敬大拇指指了下自己的脸，嬉皮笑脸：“我，西门敬，不是西门庆！”

我方阵地一片欢呼，特别是这第二道防线的人看得明白。

“伙计！”小山东惊叹，凑瞭望孔要望，被组长扒拉一边：“别碍事！”

“继续干！”班长吼。

“多报销几个王八壳子！”王景文合不拢嘴、喜不自胜。

林忠财继续锁定目标。

西门敬再一发炮弹填充进炮膛，干得挺来劲的样。

王景文凑在林忠财耳畔不停地叨咕：“瞄准！瞄准！瞄准！……”

是瞄准了，可是赫然发现那辆坦克的炮口也瞄了过来，两辆坦克同时一颤，同时炮口一闪，两发炮弹几乎在中途相遇，两发炮弹同时命中目标，这边的这辆坦克被炸得侧立，侧立起来之后晃了晃，没有翻扣，几位战士被炸飞。

侧翻的那一刹那，堆放的炮弹压到了王景文的身上，一发炮弹的弹头顶了下他的前胸。

那一刻，我的父亲所在团的战友们目睹着坦克被炸翻，那一刻他们张大了嘴却没有声音发出，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大铁锅炒豆子般的战场一片寂静。

“跟我救人！”连长喊，当先冲向前。

一个连的人冲了上去。

副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班长一条胳膊中了弹片，鲜血淋漓。

瞬间，王景文所在的班就不是班了，残缺。

牺牲的，负伤的，被送往城区。王景文外面看起来没咋地，但是，当要挺起胸膛的时候，胸内疼。就是炮弹撞了下嘛，不会咋地，忍忍就会好。林忠财、西门敬在阵地上就表示愿意参加民主联军，当时就发给了枪。连长拍着两个人肩说：“功臣！”

雷鸣政委也过来了，鼓励林忠财、西门敬跟着民主联军好好干。

走路的时候王景文总要佝偻点胸内才不疼。在堑壕里走动佝偻点腰那是很正常的姿势，没人觉出异常。趴伏在阵地，那胸内的疼痛也趴伏。

西门敬总被喊成了西门庆，林忠财被喊做林冲，后来西门庆、林冲就成了两个前国军坦克手的绰号。

也有夜战。炮火中闪烁出我方阵地，闪烁出我方将士的身影。夜战中敌军曾经突破第一道防线冲进我方堑壕，第一道堑壕与第二道堑壕中间的那辆侧翻的坦克，聚集了成堆的后撤的民主联军在反击。危急时刻，第二道堑壕中的将士扑了上去，冲锋号嘹亮。王景文猫着腰冲锋，想呼喊着冲锋，但是，喊不出，一要呐喊胸内就产生疼痛。敌军被从第一道堑壕驱赶了出去。手榴弹追赶上敌军，爆炸的火光中敌军成片成片地倒下。王景文奋力掷出一颗手榴弹，口中喷出了鲜血，胸中撕心裂肺地痛，赶紧佝偻了自己，趴在堑壕射击。就那么趴着，昏迷了过去。

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白天，在城内的民主联军医院，李双守候在床边，李双的一只胳膊白绷带吊着。他看到自己的右衣袖有大片的血迹，那是昨夜揩抹嘴唇的时候留下的。南方，西方，都在响着枪声、炮声，炮声中感觉大地在震颤。侧翻的坦克，

友军抗击的影像，冲锋号中第二道堑壕奋勇冲锋，敌军从我方的第一道堑壕中往回奔逃，手榴弹追击而去，昨夜最后的记忆。“阵地还在？”他问，轻声地问，怕牵发胸内的痛。

“没丢。”李双说，“国民党反动派挺熊包的！”

躺在床铺上真舒服。马德里还在，马德里还岿然！

是李双奉命将王景文送进了后方的医院。连长让李双就陪着照顾着王景文，顺带着也治一治自己的臂伤。

南方炮声隆隆，那是密集的排炮在轰击。我的父亲知道，那是敌军在准备新一轮的攻击。四平街在颤抖。简直是倾斜，这一场轰击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传来了飞机声，排炮的轰击停止了，继续的是飞机的低空飞行，低空轰炸、扫射。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方阵地已是焦烂一片，堑壕几乎被夷平。传来坦克的行进声音。就是在这一次的进攻中，南方的阵地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敌军立即疯狂地向纵深发展，甚至突进了城区的西南角，占领了一座楼房，其进攻的步伐才被遏止。伤兵涌进医院。王景文、李双闻听到了严峻的战况。

蒋介石致电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拿不下四平，校官以上一律自杀！”

“就这么干躺着，难受！”王景文说。

“嗯，打仗那玩意儿挺上瘾。”李双说。他说话总像是自言自语。

“不是打仗过瘾，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过瘾！”王景文说。

“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李双两眼瞅着棚顶说。

本溪，民主联军阻击国军，三个团对五个师！延安曾经指示死守本溪和四平，林总当然知道两地平分兵力则情形只能更加险恶哪个也守不了！本溪，在临近全军覆没的关头，一个连拼到只剩下十几个人的时候，民主联军撤退。国军新六军占领本溪城。

东北剿总指令新六军：立即挥师四平！

部队集结待命。军长廖耀湘乘吉普车检阅。这是一支机械化部队，运兵的卡车就达600辆！美式坦克。铁流！铁军！他让吉普停下，下车，扫视钢铁长龙，陡然觉得自己巍峨如山！这一只钢铁长龙当然只能由一位巨人来指挥！群山环在中央的本溪，在脚下。细雨霏霏，本溪城迷蒙，群山迷蒙，钢铁长龙迷蒙。这一只钢铁长龙就要咆哮而起！这个黄埔六期生，这个在印缅战场指挥这支虎狼之师的军长，眯缝了眼睛，望到了前方道路的泥泞，指着两辆卡车：“这两辆卡车立即开回城中，给我装满钢板！”本来那两辆卡车装满士兵。

直到装满钢板的两辆卡车再次楔入队伍之中，全军开拔。

大地震颤。

四平街震颤。不光是南方正面阵地的枪炮声密集，侧翼——西方的枪炮声也急骤。

就在床铺跟前，李双嘟嘟囔囔地讲起从伤兵那听来的“老舅”的事。“老舅”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排长，所在团防守四平西侧的一块叫作三道林子的阵地。那是民主联军指挥部的屏障，敌军如越过了那道防线，则民主联军指挥部危矣！而且四平街守军将被

两面夹击，没了退路的两面夹击！那一次敌军的攻击超猛烈，排炮轰击，整个阵地炮弹如倾盆大雨般，爆炸声中就是你呐喊也是只见嘴唇在动而不闻其声。而后飞机、坦克掩护进攻。松软的泥土中钻出了民主联军将士奋勇迎击。坦克咔咔地驶到了“老舅”的面前，迎击的子弹在坦克的钢板上梆梆地响，溅着火花。坦克后面是步兵。咔咔的坦克冲到了眼皮底下，“老舅”一个高儿蹿起，喊：“就、就还守个啥啊，就撤啊！”就带头跑。防守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往往就如多米诺骨牌，崩溃。阵地失守。背负耻辱的连长找到了“老舅”，眼中喷火，“老舅”情知不妙，就就地要说啥，连长抬手一枪，给毙了！连长向全连剩下的人喊：“夺回阵地！谁敢后退，我就拿他当‘老舅’！”在夺回阵地的战斗中，那位连长牺牲。三道林子阵地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再失而复得，怎一个“惨”字了得！

王景文目光呆滞地瞅着棚顶。吊瓶一滴一滴地在往体内输液，分明战友的血液在滴进自己的体内。他们在流血、牺牲，自己在这躺着。芒刺在背。高烧不断，更多的时候是昏睡。但是，一清醒过来就芒刺在背。听着枪炮声，芒刺在背。枪声芒刺般地往你的后背钻，是一种煎熬了。“老舅”不在了，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有谁不在了呢？

在一个午夜，商量好了的哥俩溜出了病房，去了外边的厕所那儿。其实病房走廊是有厕所的，但是，奔外边的厕所那儿。没进厕所内，去了厕所的后面，那儿有一道院墙。双子把小文子搁上了墙，小文子扒着墙头，哟地叫了声，咕咚，掉了下去，一摊泥似的在了地上。其实一离开病床小文子就觉出了自己身子骨虚弱，轻飘飘，羽毛般，一股小风就能吹到天上去。好在有双子搀扶。那一摔，也把胸内的疼痛惊醒，撕心裂肺地疼。小文子不由得轻声哎哟哎哟地哼。

“要不咱回去吧。”双子说。

“不，就是躺着我也愿意躺在战壕，也舒坦。趴在战壕，也舒坦，也能放枪打敌人。”小文子坚决。

103阵地在正南，就奔南。103阵地还在吗？夜中，正南方枪声激烈，炮声隆隆，坦克声咔咔。不，那枪声那炮声那坦克声不在103阵地，在城区，南部的城区。小文子的心中一沉，双子的心中一沉：阵地已经失守！四平街南部的城区的边缘被敌人咬去了一块。脚下的土地在坦克的咔咔声中震颤。那炮声，是坦克的炮声，一声接一声。该死的王八壳！

看见了抬送伤员奔往医院的方向。见双子搀扶着小文子，一抬送伤员的人还喊：“兄弟，走错啦，医院在那边！”喊完匆匆地去了。

“咱们回去吧。”双子说。

“不！”小文子咬牙说。

就在挨近枪声炮声的街道，双子发现洞开着院门的一个院落，窗黑洞洞着。“咱进去歇歇。”双子说，就搀扶小文子进了院。屋门是铁将军把门，但是，见窗玻璃破碎了好几块，就伸手从里边打开了窗，把小文子送进了窗内的炕上，而后自己也爬了进去。

两人就躺在了大炕。枪炮声很近，坦克的咔咔声很近。一发炮弹甚至就落在了院门边爆炸，窗框震动，一块嵌着的碎玻璃掉落。可以听得见民主联军的呐喊，呐喊很近。

其实，在街巷战斗的就是王景文、李双所在的团和兄弟团在一同阻击新一军向纵深突进。坦克嚣张，手榴弹在钢板上爆炸，随后就咔咔地继续横冲直撞。民主联军也不知道从哪划拉来一门山炮，知道这玩意儿应该能对付得了坦克，没人使唤过，填了炮弹，对准了一辆坦克，就开炮，炮弹轰的一声出膛，山炮翻倒，把一位战士压在了下边，就七手八脚救人，总算没大碍，再看那坦克，冒烟呢，不再咔咔，哑了，瘫了。别的坦克见民主联军手里有了硬头货，后撤。瘫了的坦克钻出了坦克手，一个个地被民主联军撂倒。

天亮之后，民主联军注意到了这一个敞开的院落，进院查看了一番，就是没往屋内的大炕看，离去。可是不长工夫，又来人了，而且，来的是高远团长和雷鸣政委，决定在这设指挥部！高团长的大嗓门惊醒了大炕上酣睡的王景文、李双。两人下了大炕，王景文一阵眩晕站立不稳，李双赶紧扶住。

门已经被打开，团长、政委进屋，同时看到了王景文、李双，惊诧。

“报告团长、政委，王景文伤愈归队！”王景文扒拉开李双搀扶的手，立正、报告。团长的大眼珠子转动，盯视两位小战士的眼睛。

“哪也别去，在这给指挥部做警卫！”政委说。

“是！”二人立正。王景文想要高声，但是面对胸内那探起头来的疼痛立即气馁，在李双的高声中附了低声。

“可是，我的枪……”王景文说。

“会有的。”政委说。

王景文、李双就去了院子。李双是有枪的，但是王景文没枪。

团长和政委又出了屋子，团长说：“还是在院里，外面的动静听得清楚。”

屋里就搬出了矮腿的饭桌、矮凳，团长、政委就在院子里那矮桌上办公。两位首长没空搭理王景文、李双。

王景文靠院墙站着，没枪在手浑身的不自在。

政委忽然抬头向警卫班长指下王景文说：“给他弄把枪。”

那时全团已经减员近一半，枪是不缺的。很快，一支步枪拿给了王景文。身体虚弱，就想坐着，躺着，王景文端枪趴在院墙上。

后来政委问王景文、李双：“早饭吃了没？”

“不饿！”王景文说。

“是，不饿！”李双说。

“那就是没吃早饭。”政委向警卫班长说，“给他俩弄点吃的。”

班长安排人去办，很快给弄了俩馒头来。

哥俩啃吃着馒头，彼此交换了下眼神：咱俩成团部的累赘了。恨不得成为空气消失；成为耗子也行，找地缝钻进去。

就在那院落，团长组织了对敌军的反击。新一军不是占了西南的一座楼吗？不是多次反击没拿下吗？不是还有门山炮吗？把它用上！还有三发炮弹。那就把那三发炮弹用上！近距离轰炸！越近越好！近才打得准！近才力量大！团长的大嗓门有些沙哑。团长的铁拳不时捶打着桌上的地图。捶打就捶打嘛，可是落到地图上的拳总是还转一下，让地图也跟着转一下。

“图！图！”政委微笑着摆手，掩护着桌上的那张地图。

可以听得到那门山炮的轰击，甚至可以听得到墙砖塌落的哗啦声，三声轰击之后便是民主联军的冲杀之声。那座三层红砖楼，三楼迎面的墙体被轰出了个大窟窿，但是房盖没塌。不过也吓坏了里面的守军，国军弃楼而逃。久攻不下的这幢楼终于被拿下，振奋的民主联军乘胜而进，试图将敌军从城区驱赶出去。随即便僵持。人家国军也不断地振奋呢，新六军即将抵达的消息也振奋着他们呢。要是知道民主联军就三发炮弹，国军肯定就继续坚守了。

春天的道路，在北方，常出现翻浆现象，路面如同面包似的，暄软，下面的冻土成为了泥浆，车轱辘一压，黑色的泥浆就冒了上来，车轱辘飞转，扬起泥浆，但是车不前进半点。这时钢板派上了用场，在铺设的钢板上新六军的卡车嗷嗷地前行。过了难行的路段，钢板装车，以备再需。钢铁长龙轰鸣着北进。

我的父亲苍白着脸坐在墙旮旯，身子虚，心也虚，怕让回医院。内伤，外皮毫发无损，就是我的父亲也奇怪，里边咋就疼呢？不就炮弹那尖部戳了下吗。

雷鸣政委注意到了王景文脸色的苍白，皱了眉头，向西屋挥了下手：“不舒服就炕上躺着去。”西屋大炕，就先前躲到这院爬窗进去的屋。东屋也是一铺大炕，东屋成了团部指挥部，西屋是警卫员歇息的屋。

“没事。”王景文摇头。两眼深邃、阴沉，恨自己的身子骨不争气。

新六军逼近，新六军的气息都已经闻得到。

黄司令闯到林总面前：“仗是这么个打法吗？”一拳击案。黄司令的指挥部在城区，指挥着正面阵地的防御。黄司令与林总的联络本来是电台，现在黄司令闯到了林总的面前。

林总缓缓起身，面对墙上的地图。毛泽东的声音：“坚守住四平，谈判桌上就可以弃四平而保住长春！”林总知道自己的平静不能不让西满军区的黄司令平静下来，在僵立，在等待你林总的态度。其实就是自己也拿不准是自己目前的战术重要，还是延安的大政治重要。军事当然从属于谈判桌上的较量。问题是能支撑到达成协议的那一刻吗？

“廖耀湘来了！”林总说，面向地图说。

“知道！”黄司令说，也知道林总的意思：准备迎敌！其实岂止廖耀湘来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已经从国外归来，也已经赶到了军中，亲自指挥着新一军。

新六军东翼，新一军居中，七十一军西翼，三为多，为强，三头并进。廖耀湘死盯住了城区东部的塔子山，小小的山丘。飞机轰炸，排炮轰击，山丘之上简直成了爆炸着的弹药库，而且，在爆炸中连接阵地的电话线也中断。在电话线中断前林总对防守塔子

山的团长交代：“明日再坚持一天！坚持半天也行！”塔子山让你的心脏颤动。廖耀湘就是廖耀湘，就攻其一点。

冲锋是一波接着一波，前面一个团冲锋，略显颓势，后面的团像接力棒似的，接着冲锋。

防守前端阵地的民主联军的一个连，战至只剩下了连长，九挺机枪排布开去，一个人轮番地使用，狂扫着敌军。英雄气概！尽管新六军北进中途也曾遭遇民主联军抗击，但是所向披靡，将士骄狂着呢，气焰嚣张着呢。

黄司令率一个旅的兵力增援，赶到的时候但见敌军正嗷嗷地冲到山顶，阵地失守！在塔子山，可以俯瞰东部防线，四平街尽收眼底。好在夜幕垂下。

黄司令电告林总，他知道是最后决断的时候了。林总不能不明白，再不决断则民主联军退路将被斩断！则末路至矣！这时黄司令很平静，无须激动、冲动。

这夜满天星斗，似一朵朵素白的花。

城内城外宁静，国军大受鼓舞，预备着天明之后开始新的厮杀。民主联军先前的顽强让国军忘记了会撤退会将四平街这块吃进口中的肉吐出去，以为就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呢。

林总指挥部队可以直接指挥到团，延安指挥着林总。最后关头，林总没有等延安指示，做出决定：撤。四平街就是四平街，不是马德里，民主联军没投降的打算，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大不了还是打游击！是的，那时林总已经做好了打游击的准备。

撤退悄然进行。我的父亲和前沿阵地的许多人一样，不断地回望。马德里；曾经的马德里。在延安那里这儿曾经被一拳击成了马德里，浴血厮杀；付出得越多便越发珍惜，越发恋恋不舍；多少人眼角溢泪，和星斗辉映。

林总乘坐着一辆卡车撤走。先前民主联军一辆卡车将国民党接收大员送走。林总走麦城。后来国民党的报纸就这么说。

李双牵着王景文的手走在队伍中，王景文的步伐踉踉跄跄。一个团的人马，现在得少了差不多一半，七零八落。王景文头重脚轻，就是那钢盔扣在头上都显得那么沉，沉沉地压你。

雷鸣政委的马挨近了王景文，目光凌厉地注视王景文，政委下马，喊：“王景文！”

“到！”还算响亮，这个时候听到雷鸣政委的声音当时就精神了一下。

李双当然也跟着站住了。

“还行吗？”雷鸣高声。

“行——”王景文也竭力高声，差了音，立即咳了起来，胸内的疼痛肆无忌惮地活跃，王景文捂了嘴，掌心有液体流下，他知道那应该是鲜血，他紧捂着嘴不拿下那手，怕政委瞧见那血。

“上马！”政委厉声，惊得王景文和李双一哆嗦，政委就一弯腰一奋力抱起了也已经是条汉子的王景文，往马背上送。李双也立即帮忙。

## 第十四章 大溃退

没有集结的撤退。各部队接到命令各自按指定的路线撤退。

王景文骑着雷鸣政委的马，李双牵马。王景文倒是也想翻身下马啊，可是，通身没一点力气，要是下马得从马背滚落下去，下去就是一摊泥。渐渐，他伏在了马背，趴在了马背，本能地搂着马的身子，迷迷糊糊昏昏欲睡。听到了头盔咣当落地的声音，脑袋瓜在夜风中清爽。

有人探了探他的额头，那手凉丝丝的，被碰得舒服，他听到了雷鸣政委的声音：“王景文发烧呢。”政委跟李双嘀咕了些什么。后来就有绳子捆了上来，将我的父亲紧紧地捆绑在了马的背上，而后马加快了步伐，甚至小跑。撤退，可不是你汗毛都竖立着防守的时候迎敌的时候厮杀的时候。

激战月余，马德里搁在了那儿，搁给了国民党。八千多民主联军将士的英魂，在那儿萦绕。林总的内心中，埋下了四平的血。

进入山林，山林那蓊郁、阴凉的气息不必睁开眼睛也能感觉得到。山路崎岖。行走峭壁之上，就是马的腿，也在颤抖。可以听到石块滚落，沟底深深。狼拖长着音嚎叫，此起彼伏，通报着不速之客的到来。

王景文被松绑，被从马背扶了下来，扶到了李双的背上，李双背着王景文走峭壁之上的崎岖之路。或者本就不是路。双子的背暖暖的，艰难的路却要双子背，小文子深深地歉疚，迷迷糊糊中念叨：“双子哥！”

一位通讯员牵马追团长，马失足坠下山崖，坠下的时候猛地拽了下，通讯员也多亏松手快才没被牵带下去，通讯员踉跄地摔倒踉跄地爬起。马带着石块滚下发出呻吟，而后静寂。沟谷幽深。师部通讯员，向高远团长传达黄师长、黄司令员指令。都一个人，黄克诚是也。命令抛下除枪支弹药之外的一切，轻装、快速前进。

行李就抛进山谷，抛得满山谷。警卫班长背着自己的行李和政委的行李，自己的行李抛进了山谷，政委的行李依然在背。

溃军怕的就是追击。

弃守四平，说是大撤退，其实就是大溃退，林总把作战科副科长都丢了。

晨，孙立人望远镜中望共军阵地，沉静，不见半点人影。共军还没醒来？孙立人钻进了坦克，将驾驶员撵到一边，亲自驾驶坦克，咔咔地向共军阵地开去。部下立即

命令坦克群跟随出击，步兵跟随出击。新一天的战斗就此打响！孙立人的属下立即联络七十一军陈明仁军长，请求在西翼呼应新一军的新的进攻。军长亲自驾驶坦克进攻，把廖耀湘搁东头了。前一天刚刚占领了塔子山的廖耀湘被搁那儿了。三军行动，风头哪能都叫你独占？

后面的坦克试图超越军长，但是军长拒绝，军长的坦克嗷嗷地冲在前，最前，冲到了共军的堑壕，共军的堑壕蜘蛛网般纵横密布，曾经网去了多少国军战士的生命，但是，现在，堑壕内空空，面对国军的冲击共军的阵地无一枪反击。孙立人的内心中是一惊的，载誉归国的他赶往四平，是要在此与共军决一死战、一显身手的，但是，不见共军的影，一夜过后忽然共军阵地不见共军的影。共军土遁了？

孙立人的坦克碾过共军的堑壕，冲进了街区。门户紧闭。本来街区出现的人也都闪进了各自的家，门扉紧闭。四平街宛如一座空城，空空如也。

西翼传来了枪声，陈明仁方行动。

履带碾压城区的声音显得孤寂，孙立人的坦克停下，不知道再向哪儿进发。也狐疑：共产党狡猾，好布口袋阵，张口袋而待，也许一面面窗后就是窥视的眼睛，一面面门扉忽然洞开，共军杀出。孙军长眉头紧皱，不知所措。共产党搞的什么鬼呢？按动机枪按钮，一梭子弹扫向天空，惊动了屋脊上的麻雀，飞向城外。

仍然寂静。

孙军长微笑，不自然地微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找老乡问问怎么回事。”向坦克手下令。

五个人，出去了仨。

好不容易敲出了老乡，问：八路哪去了？

老乡懵懂地望国军，摇头，答：不知道。

再敲出老乡，还是摇头。

老乡们纳闷：忽然就冒出了国军！

孙立人探出身子，打量在早晨湿润润的四平街，经过战火洗礼的四平街湿润润的，窗玻璃明亮亮的，宛如又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西翼坦克的轰鸣也临近，临近，在街区现身，打头的坦克在孙立人面前停下，后面的坦克也停下，坦克中探出了陈明仁，两人微笑，都从坦克出来，跳下，握手。

孙立人的坦克中是跟随了一位《中央日报》记者的，二人握手的时候记者嚷：“两位将军，这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我要拍下！就你们两位将军握手的一刻！两军会师的一刻！”记者匆忙地准备相机，意思是让两位军长再次地握手。

孙立人就要伸手的时候，变成了摆手：“应该去八路先前的司令部那儿拍照，更有意义嘛。”

两辆坦克在前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大楼前停下，孙立人、陈明仁出坦克，在两辆坦

克前握手，记者拍照。

“委员长看到这张照片该多高兴啊！”记者说。

孙立人望了下东翼塔子山的方向，说：“委员长已经高兴一回啦！不，高兴两回了！廖军长夺本溪，夺塔子山，在委员长那儿成神仙啦！”

陈明仁哈哈大笑，向孙立人眨巴眨巴眼睛：“咱哥俩气气那老廖！这最后的风头可是此时此刻！”

锦上添花。就在这时，大楼的大门咣当地被从里面推开，一位民主联军装束的人站立，孙、陈身边的人大惊，长枪、短枪相向，无数的声音喝问：“什么人？”

孙、陈也是一惊，对方短枪在身，分明是个干部，是个当官的。

“民主联军作战科科长王继芳！”

孙、陈的面容温和了，微笑了，孙立人问：“你是要……”

“投靠国军，奔光明之路！”

两位军长打量王继芳。

记者举起相机就要拍照，孙立人按下相机：“这也许是最高机密！”

当日，杜聿明就派来了专机，将王继芳接到沈阳。

王继芳的投敌，几乎使民主联军遭遇灭顶之灾！民主联军的建制、撤退路线，这些资料详尽地到了杜聿明手中。杜聿明冷笑着说：“天灭共党呢！”

督战的白崇禧齿间蹦出：“乘胜而击！”

最危急的时刻，自己人往你的后背上狠插了一刀，这结哪能不痛入骨髓刻骨铭心！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为少将级别的国民党特务王继芳在重庆被抓获，当初的民主联军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闻讯立即要求将其押赴武汉，公判，枪决！

“别、别丢下我！”迷迷糊糊中的王景文不时地叨咕着这一句。窗外的阳光照射在脸上，照射在眼睛上，让他感受到了光明，隔着眼帘中的血液他看到了一片红，红的海洋，涌动，涌动成了一面旗，绥化城共产党人招兵的那一面旗，暖暖地就将当初的小文子召唤到旗下。“别、别丢下我！”他对那面旗帜说。无数面红色的旗帜在自己的周围飘，涌出红色的波浪，红色的海洋。战友们呢？我的战友们呢？都化作了这一面面的红旗了吗？

“花儿，花儿，出来！出来！”有女孩子的声音呼唤。

就听到一只狗的叫，朝大炕上的人叫，分明就朝大炕上躺着的陌生人称。文子很生气，我小妹叫花儿，咋能把狗叫花儿呢？也不禁地轻唤出：“花儿！花儿！”唤的是小妹。狗听到了炕上陌生人的轻唤，继续吠叫。

“没脸没皮是不？”唤狗出去的女孩子生气了，踢狗，狗委屈地哼叫着，出去了。

宁静中，小文子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张脸，双子的。

见小文子睁开了眼，双子龇牙一乐：“你可醒了！”

“政委他们呢？团长他们呢？”西厢房，正蓬勃着上路的太阳光芒刺目，小文子不

得不眯缝着眼睛，谛听屋内屋外，咋就没有战友们的嘈杂呢？

听小文子的问，双子的眼是暗了一下的，但是随即展现欣喜：“你可醒来了，可把我吓坏了！”

小文子无力地一笑：“能咋的——政委他们呢？团长他们呢？”

“姨给你熬了粥，给你煮了个鸡蛋，我喂你吃。”双子就是不回答小文子的问题。

“姨？”

“嗯，房东大姨。”

小文子闻到了高粱米籽的香味，闻到了鸡蛋的香味，循着香味侧了头，看到一碗高粱米粥一块咸疙瘩一个鸡蛋搁放在炕沿。是啊，早已经是腹空如洗。那高粱米汤凉成了一层衣，还是薄薄的一层，护着下边的热。喝的时候，那薄薄的衣会粘你的唇，黏黏地粘你的唇。升起了想坐起来的冲动，端起那粥吹拂下上面的衣就哧溜下喝光上面的汤，只是意识了下通身的肉就抗拒，就布防了各处的酸痛抗拒，你的力量是那么弱小的散兵游勇。就不由得轻哼，干裂的嘴唇发出轻哼。

其时窗玻璃上印了一个女孩子的脸，将狗唤出屋的女孩子，十六七岁的一个女孩子。

“把被垫后背让孩子坐起来喂。”房东大姨进屋说。

束手无策的双子点头，跪在炕上抱起小文子的上身，并侧了小文子的身子，大姨立即将被子放小文子的背下，小文子就半坐。虽然是被别人移动但他好像费了不少的力气，吭哧吭哧地喘。他眯缝着眼睛看双子，看房东大姨，看靠门框站着的女孩子——唤狗出去的那女孩子。

“大花，端粥喂兵哥。”房东大姨说。

呵，狗狗叫花儿，女孩子叫大花。

大花咧嘴一笑，脸腾地红了下，没动地儿。

“我来！”双子说，端起了粥。

“我拿勺去！”大花说。

勺碰了唇，小文子眼睛睁了一条缝，吃了一惊：女孩子在喂，叫作大花的女孩子在喂，双子端碗，大姨温热的手捧抬着自己的后脑勺。如此关爱的氛围令小文子的眼里立时湿润，两粒大大的泪滴滚落。

“不热，正好。”女孩子说。

在如此的呵护的氛围之中，小文子知道必须振作些，必须配合着，唇欠了缝，接收汤勺倾斜进口中的米汤，黏稠的米汤。他看到女孩子现出得意的笑，为自己成功的喂食。而后米汤中有了米粒，更多的米粒。而后女孩子拿勺割咸疙瘩，疙瘩在碗中滑来滑去，女孩子恼了，拿起在齿尖咬下一小块放进汤勺中，喂进小文子的口中。小文子向女孩子现出笑，咀嚼着那小块咸菜，咸咸的汁液在口中弥散，比蜂蜜还香甜的感觉。女孩子的脸红了，火烧云般，女孩子默不作声地喂。其实小文子身后的房东大姨也微笑呢，端碗的双子也微笑呢。一大碗高粱米粥，一个鸡蛋，一块咸疙瘩，都被消灭，在小文子的

有气无力中消灭，而后他就那么斜倚着被子，半坐着昏睡，昏睡得惬意。梦见了小妹小花在草地上蹦蹦跳跳，采摘着野花，挑好看的还往头发上戴。他咧开了嘴笑，呢喃：“花儿……”

外面忽然骚动，有人喊：

“国民党来啦！”

“国军来啦！”

小文子猛地要坐起身子，刚离了倚靠的被子就随即无力地躺了下去。

双子爬上炕从被褥下薅出了他的步枪，就要往外冲，冲到厨房被房东大姨薅了回来，大姨嗔怪：“你要害死我们啊！”双子麻溜儿地把枪又藏到先前藏的地方。

听到动静的女孩子冲出了屋，将院门关上，插上门闩，而后背抵着大门。那姿态，就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要守住院门。

早在昨天部队决定留下王景文养病、留下李双照顾王景文的时候，房东大姨就给李双和王景文换了外衣，大姨交代两个人如果国民党兵来了，就是说她的儿子，李双是老大，王景文是老二。大姨倒是有两个儿子，如李双、王景文般大的两个儿子，跟了当家的去北方淘金了。春天一绿了山峦一软了大地，淘金人就结束了猫冬。

追击民主联军的国军进了屯子，鸡飞狗跳，但肯定赶不上日本鬼子进村。几梭子弹射向天空，射向大山，火力侦察。房东大姨家的院门被拍得梆梆响，拍恼了抵门的女孩子，嚷：“拍啥拍啥拍啥啊？”

“别怕，我们是国军，不伤害老百姓！我们只是想打听点事。”

“那就这么打听吧！”

“有八路打这过吧？”

“早走啦！昨天就走啦！赶紧去追吧！”

这消息得到多方认证，国军继续追击去了，屯子安静了下来。

屋内的双子脸色都变了。

“没事了没事了！”房东大姨摆着手向俩大男孩子说。

“走啦走啦！”女孩子进屋说。

中午的时候，闯进院两人：西门敬、林忠财。一会儿说回来探望下王景文，一会儿说去执行任务，侦察敌情，路过这，顺便来探望。

“西门庆、林冲……”面对着两人，王景文叨咕，脸上泛着勉强的笑。他在想啊，两人的身材应该倒换下，西门敬像林冲，高大魁梧。

当然，两人在房东大姨这混了顿午饭。饭桌上当然没有王景文。李双问队伍撤到哪了，两人都是一怔的神情，神情都是一暗。

西门敬叹口气说：“联军怕是不行了！”

林忠财说：“哗啦了！”

西门敬说：“你和景文就回家吧。”

林忠财点头。

李双的脸就白了，更白了。

吃了饭，二人告辞，李双送，眼见二人奔了南，心中明白二人这是开小差，是要回家，或者，投敌，还做国民党。

雷鸣政委亲自安顿的王景文，和房东大姨临别的时候塞给了大姨几块大洋。

林总撤退到了一个镇子里，在一株大树下林总展开了地图，查看那镇子的方位，眼睛瞄着地图说：“立即发电给三师，请他们报告方位。”就听参谋长高声问：“电台天线怎么没架设？”几乎就是喝问。林总的目光就从地图上抬起，望向参谋长怒视的方向：一个小酒馆里，坐了几员大将，桌上上了菜，手中端着酒杯，人僵滞，不敢面对参谋长的目光，不敢面对林总的目光。掌控电台的参谋在座呢。林总慢悠悠地站起身，酒桌上的人奔出，吆喝着架设天线。林总来到酒桌前，面对酒菜。“他们是刚端杯啊。”酒馆掌柜的说。林总皱眉看桌上的酒菜，忽然将桌掀翻。

“报告总司令，天线已经架设完毕！”先前酒桌上的参谋高声，讨好地直接向林总报告，其实报告的对象应该是参谋长。

林总怒视。

“这错再不会犯了！”参谋低声。

东北局在长春召开会议，那时延安指示：退守长春。林总说：“守长春，是坐以待毙，待毙！我们应该做打游击的准备了！做最坏、最艰难的打算了！该回到起点：把城市留给敌人，我们游击他们！”严峻的形势下，东北局意见统一，放弃长春，北退。暂时的目标：哈尔滨。

在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部队跟上来的情况下，松花江大桥被爆破，以阻追兵。但首先面临断桥的是民主联军的部队，望断桥沉落江水，江水滔滔。大势去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江面，飘来宋人李清照的诗句。

江南，国民党；江北，共产党。江南居然平静。莅临沈阳的蒋介石下达死命令：停止追击！督战的白崇禧播案：“功败垂成！功败垂成！”国军将领赶往沈阳，和老蒋共同庆功。蒋介石何尝不想一鼓作气灭了东北民主联军，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向他通牒：“如果不立即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进攻，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上海的报纸登载漫画，马歇尔打着八路军的绑腿，八路军的装束，讽刺马歇尔完全是共产党人的立场，美国八路。除马歇尔的压力，山东、中原的共产党军队行动起来，对国军展开强大攻势，国军本来准备开赴东北的两个军只得转而对付山东和中原的共军了。蒋介石也是怕东北战线拉得过长，生出意外。那两个军要是进了东北，林总的戏真不知道要咋唱了。

房东大姨请了个郎中给小文子看病，看了病人的脸色，郎中摇头，把了脉，郎中摇头，以掌按抚胸部，郎中的指甲如鹰爪，病人呻吟，郎中摇头。“内伤，内伤啊。”郎中说。

“那得咋办？”房东大姨问。

“养啊，就得养啊。”就留下个“养”字。

房东大姨给了郎中一块大洋。

小文子小老头般佝偻着。总算不总高烧，但时而高烧，可以被搀扶着下地走动。人快瘦成麻秆了，脸色惨白，头发蓬乱，双子瞧着觉着有点像老东家老毕的形象。要是长点黄胡子出来，就老东家了。天好，双子搀扶小文子到院里溜达，溜达没几步小文子就腿软，就要坐下，坐在一株大槐树下，槐花飘香，麻雀叽叽喳喳，阳光婆娑闪动。小山村分明是知了的快乐家园。就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或猎户，或采参人，或淘金者。

大姨到地里干活，双子会跟着去帮忙，就剩了叫作大花的女孩子在家照顾小文子。一口一个兵哥地叫。小文子心中也犯合计：这大花咋在房东大姨家呢？小文子总是躲避着女孩子扑闪的目光，女孩子的眼睫毛会让内心奇痒难耐。

大地升腾着温暖的气息，升腾着蓬勃。民主联军能像庄稼一般再长出一茬吗？遍地青纱帐，遍地民主联军？

女孩子剥了个煮熟的鸡蛋，捏了一块往兵哥的口中塞。兵哥本能地吃下，吃下了一块块，吃光。兵哥忽然想到早上的时候听房东大姨说今天是女孩子的生日，皱了眉头，难为情地说：“我把你过生日的鸡蛋吃了。”

女孩子嫣然一笑：“就当过生日好了。”

兵哥倚靠着老槐树，两腿伸展，阳光婆娑。“你叫大花……”兵哥眯缝着眼睛叨咕。想的是：小妹叫小花，她叫大花，大妹……

“俺叫大华，小名就被叫了大花。”女孩子说。

“哦……”跟俺小妹一样。耳畔就如闻小妹的唤：“哥——哥——”

午饭，苞米面大饼，野菜蘸大酱，洗得水灵灵的野菜在口中嘎吱嘎吱，汁液苦涩，但沁润你；大饼黄澄澄，大饼的嘎儿更是凝结着香。嘎，又叫嘎巴儿，被锅烙成褐色的那一层。特别是孩子们，喜欢吃那一层，大人们就常剥下那一层给孩子。孩子可以离开饭桌后手持着那嘎当点心吃。文子病好拖着羸弱的身躯坐到饭桌前，和大伙一块吃，吃一样的饭菜。被伺候，让他感觉到屈辱，没颜面，恨不得就自己融化掉，消失。好在已经能自己走动，虽然走动时如衰朽之老翁。

“在大姨这儿好好养着，养好了再走。”大姨说。

显然是双子跟大姨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提到了走。

“走啥走，半道还不得叫大风刮跑哦！”大花说，盯小文子。

“那也不能总给大姨添累赘。”双子说。

大姨一笑：“啥累赘，还多你一个干活的呢。”

“我也没干多少活。”双子嘟囔。双子说话的时候总是不瞅对方，自顾自地说，嘟囔。

“你们政委让你们在这儿养，就在这儿养！”大姨好似生气。

背靠着老槐树，没人在跟前的时候，小文子滴出了两滴大大的泪滴，为自己的窝囊，成为别人的累赘。隐约中，似听到冲锋号吹响，响在遥远的远方，而后消失，只有知了

知了知了地叫，你知了啥啊。

双子挽着小文子的胳膊去院外走动，觉得后面有尾巴，大花远远地跟着呢，好像怕两个人逃跑。其实，姑娘也孤单呢，现在有俩兵哥哥。

双子提到，雷鸣政委交代，如小文子身体允许，可以设法回望奎的王村休养，回家能更好地休养，休养结实了，再回部队。双子瞅着天空，嘟嘟囔囔地说。

“那就回家。”小文子说，说得坚定。

“大姨不能让。”双子说。

是，大姨不会让。房东大姨就像亲大姨一般。

“那你就再恢复恢复，再好点就能让。”双子说。

一提要走，大花的眼睛就瞪得溜圆。

大姨就是个不准。

“你就说你想家，就能让你走。”双子说。

嗯，双子还挺有办法。双子也是想着离开呢。房东大姨的关爱，哦，还有大花，依赖的目光望你，都叫你不自在，不像在自己的家。大姨这儿，总还是让你感觉到拘束的。对，就是拘束的感觉。

早晨，还没有起来，再次眼帘内的血液感觉成旗帜的海洋，觉得有人走进屋，小文子侧了身子，呢喃出：“娘！娘……”觉得也是唤房东大姨，大姨像娘。也歉意，大姨像娘般，却要离开。

蹑手蹑脚进屋的是大花。大花听到了兵哥的呢喃出屋跟大姨说：“文哥想娘了。”知道了名字，大花就叫文哥。

“哦……”大姨叹口气，说，“离家时间长了，哪个孩子不想娘、想家？”

大花的脸就又暗了下。

双子总是起得很早，帮大姨家干这干那。大姨家的菜园子被双子拾掇得连根草的毛都没有，大姨家的院子连根草棍都没有，大姨家的水缸总是满满。大姨不让干也不好使，大花不让干也不好使。其实双子的勤快也让大姨和大花不自在呢。双子要不闷头干活，要不陪伴小文子，要不看天，或坐或站仰头看天，看蓝天白云，看云黑天暗。

自己穿衣的时候，没人在跟前的时候，小文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呻吟，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无力的呻吟，无奈的呻吟，轻微痛楚的呻吟。有时一抬头，猛地见娘在站地上望自己呢，眼中满是爱怜、牵挂，就要喊出一声：“娘！”眨巴眨巴眼睛，定了定神，屋地是空的。娘！娘！眼里不由得湿润，真的想娘。悄悄抹去泪水，镇定会儿，才出屋。

躺在老槐树下，会不由自主望望奎的方向，家乡的方向。

双子说，西门敬、林忠财做逃兵了，肯定是做逃兵了。

本来他们就是国民党兵！小文子心说。

“文子想家了。”双子貌似轻描淡写地跟房东大姨说。

大姨家的地，绿油油地蓬勃着苞米，都已经长得齐腰。即使是地里没啥活大姨也是

习惯地每天要到地里来，拔除每一根杂草。

大姨一怔，脸色暗了下。

“文子他爹是搞药的。”双子说，不说其实是先前种药材，倒弄药材。

“哦……”大姨当然明白，人家爹是明白药的，当然还是回家养病的好。

大姨和大花端了两盆和的苞米面去了邻家，拿邻家的专门摊煎饼的平底锅摊煎饼，摊了一张又一张，摊了小半天，大姨端一摞煎饼，大花端一摞煎饼回来。那煎饼卷大葱，当然，大葱要涂点大酱，口中一塞，一口咬去一截，咀嚼，赛山珍海味。

大姨把双子和小文子的军服先洗了，晾晒在小文子和双子住的西厢房内。干了，先缝补，小文子的军服没了两颗扣子，从别的旧衣服上揪下了两颗，虽然和先前的扣子颜色、形状不搭配，也钉上，而后让两个人换上，让就待屋内，不许出去走动，洗换下来的便装。大姨不说啥，就是忙活。

煎饼放进了包袱皮，摘一些嫩嫩的紫茄子放进包袱皮，那嫩嫩的紫茄子口中一咬，有甜丝丝的汁液。

大姨和大花在忙活这些的时候，小文子和双子坐立不安。大姨是准备放行了。就要离开这宁静的山村，就要离开这温馨的房东大姨的家了。和小文子、双子最恋恋不舍的是大花，俩兵哥哥就要走了，她的哀伤似晨雾弥漫。

大姨拎着菜刀宰杀了一只小公鸡，小鸡炖蘑菇，屋里屋外地香。大花一个劲地往文哥碗中放肉。

“明天我和大花送你俩走。”

“不用送。”双子说。

“送！”大花说，“咋能不送？”

双子搀扶着小文子，大花挎着沉甸甸的包袱，大姨跟着，上路。出村的时候碰见乡亲问：“干啥去？”大姨说：“送亲戚走。”其实乡亲对大姨家的这两个小伙子是有判断的，有揣测的，但是谁也不说破。走的时候双子拿出了步枪研究着咋带走，大姨一把夺了去，一瞪眼睛：“不想好啊？”大姨说，“枪就放大姨这儿，以后来取！”双子没敢再吱声。但是对那枪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也是，挺长一杆长枪，路途遥远，而且国军得势呢。

火车站，一小站，双子刚要去买票，大姨一把拽住：“大姨买！大姨咋能不给买票呢？”不容你分说，大姨去了。

票给了双子，双子就要接大花挎的包袱，大花不给，坚定地说出两个字：“俺送！”

大花、大姨送小文子、双子到了车上，到了座位，大花才将包袱给了双子，外面的哨子不断地吹响，列车员催促送人的赶紧下车，要开车啦。必须一别的时刻，望着小文子，大花的泪水决堤，那泪水令小文子一震，大花就望着你泪水决堤。大姨拽了大花匆匆下车，下车列车就缓缓启动，大姨追到小文子、双子在的车窗，喊：“想着来看大姨！”大花追着两位兵哥哥在的车窗只是看你，努力多看一眼，把你看在眼里头。

火车经过哈尔滨站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发现站台上民主联军装束的人，并指点

给双子看，心怦怦地跳：民主联军还在！民主联军还在！去找政委他们？也曾经闪现这念头。但是，胸内因为激动而隐隐作痛，那痛似乎在告诉你：你还不行的，你的身体还不行的。此刻去见政委，去见团长，去见战友，还是部队的累赘。累赘。回家吧，好好养身板，快快地养好身板。

王村，最先发现小文子和双子的是小花，小花牵着只羊让羊吃草呢，发现来俩陌生人，一个搀扶着另一个，先是盯着双子看，而后盯着另一个看，看，忽然惊呼：“哥！”牵着羊就往家跑，羊碍事，就丢了羊向家疯跑，边跑边喊，差了音地喊：“哥回来啦！哥回来啦！”羊朝跑远的小花咩咩地叫，奇怪着花儿的举动。

差了音的呼喊，让不少人家走出了看，看了半天认出：王家的景文回来了！毕家的长工双子回来了！丧魂落魄的样。看来这民主联军是真的完了。这天，是国民党的天了？

双子送小文子回家，小文子家门口那儿，老老小小奔出了一堆人，娘跟头把式地跑向前，边跑边叨咕：“我的儿！我的儿！”娘一把将儿搂在怀中，搂得紧紧的，好像搂得不紧儿就要消失似的，娘亲吻着儿的脸颊，娘端详儿的脸颊，儿憔悴得已经有点像毕来福，就骨头架了，娘心疼，“我的儿我的儿”地叨咕，满脸泪水。

爹到了跟前，笑着说：“家去吧，家去吧。”

爷说：“大孙子福大造化大，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忍着胸内的疼被娘搂，见双子笑咪咪一旁看，见到了双子的失落：双子无家可归，要归，似乎就是毕家了。“娘，让双子哥到咱家吧。”小文子说。

“好，好。”娘牵了儿子的手，牵了双子的手，往家走。

吃了晚饭，双子要回毕家，我的奶奶不让，我的爷爷不让，就连我的花姑都不让，我的太爷说：“双子啊，这就是你的家！”我的花姑说：“对对对！就是你的家！”逗得全家人乐，其乐融融。

但是第二天，早饭之后，双子坚定地说：“老东家可怜，我得去看他！”

全家的人都是一怔，再没人说啥。

毕家大院，衰败景象。马厩那儿，没一匹马；羊圈那儿，没一只羊。大院静悄悄。忽然，毕来福鬼魂般地站在面前，双子扑通跪下声泪俱下：“少东家他……他……他不在了！”

毕来福仰首望天。

忽然一个女人出现，双子吃了一惊：绥化城的女校长！女校长挺着个大肚囊。

女校长在双子回来之前一天出现在毕家，也跪在毕来福面前，也声泪俱下：“爹，我是您的儿媳妇！我怀着毕家的骨血！”

现在，双子跪在毕来福的面前说：“老东家，我可以给您老养老送终！”

老毕望东南，那是四平的方向，安葬着儿子的方向，悠长的声音：“毕家有后！”嘴唇颤抖。

双子立即开始拾掇毕家的角角落落。

女校长赵雅娟已经和当初对抗共产党人声嘶力竭演讲的时候判若两人，说话很柔声，

透着无限苍凉。

屋内屋外是洁净了，但是，屋内屋外弥散着苍凉的气息，令阳光都冷，冷进骨髓。双子的臂伤其实不打紧，其实雷鸣政委主要是让他陪伴、照料我的父亲。

双子有空就往小文子家跑。说起了大华——大花。大花家在海城，是父亲把她送到了大姨家，是要相亲。春节后的时候来的。相的是大姨家邻居的孩子，是国军军官，连长。可是国军连长就是请不下来假，爹就撂下了女儿回去，说如果国军连长啥时回村，可让大姨给做主。“就、就要嫁国民党呢！没准早让咱们给打死了呢！”双子瞅着天，嘟嘟囔囔地说。

小文子咧嘴一乐：“乌鸦嘴！”

双子一乐：“没准就你给打死了呢！”

“我可没打死过国军连长。”

“那就等你好了之后去打死！”

“可别瞎说，要打死也打死别的连长！”

“反正都是国民党！”

“要是遇上大花的相好，可以让他投降嘛，让他也参加咱们的民主联军！”

“那敢情好。”

在家的日子，小花整日守着哥。小花，大花。大花，小花。俩花。大妹子，小妹子。

先前的王家大院，驻扎了民主联军的一个营，仍然是营盘。经常，部队会不时安排战士们来到老百姓家干活，搞军民鱼水情。操练紧锣密鼓，也不时歌声雄壮。飘雪了，一日的早晨，那里静了，人去院空。

一挂马车载了满车的人到了王村，到了先前的王家大院，先前来王村的工作队张鼎队长带了一拨子人又来了，还叫工作队，他还是队长。上次来，将王家被日本人抢去的土地作为接收的日伪财产分给了乡亲，对毕家的土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这回来，要更彻底，要将毕家的土地也分给乡亲。张鼎还先到王家串了个门。我的太爷我的爷爷还强留吃了顿饭。

这次来可是地形贼熟悉了，第二天就派人把毕来福叫来了，让交出地契，老毕说没有，你拍桌子也是没有，就扣在了工作队。双子来探情况，遭到张鼎队长的训斥：“怎么还东家东家的，还有什么东家！他是地主！地主！”

“地主也是东家！”双子嘟囔。

队长恨不得掏出短枪把眼前这个阶级觉悟成问题的小子给毙了，队长呼哧呼哧喘气，觉得这小子实在不可理喻，手一挥：“滚！”

“咋就滚呢？咋滚？”双子没办法回去，嘟囔着，“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晚饭的时候，双子给老毕送饭菜；早饭的时候，双子给送去了饭菜。队长瞅双子的眼神很怪异，队长纳闷：这小子也不是老地主的儿子、孙子，咋对老地主那么好呢？阶级觉悟咋就那么低呢？更坚定了对乡亲们提高阶级觉悟的认识。必须的！一定要的！

那夜，工作队那锣鼓声、二胡声、歌声足足折腾了半夜。村民好生纳闷：这工作队干啥呢？

双子送早饭，问队长：“老东家啥时放？”

“该放的时候自然就放。”

“那啥时是该放的时候？”

队长恼，盯视双子。

双子嘟嘟囔囔地离去。

上午，街上响起了咣咣的锣声，吆喝：“到兵营看大戏喽！到兵营看大戏喽……”

先前的王家大院，现在习惯都叫兵营。

猫冬的时候，村民本来就没啥事，就陆陆续续地奔了兵营。

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痊愈，我的奶奶不断地给我的父亲煮鸡蛋、鸭蛋、鹅蛋吃，或做鸡蛋羹，不间断地给你煮，给你做，吃得我的父亲吃完了就打嗝，自己都闻得着打嗝打出来的蛋味。有时就偷藏了煮的蛋，悄悄地央求小妹给吃了，小妹摆手：“不吃不吃！”“那哥不跟你好了！”这威胁倒是让小妹犹豫，瞅了瞅蛋，还是摇头：“不吃！”“那我给你讲打仗的事！”这诱惑让小妹眼里闪了光，犹犹豫豫地拿过了蛋。而后哥就得耐着心讲段打仗的故事。也尝试给景春蛋，人家一怔，而后不客气：“我告娘！”哥当即老实：“不吃就不吃，干吗要告娘？”也尝试给双子，双子看都不看那蛋，嘟嘟囔囔：“你是病号，我吃啥蛋！”那蛋吃的，让后来我的父亲只要见了蛋就恶心。其实先前那个营还在兵营的时候，我的父亲望着兵营就合计过：要不要就去那兵营？那也应该算归队。在哪都是战斗，都是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可是，还没拿准主意呢，那个营悄然地开拔。望着满天雪花飘舞，总感觉隐约中有民主联军行进的身影，总感觉传来高远团长的大嗓门。

我的父亲和小妹站家门口正望兵营呢，双子来了，双子总是怕来得早被往饭桌上拽，说吃了也往饭桌上拽。

“说是要、要唱啥大戏。”双子说。

通往兵营的方向，已经被踏出一条黑色的路径，在昨夜下的一场薄雪中踏出了一条黑色的路。天依然阴沉，欲雪的样。薄雪中有许多晶莹的颗粒，在嘎巴嘎巴冷的昨夜下了一场薄雪。就是现在，你的指尖一露，仿佛就有针尖扎你。你不是戴着棉手闷子就是手插在衣袖里。双子先前睡羊圈时戴的狗皮帽子也不知道从哪翻拣出来了，现在扣在脑上。

“那就看热闹去。”小文说，就攥着小妹的手走。小妹的掌心湿润润的，小妹就喜欢自己的手被大哥攥着、牵着。还不懂事的时候，小妹总拖着鼻涕，娘一边给擦一边说：“就这埋汰样，闺女哟，咋找婆家？”花儿头一扬，脆生生地说：“我嫁大哥！”逗得大人哈哈笑。这大哥一回来，花就黏上了。景春倒挺高兴：没了尾巴。

工作队唱了大合唱、对唱、独唱，最后演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卖唱的女儿香姐因饥饿难熬晕倒，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工作队队长张鼎演一名青年工人，愤怒上前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皮鞭。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张鼎引领演员和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节目结束。张鼎讲话，讲地主老财如何剥削农民，一声断喝：“将地主毕来福押上来！”就将毕来福反剪双臂押了上来。

乡亲惊讶。不是看戏吗，咋一下子就成了斗争会？

“干吗？”双子也一声断喝，冲了上去，挡在毕来福前，好像要替老东家挡子弹似的，好像工作队马上就要枪毙老东家似的。

“你要干吗？”张鼎甚至做出就要拔枪的动作。

“你要干吗？”双子反问。

乡亲骚动。

“老东家也是帮助过抗联的！少东家也是杀过鬼子的！”双子喊，脸色白灰似的白，说话从没这么利落过。

我的父亲上前向队长说：“他儿子死了，我们政委还让买了棺材安葬！”

队长本来要宣布，有苦诉苦，有冤伸冤，结果出现这情况！各地的土改如火如荼就没听说过这情况！眼睛仿佛上了层雾，眼前模糊。不知所措。

“王景文！李双！”人群中有人高喊，循着喊声，人们看到了一位民主联军装束的人，有乡亲认出是先前驻扎王村的骑兵团炊事员老谢！咋，骑兵团回来了？

人群再次骚动。

老谢上前。

我的父亲惊讶。

双子惊讶。

张鼎更蒙。

老谢附张鼎耳畔低声：“别忘了高团长那耳光！要多调查，多调查！”而后向离队养伤的俩战士喊：“王景文！李双！”

我的父亲高声：“到！”

李双也腰板一挺：“到！”

“我奉团长、政委命令，前来接你们俩归队！”老谢高声。

## 第十五章 运动战【上】

张鼎瞅瞅王景文、李双，瞅瞅老谢，瞅瞅乡亲们，皱眉，一挥手：“罢了！我怕高团长来扇我耳光呢！”

乡亲们就现出笑意，甚至发出笑声。

老谢瞅瞅毕来福，向张鼎说：“该分地就分地，人就别斗了，我们政委买棺材厚葬毕家少东家的事是真的。”

“老东家帮过抗联的事也是真的！”王景文说。

“就是真的嘛！”李双说。

张鼎瞅毕来福，毕来福眯缝着眼睛瞅张鼎，张鼎摆手：“放人！”苦笑：“这王村真是特别，连个斗争会都开不了！”凑近毕来福低声：“你不交地契我也分你的地！”

老地主仰首看天，悠长的声音：“把我五马分尸也行！”踉跄而去。

我的太爷、我的爷爷让老谢住一宿再走，老谢摇头：“还是赶紧走，省得部队有行动。”

“那也得吃了饭走！”我的爷爷说。

“是，吃了饭走！”我的父亲说。

“空着肚子也走不动。”李双说。

老谢就妥协，去了王景文的家。

那一顿饭，我的奶奶是含着眼泪做的，饭菜让花儿往放大炕上的饭桌端。忙活完的奶奶坐没人屋的大炕，靠着墙，很无力很疲惫的样，面色也苍白。

给娘烧火的景春进了屋：“娘，你咋了？”

“你哥还得走！”娘潜然泪下。

“不是还有我和花儿在家嘛。”

“花儿是要嫁人的！”

“那我陪娘！”

娘拾泪眼，向二儿子缓缓点头。

早上，上路的时候，见老谢就袖着手，我的爷爷摘下了自己拧着劲背在身后的棉手闷子，把连接两只手闷子的绳戴在老谢的脖颈，说：“给你了！”

老谢不干，直拨弄，我的爷爷将老谢往路上推。

大门口，一家人望着上路的景文、双子、老谢。老谢不时回身摆手：“回吧，回吧。”

景文知道望得眼睛最深邃的是母亲。母亲就僵直地站望。

而双子，不时望向毕家大院。

别的人家的门口也堆了人，望老谢一行仨人。

虽然是天湛蓝，云丝洁白，但是脚下的积雪嘎吱嘎吱。一望无际的雪野闪烁着阳光，甚至刺目。北风不时撩拨起雪烟。

“谢叔是专门来接俺俩啊？”王景文问。

“是啊。”

团长、政委吃饭的时候，老谢忽然就想起了王景文、李双，就叨咕了句：“王景文那小子也不知道咋样了。”

团长、政委当时就僵住了，目光对望了下，团长大手一拍桌：“差点把那俩宝贝给忘了！”

“这两人估计应该在王村。”政委说。

“嗯。那李双是有蔫主意的人，能把王景文带到王村。只要到了王村，王景文就有救！”团长说。

“就让老谢去接那小哥俩归队吧，人熟地也熟。”政委说。

“好，就让老谢走一趟王村。”团长下令。

路上，老谢附王景文耳畔说：“政委喜欢你呢！”

王景文不好意思地一笑。政委望向自己的时候也总是一笑，三月阳春般的温暖。“咱团驻扎哪儿呢？”问。

“绥化城。要不哪能就想起你们两个宝贝疙瘩呢！”

在临近绥化城的时候，茫茫雪野中，王景文赫然发现了一棵树，矗立在雪野。那树的一侧，似躺着一面大大的银镜。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统特务毕经纬在那儿，私底下与共产党人进行了一次合作。王景文目光直直地望那棵树。

双子目光直直地望那棵树。

老谢也望向那棵树。

“我想去看看那棵树。”王景文说。

“嗯，要是政委在，也能去看。”李双说。

“嗯。”王景文说。

老谢眨眨眼睛，糊涂，但还是说：“那就去看。政委咋就能去看？”

“嗯，要是在这准定能去看！”王景文说。

“嗯，能去看的。”李双说。

是，要是政委在，面对那棵树，能回想起被苏联红军空投到这大甸子时的情形，回想起和毕经纬私下里的国共合作。

王景文去掏那树洞，里边空空。当初树洞里可是藏着毕经纬的发报机。

“掏啥呢？掏野兔呢？兔子也不会爬树！”老谢说。

王景文这才讲起往事。

“哦，怪不得政委让厚葬那个毕经纬。”老谢说。而后也瞅老树，瞅那树洞，说：“这树可是还活着呢，开春的时候就能长新枝！”

“本来就是活的呢。”王景文说。

“没准能活一千年呢！”李双说。

到了绥化城先前民主联军的兵营，空荡荡，远看就空荡荡的感觉，进了兵营，老谢问哨兵：“人都哪去了？咋突然就空了？”总算还留有看守的。

“一早就开拔了，奔江南了。好像要去打什么靠山屯。”

出来了班长，说：“政委留话，如果你带来了人，可以就在这儿留守。”

“留守啥？咱也奔靠山屯！”王景文说。

那时，夜的汁液已经开始弥散。

老谢瞅王景文的脸，瞅李双的脸，李双嘟嘟囔囔：“回来干啥？回来不是打反动派嘛！”

王景文听着高兴，搂了搂李双的肩。

老谢不再犹豫，一摆手：“到食堂吃点啥，咱们追队伍！就奔靠山屯的方向！不就靠山屯嘛！”

双城，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在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在西方的天际涂抹着殷红的时候，林总步出了屋子，在院中的一树枝上摘下了一温度计，看当时的气温，当时就已经是零下40度！林总凝眉：入夜温度将更低！踩着积雪行进的民主联军，积雪在战士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们，向靠山屯集结。林总打了个冷战。参谋长站在了身旁。参谋长绝对是林总的影子，你看到林总的时候，就会看到参谋长。林总让参谋长看温度计，叹口气：“部队缺少御寒棉衣啊！就是有御寒棉衣，恐怕也难耐今夜之寒！发报给各部队：今夜停止向靠山屯靠拢，寻找村落避寒！”

老谢干啥的？伙夫！到了食堂，得心应手，亲自掌勺。

当然是在家的时候吃得好，但是，现在吃着军营中的伙食觉得更香，就大白菜片子拿酱油炒得成了褐色，吃得就是香。苞米面大饼是先前剩下的，再一热，香。怎一个“香”字了得！

踏着月色上路。月亮也冷啊，哆嗦在天上。满天的星斗是一粒粒的冰块，冷着苍穹，冷着大地。雪野，有一溜儿的黑，那是部队留下的踪迹，纵然是夜，那踪迹也分明。

“就、就老谢你应该把烧火棍带着。”李双忽然说。

“嗯。”王景文立即点头，随即笑起来。

“带烧火棍干啥？咱仨还怕遇见狼？”老谢说。

“哪是，咱仨赤手空拳咋参加战斗？”王景文说，“我逮着班长要我那美式冲锋枪！”

“我枪在房东大姨那儿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给我发枪。”李双嘟囔。

“打了胜仗就能有你俩的枪。国民党给你俩发枪！”老谢说，“就是你见着你班长，

小文子啊，那枪也不知道在谁手呢！你们班长连腿都没了！”

“咋腿没了？”王景文吃惊。

“前些日子，咱团也过松花江，打埋伏的时候，到了该冲锋的时候，你们班长就没站起来，腿冻坏了。送到哈尔滨，一条腿被截了！回不了部队了！人，废了啊！”老谢说得黯然。

脚下的冰雪嘎嘣嘎嘣。

传来狼嚎。

“妈的，要是狼挡道我就掐死它！我们村瞎猫就掐死一只狼！”王景文说。此刻，一种无名的东西令他难受，就想着能发泄，两手在棉手闷子里攥成了拳。

老谢总是在前，简直快步如飞。王景文、李双紧跟，甚至要不时小跑几步才跟得上。

王景文忽然明白了，老谢是穿得单薄，是冷的。倒是戴上了棉手闷子，可全身就手暖和哪行？怪自己心粗，没在家给老谢找件棉袄，老谢上身肯定没穿棉袄。他边紧跟着老谢边脱了外衣，小跑几步把外衣递给老谢：“我穿得厚，这你套上。”

老谢停住了脚步，瞅瞅衣裳，瞅瞅王景文：“你可别再冻坏了身子，我可担待不起！”

王景文解开棉袄的扣子，抖着里面的羊皮，“我这可是羊皮袄，暖着呢！”

老谢这才接过衣裳，套上。

积雪在脚下嘎嘣嘎嘣。

老谢仍然快步如飞。这回应该是下边冷呢。

王景文停下，脱外面的裤子。

“王景文，你要干啥？不是要把裤衩脱给我吧？”老谢说。

“裤衩哪能给你，那玩意儿要是冻坏了，没后了！”把裤子递老谢，抖着棉裤内的羊皮，“我这棉裤绷着羊皮呢，贼暖和！”

老谢难为情，套上了裤子。

这回老谢努力走得慢些，脚上的棉鞋缝了多块的补丁，暖和不了哪去，每一脚落地，都有冰冷自脚底往身体中注入，两脚冰坨子般。老谢牙齿磕着牙齿说：“咱民主联军难啊，就得运动运动，不时打打拳；不然，就、就得冻、冻死！”

王景文和李双乐：老谢冷出了体会，还挺深刻的体会。

就是多年以后，王景文回想起那个冬夜老谢的那话，也会不由自主地现出笑容，越发地觉得老谢的话说得有味道。

“快过江了。”老谢说。

江南，就是国军的领地了。国共隔江而峙。

可是，部队在雪地中踏出的那一条黑线拐进了一个屯子，屯子中不时传出狗的吠叫。那屯子没一点光亮，显得有些神秘、莫测。

刚到屯子口，猛地跃出了两人，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三人：“不许动！干什么的？”定睛看，民主联军！

“自家人，自家人！”老谢说。

一哨兵打量老谢：“您老好像是团部的炊事员。”

“就是，就是。”在枪口前，老谢可乖了，甚至嬉皮笑脸，“俺是奉团长、政委的命令去接两个伤员归队。”南北对峙，当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毫无疑问，在这江北是活跃着敌军探子的。

一哨兵枪口一比画，示意三人前面走。

三人都心里暖暖的：撵上自己的部队了！

老谢甚至哼起了小调。后来还打量起身边的小哥俩：“王景文哦，你长个儿了！嗯，李双哦，也长个儿了！俩大小伙子了！”俩大小伙子是被自己接回来的，老谢心中涌起自豪感。

“口令！”一院落前哨兵喝问，并传来枪栓的响动。

“北斗七星！”押送老谢一行的哨兵应。

到了跟前，院落门前的哨兵问：“押的什么人？”

“仨俘虏！”

可是人家笑了：“哦，是老谢啊！”

归队之后，我的父亲和李双被留在了团警卫班。枪呢？班长说，打完了这一仗就发。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时，要想获得武器，就从敌军那儿夺。先前从日本鬼子那儿夺，此时从国军那儿夺。

第二天天黑的时候部队向南移动，一从村庄伸出时，蜿蜒地南去，王景文、李双吃了一惊：可不是从四平撤出时的那个团了，那时的那个团也就一个营的模样，七零八落。而且，现在，居然有了一个炮兵连！先前国军的排炮打得民主联军蒙头转向，现在民主联军也有了自己的炮兵！当然，那炮都是从国军那儿夺来的！这回要以其人之炮还治其人之身！部队，脱胎换骨般！但是，走在团首长身边，别扭！咋？手无寸铁！

松花江南岸，国军构筑了屏障，防御北满之民主联军，肃清南满民主联军。那时，国军集结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临安，临安告急、告危。民主联军也曾经有过放弃临安的动议，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坚守。国军像头野牛，头朝北满，尾巴在南满，当这头野牛要北扑的时候，南满那是要揪这头野牛的尾巴的！而现在，这头野牛转首南满，北满的民主联军当然要狠狠地削它一下子！选点：靠山屯！这地儿，对国军要紧呢，是通往农安、德惠两条公路的交通要点。民主联军从四平大撤退大溃退，新一军的一部追击至此，就扎下营盘，成为扼守江北民主联军的一个桥头堡。此时连新一军的一个连再加地方武装的，九百多人。除非不下口，要下口就要咬得下去，至少也得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来。

残阳如血。靠山屯的四围忽然就冒出了民主联军；忽然，靠山屯就在民主联军的包围之中。

整个屯子，整成了一堡垒。修筑的围墙，就茅草和泥砌就的土墙，墙头架设了铁丝网，外围也是两道铁丝网。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东北角，四座碉堡。如果民主联

军没有重武器，这堡垒还真就是堡垒。而今，民主联军连团里都有了炮兵连。

而且，咔咔咔，民主联军的阵地忽然开上了三辆坦克！民主联军连坦克都有了，虽然，就三辆。望着坦克，王景文、李双当然立即想到了林忠、西门敬。妈拉个巴子的，还逃了！俩逃兵！

这是民主联军四平大溃退以来首次进行的端据点的大规模战斗，志在必得。

在部队运动之前，林总曾经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亲自部署。林总莞尔一笑说：“电话线不要掐断，就叫他们相互喊话，喊得越是明白，可能越是闹不明白了！”

部将们也笑起来。

民主联军要先活动活动筋骨。

此刻，可以想见得到营盘之内的敌军是如何的惊慌，如何的求援。

我的父亲所在的团负责主攻西南角。民主联军以数个团的兵力围攻靠山屯！

冲锋号的音和夜幕一同罩向国军营盘。

就在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我的父亲热血沸腾，甚至向着敌军的壁垒奔跑了几步，转而，意识到自己是赤手空拳的。李双上前拽住了王景文：“就咱俩现在是警卫员！”

而且也注意到，也不是冲锋号一吹响，民主联军就排山倒海后浪推前浪。哦，先冲锋的号音，是排炮，排炮只能轰击着营盘的边缘，轰击土墙，轰击铁丝网，怕殃及营盘中的百姓。裹挟着百姓的营盘，哦，也有坦克，三辆坦克咔咔上前，也咣咣地开炮。民主联军，就差空军了！也没像国军那样，坦克屁股后面跟着士兵冲锋，就仨坦克，嗷嗷地向前。我们民主联军的仨坦克英勇向前。敌军的子弹乒乒乓乓地打在钢板上，喷溅着火花。敌军的炮火也向坦克集中，炸起的泥块噼里啪啦地砸向坦克。一发炮弹落在最后一辆坦克的履带近旁，那辆坦克咔咔了几下子，履带断了，在轮子上软绵绵地滑落，坦克侧歪了下，不再动。民主联军有点泄气，但是，那瘫了的坦克转动炮塔，轰击着敌军的围墙、碉堡，稳稳当当地，一发接一发地发射。还有另外两辆坦克奋勇向前。一辆碾过两道铁丝网，铁丝网粘在了履带上被拖拽，坦克直接撞向围墙，围墙软软地倒下，坦克似乎就没遭遇到什么阻力，围墙之上的铁丝网落在坦克上，坦克身子一侧，直接向围墙的断面开，围墙一块块地倒下，敌军的壁垒西侧已经不是壁垒，出现长长的豁口。第二辆坦克也上了去，奔了西北角的碉堡。

冲锋号再起。高远团长啪啪两枪射向天空，咆哮：“给我上！”

队伍就弹射了出去，三个营，一个营在前，左后一个营，右后一个营，三三制！就在部队弹射出去的刹那，王景文再次胸膛一挺，就要向前冲，再次被李双拽了下，李双说：“上去能干啥？手里头啥都没有！”王景文一跺脚：“别扭！窝囊！”

“王景文、李双，警卫员的职责是什么？”雷鸣政委喝问。

“知道！”王景文答。

“就是保护首长！”李双答。

就在此时，一阵尖锐的啸音自天空而来，那是炮弹撕裂空气而来，王景文向李双大

喊：“保护首长！”就近扑向团长，而李双也显出从来没有过的灵敏扑向政委，团长在王景文的身体之下，政委在李双的身体之下，啸音掠过上方，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泥土落向王景文和李双的身上。

团长推下王景文，爬起，嘴角带了血，王景文扑向他的时候他正拿着望远镜观看战势，被扑倒的时候嘴角磕在了望远镜上。

政委爬起，瞅了瞅李双、王景文，向团长说：“这俩小子做警卫还挺合格呢，挺机灵！”

“警卫员也是应该有枪的！”李双说。

“就是嘛！”王景文附和。

团长举望远镜观察战场，忽然恼火：“哈哈，咱参谋长啥时溜到前边过瘾去了！”

政委也立即举望远镜看。

在一大草房的屋脊上，一架机枪在居高临下向敌军扫射，除了机枪手，还有一人在旁指挥，那人，分明就是参谋长的身影。紧邻的一幢草房燃起熊熊大火，将参谋长这一处目标映得清晰、鲜明、夺目。

“这张峰！这张峰！”团长愤愤。

雷鸣瞅高远，笑笑：“高团长是恨不得自己在那房顶上呢吧？”

团长憨然一笑。

营盘中已经不再有炮弹发出；营盘中的枪声开了锅似的。四围的杀声在紧缩，向着营盘紧缩。

“林总是将这一场战役作为对民主联军的一场演练。”政委向团长说。

团长瞥了眼王景文：“咱民主联军就如王景文般，缓过来了！还阳了！”

屋脊之上的参谋长已经不见，营盘中处处杀声，枪声稀少了下去。

团长将短枪撇给王景文：“小子，捡枪去吧！”

政委一乐，将短枪扔与李双：“看你俩那难受样，捡枪去吧！”

王景文、李双欢天喜地冲往营盘。

“保护参谋长！”政委后面喊。

前头的王景文没听见，后面的李双听见了，回转身向政委咋地一个立正，惊天动地的一声：“是！”

王景文听见了李双的这一声，回转身，不明所以地向团长、政委一个立正，也惊天动地的一声：“是！”待李双到了跟前，一同一边奔往营盘一边问：“团长、政委啥指示？”

营盘，已经是一片火海。国军嵌在松花江南岸的一座桥头堡转眼间就灰飞烟灭，尸体遍地，俘虏一堆一堆的。

有的民主联军战士一人挎了五六支枪，看着眼馋，王景文上前：“我帮你背枪吧，那么多，多沉！”

人家打量你，一笑，一摆手：“不用！”

王景文、李双讪讪。

咔咔咔，一辆坦克驶了来，舱门是打开的，一人抱着挺机枪坐在舱口，满哪趔摸呢，趔摸可以进攻的目标。王景文大叫：“西门庆！”

李双也瞧见了，咧嘴笑：“就没做逃兵啊！”

王景文上前挡在坦克前，李双也挡在坦克前，二人同时喊出：“西门庆！”

西门敬认出了二人，拍坦克的盖：“停下停下！”把坦克拍停下了，西门敬向里面喊：“老林，出来看看我们撞见了谁。”

坦克中钻出了林忠，四人相望，喜不自胜。林忠摆手：“上来上来！”

李双噌地就爬了上去，王景文想起此前在坦克中的负伤，心有余悸，犹豫了下，爬了上去。

“我带你们兜几圈！”林忠说，就下去开动了坦克。

坦克咔咔地行进，不断地有人向坦克之上的人竖起大拇指喊：“干得好！”还有人喊：“你们立功啦！”还有人喊：“好样的！”给他们得意、自豪之感。但是，王景文颇为不好意思，得意、自豪的是西门敬、林忠。

王景文抓过西门敬怀中的机枪：“我给你拿。”

“这是夺的。敌人的一个火力点正向咱们射击呢，咱这坦克上去了，他们撇了机枪就跑，我就捡了来。”西门敬说。

“哦，是战利品！”王景文抱着机枪稀罕，“团长、政委让我俩来捡枪，毛都没捡着！”

“谁说啥也没捡着？捡个大坦克！”李双嘟嘟囔囔地说。

西门敬哈哈大笑，后来合计了下，拍了下王景文怀中的机枪：“我和林忠这回肯定是立功了，不差这挺机枪，你拿去吧！”

“真的？”王景文大喜。

“啥真的假的，让你拿去你就拿去！”西门敬一摆手。

王景文搂过西门敬就亲了口人家的小脸。

西门敬推开，嚷：“我又不是潘金莲！”

大笑着的王景文看到了参谋长和民主联军战士押着一堆俘虏迎面而来，王景文喊：“参谋长！”和李双跳下坦克，奔参谋长跑了几步，王景文回头向西门敬喊：“谢谢啦！”

直到这个时候，哥俩才想起团长、政委让他们前来，不光是捡枪，还要保护参谋长。可早把保护参谋长的事撇十万八千里了。面对参谋长，歉意。不过手中有挺机枪呢！

那三辆坦克直接归师部辖制，西门敬、林忠自然也不再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的人了。不过，两个人在民主联军中已经是传奇。两人当初的确是要做逃兵的，不是叛逃，就是逃兵，往南方逃，逃回老家去。结果，一天半夜，前面一村村庄，两人饥肠辘辘，合计能不能去跟老乡讨块苞米饼，正合计呢，村里出来了一队人马，国军，有国军驻扎在村里！出来的人押着两人，火把的光亮中可见押着的也是国军！押到了一片菜地，两兵被按跪，一个班的人立在他们面前，一阵排枪，国军把两个国军给毙了！西门敬、林忠大惊。两人也合计过就回国军，这民主联军是不行了，回家路途遥远，不如就回国军那

儿。西门敬摇头：“咱俩打过国军的坦克，国军知道了饶不了咱俩！”林忠点头：“是。”就听菜地那边当官的喊：“看到没，这就是当逃兵的下场！”西门敬、林忠面面相觑。国军军官在菜地那头对一个营的人讲话，警告士兵们不能做逃兵。“咱俩要是落他们手，小命难保啊！”林忠盯视着国军说。西门敬点头：“是！”前方国军遍地，随时可能撞见。林忠摆了下手：“往回去吧！”西门敬沉吟半晌，说：“宁可让民主联军把咱俩毙了，也不去挨国民党的枪子儿！”“就是！”林忠说。就这么着，两人折回了。结果，在一个夜晚，也是在一个屯子，撞上了黄师的师部，被拿下。林忠索性来了个实话实说，临了说：“我们俩宁可让民主联军毙了，也不去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儿！”赶上这话被兼着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师长听到，上前打量一番两人，说：“回来就好！还会开坦克，也许有大用处！”结果，还真就开上了民主联军的坦克。

靠山屯，民主联军牛刀初试。而后，我父亲所在的团奉命向扶余进发。

路上，团长说：“王景文，那挺机枪让你稀罕稀罕就行了，警卫班占着挺机枪，咱民主联军还没到那种奢侈的地步呢！”

“人家师部还直接管坦克呢，咱团部还不行管挺机枪啊？”王景文说，机枪抱得紧紧的。

“一挺机枪换俩步枪！你和李双也没吃啥亏！”团长笑着说，硬生生地从王景文怀中薅走了机枪，而后给王景文和李双配备了步枪。

部队在一个叫作薛家窝棚的屯子里进行休整。南临德惠，那驻扎着国军新一军的部队；北，便是民主联军的大本营哈尔滨，也是防备着国军进犯哈尔滨。但是，国军占一地就要防守一地，再不是铁拳了。就是靠山屯，民主联军打下了，就立即放弃，留给国军再次占领。而且国军还要忙着先肃清南满共军，正集结兵力向我军南满根据地临安进攻。北满的民主联军哪能就让国军的图谋得逞呢！

部队东进，作为一枚棋子，现在林总再次拈起。部队在哪个屯子临时扎营，都会得到林总确切的指令。究竟要干什么，林总通常都先不告诉你。只要是开始运动了，林总那肯定是有算计的，这一点每一个民主联军都知道。

马上就知道了：其塔木被民主联军猛攻！敌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盘踞那儿，顽强抵抗。林总电报：“不必急于攻下其塔木，可调动敌军来援。”

深夜，进入一个屯子里扎营的时候，王景文向团长报告：“报告团长：我看到村西那儿有电话线。”

“看准了？”团长盯视着王景文。

“看准了！”

团长让政委照看部队，带了几个通讯员、警卫员奔电话线。北风嗷嗷地呼啸，北风中夹杂着硬硬的冷，如钢针，刺透你的衣裳，让你上牙不停地磕着下牙，本能地要磕出点火花暖自己呢。带的那通讯员，分明就是一方毛毯剪了俩洞，伸进两臂，就穿在了身，再绳子一捆。有俩通讯员都是这装束，是其中的一个将自己的一块毛毯剪成了两块，装

束了两个人。

说起那个冷冬，我的父亲说：“那个冷啊，撒尿的时候都得带根棍子，尿一撒出来就冻成了冰柱，得拿棍子敲折才能提裤子！”说完，父亲笑吟吟地看缠他讲故事的孩子们。我的三弟眨巴眼睛说：“那不把鸡鸡也敲折了啊！”父亲哈哈大笑，全家笑成一团。

通讯员猴子一般地爬上了线杆，将电话线搭上了线杆上的电话线。

团长抱着电话，拖着电话线，找了避风的地方听电话，边听电话边瞅着王景文说：“小子，眼里挺能瞧见东西的！没准将来也能当团长！”

王景文嘻嘻一笑：“我哪能当团长！”

“咋不能？能！”团长故作正色。

“能，你下个命令我就团长！”王景文仍然笑嘻嘻。

“那就得林总下命令！”李双说。

“挤紧点，能暖和点。”团长说，牙齿磕碰。一手话筒，一手搂紧了王景文。

忽然，团长的身子一挺，手一摆，凝神而听。其塔木的守军营长在跟九台县城的守军团长通话，营长喊，再不救援就要全营覆灭！团长说，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明晨亲自带兵驰援！营长说你说话可算数？团长骂，浑蛋，此事岂是儿戏！营长说，可别让靠山屯的事重演！团长说，靠山屯是靠山屯，其塔木是其塔木！团长擂桌子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团长撂下话筒，身子僵了阵，说：“有戏了！”狠狠地拍了下王景文的肩，兴奋地说：“有戏了！”而后带了人往屯子里赶。半道上忽然转身猛拍了下李双的肩嚷：“张麻子沟唱大戏！”没防备的李双被拍了个腓墩儿。团长拉起李双，得意地说：“咱林总能把地图背下来，就是个屯子在哪块儿都能背下来，咱老高赶不上林总，不过看到过的地形可就印在脑子里了！”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漫天飞雪。上午，部队没动，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没动。茫茫飞雪中，多路人马在向张麻子沟集结。下午，部队进入阵地。张麻子沟东侧是双顶子山，公路打山脚通过，绝好的打伏击地点。南端的一条沟壑，隐蔽了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高远团。其实那沟壑被积雪填平着，但是高远团长记得那有一条河沟，于是顺着河沟隐蔽。北风嗯嗯着掠过，把身子裹在雪中，毛巾缠在头上护着耳朵，让帽耳紧紧地护住耳朵。天寒地冻中最怕冻的就是耳朵。警卫员将下面的积雪掏空，弄了个雪窝棚，让团长、政委们待。雪掏净的时候赫然发现了很薄的薄冰中有一堆鱼，大大小小的鱼，干锅鱼！入秋以后这河流渐渐干涸，一群鱼就窝在这了。那大一点的鱼半个身子在薄冰上露着。

“鱼！鱼！可以给首长煮鱼！”王景文嚷。

团长钻进雪窝棚，瞧了瞧鱼：“嗯，部队严令禁止烟火！抽烟都不许！”

团长出了雪窝棚，政委钻了进来，瞧了瞧冻在冰中的鱼，笑着说：“咱民主联军现在就在准备煮鱼呢！煮大鱼！哪顾得上这小鱼烂虾！”

总指挥部在山上高瞻远瞩。

电话线的杆子下，守着民主联军的人，每时每刻监听着敌人的动向，防止敌情生变。

天助民主联军，大雪，让张麻子沟就张麻子沟的样，没异样。

夜幕降临，未见敌军的影。按照九台县城距离这儿的的路程，敌援军应该已经出现。民主联军的侦察员报告：敌援军在张麻子沟南不远处的卢家屯住下了！其塔木那儿军情十万火急，援军在卢家屯住下了！怕夜路行军遭遇民主联军的伏击，先顾着自己的安全，安全第一！

敌援军生火造饭的时候，设伏的民主联军咯嘣咯嘣地嚼咽着炒苞米，一粒粒地嚼咽，口干了，舌头一舔，雪在口中融化。

北风嗷嗷地咆哮，锤炼着民主联军的耐心、意志。民主联军与山融为一体，与大地融为一体。

双城，民主联军司令部，就是那嗷嗷的北风呼啸声将睡于行军床上的林总唤醒，他是和衣而睡的，他倾听着北风的号叫，披了大衣，拿了手电筒，走出房间，走向挂在树枝上的温度计，照看：零下44度！关了手电筒，他望向张麻子沟的方向，心一阵抽搐、冷战。

早晨，北风也累了，力道小了，雪也小了。站在山上南望，卢家屯若隐若现，但就是不见敌军的影。确切情报：敌援军就在卢家屯！敌援军也瞧着北去的路途狐疑。

后来雪又大了，甚至如漫天飘舞着传单。

敌援军磨蹭到傍晚午了，才在卢家屯探头。装甲车在前，机枪不时嗒嗒地向道路两侧的雪野扫射。出动的是敌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的两个营和九台县城的两个保安中队，大致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一个团，这边民主联军的十个营团等着他们呢。

嗯，知道你出来了，知道你慢慢地来了。

双顶子山矗立一侧，机枪嗒嗒地向山顶扫射。汽车拖着的大炮也卸了下来，对着山顶轰了几炮。见山还是没人的山，四野，还是没人的雪野。炮挂上了汽车尾，队伍继续前行。开在最前的装甲车，机枪连发地扫射，从左至右弧形地扫射。敌援军自己就已经将这张麻子沟鼓捣得很热闹。一条蛇在往一只白口袋里钻，天地间都是银白的，那口袋被视而不见。

“八路，来啊，来打我们的伏击吧，你们不就是好这一手吗！”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挥着手枪向双顶子山喊，向雪野喊。

心虚呢。九台城距离其塔木，90华里的路，换民主联军，一个白天，或是一个夜晚，就会抵达。军情如火，可国军这速度，玩呢！

“叭！叭！”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自双顶子山腾空而起。一刹那，曾经瞬间宁静，国军们仰首看那信号弹飘落，就在他们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山顶的轻重机枪咆哮起来，山顶的大炮轰响，炮弹在敌军队伍的边缘炸响，瞬间引领四围枪声大作。一发炮弹在敌军队伍中唯一的一辆吉普旁爆炸，眼见那吉普被掀动了下。

本来短枪紧瞄敌军的王景文没放枪，放下枪来，摘了棉手闷子，向戴着大手闷子的李双嘿嘿一笑，说：“这么肥的大鱼啊！为啥那么急着吃啊！”

李双甩下了棉手闷子，忙着射击。

打伏击是民主联军的拿手戏，那机枪，那炮火，将敌军切割成一块块的。大鱼嘛，总得切成一块块的，才好下锅烹煮。

那辆吉普中探出了军官的身子，军官啪啪地朝天开着枪向前边喊：“冲！冲啊！给我冲出包围圈！”

汽车和汽车相撞。士兵前跑跑后跑跑，向山上开机枪，再向雪野开机枪，都不知道向哪还击。

冲锋号嘹亮地吹响，各团的冲锋号嘹亮地吹响，但见山顶上的民主联军瀑布般地冲下，或就往积雪上一坐，顺着陡坡往下滑，边往下滑边射击。后来抓获的一个俘虏裤裆是湿的，就在那一刻，他呆呆地望着瀑布般下来的民主联军，酣畅淋漓地在自己的裤兜子里撒了泡尿。被俘虏之后他说：“你们八路简直是神兵天降！神兵天降！”

就在身边的战士从雪中跃起冲向敌军的时候，王景文噉地起身，冲向敌军，李双毫不迟疑地跟着跃起，跟着冲。别的警卫员有的也跟着冲。雷鸣要喝止，犹豫了下，向别的警卫一摆手：“上吧！”

参谋长笑着说：“这阵势，不让这些小老虎们上得憋死！馋死！”

高远团所处的位置是口袋的口，这敌军的队伍拖得过长了，眼瞅着前边就要出了口袋阵，民主联军不得不开始攻击。后面的保安团本来就是里一半外一半的，再一遭遇攻击，就彻底里一半外一半的了，那外边的一半倒是没有敢立即往回跑，可见民主联军冲锋的架势，当时就南逃，从哪来要逃哪去。高远团长望远镜中看得明白，大嗓门亮开吼：“截住保安团！”就亲自南追。那时王景文、李双早冲出老远，虽然没听到团长的命令，但是，王景文可瞄着南逃之敌呢：想跑？没门！直接地兜向保安团的后路。

插到公路上，赫然发现一挺机枪被丢在路边，哦，不远处哆哆嗦嗦跪起一个人来高举双手，随即放下一手捂另一臂膀，是保安团的机枪手！王景文拎起机枪，觉得手中的步枪碍事，撇了步枪，向李双喊：“撵那些个二鬼子！”这李双，简直成了王景文的影子，王景文咋干他准保跟着，瞄着王景文行事。

保安团也明白了，聚堆是大目标，分散跑，向野地里跑，甚至撇了枪跑。

李双腿快，冲在了前。

“双子哥，挑多的追！”王景文喊。现在是他得跟着李双了。

这一声双子哥，喊得李双愣了下，回头望王景文，结果，王景文就撵了上来，奔一拨子三四十人撵。

嗯，看双子哥的！李双不知哪来的力气，简直飞毛腿了，似是在雪上飞，两腿带起雪烟飞扬，稍微迂回了下，从侧翼跑到了敌人的前面，忽然一停，步枪一端，喊：“再、再跑，后面机枪突突了你们！”

逃兵们唰地站住，有的偷偷往后看，可不，一挺机枪对着他们呢！

“就还不投降啊？”李双枪一斜，向正跑着的一单蹦儿的保安团兵搂了一枪，那兵

扑倒，枪口回转，对向面前的这一堆，心中暗喜：嗯，这一枪真准，真长脸！平时也没觉得自己枪法咋准，关键时刻真长脸！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王景文不耐烦，在后面喊。

手举了起来，一半向着李双，一半向着王景文，举手投降。

“把枪都给我放这儿！”王景文指自己的面前空地。

噼里啪啦的枪就撇了来，也有的上前放下，转眼一堆枪。

团长、政委来了，王景文一个立正，脸滚烫：“报告团长、政委，我违抗命令了，把首长撇下了！”

李双也赶紧一个立正：“我、我也违抗了！”

团长严肃，故作严肃，可慢慢地笑了，扬起大手就要拍王景文的肩，王景文立马矮了下去嚷：“别拍，您一拍一个腚墩儿！”

“我和团长也违抗命令了：擅离指挥岗位！”政委说。

王景文、李双咧嘴笑，心说：“这个时候您俩上哪指挥啊！”

敌一一三的团长被击毙。林总亲自下了命令：厚葬！

民主联军买了口棺材，厚葬。抗日期间，林总有平型关大捷；而这个一一三团，在缅甸，在仁安羌，救出被日军重重包围的7000英军，扬名中外。因而，林总在张麻子沟摆下了十个营！但是对敌方，惺惺相惜，俘虏们参加了葬礼。

雷鸣向俘虏们讲话：“内战，是一场悲剧！但是，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奋起，消灭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让最大多数的人民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回到营地休整的时候，王景文缠着李双教枪法，问枪法准的窍门。

“啥窍门啊，那时我就把枪当成弹弓了！打弹弓的时候要打啥你把它装心里头打就打一个准！就我那弹弓呢？”李双忽然问。

## 第十六章 运动战【中】

李双没事的时候手总喜欢插在裤兜，王景文就会目光斜向李双的一裤兜，看到李双的手在裤兜中捏弄。裤兜装着李双的财产：一块大洋。有时李双也会拿出来摆弄。那大洋被李双捏弄得光亮亮的。李双捏弄大洋的时候，王景文也会不由自主地手插进皮袄的里怀，碰碰里怀兜中的两块大洋。王景文相信在这民主联军中他和李双是富裕户，更多的人是分文皆无，无产者。民主联军，无产者的队伍！

还是在江北的时候，在一个屯子里驻扎，李双瞧见房东家的大炕上放了一堆乌拉草，已经被捶软的乌拉草，金黄金黄的。这草，又叫乌拉草，因为东北人在冬季常将其塞在乌拉中，脚再插进乌拉中的时候，就满脚的暄软，满脚的暖和，隔离着大地的冰冷。东北三宝之一呢！那草，瞅着都暖和。甚至闪烁着金子的光泽呢。地上的袋子中还有没捶软的，房东坐在一矮凳上，把草放一高凳上拿着擀面杖捶，捶软了往大炕上放。李双进了屋，看人家捶。

“就、就是要赶集卖吧？”搭讪。你一定已经感觉到李双说话有点像“老舅”。像，但不完全一样。李双说话总嘟嘟囔囔的，甚至你会觉得他在自言自语。

“是。”老乡瞅瞅李双的脸，瞅了眼李双的脚，脚上穿了一双破乌拉，露出乌拉草来，但是，草已经变黑。而且，草塞得不饱满。老乡觉得那两大脚馋着他的乌拉草呢。

“哦。那就是可以卖了。”李双裤兜里捏弄着那块大洋。

“咋？你要买啊？”老乡笑望李双。

李双捏出了那块大洋：“这块大洋给你你能卖我多少？”

“真买？”

“还能逗你啊！”

“你要往脚下塞点就塞点，咋好要钱？”

李双就把那块大洋往老乡手里塞：“就买这一块大洋的。”

老乡捏了大洋：“买那些做啥？”

李双憨然一乐：“嗯，有用场。”

“那就炕上捶好的那些都拿去。”

李双目光掂量炕上的草。

“那就再给你捶点。”

李双又是憨然一乐：“那、那就谢谢了。”

大洋入了兜，老乡的擀面杖咣咣，捶得有些急迫。

李双想帮忙捶，可想到是给自己捶了，再捶多少咋能由自己掌握？就一旁憨憨地看。

老乡把捶好的扔大炕上的堆，直起腰说：“就给你这些了啊。”把炕上的一堆团了团，把躺在炕上的一条口袋往旁边拿了拿，伸出了一绺乌拉草，就要捆那团草。

李双把住老乡的手：“不用捆。”解开外衣的扣子，解开棉袄的扣子，往里面塞，前后地塞。正好被门口经过的王景文看见了，进来不解地问：“干啥呢？”其实是问：“咋把老乡的乌拉草往自己的身上塞呢？这不违反部队群众纪律吗？”

“我拿那一块大洋买的。我才不会白拿老乡的东西呢。”

“是买的。”

“哦。”王景文就帮着往身上塞，前后左右地塞。下边有皮带兜着，掉不下去的。完了扣子一系，李双的上身就鼓鼓囊囊。

李双一面想摁得扁些，一面说：“这回可暖和了。”

王景文端详着，嘿嘿笑：“像大肚子的女人！”

队伍在北风烟雪中行进的时候，曾经见有的民主联军战士将一些茅草捆在身上，整个人被寒风吹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可双子有那么怕冷吗？在民主联军中双子穿得是厚的，和王景文穿得都是厚的。而先前在毕来福家做羊倌的时候，双子是睡在羊圈中的，北风烟雪中睡在羊圈。那么稀罕的一块大洋，变成了塞在身上的乌拉草。

李双向王景文一摆手，两人到了柴禾垛那，南侧，一道雪岭后柴禾垛的根，现出一小块空场，李双跨了进去，王景文跟着跨了进去，往柴禾垛根一坐下，一个安静的所在。

李双解开外衣的一个扣子，解开棉袄的一个扣子，伸出一绺乌拉草，开始编。

“你编啥？”王景文问。

“坎肩。”

“坎肩？”

“嗯。”双子编。后来停下，望外边的天空，望了一阵子，说：“政委把他的棉袄给伤员穿走了，我看他冷。”

王景文一震，眼中当时就湿润，当时手就探进了里怀捏住了那两块大洋：“草要是不够就再买，我有钱！”

“够倒是够，也可以编得厚实，可要是编太厚实了，弄不好就不知道是给谁编的了，没准又送人了！就给他编得不厚不薄的，也许就穿着了！”

王景文乐了，点头。

双子编。

王景文看着双子编。后来拍拍里怀的两块大洋说：“你要是用钱我这儿有！”

“全屯老少爷们儿，到关帝庙前看大戏喽！”锣声咣咣。

“警卫班，集合！”班长吆喝。许是立即觉得院内不够宽敞，又吆喝，“警卫班，到院外集合！”人就咕咚咕咚地到院外。

双子瞧着编好的一小块，愣神，赶紧也掖到了里怀，系了扣子，和王景文站起。

战友们瞧见了，奇怪两个人咋跑那里，随即发现了李双的臃肿。

班长顺着大伙的目光回头看，脑袋也当即矮了下去，探头前看，好奇地看，随即咧咧嘴了：“咋，坐月子呢？”

战友们哈哈大笑，笑作一团。

王景文、李双跨过雪岭站到集合的警卫班队伍里。

团长、政委们出了院，参谋长上前碰了碰李双的臃肿上身：“哦，冷怕了？”

王景文拉参谋长到一边附参谋长耳畔低声：“双子要给政委编件棉坎肩，草的棉坎肩，乌拉草编的棉坎肩！这现在是军事秘密！”调皮地说完后一句，入列。

参谋长乐了，瞄向李双，眯缝着眼睛瞄，忽然高声：“李双、王景文出列！”而后向警卫班班长说：“李双跑肚子呢，不用去看大戏了，王景文呢，也留下照顾。”

班长瞅瞅李双，瞅瞅王景文，心里嘀咕：“请假咋还请到参谋长那儿了？”

在团长和政委的目光中李双、王景文难为情。

警卫班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和团首长们去看大戏。民主联军的一个文工团到屯子来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共产党的东北局组织了一万多干部到农村搞土改，松花江以北的每一个屯子里都来了工作队。文工团便是工作队请来的。林总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最高首长，同时也是东北党政的最高首脑，党政军一肩挑。

团部安静了下来。王景文、李双再次跨过雪岭，在那旮旯，王景文看着李双编织。一绺一绺地往外拽着乌拉草，编织。双子还挺内秀呢，居然还会编织，编织草坎肩。

文工团的表演开始了，不时传来叫好的喧哗，后来传来男女声对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

本来李双全部心思在编织上，但是被歌声分了神，还向歌声的方向望了望。有雪岭阻隔在这一方天地和外边的天地之间。

就在李双编织的时候，团部的一个通讯员拿着份刚刚接到的电报跑向唱大戏的地方。师部来了命令。团长看了电报之后，让全团战士给老乡们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结束，团长代表战士们向老乡告别。

队伍再次集合，向江南出发，向有敌人在的方向出发。

过江之后，东去。夜晚，驻扎于一个屯子。警卫班就睡老乡院子里的墙根下。院墙

的墙根下，黑暗中，双子一绺一绺地往外伸着乌拉草，编织。不时停下来抚摸编织出来的那一块，确认满意了，继续编织。王景文挨着李双，感应着李双编织的温暖在一点一点地加大。

“李双，换岗！”班长喊。

腾地站起了王景文：“我替李双换岗！”就在班长喊李双的时候，李双全身猛地哆嗦了一下，吓了一跳的样子。

“哦，忘了，李双闹肚子呢！好，就你替下李双！”其实班长已经有点明白，李双是在挤时间编织啥呢。也感觉政委对李双、王景文俩小子有那么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样子。

那一块，一点一点地，扩成了一片。

在敌占区了。白天的时候，曾经有敌机侦察，我军的部队隐没在屯子中。

白天，李双忽然不见，和王景文躲到了老乡的柴禾垛的旮旯，继续编织。在别人的目光中，李双如果还要继续编织，就会感到通身的不自在，手也不那么灵便。里怀已经不显得那么鼓鼓囊囊，乌拉草在变成一件编织品。

而且，班长忽然不安排李双和王景文站岗。

夜幕再次降临，队伍出发，向东挺进。团长、政委、参谋长都是骑马的，王景文、李双不时会寻找政委的身影，寒冷的夜风中，政委的身躯越看越觉得单薄。再给点时间，坎肩就编完了，政委就可以穿了。

这是一支有明确战斗任务指向的队伍。当然也知道在这暗夜中也有若干支队伍奔往同一个目标。

前锋是要灵敏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位战士瞄着了，一个黑影闪进了大甸子中，报告班长，班长报告排长，排长蹲下身子瞄，瞄见了雪野中动着的黑影，招呼了全排的战士就奔了过去，兜了过去。见有人追了过去，黑影移动的速度就加快，这边就“站住站住”地喊，并威胁再不站住就开枪，黑影就停下了，束手待擒。

“干什么的？”

人家撒目，哦，头盔有的有的没有，穿戴也不齐整，明白了：“哦，八路啊。”

“别管我们是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人家似乎对这态度不满，甚至很生气：“八路见谁都反动派吗？”

“我们是民主联军，就是你说的八路！你是干什么的？”

人家甚至凑近了看你，端详你，回头指了下：“要是八路的话，那边的董家屯有反动派，一个营呢。”

听到敌情，排长觉得事关重大，向部下一摆手：“带走！”

带到团长面前的是个青年人，一看就不是种地的，围了条长围脖，长袍，书生模样。称是教书的，董家屯的小学教员。屯子里下午的时候开进了一个营的国军，营部霸占了小学，撵走了学生，像赶羊一样撵走了学生，而后撵老师。青年是个单身，而且不是本

地人，在学校住，也被撵。说没地方去，不走，结果被踹了几脚，轰出学校。青年人这是回家，回望奎县城的家。“你们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吗？去灭了他们吧。”临了，年轻人说。

黑暗中，团长、政委交换了下眼神，团长说：“肉就在跟前呢，为什么还要跑老远地找肉！给师部发报，报告这个情况！”

全团停止前进，等候师部指令。

坐在雪地的李双忍不住，里怀中掏出编了一半的坎肩，抻着乌拉草继续编织。

就在雪野中的一棵树下，架设了天线，电台嘀嗒。

师部回电：迂回董家屯南，断敌退路。你方提供情报，与师部新掌握敌情吻合。

后来知道，师部组织了一场违抗命令的战役。当师部将作战计划通告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继续东进，执行原作战计划。师部致电总司令部：兄弟部队正出临近我师位置，我师可围点，兄弟部队可打援。总司令部电：勿打乱原作战部署，执行东进计划！师部致电总司令部：如不变更东进作战计划，则我师可速歼董家屯之敌，而后快速东进！且，我师各团已经逼近董家屯，战斗在即！总司令部电：你师可攻击董家屯之敌，已令他部打援。就在师部与总司令部电报来往的时候，各团急行军奔往董家屯，没停半步，各团压根就不知道师部与总司令部的往来电文，更不知道他们是在师部违抗总部命令的情况下奔袭董家屯。师长指挥了总司令！师长姓钟，出了名的大胆，被称钟大胆。

董家屯在晨曦中清晰。敌军已经意识到被包围，还是在包围圈形成的时候，就机枪不停地扫射，盲目地扫射，给自己壮着胆。赫然呈现的是冰雪之堡垒。和青年教师说的情况是吻合的，青年教师说，国军到了屯子之后就将积雪垒成雪墙，而后往上浇水，强令屯子里的人挑水往上浇。国军正在移动着的一个师，忽然发现侧翼迂回着民主联军，立即收缩，这一个营在董家屯，立即筑雪为垒。屯子中的公鸡使劲儿地叫，此起彼伏地叫，狗汪汪着，此起彼伏地叫，炊烟袅袅。敌我双方彼此打量，其实望着对方两方都心寒。

民主联军的三个团包围董家屯。一点风都没有，仿佛一切都被冻结，脚下的冰雪你稍微动一下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屯子西的一块高地，每个团的炮兵连都被调到了那儿，统一指挥。兵力上集中，以多胜少，重武器上也集中，避免巴掌打人，形成铁拳挥出、击出，就瞄准你的一个点。

晨曦中，李双的编织也赫然在目。两手冻成了红萝卜，仍然编织，急迫地编织，越临近完工越急迫地编织，要在战斗开始之前完工。一切的心思，都在编织上。王景文注视着双子的编织，也在替双子使着劲。而且真的在战斗之前编织完了。

双子打完最后一个结的时候王景文咧开了嘴欢喜，腮帮子木木的，冻得木木的。

双子凝视着乌拉草编织成的坎肩，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

王景文瞅双子的眼，眼珠是不动的，但是眼中是有些微微的闪烁的。双子的口中、鼻孔中白白的雾气不断呼出，说明着他不是木头人。

“就我咋不会动了？”双子的唇没动，声音自喉咙间发出。

王景文吓了一跳：“咋就不会动了？冻僵了？”往起拉双子。

双子哎呀哎呀地叫，被拉起来：“麻了麻了！”

哦，是麻了。王景文换双子活动腿脚。

双子哎呀哎呀地叫，两手抓着刚编织完的坎肩在前。

一梭子子弹飞来，王景文猛地将双子扑倒。

“你们俩不要命了？”班长喊。

两人不敢作声。隔了会儿，双子将坎肩塞给王景文：“就你去给。”

“你编的你去给！”王景文不接。

“就我也不会说什么。”

“也不用说什么。”

“就不说什么咋给？”

王景文接了坎肩，目光找政委。团长、政委、参谋长正拿望远镜望董家屯，讨论着什么。就在政委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王景文猫腰到了政委跟前，递坎肩：“政委，李双给你编的！”

政委一怔。

团长：“老雷，这可是战士的一番心意，赶紧穿上！”

雷鸣望向李双，李双憨憨地笑。

王景文就把坎肩往政委身上套。

就在这时忽然炮声隆隆，高地上的炮群开始炮击敌军的营垒。

雷鸣赶紧把最后一只胳膊伸进坎肩。

王景文像完成一个大任务似的回到李双跟前。

隆隆的炮声中，团长瞅着政委笑。

政委说：“没想到李双的手这么巧！”

“我都替你暖乎呢！”团长说。随即亮着大嗓门喊：“做好战斗准备！”

“我跟随一营往里突！”参谋长向团长请命。

团长鼻翼处的肌肉动了下：“还行，还知道跟我招呼下了。”

参谋长：“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嘛！”

团长：“王景文、李双！”

“到！”王景文、李双应声腾地站起，随即王景文拉李双卧倒，二人望团长。

“跟随参谋长，一定给我保护好参谋长！”团长命令。

参谋长向王景文、李双招了下手，猫腰奔一营。

排炮的轰鸣中，那银灰的壁垒千疮百孔，冰块、雪块抛向天空，再噼里啪啦地落下，雪末形成雪烟弥散。传来哀号，喊叫，冰块、雪块中夹杂着人的躯体的碎块，衣裳的碎片。

“待会儿跟你们凑个热闹，别嫌俺碍事。”参谋长向一营长说。

而后去了一连。

而后到了一排。一连是在三角阵势的攻势中处最前端的连，这连中一排又在最前。“突得进去突不进去，咱们这个排可是整场战役的关键！”参谋长对排长说。看那架势参谋长就是要领导这一个排，没有一点客气的意思。“机枪手！”参谋长一声喝。

“到！”

“机枪手可是最前端的重武器！”参谋长说。

“明白！”

参谋长回头瞅跟来的俩警卫员：“王景文、李双，你们俩给我先保护好机枪手！”

“是！”

排炮的轰鸣中，王景文跟参谋长低声：“李双可是神枪手呢！”

参谋长望李双。

目光相遇，李双等候参谋长的指令，参谋长若有所思地点头，说：“嗯，一个神枪手有时比一挺机枪还管用呢！”

李双红了脸，望向王景文，知道王景文刚才跟参谋长说的啥了。

“李双，跟紧我！”参谋长说。

“是！”李双不时望王景文，李双不知怎么的，有那么一种被王景文出卖的感觉。在此之前李双可一直没拿自己当啥神枪手。

参谋长甚至情不自禁地微笑：身边有一挺机枪有一个神枪手供你指挥呢！

王景文内心里可是惭愧呢：刚刚给政委编织完了的李双，还有一手好枪法，你呢？你有啥长项？嗯，师长被称钟大胆，我王景文有时也被说成大胆。“知道吗？老虎跟咱家一个姓呢，写在老虎脑门上呢——王！老虎的脑门上就有一个王字！”我的王姓爷爷在我的父亲小的时候讲故事说，后来我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故事的时候也说。隆隆炮声中，我的父亲扫视战友，如见一只只趴伏的猛虎，东北虎！而董家屯内传出的哀号、叫喊则听起来是绵羊的叫。

隆隆的排炮声中忽然透现了冲锋号声，就在透现的刹那参谋长率先跃起吼出：“冲——啊——”

四围的冲杀声和隆隆炮声一争高低。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面前的冰雪壁垒已经残破得如90岁老者的牙齿，稀松的牙齿在炮声中晃动，豁口前狼藉一片。张峰参谋长挥举的手枪，忽然在王景文的眼中幻化成了旗帜！红旗，一面红旗召唤着你冲杀向前。我的父亲跟我说，随张峰参谋长冲杀向前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在跟随着一面旗帜冲杀，一面令他自豪的旗帜！就像有预感似的，后来成为高远团的军旗手。旗帜，在硝烟炮火中召唤你无畏地向前！绥化城，那边青天白日旗，这边红旗，走向红旗，走到红旗下，那分明就是一种结缘！往更早了说，大甸子里遇负伤的雷鸣，就已经结缘！

炮声停止，冲杀之声同样震天动地。倏然一轮朝阳在前，如睁大的眼，霞光四射，如迸溅的血花，一轮朝阳如刚刚分娩而出的婴儿，你似乎如闻他的啼哭。

牙齿究竟还是牙齿，就在那牙齿之处机枪突突了起来，遏阻了高远团的突进，猛虎临山涧。而且，就在那狼藉的缺口处，扑上了更多的敌军，排枪射击，瞬间缺口不是了缺口。

而散落的冰雪块成了民主联军的掩体，冰雪块在敌军的子弹射击中又迸溅着碎块，明明是豁口在前你不能突进那这场仗还怎么打下去？

“敲掉机枪手！”参谋长就守在机枪旁，急迫地吼，也终于想到还有个神枪手在跟前，回头望了望李双，与王景文的目光相碰，李双的枪搭一冰雪块上，正在瞄准。

“敲机枪手！”王景文附李双耳畔喊。

“就你说啥我根本没听见！”李双似乎嘟囔出这么一句，在瞄准中。

王景文相信李双还是听见的，说没听见是要告诉你王景文：当你瞄敌军的时候你心中应该就只有敌人！作为神枪手，除非前面敌军成片成片的，否则不能轻易开枪，开枪则必中。就是敌军成片成片的，也要挑重要的目标射击！在准星中，一支短枪挥动，王景文的心剧烈地跳动：是个当官的！射击中敌军军官毫无疑问是重要目标！瞬间，战场在王景文的耳畔静了下去，循着那支短枪，看到了一张胡子拉碴的脸，罩在钢盔下，那也是一张惊恐的脸。送你去见阎王吧！王景文勾动扳机，刹那间觉得有一只铁拳从自己的体内击出，军官的钢盔迸溅火花，军官迅疾地趴了下去，不是中弹倒下的样，是人家本能地趴了下去，子弹在人家的钢盔滑过，可惜！就偏那么一点点！爆豆般的枪声在耳畔升起。

而李双的枪声终于响了，当即敌军的一挺机枪哑了，还得是人家李双！

参谋长正要挥举手枪喊出一个“上”，我军的炮火再次响起，目标就是那豁口。冰雪块、土块、尸体的碎块抛向天空，四散落下，噼里啪啦地落下。一支枪管被炸弯的步枪落在不远处。随即，掉下一只胳膊。豁口处的敌军鬼哭狼嚎，乱糟糟地往后奔逃。

“准备冲锋！”参谋长吼。

炮声戛然而止，参谋长跃起吼出：“冲——啊——”同时冲锋号也嘹亮地吹起。

溃堤般，民主联军从那豁口处涌进，洪流般涌进。参谋长一马当先。本来整个屯子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但是，为了防止巷战可能给百姓带来伤亡，民主联军在东侧留了一个口子，哪都在冲锋只东方没喊杀声。国军哪里有恋战之心，即使知道东方的平静绝不会那么简单，也顾不得了，就在那个方向奔逃而出。共产党的军队惯于围点打援，因而，那援助的部队总是顾忌重重，步步小心，步步惊心，等到援军到来，早已经是晚三秋了！还是自己逃吧！

“放敌五里！”师长在战斗已经打响之后说。放得过近，担心逃窜的敌军再折回屯子内。而负责东翼攻击的那个团，去了五里之外设伏。

当然，屯子内还剩下残存的零星的国民党兵，见了民主联军就举手投降。高远团的张峰参谋长才不顾那零星的国民党兵，穿越了屯子，追击那还剩有一百多号人的国军，在追击中的父亲怀念起骑兵团，要还是骑兵团，旋风般就会拦截在敌军的面前。民主联军，国军，就像比赛跑似的，谁也不射击，就在广阔的大甸子里比着奔跑的速度。

王景文、李双跑在了参谋长的前面了，王景文拽了下李双的衣袖，示意迂回下，迂回超越国军。这俩大甸子里长大的小伙子，撵野兔子撵大的小伙子，两腿倒腾简直就像汽车轮子，经国军的侧翼到了前面，王景文忽然站住，端枪站住喊：“你们还跑什么？前面是我们的伏击圈！你们以为我们民主联军是吃干饭的吗？能让你们这么轻易地跑了吗？”

唰！国军站住了。

李双向天空扣动扳机，几声枪响响彻天空。

就在国军疑惑前方的时候，四围站起了设伏的民主联军，逃跑的国军已经钻入伏击圈！国军的枪齐刷刷地举起。

赶上来的张峰参谋长打量四围，蹙摸设伏的团长，团长正走过来，走向兄弟团队的参谋长。

“张参谋长，这些俘虏到底算谁的呢？”团长笑问。

张峰眨巴眨巴眼睛：“当然算你们团的了！我们只是帮了下忙而已。”向手下摆手：“俘虏就交给他们吧。”

王景文凑近参谋长：“明明是咱们俘虏的嘛！”

“归咱，咱就得派人往哈尔滨送这些俘虏！归了他们，咱团抓的那些零星俘虏也会归到他们这儿，就让他们往哈尔滨送，咱们该干啥去就干啥去！”参谋长压低声音说。

“参谋长高！”王景文佩服。

“就是嘛。”李双笑呵呵。

“张参谋长！”设伏的团长后面喊。

张参谋长装听不见。“国军的人立功是为了升官发财，咱民主联军的人是为了信念、信仰而战！”参谋长高声说道，说给脚下的大地听。参谋长在前，在王景文的眼中，参谋长走成了一尊雕像。

“其实应该让李双去哈尔滨，去教更多的人拿乌拉草编坎肩。”参谋长说，望李双。

“我——不去！”李双大惊，“我可不愿离开咱们团！”李双简直是喊了。

王景文也一惊：平时李双就影子似的在自己的身边，忽然就要离开，不知道自己咋适应呢！

参谋长哈哈大笑：“别怕，哈尔滨那已经给咱们团预备了300套棉衣，正和我团联络怎么送货呢！我可舍不得你这神枪手呢！”拍拍李双的肩，而后搂着李双的肩大踏步向前。

董家屯的战斗，民主联军也预设了兄弟部队打援，但是，硬是没等来援军，于是，只是围点打点。国军营长求援的电报发出，等来的只是突围的指令。

参加董家屯战斗的民主联军继续东进。国军要巩固南满，北面防御，结果南满北满两头跑，南满北满的民主联军越打越虎虎生威。

林总冷笑：“一筐豆子噤瑟着来回跑，跑啊跑，后来呢，没了！”一粒黄豆放进口中嘎嘣嘎嘣地嚼，嚼着豆中的香。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气急败坏地闯到东北保安总司令面前：“仗岂是这种打法！这一堆那一撮的，如此下去我们的部队全要被共产党吃掉的！”他拍案。

杜聿明冷冷，想的是：这种人如果不剥夺兵权哪里能驾驭得了？

就为了迎取棉衣，部队夜间行军。送棉衣的队伍最怕遭遇敌军，那些棉衣对于民主联军来说简直就是命根子，比粮食重要，甚至比枪支弹药重要。北风怪兽般地咆哮，把积雪向你的身上扬，向你的脸上扬，沙粒般。驻扎在屯子的时候，部队就开始统计，究竟有多少战士缺少棉衣。甚至伸手捏你衣裤的薄厚，上身下身地捏。上身没棉袄就登记棉袄，下身没棉裤就登记棉裤，棉袄棉裤分开发放。棉袄棉裤再破再烂，你也是有了，不登记。雷鸣政委看名单的时候，见名单上写着：政委，无棉袄。他勾去了自己的名字。军需官急了：“你那哪是棉袄，就一草坎肩！”雷鸣一笑：“比棉袄暖和呢！比羊皮袄还暖和呢！”现在，全团在茫茫风雪中迎取 100 套棉衣。望着马背上的政委，王景文、李双都以为：这回政委可以穿上棉袄了！比草坎肩要暖和得多的棉袄！

接货的地点是一个叫大泡子的地方，就是个大水泡子，茫茫大甸子中的一个水泡子。就是多年以后，天翻地覆的多年以后踏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我找到了那个大水泡子，周围也依然是没有人烟，还依然是只有乘马只有步行才能抵达的地方。芳草萋萋，一面银镜静静躺卧。望着大泡子中印着的行云，我生出一种恐惧：父辈的历史其实很脆弱，多少符号性的东西标志性的东西在风云中是多么容易被抹去！而那些东西是多么弥足珍贵！望着那一方银镜，我甚至想顿足而喊：“那些东西，弥足珍贵！”

队伍到了大泡子的岸，泡子的中央，隐约着一堆黑影，隐约着马匹的身影，三辆雪橇停在那儿呢。团长命令发信号，手电筒向那堆黑影闪亮三次，黑影处也回应三次手电筒的光亮。团长喜悦地向队伍招手：“穿棉衣去！”仿佛他自己要穿棉衣去，他倒是穿了件羊皮袄，可是那羊皮袄是缺肉的羊皮袄，破破烂烂的，穿丢了几块，有洞洞呢。统计谁没棉衣的时候军需官说，也换个棉袄吧，团长眼睛一瞪：“羊皮袄换棉袄，我傻啊！”队伍雀跃着欢呼着涌向大泡子。

那押送棉衣的战士被当作了英雄一般，被抛向空中，接住，再抛向空中。大泡子成了欢乐的海洋。

队伍集合，密集成屏障。军需官念好花名册，发放棉衣。领取棉衣的人，当时就穿在身上。棉袄好穿，棉裤呢，有的直接套在外，有的宁可冷个瞬间也穿里面。有个战士竟然不顾自己没穿裤衩穿新棉裤，光腚穿新棉裤。那战士还嚷呢：“看吧，看吧，俺才不怕看，穷光腚，最革命！以后你们可以就叫俺穷光腚！”队伍发出哄然的笑声，就连团长、政委也乐。有的战士穿完棉衣陶醉地嚷：“暖和！真暖和！”就是没领取新棉衣的人，也跟着暖和，跟着快乐。

发放完，团长高声：“感谢大后方的同志，敬礼！”

全团敬礼。

而后全团继续行进，奔赴战场。这一次的目标可大了——德惠，那里盘踞着新一军

的一个师。先前一个营一个营地吃掉，一个团一个团地吃掉，现在，民主联军的胃口大了，瞄着了新一军的一个师。

双城，林总瞄着作战地图上的德惠，向参谋长说：“不在于吃掉德惠之敌，而是调动长春之敌北援，为我军在运动中获得战机，没有战机创造战机。”

“那就必须要做出真打德惠的样子来。”参谋长说。

林总一笑，说：“战场上的事，真真假假嘛！虚，也许就是个实！”

林总走向站炉，炉盖子烧得通红，就在他张着手烘烤的时候，忽然仿佛被烫了下似的，接着，又打了个激灵，仿佛忽然冷着了下，林总蹙眉。他拿了手电筒，出屋去看挂在院内树枝上的温度计。

德惠，先拔外围的钉子，而我父亲所在的高远团密切注视德惠之敌，如出动则阻击。一道土岗子后，埋伏了高远团。拔除外围敌军据点的枪声甚至在远方隐约。但是德惠之敌就是按兵不动。

警卫班班长忽然不见了王景文，见李双正仰望一株老榆树的树冠，班长就也望，就见王景文爬得高高，在浓密的枝条中正在把一堆嫩绿的枝条往下掰，往棉袄的里怀塞，已经塞得鼓鼓囊囊。“干啥呢干啥呢？无组织无纪律！快给我下来！”班长吼。

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团首长摊开着地图，听一位熟悉德惠的战士介绍德惠城区的情况，虽然眼前还没打德惠，但是要做好打德惠的准备。甚至，团长提议那战士乔装到德惠走一遭，侦察下敌军的情况。听了警卫班班长的叫喊，他们望过来，望到了老榆树上的王景文，纳闷：王景文搞啥名堂呢？

班长少见的愤怒，让王景文立即停止采摘，在高高的树杈间，生长了一堆绿色的植物，老榆树的枝条干枯，在这寒冬中干枯着，但是，那一堆儿却蓬蓬勃勃的，蜡质地绿，王景文只采摘下了三分之二，还残剩了一些呢。王景文快速地从树上出溜了下来。

“无组织无纪律！”班长从王景文的里怀中往外扯那些嫩绿的植物，往地上摔。

“别扔别扔，这是宝贝！”王景文弯腰去捡。

班长气得抗不了，照王景文的屁股就是一脚，王景文没防备，趴在了地上。

王景文是一怔的，班长可没这么发火过，他爬起，指着地上凌乱的绿色植物说：“我爹是搞药材的，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能治你脚的冻伤！能治咱政委脚的冻伤！能治所有的冻伤！”带上了哭腔，眼角挂上了委屈的泪花。

政委上了前，瞅地上的绿色植物，瞅王景文怀中的绿色植物，瞅老榆树上还残剩的绿色植物，问王景文：“你说这玩意儿能治冻伤？”

“是。我爹倒腾药材的时候还派人满哪采摘这玩意儿呢，还收购这玩意儿呢。这玩意儿叫冻青，就在冬天能采摘着，能治冻伤，很灵验的。”王景文说。

“咱这儿的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宝贝！”李双嘟嘟囔囔地说。

政委向警卫班长温和地一笑，望王景文：“以后可以多采摘这宝贝，咱部队需要这些宝贝。现在嘛，注意隐蔽！”政委回团长那儿。

班长一边帮捡冻青一边歉意地说：“瞧你俩，先前李双满怀的乌拉草，现在你是满怀的冻……冻什么来着？”其实班长记住了冻青的名字，找话和王景文搭讪呢。

“叫冻青，越冻越青！”王景文说，委屈不见了踪影。

“哦，像咱民主联军，越冻越能战斗！”班长说。

“那……也不一定，都冻坏了，还咋战斗？”王景文撇嘴。

“就是嘛。”李双附和。

班长也撇嘴：“我咋摊你们这俩捣蛋鬼！”

团长越来越沉不住气，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趴着也不是，雪地简直成了红烙铁烫他。

“这成啥事，这成啥事，堂堂高远团成站岗放哨的了！”

参谋长放眼全团的人马，也蹙眉：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硬是把高远团搁一边，这状况还真少见！

政委拿望远镜望德惠方向，笑咪咪的：“好大的一块肥肉呢！是新一军的后臀尖呢！没个好胃口还真就吃不了呢！”

团长、参谋长体味政委的话，同时咧嘴大笑。

德惠外围的钉子越拔越少，有的据点没用拔，人家知道你要拔，没等你拔，撒丫子跑了；九台县城的敌军就跑了，向长春跑。

看王景文的里怀冻青支棱八叉的，扎上身棉袄的皮带还掖着些，李双脱下了一只乌拉，拿出了里边的乌拉草，留下一半，剩下的一半再塞进了乌拉，再将乌拉穿上，而后拿乌拉草搓绳。

“你搓绳干啥？”王景文问。

“当然有用。”李双头也不抬。

搓完了长长的一截绳，李双就将王景文掖在皮带上的、掖在里怀的冻青往绳上放，捆成了结实实的一捆，还多出一截绳，就给那捆冻青做了个背带，背带往王景文肩上一放，王景文当时就咧嘴笑了，像多背了杆枪似的。

警卫班长瞧着了，说：“到底是手艺人呢，李双干啥就是个巧！王景文，跟人家学着点，别净干笨活！笨手笨脚——还笨脑！”

王景文憨笑。不过心里也说呢：可不笨嘴笨舌！

团长那儿忽然吼了声：“来电啦！”一份电报在他手中甚至颤抖，仿佛他被关在了笼子里许久，笼子终于打开。他将电报给政委看给参谋长看，政委、参谋长也兴奋。左近的战斗们也立即活跃。

德惠外围的钉子拔完了，现在，民主联军要对德惠动手了！高远团奉命开赴德惠参战。而且，师部的三辆坦克咔咔地开来，与高远团会合。

团长拍着政委的肩说：“终于吃着肉了，吃着肥肉了！后臀尖的肉！”

坦克中钻出了西门敬、林忠。团首长和坦克手们热烈握手，西门敬、林忠忙着荣耀呢，没注意王景文的存在，和团首长握完了手，就钻进了坦克。这个西门庆！这个林冲！

望着在前哇哇行进的三辆坦克王景文嘀咕：就是打靠山屯的那三辆坦克呢，还是又补充进了别的坦克？还三辆！

兵临城下。

德惠县城，松辽平原中部铺拉开的一摊子，貌似没有屏障，防御起来没有啥屏障，但是，那四围的开阔地，也容易成为攻击者被屠戮的场地。两道堑壕，每道堑壕前是一道铁丝网，交通壕纵横交错，连接着座座碉堡。整座县城刺猬般，不是你想拿就拿的。而且你应该倒吸一口凉气：到底是以擅打防御战闻名的新一军第五十师！倒是后臀尖，但是最硬的骨头也在那呢！

当与大部队会合，高远就不再为那三辆坦克得意了，坦克立即被调走，去配合拔除城区周边的据点。

当意识到被包围的时候，敌军的炮火便开始轰击，漫无目的地炮击，反正四围全是民主联军。四个师的民主联军包围了德惠。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民主联军的人马在迷蒙之中。当然，也有炮弹在民主联军的阵地爆炸。民主联军的炮兵团就是按兵不动，不到最后关头就不亮最厉害的家什。哦，坦克是厉害的家什，亮出了。仿佛就是那坦克荡平着城边处的外围据点。一个个外围据点被拔除，鼓舞着民主联军，甚至忽视了面对的可是新一军的第五十师。

敌师长告急，向孙立人军长告急，在长春坐镇的孙立人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可突围，突围则必被围歼！三天之内我将亲率援军抵达！无论如何，坚持三天！就三天！

五十师，孙立人的心头肉，焉能不急！

为了吃这块肉，民主联军已经将长春至德惠的铁路破坏。

“先前成站岗的，现在成看戏的！”高远团长牢骚。

“大戏总得有人看，没人看算啥大戏！”雷鸣政委自嘲。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四个炮兵团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开炮，轰击敌外围工事，铁丝网被扬向天空，冻土块噼里啪啦散落。炮火中德惠城都淹没在硝烟中，瞧不见了。轰击30分钟后炮火停止，冲锋号并没有吹响。硝烟散去之后，部队首长观察敌工事损毁状况。敌军可以为炮击停止之后将是进攻，堑壕中隐约可见敌军跑动的身影。甚至，可听到他们的喊叫，让士兵做好战斗准备的喊叫。

炮击再一次开始，这一次由面缩小到点，但是，是四个点，东南西北的四个点。都对德惠战斗反思，对四个点觉得匪夷所思。太多的点恐怕就不是点！望远镜看着那炮击的点，高远团长撇嘴，突进的点离自己的团远着呢，还要当看戏的啊？

炮击停止，四个方向的炮击先后停止，冲锋号吹响，民主联军开始总攻。三辆宝贝坦克嗷嗷地向前，冲锋的队伍漫向前。

敌军的炮火可是一刻也没停歇，炮弹在民主联军的炮兵阵地爆炸，现在，炮弹在冲锋的队伍中爆炸。甚至有一发炮弹朝高远团呼啸而来，闻听到尖锐的声音，警卫班长忽然意识到不妙，就近推倒雷鸣政委并扑在身上。

就在王景文瞬间不知所措的时候炮弹爆炸，被气浪掀了个仰八叉，尘土猛地抛向面门，被尘土猛地击打了下，尘土钻进了鼻孔钻进了脖颈。瞬间，世界静了。死静。他想起班长扑向政委，雷鸣政委猛地坐起，见政委站了起来，奔向了自已，拉起了自已，政委关切地对自己说着什么，王景文笑笑，意思是自已没咋地，政委也笑，其实政委是笑王景文黑脸白牙，政委甚至捏了下王景文的鼻头，为王景文的安然无恙喜悦。政委陡然撇下王景文，望向战场，正生死搏杀的战场。

王景文突然发现班长的一只胳膊在流血，外衣的袖子破了，露出里边的棉袄，棉袄也破了，露出棉花，棉花被血殷红。班长的另一只手攥着受伤的胳膊。王景文上前附班长耳畔：“班长，你受伤了！”

“别吱声，别让首长分神！我没啥事！”班长不瞅王景文，瞅前方的战场。班长的声音仿佛穿透一种屏障，隐约。

王景文觉得后背有些轻，发现背上的那捆冻青没了，向地上瞅，在地上呢，摔仰八叉的时候，那捆冻青的绳断了，往肩上挎的绳断了。也顾不得冻青了，王景文解了绳，捆班长的胳膊，捆得紧紧，省得班长再用手攥。

班长瞅着冻青可惜。

“得先顾着打仗！”王景文说。

炮火的硝烟散去，敌军阵地貌似一片狼藉一片废墟，但是，狼藉中废墟中仍然存在着火力点，机枪疯狂地扫射，仍然有许多碉堡还在，矮矮的碉堡，一坨子铁似的，吐着火舌，如毒蛇的信子。在那开阔地，民主联军的战士趴了一地，密密麻麻。甭指望炮火了，在最后一轮的炮击中，民主联军的炮弹奉令全部发射光，倾力一击。

在这战场上民主联军仅有的三辆坦克咔咔地向前，但是，第一道堑壕阻断前路，坦克就咔咔地碾压铁丝网，并且，寻找着敌碉堡，炮击。坦克在弹雨之中，通身砰砰地迸溅着火花。敌军知道坦克是最大的威胁，调整炮火，一发炮弹挨着一辆坦克爆炸，紧接着又一发炮弹挨着爆炸，坦克手瞬间慌乱，坦克一头栽进堑壕，屁股朝天。

高远团的人眼瞧着坦克屁股朝天，泄气，觉得丢脸。

很多民主联军的战士跳进了第一道堑壕，让敌军的堑壕成了自己的掩体。而在第二道堑壕内则趴满了国军士兵，而且，堑壕内放置着充足的弹药，无疑，这第二道堑壕被国军视作了红线，决不可放弃的一道屏障。

就在那炮火中，屁股朝天的坦克中爬出了人，不是西门敬、林忠，他们钻进了后面的一辆坦克，而后又钻出，拿出了一条钢丝绳，将钩子挂在了倾翻的坦克屁股上，往外拖。整个高远团的人都在帮着使劲。拖拽的坦克嗷嗷地，履带扬着土末，把倾翻的坦克硬是拖拽了出来。

民主联军的阵地欢欣。

堑壕中，民主联军的战士投掷手榴弹炸着碉堡，可是，碉堡岿然。

必须撕开一个口子，必须！

## 第十七章 运动战【下】

对德惠的进攻，一开始双方就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反动派也顽强，顽抗。这很叫民主联军恼火，相当恼火。一口下去，磕了下门牙，很疼。城中敌军是一个师，民主联军四个师！狼群战术！你要撕开一个口子，可是，金贵的炮弹已经告罄，大炮已经成了摆设。

按捺不住的高远在第二天去了师长那儿，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三辆坦克，带着三辆坦克回来！这可是非同寻常，全团的人都意识到非同寻常。高远派了一个连的人去附近的屯子里找麻袋、草袋，命令快速行动火速行动分头行动每一个战士也不得空手而回！团长、政委甚至将自己的战马给了连长、副连长。高远请战成功，作战方案也被批准。

（“知道咋请战吗？你得说明白你要咋干，要有方案！”多年以后我的父亲对我说，那时我是部队中的年轻军官，说时父亲眼中闪烁着一种狡黠。）

“注意群众纪律不可强取！”雷鸣政委叮嘱。

“就是不赶趟，要是赶趟咱李双能编草袋！”王景文说，耳朵总算恢复了听力，但是声音还是被听得残缺，听得别扭。

“俺编绳吧，捆冻青。”李双说。脱了一只乌拉，抓出了里边的乌拉草，留下一半，余下的再塞进乌拉，开始搓绳。

王景文将冻青放身边，看李双搓绳。

“又溜号，咱警卫班是干啥的？是保护好首长！”警卫班长说。

“班长批评得对！”王景文立正。

“嗯，班长说得对！”李双说，把乌拉草还有刚搓了一截的绳和冻青放一起。

草袋子、麻袋自四面八方来了，先来的就往里装土，就找弹坑处装。冰天雪地，大地冻得梆梆的，但是敌人的炮弹炸出了土块。二百多条袋子装完，放了两堆，预备了两个连，一个连一堆。

（当我想象着父辈与敌人厮杀的战争场景，总会想到林总的那句话：“打仗是艺术活。”总会不由自主地微笑。没有想不到的办法，只有笨脑壳。兵家，首先是智慧。智慧着，就艺术着，活就干得有意思。）

坦克咔咔向前，后面跟随着肩扛袋子的两个连的士兵，夹杂着另一个连掩护、冲锋。当将袋子砸向堑壕之后就是一个先锋营！

大地在坦克的咔咔声中震颤，阴暗的天空瞬间飘落下大片大片的雪花，风的脚步放轻。无数人抹去挂在眼睫毛上的雪花，不叫遮掩了视线。枪，在手中攥得紧紧。能不能

拿下德惠城，在此一举！

坦克在弹雨中向前，向前，后面的火力尽最大可能地压制敌军的火力点，坦克是尖锥的尖，锐利地刺去。到了第一道堑壕，在前的连将袋子砸向堑壕，一袋接一袋地砸进，瞬间填平了堑壕，坦克咔咔开过，瞬间你就觉得敌军的炮火声音小了，敌军的枪声小了，只突出着坦克的咔咔声，只突出着民主联军的冲杀声。一辆坦克的盖子猛地掀开，林忠探出了身子，操纵上面的机枪，向敌军扫射，狂扫。

第二道堑壕，又一个连将袋子砸进，填出了通道，坦克带领着队伍开过，冲在最前的一辆坦克盖子也猛地打开，探出了——参谋长张峰，亲自操纵上边的机枪，嗒嗒嗒地向敌军狂扫。一马当先的参谋长！肯定又是和团长、政委费了好多的口舌才赢得了这荣耀——冲杀在前的荣耀！咋不带警卫员进那坦克呢？咋不像上次团长派警卫员跟随呢？

三辆坦克的盖子都打开，上边的机枪前面和左右地扫向敌军，坦克的炮筒也快速地寻找着目标一发接一发地炮击。

尖锥刺痛了敌军，痉挛是一种本能，本能地要立即合上自己的伤口，第二道堑壕内的敌军向被突破的口子汇聚，强大的火力遏阻了后面民主联军的冲锋，依然是遍地卧倒的我军战士，当然，许多人已经牺牲，眼见着一个多营的民主联军成了深入的孤军，硬生生地被包围在里边。

高远团长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也得给我突进！否则张参谋长就报销了！”就要亲自带队伍上。

正在此时，传来了号音，师部的司号员吹响了撤退的号声，吹给深陷围困之中的高远团先锋营，号称钟大胆的师长在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的时候竟然下达了撤退的指令，昭证着他并不是一个莽汉，也冷静，也理智，视战士的生命为最可宝贵的。

全师阵地甚至突然出现瞬间的宁静，怕那号音穿透不了喧嚣的射击声。同时，也是对战场情势的一次冷静。

“全师的火力掩护高远团撤退！”钟伟师长下令。突进去的仅是高远团的一个营多一点的兵力，但是，钟伟师长说高远团。

高远甚至率部向前突进，迫近着敌第一道堑壕，如果能够迫近第二道堑壕他也会的。甚至强自按捺着不发起一次冲锋。十分地想在弹雨中发起一次冲锋，分明自己的一只胳膊在险境之中呢！

回转的坦克出现，看后面拖拽着的队伍让你心惊：去的时候一个营多，而现在，也就剩了一个连。哦，又现了几十人，在突破敌军的切割奋力往回冲杀。甚至出现了敌装甲车，追撵着突围的民主联军。一辆坦克突然停了下来，炮筒瞄准了敌装甲车，炮弹发射，正命中一辆敌装甲车，那辆坦克从容不迫地迎候着落在后面的那拨民主联军战士，甚至直到那批人越过了自己，才咔咔地往回来，但始终在后，殿后。后来参谋长张峰就是从那辆坦克中钻出。

“也是撤退及时，要不，都得报销！”张峰参谋长说。

打量德惠城，兀自岿然，在国军新一军第五十师的盘踞下岿然。

想啃骨头，一口下去，咯嘣，崩掉你一颗门牙，沮丧——眼见着肥肉在前沮丧。

雪花大片大片地飘落，似丢撒的纸钱，送殡时丢撒的纸钱。

东总得知战况，回电就俩字：佯攻。

围点不成，意在打援。

第三日下午，前线指挥部收到东总电报：火速撤往江北，敌三个师迫近，并已打开小丰满闸门，拟截断我军退路！

敌军拟对我军实施反包抄！两面夹击！

倒是把长春之敌调出了，但是调出了三个师！加上德惠守军，民主联军是对付不了。民主联军火速撤围，火速奔往松花江。

小丰满水电站是日本人在时修建，截断松花江，蓄水发电。其水坝长1080米，高91米，形成的人工湖面长达160公里。气急败坏的国军为对付民主联军无所不用其极。

孙立人兑现诺言亲率三个师驰援德惠。岂止驰援，还要包抄进入江南的民主联军。

奔跑，民主联军与江水赛跑。

林总运筹帷幄，耳目灵通。如果情报不灵，孙立人的图谋还真就可能得逞。共产党人的谍报工作，功不可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汹涌的江水甚至鼓裂了冰面，裹挟着冰块汹涌而来。铅色的汹涌。

那捆冻青，在王景文的背上，跑步中拍打着背。

遍野扑向松花江的民主联军，恨不得脚下生风，跑得天昏地暗，钟伟师赶到江岸时，夜色中的江面已经是激流汹涌浩浩汤汤。据说前面的部队有的正在江面奔跑呢，江水就来了，将正过江的部队冲得七零八落，有的被冲倒，冲走，就再没了踪影。据说，后来有人在过松花江时就在冰面，看到了人的脸！冻在冰中的人的脸。

雷鸣政委下马，将缰绳交给一警卫员，高喊：“全团所有的共产党员，随我来！”率先跳入江水，与跟随而下的共产党员挽起胳膊，形成一道人墙，迎挡汹涌的江水，迎挡浮冰。团长、参谋长当然也在那道人墙中。

“快速过江！”团长吼。

战士们嗷嗷地向对岸冲去，多少战士的眼中涌出了热泪。他们的快速就是让组成人墙的共产党员们也能快些地离开江水。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讲起部队过江时的情景，眼睛眯缝，我看到，眼角挂着泪滴。）

牵着团长的战马的警卫班长一个趔趄滑跌倒在水中，战马猛地仰脖嘶鸣，而且身子一倾，挣着缰绳，警卫班的战士赶紧去搀扶起班长。班长当然是共产党员，政委吆喝共产党员上前的时候，班长就要上前，但是团长拽住了他，给了他缰绳：“你胳膊有伤，替我把马牵过河去！”

那道人墙兜着全团最后一位战士上岸。

岸上等待部队上岸的人不敢站立，来回地跑，只有来回地跑才不会冻住。

“跑步前进！”上了岸的团长也顾不得集合队伍，吼。

团长、政委、参谋长在前，带领着奔跑。

跑啊跑，棉裤成了冰筒，在奔跑中随你晃，硬硬地撞你。

警卫班长的上衣是湿透的，现在是通身结冰，跑起来身上哗啦哗啦地响。

王景文上前拿过班长手中的马缰绳：“我牵马，你快些跑！”

就近，高远团向一个屯子扎去，队伍需要立即休整。通身哗啦哗啦响的这一支队伍刚一进屯子，被一妇女看见了，不光是身上哗啦哗啦地响，身上的冰反射着月光像鱼鳞似的。那女人惊骇地挪不动了脚步。

“大、大、大姨，别、别、别害怕，我、我、我们是、是、是民、民、民主联军！”王景文在经过那女人跟前时说。

即使是在黑暗中女人也看到了青紫的唇，突然爆发喊声：“快救人啊！快救人啊！快出来救人啊！快出来救咱民主联军啊！”原来那妇女是下乡搞土改的女干部。

此时，民主联军已经奔跑得精疲力竭。

家家户户跑出了人，往院子里搀扶战士们。

“先别让他们进屋啊，他们会受不了的啊！”有经验的老者喊。

家家户户的院里，燃起了篝火，民主联军的战士们围着篝火跑，被搀扶着围着篝火跑。屯子里的工作队挨家挨户地检查安置民主联军的情况。乡亲们自发地像对待最亲的人般照顾着民主联军。有的战士忽然瘫倒，再也跑不动，走不动，立即被搀扶到屋里，拿雪在身上搓。

“我这有冻青！”王景文摘下那捆冻青给老乡看，那老乡瞧他还是个半大孩子，上前搀扶他围着篝火溜圈子。

“倒是好东西！可也得等你们暖和过来用！”老乡说。

一位老奶奶拄着拐杖出了屋，愣怔怔地瞧着民主联军，抹了下泪水，说：“就为了打反动派，孩子们都苦出了啥样啊！命都不要了啊！”

老奶奶去了柴禾垛抱了柴禾往灶房回，李双上前：“老奶奶，我来！”接过了柴禾。灶房的门开着，一小丫蛋正往灶坑里添柴禾，大锅中的水已经冒热气。

王景文跟进了灶房，将那捆冻青的绳解开，将冻青放进大锅。

“不发动群众，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东北局、东总早已经有了这清醒的认识，因而派出了一万多人深入乡村搞土地改革。最艰难的时候，农民，最广大的农民敞开他们火热的胸膛暖你。

对于民主联军的突然撤退，德惠之敌一度狐疑。等到醒悟过来追击时已经晚了半拍。差半怕就晚了！没了战机！

但是孙立人在德惠遍邀新闻记者，广告天下：国军德惠大捷！一时刺激起国军士气。

而在长春，总司令杜聿明电告老蒋：歼灭共军 10 万！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也庆贺德惠大捷。风头自然不能让孙立人抢了！内心中恼火着孙立人，总要把声名搁置在总司

令之上，没大没小是一种骄横！

老蒋振奋，直接电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挥师江北，歼灭共军残余！

陈明仁、孙立人坐镇德惠，指挥两军北伐。陈明仁可是当初北伐战争时的名将呢。现在，也是北伐。孙立人就调侃：“陈兄可再建北伐功勋呢！”

杜聿明究竟是军人，而且是将帅，见老蒋晕了头，吓了一跳，赶紧给两位军长挂电话，让两军赶紧退回原防区。可是，两位军长表示：执行蒋委员长命令！没明说的话：老蒋和你杜聿明，我们当然听从于老蒋！

杜聿明赶到德惠，面见两位军长苦口婆心：“我们都心中清楚，共军主力未伤皮毛，贸然北攻恐遭不测，到时受到重创的就是我们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当以战场切实情况谋划，切不可晕了头失了判断力！林彪用兵惯于神出鬼没，我们吃他的亏还少吗？”

孙立人调侃：“两个黄埔大师兄加在一起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师弟吗？”

杜聿明一时语塞。

“林彪搞运动战，我们也可以搞运动战嘛！”陈明仁说。

“运动战是人家的长项，我们岂可扬人所长啊！”杜聿明敲案。

国军踏上江北的土地，一段时期以来这里对于他们而言可是敌占区！现在，大踏步地踏入敌占区。

“如果说我们先前没有能够给予民主联军以重创，那么，现在，我们就给予他们以重创！”孙立人向杜聿明说。

早在国军一踏上江北的土地，东总就指令：诱敌深入！

意思就是：先让敌人骄横阵子。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接触即溃。民主联军貌似不堪一击。

但是民主联军的部队按照全局部署在运动，正张网而待。

国军的谍报人员不断报告着民主联军的动向。战场上从来都存在着看不见的战线在较量：谍战。

面对作战地图，孙立人、陈明仁猛然明了民主联军的意图，吃惊，惊出一身冷汗。杜聿明啥话不说了，望两位军长。

“猛虎闯入狼群。”陈明仁说。不改沉稳。

“而且是送入狼群！”杜聿明顿足。

陈明仁、孙立人各自下令给自己的部队：迅速南撤！

民主联军可没像当初德惠之敌在民主联军北撤时犹疑，立即追击！是为三下江南。

忽然之间遍野民主联军，咋咋地南追。

高远团在过江时，见不远处有几个人在凿冰，在拿镐头刨冰，溅着冰的粉末和冰的碎块。团长望了那头一眼，对政委说：“奇怪，这冰层是在原来冰层上面结的冰层，哪来的鱼啊！”政委点头，招呼警卫员：“跟我去看看！”怀疑是特务，是侦察民主联军的特务。而且王景文直接就嚷了出来：“准是国民党特务！”

全团停了下来，注视着那几个老乡装扮的人。

“老乡，你们这是……”政委下马走向前，正要盘问，发现——冰层中冻结着一具尸体！而且是民主联军战士的装扮！坚冰中的那张年轻的脸，煞白，宛如脸上贴着张白纸。政委呆呆站立，警卫班的战士呆呆站立。肃立。“老乡，你们这是……”政委哽咽地问。

“我们瞧着心疼，要刨出来埋了！给我们分土地的人，我们哪能就看着这样不管呢？”一位老乡说，抹了把眼角的泪水。

咔，咔，咔，老乡一镐一镐地刨冰。

警卫班长忽然厉声喊道：“警卫班，列队！”

十几名战士列队。

班长：“向父老乡亲敬礼！”

雷鸣政委：“也向我们牺牲的战友敬礼！”

当雷鸣政委和警卫班回到队伍中，高远团长仍然驻马江上，望那几个欲安葬民主联军战士的老乡，缓缓举手，敬礼，而后才爆出一声：“出发！跑步出发！”

队伍脚下忽然咔的一响，冰层裂了一道纹，迤迤地远去。

（牢记、铭记：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有人民这个土壤，我们才无往而不胜！）

西天，太阳将落，满天的红霞，似漫天挥舞的旗帜，而且，似隐隐传来喊杀之声。前方，有遍野的国军南逃。

也许是烧锅作坊飘逸出的酒香留恋了国军的脚步，特别是在暗夜，冬夜，闻到飘逸而来的酒香，先自就醉了几分。当然，国军更恐惧夜路，夜路奔逃，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胆战心寒。新一军的一个团在烧锅停下了，全团隐进了屯子之中。这是黑龙江、吉林两省闻名的烧锅作坊，哈尔滨设专卖店卖着这儿的烧锅，长春设专卖店卖着这儿的烧锅。就是一个屯子，屯子中的人大多是这烧锅作坊的雇工。大东北冰天雪地，但是喝上几口烧锅就在你胸膛内装了一团火。这屯子的名就叫烧锅，烧锅屯造烧锅。作坊扑扑啦啦一摊子，高墙圈着，而且，有四个炮楼，那是防备胡子的。整个作坊，弄得跟个堡垒似的。现在成了国军的堡垒。虽然照比真正的军事设施还差远了，但是如果没有重武器，还真就是堡垒。敌军不时地发射照明弹为自己壮着胆，也让你看清这里是堡垒，壁垒森严。炮楼中机枪不时地嗒嗒。照明弹升起的时候，可见作坊内外的平房上有一堆一堆的敌人，机枪静候。北方，到处都是大草房，难得见到平房。但是在这烧锅屯，平房还挺多呢。地利被充分利用。如果不是已经成惊弓之鸟，无论如何面对这样的敌军不能小觑。

师部调来了一个炮兵营助攻。就炮兵营，没像以往以绝对数量上的优势开战。而且临阵换将，命令高远团长立即到师部报到，出任副师长。率炮兵营前来的首长叫汪洋，接任团长之职。

团长瞅着烧锅屯不舍，心中的话：“咋就不能让我打完这一仗再走呢？”也知道，可能有更过瘾的仗等着他老高去打呢。守在钟大胆的身边还愁打不着仗？就与政委、参谋长作别，就要单骑上路。

“让警卫班送你吧！”政委止住团长。

“不用，我一个人走快！”

政委也不商量了：“警卫班长，乘我的马随高副师长上路！”

高远向汪洋团长一抱拳：“老汪，拿下烧锅屯，别忘了给俺和钟伟师长弄坛烧锅！”和警卫班长乘马而去。

王景文眼中溢泪。朝夕相处的团长忽然就走了，他多想喊出：“我送你！”

马蹄嘚嘚，高远和警卫班长瞬间消失在夜幕中。

表面上是我军一个团一个炮兵营在作战，其实，不知有多少民主联军在张网。新一军的这一个团成了饵。

炮击。炮火击中作坊。不知道多少坛坛罐罐在炮火中粉碎。燃起冲天大火，烧红了半边天。八成是酒着了，大东北的酒是可以点燃的，沾火就着。作坊外的民宅没有被炮击，怕殃及百姓。

就在炮击的时候，东总发来电报，五个字：“休要喝急酒。”

也透露着天机：此为饵。

也提醒你，不要蛮打，要艺术地打。

双方兵力旗鼓相当。在此种情势下民主联军敢于对决，显示着自信。

“钟老虎让我向政委致歉，高团长的调动实属突然。”新团长说，瞄着自家的炮火说。

“突然倒是突然了，不过，在钟伟师长那儿就不算突然。”政委笑笑说。

“可以琢磨琢磨打巷战的经验呢。”参谋长瞄着炮火中的烧锅屯说。

政委就知道参谋长啥意思了，望新团长笑：“参谋长的心思团长知道吧？”

新团长一笑：“耳闻张峰参谋长所好：一马当先！”

“可准？”政委问。

“我还是就到一营，随他们突进，钻进去搅和，来他个里应外合！”参谋长说。

“可让警卫班跟着上！”政委说，这回居然要把警卫班派出。

“行！俺领教下高远团的作风！”新团长说。也嘀咕：警卫班咋突然就成尖刀班了？

就在参谋长带警卫班要奔一营的时候，新团长喊：“张参谋长，是不是还想带点什么？”

参谋长一怔，随即憨笑：“当然，当然。”

新团长向政委说：“给参谋长配备一挺机枪吧！”

参谋长上前跟新团长拥抱：“老哥哦，咱俩咋这么默契呢！”

岂止一挺机枪，连机枪手也跟随。

带警卫班刚跑两步，参谋长回头憨笑说：“本来俺想第一件事就是从敌人那薅过来一挺机枪呢！”

就在奔一营的路上，参谋长忽然拍了下李双的肩：“哦，我还带着个神枪手呢！”

“就是嘛！”王景文喜悦地嚷。有张参谋长，警卫班也有仗打！过瘾！

炮击停止，冲锋号吹响，四围的民主联军突进。

参谋长观察敌军火力点，骂：“这火力点配置得好呢，还都交叉火力呢，没盲点！”

“对付大部队行，对付几个未见得好使！”王景文说。

“嗯，长脑筋！”参谋长点头。

“敌人的火力点都设在房顶，居高临下，咱们也应该上房顶！”受到鼓舞的王景文说。

“聪明！”参谋长狠拍下王景文的肩。参谋长少有地命令：“营长，火力掩护警卫班！”

“是！可……”营长严重不适应这命令。

“可什么可，火力掩护！警卫班现在是尖刀班！我就是尖刀班班长！”

“是！”下达完命令营长还是嘀咕：哪有班长给营长下命令的！

敌军的火力被扰乱，与我军的火力点对射。敌军的照明弹不时升空，明亮出遍野起伏的民主联军。就在照明弹晦暗下去的空当儿，张峰向警卫班一摆手：“上！”扎进了屯子内。照明弹再一次升起，已经在屯子之内。

屋檐下贴着后墙一溜。

隔着几幢房屋的屋顶上就有敌人的机枪在突突着，嚣张地突突着。

“上哪找梯子呢？”看参谋长仰首望屋顶，王景文叨咕。这也是个平房。这地平房咋这么多呢？因为是平房，倒也可以做了咱民主联军的火力点，正好可以对付不远处的那挺机枪。

“笨脑壳！”参谋长扇了下王景文的后脑勺。

把狗皮帽子扇得遮住了眼，赶紧扶正帽子。

参谋长一蹲：“踩我肩膀上房！”

李双赶紧贴参谋长一蹲：“就踩我肩膀上！”

“那我先上！”王景文就要上，参谋长一把薅住：“机枪手先上！”

“我先侦察下！”王景文说。

参谋长就又把王景文推回：“嗯，算你机灵！”让先上。

小时候踩小伙伴肩膀掏过屋檐下的家雀窝，现在踩双子的肩膀上房顶。一到房顶视觉立即就不一样，整个屯子尽在眼内。甚至瞧见酒坊大院内跑动的敌军。那的火焰将整个屯子照亮着。忽然就听到前院那有说话声，爬过去向下一望，吃了一惊：满院的敌人！得有一个班！他们趴在院墙内，随时准备向冲来的民主联军射击。王景文赶紧爬到后面，向下面压低声音说：“院内有敌人！别弄出动静！悄悄地上！”

参谋长先上了来。而后爬到前边观察了下，让跟着爬去的王景文看着敌人，说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先手榴弹伺候！自己爬回，组织上房。最后剩了李双，剩了做人梯的李双。参谋长和副班长趴在屋檐处每人薅住李双的一只胳膊将人薅了上来。现在满屋顶民主联军的人。

参谋长让机枪手看住不远处屋顶上的敌军机枪，让李双看住敌军另外一挺机枪，而

后向其余的人招手，爬到了前屋檐。参谋长看到了一挺机枪架在院墙，当时就馋那机枪了，本来是要往下摔手榴弹的，怕把那机枪炸坏了，改变了主意，低声问：“敢随我往下跳吗？”

“敢！”都应。

参谋长猛然短枪一挥，吼：“上！”当先凌空跃下，一团身影凌空而降，而后院内爆出激烈枪声，全都是民主联军发出的枪声，一个班的敌军硬是没有发出一枪便挺尸院内，还没等缓过神来就变做了鬼。神兵天降，苦胆都吓爆。参谋长拎起了那挺机枪说：“干得好！”

“真过瘾！”王景文嚷。

“你是来过瘾的吗？”参谋长故作严肃。

房顶上的机枪嗒嗒起来，李双和机枪手对付着敌军的两个火力点。

“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巩固住这儿！咱警卫班现在是尖刀班！名副其实的尖刀班！”参谋长说。

“尖刀部队！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王景文附和。

“嗯，这话我爱听！”参谋长微笑。

足有一个连的敌军冲了来，要驱除或消灭进入烧锅屯的这股民主联军，而且也是志在必得呢，当街嗷嗷地冲来。当街有一巨大的磨盘，敌军冲到了那儿以其作为掩体，敌军官喊：“小股部队，不要怕！”子弹泼洒在磨盘溅着火花。

对峙。

就在敌军火力出现紊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联军冲进了院子内，和参谋长率领的警卫班一同迎击磨盘处的敌军。

突然，房门开了，走出了一位披着羊皮袄的老汉，问：“是八路吧？”

参谋长正端着机枪打得起劲，屋里突然出来了人，也着实吓了一跳，把机枪给了王景文，上前将老汉往矮了摁：“当心！”其实两方交火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多少子弹射进了屋内，从窗户射进了屋内，老汉不好好地在屋猫着，还出来了。

老汉笑咪咪地，指了下东边的一幢房子：“那是营长的指挥部！那营长还跟你们八路学呢，让手下不得打扰老百姓。”

“嗯，有那么点意思。你说的那营长指挥部是哪幢房？”参谋长问。

老汉就再指，说就院门前有棵老柳树的那幢。

“那营长最好别打死，好心人总得有个好报！”老汉说情。

“嗯，那就活捉！”参谋长当时就动起了直捣敌营长指挥部的心思。可是没想硬冲，观察地形：其实敌军凭据的磨盘就在敌营长指挥所所在那户人家院门前的道南。拿下敌营长指挥所无疑将立即结束此时的敌我对峙局面。

“你们都是好身手，可以上房，房子和房子是连着的。”房东老汉说。

参谋长眉开眼笑。

老汉将躺窗下的梯子立了起来，搭在屋檐：“要是不敢从这房子往那房子跳可以带

着这梯子！”

王景文乐了：敢情这老乡可以做参谋长！

上了房顶，参谋长见机枪手和李双都在，房顶上的人没减员，很高兴，喊：“随我去抓敌营长！擒贼先擒王！”

王景文撇了下嘴：王肯定在作坊那呢，营长肯定是小王！没敢说，说了肯定得挨参谋长说，找吡！

虽然是房子挨着房子，但也是有空当儿的，好在总是有一道墙头相连，和后墙一齐，那昏晃常做了茅房。在东北，说茅房，往往指的是茅厕、厕所。但是，前边是一幢大草房，中间没墙头相连，是一条过道，间隔得有三米宽。

参谋长从王景文手中薅过了机枪：“跳过去！”当先纵身逾越，在那草房顶砸了个坑，身子向房顶的尖峰处一倾斜，贴斜坡倒了下，而后站起：“快跳！”

其实先前机枪手重点对付的那个火力点就在敌营长指挥所的房顶，到那房顶的时候但见四五具尸体横陈，机枪哑着。王景文上前就将机枪薅在手中。参谋长瞅瞅机枪手，瞅瞅李双：“干得不赖！”前院乱糟糟一团，参谋长摆手示意注意隐蔽。

“请求收缩！请求收缩！”屋内敌军官在向上峰请示，应该就是敌营长。美式装备，到底是美式装备，连报话机都配备着。

甚至可以听到敌上峰的喊话：“坚守！坚守！援军随时到来！”

敌援军倒是试图援救，而且两个师分两路，但是分别遭到民主联军的伏击。烧锅屯的敌军到最后也没有等到什么援军。

“咱们再给他们来个神兵天降！一定给我拿出神兵天降的气势来！”让机枪手就待在屋顶，让王景文也拿机枪待房顶，居高临下注意敌军动向，情势不妙就开火。参谋长说：“那老乡让咱们活捉敌营长呢！可是咱们也别太一厢情愿了！”

“弟兄们，随我将共军赶出烧锅屯！”敌营长的声音忽然在了前院，敌营长也一挺机枪在手，也现参谋长风范。

参谋长一招手爆出：“上！”当先直奔敌营长跳下，几乎就是一团黑影从屋顶跃下。

“不许动！”几乎就是同时吼出，参谋长的机枪抵在了敌营长的前胸。

敌军惊骇。

参谋长向屋顶喊：“李营长，谁敢顽抗就送他上西天！”

敌营长苦笑：“应该喊班长吧？”不相信。

“你知道拿机枪对着你的是谁吗？那是我们的团参谋长！”屋顶，王景文喊。同时，向天空发射了一梭子子弹。

敌营长望张峰，狐疑。

“不信？如假包换！在下张峰是也！这儿的老乡说你曾经下令不得扰民，让我们活捉你，给你留条命，要不，我们才不费这事！”参谋长说。

敌营长望向战火中的烧锅屯，哀伤地叹了口气：“倘若老蒋爱民，国军何至于此呢！”

国家何至于此呢！我又何至于此呢！”向院中手下下令：“停止抵抗！”

枪噼里啪啦扔了一堆，缴械的敌人被命令靠墙站了一溜。可是，隔道磨盘那的敌人还在阻击民主联军呢，硬是没注意到营指挥所的变故。

“命令他们停止顽抗，否则全部消灭！”参谋长指磨盘处向敌营长说。也是命令。

“副营长，喊话！”敌营长命令。

“弟兄们，别打了，再打下去你们就要被统统消灭！停止抵抗，共军答应放你们一条生路！”敌副营长喊话。

磨盘处的敌人望指挥所，抵抗的枪声稀落。

“汪连长，弟兄们，请你们停止抵抗！”敌营长亲自喊话。

抵抗彻底停止。

王景文瞅了眼李双就端机枪奔出了院，李双默契地跟随，二人枪指磨盘处的敌军，王景文吼：“放下武器，到院子去！举手到院子里去！”

李双咔咔地向敌军的上方开了两枪，吼：“快！”

王景文向远处突进屯子内的民主联军招手，民主联军冲上前来，一营长率领人马冲了上来。“参谋长呢？”一营长急迫地问。

“院呢，毛都没伤！”王景文有点不那么严肃。

营长立楞了王景文一眼，奔院去。

“一营长，这些俘虏就交给你了！”参谋长赶紧脱身。

营长一怔，参谋长也不管你怔不怔，就奔出了院，望作坊方向。依然是烈焰腾空，枪声激烈，大锅炒豆子般。警卫班在身后站了一溜。作坊的外围倒是还有几个火力点，但是相信很快就可以拿下，口子已经撕开，民主联军正源源不断地涌进。攻坚战，给你个门缝你就该一脚将门踹开登堂入室可别温文尔雅。作坊的围墙倒是被炸出了几个缺口，可是或者成了敌军新的火力点或者被火力封锁。一营长安排完看管俘虏的事，率领人马向作坊方向突进，参谋长当街硬是装作没看到，就从参谋长身边冲了上去，怕还给安排啥软活。

“参谋长，咱们可以有坦克！”王景文贴参谋长耳畔说。

“现在要是能有咱们的坦克开来，省事了！”参谋长撇撇嘴。

“能有！土坦克！”王景文说，拽参谋长衣袖，指磨盘。

“哦，你是说那石碾子？”

“就是啊，啥子弹也打不透那玩意儿，可以推着石碾子攻作坊！”

“聪明！没白带你！”参谋长又是一扇王景文的后脑勺，劲大了，狗皮帽子向前一栽，掉地上了。

王景文捡帽子戴上：“跟参谋长在一块哪能不学几手呢！”

“贫嘴！”参谋长又举起了手，王景文赶紧闪一边。

就从磨盘上往下卸碾子，咕咚，碾子落地，骨碌碌，滚出去老远。地冻得梆梆硬，

倒正好滚动石碾子。

“有这玩意儿在前边挡着，啥机枪也不好使啊！”王景文说。

“嗯，比乌龟王八壳顶用！”参谋长说。

（讲起往昔峥嵘岁月，我的父亲说：“国民党军冲锋的时候，当官的喜欢喊：‘弟兄们，给我上！’但是，在他们那儿，就没把当兵的当兄弟看，当的是炮灰。而在我们共产党人的队伍，当官的，当兵的，是兄弟，亲兄弟，兄弟情深！部队是个大家庭，其乐融融。”我在父亲的眼中看到无限的温馨，当初革命队伍中的温馨即使经历悠久岁月，依然温暖在心头。“快乐着，人就充满智慧！特别是战士们的指挥！指挥可不是枪逼出来的！”父亲说。当时，我和二弟艳斌都已经是部队的年轻军官，被人说成老子英雄儿好汉。）

战士们就要推碾子走，参谋长摆摆手：“让咱的部队清清场，要不敌人会在后头打咱们的屁股的！哪能顾头不顾腩呢！”靠着磨盘，参谋长叼了棵纸烟，刺啦，划着火柴点燃。说稳当还真就稳当。

民主联军嗷嗷地从磨盘前冲过，冲向作坊的方向。

参谋长忽然将烟头掷于地，一摆手：“赶紧！可别等团长他们来了！”拿不准新团长能不能适应他这种参谋长的当法。

腩撅得老高，推碾子。作坊外围的火力点已经被拔光，就剩下作坊大院。忽然鸡鸣，鸡叫头遍，此起彼伏，鸡的叫声中透着胆战心惊。现在是民主联军上了房顶，若干火力点向着作坊泼洒子弹倾泻子弹。

“拿脚蹬！”参谋长嫌撅着腩推慢。可是参谋长一脚上去，碾子没动。“一起蹬！”参谋长说。这回在大家的脚下碾子骨碌碌地向前滚动，人得小跑着捧着碾子蹬。

“张参谋长，你们要干啥？”一旁有同志问。

“开坦克！”参谋长应。

“坦克”停下，正前方面对着作坊的大门。参谋长和警卫班战士卧倒在碾子后，参谋长观察前方，凝眉，嘟囔：“要是两个碾子就好了，全班就都能上去！一块上去！”

“我想的招得让我上！能上仨人！”王景文说。

“咱林总司令想的招多着呢，仗都叫林总来打吗？毛主席想的招更多了，让毛主席来放枪吗？”参谋长冷笑，拍了下王景文的后脑勺，王景文的下巴颏点了下地，梆梆硬的地，粘了些霜。“你倒是可以上，你和李双上，推碾子！其余人火力掩护！”参谋长命令，检查了下自己拎着的那挺机枪的子弹，而后还自己跟自己点了下头。“王景文、李双，做好准备！”参谋长命令。

“是！”二人应，别的战士给二人让了地。

参谋长插在了二人中间，向二人严厉命令：“一切听我指挥！”

“是！”二人高声。

“哦，李双的胳膊曾经受伤……”参谋长忽然犹豫。

“就早好了！”李双嚷，嚷得利索。

“好利索了？”参谋长半信半疑。

“好利索了！”王景文代李双答。

参谋长皱眉瞅王景文下，王景文瞪着眼睛看作坊。

“把手榴弹都给李双、王景文带上！我们的任务，炸开那道大门！”参谋长命令。

冰冷的手榴弹甚至插进了二人的里怀。

在就要行动的那一刹那，王景文忽然发现参谋长瞬间默然地望着他，即使是在黎明前的暗夜，也能感觉传递来的是一种关切。就一瞬间，而后参谋长拍了拍李双的背，拍得很轻，甚至可以说有那么点温柔。“上！”参谋长猛然暴吼。

石碾向前滚动。三个人推动石碾向前。民主联军的“坦克”奋勇向前！不知道有多少民主联军看着这一个“坦克”惊异。

也已经进入屯子内的汪洋团长拿着望远镜望到了这一滚动向前的“坦克”，望碾子后的身影。身旁的雷鸣也望到，当时就叨咕：“八成就是张峰那小子！鬼点子就是多！而且胆大包天！”

“有钟伟师长风范！”新任团长说，“做好突进准备！”下令。而后问政委：“咱这参谋长是无畏的程咬金呢，还是智多星？”

“肯定不是莽汉！要不，咋能做参谋长呢？”雷鸣说。

这一个“坦克”，也吸引了敌军的火力，密集的子子弹泼洒过来，石碾子火花四溅。

“管他是不是参谋长的，全部火力掩护！”新任团长下令。

太多的火力掩护着“坦克”向前，对于“坦克”后面的三人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在看着这个点对敌、击敌、破敌！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坦克”向前，向前，向前！

“你们有坦克，你们的坦克哪去啦？”王景文喊。

李双笑呵呵，跪着推石碾子跪着往前爬行。

参谋长一手抱机枪一臂爬行好歹算跟上石碾子的速度。生死搏杀，跟的这俩兵活脱脱一对淘气鬼，打仗跟做游戏似的。可是想想自己，这俩兵难道不是有自己的影子吗？

“坦克”在大门前不远处停下，参谋长喊：“准备手榴弹！每人投两颗！好东西，省着点！李双，给我两颗！”

李双麻溜地递上，话语迟钝点，动作可麻利。

“给我炸！”参谋长吼，六颗手榴弹甩向大门，甚至就砸到了大门上，一颗接一颗地爆炸，木块四飞，最后咣当，上半截掉落，里边的情形豁然呈现。

“‘坦克’前进！”参谋长喊。参谋长可不想给敌人以喘息时间，要趁热打铁！

而就在此时冲锋号吹响，呐喊声四起。最后的冲击到来。

到了大门处，大门的碎块阻碍了“坦克”的前进，参谋长眼见大门处的敌军溃逃，本来应该是奔来，但却是溃逃已无战心，参谋长端机枪站起一边扫射敌军一边喊：“跟我上！”

王景文、李双总算不用再“开”“坦克”了，跟随冲进作坊大院，进入堡中堡。酒

香四溢。干锅鱼！王景文想起了干锅鱼。大甸子中到了秋季特别是深秋的时候，积水干涸，就剩了鱼。眼前的国军就像那干锅鱼！也像大锅中的肥肉！手中的机枪突突得起劲。李双一枪接一枪地撂倒着敌兵，跑几步一枪，跑几步一枪，撂得起劲。屋顶上一挺机枪咆哮起来，要封堵住嗷嗷冲进作坊的民主联军，李双抬枪瞄准，一枪，敌机枪手便倒下。

一股敌军窜进了一幢大房子内，从窗向外射击，每一面窗都成为了火力点。

参谋长率王景文、李双贴墙前冲，冲到那幢房的一面窗旁，一挺机枪就在眼前嚣张，色厉内荏地嚣张，王景文拿手榴弹就要往里砸，参谋长摆手止住，猛地薙住枪管将机枪硬生生地从窗里薙了出来而后喊：“砸手榴弹！”王景文、李双的手榴弹就砸了进去，里边就一片鬼哭狼嚎。参谋长将薙出的机枪交给李双：“拿着，好玩意儿咋能说炸就炸呢！”

“投降吧，顽抗下去，只能送你们上西天！上西天！”王景文喊话。

喊出了举枪投降的国军。

“政治工作做得及时，政委的好徒弟！”参谋长夸。

（多年以后，离休的父亲给一所小学做校外辅导员，一回师生联欢晚会，师生们嚷着让王爷爷表演个节目，呼声热烈难辞。父亲便上台了，说给大家表演个快板。就有孩子上前送快板。父亲说快板是不会打的，就会说快板。师生笑，说快板不打快板那叫说快板啊？父亲就说上了，头一点一点地说，脚一跺一跺地说：

国民党，兵力少，  
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他的头，  
南满打了他的腰。  
让他来回跑几趟，  
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  
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他几个师，  
北满消灭他几个团。  
机动兵力筛完了，  
可筐再打歼灭战！

## 第十八章 红旗谱

警卫班长一去不回。汪洋团长去师里开会的时候，高远副师长说，人就留下了，你们那儿不缺警卫班长的。高副师长还说，其实他想带走王景文来着，只是看那个李双和那个小文子啊，成双成对的，没忍心拆开。汪洋团长真的就给高远副师长带去了一坛烧锅，而且特别声明：可没占老乡的便宜，是花了自己的一块大洋买的！就个人而言，他感谢高远将一个老虎团、钢铁团交给自己！前警卫班长将一份王景文的《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汪洋团长，让汪洋团长转交雷鸣政委。前警卫班长说，王景文早就写了这份申请书，揣了好长时间才交给了他，说是想交给雷鸣政委，可是没敢。当时汪洋团长就笑了，说：“王景文也有不敢的事？”

雷鸣看着那份《入党申请书》微笑：

尊敬的雷鸣政委：

自打您在部队过江时喊：“共产党员随我来！”您和共产党员挽着胳膊在冰河中组成人墙，掩护部队渡江，那时我就想：我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

那份申请书是前警卫班长帮助写成的。王景文先是缠班长给写，班长说必须自己写，就写自己的心里话。在最背人的地方，王景文写成了这份申请书。

当时部队就驻扎烧锅屯休整，就驻扎烧锅屯的酒作坊。国军战线过长，兵力捉襟见肘，往往就被我军揪住一点，使用狼群战术，不被吞掉也是遍体鳞伤。国军开始收缩，不再是隔江对峙。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烧锅屯战役之后就驻扎那屯子，一度那屯子就做了营盘。出击之后就回烧锅屯休整。那作坊，就成了营区。

有天雷鸣政委让警卫班集合，宣布：经团党委研究，王景文同志接任警卫班长职务！当时王景文怔怔的。李双率先鼓掌。站政委身旁的团长、参谋长和政委鼓掌。

“我、我哪行？”王景文嚷。

“不行就学着行！”雷鸣挑高声音说，瞥见了角落中的石碾子，“王景文，带领你的警卫班将这碾子归还给老乡！给人家安好！别耽误老乡磨面磨豆腐！”

“是！”王景文响亮地应，上前打量石碾子，“这上净弹坑了，放磨盘上不会太好用了！”参谋长上前打量石碾子，有点不好意思的意思：“这事我有责任，没想到拿人家的

碾子当完了‘坦克’及时归还！给老乡买个新碾子配上吧！可上哪儿能买着新碾子呢？”

“王景文，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给老乡买个新碾子安上！”政委说。

“是！”王景文响亮地应。

王景文和李双去了十里开外的一个屯子，那有个石匠，做碾子做磨盘做石碑。王景文乘的是政委的马，李双乘的是团长的马。团里给王景文拿了五块大洋。一个石碾子，人家要五块大洋。王景文说，五块就五块，但是得给送。人家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可能，除非再添块大洋。王景文见没商量的余地，把自己的大洋添了一块，跟双子说：“别提我添一块大洋的事！跟谁也别说！”跟着送碾子的大车一同回了来。石碾子从大车上往下一推，咕咚，砸在了地上，车老板大鞭子一扬，甩了个脆响，走人。

参谋长带着警卫班安放石碾子，聚集了好多的老乡，先是默默地看，后来就有人上前帮忙。参谋长说耽误老乡磨面磨豆腐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一再地道歉。老乡说没啥，没啥，西头老李家还有盘磨。

雷鸣政委也来了，还讲了话：“老乡们，如果说咱们民主联军好比这石碾子，那你们就是下边这大大的磨盘！咱们一合力，就会把反动派碾成粉末！民主联军和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亲！民主联军是你们的子弟兵！”

“仁义之师啊！仁义之师啊！”有老乡念叨。

往营区走的时候，雷鸣喊住了王景文，微笑地说：“跟我走走。”走到了一方池塘的边，雷鸣牵王景文坐下，拿出了——王景文心跳加速脸腾地红了，拿出的是自己的那份《入党申请书》。“王景文同志，你应该是向党组织申请，而不是向我，这，应该写党组织。”政委指点。

“您，可以代表党啊！”

“我不能完全代表党，还是应该改成党组织。谁也不能完全地就代表了党的！”政委摘下钢笔，递王景文。

“嗯，那我改下，完了再抄写一遍。”王景文断然说道。

先前行军的时候，政委的行李总是由前警卫班长背，别人抢背都抢不去。现在王景文背。李双可以抢背。有回李双背着政委的行李行军，不小心被绊了个跟头，摔趴在了地，赶巧了，趴在了一汪水里，下巴颏沾了泥，两手抓了泥，引得众人笑。政委、参谋长乘马过了来，参谋长见政委的行李安然，说：“李双，背好政委的行李！政委的行李，是咱团的宝贝！再走不稳站不牢的，可就没资格背政委的行李了！”当时王景文就有点犯嘀咕：不就一行李嘛，参谋长咋那么说话呢？就当参谋长开玩笑呢，也就释然。不过，也见过政委一针一线在油灯下缝补被子；也见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政委总要晾晒被子，总让你感觉政委好像是拿自己的被子当作了心爱的物件。看起来是那么普通寻常的被子，打满了补丁的被子。四平保卫战失败大溃退时，为了摆脱国军追击，上级命令轻装，民主联军的行囊扔满了山谷，但是，雷鸣政委的没扔，有点不合政委的一贯作风。难道政委的被子真的不寻常？

“我得背好政委的行李，说不定里面藏了金子呢！”李双说。

“值钱的东西可不一定是金子！”王景文说。

“那能是啥？”

“军事秘密比金子值钱不？”

李双笑，点头：“那就八成是藏着军事秘密了！”

行军休息的时候，战士们常将行李垫屁股底下。参谋长过来特别叮嘱：“记住：政委的行李不可以垫屁股底下坐！”

“那是不可能的！就坐，也得是政委坐！”王景文说。

“政委也不会坐！更不会坐！政委的被子只能盖，连褥子都不能坐！”参谋长说。

李双瞅着政委的行李卡巴眼睛。

“参谋长，我坚决照顾好政委的行李！”王景文表态。

“是保护！”参谋长纠正。

“是！保护！”王景文高声。

高远团长忽然就被调走，王景文也怕崇敬着的雷鸣政委也有一天忽然被调走，背着政委的行李多少有那么点踏实感，能跟政委在一起他愿意永远给政委背行李，一辈子都成！

大地在脚下开始暄软，铺展开广袤的绿、蓬勃的绿。对于春天的来临，每一个民主联军战士都深怀感激。霏霏细雨中王景文有件蓑衣，李双有件蓑衣，都是草编的蓑衣，都出自李双的手，都是在春雨还没降临的时候就编织完成。天一阴得湿气很重的时候，李双就想到政委的行李，就想到在雨中也要保护政委的行李，就预备了两件草编织的蓑衣。李双还说出了个词：“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小文子还逗李双：“呀，这词好啊！让人刮目相看啊！”因为考虑到背的是两个人的行李，两人的蓑衣都编得大些。而且，在雨中，不管是王景文还是李双，背政委的行李都是再将政委的被子包裹在自己的被子中，即使有些雨水渗漏进蓑衣，也湿不了政委的行李。

在烧锅屯，部队有了时间就进行军事训练。有天，那位被俘的国军营长忽然站在了全团的面前。

汪洋团长讲话：“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可为啥非得要临阵磨枪呢？得空就要磨枪！得空就要琢磨仗的打法！这样才能多打聪明仗！郑可同志是咱东总的军事教官，今天给我们讲什么叫一点两面。瞧着面熟是吧？烧锅屯的老乡们可都记着郑教官呢！郑可同志就是那位在烧锅屯下令不得扰民的国军营长！”

全团爆发掌声。

雷鸣政委讲话：“寒冬已经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就要开始！我们的军事训练也算是临阵磨枪时间宝贵！郑可同志曾经是国军的军事教官，而且在哈尔滨，又听到了东总领导的战术思想讲解，是奉东总之命前来！大战在即，得制胜之玄机，虽未战而先胜！”

全团爆发热烈掌声。

寻敌弱点，猛击，但是，还要在别的面击敌，可两面，三面，多面，使敌八面仓促难于集中力量，是为一点两面的战术原则。就是普通战士，听着一点两面战术原则，也隐隐地感觉得到：东北民主联军要主动出击，全线出击，要打大仗，要开始反击了！将士出征，授予锦囊妙计！

郑教官给警卫班讲射击要点，正讲着的时候，有警卫班战士惊呼：“老鼠！”光天化日之下一只硕大的老鼠正要跑过开阔地。郑可皱眉瞥见，瞬间的凝视，掏出短枪一枪将老鼠毙命。警卫班惊呼：“哇！”王景文瞅李双：人家比你厉害！人家到底是教官！

“没有看清目标的时候，就不要出手！要是出手就要快，快如闪电，让人看不清你的招数！但是射击的那一刹那，要有片刻的稳住，要稳得住，比瞬间还瞬间地稳住，而后发出你的一击！你们的肌肉能在瞬间的瞬间中让你稳得住吗？不管什么时候，得空就要练你们臂膀的肌肉！全体举枪！”

举枪射击的姿势。

给教官配备的助手将一个个空酒坛子往枪管处挂。

作坊里空酒坛子有的是，当院就堆了一垛。在阳光下，酒坛的釉面闪烁着柔柔的光，显得有点油腻的光。坛子也累得出汗了吗？耍熊般地吱吱地叫着。

“双子哥啊，你的胳膊受过伤，能行吗？”小文子赖唧唧。

“别拿我说事！有人还曾经总昏迷不醒呢！”双子哥不买账。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方是强者！岂止是射击！给我齐声喊：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教官喊。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有气无力。

“再喊！”教官咆哮。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声遏行云。

教官满意地点头。

有天夜晚，一警卫忽然差了声地喊：“有人上吊！有人上吊！”

站岗的跑出，警卫班休息的人跑出，团长、政委、参谋长跑出，都奔了作坊中的一株大树下，大树的一个枝杈悬着一个人，政委的手电一照，照出了王景文的脸，王景文笑呢。“下来！”政委恼火。“搞什么名堂！”政委怒喝。

“胳膊麻……麻了。下……下不来。”王景文结巴，下巴颏挂枝杈，减轻两臂的负荷。

李双抱王景文两腿，把人抱下来，放地，王景文一下子瘫坐在地。“我想知道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说。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方是强者！岂止是射击！”教官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王景文。动需要力量，而静，特别是刹那间的静往往更需要力量！而且居然就从练臂膀的力量开始，似乎就在为后来的使命做着准备。

双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林总凝视墙壁上的作战地图，参谋长走进，随总司令

的目光审视地图。林总知道参谋长站在了身边，但就好像他一直站在身边似的，不看参谋长一眼，说：“参谋长，这夏季的棋局要如何摆布才下得活呢？夏棋！夏棋！夏天的棋！”林总不看参谋长，两眼一直瞄着地图，那是他的棋盘，他的棋局。

参谋长一拳击在了长春与四平之间的公主岭一带，望总司令笑。

总司令微笑，点头，说：“于此落子布局，敌人不动都不行！敌动，则我军就可获得战机！而且，南满、北满的根据地可打通，两军会合，更可呼应而动！此前敌军将南满、北满我部分而击之，现在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就是——我们的夏季攻势！龙蛇腾跃！我们的夏季！”一粒黄豆自掌心拈入口中，咯嘣咯嘣地咀嚼，有滋有味地咀嚼。

一路追击南去。先前驻扎松花江南岸的国军据点不断撤兵，在民主联军的追击中嗷嗷地南去，龟缩进长春，或再继续南窜。在长春与沈阳之间有四平，在四平与长春之间有怀德县城，不大不小，正合民主联军的胃口。兵围怀德县城，引长春之敌出援，引四平之敌出援。此时，民主联军与东北的国军旗鼓相当。还是老战术：围点打援。只是，这个点有点大了。今非昔比。而且，部队经受战斗的磨炼，素质也是今非昔比。还有装备。敌军的装备武装了民主联军，敌军有的，民主联军也差不多都有了。无数次的战斗，宛如一次次的拉练。兵围怀德县城，但是，我父亲所在的团却越过怀德县城，在四平至怀德必经之地构筑工事，将近二十里的防御工事，迎击四平出援之敌。

“要是老高在，又得抱怨总是先看人家唱大戏。”雷鸣政委望怀德县城方向，跟汪洋团长说。

“这回该别人抱怨他啦！”汪洋团长笑着说，“其实在战争中，最大的主角其实是很少走到前台的！”汪洋团长沉思地说。这一位团长相比高远团长，多一些沉稳，多一些文气。

延安，窑洞，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一杆红蓝铅笔在手，审视摊在书案上的地图，朱德走进来，轻唤了声：“主席。”毛泽东缓缓抬头，目光询问。

“东北民主联军兵围怀德！”朱德说。

毛泽东放下地图，起身踱步：“岂止一个怀德哟！要不了多久，整个战争格局将会彻底改观！我们全线的反击即将开始！天翻地覆慨而慷啊！”毛泽东目光前瞻，洞悉蒋介石政府梁木的腐朽，如闻大厦将倾之声。

军列自四平奔怀德，貌似十万火急奔怀德。铁路早已被民主联军破坏，军列急停，车窗内无数挺机枪即将向两侧扫射，列车急速后退，退往四平方向。其实，这一军列上仅有国军一个连！就在这军列驶出四平的时候，近两个师的兵力也自公路奔怀德而来！军列乃障眼法而已！陈明仁坚信：铁路根本就不可能通！

民主联军也坚信：援敌根本就不可能做乘军列而来的打算！

警卫班负责为团指挥部构筑工事，在丘陵之上。

“深挖，挖到见冰碴儿！”班长喊。

团长前来查看：“王景文，咱的指挥部为什么不是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制高点是敌人炮火最集中的地方，稍稍偏低一点，也不影响视野的开阔！”

警卫班长回答。

参谋长过来了，望团长笑：“完全是这小子的主意！”

团长点头。

政委过来了：“王景文，派人找几根旗杆！”

“几根？”

“四根！”

“是！”领命之后，交给李双去完成。

就在李双要奔远方的一个屯子去的时候，政委喊住了他，让乘政委的马去。

李双快马而去，快马而回，持了四根柞木杆。柞木，坚硬，但是，直苗苗的难找。李双持的就是四根直苗苗的柞木杆。两端，都有新锯的茬口，疤啊节啊的地方，还拿刨子刨得光滑，用草绳捆扎成一捆。

“老乡真给面子，不光给木杆，还帮拾掇。问我干啥用，我说做旗杆。老乡说，那可是大用场！”李双向政委说。

政委向着旗杆点头：“好旗杆！好旗杆！”

“跟咱李双似的！”班长说。

“也跟咱王景文同志似的！”政委挑高声音说。

“可，旗在哪呢？”王景文叨咕。

政委的被子在草地上摊开，被面缝的线扯出、扯断，一根根地扯出、扯断，被面喇地抖开，赫然，现出里面的旗帜！第一面红军时期的旗帜，第二面新四军的旗帜，第三面新四军的旗帜，第四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四面红旗！三面军旗，都有战火留下的痕迹，甚至残缺。四面红旗在旗杆上飘扬，猎猎响动，风劲旗飘。

全团集合在旗帜前。面对着四面旗帜，全团肃然。

“同志们，这四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在向我们讲述往昔的峥嵘岁月！讲述我们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辛和千难万险！讲述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共产党人的光荣！光荣与梦想并存！艰辛，千难万险，使这份光荣更加耀眼，使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更加夺目！光照山河！”雷鸣政委讲话。山川、大地、行云，都在倾听。“我们的旗帜，无不传奇！”政委上前，从警卫班战士手中拿过了第一面旗帜，红军旗，仰首注目那旗帜，瞬间，他望到了红旗画下的两万五千里的红线！在围追堵截中画下两万五千里的红线！“那是红军过夹金山，红旗在前，召唤着战士向前。在山巅，一位团政委从倒下的军旗手中接过军旗，站在山巅，挥舞着这一面军旗召唤后面的队伍前进。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这一面战旗火焰一般燃烧在山顶，雪山之巅！一位战士在这面旗帜旁越过雪山之巅，旗帜仍然飘扬，要召唤最后一名战士越过雪山。一位战士上前，喊：‘我来替换你！’可是，那政委雕像一般，身上披满了雪，眉毛上挂着雪。‘我来替换你！’那位战士喊，可是那政委雕像一般。那位战士就要拿过这面旗帜，他发现，政委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寒冷中政委已经冻成了一座雕像，就是停止了呼吸也紧握旗帜召唤着战士们前进！那位战士

含泪挥舞这面旗帜向最后的战士呼喊：‘前进！前进！’……”雷鸣挥动红旗。

“前进！前进！……”全团忽然爆发喊声，挥举的枪如森林。

“授旗！”政委喊，将手中旗帜交予团长。

“一营长！”

“到！”

“这一面旗帜就插在你们的阵地！”团长吼。

“旗在阵地在！”一营长吼。

两面新四军的战旗交予了二营、三营。

政委持最后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党旗，政委吼：“警卫班班长！”

“到！”王景文吼。

“这一面旗帜，就插在团部！旗在阵地在！”

“旗在阵地在！”王景文吼。

“旗在阵地在！”警卫班吼。

全团的阵地，战旗、党旗飘扬。

雷鸣政委被子中的谜团揭开：确实珍藏着比黄金还宝贵的财富。就算是黄金，也是一座金矿！汪洋团长后来说：雷鸣政委珍藏的是我军的财富！最可宝贵的财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我的父亲唱歌跑调能跑十万八千里，但是，还是会哼唱这一句，反过来倒过去的，就哼唱这么一句。

那道防御战线，兄弟团见我父亲所在的团旗帜飘扬，也将旗帜插在阵地，也誓师：“旗在阵地在！旗在心中，人在阵地在！”声动四野。

先前打援往往是设伏，伏击，先潜伏；而现在，战旗飘扬，当面锣对面鼓跟你一战！

主体战壕构筑完了，又在前面挖反坦克壕，三道反坦克壕，与主体战壕相连。坦克曾经是最叫民主联军头疼的，现在，民主联军知道咋对付了。而且也修地堡，排布我军火力点。警卫班也配备一挺机枪，由李双掌握。其实不如说这机枪是配备给张峰参谋长的。枪声一起，参谋长都恨不得自己就变成了一挺机枪。这机枪就是参谋长建议配备的。汪洋团长曾经笑着对参谋长说：“警卫班就是警卫班啊，别总把警卫班弄成尖刀班！”雷鸣政委笑着附和：“参谋长就是参谋长哦，别总弄成尖刀班班长哦！”参谋长卡巴卡巴眼睛说：“该下刀子的时候就下刀子！该下刀子的时候哪能没刀子！林总说，莽撞仗有的时候也是要打的！有的时候，黑李逵比智多星有用！”团长说：“也对，也不对！”政委说：“嗯，关键是看准火候！”

兵围怀德的我军师长要求阻敌援军的钟伟师长最少拒敌一日！钟伟师长回应：一日之内就是拼到仅剩我钟伟了，也不会令敌援军越过防线！

四平方向地动。敌七十一军集结了两个师的兵力出援。此时孙立人已非新一军军长，成了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似乎是在杜聿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升暗弃，架空。在接到杜聿明的指令后，孙立人又直接给陈明仁挂来电话：“新一军被杜长官拆得七零八落，

怀德守军眼看着就要被歼灭！明仁兄，拜托了！给新一军留个根吧！”声音中甚至有那么点哭腔。怀德县城，新一军的一个团在那儿。孙立人的心头肉。你骄横，杜长官自有对策——内耗。

阵地是有触须的，前方的部队在与敌激战之后后撤。敌军自我感觉势不可当，在绵延的防御阵地前，他们集结。

“王景文，警卫班现在的最高使命是什么？”政委问。

“保卫——红旗！人在旗在！”响亮回答。

政委满意点头。

旗帜招展在警卫班的掩体之上，结结实实地插在掩体之上。

“磨蹭啥啊？赶紧过来得了！”王景文瞧着远方影影绰绰的敌军念叨，不时瞥眼李双手中的机枪。先前王景文见李双拎着机枪眼馋，就说：“李双，其实你的长项是神枪手，神枪手没有拿机枪的！”“我是替参谋长拿！”李双说，他知道班长啥意思。王景文也想啊，自己是班长，可以说拿过来就拿过来。可以说拿过来就拿过来吗？小小班长，就以势压人？还是李双，双子哥。王景文就只能眼馋，望眼那面鲜艳的党旗，向李双说：“我可是代表咱警卫班答应政委的：人在旗在！”

“人在当然得旗在了！”李双说，只管盯视着敌军，不看班长。

“咱这冲锋枪也是不赖的，冲锋的时候能冲在最前面，你拖着那机枪就落后吧！”班长说。

“我火力掩护你！”李双说。

班长翻楞眼睛，知道打那机枪的主意是枉费心机。

阴霾的天空传来嗡嗡的声响，隐约地，现了一群蚊子般的影，渐渐，能看出是敌机。敌军立即骚动起来，向我军开始了炮击。湿润润的黑土地，扬起一团一团的泥土，夹杂着绿草、树枝。敌机俯冲，拉屎般地抛掷炸弹。防线在爆炸的硝烟中，其实那硝烟也是掩护。炮声中传来了轰鸣，敌军坦克、装甲车的声音，履带咔咔地碾压着黑土地。天空隐约响起雷声，隆隆的雷声。空气湿漉漉，欲雨。咔咔拉动枪栓的声音也涩涩的。

“做好战斗准备！”团长喊，营长喊，连长喊，排长喊，班长喊，绵延而去。

坦克、装甲车、钢盔，铺展而来。履带扬起湿润的泥土。

爆破组出动，有的持爆破筒，有的夹炸药包，通过交通壕进入反坦克壕。

敌师长望远镜看民主联军的阵地，观察那一面面旗帜，说：“瞧这阵势，共军是要与我军决战呢！真是今非昔比呢！”

“让你们的子弹长点眼睛，可别把我们给报销了！”反坦克壕爆破手向我方阵地喊。

坦克的盖子是掀开的，装甲车的盖子是掀开的，机枪手疯狂地向我军阵地扫射。坦克一发接一发地吐着炮弹。

参谋长跑到了警卫班的阵地，趴到了李双的身边：“开打的时候，你就管打坦克、装甲车的机枪手！让他们龟缩进去！要不，不利于爆破！”

王景文上去就把李双的机枪抓了过来：“那我先替参谋长拿着机枪！”端机枪在怀。钢盔下的嘴脸都瞧得清楚了，兄弟部队已经开火，汪洋团长也终于爆出怒吼：“打！”我军是没有炮火的，大炮在怀德县城四围呢。

敌坦克嗷嗷地嚣张而来，敌装甲车嗷嗷地嚣张而来，每一辆坦克每一辆装甲车都是突出的尖锐，刺向我军。尽管那履带扬起着湿润润的泥土，但是，国军还是愿意紧随那转动着的履带，紧贴坦克、装甲车。而我军防御阵地也非横亘的直线，也突出着一个又一个的点，避免着仅一个平面的反击。仗怎么打，看你怎么设计。

李双必须忘记机枪，必须不看班长正端着机枪酣畅淋漓地泼洒子弹，必须凝神静气，凝神舱盖前的脸，往下，透过端着机枪疯狂射击的手，锁定胸膛，射击，就不见了一个敌机枪手。

班长向李双一挑大拇指：“好！厉害！”

“别干扰我！”李双不耐烦地喊，喊得很利落，瞄着下一个目标。

不见了机枪手的坦克盖上了舱盖。

红旗下，王景文端机枪射击。突然听见尖锐的呼啸声凌空而来，吼声：“当心！”撂下机枪猛地将李双按下，一发炮弹在阵地前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了两个人的脑袋，埋了机枪。王景文爬起，晃了晃脑袋，抖搂泥土，湿润润的泥土从脖颈钻进后背，湿润润地凉，猛然想起红旗，看到还在招展，看到旗杆被弹片刮了一道痕，很深的一道痕，但是旗杆挺立。王景文从泥土中薅出机枪，见李双早已经在瞄准的状态中，而且，勾动扳机，而且还来了个连发，一辆装甲车的机枪手不见了影子。“我的双子哥，你真是好样的！”班长说，手中的机枪咆哮。

一发子弹嗖地掠过，在旗杆上刮了一道白痕，王景文的心颤了下，好像那子弹自心头掠过。

一辆坦克哧哧而来，想越过反坦克壕，但是一侧的履带在反坦克壕之上悬空，而后坦克猛地一侧歪，停下。就在坦克本能地一惊的时候，跃起了爆破手，将爆破筒插在履带之中，就在坦克刚要奋力冲出的时候爆破筒爆炸，而后就传来履带哗啦哗啦的声响。爆炸将坦克向陷入的反坦克壕又掀了一下，坦克侧歪着，炮筒触地，屁股朝天。这对别的坦克是震慑，刹那间所有坦克都停止了前进。

民主联军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开始攻城。先炮火撼动城池，而阻击战在中午已经开始。

而南满民主联军急速向四平与沈阳间移动，作战，民主联军一点多面。北满、东满、南满、西满民主联军全面运动！

延安，毛泽东在地图凝视东北，叨咕：“好一盘大棋局呢！好大的气魄！”

一旁的朱总司令：“其他的战场也要动起来，拖住老蒋，不能让他增兵东北！”

毛泽东：“是的，是的，下成更大的棋局！我们由撤退，到防御，反攻的时候就要到来！也许，已经开始！”

王景文不时瞧眼那辆屁股朝天的坦克，舱盖始终没有打开：嗯，里面的敌人八成是全报销了！

“怀德攻城战开始了！敌援军必疯狂进攻！”汪洋团长说。

“告诉每一个战士：怀德攻城战正在进行！”雷鸣政委说。

“我可巡视各营阵地，传达这消息！也告诉他们，阻援也是在攻城！”参谋长说。汪洋团长大手一挥：“去吧！带俩警卫员！”

“王景文、李双！”参谋长吼。

站到参谋长面前，王景文将机枪一递，嘿嘿一笑：“您一定要这家什了！”

参谋长瞅王景文，抓过机枪，也嘿嘿一笑，大手一挥：“跟我走！”可是，没走几步，望王景文叨咕：“咱警卫班咋能没指挥员呢！王景文，你留下，就李双跟我走吧！”王景文撇嘴。

四平，陈明仁向属下交代：“如果孙立人打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说我正在外巡视四平城的防务！”而后面色狰狞，“让两位师长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防线逼近怀德！”他当然想到了当初德惠被围攻的时候，孙立人亲率三个师驰援，结果民主联军闻风而逃。再压上一个师？他犹豫，那样如果四平城再遭遇攻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怀德再重要也比不上四平城！

双城，林总的目光还真就盯视着四平城，似乎与大师兄陈明仁的目光相遇。林总微笑，一粒炒黄豆入口。

如果参谋长在要怎样呢？打起仗来猛虎般的参谋长要是在要怎样呢？王景文唤了两战士：“到那辆坦克那儿，那儿是最好的掩体！”王景文指着那辆被炸毁屁股朝天的坦克。机枪被参谋长拿走了，王师长也惦记坦克上的机枪呢。那辆坦克在前，也遮挡了对敌人的射击、扫射。没忘红旗，红旗前行。

“王景文要干什么？”团长大惊。

坦克上是插了面青天白日旗的，被拔下，撇到一边，红旗插在了坦克上，更高更夺目地招展。警卫班战士依坦克射击。王景文忙着拆卸机枪。

“真是参谋长的好搭档！”团长望着政委说。

“这小子，越来越会打了！”政委说。

敌军波浪式冲锋，前面的冲锋一弱勢，后面的连、营、团，就再起了猛势。

坦克，成了王景文的高地。王景文掀开坦克的盖子，想就让那盖子成为掩体的一部分，但是，盖子刚一掀开，里边有人说话了：“八路兄弟，别开枪，我们投降！”敢情坦克手还活着一直猫在里边呢。抓冲锋枪在手，钻进坦克，面对了五张脸，惊恐的脸，五人举手。碍事的俘虏！真想突突了，而后好御敌杀敌。“要投降咋不早投降？”王景文恼怒。

“子弹可不长眼睛啊！”一人应。

王景文把五人的枪划拉一堆，想都扔出去，没舍得，唤了一位战士钻了进来，枪指俘虏，而后，自己探出半截身子，让机枪向着敌军咆哮。可是，扫射的区域受着限制，

索性从坦克中钻出，坐在坦克上射击。

忽然觉得射击有些孤单，扭头发现带来的另一名战士趴在坦克上一动不动，脸颊之下是一摊血，脑门处是一枪眼。甚至没空悲伤，子弹在坦克的钢板梆梆地响，敌军在疯狂。“报——仇——”他怒吼着，射击着。嗖地，下巴颏之下，凉快了下，就凉快了下，随即，脖颈湿腻腻的，黏糊糊的，抹了把，满手的血，转了转头，一切还正常，就不去管。

参谋长提机枪上了来，王景文前胸血迹，吓了一跳，一把将人拉了下来：“快，把班长架回去！”

王景文挣脱：“我又没死，架我干什么！”

“你受伤了！”参谋长喊。

“刮破点皮算鸟伤！”王景文嚷。

“参谋长，三营阵地不好！”一直随班长在坦克阻敌的战士喊。

向西一望，可不，三营的阵地已经在肉搏！敌人已经冲进堑壕！千钧一发之际，参谋长向后面的阵地吼：“警卫班，随我来！”端机枪就冲了上去，王景文喊：“李双，扛旗！”李双迟疑了下，攀上坦克持红旗，班长喊：“跟随参谋长冲锋！”红旗西指，要截断西翼敌军的冲锋。

“好一个张峰！好一个王景文！好一个警卫班啊！”团长望远镜中观瞧，随即下令，“团部人员，上警卫班阵地！”

“狭路相逢，勇者胜！汪洋团长，我建议发起冲锋！以气势压退敌军！”政委说。

“好！吹冲锋号！”团长当机立断。

两军胶着之际，民主联军的阵地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号音漫过，甚至使战场瞬间静了下去，那是对号音的谛听！

那一面面红旗，给国军是何等的震撼！冲锋号音，给国军是何等的心颤！在战友的尸体间，民主联军跃出堑壕，越过敌军的尸体，冲杀。汪洋团长也一挺机枪在怀，雷鸣政委也拿起了冲锋枪。红军的军旗，新四军的军旗，共产党党旗，召唤着战士们冲杀向前！

钟伟师长得报：汪洋团发起反冲锋！望远镜观瞧，向副师长高远说：“处置得当！好！”撂下望远镜，“全师发起反冲锋！仗不能打得黏糊糊！吹冲锋号！”

全师反击，冲锋。

国军一直觉得民主联军只能被动地防御，做梦也没想到居然反冲锋！因而这冲锋无异于突然袭击！当时就慌乱，乱糟糟的慌乱，随即后退，随即奔逃，被截断的国军陷入险境、绝境。而汪洋团三营阵地之困解矣，民主联军被动防御之局面一改！

钟伟师长下令：吹撤退号。究竟面对的是两个师的国军，而承担的是阻敌的使命，孤军深入，万一生变，怀德之战如何进行？在反冲锋之前刚刚收到消息：怀德开始攻城！在夜幕即将降临之时，怀德县城在我军的炮火中震颤。

在夜幕即将降临之际，民主联军划下的楚河汉界森严。国军远望民主联军的阵地心惊。

“最少拒敌一天的时间，就从现在算起！给怀德方面发报：放心攻城，钟伟在，阵地就在！”钟伟师长说，又瞧高远副师长一笑，“我钟伟哪能不在呢，给老蒋的坟还没挖完呢！”

“打旗的感觉挺好！”李双叨咕，跟王景文叨咕。

王景文望向红旗，红旗依旧插在那辆坦克上，他相信李双的话：红旗挥举，无数人向其聚拢、跟随、冲杀，红旗就宛如一只巨手向前挥举，发出召唤，不会让你有半点迟疑的召唤！“那，下回我打！”他说。

“一有好事你就跟我抢！”李双嘟嘟囔囔地说。

“你不还是我哥嘛！”班长笑嘻嘻，现出一种孩子的本相。

（我在我父亲那时的年龄时，就是一个孩子，爸妈爷奶拿我当孩子，我自己也拿自己当孩子。哦，那时爹是警卫班长，那时爹不能拿自己当孩子。）

怀德县城巷战。街面，民主联军与敌军火力点对峙，而在两侧的房屋中民主联军凿墙穿洞向前突进，得寸进尺得尺进丈地突进，不舍昼夜地突进。

四平城，陈明仁咬牙切齿：“堂堂国军的两个师，居然突不过共军的防线！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告诉他们，我将再亲率一个师赶过去！让他们抓紧进攻进攻！不惜一切代价！”拳头击案。转首壁上的军事地图，恨不得奔过去将其撕碎，想象成共军的防线撕碎。共军居然还有防线！而且居然不可逾越！固若金汤吗？铜墙铁壁吗？

是夜，霏霏细雨。防线前，国军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击退。后来就只管倾泻炮火。一发炮弹在王景文带人盘踞的那辆坦克前爆炸，将坦克掀得侧立，人摔倒下来以为坦克能翻呢，甚至以为能被压成肉泥呢，但是没。王景文将红旗插在朝天的履带间，红旗在风中抖动着湿润，炮火闪亮出红旗的红。

“上回在坦克里顶我下，把我顶回了老家；这回差点被拍成肉饼！坦克成我克星了！”王景文叨叨咕咕。

“那、那你的意思咱离开这坦克？”李双说。

“死克！咱民主联军还怕克啊？”王景文喊。忽仰首望红旗喊：“有红旗驱邪、辟邪呢！”

“光是打炮，老远地轰咱们，咱们咋就不出击下呢？”李双闲得腻歪。

“就是，应该出击！”班长说。

就在二人还说着话的时候，敌军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出现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王景文猛地就要跃出，忽然想到没有冲锋的命令，没有冲锋号吹响。回首己方阵地，依然是严阵以待。后来看到了撤回的团参谋长张峰。他带领了一营的一个排突袭敌军，意在扰敌。汪洋团长说：“带更多的人就必须得到师部的批准，究竟坚守阵地是压倒一切的使命！至于派出一个排扰敌，我这个团长还是可以决定的。”“能让我带一个排出击，已经不错啦！”参谋长说。就是那一个排的突然出击，已经让敌军惊魂。

王景文心中说：“咋不带警卫班出击呢？嫌警卫班打得不好？”

钟伟师长给汪洋团长打来电话：“不算违令！不算违令！如果事先跟我招呼下，没准我会派你们整个团出击呢！”啪，电话撂下了。

团长望政委，遗憾。

“我要是敌人啊，就来个反突袭！”王景文说。

“你以为不能啊？”李双撇嘴。

王景文使劲盯视前方的开阔地：“李双，你那神枪手的眼睛好使，盯住了，可别让敌人摸上来！”向李双说。

还真说着了，忽然李双大叫：“有敌军偷袭！”率先射击。

班长的机枪也立即咆哮。

阵地上也开始射击、扫射。

敌军由爬行而冲锋，嗷嗷地叫喊，甚至也见端着机枪冲锋的，在严令之下敌军冒着弹雨冲来。

李双撇了冲锋枪，投掷手榴弹，每一声爆炸，闪光中都见几个敌人倒下。几个敌军甚至跳进了民主联军的反坦克壕，可还没站稳当呢，李双的一只手榴弹就跟了进去，但见尸体飞出。李双的动作就是比说话快！

“警卫班，阵地前移！”王景文向身后的阵地喊。当一转回头的时候，吃惊，惊骇，一个敌人冲到了眼前，千钧一发之际，李双一颗手榴弹砸了上去，砸在胸膛，但是没有爆炸，王景文奇怪，喊：“没拉衔！”

“连你一块炸啊？”李双喊。

警卫班立即全部聚拢到坦克处迎击。

一通热闹之后敌军逃窜，消失在雨幕之后。也许是参谋长的扰敌启发了敌军，他们也来了个偷袭。

细雨霏霏，衣服贴在身上湿漉漉，闲下来就冷。

“坦克这儿，现在是前哨阵地！”王景文跟警卫班说。

“早就前哨了。”李双说。

“警卫班阵地前移……”汪洋团长望远镜中打量。

“现在他们成为了前哨！”政委说。

“反坦克壕中可派少量战士进入！”团长下令。

敌军又是炮火。仅仅是炮火，而非进攻前的准备。

就在那夜里，王景文下巴颏处的伤口开始觉出疼了，在雨水中更疼，雨水滋润疼痛。王景文完全可以到阵地后，那有医务兵可以给他包扎，包扎上洁白的纱布，但是王景文舍不得这一个“高地”、这一个“前哨”。疼痛啞啞啞啞地往深里头钻，到后来只能把下巴颏紧往下压，才能把那疼痛挤压得老实些。可总那样咋监视前方敌军的动向？掀起外衣的衣襟，扯出背心的底襟，拿牙扯破了个口子，刺啦，撕下一条，转圈撕下了一条底襟，缠伤口。想缠得紧些，可是喘气就困难了，只能稍微地紧些。疼痛当即减轻，但

是头不能快速转动，一快速转动那疼痛立刻就钻了出来，立即就不老实。红旗下的民主联军战士，党旗下的民主联军战士，有点轻伤算啥？对了，要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要对着这面红旗立下誓言的！此刻这红旗就在看着自己呢！就在考验自己呢！

夜收去了，也收去了起腻的细雨，但依然阴霾密布。光亮透过阴霾光亮了大地，让人有夜未尽的感觉。夜，夜哭了一场似的。

就在民主联军咬着苞米面大饼啃着咸疙瘩头的时候，钟伟师长凝视地图上敌援军的分布，而后下令：召集各团团长前往师指挥部开会。

钟伟：“据侦察，敌援军虽然为两个师，但目前无攻击迹象，倒是有随时逃离战场的可能。怀德我军为攻势，此地未必就是个防！我钟伟从来讨厌打呆仗，打死仗！莽撞仗有时是要打的！从现在起，我师取攻势！分割敌援军，最大限度地消灭他们！这块肥肉，可比怀德的要肥腻呢！”而后布置，像分一块大蛋糕似的，给各团分派任务。“我就不管你们怎么个吃法了，只要结果！”师长目光扫视着各位团长，停留在汪洋团长那儿：“你们那个参谋长好像挺擅此道！打莽撞仗！”

各位团长笑。

团首长到了警卫班的“高地”。王景文持旗，机枪在李双的手，李双紧挨着班长。

“我是你的守护神！”李双甚至得意。

“错，红旗是咱们的守护神！”班长说。

“王景文，作为旗手你是要冲在前的！”团长说。

“有预备旗手吗？”政委问。

“我是第二旗手！”李双高声。

“我是第三旗手！”

“我是第四旗手！”

……

警卫班争先恐后排序。

“警卫班在，旗手就在！”最后班长响亮地一句。

上午10时，阴霾的天空炸响了三发红色信号弹，那是进攻的指令，团长大手一挥：“冲锋！”王景文早扬旗上前，向着后面挥舞红旗，红旗呼啦啦，王景文高呼：“跟着红旗前进！”最自豪的事情莫过于：全团的人瞧着你前进！瞧着你手中的红旗前进！

参谋长快马到李双身边：“别一人两枪，给我冲锋枪吧！”

李双知道参谋长没忍心要机枪，也不客气，摘下冲锋枪给了参谋长。李双想：参谋长，你就第二机枪手吧！这样想的时候差点乐了出来。

王景文一杆大旗在前，简直是跳跃着向前。

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团，此前扼守的是怀德通往四平方向的公路两翼，但是，冲锋的时候，没有沿着公路追击敌军，公路是弧形的，追击的路线是直线的，当他从一道丘陵跃下的时候，眼前是公路上，是蜂拥着敌军的公路，蜂拥着将近两个营的敌军的公路。

“截住敌军！”汪洋团长喊。

马上的参谋长一梭子子弹扫射在敌军的前方，那是对逃军的恫吓。

而王景文的大旗奔向敌军的前方，丘陵之上无数的枪筒对着公路。

敌军向公路的另一侧逃跑，但是，另一侧也有民主联军漫卷而来，也一杆战旗挥举而来，那是三营高举着新四军时期的战旗而来。

王景文高举红旗立在公路上，立在敌军前。

“国军弟兄，当初在绥化城火车站前广场，这边红旗，那边青天白日旗，都征兵，我王景文果断地站到了红旗下！现在，你们站在红旗下也不晚！为蒋家王朝卖命不值得！而且死无葬身之地！民主联军必胜！”王景文高喊。

一辆坦克咔咔地要冲向前，李双端机枪射去，那坦克立即气馁停下。

敌军举枪投降。

王景文持红旗攀上一辆坦克挥舞。一面红军时期军旗，两面新四军时期军旗，也攀上了那辆坦克，与王景文手中的红旗一同挥舞。

一下子就俘虏了五六百敌军，一下子就缴获了五辆坦克！先前那三辆坦克被当宝贝似的，现在一下子缴获五辆！而且五辆坦克立刻为我军所用，钻进了民主联军，就先前的国军坦克手驾驶，咔咔地奔公主岭。王景文在最前的坦克，红旗插在坦克上，现在他可以腾出手来操控坦克上面的那挺机枪，指挥着坦克中的李双，李双指挥着坦克手。

公主岭火车站，军列停下，陈明仁亲率一个师抵达。驰援而至。部队下了军列，坦克、装甲车下了军列，但是，要不要继续前进，向怀德方向继续驰援，情况不明，未敢贸然。怀德已经失去联系。而与七十一军先前驰援怀德的两个师也联系不上。不祥的感觉越来越浓重地覆压而至。陈明仁猛然果决：“撤回四平！”部队再登军列。

就在军列驶出车站十几分钟后，插着红旗的坦克开至车站前的广场。

怀德县城被攻下，七十一军驰援的两个师，被追歼。

钟伟师奉令越过四平城南进，南进，围歼昌图守敌。在攻克昌图城之后，奉令阻北援之敌。还是打援。后来讲述四平攻坚战，有种说法：在追击陈明仁溃军之时应该直接就进攻，当时就一口咬下哪怕生吞活剥。但是没有，习惯地清场，收拾外围之敌，而后才四平城，给了陈明仁喘息之机。战机瞬息万变。

民主联军在四平城下集结。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冀察热辽，各路民主联军在四平城下集结。先前被赶出四平城，今番卷土重来要一战雪耻！

陈明仁：“在整个四平街区，我们共设置了1982个阻击点，每个火力点，人员定岗，共军要想突进，就必须付出一寸土地一寸血的代价！四平街绝不是怀德！驻军期间，我们的不少军官不是都讨了四平女人吗，那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那就应该拿出保卫家园的气概！”

在驻军四平城期间，陈明仁多次组织军地联谊活动，为没有家室的青年军官牵线搭桥，为他们组织集体婚礼。此时，既是未雨绸缪，也赢得军心。老谋深算。

他乘车视察城区防务，见理发馆，令停车，走进。出来的时候，军帽在手中，头型嘛，变成了小平头，特战队员的那种平头。军长就要以这种形象在部属面前展现一种准备决战的决心。

进入保安团的防区，在一幢红砖楼房前站住，问：“这里设置多少阻击点？”

“上四下四，总共八个火力点。”

“每个火力点多少人？”

“一个班。”

军长端详红楼：“瞧，上面先前的着弹点，就是一个麻点而已！这种红砖非同寻常地结实！抗冲击力非同寻常地强！铜墙铁壁用在这儿是最合适的！”

进入楼房内，进入一阻击点。士兵咋地站立，并齐声：“长官好！”

每一面窗都拿粉笔在窗台下方标注着岗位者的名字。

问一士兵：“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报告长官，我负责给这一面窗和那一面窗的射手递送子弹！”

“你呢？”突然指另一士兵。

“我是这一面窗右侧的射手！”

“左侧是哪位？”

“我！”

“我们的战斗誓言是什么？”再一次突然高声。

“顽强战斗，绝不待援，纵然赴死，固守寸土！”齐声。

陈明仁微笑：“保安团尚且如此，四平安然矣！”

陈明仁要与共军决一死战。

坦克被师部收缴。西门敬、林忠开了辆坦克来，带了人来，开走了全部坦克。西门敬指国军的坦克手笑嘻嘻地说：“哪能总拿枪逼着他们上战场呢，得改造！”

“不是愿意回家可以让回家吗？不是说还给路费吗？”一国军坦克手说。

“那得看是谁！甭想了！你们是宝贝！哪有得了宝贝还撒手的道理呢？”林忠说。

王景文攀上坦克，拔下红旗，愤愤地说：“没坦克，我就是坦克！”

“破玩意儿，离了它们还就不活了啊！”李双恨不得上前踹几脚坦克。

坦克浩浩荡荡咋咋而去。

“也许，有一天咱们会有坦克团呢！嗯，甚至坦克师！坦克军！”参谋长说。

而后的钟伟师战场，也未见坦克的影子。全部坦克被东总调至四平城战场。

## 第十九章 阻击长山堡

高地上，汪洋团长望北方，叨咕：“四平城是一场攻坚战，咱这儿是防御战。”

王景文：“团长，防御战也很过瘾呢！没防御战哪有攻坚战呢！”

团长笑：“这认识不错！”

紧锣密鼓构筑工事。战旗、党旗飘扬。乌云翻滚，小南风飏地刮着，夹杂着湿气，仍然是欲雨的兆头。时而沉闷的雷声。恐怕要是再下雨，就是大雨，不再是牛毛细雨。一望天王景文就皱眉，一下雨雨水一滋润了下巴颏下的伤口就滋润了疼痛。渴望大晴天，让伤口干，结痂，结痂时是一种舒服的痒。

铁路方向传来爆炸声，三营破路呢。就两声爆炸，而后就是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嗨哟嗨哟的号子声。参谋长交代任务的时候就交代：只能用少量炸药，炸药不多了，要炸坦克，炸装甲车。

警卫班正在给团指挥部构筑掩体，班长望铁路方向，忽然撇了锹，向手下喊：“走！跟我扛铁轨去！咱得把团指挥所建成钢铁堡垒！”

“对，就应该是钢铁堡垒！”战士嚷，跟班长奔铁路。

正前方查看地形的汪洋团长，望远镜中聚焦了警卫班一行，奇怪：“王景文又在搞什么鬼？”

政委跟着望远镜查看：“看着人家扒铁路好玩吗？”皱眉。

参谋长用望远镜查看：“不是去取枕木就是扛铁轨。臭小子倒挺会取材呢！”

政委点头、微笑。

嗨哟！嗨哟！四五个人扛一截铁轨，一次扛了两截，嗨哟嗨哟地往回颠着跑。

“一会儿回来扛那枕木！那枕木往这铁轨上一铺，掩体才结实呢！”班长说。

团长、政委、参谋长从望远镜中观看，都点头。

两截铁轨往掩体上一搭，往铁路方向一望，扛铁轨的，扛枕木的，呵，一片！“不好！捞不着了！”班长喊，带警卫班往铁路跑。看警卫班扛铁轨，一下子给部队提醒了，就蜂拥而去。

还捞着几根。本来打算一人扛它一根枕木回来，只能两个人扛一根，也挺知足。铁轨之上是枕木，枕木之上铺树枝，树枝之上铺土，土被拿锹拍实，踩实。

王景文进了掩体感受了下，对团指挥部的构筑点头。

从沈阳起飞的轰炸机、运输机飞临四平，轰炸机对民主联军的阵地实施轰炸，运输

机向火车站前的广场空投军火。这是陈明仁向杜聿明要的，只要能给的，都是满口答应毫无迟疑地答应即时落实。

夜幕罩下，从哈尔滨出发的民主联军的军火运输队抵达钟伟师防线。那一支队伍中，有我的王姓爷爷，而且还不是普通队员呢，率领着王村的民兵排，他是排长。“说起当官，我排长你爹才班长！”后来我的爷爷总得意地跟我说。本来王村的民兵排抵达四平卸下弹药就已经完成任务，结果，听说高远团不在四平，就跟上级领导软磨硬泡，又把另一个屯子民兵排要继续向南方运的弹药抢了过来，继续南行，就到了钟伟师的防线。好几个屯子的民兵排、民兵连组成的运输队到了钟伟师防线。部队的人轮番地握手，说：“一路辛苦！一路辛苦！”我的王姓爷爷说：“一家人！一家人！”就问高远团防地在哪儿。忽然就有人高声应了：“可是王村的王天龙吗？”“正是！”我的王姓爷爷喜悦：遇见熟人了！就惹摸人。过来了一首长模样的人，跟着警卫员呢，细一端详，惊呼：“高团长！”“老乡，我们首长现在是副师长！”警卫员说。“哦，高升啦！”我的王姓爷爷喜悦得不得了，直在裤子上擦手，那不断擦着的手被高远抓了去，紧握，紧摇。“是想见我老高还是想见宝贝疙瘩？”副师长调侃。“都想见，都想见！”我的爷爷说。“王排长，要见儿子可得抓紧，我们可是要一同出发的！”带队的县委领导喊。高远安排警卫员带领王天龙奔汪洋团阵地。都乘马。送弹药的队伍是马队，乘马而来。所送弹药就驮在马背上。路面终究还不太平，而马队可以直接穿越大甸子，穿越山林。倏然而至。也许，民主联军没有立即攻打四平城，就是在等待这一支队伍呢。

师部的警卫员一到汪洋团就亮开嗓门，“王景文王景文”地唤。

“谁喊我？”王景文出了掩体，惹摸。黑暗中两人乘马至前，认出其一是师部警卫员：“你不在师长身边跑这儿找我干啥？”笑嘻嘻，当然也纳闷。

“兔崽子，当了官了，连老爹都不认得了！”另一人嗔怪，下马。

王景文凑向前端详下脸庞：“老爹！你咋跑这来了？”

“你老子现在是王村民兵排长！比你官大！给民主联军送弹药至此！”老子也前倾，端详儿子，嗯，大小伙子了！真爷们儿了！

“小子我还是旗官！全团的人跟随着旗官冲锋！”儿子攥住旗杆。红旗在夜风中呼呼啦啦地响。

“这官可不小！”老爹说。

李双上前，讷讷：“王叔，老东家好吗？”

“好，好，工作队早走了，也没谁为难他了。而且，有孙子啦！少东家有后啦！”

李双咧嘴笑，可忽然跪在了王天龙的面前：“王叔，您可要照顾老东家啊！”

王天龙拉双子起：“一定！一定！我知道你对老东家好，我知道！你就放心在部队打反动派！”搂儿子亲下脑门，搂双子亲下脑门：“不能耽搁，队伍得往回赶，还得去接伤员！”就要走，但依依不舍地走一步就回头，走一步就回头。走了几步忽然奔回来，指儿子下巴颏：“儿子，受伤了？伤得重不重？”

“咋的？要把我当伤号运回去？”

“要是重，就运回去！”

儿子嘿嘿一笑：“就破点皮！你民兵排长把就破点皮的儿子往回运？”

“那哪能！那哪能！”老爹嘿嘿笑。

老爹上马而去。黑暗中传来老爹的喊声：“儿子，把大旗官当好！”

陡然，滚滚热泪涌出儿子的眼眶；陡然高喊：“王景文顶天立地扛大旗！”

警卫班战士聚拢在班长身边，聚拢在红旗下。

黑暗中传来父亲的声音：“好儿子！”

牛毛细雨时下时歇。阴云之上不时传来飞机的轰鸣，开始时常见的是一架敌机从云层钻出，侦察机，盘旋在民主联军的防线上空，而后再北去，查看民主联军怎样包围四平城。后来天空中再传来的轰鸣声忽然就大了，大蚊子似的机群北去，直接就北去，根本就不睬这半道中的民主联军的防线。四平攻坚战打响！机群前往助陈明仁固守城池。战火已起。

1947年6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在滂沱的大雨中对四平城发起总攻击，一场惊心动魄的城市恶战开始。民主联军共投入七个师共约十万兵力，其中有五个炮兵营。但是炮弹很快耗尽。巷战阶段，前沿和纵深同时发生战斗，房屋和街区同时进行争夺，楼上和楼下同时展开枪战。碉堡、楼房、堑壕、街垒，敌火力交叉。入夜，燃烧弹、照明弹、飞机投掷的发光弹、燃烧的建筑物，将战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此战是共产党军队自建军以来首次对中等以上城市实施攻坚战。无论胜与败，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今非昔比！

（“爹，您应该参加过三打四平吧？”多年后我问。“当然！你老子打的也是攻坚战！”父亲毫不含糊地答。“也是”两字咬得很真。）

三营扼守的是公路，困不住坦克至少也得困住装甲车，更是多挖了几道反坦克壕。突然传来坦克的咔咔声，从后面——四平方向钻出了一辆坦克，缘公路而来，坦克上面坐了几个民主联军装束的战士，做招牌，怕误会了，给报销了。驾驶坦克的是——林忠。民主联军的坦克多了，西门敬和林忠就分开了，一人开一辆坦克。现在林忠开了一辆坦克而来。坦克内还有一——郑可，民主联军的军事教官。

我们这儿正缺坦克呢！只是——少了点，就一辆。

就这一辆也不是来参战的，是来告诉战士们咋对付它！郑教官是来讲课的，讲咋对付这乌龟壳！

哦，那就先给我们三营讲，我们守的可是公路，正琢磨咋对付这玩意儿呢！

郑可就在三营开讲。讲坦克的死角在哪儿，还让战士钻进坦克内体验坦克的死角在哪儿。

警卫班出来领到一批弹药，也领到了几十枚地雷，拉线地雷——土地雷当中的土地雷。

人家都忙着埋雷，咱也埋吧。

人家是人家，咱得琢磨琢磨咋个埋法。班长端详阵地前方。后来还去了前方，甚至还跑到了前哨阵地那儿，一边若有所思地打量阵地，一边往回来。

而后去把参谋长找了来，对着阵地比比画画，还抱怨：“要是再多给点就好了！就要拉线的地雷！不拉线不爆炸的地雷！”

“小子，长脑子了！”参谋长拍王景文的肩说。“地雷嘛，我去张罗！”参谋长说。全团的拉线地雷都调了来，而且还调来了人帮着埋雷。布下雷场，几根绳汇集一处。

“我负责拉响地雷！参谋长，我就藏在这儿拉响地雷！”王景文想说：“招是我想的，就应该我来拉！”

“你咋藏这儿？”参谋长问。

“把我埋这儿！”

“那就挖坑吧！完了就把你们班长埋这儿！”参谋长笑着说。

“就、就应该我在这儿，你是班长应该指挥！”李双嘟嘟囔囔。

“那就埋两人在这儿！”参谋长说。

“好，大埋活人！”战士说。

但是，班长望到了招展在警卫班阵地的红旗，又有了主意：“嗯，我还是不被活埋吧，我是大旗官嘛，得打旗！”让警卫班的另一个战士跟李双在一起。而后跟参谋长嘀咕咕比比画画，参谋长嗯嗯地点头。

“先前日本鬼子说咱八路军大大地狡猾，现在该国军说咱们民主联军大大地狡猾了！”临了，参谋长掐着腰心情贼好地说。

（多年之后我成为人民军队一名团长的时候，讲起往昔的战斗，父亲对我说：“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但是，要激发！带了一拨子听吃听喝的兵，是打不出胜仗的！”）

雨一小些，敌轰炸机一拨接一拨地奔四平城，去下蛋，要孵化出四平城的安然。哦，在滂沱的大雨中开始总攻击，可以避免敌军的立体作战。而战斗一旦进入胶着状态，敌军的炮火，敌军的轰炸机，只能攻击攻城部队的后部防线。天时地利人和，战事三要素，岂可不察！像是要弥补此前似的，敌轰炸机嗷嗷地来去。眼睁睁地瞧着敌轰炸机嗷嗷地来去，肆无忌惮地来去。瞧着轰炸机的大肚囊，王景文几乎忍不住要射击，抱着机枪射击。强忍。对敌人轰炸机的仇恨在那个时候就深深地埋下，埋下仇恨的种子，是种子总要发芽。地上的，也应该快来了。来吧，我们候着呢！此时，我的父亲在前哨阵地；红旗，在前哨阵地招展。王景文在哪儿，当然红旗也在哪儿。

在对四平城开始总攻击的第十二天，敌援军至。东总得到的消息是：沈阳敌军抽调了七个师北上增援！七个师！但是严令阻敌于长山堡一带！后人很容易地记住了四平攻坚战，却不知道长山堡阻击战。两个师要阻敌七个师！而我父亲所在的汪洋团为正面防御，首当其冲。

下午，汪洋团前哨阵地与敌接火。敌军在集结之中，更大规模进攻的准备之中，试探性进攻。前哨阵地顽强阻击，摆出固守阵地的态势。汪洋团长对前哨阵地指令：“不

把敌人打疼，前哨阵地就决不放弃！撤，要撤得真！”

参谋长张峰坐镇前哨阵地。

红旗下，王景文和带的另一位警卫班战士痛击敌军。参谋长操控着机枪淋漓尽致地向敌军泼洒子弹。

“你们两个可别都光荣了，要是都光荣了，这大旗官可就是我了！”参谋长喊。

“大旗官谁也抢不去！就是我了！”班长喊。

参谋长瞧得明白：真正的进攻不在这天！汪洋团长也没打算在这开战的头一天放弃前哨阵地。

黄昏时分，天忽然透现出阳光，西边漫天的彩霞，鲜亮亮。前哨阵地前，敌军留下上百具尸体，敌军也不再进攻。

是夜无战事，长山堡无战事。

王景文跑去看李双，李双抱怨：“咋回事啊？闷死我了！要不咱俩换换？”

“你不后悔？明天肯定就能让敌人进雷场！要是咱俩换，你可就白闷一天了！”

李双直着眼睛望班长，叹口气说：“那就可着我们两个人闷吧。”

“你俩换着睡啊，可别都睡，万一半夜敌人上来了！”

“敌人是得换着睡了！”李双嫌班长的叮嘱多余。多大的重任啊，哪能含糊？

遍野的蟋蟀聒噪。带着雾气的星斗跟你眨巴着眼睛，意思是它们明了这一切。

早晨也没有立即开战，还让鸟儿们唱了阵子歌，还让太阳跟这个世界和谐了阵子，直到日上十竿的时候南天响起了嗡嗡声，轰鸣声，敌军开始炮击，敌轰炸机倾泻炸弹，民主联军的防线一片炮火，湿润润的泥土被抛起，宛如黑色的旗帜招展起来，一下又一下。开始听到咔咔声了，地面进攻开始。好像知道陈明仁能扛似的，援军的进攻四平八稳。

一发炮弹掀起的泥土撞向旗杆扬向旗面，王景文一把把住旗杆，骂了句：“反动派！”旗杆挂了些黑泥，屹立；旗面沾了些泥点，依然招展着红，火焰般的红。

“准备战斗！听我的指挥！”参谋长咆哮。

“反动派，来吧！”王景文蹿起，拔出红旗，向敌军舞动，生怕敌军不把他们当主要攻击目标。

“注意隐蔽！”参谋长跃起，拉下王景文，将其按倒在堑壕：“不要命了？”

果然，一批炮弹奔红旗而来，震耳欲聋，掀起的泥土大有将红旗掩埋的意味。敌坦克咔咔的，就瞄着这面红旗而来，不时地，向着红旗发射炮弹。而且，插在坦克上的青天白日旗向这边招展，够着，捞着，要捞取胜利。旗帜之战！红旗与青天白日旗之战！坦克甚至不顾陡坡奔红旗而来。参谋长手中的机枪就朝那打头的坦克射击，射击在钢板上梆梆地响着，火花四溅，就是引他别转移了目标！

突然有战士惊呼：“打下了一架飞机！”

可不，一架敌机拖着浓烟栽向远方，落地之后轰地爆出一团火光，而后浓烟冲天。后来关于谁打下了飞机，站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位排长，一个是名战士，排长曾经拿

机枪向那敌机射击，战士拿步枪曾经向那敌机射击，到底是谁打下的，搞不清楚，结论只能是：排长可能性大些。呵，敌机是可以拿枪打下的！

而后敌机就飞得高多了，高高地下蛋。

“王景文，掌旗！”参谋长喊，当时警卫班长有点溜号，端着枪直瞄天上的敌机。

王景文猛抖抖擞精神，将机枪扔给近旁战士：“掌枪！”土中薅出旗杆。

就在敌坦克闯进反坦克壕屁股朝天停顿了下，而后奋力驶出时，参谋长扫射一通敌军，战士们扫射敌军，令敌军紧缩在坦克之后，一辆辆坦克之后，但是坦克在咔咔地向前，参谋长向最前的坦克射击，钢板梆梆地响，参谋长吼：“撤！”

王景文舞动旗帜，向前哨阵地舞动旗帜，喊：“撤——”他也很想向敌坦克舞动旗帜，可知道戏不能演过头了，让人家看明白了：陷阱！

不光是警卫班后撤，前哨阵地的一个连都撤退，按参谋长的命令，跟随着红旗撤退。

四平保卫战失利之后民主联军撤退的情景浮现眼前：追兵在后，行李抛向山谷……有的时候撤退就是前进！前进！王景文严格地按照事先和参谋长确定的路线撤退，精心选定的路线。

溃军岂可不追！敌坦克越过前哨阵地，嗷嗷地追击。步兵也从坦克后闪了出来，甚至越过坦克。

经过李双藏身的地窖，王景文喊：“注意看我的红旗！”

后方阵地的火力猛烈着，貌似掩护撤退。

追击的敌军被压至山坡西侧，那儿，是沟谷，甚至平展展地铺下去的沟谷。坦克不愿意兀自向前，也奔了那斜坡。在那平展展的斜坡北，陡然高出了一块，居然可以作为一处天然的屏障。而在那陡然高出一块的下坡，稀疏着树木。

撤入主阵地。

火力将敌军死死地往西侧的山坡压，压，当敌军在那陡然高出的地方溢出的时候，参谋长命令：“发信号！给李双发信号！”

王景文跃出壕，将红旗向敌军集中处前指，并竭尽全力高喊：“送反动派上西天！”

“西天太远，送他们下地狱！”参谋长喊。

地窖中，李双手中几根绳索，另一个战士手中几根绳索，同时拽动，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爆炸……尸体的碎块飞上了天，枪支飞上了天，冲锋号吹响，实施反冲锋。

李双和另一战士跃出地窖，就近冲向敌军。敌军尸横遍地，一辆坦克内部发生爆炸，浓烟冲天。恐怖的景象，地狱的景象。

王景文跳跃着向前，不时停下，向冲锋的战士舞动红旗。

红旗在前！

汪洋团收复前哨阵地，红旗在前哨阵地飘扬。

国军差不多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地雷阵中报销，瞬间报销，国军胆寒。

“参谋长，咱这红旗就插在前哨阵地吧！”警卫班长请示。

“警卫班可以全部进入前哨阵地！捍卫红旗！”参谋长命令。

延安窑洞。

毛泽东对他的同志说：“林彪在东北大练兵呢！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还是要把城市拿下的。林彪打四平，可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不在打下不打下。打下，我们同国民党的决战时间就要提前！决战时机是否成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

老蒋拍着一本小册子：“这是共产党的《军事手册》，是我们的谍报人员在东北搞到的，是林彪发给他的部队的。我已经读了五遍啦！越读越感到害怕！甚至是恐惧！越读越明白何以我们明明看似强大，但总是滑向难堪，陷于耻辱！一场战役，共产党的官兵，官兵，不仅仅是指挥员，士兵也知道要达到怎样一个战略目标，怎样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打的是明白仗！士兵打得主动！官兵一致！官兵一体！不剥离！再看看我们的军事指挥官：高高在上，自以为孔明转世！对士兵严重缺少关怀！自私自利，友军有难，只图自保！不懂得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我把这一个小册子印发给你们，要读，好好地读，敌人的东西，好的，我们也要学习！胡宗南不是搞了个‘为人民服务处’吗，他注意到了共产党笼络人心的方法。现在，你们研读这个小册子，搞明白共产党怎样统帅他们的军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四平街。巷战。民主联军顽强地向纵深发展。

从邮局的小楼中跑出两人，百姓装束，但持枪，闪出了国军，臂上缠着的白布黑着三字：督战队。“站住！”枪口逼住两人。

“我们不是国军，是邮差！”

“既然拿了大洋，就要执行军令：死守寸土，后退者杀无赦！”当即将俩邮差击毙。

“引爆吗？长官。”掌控引爆装置的士兵问。

“再等一等！”军官狞笑。

当邮局小楼窗口出现民主联军战士身影的时候，国军军官下令：“引爆！”

爆炸后，邮局瞬间成一片废墟。

寸土寸血，民主联军也突进，突进！

一天桥在前。民主联军发起冲锋，天桥上陡然倾泻下大豆，大豆在地上跳跃着滚动，无数战士滑倒，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陈明仁撒豆成兵！就在那天桥下民主联军留下了800具尸体！

据说林彪后来闻听陈明仁撒豆成兵的事，从此不再咀嚼黄豆。

长山堡防线，前哨阵地。

敌军疯狂，七辆坦克直奔民主联军前哨阵地。敌机也不顾那偶然地被击落，低得能看见它们的肚皮，敌机就沿着防线横飞，俯冲，不光投掷炸弹，也机枪扫射。

“放坦克过去，切断后面的敌军！”参谋长张峰喊。

坦克甚至就距离阵地十米远的距离，炮击就差顶着你的胸膛炮击！一辆直奔红旗而

来气势汹汹要碾压红旗，王景文拔起红旗闪避，就在那辆坦克咔咔而过的时候，愤怒的旗手从后跃上坦克，挥动红旗，遮挡着坦克手的瞭望口。坦克扭动着炮塔，当时就发蒙。李双撇了机枪，赶紧配合班长，也跃上了坦克，将一颗手榴弹从机枪口塞了进去，向班长喊：“跳！”两人跃下。坦克内部爆炸，剧烈爆炸。看别的坦克奔主阵地而去，看前哨阵地正将先前尾随坦克之后的敌军截断，痛击，二人再奔前哨阵地，王景文再将红旗插在阵地。

“王景文，不是让放坦克过去吗？”参谋长喊。

“那乌龟王八壳要拔旗！生气！愤怒！侄可忍叔不可忍！”红旗下，旗手的机枪咆哮。

“嗯，是不能忍！”参谋长的机枪似在哈哈大笑。

李双忙着给国军当中当官的“点名”。

坦克们向着主阵地咔咔行进了阵子，发现“尾巴”被干干净净地刹了下去，向主阵地炮击了阵子，赶紧要撤回，主阵地上来了无数爆破手，熟练地循着坦克的盲区下手。左一股烟，右一股烟。最后仅剩的一辆在就要越过前哨阵地的时候，履带中被塞了个爆破筒炸瘫。坦克手打开舱盖投降，立即钻进了民主联军的战士，命令那国军坦克手向国军炮击，那坦克屁股一颠一颠地炮击。

国军撤退。

后来汪洋团长说，他是几次欲放弃前哨阵地，但是前哨阵地打得顽强打得艺术几次放弃了放弃前哨阵地的念头，跟雷鸣政委说：“就让红旗在前哨阵地飘扬吧！”

四平城，三分之二的街区落入民主联军的手中。攻城部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坚信：四平城必定拿下！

陈明仁的案上，搁了挺机枪，准备自用。最后关头做一个操枪的战士，悲凉自心头生。共产党居然成今日之气候！

长春出援，而且，蒋介石还从华北战场增兵东北驰援四平。援军已达九个师！

军事地图前，林彪望着大东北的江山，望着民主联军的明天，说：“撤！”忽然转身向参谋长一笑道：“决战嘛，放一放，放一放。令各部队对此次作战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都要总结出来，仗也就越打越明白。决战嘛，我们再准备准备！”林总的笑意味深长。

“其实我们已经实现了战略目标：压缩敌人！我们东西南北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参谋长说。

“怀德被我们攻下了，梅河口被我们攻下了，通化之敌不战而逃，东北广大的区域被我们共产党人掌控了，敌人，只剩了四个点：锦州、沈阳、四平、长春。我们消化消化，哪能暴饮暴食呢！”又是一笑。

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结束。

（其实四平只是那一场战役的点。正是这一场战役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崛起的起点。凤凰涅槃了！）

就在那一个夏季，一个雨天，一个农民打那个山沟经过，经过当初汪洋团给敌军设

置雷场的地方，泥土中，一挺机枪被雨水冲刷出，一挺完好无损的机枪被冲刷出。那机枪被那农民藏在自家的草垛中。

钟伟师召开表彰大会，表彰长山堡阻击战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汪洋团获奖旗一面，奖旗上五个大字：智勇深沉团。钟伟师长亲授奖旗。汪洋团长接过奖旗与师长握手的时候说：“我是借老高的光了，底子打得好！”

一旁的高远副师长说：“还是感谢老雷吧，那可是好搭档！”

“没错！好搭档！”汪洋说。

台上，汪洋团长向台下挥舞奖旗，台下掌声雷动。

“智勇我倒是知道啥意思，深沉是啥意思啊？”王景文望李双，“我看李双就挺深沉呢，是不是说咱团像李双？”

正鼓掌着的雷鸣转首说：“深沉就是能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哦，咱民主联军是丈二和尚！可总不能表扬咱自己摸不着自己头脑吧！”警卫班班长迷惑。

“是敌人摸不着咱们的头脑！还自己摸不着自己头脑！”李双撇嘴。

“李双同志解释得很对，就是能让敌人摸不着头脑！”雷鸣表扬。

警卫班班长咧嘴笑：“不如就奖咱们‘丈二和尚’四个字！”

“要高团长在，非踹你不可！”李双撇嘴。

“那是不可能的！”班长坚信。

“也可能奖你一大耳光子！”李双坏笑。

“更不可能！”班长坚信。

汪洋举奖旗回到自己的团：“王景文，接旗！”

“是！”王景文猛地蹿起，接奖旗在手，向全团舞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全团最幸福的人！

“咱们的大旗官，旗打得好呢！”汪洋团长说。

钟伟师驻军双山县城，为吉林、内蒙古、辽宁交界处，鸡鸣闻三省之地。

王景文肩挎冲锋枪，双手持旗，走在街面。李双双手持枪跟随。班长要到城外练一手持旗一手持枪的臂力。“打仗的时候，咱警卫班的人不光是做旗手，也是护旗手！”班长说。瞅李双嘿嘿一笑：“你就是第一护旗手！”就让李双跟着。其实就是带个伴。在城内持旗奔跑，再一比画那枪，怕引起骚动，让人们以为是不是有啥敌情。就这，也引人注目。以为应该是一支队伍呢，但是怎么往后瞅，也是就俩人。

“我大旗一举，你李双一跟，双山！两座山！智勇深沉！”班长说。

“丈二和尚，敌人摸不着头脑！”李双说。

在城外的路上，王景文开始了一手持旗一手持枪的“冲锋”，想象中冲锋枪是嗒嗒着的，敌人是成片倒下的。李双也单臂持枪向前，也练着单臂持枪射击的功夫。

远处的山坡处，传来爆炸声，那是民主联军的爆破手在钻研爆破技术呢。民主联军

秣马厉兵。

两匹快马奔县城，民主联军的装束。快马疾驰，王景文、李双闪避路旁，王景文双手举旗向天空呼喊：“民主联军万岁！红旗万岁！”情不自禁地呼喊，而且，瞬间幻觉出如海洋般的民主联军，在同他一起呼喊：“民主联军万岁！万岁！”

“王景文，又鼓捣啥呢？”快马在跟前急停，师部的警卫员问。

“这奖旗是要着玩的吗？这奖旗就是你们团的战旗！无上荣誉的旗帜！”另一位，军事教官郑可说！

郑可与师部警卫员下马，郑可脸色冷峻。

王景文、李双赶紧立正，王景文高声：“报告教官：王景文在练习如何打好红旗！在冲锋的时候如何打好红旗！”

“班长说要练一手持旗一手射击的本领！”李双补充。

“军旗手就如此的军纪吗？敞胸露怀，帽子歪戴，哪里有咱民主联军军旗手的风范！”郑可斥责。

王景文赶紧系扣、正帽；李双也赶紧系扣、正帽。

“冲锋在前，军旗手全部的精力就是打好战旗，不在于自己能不能杀敌！军旗手的职责就一个：打好战旗！一往无前！号令三军向前！因为那个时候，军旗，就是全军最高的指挥官！全军的魂！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做军旗手！”

“现在明白了！”王景文喊，满脸大汗，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羞愧的。

李双也是。

郑可的脸色缓和下来：“王景文，我听说了长山堡阻敌时你打旗的事，大有三军夺帅之气概！相信你能成为咱民主联军最优秀的军旗手！”

“是！”王景文响亮地应。

“李双呢？”郑可微笑着望李双。

“是！”李双响亮地应。

教官亲昵地拍王景文的肩，拍李双的肩。

“郑教官，您这是又来给我们讲课？”王景文也亲昵地笑，亲昵地问。

“这回是专门来给指挥员讲课，讲城市攻坚战要怎么打。”师部警卫员说。

“哦，就是讲怎么做耗子，怎么做蚂蚁。”王景文说。

“耗子？蚂蚁？”教官糊涂。

“耗子能打洞，耗子能找到所有的缝隙，哪怕就那么一个缝隙也能被它找到，而后就打洞，就能钻进去。蚂蚁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千里大堤，就能毁在一个蚂蚁洞上！再坚固的城池，只要咱能像耗子似的，能找到薄弱的地方，就能打进去！”

郑可猛拍下王景文的肩：“讲得好！好思路！”

王景文可没防备这猛地一拍，差点坐了下去，嘿嘿地笑。

“我看呢，你就跟我一同去讲课，你就讲讲你的耗子说、蚂蚁说，说不定会给指挥

员以很大的启发呢。”教官牵王景文的袖。

“啥？让我讲课？不行不行不行！”王景文挣脱了袖。

“咋就不能讲？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教官高声。

“不行不行不行！我能讲啥课？”王景文逃得老远，还向李双招手，“李双，咱俩还是练咱俩的，我可不要去讲什么课！”

教官撇嘴：“臭小子，没出息！那我就替你讲吧，讲你的耗子说、蚂蚁说！”

教官再拍拍李双的肩，和师部警卫员上马而去。

在给指挥员讲城市攻坚战如何个打法时，郑教官就首先讲起我父亲的耗子说、蚂蚁说，讲到战士的智慧，无穷尽的智慧。

“王景文教官！”张峰参谋长唤。

“啥，你喊我啥？”

“郑教官讲起你的耗子说、蚂蚁说，郑教官都很赞赏呢！说说，你是咋想到的？”参谋长做出很谦卑的样子问。

王景文一撇嘴：“你心不诚，不讲！”

参谋长巴咂嘴：“说的是，说的是，我改，我改。”

“那就等改了的时候再说吧。”警卫班长嬉皮笑脸，薅起插在地上的“智勇深沉团”大旗，呼啦啦挥动一圈，站定，“我还是打好这面大旗吧，学问大着呢！”

## 第二十章 其势如破竹

高粱红了，红得火似的，一块一块的，一片一片的，像铺展的红旗。苞米棒子龇牙笑了，胡须风中晃啊晃。

夜风中，高粱叶子苞米叶子哗啦呼啦地响，皎洁的月光挥洒，奔袭三江口。老蒋被称委员长，参谋总长陈诚为其心腹，被称小委员长，接替了杜聿明，要搞机动战，依托铁路机动。可是刚修好的四平至长春之间的铁路立即被民主联军破坏。就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铁路也被切断。扒路可比修路快。现在，奔袭三江口。那是辽河最上游的码头，让你也别水路了。民主联军忽而啸聚，忽而隐去，在东北大地似有一面大旗在号令各方。现在，那面大旗向汪洋团挥举了下，旗指三江口。预先也侦察了，那有国军的一个营。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要端详一件宝物得先吹吹灰。四平城，就先搁那。

天刚放亮，小镇的炊烟正袅袅升起，敌军发现了摸上去的民主联军，双方就接火，一时枪声三面起，民主联军从三面包抄了上去，就辽河那敞开着。一时公鸡停止了打鸣，但是狗的吠叫嗷嗷的，开了锅一般，激烈的枪声吓破了狗胆。

冲锋号吹响，红旗前指，直奔码头，那停靠着帆船，已经可见国军在往那里撤，很可能要登船逃跑。

“不能让敌人逃跑了！”参谋长喊。

敌人就没怎么抵抗，就向码头溃退。有的帆船已经离岸，满载着国军离岸西去。一艘帆船由于上了太多的人，刚一离岸便倾翻，满船的人落水，一时码头岸畔开了锅似的，水中扑腾着敌兵。

“缴枪不杀！”枪指河面。

“缴枪不杀！”王景文红旗挥舞。

水中的敌兵就举手，但是一举手就沉下去，就咕噜地喝了口汤。有那水性好的，奋力向对岸游去。参谋长端机枪向水面远处嗒嗒嗒，断喝：“胆敢逃跑就让你们喂王八！”再向空中又是一梭子子弹。

想逃的敌兵就赶紧往回游，有个还喊：“八路老爷，可别开枪！”

落汤鸡似的敌兵一个个爬上岸，被拽上岸。水性不好的在水中喊救命。

“下河救人！”参谋长命令。

扑通扑通，跳下去了多名战士，民主联军的战士；李双也撂下手中的枪，跳进河水

中，捞出了一个又一个。

几十名落汤鸡似的敌兵，都没了枪，枪都丢到了河中。

“捞枪！能捞多少是多少！”参谋长命令。

一条条水淋淋的枪向岸上撇。

俘虏集中到码头，一百多号。逃跑了二百多号人。

汪洋团长凝眉望河面，叨咕：“我这打的是什么仗！赶鸭子吗？像包饺子包的是一煮就破皮的饺子！成馄饨！我是主要责任！我要检讨！我们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是满哪赶鸭子！”团长痛悔得直跺脚。

“老汪，这一仗是值得我们反思啊！”雷鸣政委站到团长身旁。

“我这参谋长也没当好！”参谋长说。

“向师长报告战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检讨！”团长说。再一次顿足：“我团独立作战，铆足了劲儿，一拳打在了棉花团上！”

“师部电文！”通讯班长将一封电文递参谋长。

“四个字：知错就好！”政委说。

“五个字：能认知便好！”参谋长说。

“钟大胆咋还文绉绉的了！”团长笑，回首望王景文手中“智勇深沉团”旗说，“这一仗，打得智不深勇不沉啊！有点不配这奖旗！我提议：先把这面奖旗收起来，再打上一个漂亮仗，再打出这面旗！智勇深沉团，要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王景文望政委。

政委：“执行命令！”

收旗的王景文，想哭。

在全团面前，团长检讨，政委检讨，参谋长检讨。虽然是检讨大会，但是，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要打一场雪耻之战！

政委：“这一仗，如果放在国军那儿，现在开的就是庆祝大会，庆祝胜利的大会！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要实事求是的！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便可获取更大的胜利！便可立于不败之地！便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成誓师大会！

全团呼喊：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三江口战役，于敌指挥部马厩得战马十余匹，团部决定配备警卫班，省得警卫班跟着团首长马后奔跑。班长和李双忙着教不会骑马的战士学骑马。班长得意：嘿嘿，咱警卫班现在是骑兵班！

参谋长拍着班长的肩说：“咱警卫班也机械化了！”

班长闪烁着狡黠的眼睛说：“别动队！别动队！”

“别动队？”参谋长侧首望班长的眼睛，撇嘴，“警卫班！别忘了主要的职责！”

“是！首先是——警卫班！”班长立正。

“这回嘛，冲锋号一响，大旗嘛，就蹿得更前了！”班长说。

“那得打一场漂亮仗之后了！”参谋长挑高声音说。

班长撇嘴：“那你赶紧给团长好好参谋参谋！就靠你了！”还一抱拳。

参谋长瞪眼，随即气馁，说：“咱一块努力，争取早点亮旗！”

“明明战旗一杆，成长矛一根！”班长嘟囔。

四平城就先戳那，奔八面城。兄弟部队已经对八面城之守敌展开进攻，汪洋团奉令断敌退路，急行军断敌退路。瞧那急迫的劲，团首长恨不得就带着警卫团，就一队骑兵，一小队骑兵奔赴阻敌地点。

汪洋团长也如先前高远一般亮着大嗓门：“加速前进！”

加速前进的指令一次又一次从前向后传递。

可是究竟不是骑兵团。

“参谋长！”警卫班长轻唤。待参谋长让马稍慢了些，与自己的马并列了，班长说：“我有个主意：咱警卫班可以抢先到达目的地！到那把咱们的旗帜一扬，那逃跑的国军见了，还敢往前吗？”

“好主意！”参谋长拍向班长的肩，班长又是没防备，差点给拍马下去。

团长同意参谋长意见，但回头望了一眼警卫班长，显然参谋长提到这是谁最先的主意。

参谋长率警卫班快马前行。长山堡阻击战时雷鸣政委发给三个营的军旗，后来就分别由三个营掌管，现在参谋长也都给集中了来。而且旗杆都由旗手随时带着，准备着随时亮旗。参谋长一马当先，比警卫班长还亢奋。

直线前进，逢河过河。

但是，在就要到达截击地点的时候，远远的，就听见汽车的声音，车队的声音，但见公路上卡车鱼贯似的奔四平而去。后来得知，友军在八面城还没等与敌接触呢，敌军就北撤，向四平城逃窜。

“参谋长，我们要追赶吗？”警卫班长问。

“来不及了，就是撵得上恐怕我们也截不住；后面应该有步行的，就把他们拦截住！”参谋长说。

到了公路，警卫班散布开，四杆红旗散布，插下，四面红旗迎风招展。

结果，一辆卡车嗷嗷地开来，车上，满满的敌兵，见插在前方路边的红旗，见两侧招展的红旗，猛地停车，满车的敌兵差点溢了出来。

王景文站起，站在了路边的那杆红旗旁，向敌军喊：“民主联军智勇深沉困在此恭候！降者不杀！顽抗者死路一条！”冲锋枪一举，枪口对向车上的敌兵。

山丘后站出了李双，端冲锋枪向汽车上方天空就是一梭子子弹，厉声喊道：“把枪撇下来！”

无数杆枪从车上撒到了路面，呵，堆了一堆。举起的手，跟小树林似的。

站出了参谋长，向车摆手：“把车往前开一开！”

开到了警卫班长身边的红旗前，让停。“听好了：都给我在车上待着，如果敢逃，就连着这车，让你们上天！”参谋长高声。

“知道这位是谁吗？我们智勇深沉的参谋长！”警卫班长一指参谋长。

南方，一队国军步行而来，见前方旗帜飘扬，停下，杂乱地往回跑，眼见要四散而去。

“参谋长，我去把他们招呼来！”警卫班长拔下路侧的大旗，乘马向前，旗帜呼啦啦地响。公路在前方弯了一下，王景文直直地插了过去，在公路中央掉转马头，面向了敌军，一手持旗一手持冲锋枪：“站住！不想做枪下鬼的，就给我到前面去！到汽车那儿！像那儿的人一样缴械投降！”枪口前指，红旗前指。所乘战马仰天长嘶，更令马上之人威风凛凛。“到前边去！”再次断喝，红旗前指。

敌兵举着枪前行。

“投降是弃暗投明，是奔一条光明大道，怎么这么拖拖拉拉的！”王景文在后面喊。

敌兵就跑步前进，到了汽车的跟前，也把枪往那堆枪中扔，而后在汽车旁站了一堆。七八十人，加车上的，应该是一个连。

“后头还有人吗？”警卫班长问。

“没、没了。”有敌兵回答。

路旁，有一高一点的地方，参谋长站到了那儿，瞅了瞅车上路上的敌兵，自己盘膝坐下，向敌兵摆手，示意都到他面前来，而后示意也都坐下。“各位国军兄弟，听我跟你们唠一唠，唠完了，如果有谁还不愿意做咱民主联军的俘虏，立马可以走人！当然了，枪是不能带走的！”参谋长说，掏出了烟袋，烟袋锅子在烟口袋中舀了舀，再按了按烟袋锅子中的烟末，刺啦，划着了一根洋火，点燃，深吸了口，缓缓吐出烟雾来，一副很消受的样。平常参谋长很少抽烟，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可见他拿着个烟袋锅子吞云吐雾。那是想事呢。现在呢，在表演从容镇定，在学诸葛亮唱空城计，在转移敌兵的注意力，不叫他们乱观察。

“如果这小子不说我是参谋长，你们能看出我是参谋长吗？”一指警卫班长，参谋长开始唠，“肯定不能！绝对不可能！在我们民主联军这儿，当官的和当兵的，是兄弟！亲兄弟！不像你们的长官，要你们拼命的时候，才喊‘兄弟’！喊‘弟兄’！喊‘弟兄们给我上’！给谁上？给他上！可平常呢？高高在上，拿你们当兄弟吗？和你们同甘共患难吗？你们给当官的拼命，给老蒋拼命，可是你们的家人，我相信你们当中的大多数家庭是穷苦人家！你们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你们拼命打仗，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而我们民主联军打仗，就是要让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耕者有其田！为天底下的最大多数人谋幸福！是真正的革命！你们当中有的人，家可能就在我们的解放区，可能已经分得了土地。那儿的地主老财可能还幻想着国军打过去，打过去好反攻倒算！你们是谁的子弟？帮着谁打仗呢？”参谋长甚至厉声。

鸦雀无声。

警卫班长甚至想鼓掌：原来参谋长口才也好！政委口才好，参谋长也不赖！

西北一片喧嚷，嗷嗷的，汪洋团赶来。

参谋长站起，微微一笑，一招手：“警卫班，全体出来！”

警卫班战士跃出。

敌兵目瞪口呆：敢情就这么些人在这儿设伏！而且居然把一个连的他们给俘虏了！

“全体列队！”参谋长喊。

列队。

“咱们给国军兄弟唱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他们知道知道咱民主联军的风采！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唱！”

于是，歌声昂扬。

现在是汪洋团瞠目结舌。

钟伟师长得报：季家堡有激战。师长立即号令所属各部驰援友军。无须指令，主动驰援，毫无迟疑地驰援。

敌军不甘死守城池，也要主动出击，也要学着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民主联军不时这儿不时那儿，蚕食着国军的根根触须。国军现在想捕捉民主联军的一部，打那么一场胜仗，以振军威。士气低迷，国军太需要一场胜仗。共产党靠游击战术起家，艰难时期国军学习共产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新一军的一个团奉令出四平城游击，宛如乌贼的触须，探了出来，想抓挠点什么塞进口中，饕餮那么一下子，宛如特种部队的架势。长官训话，慷慨激昂。团长与属下誓言：“效忠党国，不惜以死！”大有壮士赴难之悲壮。但是一出了四平城，则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满哪窺摸民主联军的影子呢，倒先叫民主联军窺摸着了，被围在了一个叫季家堡的屯子中，被一个师死死地围住。本来民主联军满哪寻找战机歼灭敌有生力量呢，结果一块肥肉递到嘴边，焉能放过？

钟伟驰援季家堡途中，得令：赶赴平安堡构筑工事，阻四平出援之敌。

“我钟伟咋就不能高瞻远瞩呢？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抢肉吃不如找肉吃！看看这地名，看看这地名，敌援军咋就能平安呢！”号令各团：平安堡！

预感到可能是大仗，一有大仗钟伟师长就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师部急行军。

“一有大仗打啊，咱师长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有战士说。

师长的耳朵尖，听到了，回头向战士说：“屁颠屁颠的？那是老子放屁轰敌人呢！”战士们大笑。

有战士就喊：“师长，再打仗的时候咱们就一块放屁！”

师长不屑：“就怕你放不出！放出了也不响！”

有战士喊：“闷屁更有劲！”

“好，好，那就闷屁！”师长嘿嘿地笑。

平安堡，汪洋团抓紧构筑工事，塹壕要在一片坟茔地间穿过。

“不要在这打仗啊，不能叫我老伴死都不得安生啊！”坟地中忽然上前了一老汉，呼天抢地地阻拦。此前，民主联军到来的时候，这老汉在一座新坟前烧着纸。

“老乡，我们是民主联军，就是先前的八路。”战士说。

雷鸣政委过来：“老乡，我们也是先前的抗联！”望不远处的村庄，望坟茔地，望四平城方向，望汪洋团长。

“我的大儿子就是抗联！到现在都没有音讯！我的二儿子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到现在也是没有音讯！我的老伴想儿子啊，硬生生地想死了！”老汉泣不成声。

汪洋团长上前：“老乡，我们阵地前移，这片坟茔地，我们民主联军护着！”

就在这时，四平城方向地动，坦克、装甲车、敌军呈现。

“准备战斗！”汪洋团长吼。

老汉上前拉住雷鸣政委的手：“要说抗联，我就拿你们当我大儿子了！”一把从王景文手中抢过了那杆“智勇深沉团”的旗，奔上一座坟头，将旗奋力插下：“你们就在这开打，打那些王八羔子！就让我老伴看着他大儿子的人咋打王八羔子！”

“大爷，您老赶紧回去吧，这儿危险！”政委说。

“老大爷，有我们民主联军在，绝不会让那些乌龟王八壳碾过来！”王景文说。

“好！好！”老汉揩抹着眼泪，奔村庄去。

敌新一军出动了四个团的兵力，欲解季家堡之围。被解救的，解救的，都是新一军，同根相牵。虽然此时老军长孙立人已经不再是军长，新一军本能地抱团，不让新一军的气息在天地间弥散。

后来，沈阳方向飞来了敌机，进行轰炸和机枪扫射。

高远副师长来到汪洋团，传达师部指令：在敌军冲锋之际，汪洋团于侧翼发起反冲锋，将敌坦克与敌兵彻底切开！

冲锋的指令由高远副师长咆哮而出。全团嗷嗷地插向敌坦克之后，而后就不顾坦克的存在与步兵厮杀。“智勇深沉团”大旗挥举在前，不时地向后挥舞，李双紧跟持旗的班长，端着机枪向班长前方的敌军扫射。

高远从张峰手中夺过机枪：“让俺也过过瘾！”

张峰向警卫班咆哮：“注意保护我们的旗手！”

冲锋之前王景文还问是不是骑马冲锋呢，参谋长说：“那还不如把你当炮弹发射出去！”

狭路相逢，民主联军亮剑，气势如虹！长山堡阻击战时政委交给各营的战旗和王景文手中的战旗一往无前猛不可当。

李双忽然趔趄，扑倒。班长只管前进甚至没有注意到。警卫班战士扑到李双前，李双前胸一片血迹，李双喊：“保护班长！护旗！”留下一人，其余追撵班长，向班长前方的敌人射击。

无数战友倒下，但是，警卫班长在向前，战旗向前。

几辆坦克被炸毁之后，其余的坦克掉转，往回哧哧地跑，在冲锋的民主联军后面往回跑，好像是民主联军的坦克似的，好像也在冲锋似的。

敌军退却。

几辆坦克哧哧地越过民主联军，逃回自己的阵营中去。

民主联军停止了追击。

李双被背回了阵地，卫生员正包扎。

王景文跑到李双面前惊慌失措：“双子哥，挺住！”

“子弹……也把我顶了一下！”李双说，“坦克的炮弹顶了你下，你都没咋的，我能咋的！”李双甚至笑。

“你这哪是顶啊！”王景文说。

“也是……顶。”李双说。

就在那天夜晚，传来消息：季家堡敌军被攻破，少量敌军突围，迂回窜向四平城方向。钟伟师长令汪洋团一营前往截击。围点打援，有时是意在打援，有时是意在灭点。此次，意在灭点，清除四平外围的一敌军据点。当然，更在于消灭敌有生力量。窜逃的大约一个连的敌军，民主联军也不想放过。而拔除季家堡后的友军，也在迂回向敌援军之后运动，要切断其退路。

敌援军急退。

鸡鸣唤出了东方的朝阳，大地、山川一片安详。湿漉漉的早晨，鲜亮鲜亮的早晨。东总电告钟伟师：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汪洋团没有立即撤离，在那片狼藉的坟茔地，战士们修坟，将被敌军炮火炸损的坟墓修复，同时等待一营的消息。牺牲的战友，安葬在那片坟茔地旁。

“就、就我也差一点被埋这儿。”躺在草地上的李双说。

“你是第二军旗手，你埋这儿，我要是光荣了谁打旗？”班长说。

“第、第三旗手就、就第二军旗手了。”李双说。

“你可别光荣了，我还要你护旗呢！你在，我就在！”班长说。

一营押了大约一个连的俘虏赶了回来。“刚好兜住了，没费啥劲就拿下了！一个不少！”一营长报告。

雷鸣政委看了眼阵地前数百具国军士兵的尸体，下令：也将那些尸体安葬！

俘虏们惊讶，有的眼中溢出了泪花，有人要求参与。

汪洋团集结在阵亡民主联军烈士墓前，每人一发子弹，射向天空。而后，离去。

其时，在许多俘虏的内心已经感叹慨叹：仁义之师！

在汪洋团刚刚离去，坟茔地前，站着先前于坟茔地阻击国军的那位老汉，他望着修复的坟茔呆呆站立，叨咕出：“仁义之师！”忽然踉跄地向村庄跑去。

老汉抱着挺机枪追赶汪洋团。

“带上我！带上我！”临近队伍，老汉喊。

老汉跑到雷鸣政委前：“带上我吧！我要跟你们走！”

雷鸣下马，团长、政委下马，警卫班全体下马，队伍停止前进，面对这一个抱着挺机枪的老乡。

“老乡，您这机枪……”政委问。

“在长山堡那儿捡的，应该是埋在土里的，大雨冲出来了。我一直藏我家柴禾垛里。现在我带着它参加你们！行不？”老乡恳请，“我家没啥人了，没啥牵挂。”

全团注视这个老乡。

“别看我岁数大，身子骨结实呢，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政委望团长微笑。

“跟我们干革命！”团长说。

老何头就这样加入民主联军的队伍中。那大约一个连的国军，也全成了民主联军，走在红旗下，并，即将走进——一个暖冬。

汪洋团奉令开赴榆树台。没有作战任务，而是——领取冬衣。来自哈尔滨的冬衣，配备给汪洋团的冬衣，辗转地送到了那儿。每人棉衣一套，牛皮鞋一双，皮帽一顶，手套一副。每一个战士的脸上都洋溢着无限的暖意。

“嘿嘿，就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呢！”团部炊事员老何头乐得合不拢嘴。

“李双呢？李双的服装呢？”王景文跟团长说。

“花名册上有李双呢，代领！”团长说。

李双从平安堡战场下来后，被送到哈尔滨医院去了，警卫班跟了一名战士照顾他。

“长官跟咱穿的一样啊？”老何头惊异。

“政委，这回您可不用再穿那草坎肩了！”警卫班长说。在春夏秋的季节，政委的那草坎肩叠得板板正正的，放在了枕头中。当雪花飘起的时候，又穿在了身。领取冬衣的时候，就穿在了身。

政委望向北方，哈尔滨的方向，叨咕：“双子也不知道咋样了。”

王景文也念着李双，总觉得身边少着什么。行军的时候总幻觉李双就走在自己的身旁。做梦的时候还梦见过李双，梦见李双带着毕经纬来，喜悦地说：“少东家也参加咱民主联军了！”喜得王景文热泪盈眶，热泪盈眶地醒了。“双子哥福大造化大不会有事的！”王景文说。

政委拍了拍前胸：“双子编的草坎肩暖着呢！”

就是发了棉衣，政委还穿了阵子那草坎肩。北风烟雪的日子里，那草坎肩再次叠得板板正正，放在了政委的枕头中。

“那坎肩在枕头里不硌啊？”警卫班长问。

“硌啥，枕着净做好梦！”政委说。

破烂的鞋子当即被战士们欢呼撇掉，简直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气氛。

南征北战。绕着四平城转悠够了，转悠到长春的周围，甚至尝试攻打临近长春的吉林。

后来转悠到了沈阳城附近。陈诚要固点，民主联军拔点，一个一个地拔。“李双，上！”每当挥举着旗站起冲锋的时候，王景文总脱口喊出。每当瞧见敌军官张牙舞爪时，总大旗一指：“李双把他解决掉！”敌军官被解决，班长大叫：“打得好！李双就是李双！”其实，紧跟旗手的是副团长张峰。“咱警卫班各个是李双！各个是王景文！”副团长说。参谋长现在任副团长。

兵围彰武。作战部署：钟伟师东南角突进，友军西北角突进。担任主攻的是钟伟师。

就在即将发起冲锋的时候，张峰副团长到了警卫班，向班长响亮地喊：“李双前来报到！”

警卫班长望向北方，哈尔滨的方向，缓过神来一笑：“嗯，那我就放胆往前冲了！”

60分钟的炮火，将城墙炸开30米宽的缺口。上去了爆破分队，上去了突击分队。冲锋号吹响，汪洋团从缺口处楔入，甚至炮兵也楔入，对于城区内的目标，精准炮击。

二营为第一梯队，十字路口，遭遇地堡群阻击。二营长向张峰副团长喊：“一营、三营迂回上，二营对付地堡！”

“处置得当！”副团长喊，招呼第二梯队二营、预备队三营迂回前进。

当越过那地堡群，一营长直接命令留下一个连，配合二营夹击地堡群。

“处置得当！”副团长向一营长喊，招呼三营前进，向敌师部插去。

四面八方，杀声一片，冲锋号此起彼伏。整个县城的敌军感受着民主联军誓拿此城决心的硬度，而汪洋团的突进，则让敌军感受着尖锐。

红旗收拢在王景文的手中。

“要让我们的红旗最先插在敌师部！别白忙活了！”副团长喊。

在总攻之前，城中的地下党与部队接了头，介绍城内敌军部署。副团长张峰在本本上根据地下党的描述，画了进攻路线图，就按着那路线图前进呢。

王景文一手持旗一手持枪射击。也曾经想将旗交给别人拿，好能酣畅淋漓地射击，但是，没舍得。副团长都护旗呢，旗在我王景文手中！甚至，觉得整个汪洋团都在护旗，护旗前进前进前进！要将旗插在敌师部，为红旗开道！

迫近敌师部。

最坚固的工事在此。汪洋团对敌师部展开攻击不久，兄弟团也杀了上来，三面围攻。哦，剩下的一面，是友军，友军也杀了上来。一座座碉堡上天。民主联军的气势就是个铁疙瘩也要给你打化了！

王景文扫射楼顶的青天白日旗，叨咕：“要李双在，一枪打断那旗！”红旗在手，瞧敌军旗帜眼中钉肉中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李双在呢！”张峰副团长端机枪扫射那旗，旗杆打断，青天白日旗坠下。

两辆坦克堵在正门处，上去了爆破手，随即一辆发生剧烈爆炸，浓烟冲天。另一辆想逃，咔咔地开动，前进了下，又后退，这工夫又冲上爆破手，也给报销了。敌师部简直成地狱景象。大楼的每一面窗，都如被打瞎的眼睛，到处残垣断壁。

敌师部后面的枪声也激烈着，友军那儿也是杀声震天。

“亮旗！”张峰副团长吼出。

王景文的手一松，手中就只剩了旗杆，两手持旗，挥舞，吼出：“冲啊！”红旗在前。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负隅顽抗，死路一条！”张峰副团长亮着大嗓门。自打高远当副师长了，团里的大嗓门就归了张峰，简直是大喇叭筒了。

战心殆尽，一窝一窝的敌军被往院子中拢，“智勇深沉团”的旗帜挥舞在楼顶，长山堡阻击战时发给三个营的战旗也挥舞在楼顶。那旗帜的挥舞，让顽抗之敌彻底绝望，再无战心，乖乖投降。钟伟师与友军在敌师部会师，彰武县城一片民主联军的欢呼声。

“当官的，站出来！”汪洋团长向俘虏喊。

几个穿着军官服装的人站了出来。

钟伟师长乘马而来，一边下马一边说：“想找当官的是吧？让他们在这儿跑上几圈就知道了！”

张峰副团长眨巴几下眼睛，向俘虏厉声：“列队！”而后再厉声：“跑步！”不断厉声：“加快速度！”

哩哩啦啦的，后面就筛出上气不接下气的，筛出了当官的。

雷鸣政委安排对军官进行登记。不见大鱼：敌师长、副师长。在这敌师部，不见敌师长、副师长。

“你们的最高长官呢？”雷鸣问被登记的最后一位。

那军官一怔，就那么怔住。

雷鸣没有逼问，站在了俘虏们的面前，忽然厉声：“这里的最高长官站出来！”

就有目光自觉不自觉地投向一人，那人缓缓站起。

“什么职位？”雷鸣站在面前问。

“副师长。”

“你们师长呢？”

副师长扫视俘虏，摇头。

敌师长终没找到，后来得知：乔装逃脱。

整个彰武县城，俘敌八千余。

纵队司令通过先前敌师部的扩音器，通过县城各处置放的喇叭，传达了中共中央贺电：“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师的胜利！”

拿下彰武的第二天，王景文率警卫班荷枪实弹在团部前站岗，一人乘马而来，班长先是在部下的脸上看到讶异，循着部下的目光看到了乘马人，也讶异，觉得像做梦，当时就是有那么一种做梦的感觉，就觉得那人是那么熟悉，一个名字就要浮出但是就是没浮出。那人临近，笑吟吟，笑吟吟地瞧着警卫班长。

“李双！”属下喊了出来。

可不是嘛，李双！班长眉开眼笑。但是，就那么呆站，傻傻地笑，傻呵呵地笑。

“护旗手来也！”李双下马。

“你咋、咋来了？”班长结巴。

“给部队送弹药来的。全是咱二纵的伤号，痊愈的，就让送弹药来，顺便归队。”

“晚三秋！缴获的弹药老鼻子了！用不完呢！”班长撇嘴。

“那就去消灭更多的敌人嘛！啥时候还怕弹药多啊！饱了一回就忘了挨饿的时候啦？”李双撇嘴。

哈尔滨，后方医院，李双被动了手术，从肋骨上取出了一颗子弹。日本医生给做的手术。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大遣返，日本人大遣返，根据林总的指令，哈尔滨，日本的医务人员都已经上了遣返列车，但是，医生被按名单带下。于是，民主联军的后方医院就有了暂缓遣返的日本医生。

点名，二纵痊愈的伤号归队，携带配给二纵的弹药归队。没自己的名。找院长，院长说，医生说谁痊愈谁痊愈。找那日本医生，日本医生说还得再养一个月。“养猪啊！”李双嘟囔了句。“猪养完了，是要被密西西的！”日本医生说。李双受了启发，到街上买了瓶酒，藏怀里，再去找日本医生，瞧没别人在，将酒塞给日本医生：“你的密西，我的痊愈。”“密西的可以，说你痊愈的不敢。”日本医生说。“小鬼子！咋就不敢？”李双怒。鬼子被骂得一怔，随即笑：“好的好的，你的痊愈！”就去跟院长说。当日本医生回来，告诉可以归队，李双喜得眼角挂上了泪花，咧嘴笑，翘大拇指：“你的大大的好！”还鞠了个躬，说谢谢。心中说：“这鬼子还挺通人气！”

说起归队的经过，李双还拿出了从自己身体取出的那颗子弹，而后珍爱地揣进兜，仿佛那是他的军功章，一份荣誉。

“李双，该你站岗了，我带大伙密切联系群众去。”班长吩咐。

“李双，又该站岗了，我带大伙密切联系群众去。”班长吩咐。

李双不干了：“咋你们一去密切联系群众就我站岗？”

“巧了！”班长嬉皮笑脸。

“欺负我是咋的？”

“一切行动听指挥！”班长故作严肃，而后引唱，“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唱！”警卫班唱着歌出了团部，肩扛笤帚、扫帚。出去扫大街，扫老乡的院落，帮老乡挑水，干这干那的，干帮忙的事。念着李双是不一定痊愈的伤号，班长总是不带着。

“王景文！”雷鸣政委喊。

“到！”绝对响亮的一声。

政委望向警卫班长的目光，和煦的阳光般。

战士虽然继续唱着歌，但是停止了步伐。

“没我这班长，咋就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了？”班长高声。

“是！”战士全体齐声，而后离去。而且，继续唱着那首昂扬的革命军人之歌。

政委望着远去的警卫班战士，望见千千万万民主联军队伍，铁流般前进，也唱着那首歌，震天响：“王景文同志，经团党委研究，正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景文惊讶，眼前立即浮现那冰河，听到雷鸣政委的那一声：“共产党员，随我来！”冰块撞击的河水中，共产党员组成一道人墙，掩护战士们渡河。王景文笑了，说：“政委，那你啥时再喊：‘共产党员随我来！’我就能跟你上了！”

“为了让大多数的人过上好日子，幸福的日子，咱共产党人是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的！”政委说。

在彰武县城，先前自己曾经在炮火中挥举着前进的党旗下，我的父亲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党的人了！我是党的人了！”他心中一次次地说，告诉自己，告诉同志，告诉天地。也回想到当初绥化城的火车站，一方青天白日旗，一方红旗，果断地站在红旗下，那时就已经与红旗结缘，缘分深着呢！

## 第二十一章 战旗高高飘【上】

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召开军事会议。这个小个子、其貌不扬的“小委员长”，把军帽置于桌面，扫视群僚，缓缓地说：“每当对着镜子，看着我日渐稀疏的头发，觉得共军拔除着我们国军的一个个据点宛如在拔除我的头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陈诚要成陈光头吗？”后一句，恶狠狠，近似于咆哮。

将军们当然联想到政敌私下里对委员长的称谓：蒋光头。现在这要出个陈光头，内心深处其实是微笑了。但是内心中立即预备好了台词，对陈诚这个小委员长的恭维台词：殚精竭虑。

“固点，连线，扩面，可我们战略的根基都在动摇！匪焰日炽！不可不反击了！共军在骄狂状态，骄兵必败！情报显示：共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到处游击。我们集结重兵，各个击破他们！肃清沈阳西部匪患！而后向北拓展！”陈诚狰狞。

沈阳、新民、铁岭，由南而北，国军五个军十五个师，兵分三路，宽达百公里，呈扇形向西北地区挺进。动真章了。决战态势。

民主联军的耳朵噌地立起，眼睛雪亮：战机来矣！拿下彰武之后，东总调动部队消灭分散孤立之敌，显现的是各部队分散孤立作战的态势，而且区域广大，要的就是迷惑敌军的效果。

钟伟师在彰武休整期间，东北人民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就1948年元旦那一天，钟伟师全师大会，誓师大会，钟伟师长向各团颁授军旗。旗标上汪洋团的番号：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五师十三团。

五师军旗在前，三个团军旗在前，钟伟率全师誓言：“浴血而战！让红旗插遍全东北！”没有扩音的喇叭，钟伟的声音比扩音喇叭还响亮。

全师指战员的吼声中，天地动颜。

十三团的军旗，在王景文的手中。一团之旗，在警卫班长手中。

冰天雪地，军旗如火。

而后队伍开拔。敌军运动起来了，东北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最擅长的运动战，精心布局。

敌左路军前方搁了我六纵，边打边撤貌似不堪敌方之强悍。二纵、七纵奔袭六纵之北。而三纵迂回而南，断敌退路。一切都是那么迅捷。零下30度，踏着冰雪各部队各就各位。

关于奔袭，我军要求部队做到奔袭 170 里抵达指定地点立即可以投入战斗！所以貌似东南西北，一声令下瞬间集聚、啸聚！六纵不退了，强悍地阻敌，对敌新五军完成包围。二纵扑上。

敌新五军被压缩于方圆十余平方公里区域内。

十三团攻进后闻家台，这边冲着，那边敌军就向前闻家台逃窜，嗷嗷地逃窜。前闻家台的敌军没有出援，只是炮火轰击着后闻家台左近。副团长张峰率警卫班侧面截击，将一百多号敌军退路切断，俘获。警卫班长享受到了乘战马挥举军旗的快感。俘虏交代：前闻家台龟缩着敌新五军军部！新五军残部均集结于那儿。

二纵包围前闻家台。三纵也赶了上来。三纵司令员素有“好战分子”之称，得到东总指令：阻援和防敌突围。二纵奉令主攻。据说韩先楚瞧着前闻家台好一通别扭，甚至要部署攻击。但是明白当大局为重，军令难违。

一夜的工夫，天一放亮，一道雪墙包围了前闻家台。冰雪之墙。本来五师十三团以雪砌墙，再以水浇筑，是最快捷最坚固的防线。结果，兄弟团效仿，兄弟部队效仿。冰雪之墙闪烁着寒光，令敌军心寒。冰墙之后杆杆红旗。

屯子西南有俩山包，成了人民解放军炮兵阵地。从战术上来讲，既然敌军部，即使不是军部，如果要驻守和防守前闻家台，都应占据此俩山包。但是没有，就给解放军预备着。二纵的 60 门大炮排布。

三营为第一梯队。张峰副团长扎到三营，部署。通过审讯俘虏，张峰副团长绘制了前闻家台的地图，特别标注了敌军部所在。还是准备如打彰武那样，瞄着敌军司令部突击、突进。钟伟师长视察十三团阵地时跟汪洋团长说：“要快速结束战斗，以免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能多快，看你们十三团了！”现在，张峰副团长跟三营官兵说：“要快速结束战斗，看咱们三营了！”没提警卫班。甚至就把警卫班搁那，理都不理。

警卫班长急，总攻的时间在迫近，看来没有战机要创造战机了！警卫班长令一部下去挑担水。令去两人跑步挑水，换着挑，要快。浇筑冰雪工事的时候，后闻家台老乡的水桶都被借了来。

“挑、挑水干啥？”李双不解。

“挑来了就知道！”班长说。又命令一部下快马去后闻家台老乡那儿借一水舀子来。

“要、要干啥？”李双糊涂。

“一会儿你就知道。”班长说。

水桶搁下了，水面漂着冰块，水桶的沿儿，箍着层冰，水桶的周身，包裹着冰，甚至就在那水被挑来的时候，水面在漾动的时候都在结着冰碴儿。

班长站到了水桶前，拿起了水舀子，舀了水，站直了，将水泼向前胸，将冰冷的甚至显得黏稠的水泼向前胸。一回泼一点，一回泼一点，泼完了一舀子水，前胸就铠甲一般，就如同穿上了防弹衣。

李双点头：“这子弹一、一般是打不透！”就拿起水舀子往自己的前胸泼水。

警卫班挨个地泼。

而后，班长率警卫班站到了汪洋团长前，班长高声：“警卫班全体请求跟随突击！请求护旗突进！警卫班已经做好准备！”

团长、政委打量警卫班，点头。但是，团长忽然吼道：“王景文同志，咱团的旗帜呢？”

瞬间，警卫班长呆怔，随即跑步将插在冰雪之墙的旗帜取下跑回：“战旗在此！警卫班誓死捍卫！”

“你小子，居然把最重要的职责忘记了！十三团第一军旗手的职责！率警卫班向张副团长报到！让我团的战旗引领全团前进！告诉他这是我的指令！”团长命令。

“是！”警卫班长暴吼。那一刻整个人差一点因那过分的激动而爆炸，持旗的手都在颤抖，就要率全班离去。

“慢！”政委喊住，政委打量警卫班的一个个，说，“革命不是为了牺牲，牺牲是为了革命！先前张副团长是不忍心带上你们。无畏的气概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利器！出发吧！”

“是！”警卫班长暴吼。

“奉团长命令，警卫班前来参加突击队！”警卫班站到了张峰副团长前。

副团长惊异地打量警卫班，猛然吼了声：“挑水去！”

第一梯队队员如法炮制，也各个铠甲在身。包括张峰副团长。

张峰副团长临战动员：“当我们突进的时候，记着：前进第一！一定要避免与敌胶着！仗能不能打成黏仗，全看我们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要像尖刀，直插敌人心脏！这心脏便是：敌军部！”

8时30分，60门大炮齐吼，目标：敌外围火力点、敌军部。就8分钟的炮火，汪洋团长看着腕上的手表呢，就在炮火即将停止的刹那，下令：“吹冲锋号！”

“上！”张峰副团长吼。

突击队跃出。

嘘气成雾、成霜，帽檐、眉毛、胡须，都挂着雾气凝结成的霜，再加上突击队员那前胸，也斑驳的银亮，迎着东方的朝阳。

夜里，部队筑雪为防线的时候，张峰副团长带着王景文、李双绕着电子好一通观察，选择突进突破的口子，还跟警卫班长开玩笑：“耗子也好，蚂蚁也好，要盗洞，别一下子撞见块大石头！得找缝隙！”把个前哨家台好顿端详。张副团长还念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多少年之后王景文才知道，那是《孙子兵法》中的名言。

军旗在前，现在，突击队直接就楔入。一块磐石吗？钢钎楔入，便是碎裂之时！突击队在突进、突破，十三团在突进、突破，五师在突进、突破。

敌新五军军长战后描述说：“你们的战术变化太快，简直让我们琢磨不透。炮兵太

厉害，你们的炮一响，我们的部队就像潮水一样往后跑，乱了套。八年抗战的时候我也从未像这两年这样憔悴、疲劳。看来国民党是没前途了！”

陈林达，也黄埔毕业。关于他有这样的逸事：常念叨：“我的地图呢？我的地图呢？”总是找不见自己的地图！也是黄埔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林总司令，则反坐在椅子上，伏在椅背上，盯视地图，将地图复印在脑海。同为黄埔，就地图，高下立见。

敌军突围。三纵的阻击是强悍的，好战分子巴不得敌军往跟前送呢，韩先楚咆哮：“一兵一卒也不能从我三纵这越过去！”不见敌援军，三纵阻敌逃窜。

而且，是三纵的部队活捉了陈林达。三纵的一个团把逃窜的敌人挡回了屯子，就尾随追击，就追击到了敌军部，就满哪找敌军长。已经穿了士兵服装的陈林达站了出来。这时，二纵的十三团赶到，二纵突击队员身上的冰在行动中哗啦哗啦地响。三纵的部队将敌军部的俘虏连同陈林达交给了二纵。三纵终究是负责打援和阻敌逃窜的嘛。

“真他娘的丢人！让人家抢了先！”张峰副团长脸色铁青。

“我要求把我送到你们最高司令部！”陈林达还提要求，怕遭到侮辱，遭到虐待。最高司令部那儿有老同学呢，而且就是最高司令。他和林彪都是黄埔四期生，而且都步兵科。

有人跟韩先楚说：“陈林达明明是咱三纵活捉的，咋还交给了人家！”司令员大手一挥说：“胜利是最重要的！”

敌中将军长陈林达，为陈诚老部下，爱将。一个军，连同军长都一块没了。非同小可。

蒋委员长飞赴沈阳开军事会议。“小委员长”狡辩各军根本不听指挥，驰援命令未予执行！当即廖耀湘和李涛两位军长站起，声称根本没接到什么驰援命令。陈诚称郑洞国将军可作证：确有驰援指令。但是，郑将军沉默。将军上下离心离德，委员长心寒。本想惩办廖、李，但是出现的情形甚感意外。将帅当面争吵，少见，罕见。见老蒋神情黯然，陈诚揽过：“陈诚无能，愿受惩罚！”老蒋总算有了台阶：“仗正打着，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悲怆而去。

其实陈林达被围哪能不求救？作为最高长官而且又是自己的亲信哪能不施以援手？

国民党内部呼声：杀陈诚以谢罪天下！

陈诚明白了：根基光在上头是不行的。

也曾带郑洞国到南京，指望郑能替自己开脱，然而，郑洞国紧闭嘴巴。于是陈诚称病。于是蒋委员长令卫立煌接替陈诚前往东北。

“对于共产党，你过去同他们打了很多交道，你对他们是多一些了解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陈诚称病，装病！令他与你同赴东北，完成交接！”委员长对即将赴任的卫立煌说。

抗战期间，卫立煌曾以第二战区副司令身份访问延安。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因其对共产党人的态度，被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陈诚无能，东北之事全仰仗俊如兄作为啦！”飞机上，陈诚说。卫立煌字俊如。卫立煌淡笑，摇头，说：“恐怕非一人之力可为。”意味深长。

三师向沈阳之南挺进。大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军分庭抗礼了！拿老百姓的话说：“要掰扯掰扯了！”什么这个堡那个堡的，人民解放军一脚平蹚！

十三团驻扎法库秀水河子小镇休整。秀水河子可是两年前林总亲临前线指挥民主联军与国军打了第一场立威之仗的地方。林总当初的指挥部就设在一赵姓百姓家。现在，那赵姓百姓成了团部的房东。汪洋团长和老房东唠起林总，老房东滔滔不绝深情满怀。当初咋也没想到住院里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最大的官。也留下一段逸事。总凝视着地图的林总说了句：“这镇上应该有念中学的吧？借下化学课本，一定要打借条！”警卫员在老房东的带领下找到一刘姓中学生，不肯要收条，也硬留下收条。据说林总念中学的时候很喜欢化学课，只是后来戎马倥偬再无机缘接触化学了。也许探究化学之奥妙曾经是当初那个少年林育容的梦想。也许在这北方小镇林总忽然想起那个往昔的梦想，旧梦重拾。也许，一边探究着原子、分子，一边联想着国共对决中的原子、分子呢，也是化学。

东总电令：雷鸣出任某部师政委，立即前往报到。十三团哗然：要升也别离开咱二纵啊！据说钟伟师长也向东总抗议，舍不得放雷鸣走。没顶用。

听到这消息的王景文当时泪水就下来了，说：“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

“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到了雷鸣面前。

雷鸣打量王景文，打量跟着来的李双，微笑：“如果咱王景文同志胸怀天下，我雷鸣还存在走的问题吗？”微笑，如三月阳春暖你。“共产党人，就该胸怀天下！”雷鸣忽然高声。

“是！”警卫班长挺胸吼出，挤出几丝笑。

雷鸣望向自己的行李，板板正正叠放的被褥：“王景文，你我的被褥就调换下吧，咱团的宝贵财富我不忍心带走的。你可要看管好！”

“是！”王景文喜悦地应。随即，又满脸的依恋。

当把自己的被褥板板正正打好要交给雷鸣时，张峰副团长一瞪眼睛：“替政委拿着，让政委自己一个人背包走？那是咱十三团干的事？你和李双送政委报到！”

“是！”王景文、李双立正，吼。

“不，率警卫班送老雷报到！”汪洋团长纠正。

“是！”王景文吼。

全团列队与雷鸣告别，惜别神情在每一张脸上。

雷鸣政委告别讲话：“我坚信，十三团的旗帜将永远在战场高高飘扬！”

全团向雷鸣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眼睛闪烁，那眼睛就闪烁着一种熟悉的光。一个人乘马而来。

站岗的李双眼睛立圆：“就、就你来这干啥？”而且枪口对准了人家的胸膛。

来人端详李双：“哦，双子同志啊！”热情地伸出双手。

李双才不跟那人握手，冷冷：“就你来这干啥？”

警卫班长上前：“哦，是张鼎队长！张队长！”

“哦，小文子！”张鼎向警卫班长伸出双手。

“现在是大冬天，没蚊子！”警卫班长也冷冷，也不跟人家握手。

“哦……”前工作队队长微笑，尴尬。在王村时与王家的冲突、与李双的冲突当然浮现在眼前。微笑，向警卫班长、向李双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两位同志，王村的事我是错的，请求你们谅解。我是前来报到的，出任十三团政委，你俩可别打我的黑枪哟！”微笑望警卫班长和李双。

“没、没准！”李双一脸的不屑。

“政委？”王景文瞪大了眼睛，盯视了人家半晌，不太情愿地，“随我来吧。”心中嘀咕：要是高远还是团长多好啊，这姓张的一犯错就大耳光子伺候！到团长屋前，警卫班长猛然暴吼：“报告，新任政委前来报到！”颇有气急败坏的意味。

在十三团的运动中，先后得到消息：辽阳解放！鞍山解放！四平解放！人家攻城，十三团阻援，结果就没等来敌军来援。国军盘踞的三个大据点被硬生生端掉。参加了三战四平，就这对四平的最后一战没捞着参加，王景文深觉遗憾，总不时望望四平的方向。

自打前闻家台战役之后，十三团总是远离着主战场，敌军呢，好像躲着十三团似的，而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

“郁闷！”王景文内心呼喊。

“闷啊！”十三团的队伍分明喊出。

十三团闷足了劲。

“同志们，是不是为了捞不着仗打而郁闷啊？”张政委高声问行进的队伍。

队伍爆发喊声：“是！”

“有钟伟师长在，你们还怕捞不着大仗打吗？”张政委再调高声音。

“不怕！”队伍应。

队伍咔咔地进入四平城西南的鸳鸯村。嘻，鸳鸯村。解放了的四平城幸福地戳在那儿，十三团开进鸳鸯村。就在经过一片林子向村子开进的时候，警卫班长的眼睛是管用的，发现了目标。而且，仿佛听见那片林子的上空响着雷鸣政委的声音：“我坚信，十三团的旗帜将永远在战场高高飘扬！”仿佛觉得那片林子就是十三团的队伍，昂扬地前进，战旗高高飘扬。警卫班长随队伍向村内开进。十三团奉令在此休整。有阵子没捞着仗打，却奉令在此休整：养老爷呢？还鸳鸯村，要鸳鸯戏水啊？

部队驻扎下来，安顿下来，能得意脱身了，王景文拉李双出动。先去老乡家借了锯，而后乘马出村，到了那片林子，找到了那棵还是少年时代的红松。那棵红松树，直苗苗的，近十米的高度连个结都没有。

“你要锯这树干啥？”李双一直蒙头蒙脑。

“你没在这树中看到一根旗杆吗？”

“做旗杆这树也太粗了吧？”

“我是说旗杆在这树里呢！”

李双明白了，咧嘴笑，点头：“嗯，是块好料！”

“雷鸣政委说，咱十三团的旗帜得高高飘扬，高高地飘扬，咱先前的旗杆短，哪能让旗帜高高飘扬啊！”

“嗯，这树可能做老高的旗杆。”

前头一个后头一个，哥俩扛树干回村，引得每一个遇见的人好奇。

“咋，要盖房子啊？”

“盖房子娶媳妇啊？”

“你们会知道的！”前头的警卫班长说。

汪洋团长瞥了眼：“这小子又有啥鬼主意了！”俩人扛树干回来，却单指警卫班长又有啥鬼主意。

“还咋办？”李双问班长。

“还能咋办？借刨子去！”走了几步，向李双一摆手，一块去。还去借给锯子的老乡家借。那老乡是个木匠，家什全着呢。不光借了刨子回来，还把人家的一条长板凳扛了来。

碗口粗的树干，拿刨子刨，要刨出旗杆。哥俩换着刨。

“别给刨歪了！”李双总抢着刨。树干搁长板凳上，王景文把着，李双刨。哧，哧，刨花翻卷而出。刨上一阵子，李双就要停下来，到树干的一头瞄。大有木匠师傅的范儿。

张政委打量了阵儿，不明所以，忍不住上前：“我来刨！”

“你知道做啥呀你刨！”李双不放手刨子。

“是啊，这是要做啥呀？”张政委皱眉头。

“心中有啥你就能看出啥！”警卫班长说，随即为自己说出这么一句有深意的话得意地笑了。

“旗杆？”张政委脱口而出。只要在团部待上阵子，哪能不听说军旗手的故事呢？一场场战役中，十三团军旗手的故事，还有前政委雷鸣的被子中珍藏红旗的故事。十三团，红旗飘扬的团！

李双停下手中的活望政委，惊奇政委一下就说准。

王景文望政委，惊奇一下就说准。“咱政委说了，咱十三团的旗帜要高高地飘扬！高高的！所以，得有一根高高的旗杆！”王景文说。

张鼎望向天空，如见一杆红旗飘扬，挥舞。“我来！”他终于从李双手中抢过了刨子。哧，哧，刨花翻卷而出，关于王村的记忆翻卷而出。

“就、就别总刨一个地方！”李双惊呼，上前夺下了刨子，“就你刨，非刨歪了！”

张政委讪讪地笑：“走神了，走神了！在工作队的时候，我也给老乡家打过饭桌呢！干过木匠活，干过木匠活。”

这时王景文瞅政委，目光中多少有些亲的意思了。眼前的张政委和先前的张队长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就像先前的小文子和现在的王景文不一样了呢？像先前的双子和现在的李双不一样了呢？雷鸣政委说过：革命队伍是所大学校，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变化，都在进步。张鼎同志进步了！这样想着的王景文咧嘴乐了。“双子哥手艺巧着呢，让他刨。”跟政委说。觉着新政委有点亲的时候，就忽然觉得自己小了，小成了孩子，就多了快乐。

后来就是双子刨，不让小文子上手，因为活越干越细致了，因为那树干越来越细了，木质微微地有些泛红，似乎浸染着鲜血长成。越看越觉着是做旗杆的好料。越刨要越细致地刨，轻轻地细致地刨。上头稍微细些下头稍微粗些，双子持杆做出打旗的样子，在手握的地方以指甲划下印，而后敲下刨子中的楔木，卸下了刨刀，拿刨刀在打旗时手握的地方削凹下去那么一点点，小小心心地削，削出了一小截的凹。削完将旗杆持握着交小文子：“这回你试试。”

这回虽然下面稍微粗些，但是持握着很得手很得劲儿，小文子很得手很得劲儿地挥舞，想象着这一杆大旗在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中该是多么夺目！挥举这旗才是真真正正的大旗官呢！

双子又将旗杆底端的截面削成了圆。

“双子哥，你是做木匠的料！”小文子惊叹。

其实，就在挥举旗杆想象着挥举一杆大旗的时候，模糊中，小文子是觉得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欣赏地看着自己。家中有个小妹叫小花，而在那个山村，有个姑娘叫大华，那姨就大花大花地叫。那姨和大花在小文子养伤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料；离别时大花望过来的眼神是那么深，后来泪水决堤。花妹子，瞧见我掌大旗了吗？

其实起先要先下手的是长春，从延安到双城的东总，都瞄着长春，而且有口号：“练好兵，打长春！”瞄着长春练兵。长春、沈阳、锦州，敌外围据点都快被拔光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大练兵，瞄着长春大练兵。练啥？重中之重当然是城市攻坚战。钟伟师将全师排以上干部集中到一起集训，训练城市攻坚战咋打。每个团的干部编成一个连，人数不足也一个连，城市攻坚战中一个连是基本的作战单位，重点是练好这一个连在城市攻坚战中仗咋打。团长就是连长，政委就是连指导员，就如真的一个连一般。警卫班跟随，但是不在连的编制内。

出发的时候王景文曾经想使用那高高的新旗杆，张峰副团长摆手止住：“先不用，那是咱团的秘密武器，关键时刻用，让他们一惊，那效果才好呢！”

班长咧嘴乐，点头：张副团长高！

而且张副团长叮嘱警卫班长：“别以为到那就没你们的事，多看多听可别白跟着！”

警卫班长点头。

虽然离讲课教官远着，警卫班长的耳朵支棱着呢；虽然离训练场远着，警卫班长的眼睛是望远镜。哦，有时就望远镜在手呢，拿望远镜看。

春暖花开时节了。

一队人马到来。王景文眼尖，立即发现一熟悉的身影：雷鸣政委！雷鸣政委一行受到钟伟师长的迎接，雷鸣政委一行前来学习钟伟师的军事训练经验。汪洋、张峰等十三团的团首长也上前，教官的授课不得不暂时中断。

“啥经验啊？就实打实地练！当然了，更要练脑袋瓜灵光。”指指自己的脑袋瓜。

寒暄了一通后，雷鸣政委在正上大课的指战员一旁坐下，也听课，也像三师的指战员一样拿出了本本记。

前头置放着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教官讲课。不时地在黑板上画图，或者写下要点。

想念、怀念的雷鸣政委就在不远处。王景文耳中听到的是雷鸣政委在十三团时的讲话。特别是那句：“我坚信，十三团的旗帜在战场永远高高飘扬！”雷鸣政委哦，如果你见了十三团就要亮出的那面高高的战旗，该会多么地高兴！

授课告一段落，进入中间的短暂休息阶段。雷鸣政委在汪洋团长张鼎政委张峰副团长的陪同下走来，走向十三团的警卫班。

“政委！”王景文喜悦地喊。

“叫的是哪个政委啊？”汪团长问。

“当然是雷鸣政委了！”王景文瞅下张鼎政委说。手被雷鸣政委温暖地握住。

“王景文，还有件事：我得跟你换个枕头！”雷鸣政委说。

王景文一怔，随即：“我知道为啥要跟我换枕头！我还以为你也把那件宝贝留给咱十三团了呢！”

“红旗，战旗，是十三团的宝贝，可那件坎肩，是我的宝贝，哪舍得啊！”雷鸣政委目光轻摸，轻摸到一旁的李双，过去温暖地握住李双的手：“你编织的那件坎肩暖啊，我得要回去！走得匆忙，竟然把它忘记了！”

双子傻傻地笑：“都、都师政委了，还、还穿那啊！”

“师政委咋啦？师政委就神仙啦？”雷鸣政委说，“警卫员，把带来的那枕头交给人家！给这个王景文同志！”

“那我取那个枕头去！”王景文不等人家的枕头到手，就跑去。

其实雷鸣政委离开十三团的那晚，王景文脑袋瓜一搁在枕头上就觉出了枕头中有东西，隔着枕套摸，感受，知道了，李双拿乌拉草给政委编织的那件坎肩板板正正地叠放在枕头中。先前雷鸣政委每晚枕着那件草坎肩入眠，草坎肩成雷鸣政委的宝贝。雷鸣政委宝贝多。那枕头始终就原样着，每晚王景文枕着睡。不知道是雷鸣政委忘记带走，还是也当宝贝留给十三团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得保管好。怕把那枕头睡脏了，每晚都把自己的衣裳包着枕头或垫枕头上，高枕无忧！终于等来了雷鸣政委来取。

跑步前进，夹着枕头跑回。

枕头换枕头。

雷鸣政委一行第二天离去。

前脚走，五师师部传来爆炸性消息：钟伟出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立即赴任！立即得走！五师副师长吴国璋接任师长之职。

呵，一下子就纵队司令员！先前东总曾征求钟伟个人意见，让他出任十二纵副司令员，钟伟笑着说：“我钟伟这脾气这秉性，要做就做正职还行！”结果，东总那还真就由副而正。十二纵，新组建的纵队。

“二纵，十二纵，一下子咱们成友军了！”钟伟说。

“啥友军，不都是人民解放军，还一伙的！”吴师长说。

“对，还一伙！”钟伟点头。

就在钟伟离开三师的第二天，东总电报：汪洋出任五师参谋长，张峰接替汪洋为十三团团长。

“人事变动，体现着我军日益壮大之需要，是令人鼓舞、振奋之事！军事训练不可受其影响！”吴师长讲话。

而且变动也发生在警卫班。本来要增人增加到警卫排，张峰团长念叨：“这排嘛，不大不小的，不如就警卫连！一个连在作战时就可以派大用场！虽然叫警卫连，咱就把它当机动连！别动队！团部直辖！”向师部打报告，被批准。

原来警卫班人马，变成排，一排。王景文呢，一排长。

“啥排长不排长的，别拿走我的旗就行！”一排长说。

“行，还是咱团的第一军旗手！”张团长点头。

当了一班长的李双：“那、那咱们班就是护旗班！跟红旗在一块！”

“好！就护旗班！”团长同意。

一切的兆头都预示着：1948年将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林总：先打长春，拖住敌人的尾巴！

毛泽东：先打锦州，关门打狗！

电文往来争论。往来多达七十多个来回。

兵围长春。延安沉默。

蒋委员长敦促卫立煌出兵北援，卫立煌违令按兵不动。

长春城坚，又无援可打。

于是，对长春围而不攻，挥师南下，目标直指锦州！尾巴照拖，院门也要关闭。关内关外，锦州乃咽喉！

大战之秋！决战之秋！

兵围义县。兵家之语：“欲保关东，必守锦州；欲守锦州，必保义县。”锦州为东北之门户，义县，锦州之门户！

和二纵五师共同包围义县的是三纵，前闻家台战役时捉了敌陈林达军长又交给二纵的三纵，好战分子韩先楚的部队。东总指令：义县之战，二纵五师由三纵指挥，但是，五师承担主攻使命。所以五师不但没觉得屈辱还觉得光荣。

本来还有两个纵队准备参与攻城。韩先楚跟东总说，兵力过多反而不利于施展。东

总同意了韩先楚的意见，两个纵队调走。大战在即，哪儿都需要人。大战在即，在韩先楚这儿，居然嫌人多碍事！

五师领导参加作战会议。

韩先楚：“战役发起之时，二纵五师于城西突破，三纵九师于城南突破，以城中心钟鼓楼为会攻点！”扫视二纵五师领导、三纵九师领导，心里话：也是你们的比武！看你们谁能耐！“保全建制逼近敌人是第一关，排除障碍是第二关，突破城防登上城墙站得住脚是第三关！闯过这三道关，把你们的战旗插在城中心的钟鼓楼！”一拳插在军事地图上的钟鼓楼。

五师领导回来传达韩先楚的作战意图，并具体部署各团任务。

“雪耻之战！”回来的张峰团长叨咕，念叨着前闻家台的事呢。

十三团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好钢当然总是要用在刀刃上。

整个县城，就一大碉堡似的。砖石结构城墙环绕，城墙上、城墙中间设置碉堡。两道护城河，宽而深的护城河。就在那护城河的陡壁，望远镜中仔细查看，竟然设置了暗堡。县城北依大凌河，三面开阔。为防止被突袭，敌军禁止在城墙外围附近种植高的农作物，农房也被拆除。雷区遍布，铁丝网环绕，让县城看起来像刺猬。

五师政委石瑛和参谋长汪洋考察地形，从西北角看到西南角，甚至近到离城墙就二三百米的距离了。形成改变五师主攻地点设想，改在西南角。城西预定突破地段地形复杂，工事林立，是敌防御重点，且不利于构筑炮兵发射阵地，由此突破会造成较大伤亡，延缓战斗进程；而城西南虽然是一片千余米的开阔地，不利于部队接敌运动，但可以通过挖掘交通壕改造地形，变不利为有利，城墙不远处有一条横向小山岗，是理想的炮兵阵地，便于发挥炮火威力。

吴师长皱眉：“作战计划已经由三纵领导布置，如我师提出更改……”疑虑，怕韩司令那以为这二纵五师不服统一指挥。

“事关战士生命，由我和参谋长提出，如果三纵首长坚持原定方案，则师长站出表态：坚决执行命令！”政委说，目光坚定，敢于担当的那种坚定。

“我们的方案要细密……”师长说。

“需要人力、时间已经算出……”参谋长说。

师长点头。

五师师长、政委、参谋长前往三纵司令部，谦恭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韩司令的眉头起先是微皱了下的，随即召开作战会议，听五师陈述，听五师参谋长陈述。陈述详尽。

五师陈述完，韩先楚扫视下各位，缓缓说道：“我，同意五师方案。”

现场立即轻松起来，三纵其余首长也一位位说同意。而且，还鼓起掌来。

一切的担心都多余了。

师参谋长汪洋到十三团视察的时候，见了王景文，还招呼：“要盗洞了！”

那时王景文正和李双做梯子呢。有护城河，有高高的城墙，做突击队哪能不准备梯

子呢？他咧嘴笑，望城墙。

“那旗杆，等到打锦州城时再用！”前十三团团长说。

“为啥？”

师参谋长笑而不语。

陪同的张峰团长眨巴眨巴眼睛，有点明白师参谋长的意思：面对三纵，五师低调，不张扬。

师政委石瑛到各团做战前动员讲话，而且率领指战员呼喊：

“敢打必胜！”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喊！”

“杀敌立功！”

……

在林彪部队中，这位石瑛政委后来以敢于向上司提出不同意见闻名。

一夜的工夫，五师阵地五条交通壕伸了出去。隔夜，十三团的交通壕再向前伸展，伸展，尖刀队近到了距离城墙仅50米。团部设在了距离尖刀队仅30米之处，前沿的细枝末节要尽在指挥部眼中。警卫连在第一梯队。张峰任参谋长时总是率警卫班处于最前沿，现在任团长，警卫连依然在最前沿。就是自己是团长了，不能亲率。

营以上干部，都抵近最前沿，最近距离观察敌方阵地，明了我军部署。

团旗，在警卫连一排长手中，旗杆都要被攥出水来了。

就在那总攻的前夜，老团长汪洋来到十三团阵地，甚至到了团指挥部，听张峰团长讲十三团的部署，甚至询问准备了多少梯子，多少炸药包。张峰团长精确回答。如果有小数点的话，张峰团长能答出小数点后面的多少位。黑暗中，师参谋长点头。十三团交给这样的团长放心了。

“东总看着咱五师呢！三纵看着咱五师呢！不过，咱还亮先前的那杆旗，大旗杆就留打锦州城时吧！”师参谋长说。

“英雄所见略同。”十三团团长笑着说。默契的老哥俩。

韩先楚的威名，二纵五师敬畏。但是铆足了劲儿不给二纵丢脸，而且要争光。

本来警卫连连长想让一排做梯子队，每人一梯子在手，持梯冲锋，瞧着王景文手中的旗改变了主意：二排做梯子队。

“咱十三团的旗帜能不能在最前，王景文，看你的了！”连长说。

“是！”一排长吼。随即扫视了下部下，再答：“看咱们一排的了！”

最后关头，一排长改变了主意，打量着一班长李双说：“不让用那大旗杆，咱也能让咱们的旗再高些！你比我高，你就做第一旗手！我先做护旗手！”

“是、是！”李双意外了下，胸一挺。

排长拿过了一班长手中的机枪，将自己的冲锋枪挎在李双身上。现在，一排长是护旗手，第一护旗手。为了让战旗更高地飘扬，甘愿做了护旗手。

随后旗杆在李双手中都要被攥出水来，无上荣耀在身。

战旗，要高高飘扬！

箭在弦。

各师各团各营各连各排各班每一个战士都做好了攻击准备，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9时30分，四发照明弹升起在县城天空。炮击开始！

三纵炮火二纵三师炮火轰击，轰击雷区，轰击外围碉堡，轰击城墙之上碉堡。最后，五师的炮火击中城墙当腰，轰出一道30米宽的缺口。轰击城墙是有说道的，轰击当腰，坍塌下来的城墙正好可以形成斜坡，攻城部队可由斜坡而上。攻城的功课，东北人民解放军做得精细。开战前，一些条条框框都记下了；灵活见长，但是也有章有法。

10时，冲锋号吹响。三纵阵地二纵五师阵地冲锋号同时嘹亮。

战旗跃起，空中一抖，旗面展开。空中，解放军的炮弹呼啸而过。炮火延伸。

梯子队嗷嗷地抢先，要过两道护城河呢。就在几张梯子从这边岸畔砸向对面岸畔的时候，就在城墙那坍塌处的边缘，一个暗堡复活，机枪疯狂扫射，将突击队压制在第一道护城河前。紧挡在李双前的一排长拉军旗手卧倒。那是一个与城墙一体的暗堡，一侧随着城墙的坍塌露出了窟窿，在枪眼，在那窟窿，两挺机枪疯狂扫射，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师部的炮火在延伸，掩护着突击队，但是残留了这一个暗堡。

一排长的机枪向暗堡咆哮。

团指挥部就在突击队之后，情况洞悉。

而且，情况严峻。第一道护城河陡壁上的一处暗堡也发出机枪的扫射。

这两暗堡不除，红旗就甭想在城头招展！

团指挥部直接掌控的一挺挺轻重机枪扑了上来，压制着敌军火力。

团作战股长指挥着一步兵炮在交通壕中向前向前向前，一直到了交通壕的尽头，最近距离地向城墙坍塌处的敌暗堡轰击，一炮，暗堡哑了，刚再发出几声嗒嗒，又一炮，暗堡上天。作战股长一挥手：“解决另一个！”一战士带一火箭筒跃出，在无数机枪的掩护下接近第一道护城河，最近距离地将火箭弹射入陡壁上的暗堡，一弹摧毁。管它毁不毁的，就在火箭弹在暗堡中一爆炸的刹那，突击队跃起，长梯立起，砸向彼岸，随即，从梯子上就越过着突击队。

一张梯子在旗手前砸向彼岸，但是，梯子短了点，没能搭到对岸，跌入水中。别的梯子，突击队在流过，急速地流过。在梯子跌入水中的那一刹那，李双惊愕。

扑通，一排长跃入水中，就在跃入水中的那一刹那钻心的疼痛生发自右腿的大腿根处，尖尖的木桩，从下戳到了大腿根，还算幸运，没戳到了命根子。甚至听到了裤子撕裂的声音。他是一僵的，随即向前移动，感受到了水面下一根根木桩的存在，尖尖的木桩，裤子再次发出撕裂的声音，撕裂就撕裂，除了木桩，还有密实的水草羁绊，到了靠近对岸的地方，捞起水中的梯子，头从梯眼中透出，梯子在肩，正好卡在肩。“快过！前进！”呼喊，暴吼！命令！

李双犹豫下，从梯子上越过，在对岸向后方抖动大旗，向后面的千军万马抖动大旗。

一排长向李双暴吼：“前进！”卡在两肩的梯子被踏得嘎吱嘎吱响。

一排长舍不得离手的大旗在李双的手中，眼见大旗越过第二道护城河，跃上城头。在肩的梯子仍然嘎吱嘎吱地响，已经不是警卫排警卫连的人在越过，猛然，一排长见到了——团长！团部也上来了！张峰团长在梯子前猛地停住，望着水中的一排长猛地停住，团长看到了水面殷红，一排长身体四围的水面殷红！

“把一排长替换下来！”团长喊。

扑通，跳下了一位，随即就发出一声惨叫，脸上现出无限痛苦神情，但是随即奔一排长，从密布的木桩间，克服着水草的羁绊，到了一排长前，不由分说地将梯子卡在自己的两肩，在一排长前将梯子卡在肩，现在梯子在两个人的肩。

团长过了第一道护城河，命令：“把一排长给我拉上来！”

“我没事，让队伍前进！”一排长喊。

“你是第一军旗手！”团长吼。

人被拉了上来，右裤腿支离破碎，大腿根处鲜血往下流淌。一排长喊了声：“我没事！”就向城头冲去，端着机枪向城头冲去。城头处，李双挥舞军旗，第二军旗手挥舞军旗，召唤着千军万马前进，也召唤着——第一军旗手！比自己高的李双在让军旗高高飘扬。一排长耳畔响起雷鸣的声音：“我坚信，十三团的旗帜将永远在战场高高飘扬！”

突击队在突破口那儿巩固阵地。那里是敌军的伤口，不能就让它愈合，而且要再次撕大。突击队的突进，也是戳痛了敌军呢，也令敌军痛得嗷嗷叫呢。李双的四围，箍着警卫连一排，他们保护着那一杆战旗！两翼的敌军要合拢，城区内房顶之上处处火力点也在疯狂射击。

“向前突进！突进是对阵地最好的固守！”上来的张峰团长命令，“目标：钟鼓楼！”团长指城中央。站在城头，全城尽在眼中。

后续部队接手那缺口，固守，让大部队源源流入城中。

“卫生员，给警卫连一排长包扎伤口！”团长想起王景文，喊。可是已经不见身影，循着红旗，见那红旗前王景文端着机枪在冲杀。一屋顶设置着火力点的房屋轰然一声，成废墟。哪里有阻击点哪里就有夹着炸药包奋勇而上的突击队员。“突进！突进！”张峰团长抢过一挺机枪，让团指挥部再向前向前挺进挺进！但是，就在冲下城墙之后，他停下了，命令最后的一个营：“沿城墙向两翼攻击！接应部队入城！”

“是！”三营长惊天动地地一吼。

三营留下了，甚至与两翼冲上来的敌军发生白刃战。但是，缺口被固守，牢牢固守。随即三营向两翼攻击，扩大着突破口。

张峰团长右臂中弹，右手仍吃力地端着机枪，射击，射击。而后又胸部中弹，晃悠悠要倒下，被搀扶住。“架着我也要前进！突进！”团长喊。

上来了卫生员，要给包扎。

团长推开卫生员：“不碍事，架着我前进！”掏手枪在左手。

“架团长前进！”团政委喊。

团指挥部在靠前靠前。

团长又觉着架他的人碍事了，甩开：“老子还行！”

钟鼓楼在前，突击队受阻。就在那钟鼓楼的西南侧，一青砖砌就的院落，敌火力猛烈。屋顶、院墙，全是敌军密集的火力，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机枪在咆哮，在嚣张。那是敌师部，敌军指挥中枢。团长令第二梯队从两侧迂回而上，从主街侧边的胡同中迂回而上。街区的地图在团长的脑中。

突击队投掷烟雾弹，不断地投掷烟雾弹，借烟雾的掩护要冲过拦阻冲向钟鼓楼，虽然满城已经开了锅一般，四面八方已经全是冲杀之声，甚至，就在那钟鼓楼之后都进行着厮杀，但是，钟鼓楼等着五师呢，最近的是五师！近在咫尺了！

李双个子高腿就长着呢，一排长得拼命地奔跑才能在前，在旗手前，血肉之躯做着旗手的盾牌，机枪的子弹打光了，向旁一撇，去摘李双挎着的冲锋枪，冲锋向前。突然，李双旗杆拄地，一排长忽然听不见了李双冲啊冲啊的喊声，猛回首，李双一膝着地，两眼狰狞地前望。李双前胸仁枪眼，热血喷涌，已经就剩了几个的一班战士围在班长周围。就在这当口，敌师部的院内传来爆炸，接连的爆炸，无数颗手榴弹向敌师部大院抛掷。突击队在爆炸声中冲进敌师部。前方，等着军旗前进。

“一班长！”一排长喊，奔一班长前。

李双将旗推向一排长，瘫下去。

“一班长！”一排长喊。

后来的日子，我的父亲讲起义县战斗的时候，讲起李双的牺牲，总是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就停住了，眼睛眯缝，透过岁月的风风雨雨，透过那当初的硝烟，看着自己的伙伴自己的战友双子哥李双班长。最后关头李双的话成了父亲心中的秘密。那是父亲和他的双子哥之间的秘密。他不敢道出那秘密，道出，会在多少人心目中影响着李双的形象。只是在父亲的最后岁月时，一年的清明节，父亲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义县的烈士陵园，在李双的墓前，父亲才道出那秘密，并且嘱托我继续完成李双的愿望。

“我没了，替我照料少东家的坟！”最后关头李双说，殷切的眼神。

“一定！一定！”小文子喊。

双子哥闭上了眼睛。甚至，那么安详。

小文子热泪奔涌，红旗一抖：“前进！”

奔钟鼓楼。

往昔在眼前：广袤的大甸子，双子哥纵马驰骋，后面跟着小文子，乘马而追，双子哥双子哥地叫……

十三团的旗帜在钟鼓楼挥舞，抖出了雷鸣瞩目的目光，抖出了家乡父老乡亲的目光，甚至，小花的目光也在眼前，甚至，大花的眼光也——在眼前……战旗，在向钟鼓楼聚拢。

李双的墓前，盘膝坐着王景文。面前，放着那杆红松旗杆。

“就、就我打不着那大旗了，就、就看你的了！”李双好像在说。

王景文咧嘴一笑：就你说话咋总像那个“老舅”？

“谁是‘老舅’！就我才不是‘老舅’！”李双撇嘴。

小文子笑，笑得哭了。

失去了双子哥是永远的痛。甚至许久许久，都觉着双子哥就在身旁……甚至想伸手抓住那虚幻。

义县攻坚战的时间：1948年10月1日。

## 第二十二章 战旗高高飘【中】

韩先楚：“向东总发报：义县攻坚战完胜，歼敌一万两千余，生俘敌正副师长。二纵五师作战顽强，十三团尤为突出！一战士一臂被敌军打断，鲜血淋漓，单臂持枪继续冲杀！军旗手冒死前进，前赴后继……”

“司令员，这电文有点长了。”

“长吗？我想写本大书呢！多少文字能说尽五师之英勇呢？继续：请求嘉奖五师官兵！”三纵司令员坚毅之神情中有泪水湿润眼眶。

东总电文：以东总名义召开庆功大会。对受表彰个人，将制奖章后补。锦州之战在即，以此激励全军！

蒋委员长飞赴沈阳。军事会议。“锦州告急！告急！共军如果占领锦州，你们就成瓮中之鳖了！共军要煮你们的王八汤了！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无所谓了，但是你们就肯坐以待毙吗？我是来救你们的！不要你们成为共匪的大补！我命令：廖耀湘兵团西进，解锦州之围！”老蒋逼视爱将廖耀湘。

廖耀湘缓缓站起，没能响亮出：“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惯于玩围点打援，西进，恐正中共军之奸计！恐不是西进，而是——上西天！

“你不是孤立的，我令侯镜如组成东进兵团，两路夹击，锦州内应，消灭共匪于锦州城下，扭转战局！共军劳师远袭，又经义县一战，正疲惫不堪，兵贵神速！整肃东北，也是我们的好机会！机不可失！”老蒋敲案，逼视廖耀湘。

廖耀湘终于响亮出：“是！”

在召开庆功大会之前，三纵司令员率三纵、二纵五师团以上干部来到烈士墓前，致哀，致敬。司令员亲自主持。最后每人鸣枪一发子弹。新坟一片，每座坟墓前，立着一写有烈士名字的木牌。望去，也宛如一支队伍，在秋阳中行进，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秋阳中行进。

庆功大会。五师十三团警卫连获“英勇突进连”奖旗。各先进集体颁授奖旗。先进个人颁授证书、奖章，补充说明奖章后补。当五师先进集体受表彰时二纵呼喊：“向兄弟部队学习！”当二纵先进集体受表彰时五师呼喊：“向兄弟部队学习！”

“五师十三团警卫连一排长王景文，轻伤不下火线，记大功一次，颁授证书、奖章！”三纵政委宣布。

先奖的是先进集体。王景文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似的，没人上前。

“一排长，上前受奖！”张峰团长喊。

一排长站起，忽然喊出：“我不配！我丢了一班长！我没有保护好军旗手！是我将军旗交给了一班长！牺牲的人应该是我！是我王景文！”热泪奔涌。

静场。无数惊愕的目光投来。

“好小子，那你就把咱十三团的战旗插锦州城头去！上前受奖！”最后一句暴吼。

“是！”一排长甚至在那暴吼声中哆嗦了下，跑步上前。

最热烈的掌声给了他。

大名鼎鼎的韩先楚司令员亲授证书，微笑，点头，说：“小同志，好样的！”

五师逼近锦州城。十三团在距锦州城仅十多公里的一个屯子驻扎下，进行修整。各路大军在逼近锦州城。在那个屯子里甚至都听得见东北人民解放军肃清敌外围据点的枪炮声。十三团义县战斗中减员严重，所以令修整。并且被告知：马上补充兵员！新兵已经在路上！他们已经在哈尔滨接受完培训，已经出发前往部队报到，乘军列。西线铁路，已经完全掌控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手中，而且专门组成了铁道兵。

东总也乘军列南下，其实也在彰武短暂停留。林总得情报：敌组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驰援锦州。事关东北人民解放军存亡，林总向毛泽东发报：撤兵北上，再攻长春！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力谏继续执行党中央之决策打响锦州之战！林总终于果断，夜色中军列继续开往锦州方向。而就在林总犹豫的时候，大军仍然向锦州城集结。犹豫归犹豫，没有得到党中央指令，大军仍然做着战锦州的准备。

东总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屯子落脚。那屯子叫牯牛屯。锦州城在帽儿山东南，牯牛屯在帽儿山北山脚。林总曾经到帽儿山观看过地形，俯瞰锦州城，就跟看自己端着的饭碗似的，尽在眼中，清清楚楚。城池被对手如此端详！

作战会议。林总布阵：“以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营，组成北突击集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由城北向南突击；以第七、第九纵队及部分炮兵，组成南突击集团，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从城南向北突击；以第八纵队及第一纵队炮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指挥，从城东向西突击；以第四、第十一纵队及两个独立师位于打渔山、塔山和虹螺岬一线，由第二纵队司令员程子华指挥，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援敌；以万毅第五纵队、黄永胜第六纵队（欠第十七师）、梁兴初第十纵队（附第一纵队第三师），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堵击由沈阳出援的敌‘西进兵团’；李天佑率第一纵队（欠第三师）位于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既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宛如在背一篇课文。稳稳的语调，如数家珍。众将领几乎是屏住呼吸而听，生怕遗漏了一个字。共产党人的帅与将。

新兵到，各个还佩戴着大红花呢，红布扎的大红花。那时大东北的解放区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乡亲们敲锣打鼓送他们参军，现在他们喜洋洋地走进部队。

“李富贵接替李双做一班长咋样？”连长征求一排长意见。

一排长嘟囔：“哦，小山东啊，个头还没我高呢，做不了军旗手！”

连长说：“做护旗手没问题吧？”

“那伙计是挺勇敢！”一排长点头。

“勇敢的人不光能护旗，当然能做军旗手！再说了，你那不是还有秘密武器嘛！再说了，你不是第一军旗手吗！”连长说，说得王景文咧嘴笑。

全团大会，宣布对多人的任命。张峰团长仍然在呢。师首长令他到后方医伤，他说啥不走，说是轻伤，战士都能轻伤不下火线团长差啥了？带着枪眼的上衣仍然在身。

“我小山东枪林弹雨平安闯过来了，没咋地，伙计，你打旗的时候我就是你的护身符！不，我们班就是你的护身符！”小山东向排长表态。

“谁伙计？军旗手！第一军旗手！排长！”王景文不乐意。

“是，是，伙计。”

“谁伙计！”

小山东一个立正：“排长！军旗手！第一军旗手！”

残缺的十三团警卫连完整。

团首长命令：抓紧训练，让新兵老兵融合！老兵要搞好传帮带！

随即师部也来了这命令。

那训练的口令，嗷嗷的。

西柏坡。毛泽东的目光从地图上抬起：“我们的林总要改一改口味了，先前总是嚼黄豆，一粒一粒地嚼；现在要改吃大餐，要多丰盛有多丰盛的大餐！”大笑中目光深深地忧虑。“风云际会锦州城啊！”他做出常见的叉腰姿态说。

林总死盯着作战地图，向身后的参谋长说：“攻城准备要加快！要充分！做速战速决的准备！”目光从地图上移开，徘徊：“攻打义县挖交通壕逼近城墙的经验，要在各攻城部队推广。”语调平稳，宛如在谈论平常之事。即使是在大白天，他的屋也是挂着窗帘的，屋内点着油灯，不要阳光的骚扰。整个的人，在战局之中。警卫员、勤务员鞋底缠着布条，让走路无音，以免搅扰了林总。

兵临城下。二纵五师布阵于城西北角，十三团为二梯队。

锦州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坐镇。范汉杰为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是为蒋委员长心腹也，拥兵十余万。整座城市，成堡垒，工事环环相扣。

全团战前动员大会，张峰团长讲话：“二梯队咋啦？包子皮被啃完了，咱去吃馅！便宜事！现在便宜事让咱摊上了！”

逗得全团大笑。

“二梯队咋啦？到时看吧，咱团的战旗准保飘得最高！”团长笑望警卫连一排长。

一排长噌地站起，吼：“没问题！”

全团鼓掌。

阻击侯镜如兵团的战斗打响。恶战。八个师阻击敌十一个师！提起辽沈战役，得先说塔山阻击战！不管敌军炮火多猛烈，不管敌军枪弹有多猛烈，不管冲锋的敌军密如蝗

虫，各师、各团、各营、各连、各排、各班，各处其位，就是个拼，就是个血战，不管啥情况就是两个字：坚守！血肉之躯铸就铜墙铁壁！

蒋委员长乘巡洋舰“重庆号”抵葫芦岛，在舰上召见东进兵团将领，暴训：“你们还是黄埔生吗？蝗虫！党国的基业就败在你们这些蝗虫手上了！天上有飞机，海上有军舰，陆上有你们，越不过塔山，无能！蝗虫！”

塔山岿然不动。几天几夜没睡觉了，一名战士实在是太困了，在阵地上睡着了，就在他睡着的时候，敌炮火炸断了他的一条腿，可是，仍然睡着，甚至睡得香甜。

总指挥电告东总：部队伤亡惨重。

林总：“回电：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塔山，其实就是山包，但是在敌军面前成了珠穆朗玛峰！

塔山阻击战，打成了美国西点军校教科书中的经典战役，解放军的经典战役。

十三团警卫连奉令出动：到各屯子找铁锹去，越多越好！但是，要给老乡打借条！

老乡们倒不明白啥主义，但是拿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兵一比较就出来了：国民党兵路过苹果地，肆无忌惮地就摘，就吃，而解放军秋毫无犯。借把铁锹还客客气气的，还非打借条。就非常乐意借，就主动问：“也要用镐头吧？”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就特别提到：“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回来，每人都扛着铁锹，还有镐。没说弄镐，也弄来了镐，没准就能用上。嗯，又是盗洞。

夜幕罩下。五师从三个团中各抽出一个营的兵力，每三个人分得一把铁锹。临近午夜的时候，炊事员挑着苞米面大饼子来了，每人一个。带着挺机枪参军的老何头一边吃着饼子一边说：“填饱肚子，干活有力气。”

师参谋长汪洋战前动员：“现在，你们就是咱们的工兵了，工程兵！你们的任务是，零点开始行动，将交通壕挖到距城墙 60 米处！”随即一笑：“当然啦，你们要是能挖个大地道直接通到城里去，我也不反对！”

队伍发出笑声。

“不光是要挖出 3000 米的交通壕，还要在距城墙 60 米处挖出能够容纳两个团的掩体！第一梯队总攻时出发之地！交通壕不光是要能走人，还要能走大炮！让我们的重炮在总攻时抵近炮击，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最大限度减少我军伤亡！交通壕挖得好，掩体挖得好，就意味着更多的战士能够看到新中国的曙光！锹的数量有限，轮换着挖，人歇锹不歇！能完成任务吗？”

“能！”队伍爆出一声吼。

参谋长看下腕上的手表，指针指向——零点。冷峻地扫视队伍，高声：“我们是在给蒋家王朝挖掘坟墓！起劲地干吧！行动！”大手一挥。

三个营各奔各位。

敌军漫无目的地向城外炮击，炮火中闪现出抱枪而坐的队伍。支支队伍，等待出击。

十三团第一军旗手王景文，大旗在手。长长的红松旗杆，在手。千军万马，就要举出这一杆大旗了！双子哥，你没能举上这大旗，我替你举着，举得高高的！让咱十三团的战旗高高飘扬！

敌炮火中，闪现张张铁色的脸庞。铁军静待。等待爆发出滚滚铁流，无可阻挡之铁流！小山东紧挨着一排长，总瞅一排长手中的大旗。甚至，手忍不住碰那长长的旗杆。馋。

“瞅啥？你要举这旗，得等！”一排长说，不客气。

“那，不一定！”一班长撇嘴。心说：你要是负伤了呢？你要是光荣了呢？

一排长明白一班长的潜台词，不屑地说：“我可是受过表彰的：轻伤不下火线！”

一班长仍然不屑，心说：重伤呢？光荣了呢？

一排长明白一班长的潜台词，叹口气说：“我要是光荣了，那就革命自有后来人了！”

“你还是别光荣，那旗你就举着，我护着！”一班长说。

哪里仅仅是五师在挖交通壕，各攻城部队都在挖，敌炮火闪现出挖掘交通壕的解放军，敌军终于明察出解放军的这一动向，令人心惊的动向，于是炮火有了目标，于是城头上的火力点有了目标，一时敌炮火急迫地轰响，枪弹密集倾泻。紧张、恐惧的锦州城。

工程兵们很快就土遁，一段一段地向前突进，一段一段地最后相连接。城头本来是有一些探照灯的，可是，被解放军的神枪手们一盏盏地报销。解放军可不是就一个李双。

咋咋地，几十辆坦克在远处集结，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现在，在东北战场，解放军不光在人员数量上超过了国军，而且有了坦克部队，有了炮兵部队，有了铁道兵，也开始多兵种。西门敬、林忠来也。前国军坦克手现在开着坦克来打国军！嗯，还有那个前国军营长郑可，教解放军咋对付国军！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去见见西门敬，想去见见林忠，但是，大战在即，总攻在即，谁也挪不了窝的。而且，你还军旗在手。甚至，想去见见李双，告诉他：你制的旗杆现在用上了！想起李双，热泪涌出。也想起了雷鸣，其实多想叫他雷叔。雷叔，你来了吗？你能看到咱十三团的大旗吗？

那交通壕可不是随便挖的，有图纸，汪洋参谋长绘制了图纸。两个团在前，一个团在后，后三角。东北大地最后的攻坚战，人民解放军要掀排山倒海之势。

高远副师长、汪洋参谋长查看交通壕挖掘情况，隐设在交通壕中。出来的时候，就要上马离开的时候，高远望向了十三团，向汪洋参谋长摆了下手，走向旧部，曾经一同生死搏杀的老部队，已经没有了多少老人的部队。离去的老人，或如他们被调离，担负新的使命，或已经血洒战场。

副师长、参谋长同团首长们握了手寒暄了之后，扫视十三团。黑压压一片的战士，铁的塑像一般的战士，敌炮火中稳如磐石。

“王景文呢？咱那个小文子呢？”高远喊。

“到！”队伍站出了一个。

高远摆手，示意其上前。

战旗在手。

高远惊异那长长的旗杆。刹那间，一种神圣自他的心内油然而生。这支部队从绥化城开拔时的情景浮现在眼前。这支部队唱着《神圣的战争》从绥化城开拔，从此南征北战。那歌声在高远的耳际由弱而强，震撼天地。他微笑地将小文子搂在怀中，他鼻子酸酸的，眼中已经湿润。他的手拍着小文子的背：“臭小子，大小伙子了！”

“咱王景文同志现在是排长了！”汪洋参谋长说。

“以后会当团长的！”高远放开了小文子，两手把着小文子的肩端详着说。

“嘻，我哪能当团长，我就当好军旗手就行！”

“嗯，就让咱十三团的战旗高高地飘！”高远的大手拍小文子的肩。

“是！”王景文咋地立正响亮出一声。

几尊大炮运了上来，而且进入交通壕，在交通壕中向前移动，去了最前沿，要抵近炮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炸出突破口！你以为你城坚，大炮抵着这城市的胸口轰击！那时是4点30分前后，那时挖掘交通壕的任务基本完成，工程兵们在修修补补拾遗补缺甚至弄出进入和出击的缓坡。好办法就要用得完美。林总说了：战争是个艺术活！埋葬蒋家王朝，那墓得造得像样！

拂晓前，5点前，主攻部队鱼贯而入隐没在交通壕之中，进入各自所处位置。敌枪弹如雨，敌炮火震撼大地。

“二梯队……”攥着大旗的王景文嘟囔。

“一梯队咋的？一梯队是在给咱红旗开道呢！小子，把你的军旗打好！”一旁的张峰团长说。

军旗手龇牙一笑：“没问题！”

炊事员抱着土篮子挨个发苞米面大饼，每人一张。金黄金黄的大饼，尤其是那一层褐色的嘎巴，香甜着呢。

“填饱肚子，打反动派有劲！”老何头一边发着大饼一边说。瞅瞅锦州城：“反动派秋后的蚂蚱啦，没几天蹦跹啦！想立功的，赶紧吧！要不啊，没机会喽！”

张峰团长嚼着大饼说：“咱老何还挺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呢！”

“咱解放军哪个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呢？”老何头挑高声音说。一发炮弹落在交通壕附近，掀起的泥土落进了老何头抱着的土篮子中，脏了里边的饼，老何头骂：“妈拉个巴子的，找死呢！欠揍呢！”几乎就要跳脚骂。

大军静待，与锦州城咫尺静待。

就是嚼着大饼的时候，王景文的一手也始终将大旗攥在手，一刻不松。旗面收拢，和旗杆一同攥在手中。想起西门敬、林忠：嗯，我也是坦克，现在给坦克加油呢！我是插着大旗的坦克！

敌炮火更多的是轰击着交通壕后面的地域。敌炮火不间断地轰击，终于将天地间点亮，锦州城完完全全地矗立在面前了。解放军的交通壕也在敌军面前呈现，如一张大网

密布，锦州城在网中！敌军更加心悸，炮火更加猛烈，枪弹更加疯狂泼洒。疯狂中其实透现着虚弱。折腾了一夜，剩下的是虚弱。而解放军，就是个静待。高手是不轻易出手的，一出手则必取对手命门！孰高孰下，未战已明。其实就在敌军疯狂的时候，从夜晚到天明，攻城部队明察了敌军火力点，每个爆破手都摊派着明确的爆破目标。如果我军炮火不能摧毁那目标，爆破手就将奋勇而上！知彼而战！你疯狂着，我瞅着你呢，瞄着你呢！你好像巍峨着，其实在掉灰呢！

天亮了也没立即攻击，就让敌军疯狂，就让敌军折腾。

王景文瞅着锦州城，忽然乐了：“这城像个王八壳，咱煮王八汤呢！”

身旁的人被这比喻逗笑。张峰团长也笑，点头：“嗯，咱喝王八汤，大补！”

“可不大补嘛，完了那国民党兵就成了咱解放军！”军旗手说。

“那叫化敌为我！”团长说。

东北人民解放军锦州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刘亚楼盯视着腕上的手表，当指针指向10点，他抄起电话发出命令：“总攻开始！”

其时，林总站在一旁，目光深邃。

其时：1948年10月14日10时，乾坤扭转撼动历史的时刻。

简直是万炮齐吼，炮火如同一张张巨口，撕扯着城池。明碉暗堡，硬生生地吞了去。或者，一口就咬得残缺。瞬间，敌军便哑了，整座城池便哑了，咆哮的是我军的炮火，比城中国军先前的炮火猛烈无数倍的炮火。国军被打傻了，城池震颤。炮弹的黑影密集，先前国军枪弹倾泻，现在还你炮弹倾泻。

爆破手瞧着自己锁定的目标没了，欢呼：

“我的任务完成啦！”

“我的也完成啦！”

……

“不许麻痹！可别小看了锦州城！”指挥员向爆破手喊，但是，只见嘴唇动，听不见音，话音被炮火吞没。

“炮兵们把咱攻城任务给包了！”王景文激动地喊。

“你说啥？”张团长问。

“炮兵要把整个攻城任务包啦！”王景文单手指点着城池喊。

团长但见一排长嘴唇在动，白牙闪现，满脸喜悦的笑，团长也笑。

团长做出两手堵耳朵的动作向战士不断做两手堵耳朵的动作，让战士保护耳朵，团长同时也喊：“保护耳朵！待会儿可别一群聋子在攻城啊！”透过炮火的喊声，精细精细的，微微弱弱的。

攻城，我军上足了发条！诸葛亮要借得东风才发起总攻，我军自携“东风”而来！强劲，强悍，热兵器时代最经典的运用！

我军人心激动。

炮火中王景文忽然听到了《神圣的战争》的歌声，在天空中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行进，唱着那首激昂的歌曲，钢盔在阳光中闪烁。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持大旗跃出。苏联红军高唱那军歌，消灭了德国法西斯，现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在这歌声中送国民党反动派进坟墓！冲锋号快一些吹响吧！

“伙计！伙计！伙计……”一班班长小山东不断地惊呼，惊呼城池被撕咬去一块块。

抵近最前沿的大炮也抬起了头，拾遗补缺，炮击敌火力点，而后炮击城墙。按照三纵的经验，炮击城墙当腰。城墙哗啦一倒，就是斜坡，就是部队前进的通道。跟三纵打了回义县，学了这一招，而且是三纵司令员韩先楚亲授！总得先愿意做学生，你才会进步。多大的活也自雕虫小技起。

炮击40分钟，还没结束的时候，坦克部队上来了，咋咋地上来了，抵近炮击。坦克部队提前抵近突破口炮击，要帮着炮兵部队把打开突破口的活完成得更彻底，更完美。此时的每一炮，都可能挽救突击队若干士兵的生命。为人民的事业牺牲，固然是光荣的，为人民的事业活着，更具意义！战争，从来都应该是为生存而战！

废墟中钻出了国军士兵，抱头逃窜。坦克的盖子掀开，钻出了坦克手，以机枪扫射逃窜的敌兵。在隆隆的炮声中，那机枪的嗒嗒声丝毫不闻，但见坦克手射击得酣畅。

三师吴国璋师长给最前沿的一梯队挂来电话：10时50分发起攻击！提前攻击！  
突破口在前方敞开着，就等突进呢，时不我待！

“50分进攻！”

“50分进攻！”

“50分攻击！”

……

命令的传达，是一声声暴吼。

十三团第一军旗手两手持旗，旗面松开，前指，大旗在手。身体成弓，大旗似箭。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奋勇向前的时刻就要来到！我不怕牺牲，不怕流血，我要把战旗举得高高的！前进！没有后退，只有前进！

就那不到10分钟的时间，显得是那么漫长。心跳，与秒针同步，咋咋地行进。

50分，五师十四团、十五团跃出交通壕，无所阻挡地向突破口突进。五师的进攻比东总原定的总攻时间提前了10分钟。五师果断地提前10分钟进攻。十三团眼睁睁地望十四团、十五团漫向城头。坦克沿城墙南去，继续抵近炮击敌火力点。就5分钟，五师突击队突破城垣！王景文就想哦，这个时候应该我在城头挥舞大旗啊！突击队巩固阵地，向纵深、向两翼拓展突破口。离欢呼的时候还远着呢！

王景文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突破口。

从团长到士兵，十三团盯视着突破口。

团长的手按着电话机的话筒。

11时，东总预定的总攻时间到，五师师部吹响冲锋号，各攻城部队吹响冲锋号，

嘹亮的号声包裹了锦州城，锦州城外地动，千军万马漫向城池。这么一场大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怯战的部队，有的只是踊跃、果敢、无畏！

就在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十三团的第一军旗手差点蹿了出去，被团长一把薅住，按下：“小子，别急，再急也得等命令！”嘿嘿一笑，“你那大旗还怕晚？晚点也是第一高高飘扬的旗！”抓起话筒：“哪位师首长？”

“我是参谋长！”汪洋接电话。

“十三团急不可耐！”

话筒中汪洋的声音：“十三团请求加入战斗！”

吴师长的声音：“命令十三团 11 时 30 分加入纵深战斗！向纵深突进！”

这回张峰团长自己读秒了，在前方部队的厮杀声中读秒。时间一秒一秒地走啊，张峰团长都恨不得把腕上的手表摔了，把时间粉碎，而后率全团冲锋！煎熬人的时间。城垣内传出声声爆炸，爆破手在排障！为战旗排障！哦，这战旗不只要在城头飘扬，更要在城中飘扬，更要插在敌最高指挥部，在那儿高高飘扬！

团长站了起来，暴吼：“十三团，上！”最后一声“上”字，差了音。

全团噉地跃出。二营、三营第一梯队，在前为左右翼，一营为第二梯队，在中间跟进，也后三角的阵势！团长率警卫连跟随二营突进。

在跃起的那一瞬间，王景文突感一阵晕眩，险些扑倒。一班长小山东扶了把一排长，不由自主地做出要接掌大旗的动作，一排长推开一班长的手：“激动的！哪能不激动呢！”定了定神，两手紧握了旗杆的底端，将旗从后往前一抖，“上啊！冲啊！”简直是跳跃着前进，前进，前进！小山东怔了下，赶紧追赶军旗手。军旗手在前！

在突入城垣的激流中，那一杆大旗，醒目，夺目！一位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将那一杆大旗，超高的大旗定格在历史的瞬间！大旗在城头挥舞，整个锦州都应该瞧得见那一杆大旗！历史，都瞧得见那一杆大旗！

敌炮火轰击五师突破口，炮火中，十三团战士成片倒下。

“向纵深猛插！”张峰团长吼。

小山东甚至在爆炸中被气浪掀倒，他爬起来喊：“保护军旗手！”

大旗越过城垣，城外可见那一杆大旗在城中向前向前向前！

其实在城头挥舞大旗的时候，王景文是乘机做着深呼吸的，让自己的心脏跳得均匀些，好为了更勇猛地前进。他知道，不知道多少人在望着这一面大旗呢！他不知道：世界都望着这面大旗呢！

铁路横亘。第一梯队受阻，被敌火力压于路基之下。前方，路基之上，一座碉堡中两挺机枪在里边疯狂，子弹打在铁轨上迸射着火花，铁轨发出琴弦被拨动的声音，敌军还要抒情吗？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出现一位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在辽沈战役，在攻打锦州城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一位也是这样的英雄，他叫梁士英……”多少年之后，做着学

校辅导员的我的父亲，给师生作报告，这样开头。)

贴近碉堡的是十五团的一个连，紧紧地被敌压于路基之下。连长指挥爆破敌碉堡，一位爆破手紧贴路基出发，手中，一爆破筒，七尺多长的爆破筒。距碉堡十米左右远的时候，甩出了两颗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猛地跃起，扑到了碉堡前，靠在了碉堡的枪眼旁。拉燃导火索，狠劲地将爆破筒从枪眼塞了进去。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下，结果看到爆破筒被抛了出来！爆破筒吱吱地冒烟呢！他抓起爆破筒再次猛地插进！里边在拼命往外推，他拼命往里推！他的排长瞧得清楚，喊：“快撤回来！”他仍然用尽全身的力气往碉堡中推送着爆破筒，一声爆炸，碉堡被炸飞。

路基下的十五团跃起向前，十三团也跟随向前。战旗前指。小山东嗷嗷地跑在旗手之前护旗前进。目睹英雄的壮举，军旗手热泪盈眶。部队漫过铁路线。

巷战。打洞穿墙，逐院占领。锦州城一片沸腾，打到天昏地暗。夜幕中，一片火光。街上传来咔咔的坦克声，坦克在向前炮击，解放军的坦克！一个个敌火力点被拔除，突进提速。

城中城，监狱在前。高墙环绕，墙上设有电网。钢筋混凝土的岗楼。而且十三团临近的时候冲出数百敌兵背依高墙阻击，看那架势如果阻击得力还要来个冲击呢。各个美式冲锋枪，还有多挺机枪。狭路相逢，十三团的二营毫不畏缩迎枪林弹雨一通手榴弹一通迎击，击溃。盘踞着敌军的监狱搁在了十三团面前。

“把这骨头啃了！”张峰团长吼。

但是，报话机传来师部命令：以一个营增援十五团，拿下法院大楼！美国人配备给国军的先进通讯设备，不断被我军缴获，并被投入使用。

团长皱眉，随即命令由王亚民副团长率三营增援十五团。

监狱在前，找不到门！依稀看明白了：大门被封堵！

张峰团长上了屋顶要查看高墙之内的情形，结果腿部中弹，但还是在屋顶坚持着将高墙之内的情形看了个清楚，嘟囔：“嗯，货还不少呢！”敌人子弹打伤了他的腿，他气得够呛：“我就不信老子啃不了这块骨头！带肥肉的骨头！老子才不要什么增援！”瞅眼军旗手：“咱十三团的军旗无可阻挡！”警卫员背着团长指挥战斗。

“就是！”军旗手应。

调上来了步兵炮和迫击炮，步兵炮轰击高墙，迫击炮轰击院内。高墙被轰出了一个又一个洞。也是赶巧了，一架敌机从监狱上方的夜空经过，低空经过，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碰巧击中，拖着一团火坠毁，在远处的城区坠毁爆炸。应该是沈阳那儿飞来查看战场情形的，本来要回去报丧的，结果报销了！几十挺机枪上房，和炮火组成上下两层火力。步兵炮将一岗楼炸哑，将一封堵的大门炸开。

炮击停止，张峰团长命令：“吹冲锋号！”当时团部设在了一间房屋，面对监狱的后墙被炸开的房屋，屋顶也塌了一半。

在号声中，战士嗷嗷地扑向监狱大门，也有的从监狱大墙被炸开的洞向里射击，而

留在屋顶的机枪，掩护着部队突进。

团长回首身后的警卫连，回首持大旗的王景文，那大旗的旗杆，屋内一半屋外一半，那时团长被俩警卫员扶着呢，团长说：“我可不想拖累咱警卫连，上！让咱团的军旗舒展舒展筋骨！”

一排一班长小山东没等连长命令呢，嗷地就从坍塌的后墙处跃出，一班战士跟随，一排长、十三团第一军旗手持旗跃出，立即将旗面抖开，一种舒畅畅通全身，挥舞大旗，旗面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旗面在夜空中，有监狱中燃起的大火映衬，有街面燃烧的大火映衬。“前进！”军旗手喊，融入冲锋的人流。

在监狱大院内，哪里有敌军的枪声，哪里就有密集的子弹打去，更有无数颗手榴弹跟进。对面的大墙忽然被炸开，一个整团来到！

王景文挥舞大旗。大院中一堆一堆的敌兵跪地举枪投降。

监狱中的目标就剩办公大楼了，几面窗口在向外射击，解放军涌入大楼。十三团的大旗进了大楼，直奔顶楼。旗面收拢在手，攥着旗杆的前端前进。“缴枪不杀”的喊声各处。走廊跪下成堆的敌兵，喊着：“别开枪，我们投降！”军旗手直奔顶楼，到了顶楼仍然沿楼梯而上，出了一道门，便是楼顶，一堆堆黑影，旗杆一指：“缴枪不杀！”

跟随上来的解放军吼：“缴枪不杀！”

脚下的锦州城，一片火光，枪炮声各处。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三团战旗在此！”军旗手吼，将军旗立起，旗面在楼顶的夜风中呼啦啦响，在深秋的夜风中呼啦啦地响。

小山东端机枪向夜空扫射了一梭子子弹，随后喊：“谁敢顽抗，死路一条！”

敌军枪撇得咔咔地响，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举起的手像小树林，夜中的小树林。

军旗手向战火中的锦州城挥舞战旗，仰望夜空中呼啦啦响的旗面，瞧见——如泪滴的星斗，自己也瞬间热泪奔涌：老人们说，故去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斗，双子哥是哪一颗呢？我的迟姓爷爷是哪颗呢？我的殷姓爷爷是哪颗呢？我那牺牲的战友望着俺呢！王景文挥舞大旗，挥舞给天上的星斗，挥舞给锦州城。

其时，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

张峰团长被背上了楼顶，十三团指挥部抵达楼顶，立即向师部报告：已经占领监狱！师部命令：继续向纵深发展！

“把我架起来！”张峰团长吼。站立起来的 he 打量战火中的锦州城，打量夜风中飘展的战旗，高声：“同志们，反动统治就是要造人间监狱！共产党人就是要砸烂这监狱！砸烂这人间大狱！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增援三营！拿下法院大楼！”看得清楚，法院大楼那儿，战斗激烈之中。

乘胜前进。

小山东见一排长有些摇晃了，喊：“排长，我接旗吧！”

长长的旗杆在手中，千斤重，总有那么一种要往下出溜的感觉。心有不甘地将旗交出，腿一软，跪了下去。第一军旗手向一惊的小山东摆手：“上！我……没事！”战士架起了王景文，跟随着战旗前进。

三纵队前面，出现一晃着白旗的敌军官，说代表师长跟共军谈判，全师要起义。总指挥范汉杰严令该师夺回城北丢失阵地，可是，他们听到总指挥等逃跑了，明白总指挥是让他们吸引共军好使自己脱身！愤怒至极的官兵决定起义！

锦州城，敌帅已无。

王景文甩开架着他前进的战士，抄起了冲锋枪，奔到了战旗前。

锦州城，火海！

城中城，锦州老城，还是城墙环绕。解放军战旗四面八方临近。炮火破城，战旗在前，洪流四入。

15日16时，锦州城没了枪声，有的只是解放军的欢呼。历时31小时，攻城战斗结束。毛泽东要求一周之内拿下锦州城，东北人民解放军31个小时拿下！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二纵司令员刘震并马来到欢呼的部队前。下马的刘震被小山东手中的大旗吸引，奔来。司令员站住，仰望高高的旗杆舞动的军旗，缓缓地举起右手，向这一杆战旗敬礼！

一班长赶紧将战旗交给排长，咋地向司令员来了个立正：“报告首长，先前军旗是他打的！他是我们团第一军旗手！”指排长。

司令员与小山东握手，与十三团第一军旗手握手，再次仰望战旗，说：“军旗手救过我的命呢！”司令员仰望战旗的时候，清清楚楚可见腮上有个伤疤呢，司令员有歪嘴将军的绰号。

红军时期，战斗中猛追一个敌军官，将其扑倒，敌军官开枪击伤刘震左臂，危急时刻军旗手上了来，以旗端的铁锚猛刺敌军官。而在先前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击中右颞，留下永久的伤疤。

先前只是远距离地见过司令员挺拔、英俊的身影，听说过人们叫司令员歪嘴将军，现在，如此近距离地看到那疤。嗯，司令员的嘴是有那么一点歪。

将军拿过高高的战旗，舞动，说：“掌这大旗，过瘾呢！我都想当掌旗兵了！”

林总：“范汉杰怎么就跑了呢？”

参谋长：“已通告各部队捉拿。”

林总淡然一笑：“也黄埔呢，一期生。”

范汉杰被带到牯牛屯。一顶毡帽扣在脑袋上，黑棉袄棉裤，那棉袄极不合身，短，还露着棉絮。哦，共军司令部在这儿呢！空军满哪趑摸共军指挥部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在哪儿。

在了林总面前，林总几乎就是漠无表情。林总指座位，很轻的一声：“坐。”

落座的范汉杰忧伤地叹了口气，说：“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声音中，带上了哭腔。

## 第二十三章 战旗高高飘【下】

那一夜，锦州城的大街小巷满是休息的部队。王景文的警卫排被命令在一门市房中休息。隔着间屋子再隔着间屋子，就是团部。房盖还好，墙壁好几个大窟窿。满屋砖头、碎玻璃等。架着一排长的俩战士把人往地上一撂的时候，一排长啊地大叫，侧了身子，从屁股上拔出一块尖锐的碎玻璃，狠劲地撇到一旁，碎玻璃再次发出碎裂的声音。“害我啊！”一排长嚷。人再一侧歪，倒下去了，两手想抱在胸前，可是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两臂就伸直地搁在前，响起了呼噜声。

一班长摸摸一排长的屁股，摸到了湿，问：“要不要找卫生员包扎啊？”

一排长呼呼的。

“要不要包扎下啊？”一班长摇着一排长问。

“把旗给我，我要搂着旗睡！”第一军旗手嘟囔。

黑暗中，人们一怔。

一班长将自己持着的军旗放在第一军旗手胸前，还将排长的一手搭旗杆，那手立即搂了旗杆，两臂搂了旗杆，睡梦中一排长甚至发出幸福的呻吟。战旗高高飘！甚至与白云一同飘！娘、爹，爷爷，弟弟、妹妹，王村的父老乡亲，哦，大花也在呢，大花咋就在呢？他们仰首瞧着自己挥舞大旗……

大战之后的锦州城，除了巡逻部队的脚步声，除了口令的喝问对答声，一片宁静。但是，残余的火光仍然各处闪烁。

一早，首先响起的是炊事员老何头的吆喝：“开饭开饭！吃饱了好继续削反动派喽！”橙黄的苞米面大饼发你，一人一个。没菜，若是有块咸疙瘩头在手，赛过山珍海味。发到了一排歇息的房屋前。

有战士向老何头直摆手：“轻点喊，轻点喊！”

老何头从没了窗的窗台向屋内望，望到一排长搂着大旗睡得酣酣的，笑了，说：“这大旗打的，真高！我都看见了！”拿一张大饼递副排长，饼向睡梦中人指了指，意思是：给那人的！

有战士就瞧见了屋檐上挑着的幌：茶。“哦，茶叶铺啊！”就窆摸屋内，就看到了茶叶，摆放商品的货架上，玻璃罐中装着各色茶叶。惊喜：“这有茶叶！老何头，要是给大伙煮茶喝就好了！”

“能！能！”也看见了茶叶的老何头说。嘿嘿一笑：“让咱全团的人喝上热茶！”奔进屋，抱了一玻璃罐的茶就要往外走，在门口犹豫了：“违反群众纪律吧？”

都是一僵。

这工夫军旗手扶着旗杆要站起来，可是那旗杆实在是太高了，在屋里立不直，一下子人扑倒。赶紧上前了人，扶起一排长。眼睛还眯缝呢，努力睁开，瞧大伙，瞧老何头怀中的茶，瞧货架上的茶罐，再瞄老何头怀中的茶，忽然喊：“你要干啥？”

老何头一哆嗦，麻溜儿地把怀中的玻璃罐送回货架，还叨咕：“群众纪律可不能违反！”挑起担子，继续去发大饼。

（多年以后，讲起这往事，我的父亲说，总感觉好像听到毛主席在说：“锦州战役中，我们的战士在茶叶铺休息，满是茶叶，可是我们的战士没有去喝茶。喝了是可耻的，不喝是光荣的。”父亲说：“毛主席要是知道了我们没喝茶的事儿啊，也会表扬的！”我咧嘴角，说：“那也写进毛主席的书里头了？”“嗯！”父亲笑，重重地点头。）

其时，我的父亲胳膊肿着，拿大饼往口中送都艰难。吃得干干的，得直伸脖才咽得下。炊事员送来了白开水。其实有的玻璃罐碎了，地上散落着茶叶，捡点放水军水壶中就是茶水了，但是，也没人捡放。连看都不看茶叶，白开水仿佛就是玉液琼浆。

街上人多起来，而后传来敲锣打鼓声，出现游行的队伍：庆祝锦州城解放！

警卫连站立街旁，一排长手中一杆大旗迎风飘。旗杆戳在地，但是，右臂要举高撑着旗杆，才能让那大旗挺立。右臂，疼着。

牯牛屯。参谋长持一电文见林总。林总阅电文淡笑：“蒋委员长、卫立煌、廖耀湘，各拨各的算盘，所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才会在新立屯一带盘桓。依老蒋的性格，必欲欺我军兵疲将惫，令廖兵团西进，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关外通道！”林总冷笑，目光眯缝望作战地图：“战机难得，兵贵神速！”

天罗地网向敌西进兵团兜头罩下。

一架运输机在新立屯上空盘桓，下蛋般地抛出了几个降落伞，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也。锦州失守，蒋委员长带他飞赴沈阳，与卫立煌商讨对策。随即将其留下，名为共商对策，实为督战。军情十万火急，杜聿明采取了最快捷的方式抵达前线部队。血战印缅，廖耀湘是杜聿明的麾下。大师兄、老上级、老哥也。危急时刻，老蒋期望以情动人。

“卫总司令令我军退回沈阳，固守坚城，此一步棋，无异于令沈阳成为第二个长春！引颈受戮！坐以待毙！委员长令我西进，夺回锦州，与侯镜如兵团会合，无异于肉送虎口！有去无回！当下，我以为应奔往营口，退，可从海路撤往关内，进，可进攻锦州！委员长不是口口声声欲救我官兵于水火吗？为什么不采纳我的意见？”廖耀湘努力不表现愤愤然。42岁，委员长麾下最年轻的兵团司令。黄埔六期生时，选送学生去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面试的一关，廖被卡下了。结果，廖跑到蒋校长那儿告御状：“究竟是要选女婿啊，还是选人才啊？”鸣冤叫屈。廖，个头凡凡，其貌凡凡，稍一笑，板牙在前。

年轻后生的闯劲，被欣赏。校长大笔一挥，廖就去了圣西尔。对日作战，四平一战，校长对廖是点头的，廖知道校长将自己视为了心腹爱将。虽然隔着卫立煌，但校长曾经面授机宜。然十余万大军岂能因情义而草率？况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倒是有个想法，也算是折中吧。绕过锦州，抵兴城，与侯镜如兵团会合！到是进是退，再做定夺！此一方案，我想，不会受到校长非难的！这，也是西进！究竟你掌握的是西进兵团！西进兵团不西进，这是很伤校长自尊心的！给校长个台阶吧！”杜聿明指背拍着作战地图。

兵团司令望大师兄、老上级、老哥。

杜聿明逼视。

廖耀湘缓缓点头。

定下决策，杜聿明被护送至彰武，沈阳来了飞机接走。

西望，凶险。狐疑大师兄、老上级、老哥的招真的就是高招？

谨谨慎慎，如乌龟，如蜗牛。消息：军长曾泽生率部投共；随后东北剿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裹挟而降，长春姓了共！此前长春、沈阳、锦州三足鼎立，现在失二足，单足岂能立！此时不明断更待如何！廖耀湘总南望营口的方向，大有一浮萍飘摇于汪洋大海之感，凶险无边，南望是岸。

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坚战、阵地战、运动战，也情报战。破获的敌电台被利用，向敌军发电：解放军有移师锦西迹象！可与侯镜如兵团夹击共军？力挽狂澜？

你西进，我东进！二纵奉命直插新立屯，彰武与沈阳之间的新立屯，切断廖兵团退路。让你有来无回！穿过义县县城，急行军，也在尽可能地完成着东总的秘密调动，战旗收拢在手。王景文想啊，要是战旗高高举起，双子会看见的，看见县城中的旗，就知道十三团打这经过呢。英魂在，会跟随前进！于是，就感觉双子在了队伍中。逢山过山，逢河过河，不舍昼夜，前进，前进。炊事员乘坐卡车单独行进，预先在部队必经之路准备伙食。队伍经过时，也不停歇，炊事员站路边发馒头，白面的大馒头，一人塞一个。运动战，民主联军时就要求部队能够日行170里到位可立即投入战斗！运动战，靠的就是个运动，靠的就是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气贯长虹！时而铁路线，时而原野。大迂回！

大旗被一班长抢了去，一战士收拢旗面攥前端，一战士攥旗杆在后，疾行。一班长倒是想亲掌大旗呢，但是那挺机枪在怀呢。长途急行军，一斤一两都是重荷，甚至觉得穿在身的衣裳都是重荷。

长长的旗杆上多了攥握的手，是分担，也是扶持。哪怕是站一下都可能软下去，哪怕是站一下都可能眼睛一眯缝，睡着。后来就是走着走着，跑着跑着，都不知不觉睡着，但两腿仍然机械地前行。队伍中，有的班也是一根长绳在手，班长握前端，战士各个握着绳前进。班长还说呢：“能眯会儿就眯会儿！”让战士一边前行着一边——眯会儿。前进！前进！十三团是五师的前卫团必须在前！前进在前！信念：前进！信念：前进在前！信念：截断敌兵团退路！信念：消灭全部的反动派！信念——力量！赛铁赛钢！

第一军旗手的大腿根部是受过伤的，攻打义县县城时被护城河中的尖锐木桩戳伤，甚至红了护城河的水面。白纱布依然还缠绕着伤口。汗水比尖针还尖锐，往伤口里扎，让你疼。努力地，让两腿叉开些走，跑，努力地，不让两腿摩擦。前进，前进，前进在前你自己就是旗！旗帜在前！索性，不叉腿走了，不叉腿跑了，摩擦就摩擦，看那疼能把疼怎的！梁世英往地堡塞爆破筒命都不要，你还怕这一点儿疼？还有双子，人都牺牲了！疼你的吧！

出发前，团政委张鼎战前动员：“能不能全歼廖兵团，看我们的腿有多快！”

林总的部队长大了，胃口大了，能吃了，百万雄师的巨口！

而且你该相信，战马之上的张峰团长那腿也疼着呢！团长与你一块疼呢！

网撒敌西进兵团，而且有“上帝之手”，有“神来之笔”。

二班长要替排长拿枪，排长拨拉开人家的手：“旗都别人拿呢，还要缴枪啊！嗯，拿我当反动派呢！”

二班长嘟囔：“旗都能让别人拿，枪咋就不能让人拿？”

“枪都拿不了了，那我成啥了？废物！”排长说。

乘胜前进之师。

23日，敌西进兵团前卫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遭到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阻击。24日，敌军相继攻占解放军三个高地。当两军在石头山白刃肉搏时，敌军突然用炮火轰击，双方全被炸死，敌军占领石头山。敌军先后发起多次92高地争夺战，防守阵地的解放军一个连全都牺牲。即使占领了阵地，敌军心惊。101高地因弹尽人寡被攻占。傍晚，6时，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下，四路反攻，收复全部失守阵地！三昼夜激战，解放军防守阵地巍峨在前！屏挡敌东进兵团，解放军将塔山阻击战打进了军事教科书；阻敌黑山，把黑山打成了红山，血红血红的山，黑山阻击战也经典！十纵司令员梁兴初，绰号梁大牙，啃敌人的骨头，那是味味的；但是，敌军想啃他的骨头，钢筋铁骨，崩掉你的牙！廖耀湘深知如果打成了胶着状态什么结果，停止西进的进攻，下令向营口撤退。但前卫部队在台安以北遭解放军独立第二师的拦击，遭遇重炮炮击，廖误判遭遇共军主力，下令向沈阳撤退。如果猛打猛冲，独立二师恐怕难敌，廖兵团可能就进入营口了。其优柔寡断朝令夕改令兵团如同没了头的苍蝇乱撞。结果，东西南北，解放军的大网严实罩住廖兵团，再想破网而出，晚矣！解放军六个纵队，20万人，包裹住廖兵团。26日，东总下令：全线出击，分割围歼！猛打、猛冲、猛追！谁都明白，灭了廖兵团，沈阳城——掌中物！大东北，共产党人的天下了！对于共产党人，激动人心的前景！可触可摸的前景！

东总参谋长：“现在是纵队找不着师，师找不着团，部队乱套了！”

林总：“这个我不管，只要找到廖耀湘就行！”

也是凌晨的时候，十三团在西面的山坡，看见了山脚下的胡家窝棚，晨露中的胡家窝棚，看见了惊心的一幕：废墟一片，烧毁的卡车，人民解放军与敌军的尸体交杂，一场惨烈战斗之后的战场！晨露，分明是苍天的泪水！

队伍寂静无声地进了胡家窝棚。

队伍静立在废墟前，张峰团长突然暴吼一声：“掌旗！”

第一军旗手抢旗在手，战旗划了一个弧度抖开旗面立起。

“向我们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团长吼，声音中有那么点哽咽。

全团军礼。

东方，传来隐约的枪声。

团长向枪声方向一挥手：“前进！”

前一天，也是凌晨的时候，三纵的一个加强营抵临西面的山坡，山脚，兵车云集，屋顶天线林立，敌兵如蚁。断定是个敌军要害，但，绝没想到竟然是廖兵团司令部！果敢攻击！大惊失色的廖耀湘丢下司令部，逃至新六军二十二师指挥部，明码呼叫部队向二道岗子集结。明码呼叫！东总情报部门侦听到，林总微微一笑。三纵的加强营一次次攻击。数十次冲击。又一次冲锋被敌火力挡住后，张国福假装被击中，伏在一片阵亡的战友身旁，没有退回。当部队再一次吹响冲锋号，距离敌人最近的张国福投出一颗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瞬间手持爆破筒一跃而起，冲进敌指挥所，向敌指挥官暴吼：“命令部队放下武器，不然同归于尽！”敌指挥官惊得不知所措，身后，战友们已经冲了上来。敌指挥官当即命令士兵停止抵抗。一棍子削了廖兵团的头！打得廖耀湘晕头转向。三纵的那个加强营几乎覆没，但是展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西方军事专家在谈到这一场战斗时，称：“上帝之手！”“神来之笔！”

其时，十三团还不知道，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已是尾声！

“快跑啊，跑慢了人家就抢前了！”军旗手一边呼哧呼哧喘着，一边喊。

是，在胡家窝棚与敌激战的兄弟部队甚至来不及掩埋牺牲的战友，就奔赴新的战场！时不我待！

自此，战旗不再收拢。不再收拢的战旗被抢换着高举。

炊事员乘着大车往前赶。忽然王景文发现赶大车的人面熟，那时大旗在一班长手中呢，王景文瞪瞪地跑到大车前瞧赶车人，乐了，赶车人的眼睛挂着眼屎，王景文叫了出来：“猫叔！”总算没喊出：“瞎猫！”连忙改口：“大叔！”随着大车快步走，挨着猫叔快步走。

井有财伏着身子端详了阵儿跟着大车跑的战士，挂着眼屎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笑了：

“哦，小文子！你爹就想见你呢！”

“我爹也来了？又来了？”

“来了。不过，他是马队，我是大车队，我俩不在一块。他倒是想赶这大车，可赶大车，他可不是好车把式。”

“那他们马队呢？”

“八成是回去了。”

王景文立即心中黯然。

“上车，我拉你。”

“不了，我还有队伍呢！”

老何头插嘴：“人家现在是排长啦！”

“哦，当官喽！我回去可得告诉你家：小文子出息喽！”

小文子停止了对大车的追撵：“猫叔你们快赶路吧！”

“好喽！”猫叔咋地甩出了一声响鞭，大车急速前行。

说俺爹赶大车不是好把式，你瞎乎乎的倒是好把式？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大战锦州之际，廖耀湘西进兵团占领了彰武，以为切断共军补给线，就是对锦州的有力支援。但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随即开通了另外两条，马队、大车队急速穿行。人民解放军，打人民战争！

“小文子，好好干！”天地间，好像传来爹的声音。

师部命令十三团：抢占新民东十公里处的巨流河铁桥！断敌廖耀湘兵团退往沈阳之后路！天网恢恢！

原野之中，百余敌军见共军部队奔逃。战马之上的张峰团长眯缝着眼睛望，全团望敌军，望团长。队伍停住，团长冷笑：“不管他，这几粒芝麻谁爱吃谁吃去，别耽误了咱们的任务！前进！”

队伍再次疾行。

到了核心战场之边缘。但是，巨流河铁桥，敌军之咽喉！先前锦州是敌之咽喉，现在巨流河铁桥是咽喉。

从一屯子经过，突然一人挡住去路，头戴瓜皮帽，土财主样的人，持一棍，棍上挂了块白布，直摇。举白旗呢！土财主举白旗？还嚷呢：“八路老爷，八路老爷，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闹得队伍挺愣。

一营长上前问：“你是说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投降，还有多少人？你是什么军衔？”以为对方是乔装逃跑的国军，看年龄还以为应该是个军官。

“军衔？我能有啥军衔，我是这屯子的地主！”

“地主投什么降！”

“咋不得投降？你们共产党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吗，我是地主，我投降！”

一营长又好气又好笑：“那还有什么人要投降？”

“多啦！”地主吆喝，“出来吧！”

大门一开，咋咋地走出一队伍，百十号人的队伍，步伐还整齐呢，在解放军的队伍面前咋咋地站定，一军官咋咋地向解放军立正，高声：“国军连长胡忠堂率部向共军投降！”显然是残部。这支队伍找解放军投降，但是又怕与解放军突然相遇遭到打击，就躲在了地主的宅院，让地主出去打白旗。还吓唬地主：你也得投降，不然共产党来了，没准杀你的头！

团长瞧着这支队伍犯难，突然厉声：“是投降还是要投诚呢？”

国军队伍一怔。

军官：“投降咋讲？投诚咋讲？”

“大不一样！”政委张鼎上前，“投降是做俘虏！投诚是参加人民解放军，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好，我们投诚！”国军军官说。

“我们投诚！”国军队伍喊。

“那就立即与我们一同出发！胡连长还是你们的连长！”团长命令。

“是！”胡连长暴吼了一声。

“长官，那我呢？也……投诚？”地主问。

张鼎政委向着电子高声：“老乡们，等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请你们给这个地主做个证：他曾经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曾经协助近一个连的国军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是有功的！”向地主微笑：“共产党人不会为难你的！”

“谢谢！谢谢！谢谢！”地主点头哈腰。地主瞧着一排长手中的大旗说：“共产党的旗真大！真大！”

军情火急。团长下令：“出发！”

前卫营是一营，之后是团部，之后是警卫连，警卫连之后就是投诚的胡连长的队伍。胡连长的队伍各个精神抖擞呢，瞬间一条光明的出路就在眼前呢，哪能不跑得起劲？胡连长还不时地喊着：“快！快！”

化敌为我！瞬间！

再见炊事班，见几个国军士兵夹杂在忙碌的人们中间：炊事班也抓了俘虏！大车正疾行呢，几个国军士兵见着了，见是解放军，本能地就跑，老何头抓扁担在手，喊：“再跑轰死你们！”惊恐的国军士兵以为是啥厉害武器呢，停止了奔逃，举手投降。“过来！”老何头喊。国军士兵就乖乖地。炊事班倒是有两杆枪，两杆步枪，枪口对着国军士兵。一国军士兵见老何头手中拿的是扁担，还笑了，说：“哦，伙夫！就是您拿烧火棍我们也投降！没根没落的，投降了，用不着满哪躲了！听说共军优待俘虏，还能混着饭吃了！”“就是！”别的国军士兵附和。炊事班就也不再紧张了，不再如临大敌了，炊事班长就让国军士兵上了大车，一路走一路唠，越唠越近乎。那几个国军士兵甚至为做了俘虏幸福。手中的枪呢，当然到了炊事员们的手中。

团长向那几个国军士兵说：“你们跟着炊事班好好干，算你们投诚！”

“投诚是咋回事？”国军士兵不明白。

“投降是打白旗，投诚是打红旗！”一排长插嘴。

“没错！投诚就是入伙！就是加入我们解放军了！愿意吗？”团长喝问。

“愿意！”齐声。

途经新民县城。夺巨流河铁桥，新民之敌不除，可能被前后夹击。团长部署：一营

继续向巨流河铁桥逼近，二营攻击制高点高台山，三营攻城！要是在以往，面对这县城，没几个团想都不会想攻城。今非昔比，就一个团，觉得这县城碍事了，就攻。面对县城北门，就要攻。投诚的国军随警卫连攻城。

“弟兄们，可别丢脸啊！谁要是往后跑，老子毙了他！”投诚的国军连长胡忠堂喊。

“你就瞧好吧！战死了，这回咱也是解放军！”有部下应。

“掌旗！”团长喊。

第一军旗手上前就从一班长手中夺过了大旗，旗杆一舞，旗面展开，战旗在前。

“真不客气啊！”一班长嘟囔，甚至愤怒。

第一军旗手随即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第一军旗手嘛！”

“那第二军旗手也不能总也二不着啊！”一班长嘟囔。

第一军旗手瞅瞅旗杆，不舍地交一班长手中：“行，这回机会给你，就让你二一回！”

一班长立即眉开眼笑，随即严肃：“是！”

但是，胡连长到了一班长面前，咋地一个立正，而后就伸手要拿旗：“既然算我们是投诚的，是打红旗的，那就让我掌这红旗吧！”

一班长缩手：“这旗你哪能掌！我好不容易才轮上呢！”

胡连长望团长：“我要率领我的弟兄打着红旗去，让城头的国军弟兄看看，咱们是可以打红旗的！我要告诉他们：打红旗比打白旗好！光荣！”

团长望城头，枪口可见。但是，兵临城下，城头无枪声。

团长瞧政委。

政委缓缓点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团长笑：“到底是读书人，知道兵法！”向胡连长：“只是——危险了些！”

“军人嘛，哪能怕危险！”向部下，“怕危险吗？”

“不怕！”齐声。

“想立功吗？”再问。

“想！”响亮。

团长望向了一班长：“将军旗交给胡连长！我们全力掩护胡连长！枪口对准城上敌军！”

枪口对枪口。城头的枪口当然畏缩：锦州城都被拿下了，这小小新民县城还要坚挺？

胡忠堂，相貌堂堂，大高个儿，轻微络腮胡，喜欢抬眼眉，抬眼眉时额头横出几道额头纹。胡忠堂在前，连队整齐列队在后。“有胆吗？”胡忠堂抬眼望城头，喝问自己的队伍。

“有！”队伍爆出。

“前进！”胡连长下令。

队伍步伐整齐，咋咋地前进。

胡连长两臂前伸，举战旗，以标准的军人步伐前进。

二营对外围制高点的攻击已经开始，除了那儿的枪声，这里——就胡连长队伍的咔咔行进声。后面的人甚至屏息静气望胡连长和他的队伍，望高高飘扬的战旗，望城头畏缩的枪口。城头也静，没一声枪响，惊异。咋还来了国军？咋还打着红旗？红旗好高哦！时，深秋的风疾劲，城头的风更劲。

胡连长身后有人嘟囔：

“成敢死队了！”

“啥时这么玩命！”

但是，队伍咔咔地前进。

距城门就 50 米的距离了，胡连长爆出了两个字：“立定！”

队伍咔地立定。

一支打着红旗的国军连队。

时，太阳西斜。

旗杆戳地，胡连长望城头敌军。

城头敌军也在望他。

“共军说了：投降是打白旗，投诚是打红旗！城上的国军兄弟，你们是打白旗呢，还是打红旗？要打红旗，打开城门！”

城头挺拔出一军官：“打白旗呢，我们还没准备好；打红旗呢，没有！”

胡连长大旗前推：“红旗在此！打开城门，便是打了红旗！”声音高亢。

城头忽然响起一声枪响，因为高度紧张一士兵枪走火。胡连长身后的解放军队伍密集的子弹立即兜向城头，城头静悄悄没有还击的枪声。敌军官骂：“谁让开枪的？找死啊！”

既然城头无还击，解放军的射击停止。

胡连长的队伍站立两军之间。

忽然城门洞开，有国军站立城门两侧。城头有人连喊带比画：“城门打开啦！你们进城吧！”

隔着洞开的城门，可见城中敌军奔逃。

三营噉地跃起，三个连，一个连在前，两个连在后，呈三角阵势，向县城楔入。

警卫连也前三角阵势，三角当中是团首长，向城内楔入。

胡忠堂和他的连队，在冲锋的人流中依然站立，干完了最关键的活忽然茫然，忽然不知所措。第一军旗手拿去了战旗冲胡连长一笑：“你旗打得不错！”大旗就在人流中前行。

“连长，咱咋不往里冲呢？你不是说要立功吗？”部下向胡连长说。

“咱这身衣服咋能和城里的人搅和在一起？那不是敌我难分了吗？”胡连长还振振有词。

部下点头：“对呀！”

“其实，是觉着国军打国军，有点别扭！”胡连长说。

“连长，咱们现在是解放军！是打红旗的解放军！”部下说。

“对呀！转向了！”胡连长顿足，一挥手，“弟兄们，给我上！”

县城内，一窝一窝的敌军投降，枪撇得满街。俘敌一千余人。

（我查阅团史，新民县城的战斗，一语带过，没有我军伤亡的记载。就是在几个月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事。国共战场的变化由一锦州之战巨变！）

俘虏们归了堆，团长命令：架设天线，向师部报告方位。按照与师部的约定，要每天四次报告部队方位，但是，为了争取时间赶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已经有三个时间段没有报告。一天，可不是仅指白天，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报告部队方位，以及夺取新民县城战况，以及胡忠堂连投诚并加入战斗。

师部：甚好。休息一夜，明晨夺桥。

团长哪里知道，没了十三团的消息，师长嚷：“这个张峰！贻误了战机我毙了他！”嚷了多次！

俘虏咋办？遣散。夺取铁桥任务在前，没有兵力看押他们。其时，十三团还不知道呢，其实，在前一天，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主力已经被歼灭！创边分割边围歼战例！廖兵团十余万精锐之师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此时仅残余。一块大烧饼被吃光了，掉落些芝麻粒。也在被搜索被消灭之中。特别搜索捉拿廖耀湘。擒贼哪能放过贼王？对那些俘虏，张鼎政委直吧咂嘴，舍不得：“唉，一教育都能成咱战士呢！”张鼎就向俘虏喊话：“如果愿意加入人民解放军，就在这县城等着！”而面对那些俘虏，胡忠堂自豪着呢。有的还向俘虏喊：“到时你们就和我们一样了！”“咋能一样！我们是投诚！打红旗的！”有人嘀咕。

二营拿下城外制高点，也押了一批俘虏进城。俘虏也遣散。

但是，就要出城门的时候，团长回头，叨咕：“脑筋慢了！失了一招！”

政委询问的目光望团长。

团长一摆手：“算了，还可补救！”

得前头开饭。后勤早越过了新民县城，在前头准备伙食呢。如果县城这块骨头实在难啃，就要放弃攻击，绕过，毕竟夺取巨流河铁桥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部队开拔。

胡忠堂紧跑几步，到第一军旗手旁，馋得目光瞅军旗手手中的旗杆：“这大旗，打着真过瘾！”

“还想打？”

“是。”

第一军旗手瞅瞅胡连长的那身衣服，撇嘴：“出了城再说吧。”

“哎。”

打旗的胡连长，旗杆攥得紧紧的，满脸的严肃。其时，夜幕正罩下。

队伍咔咔地行进。王景文忽然觉得身边走着李双，身边就是李双的气息，甚至看了看持旗人——是胡连长。

每个人的身上，都两三杆枪。

埋锅造饭的地方，村头，蹲着二十多个俘虏呢。咋蹲着二十多个俘虏呢？火头军们正忙乎着的时候，过来了几十个国军，军需股长持枪迎上，跑了一些，剩下的就举枪投降。现在团长见了俘虏就头疼。“愿意留下的，编入胡连长连队；想走的，吃饱了，就可以走。”团长说。

后来一提起新民县城遣散那上千人的俘虏，张峰就吧咂嘴：“可惜！可惜！”

巨流河铁桥，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东进通道！

巨流河铁桥，铮然在前。湿淋淋的深秋的早晨，湿淋淋的铁桥。淡的晨雾似是巨流河挥发出的水汽，惧怕着即将跃升而出的太阳，已经萎靡。东方的天空已经铺上了红霞，宛如挥舞的一幅巨旗；也似红毡铺展，供朝阳蹂躏而出。铁桥守军为一个加强营，两侧耸立着岗楼。

西岸，丘陵之后，埋伏下十三团的人马。没了团长张峰，没了胡连长及其连队，没了警卫连一排、二排。没谁都行咋能没团长呢？因为团长是张峰，所以就没了！没了！要师长在，得暴跳如雷！要司令员在，得恼火！要林总知道，得皱眉！夜晚，团长张峰亲自带了几个个人前来侦察了地形，当夜就做了部署。但是，此刻，不见了他的影。也少了警卫连一排的影，没了第一军旗手王景文的影。军旗收拢，在警卫连二排长的手中呢。

西边的路上，走来了一拨国军，哩哩啦啦的，奔了铁桥。还拖着杆军旗，那旗杆就拖在地上呢。拖旗人，王景文是也。原来这拨人就是潜伏阵地上没有的十三团人马！包括团长张峰。在即将走出新民县城的时候，张团长陡然计上心来。结果，后勤俘获的那些俘虏的服装也派上了用场。至于胡连长和他的连队，原装的，不用再乔装，直接上阵。团长倒是想扮个最大的官，可是瞅着胡连长，笑了：“你就最大的官吧，不用扮，本来就像！”“还是你扮连长吧！”胡忠堂要把服装脱给团长，团长拦住：“这最大的官就你了！你咋看都像国军的官！”胡连长叨咕：“要是有杆国军的军旗拖着，就全乎了。”一班班长小山东应了：“伙计，我有！”就从腰间扯出了一国军军旗的旗面，一面国军军旗旗面被他缠在腰上。“你咋有这旗？”团长问，眼睛瞪得溜圆。“战场上捡的，本来我想拿它做个裤衩呢！”团长点头：“嗯，是做裤衩的料！”胡连长瞄十三团的战旗，第一军旗手一把将旗攥在手中说：“想都别想，你们的旗哪能这么威风！”团长向一排长又是一瞪眼：“说啥呢？说啥呢？什么你们你们的，胡连长他们现在是咱的同志！”另找了根杆，就有了道具——国军军旗。

队伍临近铁桥，敌军惊慌，喊：“站住！站住！”

“打旗！打旗！”胡连长吩咐。

王景文就将国军军旗向桥头摇，还喊：“没见啊？自己人！”

胡忠堂也不管敌军应不应允，一摆手，队伍哩哩啦啦地继续前行。特地让队伍哩哩

啦啦的，更像溃逃的样，上了铁桥，队伍拉开了距离，发起攻击的时候也便于施展。攻占铁桥的细节，昨晚好一通设计。“你们也赶紧逃吧，要不了多久共军就打来了！范汉杰十多万大军，完了！咱西进兵团十多万大军，完了！就你们还在这傻呵呵地守桥，傻屌！抵挡得了人家吗？老子和弟兄，就是腿快，捡了条命！”胡连长不停嘴地说，拎着手枪比比画画地说。其实，不知道敌西进兵团完蛋了，但也说完蛋了。

说得敌军傻傻，心惊胆寒，眼看着队伍踏上了铁桥。

“你们也快跑吧！都缺心眼啊！”王景文喊。

“人家要在这誓死效忠党国呢！要做烈士呢！”胡忠堂说。

“哦，要做烈士！了不起！佩服！”王景文一手持旗，一手扬起，翘着大拇指，大拇指还摇晃。

东岸，站出了敌营长，挥着手枪喊：“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胡连长可没停脚步：“共军没要了我们的命，咋，你们要解决掉我们？替共军把我们消灭？娘的，要凶找共军去！”

就在这时，一战士穿的上衣不合身，小，扣子嘭地蹦掉了颗，露出了里面的解放军服装！旁边的一敌兵瞧见了，先是惊骇地张大了嘴，但没喊出来，而是扑通跪了下去举枪喊出：“我投降！我投降！他、他、他们就是共军！”

“共军！”惊呼传递。

“打！”拎一挺机枪的张峰团长、乔装成国军士兵的张峰团长暴吼，端起机枪向东岸敌营长的那一堆射击，一时间铁桥之上枪声大作。

王景文将手中旗扔向桥下，端冲锋枪射击。

副团长王亚民大叫：“吹冲锋号！”部队跃出。

陡然间，解放军到了敌军眼前，甚至，身边。

桥上挨着解放军队伍的敌兵瞬间被解决掉，有的中枪栽向桥下，有的逃命跳下铁桥。活的，死的，深秋的河水一概接收，浩浩荡荡南去，去入海。有的没有反应过来咋做俘虏了就被解决掉。西岸的碉堡内也冲进了解放军。就像有人喊口令似的，敌兵唰唰地跪下举枪投降。

东岸疯狂阻击。

桥上解放军卧倒还击。

十三团的小钢炮开始炮击了，炮击东岸。小钢炮就是迫击炮，解放军战士叫小钢炮，是要叫得亲切。那玩意儿，小，带着方便，用起来也威力。砰砰砰，每一声爆炸都飞起敌军的尸体。桥上、桥西岸，猛烈的枪弹简直是铺展而去。

敌营长率领残兵弃了铁桥向沈阳城方向逃窜。

十三团的战旗在巨流河铁桥招展。

团长瞄逃窜之敌：“逃也逃不出咱解放军掌心的！”

敌军压根儿就没想到西进兵团会覆没，因而，没有做炸毁大桥的准备。现在，大军

可从大桥通过，直捣沈阳城！

“伙计，你咋把我的裤衩给扔了？扔就扔呗，咋还非得往河里扔？”小山东嬉皮笑脸地问一排长。

“沈阳城那儿裤衩有的是，到时你就捡吧。”一排长说。

小山东俯身望桥下河水，叨咕：“我的新裤衩没了！”

一排长指沈阳城方向：“不是说了嘛，沈阳城有的是呢！”

“就是！”有战士笑着附和。

报告师部：已经占领巨流河铁桥。

师部命令：守桥，休整。

下午，三纵的一个营抵达铁桥，称奉令接管铁桥。当时张峰团长就兴奋了，嚷：“咱们又有新活了！”二纵、三纵，总是并肩战斗。看到一方的部队，另一方就不远。

果然，师部命令：准备急速行军，抵苏家屯，阻沈阳之敌南逃营口，待师部抵达后行动。

“咱们要对沈阳城下手了！下口了！”团长抖着电文兴奋地喊。

就在这一天，钟伟统率的十二纵已经由长春抵达沈阳附近，即将进攻沈阳城。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卫立煌及家人乘汽车赶往机场。一堆大员聚集在那儿呢，吵吵嚷嚷骂天咒地，存丝丝希望看能不能有飞机搭上逃离即将陷落之城。卫立煌的到来大了希望。

随着一阵嗡嗡的声音，两架运输机自西天而来而落。卫立煌等登机。谁上飞机那是有名单的！下边的人嗷嗷地往上挤啊，舱门处，上来一个卫士踹下一个，死守，一个都不放过。愤怒至极绝望至极的人，甚至攀上了飞机机翼耍横耍赖。卫立煌下令起飞。机翼震动，上边的人掉落。飞机西去，机场骂声连天号哭震地大厦将倾也！咔咔的，将倾之音清晰传来。

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五师师部抵达巨流河铁桥。随师部来了四五十挂大车，要运送队伍前进。送军火到前线的大车，现在送队伍进军。

老爹啊，你要是会赶大车多好啊，儿子就坐你的大车去打反动派！我的父亲望北方的天空，天空中有爹的脸，娘的脸，景春的脸，小花的脸，王村乡亲的脸。

师长亲自做战前动员，讲述整个辽西战场几天来的巨大变化，特别说道：“毛主席致电东总，称辽西会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官兵喜悦欢呼：

“胜利万岁！”

“胜利万岁！”

“胜利万岁！”

……

声动山河！

晚饭后，部队短暂休息，列队而坐，席地而坐，头埋在两膝间打盹而已。

一班长忽然悄悄地站起，奔了野地。回来朝一排长一笑，压低声音说：“伙计，我把那破烂的裤衩脱扔了，现在光腚前进！轻装前进！”

“哦。裤衩会有的！”排长笑。

“不兜着点你那机枪行军时总晃荡啊！”一班有战士调侃。

“下流！”一排长故作正色。

“那是随时准备开枪！反动派没消灭光，哪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班长也故作正色。

队伍中发出轻笑。

当班长了，说话也有水平了。

夜 11 时，集结号吹响。大车当然是不够坐的，换着坐。五师前卫团过巨流河铁桥，三纵的那个营列队桥两侧。在三纵部队的注视下十三团不由自主严肃了自己，步行的队伍步伐咔咔的。

国军急行军有车队，今人民解放军有大车队，人民群众提供的大车队。打的是人民战争！

## 第二十四章 血染东方红

18小时，奔袭一百多公里！临近苏家屯。

“我们先前逃命也没逃这么快啊！”胡连长手下的兵叨咕。

“那是逃命，现在是革命！”胡忠堂挑高声音说。

师部和大车停下，高远副师长向张峰团长说：“苏家屯的活儿，就你们十三团独立干了！胜利在即，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让更多的战士能够活着庆祝我们伟大的胜利！”

“是！”团长吼。

汪洋参谋长：“林总不是说过嘛，战争是个艺术活！艺术活就要艺术地干！”

“是！”团长吼。

吴国璋师长微笑摆手：“出发！”

“是！”团长又是一声吼。

苏家屯，其实就沈阳城外围据点之一。现在人民解放军准备拔除沈阳城外围据点。这苏家屯当然算是个大据点，现在由十三团来拔除，就如打锦州拔除义县县城一样。

沿铁路前进。铁路线曾经是敌中枢神经，现在人民解放军沿着铁路线前进。先前这铁路线不时有火车穿过夜幕来往，现在清冷了，只剩路基的石子在脚下哗啦哗啦响。

苏家屯火车站的灯火就在前方，部队停止前进，所有望远镜都扫向了苏家屯，不满意夜幕的笼罩。整个苏家屯，就火车站的灯火明亮，就那明亮出敌军的身影，持枪的哨兵来回晃悠着。

团长放下望远镜，叨咕：“敌情不明。”

“能明！”不远处的第一军旗手接话。

团长招手，第一军旗手至前，大旗不离手，团长问：“小鬼头，啥招？”

第一军旗手满脸诡笑，举起了旗，旗杆指铁路旁的电话线杆上的话线：“民主联军的时候咱不是就用这办法吗！”

团长一笑：“慢，容易耽误事。”

“那就得抓舌头了，让舌头告诉咱们！”第一军旗手说。猛地又现灵机：“那就掐断电话线，抓通讯兵！还有个词儿叫守什么来着？”

团长微笑，大手猛一拍第一军旗手的肩：“守株待兔！好主意！”把没防备的第一军旗手又给拍趴下了。团长好久没这么拍王景文这个小鬼头了。趴下的时候手中的旗杆一下猛搭在团长的肩上，团长也没防备，被压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众人笑。

团长故作正色：“轻点笑，轻点笑，别没动手就暴露！”

通讯兵猴子一般地爬上了线杆，咔地，电话线耷拉下来。

侦察连选出了五个人去线杆下埋伏。必须得活的，不能给整死了。团长特别叮嘱那五人，最后补充：“至少得有一个！”

“是！”五人吼。

团长笑：“轻点轻点，都暴露了还埋伏个屁！”

五人轻笑。

“要是想抓活的，我这大旗能顶用！”第一军旗手嘟囔。

团长盯视第一军旗手。

“能顶用！”第一军旗手因被盯视而鼓舞。

团长一摆手：“你也去！要是因为你坏事，可别怪我不客气！”

“是！”第一军旗手比那五人喊得都响亮。

“轻点轻点！”团长笑。

第一军旗手持着战旗屁颠屁颠地追撵那五人，身后传来队伍的轻笑。

“这鬼头，有点像我！”团长说。

又是一阵轻笑。

舌头来了！兔子来了！有火车站灯火作衬，清晰地见来人的黑影。十多个呢，一个班，顺铁路而来。

团长意外：“咋来这么多呢？幸亏多了个争着要去的！”

“来了这么多！一个班！”埋伏的侦察兵嘟囔。

侦察连连长带了一个班上来了，潜伏下。

“不能开枪，不能暴露部队！也不能让敌人开枪！那也是暴露！”侦察连连长说。

瞄着奔来的敌人，手电筒在敌人手中摇晃着形成一道道白柱。

“穆连长，你说国军现在最怕什么？”军旗手问。

“怕什么？”

“怕红旗！怕咱们的冲锋号声！冲锋号倒是不能吹啊，可我这有红旗！”

“你想怎的？”

“我想让他们先看到咱们的红旗！我想就把咱们的旗戳线杆那儿！先吓住他们！行吗？”

“好！”

军旗手猫腰上前了，旗杆在黑暗中还划了个弧度，旗面呼啦啦地展开了，大旗贴线杆立放。大旗快跟线杆一般高！

回来的军旗手：“让我跟他们喊话行吗？”

“你喊话也行，轻声点，别一下子把他们吓坏了，坏事！”穆连长叮嘱。

“明白！”

手电筒一根一根线杆地照，几个兵将成捆的电话线挎肩上。满天冰粒一样的星星瞅着他们笑，冷笑。照啊照，照到了这一根线杆，先照到了旗杆，沿旗杆往上照，哦，好长的杆，哦，旗！一杆旗！红旗！手电筒的光柱僵住，线杆下通讯兵们聚了堆，仰首看旗，惊异、惊骇地看旗，都忘了看电话线。

一个上前，拿了旗，沿旗杆看旗面，旁的人帮着将旗面抻开，一个还在手电筒的光柱中读旗标：“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三团。”

“国军兄弟，你们好！”王景文勒细了嗓音喊。

国军兄弟立马僵住，倾听。

“别慌！别动！只要别动，就能活命！明白吗？”

一片应声：“明白！明白！明白……”

“那就好！那我们就出来了！别慌！别动！”

一片应声：“不动不动不动！”

军旗手一摆手，军旗手成指挥的了！摆完那手势也知道，这手势应该穆连长摆，自己跟自己一笑。

铁路两侧树丛中、草丛中站出了解放军，通讯兵在惊愕中醒过神来慌忙举手。

军旗手捡起大旗，在夜空中挥舞了几下，向穆连长一笑，说：“红旗所到，必胜！”双臂前伸，最庄严的姿态打旗，踏着路基的枕木，最庄严的步伐。

通讯兵们的枪已经被缴，穆连长命令：“跟着红旗走！”

穆连长紧跑几步，与军旗手并肩走，穆连长拍拍军旗手的肩：“是干侦察的料！”

“更是军旗手的料！”军旗手不领情。

到团长面前，穆连长先说了句：“兵不血刃！”而后说，“王景文是干侦察的料！”

结果，团长说：“嗯——更是军旗手的料！”

把个军旗手美得合不拢嘴了。

团长让通讯兵坐，团长也坐，在满天星斗下，团长跟国军通讯兵像唠嗑似的询问苏家屯敌情。守敌为一个师的教导团。教导团干啥的？平时培训军官和士兵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是有素质的，是样板团！是强悍的！要在民主联军的时候对付这教导团，咋地得动用一师！现在，就十三团对付！

通讯兵的服装，穿在了警卫连一排一班战士的身。王景文将大旗往一班长手中一递：“咱俩换换！”就夺过了一班长手中的国军军服。

那旗一递的时候，一班长本能地接过，可是，手中的国军军服没了，明白了咋回事，顿足：“排长你霸道！”

“咱团长要拿你机枪你能说团长霸道？这叫下级服从上级！管咋的，我是你排长！而且，你还是第二军旗手呢！你是不是？”

“倒是。”一班长说出这两字，都带上了哭腔。

一排长又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冲锋枪往一班长怀里一塞，抓过了人家的机枪。

警卫连连长过来：“咋回事？”

排长一个立正：“我带一班跟随！”

连长瞧瞧一排长的脸，瞧瞧一班长的脸，哼了声，随即叹了口气：“我跟谁抢呢？”

其实内心痒痒着的还有团长张峰。自从当了团长，这冲锋陷阵的事儿，受制约了，更多的时候得在一旁掌控局面。攻占巨流河铁桥，那是实在忍无可忍，过了回瘾。

一队国军的队伍在铁路线咔咔行进。现在的团参谋长在队伍中，在胡忠堂的身边。明面上，胡忠堂带领着这支队伍，咔咔地行进。胡忠堂一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咔咔地行进，现着军官的威严。在临近火车站的时候，胡忠堂引唱了两句，而后向队伍爆出：“唱！”队伍就唱起了国军的军歌：

飘扬的旗帜，  
嘹亮的号角，  
战斗的行列是他快乐的家。  
一心一意，  
热爱着祖国，  
更把生命献给了她。  
道不完南征北讨的故事，  
数不尽一身光荣的伤疤。  
哪怕白了少年头，  
报国的心意就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

抗日战场，这歌声曾经雄壮；而今，荣光随风而逝，成为记忆，因为国军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军歌已经成为空壳，军魂已失！

歌声自北方飘来，自北方的夜色中飘来，国军们当然熟知这歌声，这是国军的军歌、战歌，无数次唱起，也曾无数次在歌声中热血沸腾。可是在这个北方大地震颤、倾翻的时候，听闻到这歌声，疑惑，甚至感觉有那么点幻觉。但是，歌声中步伐咔咔。如同汪洋之中一孤岛的苏家屯，一支国军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自北方来，自沈阳城的方向来，有那么点神兵天降的感觉。清冷的夜晚，这歌声暖人。一支国军队伍咔咔地近前。

“口令！”岗哨猛然醒悟自己的职责，暴吼出。

“山茶！”胡忠堂从容而答，步伐不停，队伍步伐也不停，咔咔的。

“海棠——哪、哪个部队的？站、站住！”哨兵猛然进入高度警觉状态。

胡忠堂微笑，步伐咔咔的，队伍步伐咔咔的。“共军都兵临沈阳城了，你们还管老子是哪个部队的！不欢迎吗？”胡忠堂挑高着声音。

走在胡忠堂身旁的王景文，觉得自己与胡连长一同挺拔！不久前还是国军连长，现在是人民解放军连长，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挺拔！沉稳如山的那种挺拔，与之并肩甚至

是一种光荣！

“站、站住！不然开枪啦！”国军枪栓哗啦哗啦的。

胡忠堂在哨兵前站定，身后的队伍似惯性地前进，不再成行列，成了堆儿。

一个排的国军枪口在前。

彼此打量。

国军惊恐。

胡忠堂微笑。

“哪个部队的？”国军喝问。

“人民解放军！”胡连长答，一字一字地答，一字一字地咬得清晰，麻利地手枪就在手中，枪起就将一哨兵击毙，就在胡连长枪起的瞬间副团长王亚民暴吼：“打！”队伍如炸弹般炸开，向车站的敌军发起猛烈的突然袭击。而就在车站内爆发出枪声的瞬间，西方响起了冲锋号，西方，北方，杀声起，勇猛突进、突击。敌碉堡，未及向外突突几声，早已扑上了战士，塞进了手榴弹。几个碉堡，在进攻之前早已经包干给了专人。敌军的营房，敌军一边提裤子一边往外跑，在解放军的扫射中鬼哭狼嚎。“共军来啦！共军来啦！”惊恐地叫喊。隔窗玻璃手榴弹砸进了营房，霎时火车站火光四起。

冲锋号嘹亮。

火光中，赫然见那杆大旗，小山东在夜色中挥舞大旗奋勇而来！夜晚进攻咋的？也战旗挥舞！

瞬间，火车站基本被控制。

战旗在站台挥舞。

挎机枪的王景文跑到小山东跟前：“伙计，旗打得不错！”

穿着国军服装的解放军，臂缠白毛巾，预先就准备好的白毛巾，怕激战中分不清敌我造成误会。

“向街区突进！”副团长王亚民命令。

一辆坦克咔咔地趑趑趑趑奔公路，要北逃。坦克屁股后面拖着一拨敌兵。解放军的子弹铺展而去，坦克在弹雨中梆梆地响，火花四溅。后面的敌兵拼命地往坦克屁股后面躲，惶恐中也明白，这坦克现在是解放军最大的目标，是最危险的！但是，夜中哪里现身哪里就是弹雨倾泻。

“别让它跑了！”王副团长喊，嗷嗷地兜了上去。

坦克屁股后面的敌军不再跟随坦克，抱头鼠窜，或被消灭，或在“缴枪不杀”的恫吓声中跪地举枪。解放军眼中就见这坦克。几颗手榴弹撇了过去，在爆炸中坦克仍然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妄想夺路而逃。就见一战士端一爆破筒上去了，还喊呢：“你们退后！”坦克瞧见了这战士，瞧见了爆破筒，拼命地想面对这战士，战士往哪边跑，坦克就往哪边掉头，战士愤怒站定，怒视坦克，坦克也不动，面对战士。

“那就投降吧！不然，投燃烧弹！烧死你们！”王景文喊。其实哪来的燃烧弹呢！

“想活命，投降！”战士单手攥爆破筒指坦克咆哮。

“投降！”四围怒喝。

坦克静静的。盖推开了，露出高举的一双手，一个一个地举双手出来，出来了四位。

“嗯，捞了一辆坦克！能开的坦克！”王景文说。差一点就炸毁的坦克。他攀上坦克，机枪指舱内：“还有没有人？”

“没啦，就我们四个。”一当官模样的说。

一审问那人，敌教导团团长！还有一位，副团长。

副团长还嚷呢：“我们可没想顽抗啊，没用机枪，没用大炮，你们要宽大啊！”知道要是顽抗，就得被消灭！

“向街区进攻！”副团长王亚民命令。

“团长，你看！”有战士喊，指车站站台。

几个停在铁轨上的货车车厢，门打开，下来了一拨敌军，举双手的敌军，有一个拿步枪挑着个白围巾向解放军直摇，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干吗不开着坦克前进呢？把坦克手交给我！”王景文向王副团长请示。没等王副团长表态，王景文就朝坦克中钻出的另外两人问：“谁是坦克手？”

“都是！”一个应。

王副团长：“坦克手和坦克就都给你！”

王景文：“是！”随即向警卫一班战士一招手：“跟我上坦克！”随即瞧见小山东和他手中的战旗，一招手：“上坦克！”

部队向街区突进。坦克咔咔地碾向前去。坦克上面，坐着一班的战士。舱盖开着，一班长站在舱内摇晃大旗，觉得受拘束，就又爬了出来，坐在坦克外摇晃大旗。

舱内，王景文枪指坦克手：“瞧见敌军你们一开炮，就是投诚起义啦！我跟团长说你们就是投诚起义的！知道啥叫投诚吗？”

“知道！投诚是打红旗，投降是打白旗！”正开着坦克的坦克手应。

另一个就抱起了一发炮弹：“行，我俩准定开炮！”

敌团部，没了团长副团长的团部。团长、副团长跟参谋长说亲自增援车站，上了坦克带了一个营离去，参谋长坐镇团部。这参谋长顽抗，紧急部署阻击。处处火力点。两层楼，一面面窗是火力点，楼顶也处处火力点，上上下下形成火力网。参谋长，一个年轻的军官，一个被视为前程无量的青年军官。据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事的耽搁，就成为国防部一位高官的女婿了！

攻打苏家屯，终于有了最激烈的场面。

“呵呵，这仗才打出来点意思！”王景文早忘了枪指坦克手，在瞭望孔中瞧着对峙的场面居然乐得合不拢嘴，向坦克手说：“你俩有机会开炮啦！”

紧抱炮弹的坦克手喜悦地将炮弹推进了膛。

“炸那碉堡！”王景文嚷。敌团部前的一个碉堡正嚣张，每个射击孔都向外喷射着

子弹呢。坦克被子弹打得梆梆响。其时坦克上面的一班战士都后躲，一班长趴在后部大旗前指，喊：“排长，开炮啊！”

坦克稳稳地对准了碉堡，稳稳地开了一炮，火光一闪，爆炸声中，碉堡被掀了盖，随即，碉堡内发出几声爆炸，可见人的身体的碎块被抛掷了出来。

“兄弟，我们打红旗了！”开着坦克的坦克手回头向王景文笑说。

“兄弟，该算我们战场起义了吧？”另一个坦克手喜悦地问。

“没问题，没准还能立功呢！继续！”王景文笑喊。

“好嘞！”一发炮弹填进炮膛。

坦克炮击窗口。一炮过去一面窗口就立即变成了黑洞洞的窟窿。一面窗一面窗地炮击，楼房震颤，一侧甚至在轰击后坍塌。敌火力点消失了，解放军的部队冲了上去，战旗在冲锋的人流中，有火光将战旗照出。

“你俩起义啦！”王景文对两位坦克手说。

楼房之后，东方忽然传来冲锋号声，起了杀声，十二纵的一个团赶来——钟伟纵队的一个团赶来，师长属下！

晨霜中起了座座新墓，近百座的新墓。十三团肃立墓前，每人对空鸣枪一发，向牺牲的战友告别，而后向北开拔，逼近沈阳城。在苏家屯的战斗中，警卫一排牺牲了四人，其中一班牺牲两人。

战旗北指！大地肃杀。

马上的张峰团长抹了下泪水，向政委说：“不知道怎么的，现在见了牺牲的战士，格外难受！”

“那是因为，咱们已经处于胜利的前夕！”政委说。

“面对牺牲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没指挥好！”团长满脸怒色，跟自己怒。

政委的战马站到了队伍的一侧，政委高声：“同志们，振作起来，我们的战旗即将插上沈阳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最后的堡垒！”召唤队伍前进的手势，有力地前挥。张鼎政委，有了雷鸣政委的味道。外形上当然要比雷鸣政委单薄，说话的声音也单薄，但是，有了些雷鸣政委的神韵。

成长着的，不光是一个王景文。

三间房。当初肯定就是因为起了三间房，因而这地就有了三间房的名号。现在倒不是三间房了，但也就不到十幢房，大草房。在铁路东侧，民房与铁路之间，坟茔地。不过，稍细看，有的凸起不是坟茔，而是碉堡，坟墓间夹杂着碉堡。铁路西侧，也有那么片坟地，也夹杂着碉堡。敌兵营在铁路西侧，距沈阳城约六公里，外围工事，门户也，当然不会将弱兵庸将布防于此。而且，兵临其前，没有出现大的动静，就给人严阵以待的感觉。十二纵的那个团，对付铁路东侧之敌，二纵十三团对付铁路西侧之敌。

兵临其前，正是正午时分。天空瓦蓝瓦蓝的，扯着几丝白棉花般的云絮；没风，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望远镜观瞧敌阵的张峰团长眉头紧蹙。久经沙场的指挥员，当

然知道厉害。敌军的钢盔反射着阳光，没有慌乱，而是严阵以待。敌前沿是一片稻田，收割完的稻田，是开阔地。这仗咋打你就得琢磨了。仿佛有老师长钟伟的目光在瞅你，微笑着瞅你。两个团长达成协议：各干各的活，谁先干完了自己的活再帮对方干。

攻击同时发起。当然是先炮击，迫击炮、步兵炮炮击。敌军也还以炮击。敌我双方先炮战。两位团长达成共识：把炮弹打光再突进！敌我双方都忌惮着对方的炮火，都轰击着对方的炮兵阵地。两个团的炮火优势着，猛烈着，大地阵阵震颤。不动声色的是蓝天、白云，甚至瞧顽抗的国军冷眼；准备冲锋的解放军指战员也冷眼而瞧敌军。

敌军炮火哑了，解放军的炮火轰击着一个个碉堡。铁路一侧的那个矗立的岗楼，先是东侧被一发炮弹击中，炸出个窟窿，西侧这边立马也一发炮弹奔了过去，炸在当腰，又是一个大窟窿，两支部队炮兵几乎是同时锁定了那岗楼，几乎就是同时开炮。

一营是第一梯队，牛参谋长带领一营连以上干部奔民房那儿，要在炮火中勘察地形。出发的时候，团长说：“带个警卫排！”当时王景文眼睛立即就瞪圆了，就要喊出：“我带一排去！”参谋长摆手说：“不用！目标别过大了！”就上去了。张峰团长下令火力掩护。王景文撇嘴：要是团长还当参谋长，就能带自己上！老牛，先前是一营营长，张峰当参谋长时一打仗就总往一营跑的一营营长。现在是参谋长了，很自然地带上了先前参谋长的做派：不要命地往上上！也总往一营跑，跑得很顺脚：老部下。话语不多，不像张峰吆吆喝喝，闷声地上。铁塔般的身躯闷声地上，总把警卫丢一边！死老牛！真像老牛！

十三团的炮弹打光，路东的炮火继续。

牛参谋长接近一民房，就要奔院落，哪知道，就那院落前的一柴禾垛，其实是敌人的一个暗堡，谁能想到那是一座暗堡呢？嗒嗒嗒地一阵猛射，眼见参谋长扑倒，望了下面那些柴禾垛，下面就是暗堡的柴禾垛，扑倒。

团长吃了一惊，顾不得吃惊，大叫：“火力掩护参谋长！”

一营一连队伍向前移动，近距离猛烈的火力压制着敌暗堡火力。

一营长背着马大牛壮的参谋长撤了下来。后来听说谁要背一营长都被扒拉一边，嗷的一声，就将马大牛壮的参谋长扛了起来。

团长、政委赶了去。参谋长死不瞑目。“老牛！”团长猛地爆出一声，跪在参谋长尸体前，号啕大哭：“老牛啊，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捶胸顿足。泪眼猛地望向敌阵地，咬牙切齿：“他妈的，我就不信啃不了这些窝窝头！”

政委：“张团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冷静，需要的是琢磨出道道来，以最小的伤亡，消灭敌人！”

“挖交通壕！”团长喊，“给我像打义县像打锦州城那样挖交通壕！挖到敌人的眼皮底下！给他们挖坟！”团长疯了般地喊。

“行动！”副团长王亚民吼。

“参谋长！”闻听参谋长牺牲的王景文心中喊出，热泪奔涌，为刚刚还在心里骂参谋长“死老牛”而懊悔，甚至觉得参谋长就是自己咒死的！如万箭穿心，心，疼！

悲愤中扬着一锹锹土。土层中已经有了冰碴儿，悲愤中那硬度柔软。盗洞，如同耗子奔着粮仓。几条交通壕，前伸。一营，一条交通壕直奔柴禾垛下的那暗堡，向前速度最快。不挖的，火力压制敌军火力。

但见，黑出了一条条的；但见，黑土扬着，黑出的一条条急速前伸。

“缴枪投降，争取宽大！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交通壕内，被轮换下来的警卫连战士齐声喊，在政委的指挥下喊。警卫连也一条交通壕伸进。

张鼎用望远镜观瞧敌碉堡群，跟警卫连长叨咕交通壕可以分岔，再接近另一个碉堡，一阵密集的子弹射来，政委仰倒在交通壕内，胸前三处枪眼，喷涌鲜血。就在中弹的那一刹那，手中的望远镜一扬，将眼镜刮落。连长也右肩部中弹，连长伏在政委身边大叫：“政委！政委！”政委双目圆睁。

王景文撇下了手中的锹，扑了过来哭喊：“政委！政委！”

子弹从被炸得剩了半截的那岗楼射来，密集的弹雨压了上去。本来被炮弹炸哑的敌火力点复活。

王景文抱起政委，挺直了身体，送政委到后面去，身后传来连长的号啕：“我没有保护好政委啊！我该死啊！”

团长冲到了王景文面前，怔怔地站定，刹那间团长的眼中是茫然的，其时他眼中没枪林弹雨的阵地，没张鼎政委，没王景文，怔怔地站立，喉结动了下，才艰难地说出：“政委牺牲了？”问得甚至显得平静。

王景文缓缓点头。

政委放在了参谋长的旁边。

四目圆睁。

猛然，所有的人瞩目了一个方向：警卫连长向那几近废墟的岗楼冲了过去，警卫连的火力掩护他，更多的火力掩护他，那时王景文正往回赶呢，瞧着这情景恨不得瞬间就前边，一边往前跑着一边解挎在胸前的枪，没留神脚下，绊了个跟头，嘴啃泥。“不顶用的浑蛋！”他咒骂自己，爬起来嗷嗷地奔向前，而且直接就跃出了交通壕，追撵连长。

“不得擅自出击！”团长用望远镜观瞧，咆哮，“谁违抗命令我枪毙了他！”

忽然间，没了参谋长，没了政委，张峰团长当然明白目前他需要的是绝对的冷静，而不是发疯，不是在悲痛中在怒火燃烧中疯狂。无数次凶险的风浪中过来了，小小三间房，瞬间连折两员大将，耻辱！倒在最伟大的胜利来临之际！

一排长掩护着连长，边冲边射击。下巴颏处被烫了下，只是感觉被烫了下。

连长到了废墟般的岗楼前，一颗接一颗地投掷手榴弹，每投掷一颗都伴随着一声咒骂：“娘的！”连掷了五颗，带的五颗手榴弹都掷了出去，声声爆炸，废墟般的岗楼再无声息，连长竟然站立，怔怔的。多少火力掩护着他呢，他竟然就那么站立。一排长上来了，拉着连长后撤。

团长命令：连长和一排长到他面前去。

其时，一排长的前胸一片血迹，下巴颏被子弹擦破了皮，流了一胸的血迹。

连长右肩膀殷红着一片。

团长眯缝着眼睛打量二人，打量，猛然抬手扇了连长一记响亮的耳光：“浑蛋！有这么当连长的吗？你下面还有上百号人呢！”气得呼呼的，呼呼地来回踱步，后来气匀了些，抬连长右臂，现出比哭还难看的笑：“没咋地啊，那手榴弹投得一个接一个的！”

大颗大颗的泪滴自连长脸上滚落，连长哽咽地说：“毙了我我也不屈！”

团长摆令二人离去的手势：“盗洞去！”

“是！”二人齐声。

没走几步，身后又传来团长的一声：“站住！”二人面对了团长，团长摆手：“让卫生员包扎下伤口！”

“是！”二人齐声。

回到前沿，王景文忽然发现不见了一班长，小山东和军旗都不见了，问哪去了，去了一营。去一营干啥？一营要用军旗。用军旗干啥？不知道。

望一营阵地，真就立马看到了高高的旗杆，旗杆顶端的矛那儿，挑着两颗手榴弹，旗杆猛地前挥，两颗手榴弹飞向敌暗堡，就柴禾垛下的那暗堡，就夺取了参谋长生命的那暗堡，手榴弹在柴禾垛上爆炸，爆炸中柴禾燃着，火苗越蹿越高，红成了一团烈焰，浓烟冲天，随着剧烈的咳嗽声，有敌人冲出暗堡，一营无数枪口早等待呢，出来一个撂倒一个。烈焰、浓烟冲天，那暗堡再无动静。

“告诉各营，交通壕分岔挖，碉堡一个一个地灭！”张峰团长向副团长王亚民喊。

“是，一个一个地灭！”副团长切齿。

交通壕甚至挖到了离碉堡二三十米远！或者送上了炸药包，或者抛掷捆绑在一起的几颗手榴弹，爆炸声声，一座座碉堡消停。

声声爆炸中，张峰卷纸烟抽，那手，直颤抖。

铁路东侧，兄弟部队也在展开交通壕大战，也如火如荼，也声声爆炸，碉堡上天。

投诚的胡忠堂连和警卫连挖同一条交通壕。胡忠堂也学着解放军军官的样，也抢着持锹挖交通壕。挖着挖着，生气了，愤怒了，停了下来，向前方的敌碉堡喊：“国军兄弟，什么时候啦？还看不清眼前形势啊？就等着被灭掉啊？难道你们就不想走一条阳关道啊？我先前就是国军，不到十天还是国军！是国军的连长！我投诚了，现在是解放军，还是连长！缴枪不杀！缴枪宽大处理！”

“挖交通壕！”团长突然吼了一声，啪地将抽了半截的纸烟摔地上。

胡忠堂是一哆嗦的，知道那吼是吼给他的，叨咕：“哦，挖壕！”再不喊，挥锹。

团长愣怔了会儿，俯身拾起地上的那半截纸烟，抽了口，灭了，点燃，深吸了口，缓缓吐出烟雾，烟雾中出现参谋长老牛，政委张鼎，深深的忧伤将心往下坠，坠得心如钟摆，晃啊晃。

一敌兵晃着白毛巾边向解放军的阵地奔跑边喊：“我投降我投降！”敌方阵地向其

射击，将其击毙。

先是起了湿气，迷蒙了天。而在雾的湿气中浸进夜的汁液，并弥散，慢慢浓重。

副团长王亚民站到了团长面前，团长发现副团长拄着根棍子，左腿裤腿外扎着条白毛巾。团长死盯了阵白毛巾，声音干涩：“要紧不？”

“没事……还剩俩碉堡了，很快就能灭了！”正说着的时候，传来爆炸声，副团长望了下，说，“还剩一个了。”

团长把手伸给副团长，副团长松了棍子两手拉团长的手，准备起身，副团长哎哟了声，和团长一同倒在了地上，团长爬起连忙搀扶起副团长顿足说：“忘记你腿有伤了！这仗，把我给打傻了！”

“没事。”副团长笑笑，轻描淡写地说。

“那也不行！你坐镇，我上前边去！”团长笑笑，“也该换换了！憋死我了！”

“那哪行！”

“怎么不行！”团长指指铁路东侧，“看看能不能和友军同时发起最后冲击！”当即派一位参谋前去与友军联络。

友军团长：“敌军恐怕要趁夜突围，我们就在一个小时后同时出击！尽可能全歼这股顽敌！”

十三团参谋：“那就以你们信号为准！”

红色信号弹升空，浓雾中那红色信号弹也可见。冲锋号透过浓雾，号音带上了湿气，但是奋力昂扬、嘹亮。

十三团向敌营房冲击，左、中、右，兜向敌营房大院。胡忠堂连被命令留在交通壕内，大雾弥漫，怕发生误会遭到自己人的攻击。臂缠白毛巾也不行，都打红了眼，而且大雾弥漫，最易误会。把胡忠堂急得直跺脚。夜，大雾弥漫，第一军旗手将战旗交给胡连长保管，胡连长叨咕：“总算落个差事！”杀声四起，杀声遍地。

团长一把就将王景文抱着的机枪薅了去，王景文张着两手瞬间发愣，团长将手枪往王景文手中一塞：“拿去用！”

王景文就拿着手枪冲锋。

无数颗手榴弹落进敌营房大院，大院内一片红光，在浓雾中也一片红光。此时的手枪在手中就如玩具一般。可此时哪有心思攥个玩具玩！真想把手枪当手榴弹给撇了！但是，这是团长的手枪！撇完了咋交代？索性把手枪往裤腰上一插，不拿了！拿手榴弹！一颗在手，拉着引线，噉地投向院内，接连三颗投掷了出去。没了。就手枪别在腰间呢。瞧见一班长端着冲锋枪冲啊冲啊地喊着，过去一把将冲锋枪薅了过来：“你还有手榴弹！”

当时一班长要哭：“欺负人！”

又将手枪塞一班长：“还有这个！”

一班长推开：“我就没用过这玩意儿！”一颗手榴弹在手。

在攻击中，营房大院没了还击，但是，大院之后却响起剧烈枪声，手榴弹爆炸声。

营房燃起大火，烈焰冲天。以张峰团长为首，十三团嗷嗷地前冲。这时也不用怕冲得过快被自己人的子弹伤着，小山东持着手榴弹一马当先冲进大院内。满院尸体，许多尸体支离破碎。小山东惊骇地呆站。

冲进来的人站立，面对狼藉的尸体面对冲天大火。

“伙计，这就是顽抗到底的结果！”小山东顿足喊。

营房大院之北传来枪声爆炸声。

张峰团长：“老师长的手下帮咱忙呢！”一摆手，“冲！”

从北门冲出的时候，十二纵的那个团在打一场围歼战呢，从营房大院北逃的敌军被截击，预设了伏兵。十二纵团长在和二纵的团长约定了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后，就派了一个连越过铁路，在西侧敌军之后路埋伏。还叮嘱连长呢：“如果人家也顾得上断敌后路了，就撤回来。帮忙，不能硬帮！”十二纵的部队就在北面兜着，死死地兜着。十三团扑了上去，带着对兄弟部队深深的感激扑了上去。而十二纵那个团更多的人嗷嗷地漫过铁路，参加西侧的战斗。

此次战斗，二纵与十二纵的两个团，毙敌八百余，俘敌二百余。辽沈战役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

零星枪响，搜索残敌。

兄弟团的团长越过铁路，站到了张峰团长面前。

四目相对，二人微笑，二人拥抱，不多说啥，无声胜有声。

忽然，与十二纵团长拥抱在一起的张峰团长爆发出号啕：“政委！参谋长！……我打的是败仗啊……败仗啊！”

友军团长轻拍张峰团长的背：“你们打得很好，很好，我们看着呢！一块硬骨头，被我们啃下了！”

血染黎明，血染东方红。

新墓座座。对天空鸣枪与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作别。

北进沈阳——东北大地国军最后的堡垒。

## 第二十五章 喜相逢

早在前一天的拂晓，11月1日拂晓，一纵、二纵、十二纵以及独立师便对沈阳城发起总攻击。不大的工夫，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向每一条有敌军驻扎的大街小巷拥进。

二纵司令员刘震，望远镜中瞧着前方阵地，那嘴撇得——更歪了，歪嘴将军更名副其实了。最后的堡垒，东北战场最后的堡垒，豆腐渣！

钟伟望远镜瞧着前方部队，冷笑：“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什么敌二〇七师，什么暂五十九师，什么装甲兵团，与解放军支巴几下子就垮，就稀里哗啦。敌防区到处可见白旗高挑，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景象。

被驱上东北战场的南方籍国军官兵，站成队伍，单臂将枪高举，咋咋地行进，前面由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要是能找着红旗的话，就打着红旗了！见着解放军的队伍了，毫不慌张，找的就是解放军！咋地立定，领队的军官喊：“我们投降！老蒋再也管不着我们啦！”

一敌军官坐着插有白旗的敞篷吉普车，奔一解放军军旗手前停下，军官下车，咋地对军旗手来个立正，说：“共军兄弟，上车！”军旗手犹豫下，跳上吉普车，挥舞军旗喊：“前进！”吉普车缓行，敌军官不断喊话：“国军兄弟，快出来缴枪吧！共军优待俘虏！”就有国军上前。军旗手喊：“跟着走！跟着红旗走就是投降！”红旗后，跟的国军队伍越拖越长。国军向着红旗集结。

几辆解放军的坦克咋咋地行进，坦克上坐满解放军战士。见一大院内有多辆坦克多辆装甲车还列着队呢，解放军坦克停下，炮塔移动。大院内跑出了晃着白毛巾的一国军喊：“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大院内毫无动静。

坦克上的解放军跳下，冲进大院：“不许动！”

门口举白毛巾的国军士兵说：“我们早就不动了！坦克、装甲车完好无损！就等着交给你们呢！”

坦克中钻出一坦克手：“我们一炮没放，不信请验炮口！”

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一个个地出来了，站在汽车旁、装甲车旁、坦克旁。

解放军的坦克钻出了西门敬，瞅着十多辆坦克乐得合不拢嘴，喊：“咱们的人进他们的坦克，跟着我的坦克走！咱们沈阳城兜一圈！”

解放军的坦克在前，国军的坦克在后，咋咋地开上了大街。坦克上面的解放军招

呼冲进城内的解放军上坦克，上面坐满解放军战士的坦克游行般行驶。

结果，十二纵的部队冲进了那大院，将装甲车一辆辆地贴封条，封条上的字：“十二纵缴获。”从师长到纵队司令员钟伟，对战利品那是相当重视的。结果，忙活着的时候，跑步上前了一敌军官，还咋地一个立正，一个军礼：“报告！有18门重炮等待你们接收！”崭新的大炮，都拿苫布盖着。敌重炮团团长还介绍呢：“这可是美国人给的，是国军最大的炮！拢共36门，这有18门，另18门调辽西去了，估计早成你们的战利品了！”敌炮兵团长很喜悦的样。

沈阳城，十余万国军，成排成连成营成团地投降，争先恐后。

解放军讲解宽大政策，没说上几句，有俘虏就嚷了：“我们早知道啦！这传单上都写着呢！”手中抖着传单。俘虏中就有多人“我也有”“我也有”地喊，多份传单高举。

“这传单你们怎么得到的？”解放军挺奇怪。

“街上捡的！”（地下党可没闲着，未攻城之前已攻心。）

“别的弟兄给的！”（哦，给你一份这传单绝对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一种默契。）

“上次被你们俘虏发的！”（做俘虏做出经验了。）

解放军微笑了：“你们保存得不坏呀！”

有俘虏喊：“我们知道迟早有今天！”

接替卫立煌掌管沈阳防务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是银行，也是银行金库办公。郑洞国、范汉杰最后关头也在银行，也在金库，固若金汤嘛。

二纵部队发现这幢小楼有敌军的身影，直感：可能有重要人物！包围，喊话：“里边的人听着：立即缴械投降！如果顽抗，我们就炸楼啦！”

小楼内一片寂静，死一般寂静。

连长招手带几名战士冲进楼内，数十名敌军或坐或站，望你，枪，在门口那放了一堆，让你一进来就知道他们是不打算顽抗的。

“你们长官在哪？”喝问。

有敌兵指楼上。

到楼上，遇一军官模样的人，连长薙衣领手枪抵着脑袋喝问：“长官在哪里？”

敌军官连连摆手：“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

踹开房门，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

银行嘛，房间挺大，窗户挺小，光线很暗，逐渐才看清里面有六七个人，似正开会议事的样。

枪口在等着答复呢！

一个外披军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人站起，走向前，瞧着连长，木然了阵，低声从人堆里走出来，木然而立了阵儿，低声：“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在与你们的第三纵队联系起义。”

来了解放军营长，向周福成说：“你的手下还有的在顽抗，命令他们停止顽抗！”

周福成沮丧着脸，耸耸肩：“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冷笑，“自取灭亡好了！”  
沈阳守军 13 万人，顷刻间土崩瓦解。

11 月 2 日——风和日丽。难忘的风和日丽的日子，大地一片安详。村庄的烟囱，也缓缓地浮升着安详。枯黄的野草，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金丝。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村庄的狗，望着行进的队伍，也不吠叫，望一望，摇着尾巴，走几步，再望一望。队伍中一杆大旗红似火，不知道是太阳点亮了红旗，还是红旗点亮了太阳。

东北大地铺展它的胸怀，等待这里的人民抒写新篇章。

十三团向沈阳城进发。队伍还响起了歌声：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沈阳城传来喧天的锣鼓声，整个沈阳城在喧天的锣鼓声中。

其时，十三团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番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 11 月 1 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步兵兵团、军、师、团，各骑兵师、团，各炮兵师、团等，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十三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所辖不变。

“热烈庆祝东北解放！”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

游行队伍呼喊口号。沈阳城，成了欢乐的海洋。进城的部队立即融入欢庆的氛围之中。路边有百姓提着暖瓶拎着水壶往大碗中倒白开水、倒茶水，往战士手中送，往人民子弟兵手中送。送到高举军旗的小山东唇边，小山东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幸福地瞅下战友们，旗杆攥得更紧，旗，打得更高。

一辆敞篷吉普车在前，后面跟着几辆卡车，形成一个车队。吉普车上一首长模样的人侧首望行进的队伍，举手做军礼状。

警卫连连长望首长高声：“首长好！”

警卫连齐声：“首长好！”

首长高声：“同志们好！”

此为东北局的班底进入沈阳城，在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接管沈阳城，从而为共产党人后来接管更多的大城市积累下最宝贵的经验。那向战士们敬礼的首长便是走马上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东北局主要负责人之一。

沈阳火车站候车室是张峰团落脚地。到来时候车室的门是锁着的。南北交通因为战事早已经不畅，火车运行中断，长椅都积了层灰尘。车站前广场人山人海，喇叭声高扬，秧歌狂扭。有蒋军官兵收容处，排着长队。曾经趾高气扬的国军军官，拎皮箱携家人前来，一队队的俘虏兵被带走。在一片热烈的喜庆中，战士们打扫候车室大厅。阳光透窗照进，大厅显得是那么温暖。

中午，炊事员发馒头的时候，临街的窗玻璃印上了一张张脸，目光死盯着白面馒头，嘴微张，渴望着吞咽。每个战士可分得两个馒头。

馒头到了手王景文一口下去，一个馒头没了三分之一。可是立即停止了咀嚼，望到了临街的窗，望到了那目光。

老何头也望向那窗那目光。老何头找寻团长，团长也正望他呢。

团长过来：“先给难民发！”

战士们到手的馒头立即往炊事员的篮子中放。

王景文一猛劲把口中还没咋咀嚼的食物吞咽下觉得入口的馒头是自己的耻辱。

密集的手伸向炊事员。

“发馒头喽！发白面馒头喽！”有人吆喝。

炊事员被包围。

警卫连连长赶紧命令一排长带人去帮炊事员维持秩序，特别叮嘱：“不许拿枪比画！”

人群中一姑娘奋力挤上前，分得了一个馒头离去。我的娘，居然没看到我的父亲就在跟前帮炊事员发馒头呢。抢得了一个馒头的姑娘，也就是后来我的娘，找了一个温暖的旮旯，小口小口地吃。虽然已经是初冬时节，那天正午的阳光简直就挨着你烤，就挨着你的头顶烤。后来姑娘把没舍得一块吃完的半拉馒头拿手绢包起来，揣怀里，去看扭秧歌。

下午，两辆卡车驶到候车室前，卸部队的冬装。新棉袄，新棉裤，狗皮帽子。呵，这回军帽是狗皮帽子！各个欢天喜地。其实，就在战斗的空当儿，有的部队已经发给了冬装。后勤捧着部队发，早发一天，战士们就早暖和一天。

下午，团长去师部开会。回来，傍晚时分了，就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全团大会，团长宣布了部队新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将新政委任茂如、新副团长侯才智、新参谋长高克介绍给大家。前副团长王亚民，疗伤，而后另行安排，恐怕要委以重任。团长宣布：部队的减员，将立即得到补充！

“团长，咱们新棉袄新棉裤新领导，上街走一圈吧！”有战士喊。

“好，走一圈！”团长应。

列队而行，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

夜不动声色地降临，有点害羞，不忍宣告热烈着欢乐着的一天结束。三四六团本来还以为能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睡一宿呢，可是，夜幕中站前广场的难民，一片片的，一堆堆的，一个个的。

团长下令：“让外边的难民进大厅！咱们外边打铺！”嘿嘿一笑，“天当房，地当床，咱革命战士胸怀大无边！”

战士就也哄然而笑，挪地方。

“老乡们，进屋歇吧！”战士们喊。

夜中，愣怔的身影。

“老乡，进里边歇吧！”

身影移动，由缓慢而迅速，三百多人涌进。

那一夜，大街的昏昏晃晃，随处可见安歇的部队。那一夜夜空特别的晴，晴出满天的星斗。沈阳城在黑暗之中，全城处于停电状态。一辆火车头吭哧吭哧地开动，时而前开时而后退。站台上铁路工人提着马灯的身影。下午的时候车站就出现铁路工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多。军管会贴了满街的告示：铁路工人、电力工人，自来水的、电话局的，等等，立即上班，先前在哪上班就还到哪上班。地下党们也露了头，联络着工人、职员抵达各自的工作岗位。瘫痪的城市要最快地运转起来。

车站南侧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张峰等团首长赶往爆炸地点，警卫一排跟随。一位铁路工人扳道岔的时候地雷爆炸，当场牺牲。解放军的工兵开始大量出现在火车站、铁路。几乎每一个扳道岔的地方国军都埋了地雷。

团部设在了卖票的房间。警卫连一排站上半夜的岗。一个班在候车大厅，一个班在候车大厅门前，一个班在站内。里里外外转悠的一排长哪里想得到哦，候车大厅，那个想念着他的姑娘席地而坐，抱双膝而睡。他是她的兵哥哥。梦见兵哥哥咋咋地行进在队伍中，她惊喜万分地喊：“哥！”她追撵着喊：“兵哥！”每一个战士都望着她笑，甚至，他也跟别的战士一般地向他笑，跟别的战士一样仍然——咋咋地行进，气得她跺脚站住，而后疑惑：到底是不是他呢？她哪知道兵哥哥就在跟前呢，在站岗呢。

午夜时分，一排正和二排换岗呢，夜空中起了嗡嗡声，自西南方而来，满天的星斗中，几个亮点奔沈阳城而来，在沈阳城上空转悠，耷摸呢。敌轰炸机几声爆炸，一声爆炸只是红光一闪，便依旧是黑暗。这一颗那一颗，找不着目标的轰炸。一颗在火车站铁路西不远处爆炸。沈阳城与大地黑成了浑然的一片，敌轰炸机无奈地掉头而回。后来分析可能是要轰炸敌军留下的军火库，要引发一场剧烈的大爆炸。军火库立即被解放军转移。

警卫连就歇息在候车室大厅外。他和她，其实就一墙之隔。

相逢的那一刻简直有点惊天动地。

早晨，也吹起床号，也在广场操练，以连为单位操练，一、二、三地喊，口令震天响。有的连队还出了广场，在大街上操练。岂止是这一支部队，别的部队也操练，而且远处还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伴随着行进的步伐声。充满朝气的队伍，给

了城市一个充满朝气的黎明。

候车室的窗，向外印着张望的脸，也有她的脸。但就是没能在那队伍中望出他来。真是想你觉得你可能在天边，想你哪知道你就在眼前。其实想得已经绝望，无非是只能梦牵神绕。

炊事员挎了篮子进候车室，先给难民发苞米面大饼，老何头喊：“不急啊不急，每人一个啊，人人有份啊！”

人忽地围上来，密匝匝的手伸向你。

“不急啊不急，人人有份啊！”老何头一边喊着，一边发大饼。

“不急不急，人人有份！”王景文喊着，在一炊事员边帮着发大饼。其实他已经先看到了一张脸庞，一人被暗红围巾包头，下巴颏那打结，其实要不是那双眼睛瞪得实在是大，跟老牛的眼睛似的，他可能当时就能认出，他瞧着那双眼睛还微笑，一张大饼递上，还说呢：“就热吃，就热吃。”

当时，猛地下，姑娘可是两手上前，抓住的不是大饼，而是小伙子的手，而且抓得很啊，当时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指甲的尖锐，小伙子惊骇：“你……”

“哥——”嘹亮的一声，撕裂大厅热烈氛围的一声，隔着炊事员的篮子就往前来啊，就抓着小伙子的手拉啊，两手死死地攥住人家的一只手猛拉不放啊，把个篮子夹在两人的中间，炊事员嚷：“篮子！篮子！”护着篮子不让篮子中的饼翻出来掉地上。小伙子的手死死捏着那一张饼，看姑娘的脸庞，终于张大了口，吃惊地张大了口：“大花……大花！”

“挨千刀的！我想死了你啊！”姑娘号啕，边号啕还边跺脚。

“饼啊！饼啊！”炊事员抢救着篮子。

“大花妹！大花妹！”小伙子万分惊喜。

“我还以为今生今世看不到你了啊！”姑娘抱着那一只手，那一只还捏着一张大饼的手，“这回你上哪我就跟你上哪啊！”姑娘说得急切，恨不得瞬间说完千言万语，两眼就盯小伙子的脸。

多年以后，母亲要是惹父亲不痛快了，父亲就会当仁孩子的面笑咪咪地瞄着孩子姑娘说：“再惹我？再惹我？再惹我我就讲沈阳火车站咱俩见面时的事！”母亲立马气馁，脸上就罩了红晕，两眼狠狠地瞪父亲，而后默不作声地躲远。

炊事员总算从两人之间拽出了篮子，王景文另一只手抓了姑娘的手出人群，凑上了一群笑得合不拢嘴的战友瞧，王景文捏着饼的手晃：“看啥！有啥可看的！我花妹！我花妹！”心中说：倒是有个叫小花的妹，可这个是大花！

那一张大饼啊，差一点捏碎。

“花妹！”战友嚷。

“咋的？我花妹！”王景文摆出理直气壮的样子。

其时，牵大花手的他也牵得牢牢的，满眼注满坚定：今生今世就牵大花的手，白头

偕老！就她了！

牵至墙旮旯，把大花按坐地上，瞧大花灰头土脸的，就不必再顾忌啥埋汰了，就将大花妹按坐地上，蹲面前，递那饼：“快吃！”大饼多少还存点温热。其时父亲也有千言万语，也有大大疑问：这大花妹咋落得这步田地？咋就这狼狈？这落魄？咋就成了要饭花子了！沦落天涯了！

连长远远地瞧着一排长乐，还眨巴眼。

一排长回以难为情的一笑。

战士们都远远地瞧这一哥哥一妹妹。

炊事班抬来了大桶，冒着蒸腾的热气的白开水，拿了大碗，让难民上前喝。水来得及时，哥眼见妹吃大饼直噎。“你慢慢吃，我给你灌水喝。”哥就要起身。

妹一把抓住哥的胳膊，两眼又瞪得溜圆。

“我不会丢下你的，”拿军水壶在妹眼前晃，“灌了水就回。”

妹盯哥。

哥笑。

妹这才松手，继续咀嚼口中的食物，但是，目光绑在哥的身。

大碗舀了白开水，往军水壶倒，不少倒在了水壶外，淌到了地上。

“哎哟哟，现在水可金贵呢！”老何头接过大碗，碗高高，军水壶在下边接，大碗倒出了细水柱，往壶嘴钻入。

王景文扑哧一笑：“哈，有一手啊！”

“那是！”老何头得意。

水壶递了大花，姑娘咕嘟就是一口，随即啊地大叫一声，多半口水吐地：“热！烫！”就低了头嗯嗯地哭。

小伙儿哭笑不得，直搓手，围绕着姑娘来回走，不知如何是好。在战友们的目光中，臊红着脸。

姑娘抹了抹泪水：“嗯，不怪你，是我不小心。”慢慢地，对着壶嘴试探地喝。咬口饼，试探地喝点水，跟旁边没关切她的那小伙儿似的。

后来姑娘满哪耷摸，问：“双子哥呢？咋没见他呢？”

小伙儿一怔：是的，妹子还有个兵哥哥。

“他咋没和你在一块呢？”妹子停止了吃饼，停止了小口地喝水。

“双子哥留在锦州那头了。”

“干吗留那头呢？”

“双子哥埋在那头了。”

妹子一怔，嘴一咧：“双子哥！双子哥！”就又是哭。哭得低声，嚶嚶地哭，深深地悲伤。哭着哭着，紧紧攥了哥的一只手哭，好像生怕这一个哥忽然就能消失似的。

一排长就也眼泪扑簌簌。

大后方的人民行动起来，或帮助部队运送弹药，或组成担架队抢救伤员。各屯子都有民兵队，吆喝一声，就上阵，指哪儿奔哪儿。人民战争！人民谱写篇章！

大姨夫和俩孩子不再去淘金，在家侍弄分得的地，俩孩子都当了民兵。为了争夺双子留下的那杆步枪，哥俩还打了起来，最后是老爹做主，大的让小的，老二拿。要支援前线，大孩子要赶大车往前线送弹药，大姨夫一把抢过赶车的大鞭子：“你赶车二虎吧唧的，我去！”不容分说，嘿嘿一笑，“咱家跟解放军有缘呢！再续前缘啊！”

上前了大花：“我也去！”

大姨夫一瞪眼：“你去干啥？”

“回家！”

大姨夫踌躇。

“没准就去海城呢！”

“离家也太长时间了，你爹你娘得老惦念你了。也行，有机会就送你回家，没机会就跟车回来！”大姨夫做出决定。

那个要介绍给大花的国军连长有了消息：还真叫双子给说中了——在四平保卫战中，被民主联军给打死了。听到这消息的大花只是卡巴卡巴眼睛，相当地淡定，甚至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庆幸：死了也好，就没相亲的事了。爹、娘听说是国军连长，想攀，可在大花这儿，懵懵懂懂呢。遇了小文子哥和双子哥之后，就更庆幸国军连长没了。共产党，国民党，咋就觉得还是共产党的人好呢？地面不太平，大姨拿大花当闺女，大花在大姨家就一直住了下来。那时大花家穷啊，舍不得买火车票的钱，就一直把闺女扔在了北边，尽管老爹老娘不时呆呆北望。后来大姨夫家分了地，大姨夫家的大哥、二哥也参加了民兵，大姨夫瞅大花嘿嘿一笑说：“差点把咱大花嫁给了国民党！”大花嘴一嘟，嚷：“那还不是你们先前穷忙乎！”大姨夫点头说：“嗯，这回咱嫁共产党的人！”

大车队先奔了四平城，装载了弹药南行。昼歇夜行，怕遭遇敌机轰炸。大决战之中，北方大地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队伍往返。大姨夫赶的大车，颠簸着大花。颠簸中也想到说不定能遇见那两个兵哥哥：文哥哥、双子哥。他们肯定早已经伤愈归队。也祈祷：可别再受伤啊！可别有啥三长两短啊！要受伤也受点轻伤，就让大姨夫赶的大车拉你俩还到咱家养伤！文哥哥，俺还喂你粥喝！大姨夫的大鞭子甩得咻咻的，大姨夫的车赶得生龙活虎的。其实大花没多少回家的心思，反正鬼使神差地就是要和大姨夫走上这一遭。大车队跟随着解放军的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们瞅着大车上的大花狐疑：咋还跟个姑娘呢？大花也瞄骑兵们，瞄着瞄着扑哧，自己乐了：要是猛然发现文哥哥或是双子哥多好！那他俩得撒着欢儿围绕大姨夫赶的大车跑啊！嘻嘻，跟小马驹似的！跟小马驹似的俩兵哥哥！

本来说就到铁岭，但是到了铁岭得到指令：继续南下。部队首长问车老板们：“有困难吗？”“没有！”车老板们立马齐声，瞬间仿佛他们也是解放军战士了。大车呱呱嗒嗒地南行，直抵沈阳城北郊，前方就是战场，枪声紧一阵缓一阵，炮声隆隆，甚至炮

弹就在不远处爆炸，掀起一团团黑泥土，湿润润的黑泥土。见解放军无畏向前，见红旗点点，向前；大花也跟着卸车，可上来了解放军战士，转眼间就卸完。完了该回转吧，又有任务了，要运送伤号到铁岭。

“往回去了。”大姨夫望大花嘿嘿一笑，那意思是：又离你家远了！

大花帮着往车上扶伤号、抬伤号、背伤号，老爷们儿能做的都做。最惊心的是，一个战士没了半截腿，啊啊地叫喊着，半截大腿虽然白纱布包裹，仍然渗出殷红的血，甚至往下滴。担架队队员将他往担架上放，大花上前帮托身子，结果那伤号一把攥住了大花的手就不撒手：“啊——啊——疼！疼！”大花被攥了手只得跟着担架跑，本来要往大姨夫赶的大车送，结果，指挥运送伤号的解放军喊：“上后面的大车！上后面的大车！”而后就命令前面的大车赶紧上路。大姨夫虽然牵挂着大花，大概是觉得反正都是去铁岭，而且也应该去的是一个地方，就前头上路，当然不时回首。断腿伤号被送上了另一挂大车，伤号就是死攥着大花的手，两眼紧闭，啊啊地叫，把大花牵拽上了车，大花难为情地望解放军的卫生员，一个卫生员摆手说：“你就照顾他吧！”大花重重地点头。就在大车也装满了伤号，也要奔铁岭，车老板都跳上了车辕板，就要大鞭一挥，喊出一声“驾”时，一解放军战士乘马而至，喊：“先别走！别走！”跟负责运送伤号的解放军说：“剩下的伤号就进沈阳城医治，部队马上就进城！”大花一惊，但是手依然被断腿伤号死死地攥着。往北奔铁岭的大车队呱嗒呱嗒地远去。断腿伤号把大花替三十九军六师三四六团警卫连一排王景文排长薅住了，硬是没能奔了铁岭。随解放军进城的大花甚至想：呵，又离家近了！咋，俺自己就不能回家啊？大车呱嗒呱嗒地进城，伤号由啊啊地叫，到嗯嗯地哼，攥大花的手，渐渐松开，被松开的大花有点轻飘飘。

大车进了一家医院的院。大花帮着往病房扶伤号，抬伤号，背伤号。病床上、走廊里还有许多国军的伤号，被逃跑的国军撇下的伤号。卸完了大车上的伤号，大花牵挂那把她薅来的断腿伤号，还回病房去找，眼见那战士被推送进术室，想跟进手术室，被拦住，说里面不能进人。望着手术室的门，大花愣怔了阵儿，才出去。拉伤号的大车已经离去，应该奔了铁岭，忽然才觉得自己落了单，幻梦般地落了单，但丝毫不怨大姨夫撇下了自己。

不由自主出了医院的大门，不由自主南去。忽然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解放军嗷嗷地前去，知道前边国军和解放军还打呢，沈阳城还不完全在解放军手里呢，姑娘忽然明白：前方路面还不太平呢，一个姑娘家家的想一个人走回家去还不是那么回事呢。甚至，空中就有子弹撕裂空气的声音。前方甚至还传来炮声，不知道是单一方呢还是双方都动用了炮。后来前方没了炮声，枪声零星。再后来前方枪声也停了，接着见解放军押下来大拨大拨的俘虏。蹲人家屋门口的她，可怜巴巴的她，终于敢站起来了，门也在这时被推开了，一老头探头探脑往街上瞧，一仰脸，瞧见了姑娘，六神无主的姑娘，再瞅瞅大街，一笑：“这国军算是完蛋啦，不禁打！”姑娘一笑离开，往南出溜。见着的国军都是被解放军押着的，见着的解放军，不是往前冲呢就是押俘虏。后来见了一广场，哦，火车站！见了许多的老百姓，窝在广场的角角落落。哦，这回有伴了！当时就觉得不那么落单了。

也就找了个角落，往地一坐，两手往袖一插，抱胸前，头低眼抬，瞧动静。南方还不时传来“嗒嗒嗒”的枪声，南行的路还不太平。其实滞留在车站的难民是惦记蹲票房，但是，票房的大门却关闭。好在车站有长长的一溜墙根可供你依靠；有很多的角落可供你安身；有许多的伴，减你的孤单，减你的恐惧。嗯，解放军既然那么能打，就快些把国军灭了吧，俺就能回家，就顺着铁路线往南走，就能到家。她张大了耳朵，谛听各种消息。

夜幕罩了下来，广场来了一个团的解放军，密密匝匝地躺在广场歇息。那是绝对没有恐惧的夜晚，尽管远方偶尔传来隐约的枪声。早晨，部队咋咋地离开火车站广场，街上有了行人。街上解放军的队伍咋咋地往来，沈阳城透出了活气儿。而且，瞬间就生龙活虎地进入狂欢，就是一座沸腾的城市。大花也沐浴在狂欢的氛围之中，也不由自主地随狂欢的人群流淌，流淌出欢庆的河流。她就问现在能不能往南边走，大姨说不知道，大爷说不知道，大叔说得问解放军。大着胆追上一在队伍中行进解放军战士，牵人家衣襟问。战士给姑娘最温暖的笑，出了队伍，问姑娘要南去，战士说，好像还不行，好像还得再等一等，再等一天吧，咱解放军就能将顽抗的敌人统统地消灭！姑娘点头。战士追赶队伍而去。姑娘瞧了阵热闹，瞧着火车站高出街区的建筑物，回站前广场。这里是她确定的回家的出发地。结果，姑娘没想到其实守住了自己一生的缘：来了解放军三四六团！文哥哥所在的团！

苞米面大饼也下肚了，白开水也下肚了，姑娘手背一抹唇，还长长地吁了口气。撒目撒目四处，就又抓了文哥哥的一只手，死死地攥住，文哥哥上哪儿就跟哪儿。文哥哥对战友们望过来的每一双目光不断地回以难为情的笑。

“大花，我是排长啊，我得照看我的排！”文哥哥说，想把大花的手从自己的手上抹下去。

没抹下去。“哦，你还是官啊！”大花咧嘴喜悦。好顿把文哥哥再端详，而后恋恋不舍地松手。

哎哟啊，一排长这个轻松啊，身子这个飘啊，先去了连长那儿解释。

连长听罢很严肃地点头，说出俩字：“缘分！”

连长去跟团长说，团长笑呵呵地听，听罢大手一挥：“有缘千里来相会！让这臭小子把姑娘赶紧送回家，要护送回家，别叫人自己走！感情嘛，路上再培养培养！”团长嘿嘿笑。连长刚要离开，团长喊住：“回来！”团长笑咪咪连长：“让臭小子骑我的那匹马送姑娘回去。就给一匹马，让俩人一路近乎近乎。”团长还朝连长眨巴眼睛。

连长向团长翘翘大拇指。

回来就向黏在一起的两人吼了声：“一排长！”

“有！”一排长把姑娘带了起来，姑娘死死攥他的那只手，指甲都要剐进肉里。奔连长前，姑娘攥一排长的手也到了连长前。

瞧着俩人连长咧嘴笑。

就在王景文送大花南归的时候，刚离开火车站，一列客车停在了站台，而且上着旅

客。铁路恢复运营的第一班车：沈阳城至铁岭。车站大厅内的难民如果有北去的，免票。据说就在那列客车的车头，解放军拆除了国民党特务安装的炸弹。城市的功能迅速恢复，就在这天，电通了，电话通了，电车通了。是为1948年11月3日。

美联社报道说：“国民党在满洲的败北，已使南京突呈紧张，人们已在公开谈论着政府迁徙的可能性。”

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崩溃是否能够避免，将在今后三个月内决定！林彪的军队，将很快入关！得中原者，得天下！共产党得了东北，未必就得了天下！未必！中原逐鹿，鹿死谁手？”指背敲案。

“沿铁路走，沿铁路走！”大花嚷。街区人多，大花在文哥哥的怀中不得劲，难为情。上马的时候就好难为情呢，自己爬不上马背，是文哥哥给拥上马背的，文哥哥的战友一旁瞧热闹，一位还嚷呢：“伙计，用不用帮忙啊？”文哥哥上马，将大花在两臂间夹稳，缰绳一抖，马就开走，小跑着，后面传来文哥哥战友的惊叹：“伙计，美女在怀啊！”那时大花喘气都粗了：他们说俺是美女呢！美女才配得上文哥哥呢！但是，面对满街人们的眼光，大花不自在，美女在怀哪能就众目睽睽啊？恨不得立即——就两个人，就两个人在。

“那也得出了城啊，出了城再沿铁路走。”文哥哥说。

其实，沿铁路走，也和文哥哥的心思合拍。

沿铁路走。还是在昨天，三四六团就沿铁路进入沈阳城。忽然就美女在怀，在怀的美女默不作声，在怀的美女脸颊烤人。

驻马三间房，两天前的战场。

抱大花下马：“我得去看政委、参谋长，还有……很多战友。”

站政委面前，政委的秀才眼镜闪烁在眼前。看似书生的单薄的身体，在战场上却毫不退缩。站参谋长面前，幻觉中一头憨牛眼睛润润地望你。这个大块头，这个铁塔般的老牛，竟然倒下了。西望，想起双子哥。无限的忧伤攫住内心，不知不觉中泪水流过脸颊。

“哥，不哭！”大花拿手揩抹哥的泪水。

哥牵了大花的手奔马去，走了几步回首望座座新坟喊：“我会来看你们的！”无限的悲痛就绝了堤，失声而哭，嗷嗷地哭啊。

“哥，不哭，不哭！”大花也泪水滂沱。

大花家在距铁路不远的的一个屯子。到村口，大花说：“下马走吧，别这样俩人骑一匹马！”

哥就抱大花下马。哥牵马走，妹偎着哥走。

一群玩耍的孩子瞧见了大花，好奇地瞧瞧牵马的解放军，一个忽然跳着高喊：“大花姐回来啦！大花姐回来啦！”向村里跑去，一路跑一路喊。别的还愣怔了下，也就一路跑去一路喊，向刘家报告着消息。

结果，不光是刘家的人被喊出了，一个个院落出了人。

“哟，大花回来了！”

“大婶好！”大花腼腆。

“哟，大花姑娘回来了！”

“大叔好！”大花跟每一个站到面前的街坊邻居打招呼。

渐渐，大花不那么羞涩，不那么腼腆，甚至喜悦，甚至幸福，同每一个站到面前的街坊邻居打招呼。走在哥前，甚至有那么点趾高气扬的意味。咧着嘴，两眼笑眯眯，快眯成一条线。

倏然，一张妇人的脸在了文哥哥的眼前，那眼睛，那脸庞，大花的脸庞分明就从那张脸上拓下来的。妇人瞅瞅大花，更瞅解放军小伙，定睛地瞅。

果然，大花亲热地上前叫了声：“娘！”而后向一旁袖手的一憨笑着的汉子叫了声：“爹！”

其实娘纳闷呢，爹也纳闷呢：不是国军连长吗，咋还来个解放军？

娘瞅着小伙子点头，爹瞅着小伙子点头：不错！

“你到家了，我得走了。”小伙子说。

大花一把薅住文哥哥的一只手：“不许走！”

娘一愣，爹一愣：没进屋咋就要走呢？

袖着手的爹说：“吃了饭走！”

娘剜老头子一眼，向解放军小伙说：“都这时候，住一宿走！”

大花跺脚：“还住一宿，两宿就不行啊？三宿就不行啊？”嘻嘻一笑，“不走了就不行啊？”

袖着手的爹说：“行，咋就不行！”

娘拍大腿：“那敢情好！”

可把解放军小伙吓个够呛：“不走不行啊，要是队伍开拔了，我、我还得找队伍！而且，不管咋的，我还是排长呢！排长哪能开小差呢！那我丢人不？我爹知道了，能拿杀猪刀把我给宰了！无论如何，我得走！我保证，不管走多远，我还能回来！回来……娶大花！今生今世，我就要大花！”

爹一怔，娘一怔，大花一怔，红晕再次罩上大花的脸颊。

“孩子，那就明早吃完早饭走！”大花娘说。

“婶婶，我得连夜赶回，咱部队说行动就行动的！我可以吃晚饭，吃完晚饭就走！”解放军小伙坚决。

娘望大花。

大花望文哥哥。

文哥哥望着大花几乎是哀求：“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能回来的！”

大花咧嘴乐了，眼角却带上了泪滴。

娘乐了，爹乐了。

其时，屯子里的人呼呼地围上来，将解放军小伙儿和刘家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花牵解放军小伙儿进院，大花另一闲着的手指跟着的一小伙：“这我哥。”指一女性：“这我嫂！”大花的哥跟大花的爹一样，总袖着手跟你憨憨地笑。儿子像爹，闺女像娘。

热炕头，热酒，热乎的人。酒桌上，大花慢条斯理地讲跟解放军小伙的结识，和沈阳火车站的邂逅。

“缘分！”大花爹点头。

“兄弟，为你和我妹子的缘分干杯！”大花哥哥举杯。

解放军小伙猛然警醒：再喝下去肯定是走不了人了！瞧刘家的人，嗯，都是一脸的诡计，就是想不让你走人！拿起杯，跟大花爹碰杯，跟大花哥碰杯：“喝完这一杯，我必须得走了！我那一个排的人在沈阳撂着呢，我咋能就把他们扔在那儿呢！我要是没这一点责任心，不光是今后当不了连长、营长、团长，就这排长，也得给撸了！我得让花妹嫁个连长、营长、团长！是不？”瞅大花。

说得刘家人高兴啊，说得刘家人再不好留人。

大花的爹喝得高了，忽然前仰后合地笑，哧哧地笑：“大花啊，要嫁的国军连长让解放军给灭了，解放军呢，又还回来一个！还回来一个！”

“说啥呢？说啥呢？谁说要嫁国军连长的！还不都是你们瞎忙乎！”大花眼睛一瞪。

“老东西，哪壶不开提哪壶！”大花娘也瞪大花爹。

“来，最后一杯！”大花哥再次举杯。

酒杯相碰。

院门口，解放军小伙上了马又下来：“等消灭了反动派，我就回来娶大花！”说完，骑马而去。

后面传来大花带着哭腔的声音：“回来娶我！”应该是跺脚呼喊。

## 第二十六章 东北虎

就在第四野战军休整，对巨量国军俘虏进行消化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原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决战——淮海战役。共产党方面称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战事起于1948年11月6日。津浦铁路两侧，国军集优势兵力欲寻机与我军决战。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摆棋布阵，展开战略大决战。粟裕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展兵家风采，一时中原大地龙腾蛇走地覆天翻。

军事会议，蒋介石：“徐蚌会战，存亡最大之关键！”

国军将领们以为，共产党的第四野战军总要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方能出关。国民党总是习惯于一厢情愿地布局。

入关10万人马，而今百万雄师——早在11月下旬便开始悄然向关内挺进！

毛泽东湖南腔：“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大手一挥，秋风扫落叶态势。

关于这预测，他当时写了篇文章：《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我要撒尿！”嘔当，门欠了缝，尿就刺了出去。“我要拉屎。”门欠了缝，脰就朝了外，门得夹紧了，省得你掉了下去，似乎帮你拉屎。门一关，白天，就门那透点亮光。闷罐车，没窗的闷罐，里面满是解放军。坐着，一个挨一个。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在沈阳登车秘密入关。闷罐的火车，如黑色的蛟龙。

“伙计，谁能讲个笑话啊？”

没人应。好像车厢内没人似的。

“班长，那你就给讲个吧。”

“我讲？我咋会讲……嗯，我给你们说个对联吧。上联：哈哈哈哈哈，下联：嘿嘿嘿嘿嘿，横批：神经有病！”

轻笑声。

“我讲完了，排长你给讲一个吧。”

“排长讲一个！”

“嗯，来一个就来一个。你们说世界上最悲惨的男人是谁？是谁？”

“没本事的呗。”

“讨不着老婆的呗。”

“挣不着钱的呗。”

“你们说的都不对，是——炮兵连的炊事员！”

“咋？”

“炮兵连的炊事员？”

“对，炮兵连的炊事员！”

“咋炮兵连炊事员？”

“嗯，炮兵连炊事员。他戴绿帽子，背黑锅，还只能看别人打炮。”

哄堂大笑，笑得嗷嗷的。

“王景文！”副连长厉声。

笑声瞬间消失。

“到！”黑暗中一排长站起。

“下流！下流！”副连长扑哧笑了，“炮兵连听着了，还不得冲咱们开炮？”

哄堂大笑。

“长途行军，是得活跃点气氛。咱们唱歌吧。”副连长说。

“独唱还行，要是一起唱能暴露咱部队开始秘密调动！”一排长说。

“哦，也对。那你就给大伙来个独唱！”

“我唱歌跑调！”

“那还能有这火车跑得远啊！唱吧！”

“对，给咱唱！”

还掌声。

副连长：“别鼓掌，别鼓掌，别叫蒋介石听着！”

哄然大笑。

一排长就只得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得那是真跑调，不过，是雄纠纠气昂昂地跑调。

淮海战场，华东野战军将敌第七兵团 10 万人全部歼灭，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敌第十二兵团全线发起攻击，消灭了国军 12 万人，俘虏兵团司令黄维。淮海战役，进入收官阶段。

唐山，一一六师与军主力会合。徒步行军，方向——天津。而后又是火车，而后步行。塘沽在前。

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端详天津城。现在他是对天津城作战的前线总指挥。林总忙啥呢？林总端详北京城呢。毛泽东给林总的指令：不战而屈人之兵！林总现在必须玩出兵家之最高境界呢。古都北京城，共产党人要完好地保存，视其为民族之瑰宝。个人之得失，

民族利益之权衡，令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踱步凝眉，抬望眼。

刘亚楼：“天津城南北长二十五里，东西不足十里。海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白河、运河将市区分割成数段，地形复杂。城南工事最为坚固，城北薄弱，陈长捷必料定我军从城北发起进攻，那我们就让他认定这种判断！我们的部队就做出向城北移动的态势！听说打锦州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不是曾打起一杆足有八米高的战旗吗，就把那战旗在天津城北亮出！”参谋长微笑望歪嘴将军刘震，时三十九军军长。“那我们从哪动手呢？”参谋长眯缝眼睛望作战地图：“东西夹击，将敌拦腰截断！”拳击天津城当腰。面对各位将领，大手一挥：“而后分而击破！”

大军急行军，目标：天津城北。三四六团大旗高高飘扬。而且高歌：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当初还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时候，还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只能唱苏联红军的那首《神圣的战争》；现在，唱咱自己的军歌，昂扬斗志，威武雄师。

政委任茂如的马咋咋地到了第一军旗手跟前：“咱四野参谋长可是单提到咱团的大旗呢，说是打锦州城时的那杆高高飘扬的大旗，要飘扬在天津城北！”

当时三四六团的第一军旗手就乐得嘴丫子扯到耳朵边那儿了：“政委，俺一定打好这大旗！做好大旗官！”

“嗯，大旗高高飘，不光是三四六团的荣耀，也是咱四野的荣耀！四野的脸面！”政委说。策马而前去。

“伙计，累不？累了我替换你下。”一班长上前讨好地说。

“什么伙计伙计的——排长——不累！”

俩老乡彼此打量。福建老乡。

刘亚楼，生于福建农民家庭。读私塾，读小学，成小学教员，成热血青年，成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红军，成林彪手下悍将。后毛泽东推荐，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其表现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苏联卫国战争结束，斯大林传话时为苏军少校参谋的刘亚楼，欢迎加入苏联合国籍。得到的答复是：回祖国！斯大林再传话：如加入苏联合国籍，立即升将军军衔。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回祖国！回祖国，东北人民自治军，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总麾下参谋长！雷厉风行，那嗓门，下起命令来简直一字一炸弹，得绰号“雷公爷”！

陈长捷，也生于福建农民家庭。长刘亚楼 14 岁。早年考入保定军校。抗日战争曾指挥部队采取交通壕战术迫近日军工事，令日军火焰喷射器等重武器无法施展，得“常胜将军”美称，现为天津城防司令。相信城防。十米宽护城河环绕天津城，护城河后是土城墙，城墙架设铁丝网，重点处还没电网，碉堡一个紧挨一个。弹药充足。陈长捷知道老长官在与共军和谈，知道天津是老长官的砝码，砝码的轻重是要由打来决定的！誓给老长官把守好门户！誓给老长官做好砝码！

天津城，出四持白旗者，要和谈。穿长袍，戴礼帽，有参议会议长，有工商会会长，当然，也有肩负刺探使命的。这些人当然是从陈长捷那儿来的。要和谈当然得见共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啊，上了共军的敞篷吉普车，蒙了眼睛，出发。

走了会儿公路，就颠簸，就道路崎岖，分明乡路。而且听闻部队行进，而且歌声嘹亮，能感觉到行军战士闪避于两侧，给吉普车让路。那支队伍，三十九军一一六师是也。刚刚接到命令向天津城北移动。城北，另有部队交通壕正挖得热火朝天。一一六师进入指定阵地点也将立即挖掘交通壕。大战前夕大战的氛围在城北浓稠。谈判代表甚至清晰听闻锹镐之声。吉普车进入城北杨村，进入一农家院落，被解开了蒙眼睛的黑布。人员出入，房间传来嘀嘀嗒嗒收发电报的声音。被告知：总指挥正视察前沿阵地，在返回路上。让你瞧明白了：这是城北。如果你是老天津人了，甚至知道：此为杨村。院内院外，岗哨林立。

两辆敞篷吉普车旋风般而至，停于院前，前车下的是首长，后车下的是警卫人员。接待人员告知：总指挥回来了！

和谈代表迎出，见吉普车轱辘沾满了泥，天津城北地势低洼，冬而不冷的时节，这吉普打那低洼地段而来，自然要这个样。

冷冷的目光，甚至带着那么点漠然。总指挥旋即一笑：“各位久等了！屋里请！”大嗓门。

大炕上，方桌上，一张军事地图迅即撤了下去，分明标注着共军对天津城的布阵，若干红箭头指向天津城，而最上端的那个红箭头粗壮而有力！上北下南。

总指挥摆手而让：“炕上坐着谈。炕上热乎，谈判嘛，总得谈得热乎！鞋子嘛，不脱也成！”

谈判代表脱鞋上了大炕，屁股一沾大炕就感到大炕真热乎，烙着舒服。谈判代表自觉地坐了一侧，虽然有点挤。大碗茶在了面前。谈判代表惊异总指挥的年轻。

时总指挥 38 岁。

“陈司令开出了什么条件呢？各位虽然身份非军方，但是，如果没有陈长官的意思，恐怕也出不了天津城，何谈和谈啊！”总指挥微笑着望和谈代表，端大碗茶：“喝茶，咱们边喝边谈着。”率先咕嘟咕嘟下去了半碗，碗一撂，手背抹去唇边的茶水，微笑地、期待地望你。

和谈代表拿目光相互推让。

总指挥：“说句心里话，我们不想攻城！不想让天津城内的人民再遭受战火之灾！我们也不怕攻城！听说陈长官要在天津城打出一场如莫斯科保卫战那样的城市保卫战，他以为他是斯大林吗？”笑望和谈代表。

和谈代表笑，尴尬地笑。

总指挥摆手：“你们说，你们说。”

吞吞吐吐：天津至塘沽间，让出一条通道，让老蒋的嫡系部队撤出，他陈长捷在天津城恭候解放军进城！

微笑在总指挥脸上凝滞，凝滞成冷笑，而且还点头，后来是莞尔一笑：“哦——敢情是一光杆司令等我们呢！”一拍方桌，“城内国军，休想走脱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如果不答复，那就攻城！就让你们的陈长官等着做我们解放军的俘虏吧！”

一和谈代表：“别生气，别生气，再谈，再谈。听说总指挥和陈长官还都福建老乡呢！”

总指挥瞅对方，哦，这底细都掌握！总指挥意味深长：“是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和谈代表称：带话回去给陈长官，再谈。

总指挥再意味深长出四字：“时间紧迫！”

谈判代表出屋，上了敞篷吉普车，再被蒙了眼睛，被送往天津城。

总指挥下令：“重炮炮击敌城北工事！给顽固派点颜色看看……我那位老乡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呢！”

吴国璋师长望远镜中突出着三四六团高高飘扬的战旗，战旗杆杆，但是三四六团的战旗夺目，大有直入云霄之态势。吴师长倒皱了眉头。在陈长捷的望远镜中，三四六团的战旗大有非叫你看到不可的意味。迷惑敌人，过了头倒容易让敌人警觉。如果不是总指挥先前特别提到让三四六团的那杆大旗在天津城北高高飘扬，吴师长将望远镜递参谋长汪洋：“你瞧三四六团的那杆旗，想想你是陈长捷，也望咱那杆大旗，可能怎么样？生出什么感觉？”

汪洋望远镜中望着大旗，点头。

师长：“跟总指挥打个招呼？咱三四六团的旗就也换上寻常长度的旗杆？声东击西，可东边的动静喊得过高就假了。而且，关于军旗，咱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统一规范，也统一配置了旗杆，就咱三四六团还用着先前的旗杆。”

参谋长：“那杆大旗已经在我们的战士心中了！这事你我就决定好了，总指挥那儿，不必请示。”一笑，“依雷公爷的性格，说不定还得挨骂呢，骂咱们烦他！”

师长笑着点头：“那三四六团的工作你这老首长去做吧！那个第一军旗手就想不通！”

参谋长笑着点头。吴师长，12岁的时候就跟着红军了！童子团的！而后就行进在红军的队伍，地地道道的老红军！就那果决，都写在刚毅的脸上！可是对于那杆大旗竟然小心处理。竟然还要和总指挥商量。那杆大旗哦，已经矗立师长心中，矗立总指挥心中。

人民解放军铁流滚滚奔腾向前，其实前方就有那么一杆大旗一杆直插云霄的大旗招展，招引着指战员奋勇向前、彪炳史册的大旗！

知道此时只是在执行迷惑敌人的使命，只是师级以上。师长跟团长都不动声色，战士们挖交通壕那是嗷嗷的。汪洋参谋长带俩警卫员奔三四六团阵地，奔那杆大旗，插于阵地的。营长以上的，见了师参谋长，会咋地立正：“首长好！”回以军礼，不下马，奔那杆大旗。

张峰团长不叫首长，叫老团长，但是军礼是要敬的。就是在同张峰团长等握手的时候，汪洋参谋长的目光就直往大旗之下窺摸，窺摸第一军旗手的身影。哦，臭小子正挥锹干得起劲呢，挖出一锹土，往坑道上端的两侧拍，很结实地拍，不叫浮土往坑道里淌。有战士上前要抢他手中的锹，不让，就是不让。汪洋参谋长微笑，就向张峰团长指下王景文：“我来是向三四六团的第一军旗手传达个命令，师部命令！”当然是微笑着说。

张峰团长卡巴着眼睛：师部命令？还直接跟军旗手传达？咋不先传达到团部？传达我张峰？疑惑归疑惑，微笑着下令给身边的警卫员：“叫王景文过来！”

“团长好！”第一军旗手咋地立正，军礼。

汪洋、张峰相视而笑，张峰抬脚要踢王景文屁股：“叫啥呢？叫啥呢？”

王景文闪避，向着老团长咋地又是一个立正，军礼：“首长好！”

师参谋长敛笑，还军礼：“师部命令：三四六团军旗旗杆长度与其他团统一，立即更换！”

第一军旗手张了嘴，没能响亮地说出：“是！”瞅着师参谋长，盯着师参谋长，意思好像是：我有没有听错？

“执行命令有什么困难吗？”师参谋长问。

“发的旗杆……让……让……”第一军旗手结巴。

“让什么？”师参谋长故意皱眉喝问。

“让……让我给撤了。”

张峰抬脚又要踢屁股：“咋撤啦？”

一排长闪避，但满脸通红，瞧瞧团长，瞧瞧师参谋长，度量着自己的错的严重程度。第一军旗手撤旗杆，肯定是错。自己都能感觉到脸散发着的热烘烤着自己。猛地想起了李双：双子哥在，就能制出一个跟发的那旗杆一模一样的旗杆！泪水瞬间决堤。

师参谋长、团长面面相觑，团长脖颈前探端详第一军旗手脸，猛然喝问：“王景文！”

“到……到！”第一军旗手醒过神来一振。

“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哪去啦？”团长喝问。

第一军旗手疑惑。

“想撤去！换旗杆！”团长指插于阵地上的大旗。

“是……是！”响亮。

师参谋长微笑，沉吟而后说：“多弄些旗杆，就像长山堡阻击战时把咱团的家底亮

出来！把咱老政委雷鸣同志保存下来的那一面面旗帜亮出来！”

团长、军旗手齐声：“是！”团长、军旗手相视而笑，当时第一军旗手的内心啊，就敞亮！

团长摆手：“干活去！”

“是！”第一军旗手应声而去。

师参谋长、团长望第一军旗手离去。

师参谋长和团长正说着话的时候，听到警卫连阵地那儿传来一声吼：“一班集合！”望去，警卫连一排一班集合，一排长讲话，下令呢：一班战士分头行动，每人带一根旗杆回来！跟别的旗杆一样长的旗杆！末了一句：“能完成任务吗？”全班吼出：“能！”师参谋长、团长相视而笑。

师参谋长临走的时候，跟团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天机岂可戳破？”上马离去。

团长玩味师参谋长的话，转首天津城，点头。

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在三四六团阵地铺展，血与火中的成长史。战旗猎猎，绝对是一种决战态势。

毛泽东：三天拿下天津城！

林总：三天拿下天津城！

前线总指挥：30小时足以拿下天津城！

面对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林总：“给你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明天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邓宝珊：“怎么，你们要打天津？恐怕怎么着也得打三个月！”

林总淡然一笑。

陈长捷再急将一精锐师调往城北。

猎猎战旗前，三四六团召开誓师大会，通报淮海战役战果，学习毛主席元旦写给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读罢开篇一句：“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读报的政委笑了，望着战士们笑了，战士们也哄然大笑。讲进城之后的群众纪律，讲罢高声而问：“十二字令是什么？”

队伍爆出：“原封不动，一尘不染，秋毫无犯。”

领袖自信，军队自信。

总攻时间：1月14日。师部命令三四六团拂晓前到达集结地：城西！总指挥部作战意图：东西夹击，拦腰截断，分而击之！至于先前城北的攻击准备，烟幕！

嗷嗷地奔往集结地的时候，第一军旗手不时回首城北方向，惦念着那长长的旗杆呢，那旗杆用在了搭建团指挥部工事上，最后关头也再一次地想让它发挥作用。但是，突然地，就将城北一切的工事放弃，被闪了下。敌军更是被闪了下！远远地，都瞧得见连日来敌军一直紧锣密鼓地完善着强化着的城北之工事。先前插于三四六团城北阵地上的战旗，

发放给各营，它们，将招引三四六团的战士们在出关后的第一场战斗中勇猛向前！哦，先前敢情是咱总指挥跟陈长捷玩声北击西啊！嗯，声北而东西夹击！兵者，诡道也！

一夜的工夫，咔咔咔，解放军完成布局，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工兵各就其位单等一声令下。大雾弥漫，重围中的天津城哪里晓得城外解放军的动向！老天都在助解放军呢，遮掩着解放军的大移动大布局。每支部队攻入城内的进军路线都清晰地告诉你，你面对的主要目标的是什么；都清晰地告诉你，你要过几道桥。路线都了然于心中。前进路线，不得变动，避免己方部队与部队之间碰撞在一起。光亮也如雾气，透迤地流淌、漫溢。几米开外就不见了人。枪械湿漉漉的，大炮摸一把就满手是水。军装湿漉漉的，战马的身上湿漉漉的，大地是湿漉漉的，雾气打湿了一切。就是说话声，都湿漉漉。等待光亮尖锐，等待完成了遮掩使命的雾气散去，等待天津城清晰而出。等到9点，仍然大雾弥漫；9点30分，天津城隐约；10点，天津城如一碗散尽热气的面条端放你面前了！

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带着火星的炮弹飞向敌阵地，大地震颤，天津城震颤。护城河内侧是高大的土墙，土墙之上每隔30米便是一座碉堡，眼见炮火将一座座碉堡薅去，宛如有巨手快捷地接连地将一座座碉堡薅去。眼见炮火轰击着土墙，土墙向护城河坍塌。就重炮，城内敌军一千多门，而城外解放军三千多门！敌人的装备将解放军装备得比敌军强悍！敌军兵力13万，解放军为五个军二十二个师34万！敌军的炮兵阵地，更是在炮火之中。解放军的炮火是大睁着眼睛的，共产党人的领袖毛泽东叮嘱了：最大可能保护天津城的工业设施、城市设施，因为天津城终将是人民的！炮兵部队按照地下党送出的国军城防图精确炮击。战前，地下党分头送出了六份城防图！敌军每一个火力点尽在掌握中！研究城防图，研究地形，天天开会，功课做到了家。战后，刘亚楼说：“天津城，是和地下党共同打下的！”

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冲锋号嘹亮而起，第一主攻方向城西，四个师跃起，漫向前去，冲杀之吼声声遏行云。每个师瞄着一个突破口，短兵相接。一一六师为第二梯队，三四六团插于城北阵地的杆杆战旗在手，目睹惊心动魄的总攻时刻，铆足了劲儿，准备着随时跃起。那旗杆在手中攥得紧紧的。眼见突破口处，争夺与反争夺，纵然你坚如磐石，根根钢钎楔入，总要叫你咔地断裂。眼见爆破手夹着炸药包奋勇向前，坦克咔咔向前，隔着护城河，配合着第一梯队砸开突破口。

“又是吃剩饭剩菜啦！”王景文叨咕。

“剩饭剩菜咋啦？我还愿意吃剩饭剩菜呢！剩菜一烩，蛮好吃呢！”一班长小山东说。

一排长不屑：“伙计嘛，不吃剩饭剩菜吃啥？”

“谁伙计！”

“你总伙计伙计的，不是伙计是啥？”一排长笑。

“伙计，叫别人伙计说明我是地主！”一班长笑。

“那就分你的田！”一排长将一班长的机枪抓了过来。

“那我打旗！”一班长瞅一排长手中的军旗。

“那得等！”

一班长将机枪抓回：“那俺就等！”

前方，上去了工兵，显然是要给坦克部队开路。已经有的师砸开突破口，向纵深发展。拦腰截断，先南后北。陈长捷不是往北面铆劲儿吗，北面那头俺给你撂那儿，不予理睬！但表面上看北部有解放军的部队佯攻。

第一梯队一一七师隐入城内，进入纵深战斗。

“伙计，这回可该咱们上了！”小山东说。

“恐怕还要等一等。”一排长盯着打开的突破口说。

“为啥要等一等？”一班长不解。

“里边的地方得弄得再宽敞宽敞。”

还真就是个待命。

“伙计……”

一排长打断：“排长！啥伙计伙计的，你才伙计！”

“伙……排……长，还真叫你说对了，排长你还能升官！”

一排长瞅眼一直死盯着突破口的张峰团长，想起大花的话：“我要嫁团长！”嘻地一笑，“争取当团长！”猛然觉得不能叫团长听到，吐了下舌头，瞅下团长，跟小山东做了下鬼脸。

“一会儿我打旗，你不让我就跟团长说你要当团长！”小山东悄声说。

一排长瞪一班长。

“不让我打旗就说！”一班长不退让。

一排长再溜了眼团长，再瞪一班长，将旗递一班长，抓过一班长的机枪。

一班长乐了，美了。

“准备突击！”师部那儿，师参谋长汪洋少见的一声吼。师部领导凛然而立，就那冷峻的神情都告诉你：行动在即！就在那一声吼中，部队咋地站起，没有口令，但是咋地站起。

师长瞅腕上的表，猛然大手前推爆出一声：“前进！”

小山东抱着战旗箭一般蹿出。

那一刻，一排长猛然热泪奔涌甚至迷蒙了眼前，拿袄袖揩抹了泪水向前。

奋勇争先，排山倒海的队伍！

护城河，冰层之上又灌了水，但是，有下面的冰层，不深，等不及的战士跳进水中蹿水过河。护城河哟，开了锅一般。残缺的护城墙，爬满了向上向前的战士。小山东灵巧地攀到护城墙之上，挥舞战旗。第二军旗手总算有了光荣时刻、豪气冲天时刻！

巷战。破墙穿洞，工兵跟随，活干得麻溜、专业！街上，敌军堆砌沙袋，阻击进攻，而穿墙破洞的解放军甚至出现在敌军背后，突然发起攻击。较高的建筑物，敌军都布设着

火力点，而穿墙破洞的解放军甚至就突然出现在底层，向上发起突然攻击。突进！突进！

小山东持旗猴子般地钻过一道墙，惊喜地喊：“鞋！鞋店！”

可不鞋店咋的，满货架的鞋，各种款式的鞋，也有特别适合穿在脚的是布鞋。

一排长钻过的时候，小山东抬脚让看他那即将磨穿的鞋底，一排长断喝：“十二字令是什么？”

小山东一个激灵般地立正：“原封不动，一尘不染，秋毫无犯！”

一排长冷笑盯视小山东。

小山东嘿嘿一笑，捡起掉地上的一捆布鞋放货架上，再嘿嘿一笑，持旗前进。

其实，一排长的鞋前边都张口了，鞋底和鞋帮拿布条缠着呢。

即将钻过了黑夜，凌晨5点，东路大军西路大军在金汤桥会师，完成对天津城拦腰截断，欢呼声震撼天津城。金汤桥，海河之上，本来另有名称，国军据守天津城，更名金汤桥，取固若金汤之意。一厢情愿之意。会师之后的大军南攻，南路大军也在北攻呢。

拂晓时分，三四六团钻到了一个大院，一番激战，敌军或逃或被击毙或被俘虏，弄明白了：此为敌空军司令部！

面对堆积在一起的枪支，张峰团长下令：步枪换冲锋枪！机枪统统带上！子弹配足了！张峰团长将短枪收起，拎了挺机枪。

小山东朝排长一笑，也抓了挺机枪在手。也不嫌累，脖颈上还挎着冲锋枪呢。

三四六团，在战斗中武装自己。

敌军坦克咔咔排阵，在解放军的弹雨中排阵，那坦克通身迸溅着火花，弹雨迸溅出的火花，坦克疯狂炮击。解放军部队隐没于两侧房屋，穿墙破洞前进。三四六团团部紧随部队前行。一营在前，应该就是一营的战士猛然从挨近敌坦克的房屋中跃出，集束手榴弹撇了上去，爆破筒塞进了履带，爆炸连连，敌坦克转眼间就是一堆堆废铁。一营一连从一个院落中掏出了七百多俘虏，正往外押呢，兄弟部队上前了一个排，枪指俘虏大喝：“不许动！”一连长一笑，向战士们一摆手：“归他们！”率领战士前进。张峰团长听到把七百多俘虏让给了兄弟部队的事，也一笑：“让得好！没了包袱咱就能轻装进攻！就能抓更多的俘虏！我得表扬一连！”

迫近敌警备司令部。咔咔的轰鸣声中，上来了解放军的坦克，薙敌军碉堡，四平八稳地薙。敌指挥部大楼递出了白旗，但是，卫队还在抵抗，陈长捷眼皮底下的卫队竟然没有注意到总指挥部挑出的白旗。就如他们的最高长官，做了傅作义长官的牺牲品。而且，解放军还调上来了直射炮，炮击围墙。也向大楼发射了几发炮弹：打出白旗怎么还抵抗？不知道有多少支解放军的部队在进攻着敌司令部，三四六团的左近就出现着兄弟部队。

“团长，咱们应该喊政策！”警卫连一排长凑近张峰团长小声说，知道大战之际一小小排长直接跟团长说啥不合适。

团长的眼睛吓人地望着你。

“嗯，咱警卫连全体喊政策！”连长听到了一排长的话，向警卫连吼，“警卫连的人，随我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警卫连：“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连长：“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警卫连：“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张峰团长乐了，向一排长点头。

一营、二营猛攻敌指挥部卫队，掏出了大堆大堆的俘虏。

而在这空当儿，友邻部队也嗷嗷地冲进敌指挥部大院，而一个身着敌军军官服装的人举着白毛巾喊：“我是地下党，自己人！抓陈长捷随我来！”先前陈长捷到哪儿都跟着护卫的军官其实就是这名地下党！

友军冲进地下室，枪指陈长捷：“不许动！”

陈长捷坐在那儿，没动。梦一般的，就在了解放军的枪口之下。

小山东和友邻部队的军旗手上了楼顶，向天津城挥舞红旗，向仍在激战中的天津城挥舞红旗。

看着被押出地下室的陈长捷等，张峰团长命令：向南攻击前进！

捆绑鞋底与鞋帮的布带松了，王景文蹲下重新捆绑。

东总刻意安排陈长捷在通县与傅作义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怒不可遏：“混账，你们在这和谈，把我当筹码！我完了，还要找谁做替罪羊？”气消了，跟邓宝珊说：“跟傅先生说，别打了，没有用！”连连摆手，泪水潸然。

傅作义终于签下和平起义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至此，大半个中国红旗与江山辉映。

## 第二十七章 两情系

妇女主任到刘家检查军鞋的完成情况，大花和大花的娘正坐大炕上纳鞋底呢，问还差几双，大花娘说：“还差两双，就我和大花手头的两双，完了就完了。”给了刘家十双的任务，手头的两双完了就完了。

做完的布鞋就大炕上放着呢。妇女主任检查，针脚密密实实，在炕沿靠靠，鞋底梆梆的，妇女主任眉开眼笑：“这鞋，肯定抗穿！好！”见鞋壳里有字，黑线纳的字，左脚是“消灭”俩字，右脚是“反动派”仨字，妇女主任再次绽放笑容：“好！好！你家鞋能做样板鞋！我先拿双给大伙看。”

大花娘瞅大花：“是说那字纳得好吧？那可是大花的主意！”

妇女主任端详大花：“嗯，到底是就要做军属的人，觉悟就是不一样！”

大花红了脸：“啥觉悟？我有啥觉悟？就是做鞋嘛！”

“咱刘淑华同志谦虚！值得学习！”妇女主任拿了鞋去别家宣传刘家的鞋。

大花扑哧一笑。

“闺女，笑啥？”娘问。

闺女又是扑哧一笑：“不告诉你！”

娘不屑：“不告诉娘也知道，是不是想着那个叫王景文的愣小子，没准就能穿上咱大花做的鞋呢！”

“那咋可能？”大花撇嘴。望了窗外，日丽风和，白雪皑皑，耀眼。公鸡勾勾儿地打鸣，池塘镜面似的冰面，孩子们在滑冰车，传来欢笑。北平和平解放了，文哥哥能在那北平城吗？文哥哥说了，消灭了反动派就回来娶大花！解放军啊，那你们就快些消灭反动派！嘻，妇女主任还说俺觉悟高！哪知咱心事？

天津战役之后，一一六师在北京城东南的采育镇休整。小镇，不时就升起战士们的歌声。

那天王景文带全排战士帮老乡干活，自己呢，去给老乡挑水，奔水井的时候，一支华东野战军部队正从小镇经过，咋咋地经过，看到一个十六七的小伙走在队伍中，穿了件国军的军大衣，松松垮垮的，光着脑袋，没帽子。

“瞅啥？俺是解放军！”小战士向挑着水桶的四野军人嚷，那意思是：别误会，拿俺当俘虏！

王景文掬下水桶跑向小战士：“咋这身衣裳？我给你咱解放军的军服好吗？”

小战士瞪大了眼睛。

“他是硬跟着咱队伍非要参军的！暂时咱们还没军服发给他。”小战士的战友说。

“哼，就给了这件国民党的大衣穿！”小战士委屈。

王景文拉小战士的手：“等我下，我给你取军服！我有军服给你穿！”

小战士惊喜：“真的？好，我等！班长，我穿了军服就撵你们，不会掉队的！”

班长派了个战士陪小战士等。

王景文啦啦啦啦地就扯开了枕头的针线，枕头里是去年冬的军服，抱了衣服跑出。

到小战士前的时候，那陪小战士等的战士手中捏了一双布鞋，递四野同志：“我见你脚上的鞋子都零碎了，这给你！”

四野同志打量递鞋的三野战士，打量脚，穿的是双旧鞋，显然新鞋没舍得穿呢。“我们能发，你留着穿！”四野排长将军服放小战士怀里。

小战士双手抱过，咧嘴乐。脱了国军军官才穿的大衣，铺地上，放上军服，就开始穿，一边穿一边乐，乐出了声。

三野同志再将鞋塞四野同志：“这鞋呢必须拿着，俺的心意咋能不收！拿着！不拿我让他把衣服脱了还你！”

四野同志只好收下。

三野同志追赶队伍。跑几步，小战士回转身向四野同志还深深地鞠了一躬。

革命队伍一家人。王景文当时就换上了新鞋，把破碎的旧鞋撇得远远。挑起水桶，瞧见地上的国军大衣，呢子大衣，一笑，从呢子大衣上走过，心情，格外灿烂。想唱歌，就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跑调就跑调，跑到大东北海城前！嘿嘿，让大花听！

警卫连一排长送军服给友军的事团长听说了，说：“嗯，三野的军服没咱们好，统计下，看咱们的战士有多少保存的旧军服，支援给他们。”一笑：“别像王景文啊，临了还闹双新鞋！跟人家做买卖呢！”三四六团带着旧军服去了三野部队的驻地，送军服，大联欢。大东北的狗皮帽子戴在三野战士的脑袋瓜上，直嚷：“暖和！真暖和！”据说，在后来的战场上，国军见了戴狗皮帽子的三野这支队伍，惊呼：“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如东北虎赫然在眼前！虎须清晰！

妇女主任来到刘家，笑咪咪地问：“大花愿意去丝绸厂上班吗？”

大花瞪大了眼睛。刘家的人瞪大了眼睛。当工人的事谁不愿意去？可天上咋能掉下这等好事？

“大花觉悟高，还是咱解放军的未婚妻，赶上丝绸厂招工人，给咱村的名额就两个，组织就决定让大花去。”妇女主任说。

“好，我去，我一定做个好工人！”大花说。心说：文哥哥先前都排长了，消灭反动派回来没准就团长了，咱也不能含糊啊！去做个好工人！

大花和解放军排长的故事，在村里传得家喻户晓，传得简直就是——前世姻缘！

厂长给新招的工人开会，讲话：“知道咱厂干啥的吗？知道咱厂生产出来的丝绸干啥的吗？知道为啥都染成红色的吗？做军旗！做红旗！咱的部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就是打着咱们生产制作的军旗去消灭反动派！不知道有多少地方飘扬着的红旗就是咱们生产的！做咱厂的工人，是无上光荣的！自豪的！不管你们干的是啥活，都得念着这份光荣，把活干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当时大花的身上就来了劲，文哥哥说了，他不光是部队的排长，还是团里头的第一军旗手！没准他打的军旗就咱厂生产制作的！嘻嘻，一切都和文哥哥结缘！缘分越来越深着呢！

老兵带新兵，师傅带徒弟。大花分的工种是煮茧。将茧倒进热水中煮，让茧中的胶质分解，而后抽丝。对水温的掌控对时间的掌控，关键着呢，掌握不好了，抽出的丝或者白而无光泽，或有光泽而不白。大花瞪大了眼睛听，对这整日笼在腾腾热气中的工作很满意：这活重要着呢！咱就应该干重要的活！见了文哥哥，也有的说！师傅经常快捷地蘸水，试水温，大花也跟着蘸，哎呀地叫，没师傅快捷，烫着了，甚至烫出了水泡。回家里偷偷拿针挑破，娘瞅见了，抓过闺女的手看，瞪大了眼睛看：“这班上的！这班上的！咋弄的？咋弄的？”“才不要你管！”闺女抽回了手，走开，让娘自己在那瞪眼睛。大花捧着疼痛的手望南方的天空，如见红旗招引着解放军向前，甚至在硝烟炮火中呐喊着冲杀。师傅带了阵子，开始在旁边看，让徒弟上。开始大花那个紧张啊，一惊一乍的，呀呀地叫，全身的每根汗毛都立着，都跟着监控，生怕出了差错，师傅在旁边看得笑吟吟的。

沙场秋点兵。可，那是三月，阳春三月，3月18日上午。那天风疾劲，裹挟着黄土而来，暗了日光，暗了天空。采育镇外的野地，一一六师列队，全师列队而待，沙场之秋的氛围中而待，肃然而待。后来，吴国璋师长下令，各团之间赛歌。各团就起了雄壮的歌声，歌声与风沙相搏。队伍在风沙中在雄壮的歌声中竟然没能听到车队前来的声音，及至车队于风沙中现出，歌声停止，没人命令停止也停止，面对了一一六师的车队也减速，停下，最前的敞篷吉普上站起了两人，其中一个是三十九军副军长吴信泉，另一个当然就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总司令！大清早还是在开早饭的时候，传来消息：朱总司令要来看望一一六师全体将士！

吴国璋师长乘敞篷吉普上前，立正：“一一六师等待总司令检阅！”

总司令还军礼，下吉普。其实总司令可以乘车检阅，但是，步行。陪同总司令的，还有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

老总不断四川口音：“同志们好！”

全师不断爆出：“首长好！”

当时四野师级部队，就多兵种了：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威武之师。

检阅完，总司令站敞篷吉普上讲话：“我是晓得的，一一六师是四野中顶呱呱的！”每一个人都绽现笑容。

持旗的王景文甚至觉得总司令在说：“我是晓得的，三四六团的军旗手是顶呱呱的！”

“瞧着你们这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哦，我是满心的欢喜！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瞧你们哟，个个小老虎！更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老蒋怕你们哟，怕得要死！”

队伍轻笑。

这朱老总哦，绝对具有亲和力的讲话，让你觉得他就是一老大哥，一慈祥长者。

陶铸讲话，讲起了人民军队的军旗史，讲到了三四六团的那杆大旗，讲到全军的军旗从现在起统一，宣布现在就由朱总司令向一一六师团以上部队亲授军旗！

吴信泉主持授旗，最先点的就是吴国璋师长的名。接过军旗的师长双手持旗，以最威严的步伐走到师军旗手面前，将新军旗交给军旗手。各团如是。

三四六团接过崭新的军旗，先前的军旗在了一班长手。

各地人民群众写给解放军战士的慰问信分发给了战士，并且可以写回信。分发给了战士信封信纸，部队专用的信封信纸，并且告知：战士们的信免费邮寄。给家人的信都免费邮寄。人民群众的话语滚烫，他们给予人民子弟兵最高的礼赞。一排长想到了大花，想到了爹娘，弟，妹，嘻，叫小花的妹。一封家书，一封情书。总被战友打断，不会写字的战友见一排长能写信，来求帮着写信。一排长摆手：“别打断我思路，我写完再帮你们写！”找了昏晃猫起来写。写写，想想，再写。不时微笑，觉得收信人就在眼前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暖暖的目光对望，小花的目光顽皮。

妇女主任捏着写有“刘淑华收”的信件风风火火奔刘家，一进了院就嚷：“大花有信来了！大花有信来了！”

大花的家人迎出了屋。大花的娘抓过了信看，不认字，给了孩子他爹。孩子他爹瞅信皮，神秘地笑。

“写的啥？谁来的信？”大花娘迫不及待。

“人家的信，咱看啥？”大花爹举信朝屋里头喊，“闺女，有信来了！”

大花夜班，下了班正大炕上睡觉呢。

“老东西，你给看不就得了！”大花娘火急。

“闺女的信咱咋能看！”大花爹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你是她爹，我是她娘，咋就不能看？咋就不能看？”大花娘愤愤。

“看也得闺女让看才看！”大花爹少见地固执。

“大娘，这信还是得大花让看才能看的！”妇女主任说。

“咋，闺女的东家娘都看不得？”大花娘嘟囔。

大花猛地从屋冲出：“我的啥东西你们要看？啥东西？”就瞧见老爹笑眯眯地举一封信在眼前，一把抓在手中倒是认得自己的名：“咦，谁给我写信？谁能给我写信？”

“大花妹子，你没给解放军写过慰问信？”妇女主任问。

“我字都不认得写啥慰问信！”

妇女主任说：“那就对了，这是你那兵哥哥写给你的信！”

大花惊喜，将信紧紧搂在胸前：兵哥哥记着大花呢！再将信端详，就信皮，就认得刘淑华仨字，就认得自己的名，再别的字都不认得，那字都瞅着你大花陌生。红了脸，把信给爹：“爹得给我念！”

“让看了？”爹拿信在手问。

“让看！”大花还使劲点头。

爹小心地撕信皮：“哎呀，咱大花还有人给写信了！”抽出信，力透纸背的铅笔字，读出了声：“想念的大花妹……”

跟前的人全笑，哈哈大笑，妇女主任笑得前仰后合，老娘笑得蹲下，老爹笑得眼中出了泪水。

老娘几乎笑岔了气：“我咋听着像是大花被……”

大花羞得那张脸哦，成红红的牡丹！大花顿脚：“笑啥？笑啥？有啥可笑的！欺负我不认字！欺负我不认字！”拽爹的袄袖，“爹进屋给咱念，不让她们听！”把爹拽进屋，大花将门关上，里边插了门闩。

其实信里就讲了见到朱总司令的事：

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发了新的军旗，我现在打的军旗就是朱老总发的。咱解放军的官和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咱的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跟咱们是那么平易近人，甚至显得那么慈祥，像父亲。我发誓：一定给总司令做一个好兵！现在我们正在北京跟前的一个叫作采育镇的地方休整，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南下。给你寄信不用花邮费，所以我会多多给你写，就当我是跟你说话。

大花使劲地点头：是，文哥哥，我在听你说呢！

丝绸厂晚上有识字班，大花报名参加。村里也有识字班，大花也钻进课堂听。听得那个认真，眼睛瞪着黑板上的字，把那字往心坎上拓。哼，俺识字了，俺自己看文哥哥给俺的信，还让你们笑？

部队在南下，要把反动派消灭干净。先前国民党反动派派了南方兵打咱们，那些兵不适应咱北方的寒冷。现在，咱北方兵也不适应南方的天气。总是下雨。他们还给这雨起着好听的名儿，叫梅雨。道路泥泞。晚上宿营的时候，蚊虫忒多。不少战士得了疟疾。我也得了。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我发着高烧。房东大娘喂我米汤喝，我看到她瞅着我抹眼泪，她拿我当儿子看！想娘了。当然，也想你了。我的病好了，战友们的病也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南下。我还不知道这地方叫啥。爱叫啥就叫啥吧。

“这小子……”读完信的爹说。

大花也扑哧一笑：“好了，没事了！嘻嘻，还想娘了，想娘也回不来，得去打反动派！”不过，大花也替文哥哥北望：北方，有文哥哥的爹、娘、弟、妹，叫小花的妹。

我们追击着敌人，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我总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一想起这句话我就不由自主地笑。我们不断地同敌人战斗，我们前进，他们溃逃。我们南下，

南下，就在南下中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过去反动派称我们是共匪，现在我们叫他们蒋介石匪帮！我们战旗横扫，送他们上西天！

大花自己看这信。秋季的原野金灿灿，收获和平、收获幸福的季节。丝绸厂组织工人在收音机中收听共和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听到了毛主席那湖南口音，听到了那庄严的宣告。家的墙壁上，贴着张奖状，丝绸厂颁发给大花的“生产能手”奖状。本来大花是要放起来，等文哥哥回来给看，让哥知道俺大花也是不含糊的！可是娘不由分说，就给贴墙上，贴最显眼的地方，谁进家都能看到。归来的文哥哥，一进屋就准能看到。

四野兵分三路，向白崇禧集团进攻。三四六团翻越雪峰山，位于湘南中西部的雪峰山。隆隆雷声，大雨滂沱，山道泥泞。风，也疾劲。

“团长，我想亮旗！”第一军旗手想起雷鸣政委讲述的红军过雪山的故事，红旗招引红军战士过雪山的故事，请示。

团长一怔，迷蒙中望队伍透迤而上，秋雨冰冷，正需要一把火呢，点头：“好！”

“前进！”第一军旗手高喊，亮出战旗。雨大而风劲，战旗猎猎。

其时一排长眼见一班长都步伐蹒跚，那鞋子已经不成了鞋样，鞋底与鞋帮已经要分离，一班长将被里子扯下了一条，扯成了一条条，将鞋底鞋帮和脚捆绑在一起，宿营的时候，甚至都不解开，抓紧时间睡。一倒下就酣然而睡。但是一班长还帮一个战士挎着冲锋枪，那战士脚崴了，只能被战友搀扶着走。常常是长途急行军，奔袭。对白崇禧集团的进攻总体战局上实行的就是大迂回，不使其主力逃窜，集中歼灭。虽然翻越的也是雪山，但是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胜利就在眼前！祖国山河即将一片红！“伙计，还行吗？”一排长回首而问。

一班长气喘吁吁：“伙、伙计，还、还行！”

一排长将军旗交二班长：“打好这旗！”

“是！”二班长激动：难得战旗在手！

一排长摘下一班长替战士挎的冲锋枪，挎自己身上。

二班长也像第一军旗手那样，挥舞战旗，呼喊：“前进！”

后来下的就不知道是雨还是雪了，风更劲。再后来就是雪花，劲风裹挟着雪花往你的身上甩、砸。先前湿漉漉的衣服现在冻得硬硬的，你的行动中发出哗哗的摩擦声。

“要胜利了，咱们就体验回长征！”一排长向一班长说。

一班长呵呵一笑，向全班战士摆手：“加油啊！”

亲爱的大花妹：

好久没能给你写信了，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奔袭敌军，有时日行军百里以上。而且经常走的是山路。我们不断地解放着一个又一个地方，可刚刚解放的地方还没等邮电局恢复运营，部队就开拔了。战斗是经常的，可是敌军一见我们的影就逃。胜利是一定的，敌人只是苟延残喘。现在我们刚刚解放的地方叫罗城，是广西

的一座小城。部队首长说，当地的邮电局其实瘫痪着，但是，战士们的书信交给地方，地方的同志说，不管啥困难，也要把战士们的书信寄出。大花妹，我一定要争取立功，要不，见你会脸红。

读信的大花笑了，笑成了红牡丹。

王村，我的王姓爷爷读信：

亲爱的爷爷、爹、娘：

我们部队现在已经打到广西，打到广西的南宁。反动派现在是一点也不抗打了，见着我们的部队就逃，一打就稀里哗啦。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现在是排长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个消息：我有对象了，是海城的。我受伤的时候她照顾过我，是个很好的姑娘，你们见了会喜欢的。她叫大花……

我的王姓爷爷瞅小花乐。

我的太爷笑骂：“这王八羔子，自己倒挺能捋摸！”

我的奶奶喜得合不拢嘴：“好，好，不用咱操心了！”

三四六团奉令截击一股逃窜之敌，敌军汽车轮子，三四六团脚板，双方赛跑。师部下达命令的时候，同时派来了一个向导，一位精神神的壮族小伙子。净拣难走的路走，翻山越岭，抄近路。结果，还真赶在了敌军的前头：山当腰，敌军的车队正嗷嗷地驶来！那情势可是万分紧急，眼瞅着敌人就要从你的眼皮底下逃窜而去。往下冲那是不赶趟的。刹那间，全团都有点傻。

警卫连一排长突然指一块巨石喊：“炸石头！”

张峰团长立即醒悟，吼：“王景文，上！”

一排长奔向巨石，那巨石本来就倾向着公路呢，一颗手榴弹撇过去，巨石向公路滚去，巨石像头领似的，带着碎石向公路滚落。同时，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部队向公路扑去。一班长挥举战旗。

一排长冲在最前哦，许是过于激动了，猛地扑倒，脚崴了！爬起来，恨自己恨得都流出了泪水来，忍着疼痛向山下冲，一瘸一瘸地向山下冲。

团长经过王景文身旁的时候喊：“咋的啦？”

“脚……脚崴了。”一排长哭唧唧。

“你立功啦！小子，我得给你请功！”团长喊。

其实，巨石没有砸着敌军车，头辆军车上的敌兵瞧见了滚落的巨石，惊呼：“快停车！快停车！”把驾驶室的顶棚撞得山响。驾驶员也瞧见了滚落的巨石，急刹车。巨石在第一辆军车前十米处砸向路面，颤了两颤，碎石和巨石堵塞了前方。

三四六团哦，总算打上了一场过瘾的仗，那手榴弹撇的，公路成了一条火龙。

王景文一瘸一拐地上来了，端冲锋枪向公路射击，没空难过。

俘敌一千多，战利品更丰。

张峰团长给一排长向师部请功，说：“不管起啥名，这小子得立功！没他没准就让敌人跑了！从眼皮底下跑了！”

亲爱的大花妹：

我立功了。轻伤不下火线，三等功。啥伤呢？脚歪了……

读信的大花吃了一惊：脚咋歪了呢？还能正过来吗？大花的心哦，就提着了。也不跟爹娘说，怕跟着惦念。立功了，可咋脚就歪了呢？哪知道是人家写了个别字。

广西战役结束，三四六团北上，回到湖南衡阳休整。

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哦，三十那天，警卫连连长吆喝：“哪个排愿意去伙房帮炊事员包饺子？”

三个排长齐声应：“我去！”

随即一排长单独地补了句：“一排去！”

连长说：“一排长看起来更迫切，就一排吧！”

一排各个欢喜得不得了。饺子，离战士们曾经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包饺子，吃饺子，绝对不仅仅是春节，更体现着对胜利的庆祝！没胜利，还能吃饺子吗？吃得下吗？而且，不时敲锣打鼓，当地政府前来慰问，给战士们送来了各种好吃的。

一班长的饺子包得总是圆鼓鼓，总是尽可能地多包馅，炊事员赶忙纠正：“这不行，不能这多馅，要多少有些松快的意思，要不，一蒸，就全开口，更别提煮了！”

“我寻思多点馅吃着过瘾！”一班长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敲锣打鼓，当地政府也送来蒸好的饺子。团长下令：一个连一个连地吃。

伙房忙得更欢：无论如何得在这大年三十吃上咱自己包的饺子啊！

团部和警卫连最后吃的，吃的是自己包的饺子。

小山东一口下去半个饺子入口，可是，半个饺子在口内半个饺子在口外人僵在那儿，猛然涌出泪水，滚滚热泪，猛然就叼着那饺子嗷嗷地哭了起来，平常活跃着的小山东叼着第一个饺子居然嗷嗷地哭起来，一时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

一排长忙撂下饭盒，奔小山东面前：“咋啦？咋啦？”轻拍小山东的背，心里嘀咕：就是噎着也不至于这样啊！

小山东瞧见那么多关注的目光，拿衣袖揩抹了泪水，默不作声地吞咽饺子。

团长：“同志们，今天是大年三十，是一年当中最喜庆的日子，在这喜庆的日子啊，咱们这些当兵的，难免要想爹想娘想媳妇……”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一排长觉得团长就瞅着自己呢。

团长：“现在，咱们把反动派打败了，咱们的爹娘往后应该有好日子过了，同志们应该高兴才是！我命令你们：必须高兴！”团长自己首先咧着大嘴笑。忽然做严肃状：“我命令警卫连一排一班长李富贵同志立即高兴！”

李富贵一怔，放下饭盒，咋地立正吼了声：“是！”

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伙计，你咋回事？”后来，没人的时候，一排长不断追问一班长。

每回问，一班长都立即现出一种忧伤。后来，一班长深深地叹了口气，泪水潜然：“我想爹了！”讲述：多年前爹被日本人骗到了东北做劳工，一去再无音信。只知道去的是大石桥镁矿。日本人投降，八路军赶赴东北，小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其实主要是奔着跟八路军进东北，寻机打探父亲的消息。曾经几次想开小差，奔大石桥镁矿。但是没能下得了决心。渐渐，热爱上了队伍，没了开小差的念头。其实也想娘。其实也想着给娘写信，可是，不知道咋跟娘交代找爹的事。

“你娘现在想着两个人呢！”一排长说。

一班长一怔。

“你得给你娘写信！”一排长坚定地说。

一班长缓缓点头。

那信，一排长替写。

吃饺子的故事，一排长讲给大花，而且讲得挺细，其实等于在说，文哥哥也想念爹娘，也……想念大花妹。

四野首长在汉口迎接凯旋的将士，汉口各界也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他们装饰了一座凯旋门。咱们一一六师组成了功臣代表团，我也被选入。吴国璋师长带队，一进入凯旋门，我们就被红旗、鲜花、歌声包围。我见到了四野的林总司令、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等首长……

凯旋了，能凯旋到咱海城这儿吗？

我们师进驻新郑。经过短暂休整，立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投入治理颍河的工程。在这期间，张峰团长升任副师长。他是我敬爱的人，我哭了好几次。当然，是找没人的地方哭……

哦，部队停下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一一六师乘军列北上。北上。

落脚在——牛庄。离海城很近很近的牛庄。一个镇。

“咋就没信了呢？”大花叨咕。

“那是要准备打仗了！”爹叹口气说。

“还要打仗？打美国鬼子？”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咋能不打？没听说美国鬼子把炮弹都扔到咱边境啦！”爹很有见识地说。

“可咋就没信呢？”大花其实明白：军队是有纪律的。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海城，举行阅兵式庆祝，周围村庄的人都前来看热闹。一一六师的队伍在雄壮的军乐中行进，杆杆战旗招展。人群中，大花猛然看到了——持旗走在三四六团前的——文哥哥！她惊讶地张大嘴巴，尖锐地喊出：“哥——”她冲出人群冲向军旗手前喊：“哥！”军旗手跟没见她似的，持旗前进。大花咧嘴笑了，知道自己唐突了，在边上看哥持旗前进，看不够地看，幸福，自豪。哥，俺也不含糊，得了奖状，生产能手的奖状！红旗在手，哥都不正眼瞅她，想着她自己都乐。猛然，她想起那封脚歪了的信：嗯，好了，要是脚还歪，咋还能让他打军旗呢？又咧嘴乐了。

在一个夜晚，王景文突然出现在刘家，乘马而来，带着他的枕头，将其交给大花：“这可是我们全团的宝贝，你可千万要保管好！”大花点头。千叮咛万嘱咐，大花连连使劲点头。而后，王景文乘马而去。

## 第二十八章 志愿军

军列开往安东，也就今天的丹东。10月18日夜，志愿军先头部队秘密跨过鸭绿江大桥，谁也不知道，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乘坐一辆苏制吉普越过队伍，前行。司机，俩警卫，一秘书，彭总坐副驾驶位置。前边，一辆轿车，北朝鲜引路的官员；后面，一辆卡车，拉载着电台以及警卫人员。难民、溃军塞路，卡车跟丢了前面的小车，两辆小车无畏地向前。开吉普的司机，本来是开卡车的，部队的卡车司机，突然被带到了多辆小车面前，让他挑，说是看好哪辆就可以开哪辆。司机是共产党员，挑了最次的这辆苏制吉普。开着吉普去了机场，满机场，就这辆吉普得以开到飞机近前，副驾驶位置坐上了紧绷着脸的一位首长。而后，这首长就乘坐这辆苏制吉普在安东行动。而直到越过鸭绿江，司机还不知道坐副驾驶位置的首长是谁呢。几十万大军在后，彭总要立即知道，前线在哪？而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他要立即见到金日成。

在就要见金日成的时候，彭总问谁有指甲刀。拿指甲刀剪断袖口露出的毛衣袖口开的线，注意着与朝鲜领导人会面的个人仪表。

藏身山洞中的金日成回答：已经没有前线了！

金日成也已经与溃败的军队失去联系。

而就在他们相见的时候，美军的一个团在山脚下的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北推进。

（彭总的这故事，也让我想到刘亚楼的故事。天津战役总攻之前，身为总指挥的刘亚楼只带了几名警卫员去勘察地形，去了最前沿勘察，结果遭遇敌巡逻队而且被发现，被追击。撤回指挥部的他还风趣：“大战之前主帅差点被活捉！没捉得了我，那我们就活捉陈长捷！活捉他们的主帅！”一语成谶。）

一一六师于10月20日黄昏跑步跨过鸭绿江大桥，开赴朝鲜。乘着夜色，秘密、快速向前运动。夜空中不时传来嗡嗡的声音，敌轰炸机寻找着轰炸目标。一座座村庄，在燃烧，炙烤着夜幕。战前动员上，首长告诉战士们，美国鬼子把第七舰队摆在了台湾海峡，阻止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朝鲜内战，美军兵发朝鲜！而且操纵联合国，弄出了联合国军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兵发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北京请求支援！是夜，行程百里。

是夜，三十九军的一位年轻的作战参谋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

由于没了军旗，三四六团的第一军旗手总感觉没了什么，浑身的不得劲，总不自

主地回头望队伍，望后面的地面，也望一班长手中，看战旗是不是在一班长手中。猛然醒悟，军旗在自己的行李中，旗面折叠，放在枕头中。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入朝作战，由于是秘密作战，而且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当然不能使用解放军的军旗。

夜行昼止。夜行军中，渐渐，迎面而来北逃的百姓，朝鲜人民军的溃散人员，以及小分队，甚至塞路。

一人民军小分队的军官见三四六团团首长，乘马的团首长吴宝光，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还军礼，见人民军军官欲言的神情，团长下马。

“你们有飞机大炮吗？”小分队军官问。

“大炮倒是有的，飞机……也倒是有的！”团长回答。

小分队军官扫视志愿军队伍，摇头。显然，美军的飞机大炮给他留下太过于深刻的记忆，噩梦般的记忆。而就在几个月前，朝鲜人民军挥师南攻，几近将南朝鲜军队完全歼灭！

“美国人还有航空母舰呢！美国人还有原子弹呢！这世界……总不能就美国人说了算吧？希望我们能并肩战斗！”团长上马，前进。

望团长背影，人民军小分队军官缓缓……行了个军礼！

三十九军兵围云山。一一六师位于云山西北。

云山，一座小小山城。西北距我国安东 150 公里，南距平壤 120 多公里。南，西北，山地环绕。小城东侧，一西北——东南走向河流，多条公路于此交会，为美军、南朝鲜军队北犯一咽喉要地。而且正于此柳劲儿，敌军乘胜利之势冒进呢。

彭德怀布网、分割、围点，运动战全面展开。美军在“二战”中积累了自己的作战经验，也形成套路；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在本土作战中，也形成独特的作战风格作战套路特别是陆战。

师部，设在鹰峰洞，一山洞，洞口开阔的一山洞，从洞口便可俯瞰云山城。当然，为防止敌军的炮击，洞口构筑了防御工事，两侧也设置阵地防御。作战会议中，我军炮火与敌军炮火如火如荼。

汪洋师长部署：“此次围歼云山之敌，一一六师承担主攻任务。三四七团、三四八团分左右翼于西北向云山之敌实施攻击，三四六团为师预备队，位于三四七团之后随时准备加入战斗。”见三四六团团、政委、副团长都眉头拧成了疙瘩，汪洋师长微笑了：“第一梯队的两团之间，有着空隙，我意：三四六团可拿出一个连，可以是加强连，在总攻发起之时，能够快速地、迅捷地插进云山城，冲击敌指挥中心地带！”

吴宝光团长当时就乐了：“一个连弱些，是不是以一个营为好？梯次配置，前卫受阻，后卫可以接替穿插，火力也易相互支援。”当然，他是希望一个团才好呢。

汪洋师长笑咪咪望吴团长，望与会人员。

与会人员都微笑。

汪洋师长向吴团长点头：“现在，我们的敌人正牛着呢，你们就钻进牛魔王的肚子

里去，当一回孙悟空！”

吴团长咧嘴咧开猛然噌地站起：“是！”雷霆般。心中明白：如此一来，三四六团可是第一梯队中的第一梯队！走出国门，第一场大仗，第一梯队中的第一梯队！

三四六团作战会议。确定：二营为穿插小分队，四连为前卫。吴团长望二营长：“应该是个加强连！警卫连调两个排归属四连长指挥！张峰副师长在三四六团的时候，可是总喜欢将警卫连当成尖刀连使用。一排长王景文，道道多，没准又能拿出什么新招数呢！就调一排、二排！”心中嘀咕：师长不是说应该是个加强连吗，我这也是在执行命令！“机枪连再调一个排去，调他两挺重机枪！”团长再果断。

连长回警卫连，全连集合。连长：“传达团首长指示……”模仿着团长的强调，几乎一字不落地重复团长的话语，战士们咧着嘴微笑着听。等学完团长的话，一排、二排雀跃，三排瘪了茄子般，特别是三排长。

三排长嚷：“就全连上得了！”

连长：“你以为我不想啊！可警卫连总不能让团首长撤了！那还是警卫连吗？”

一排、二排跑步前往二营四连报到。

11月1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正检阅攻占平壤的骑一师，得到消息：南韩第一师在云山遭遇顽强阻击，无法向北推进！当即下令骑一师的两个团驰奔云山，向北推进。

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对沃克的部署点头，拿下口中叼着的大烟斗：“我已经跟小伙子们打了保票的：要回到美国过圣诞节！可不要让我做骗子！”下令，“命令我们的空军炸毁所有鸭绿江上中朝朝鲜一侧的桥梁！”当时他自己都对自己的措辞满意。对于美军对制空权的掌控，他绝对自负。

镁光灯闪烁。麦克阿瑟的身旁总是记者环绕。

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不能公然挑战中国。美国政府力避苏联或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的潜台词：你们别管我干我自己的事！

11月1日，云山小城周遭大雾弥漫，以至于机械化的骑一师两个团进入云山，一一六师竟然浑然不知。

四连长作战动员：“咱们二营穿插的速度，决定于咱们尖刀四连！不，咱们加强连！”望警卫连一排、二排，微笑，“有团警卫连一排、二排的加入，咱们是加强连了！咱们加强连的穿插速度，也能决定全师对敌人的推进速度！咱们的任务是重而光荣的！有信心完成好这任务吗？”

加强连爆出：“有！”

副团长李德功赶来，讲话：“你们知道咱们面对的敌人是谁吗？刚刚得到消息：美军王牌骑一师！”

王景文耐不住了，喊：“他王牌，老子是王中王，专克他个驴日的王牌！”

加强连爆发大笑。四连连长也姓王，叫王振斌。

李副团长皱眉望警卫连一排长，随即也大笑：“说得好！他王牌，咱们是王中王！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是吧？”

加强连爆出：“是！”随即爆出大笑。

四连长也召开作战会议。与会人员，就地上坐一圈。连长以树棍画进攻路线图，着重出一个点：“我们的突进速度，三滩川的大桥是个阻点！迂回，则影响突进速度！这是我们难以忍受的！”环视与会各位。

“那就夺桥！”一位说。

“咽喉之地，敌必重兵防守，如处胶着状态，与突进穿插使命严重不利！”连长忧虑。想起团长的话，望警卫连一排长。

一排长乐了，嘟囔出：“兵不厌诈嘛……”

连长也乐了：“王排长，有啥道道？”

“需要几个朝鲜人！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就行！”王排长说。

“那还是问题吗？”连长挑高声音说。

下午，鹰峰洞，一一六师汪洋师长望远镜中观察云山小城，雾气稍稍散去些，雾气呈现出缺口，于那缺口中猛然发现南韩军队在南撤，立即向军部报告敌军动向，判断南韩第一师可能发现我军意图欲南逃，请求提前发起总攻击。军部同意。这一提前攻击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令美军更没了时间熟悉阵地情况！脚跟还没站稳当呢！

11月1日15时40分，全军总攻开始。炮弹从不同的方向向敌军的每一个阵地倾泻，冲锋号从不同的方向嘹亮地吹响，超越于爆炸声之上。三十九军打响志愿军入朝第一战，首战云山！

西北阵地，一一六师两个前卫团与敌厮杀，无畏而前。

副团长李德功、二营长洪长发、连长王振斌率四连执行穿插行动，穿插营之尖刀连正待机而动。17时，汪洋师长下令：穿插行动开始！

利刃出鞘！

炮火越轰越红，越亮，子弹划出的火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云山小城周遭被炮弹、枪弹的亮光环绕，而美军发现，敌方的炮火居然是“二战”中苏军使用的令德军胆破心惊的喀秋莎火箭炮！炮火迅疾而密集！而且利于快速机动。美军明白了：面对的是中国正规军队！或者，是苏军！

湿漉漉的深秋之夜。一天当中太阳没能把那湿气烤晒干净，现在激烈的战火似乎在继续烘烤。盆地中的小城，又似一口锅，烈火之上的一口锅，在蒸煮中。大锅咕嘟咕嘟冒泡呢。

河滩上的鹅卵石在脚下松软，哗啦哗啦作响。没有收割的稻田，有的地方一脚下去，踏入泥水中。西北方向，山峰燃起大火，应该是敌轰炸机投掷了燃烧弹，在一一六师主攻的方向投掷了燃烧弹。两翼的山头，弹雨交织，三四七团、三四八团在激烈战斗中在进攻着敌主要阵地。

四连长王振斌率加强连突进在前。

遭遇敌火力点阻击，留下两个班迎战，迂回而前。师长、团长的作战意图就是穿插营要最快捷地插到敌心脏！岂能恋战！

公路桥在前，进入小城的咽喉之地公路桥在前。四连长王振斌一摆手，队伍立即整齐排列，沉稳步伐前进，沉稳地咔咔行进，于四围激烈的枪声中炮火中沉稳地前进，向着铁桥前进。队伍中的朝鲜人民军叽里咕噜的朝鲜语，说着表扬美国人的话：“美国兵，好样的！”“美国人，是朋友！”“我们来和你们并肩作战啦！”队伍咔咔前进。在四连长身边的王景文兴奋哦，夺取沈阳城附近巨流河铁桥的一幕如今在这朝鲜战场再次上演！其实每个人攥枪的手可都在出汗，身体的每一根筋都紧绷，准备着随时奋起而战。兵不厌诈，总得能诈得了。队伍沉稳地前进，甚至一人民军闪到队伍一侧喊起了口令。

守桥的美军误会了，彻底地误会了，美军不信任南韩军队，完全地派自己的军队接管了这座铁桥，他们以为是南韩军队向云山城撤退呢！

“哈喽！”桥头阵地的美军还向队伍打招呼呢。

“哈喽！”王振斌回应，其实他也不知道这“哈喽”是啥意思，战前对部队的英语培训就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咋喊。战士们舌头僵硬咋喊都不像外国话。

美军还向王连长伸出了手，王连长还同人家握手，还摇了摇人家的手，居然冒出了中国话：“友好！友好！”还拍了拍人家的肩。也醒悟到自己说出了中国话，不动声色率队伍踏上大桥。每个人每根汗毛都铮然而立，美国兵随时可能发现破绽！没星星没月亮只有战火的漆黑之夜，也是天助奇兵！

当队伍前锋抵达铁桥对岸桥头堡时，王振斌连长暴吼：“动手！”

机枪、冲锋枪咆哮，无数颗手榴弹落向桥头堡阵地，就在四连长爆出那一声吼的时候，王景文身旁立着个美国兵，王景文以机枪枪托砸向美国兵下巴，再一脚，将其踢向桥下。过了铁桥，就是敌军营房。冲过铁桥的四连奔杀敌营房，手榴弹，甚至炸药包都掷向营房，瞬间，一片火海，奔出的敌军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下。美军营长还在睡梦中呢，就回了老家。

王景文率一排冲进敌指挥部，美军军官惶恐地望着来者，王景文早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英语忘掉，大喝：“不许动！”也不管人家听没听明白，就扫射，冲进的战士也扫射。

二营的后续部队也冲过大桥。

王振斌向加强连大吼：“随我前进！”

杀奔城内。

连长到底是连长，率领加强连循着电话线杆前进，电话线连接的必然是更高级别的指挥部。

敌军欲夺回被攻占的铁桥，一吉普车在前，坦克在后，奔向铁桥。四连一副班长将两根爆破筒捆绑在一起，躲在街道一侧，待坦克到了近前，冲上，将爆破筒插向履带，一声爆炸，履带哗哗啦啦断掉，坦克惯性地冲向前去，竟然将停在前的吉普车压扁，车

上的人变成了肉酱。

后面的坦克被堵住，坦克上的美军在弹雨中纷纷毙命。坦克横冲乱撞。

四连长指挥部下从两侧迂回前进穿插分割，将敌军截成几段，在敌阵中开花。爆炸连连，一辆辆坦克瘫痪。一颗颗手榴弹向汽车上的敌军掷去，爆炸中敌军血肉横飞；敌军跳下汽车，向街内逃去。

是夜，进攻云山的志愿军部队间使用一种以弹壳做成的小喇叭于暗夜中联络，喇叭声声，四面八方漫山遍野。美军有报话机，志愿军有小喇叭。

眼看骑一师八团被歼灭，在骑一师师长盖伊面前，在前来督战的米尔本军长面前，骑一师五团团长约翰逊要驰援八团，但是，一颗迫击炮弹落下，将其炸飞。

米尔本军长向盖伊下令：“我必须做出最痛心的决定：骑一师必须立即南撤！”

三十九军从不同的方向攻进云山城。而后，志愿军追击南逃的美军及南韩军队，一直追至清川江北岸。美军以飞机、大炮掩护南逃之军队。

首战云山，王牌对王牌，三十九军毙俘美军1800百人！击落飞机3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辆，火炮119门。首战大捷！

美军留下噩梦般的记忆。

而志愿军士气极大振奋！

麦克阿瑟的大烟斗在新闻记者面前没有颤抖，但是，他的内心中是狂澜万丈的，他微笑地说：“那就让我们展开一场圣诞攻势吧！小伙子们，为圣诞而战吧！”

二十余万人马，兵分东、西路，再次向北冒进，一厢情愿地要将中国人民志愿军驱逐出鸭绿江，全面占领朝鲜半岛。

三四六团在休整地召开庆功大会，向先进集体颁授奖旗，向先进个人颁授证书。大浪般的掌声，体现着战士们对英雄的崇敬。

“团警卫连一排长王景文，荣立三等功！”

双手接过证书的王景文，面对全团，猛然挥臂高呼：“向先进学习！”

全团随之呼喊：“向先进学习！”

谁都明白，王景文没把自己当先进，他的意思是要向比他更先进的人学习。

其时，志愿军又一个兵团跨过鸭绿江，投入东线作战。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我们的第二次战役就从撤退开始！让我们的部队与敌稍战即退，诱敌深入！而后迂回包抄穿插分割，还是——打运动战！”

敌军一厢情愿地要跟志愿军当面锣对面鼓决战，可是，志愿军玩太极，玩运动战。甚至云山一带，都让给了敌军。

敌军铺展、铺展。

而不断后撤的志愿军部队在东线、西线分别完成布阵：口袋张开！

志愿军甚至与朝鲜人民军组成游击队深入敌后袭扰。

西线先于东线进攻。黄昏时分三四六团奉令东进云山一线，攀山越岭，是夜行程

120里，抵达鹰峰洞西北阵地。那感觉，宛如先前闷了一锅米饭吃掉了，现在要再闷一锅！

面对之敌：美二十五师。志愿军主力欲在东线球场洞、德川地区歼敌，三十九军使命：牵制美二十五师东援。

一一六师南进。夜幕中三四六团踏破结着薄冰的九龙江过河，攻击前进，夺取南韩军队控制的多处阵地。

副团长李德功叫来了侦察排长，又叫来了警卫连一排长，沉思地望一排长，笑了下，说：“王景文，你随赵排长行动，听赵排长指挥，给我抓个舌头回来！”

“是！”一排长响亮地应，暗自欣喜：大概是因为自己道道多，才特别让自己跟去。

“就别带机枪了，碍事！”副团长说。

“是！”一排长应。赶紧去和一班长换冲锋枪。

“伙计，你又有啥好事了？”一班长问。

一排长掂掂冲锋枪，笑而不答。

除了王景文，赵排长还带了仨人，总共五人，出发。山峦、山野，不时被升腾而起的照明弹照亮。有的前哨阵地，还不时向树丛间嗒嗒地射出一梭子子弹。一梭子子弹就打在侦察小分队的面前，甚至令侦察小分队一惊，以为被发现了呢！那是建在一块山石后的前哨阵地，在照明弹升腾而起的时候，看明白了：是南韩军队，一个班。瞧赵排长盯视那儿的神情，王景文就知道了，赵排长就准备在这儿下手了。

“一个班，消灭倒是很容易，但是咱们必须得活捉一个。”赵排长叨咕。

“要活捉一个就必须把其他的消灭！要不也活捉不了！”王景文说。

“有招吗？”赵排长问。

“有！”人家答得很肯定。

赵排长回首望。

“给我俩人，让他们听我的！你这里呼应！”王景文说。

赵排长狐疑，但还是点头。

王景文仗俩再施，迂回至另一侧，大摇大摆走向敌暗哨，王景文还高声：“萝卜泥鳅菠萝哈喽！”见敌军愣怔而望，王景文再高声：“泥鳅菠萝哈喽！”抑扬顿挫地高呼。

敌军愣怔，也有人应和：“哈喽！”

到了近前，敌军一个个全都站着呢，王景文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扫过去，边扫边还高声：“萝卜泥鳅菠萝哈喽！”跟随的俩侦察员也立即操枪，但是就要勾动扳机的时候停下了：人家没向你下命令啊！王景文这一梭子过去，大部分撂倒，王景文向俩侦察员喊：“抓人！”

俩侦察员扑了上去，按倒一个，欲逃跑的几个王景文又是一梭子子弹，全部消灭。俩侦察员麻利地捆了俘虏，扛肩上，往回跑。后面的王景文还喊呢：“萝卜泥鳅菠萝哈喽！”还回头向敌军那前哨阵地打了个军礼，莫名其妙的军礼。

那俩侦察员换扛着俘虏，边跑边笑，肠子都要笑断。

侦察排长捧了上来：“你们动手也太快了，把我们撇一边了！”

舌头往面前一搁，李德功副团长嚷：“神速！手到擒来啊！”

“那得看谁去了！有王排长还能含糊？”赵排长说。

一侦察员学王排长：“萝卜泥鳅菠萝哈喽！”

“这什么意思？”李副团长莫名其妙。

侦察员一五一十，边讲边笑，全体大笑，听罢李副团长也兴奋地喊：“萝卜泥鳅菠萝哈喽！”随即厉声，“王景文！”

“到！”

“从现在开始，你接替赵排长！你就是侦察排长了！”

“是！”

“这次让你跟随赵排长去抓舌头，也是要看看你能不能适应这侦察排长之职！赵排长另有安排，吴团长说了，你王景文这小子，花花肠子多，总窝在警卫连白瞎了你这块料！”

王景文憨笑。

三四六团攻击前进。

三四六团为师前卫团，攻击前进。敌溃逃，追击。

东西两线志愿军全面反击，敌东西两线全面溃退，志愿军追击南进。

三四六向平壤挺进！并成为率先进入平壤的志愿军部队。一一六师与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在大同江边会师。

敌军被赶回了三八线以南。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结束。

面对西方的强权，愤怒的毛泽东下令：打过三八线！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临津江在前。临津江的中游一段正横亘三八线，此处被三十九军确定为突破点。

北岸丘陵，南岸陡壁。南朝鲜军第一师防御南岸，依托天险，构成三道纵深九公里的防线。

军作战会议。先前计划由一一六师、一一七师并肩推进。

汪洋师长不紧不慢但是躲避着一一七师师长的目光发言：“一一六师先于其他部队抵达临津江，对敌情做了深入的侦察，对地形做了详尽的勘察，而且南朝鲜军一师在云山战役中与我师交过手，是我师手下败将。突进，在于快速突破，我认为，是不是就以一个师的兵力为前卫好？”征询地望各位，就不望一一七师师长。其实他没说明，关于咋对付对岸的陡壁，他汪洋望远镜中不断观察，观察，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吴信泉军长微笑着望各位：“大家怎么看？”

一一七师师长：“嗯，赞成汪师长意见！也赞成汪洋师长主动请缨！我师愿跟随推进！”

汪洋师长向一一七师师长翘大拇指：“大气度！”

吴军长：“好！你汪洋就当破江先锋官！你这汪洋大海解决个小小临津江，当然是

没有问题的！”

与会同志哄堂大笑。

敌军不断地以炮火轰击着江面，冰块、水柱腾空，而后哗啦哗啦地落下，不叫江面结成冰层，结成可以踩踏而过的冰层。

夜，北岸，吴团长带侦察排于江岸观察彼岸，观察河面，浮冰缓缓流动的河面，敌照明弹不时升起，似是要替吴团长照明似的。此为江面开阔地带，水流流速平缓，跟当地百姓了解，水深及胸而已。但是，吴团长凝眉而视江面。师部决定：三四六团为左翼，三四七团为右翼，两团在总攻发起之时为主攻。此，为三四六团涉水过江进攻出发地。

“团长，你是担心水深情况吧？”侦察排长问。

团长点头。

是啊，几日来，对岸火力点都被观察得清清楚楚，都被绘制成了图，都在沙盘上向排长以上干部做了讲解；敌炮兵阵地也摸清了位置。过江之后怎么投入战斗，班长以上干部都参与了研讨。甚至哪个火力点谁去对付都做了部署。但是，那是过江之后的事。如果江水比了解的要深，意外地深，部队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

“我蹚过去试下！”侦察排长果决。

“你可得活着回来！”团长说。

“排长，我跟你去！”

“我也跟你去！”

“我也去！”

……

排长嘿嘿一笑：“你们以为是去攻击啊？是侦察！侦察可不是人越多越好！一旦暴露谁都别想活着回来！我可不想死，你们要不想让我死就老实地在这待着！”

团长忧虑地望侦察排长。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侦察排长，我应该去！民主联军的时候，我在冬天随部队蹚过松花江，我能扛得住！”侦察排长坚定。

团长拍拍侦察排长的肩，千言万语，无声胜有声。

侦察排眼巴巴地看着排长独自而去。

团长揪心地望着爱将独自而去。他知道，如果侦察排长出现闪失，张峰副师长不知道要咋样跟他这个团长咆哮呢，没准巴掌都能扇过来。

冲锋枪挎脖颈上，侦察排长弓着身子奔江面。岸畔的冰层是在的，仅向前铺展了十多米，便破碎，浮冰的缝隙中现出铅色的水流，平缓的水流。“全团所有的共产党员，随我来！”松花江，雷鸣政委的喊声如在耳际。强渡松花江的一幕如在眼前。现在，我一个共产党员，侦察排长，在这临津江，站出！有团长的目光注视，有侦察排的目光注视，也——仿佛有雷鸣政委的注视！王景文是跃入冰水中的，跃入深及腰部的冰水之中。好在河床是坚实的，利于快速南去。当敌照明弹升起，要将上身伏向水面，即使望向自

己，无非水面一啥漂浮物，甚至，也当作浮冰，黑的浮冰而已。而腿脚，则在水中不停地前进。而当江水没及胸部的时候，照明弹升起，就只能将上身也浸在冰水之中了，身上的热能被冰水侵蚀，寒冷紧紧地箍你，针一样地扎你。还真如朝鲜老乡所说，江水最深处也就没及胸部。南岸的陡壁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其实已经即将抵达南岸，再往前已经是牢固的冰面，已经完成侦察任务，可以返回，但是，王景文上了冰面，匍匐前进。到了陡壁之下，打量陡壁，山石嶙峋，不到十米的高度，他看到有太多的缝隙可以攀爬到上边去，比远远南望看到的要好攀爬得多。而且汪洋师长还有着另外的对付陡壁方法。王景文听到陡壁之上有南韩士兵的说话声，知道脑瓜顶上边就有敌军的工事。嗯，不过如此！王景文折返。爬行的时候，听到冻得僵硬的军服与冰面摩擦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牙齿相碰的声响。爬进冰水中，北返，爬上北岸，团长、侦察排急促地迎向前来，王景文牙齿不停地相磕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侦察员上前就要背排长，团长拽开那侦察员：“王景文，快跑步！狠劲跑！”

“是……是！”

天助我军。隔夜天降小雪，将三四六团江岸冲击出发阵地染成一片银白，夜不明火，昼不行动，三四六团上千人，敌军硬是最终也没能察觉。气温急降，流淌碎冰的江面封冻。敌炮火轰击江面，无非炸出一处处的冰窟窿。毕竟此处敌军认为是最不可能进攻之地。而且，敌军认为最可能遭到进攻的区域三四八团佯攻的角色逼真地扮演。

16时50分，三四六团迫击炮按图索骥，炮击南岸火力点。

17时，师、团炮兵急袭，首先炮击那陡壁当腰，炸出攻击部队向上冲的路径，而后炮火延伸。左、右翼突击连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冲上冰封的江面。江面有的地方被敌炮火炸开，部队就跃进齐腰深的江水，急进。而且部队还带着两丈高的大梯。王景文率侦察排随同尖刀连冲锋，没有奔架好的大梯，率侦察排冲上直接攀越陡壁，冲了上去。陡壁之上瞬间有了己方的一处处火力点，在己方火力点的掩护下，没有在炮火中端掉的敌暗堡，一个个地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哑掉。战士们冲进了敌交通壕，沿着交通壕突进。王景文率侦察排沿交通壕追击一小股逃敌，甚至追进了一座暗堡，冲锋枪淋漓尽致地扫射，十余个敌人被消灭。滩头阵地占领后，部队向纵深发展，夺取一个又一个高地。

15小时后，三四六团突入纵深15公里。

敌军全线溃退。途中遭遇美二十四师阻击。三四六团与敌激战。张峰副师长令三四六团占领回龙山，可是，抢占之后不见敌军。张峰副师长认为不可能，下令搜山。在敌照明弹升起的一瞬间，王景文眼尖，发现在一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连的敌军钻在鸭绒被中睡大觉呢。部队扑了上去，全歼。美军不可思议的状况：将高地搁那睡大觉！

师警卫营的弹药被调拨到三四六团。张峰副师长坐镇三四六团追击溃敌，向汉城方向突进。先前佯攻江南的三四八团赶了上来，与三四六团并肩向汉城攻击。

1月4日下午，张峰副师长率部攻进汉城，攻进李承晚官邸，发现餐桌上还摆着没有动用的丰盛晚餐。

侦察排长王景文做了个鬼脸：“饿着肚子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将敌军赶至北纬 37 度南。志愿军总司令部通令表扬三四六团。

兄弟部队在东线取得反突击大捷，东线敌军被迫南撤，而后与敌激战砥平里。一一六师奉令向注岩里前进，截断砥平里敌退路，并阻敌增援。沿途皆起伏山峦，在冬雪覆盖下皆成雪山，而且是夜行军。北风扬起的雪粒打在脸上宛如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王景文再次想到雷鸣营长的故事，长征过雪山军旗招引战士前进的那故事。就想到了大花，大花保管着那些军旗呢。志愿军起先入朝的时候，军旗是严禁携带的。那些军旗，王景文觉着放哪都不托底，就想到了大花，就请示团首长，得到批准：可交大花保存。想到军旗，想到大花，他坚信，大花一定会保管好那些军旗！

忽然传来“啊”的一声大叫，一个战士滑入雪谷。部队肃然而停了阵儿，继续前进。拂晓，抵达阵地。扼守公路，占领高地。

美骑一师第五团的一个连欲突破，天上飞机投掷着炸弹、燃烧弹配合，地面炮火配合，阵地，雪在燃烧。咝啦咝啦地燃烧。但是，三四六团毫无动静。一直，美军都到眼皮底下了，也就 40 米，轻重武器咆哮起来弹雨兜头而泻，手榴弹宛如死神之暗影，在敌军中爆炸，在坦克之上、左近爆炸，瞬间，公路上尸横遍地，那掉头而逃的坦克甚至是碾压着尸体奔逃，敌军嗷嗷地逃窜。美军留下了六十多具尸体。

团部命令二连、九连向敌一高地发起攻击。侦察排长请战，请求随同。

“说出跟随的理由！”坐镇三四六团的副师长张峰挑高声音。

侦察排长说完，张峰副师长向吴宝光团长一摆手：“让侦察排随同！”

在敌高地前，侦察排三人一组散布开，先行攻击，诱使敌火力点全部暴露出来，二连、九连调整部署展开进攻，连续夺占三个山头，毙敌八十多。

敌炮火全天候地炮击三四六团阵地，敌轰炸机一拨一拨地前来投掷炸弹、燃烧弹。

两天后的黄昏，三四六团接到指令：任务完成！

转移时，遇一一五师后撤的伤员队伍，八十余人，吴宝光亮开大嗓门：“带上兄弟部队的伤员，迅速撤离！”

伤员队伍，便隐进了三四六团的队伍。

195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苏联大使提出停火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建议，美方接受，中朝方也表示接受。双方阵地呈对峙状态，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第一次谈判，美方抢先坐在了按惯例胜利一方应该坐的面南席位，面前摆放联合国的旗帜。第二天中朝方代表抢先到达，在胜利者坐的席位坐下，面前铺展一面大大的朝鲜国旗，甚至将对方的凳换成了矮凳！一日，双方代表谁都一言不发，就对视，对视达两小时！隔日中朝代表抵达谈判地点，双方刚落座，志愿军首席代表邓华断然说道：“今日休会！”一句话没说呢，休会！中朝代表随即起身而去，留下美方代表在那儿愕然。中朝方提出以地面双方占领区域划界，美方却提出要将其空军势力考虑进来，将界限北推，向三八线以北推，中朝

方当然拒绝。美方代表竟然嚣张地咆哮：“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志愿军玩起坑道战。阵地上炮弹炸出的浮土达一米深。电影《上甘岭》，表现的便是志愿军坑道战的经典战例。寸土不让，中朝联手，将美方打回谈判桌。

双方前沿阵地甚至仅相距 200 米。双方一边进行着战场上的较量一边谈判。

敌军空投细菌弹，发射细菌弹。

志愿军不用那卑劣玩意儿，组成小分队突袭，冷枪冷炮灭敌。

王景文甚至率侦察排摸进敌坑道，一顿手榴弹一顿扫射，抓了俩俘虏，敌追击，一人拽一胳膊俩俘虏被拖着往回撤。要是站着跑拖着俘虏跑俘虏还能被活着带回来，但是，是在敌人的弹雨中跑，跑的又是山地，到了己方阵地的时候，再看俩俘虏，脑袋瓜被磕成了血葫芦，都没气了，归西了。此时俘虏是宝贵的，可以是谈判桌上的砝码，可以是交换战俘的砝码。

“白拖那么远了！”侦察排长遗憾。

“弄俩死倒来，还得埋！”团长撇嘴。

侦察排长自己跟自己撇嘴。

敌高旺山阵地，成三四六团眼中钉肉中刺：敌于该阵地可俯瞰我方阵地。副师长张峰下令给李德功团长：拿下高旺山阵地，压缩威胁敌方阵地！

敌有触角，有两个警戒哨位。团作战会议，团长说，首先把敌警戒哨位端掉。

侦察排长就接话了：“就交侦察排干这活！我瞄那俩警戒哨位都很长时间了！”

团长瞅瞅各位，向侦察排长点头，随即一笑：“整个敌高旺山阵地你们侦察排不光是瞄了多长时间了，而且都去了不知道多少来回了，活都交给你们干。”

侦察排长咧嘴笑。大家笑。

祖国慰问团抵三四六团，将一面绣有“为祖国而战”的红旗送团长，团长将红旗交警卫排长李富贵手中，现在小山东是第一军旗手了！而且是警卫排长了！而且团没有警卫连了，警卫连缩减成了警卫排，其余人员充实到减员的战斗队伍了。接红旗的小山东，那股子骄傲劲啊，溢于言表。那瞬间，侦察排长望着红旗眼睛都直了，都想跑过去跟李富贵商量下换位：级别都排长嘛！

王景文带一个侦察班上了去，在夜晚秋虫的哀鸣中上了去，一直爬行到一个敌警戒哨位前，突然跃入掩体内，以匕首、刺刀将仨敌军杀死，一敌军在最后关头勾动扳机，射出了一梭子子弹，咽喉就又挨了一刀。敌各处火力密集而来，照明弹升空。我方火力掩护，王景文率警卫班撤回。没损一兵一卒。

而就这夜的后半夜，王景文还是带一个侦察班上了去，在距敌警戒哨位五六米远之处突然抛掷手榴弹，一阵爆炸，爆炸再次点响敌阵地，点响敌我双方阵地。归来的王景文扑拉着手说：“俺的活干完！”

而就在这夜的拂晓前，侦察排引领各攻击分队进入最靠近前沿的屯兵洞。

屯兵洞中，侦察排长向先头攻击部队介绍敌方阵地情况。

侦察排向团长请战：攻击时随同警卫连前进！做军旗手的护旗手！坚决保证红旗插上高旺山！

团长同意前第一军旗手的请战要求。

黄昏，夜的汁液泼洒的时候，17时15分，炮火急袭，主攻一连、四连进入冲击出发阵地，警卫连、侦察连随同。18时，炮火延伸，冲锋号也陡然响起，主攻连队当先跃起，抒写“为祖国而战”的战旗舒展，那一刻，军旗手热泪涌出，那一刻，侦察排长简直要呼喊：“红旗万岁！”三四六团从西、北、东向敌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军旗手前铁丝网拦路。王景文吼：“侦察排，随我上！”咋个上法？侦察排长率先而上，在军旗手之前以身躯趴伏铁丝网之上，前第一军旗手以身躯趴伏铁丝网之上，为战旗开路！侦察排并排趴伏铁丝网之上，侦察排为战旗铺就前进道路。军旗手踩踏老排长越过，警卫排踩踏侦察排同志越过，侦察排的身体甚至和铁丝网粘连，他们退后，以手榴弹炸开铁丝网，为后续部队开路，而后追向警卫排，追赶战旗，继续做战旗的卫士。

一个个地堡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哑掉。

敌军退路被切断。

敌军增援被阻击。

战旗在交通壕中向主峰突进。

军旗手胸部中弹，旗杆拄地，望主峰，满眼的不甘。侦察排长上前，但是，警卫排副排长挡在了前，当仁不让：“排长，我一定将红旗插上主峰！”但是，子弹射来，副排长倒下，侦察排长再次欲上前接旗，警卫排的人再次毫不客气地挡在前，从他们排长的手中接过战旗，挥举着前进。王景文俯身向手捂胸口的警卫排长喊：“放心，侦察排会做好护旗手的！”率侦察排追赶战旗。也挺恼火，跟自己抢接红旗的，就是先前自己的属下，就是警卫连一排的人！

“为战旗开路！”侦察排长呼喊。猛地，侦察排长耳畔响起了大花的话：“俺们厂子做红旗！”将三四六团珍藏的军旗交付大花保管的时候，匆忙告别的时候，大花说。哦，红旗，也是大花的旗！不，红旗是咱全中国人民的旗！咱全中国人民的战旗！想到这一层，热血沸腾，再一次呼喊：“为红旗开路！”

军旗手满脸的鲜血，头部不知道哪儿中弹；军旗手翘起，腿部中弹。但是，没有将旗交给别人的意思，甚至是拖着一条腿前进，而且还在呼喊：“前进！前进！前进！”不停地呼喊。

战旗跃上主峰。这时负伤的旗手才将战旗交给警卫排的人，挥舞。其时，高地上依然沸腾，敌军增援部队遭遇志愿军炮火拦截，遭遇阻击，绝不退缩的阻击。

一营通信员耿新，以报话机传达着一营长的作战命令，陡然发现敌军的一颗手榴弹落在了一营长身边，危急关头，他扑了上去，以身躯压住手榴弹，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一营长。

（父亲唱歌是跑调的，但是，他时常哼唱那句：“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 )

现在，三四六团的阵地俯瞰敌军阵地。

当美国人准备向中朝屈服的时候，李承晚却叫嚣：即使是独自作战，也要将战争进行下去。1953年7月13日夜，10点，志愿军副司令员、参谋长杨勇一声令下，千门大炮怒吼，五个军对南韩军队展开猛烈攻击。而美军则作壁上观了：不是就你不服气吗！秋狂风扫落叶，摧枯拉朽，灭敌五万多。李承晚闭口。

7月27日，交战双方在三八线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书。

大军凯旋。三四六团先是在本溪休整，而后竟然——开赴海城，在海城驻扎。

## 第二十九章 和平鸽

王景文站在刘家院门前，梦一样地站在大花家的院门前。尽管知道大花在海城丝绸厂上班，但是，他还是决定先来大花的家。

先是有孩子蛋子发现了他，那孩子蛋子猛然扯着嗓门喊：“兵王回来啦！兵王回来啦！”

王景文愣怔，打量四围，再也没别的人。兵王？谁是兵王？

一家家，出了人。孩子蛋子的身边多了更多的孩子蛋子。

大花娘先奔出了屋，望院门口站着的军人，愣了下，随即笑开颜，奔了来：“哦，景文回来啦！快进屋！快进屋！”

大花爹也奔了来：“哦，孩子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往屋拉孩子的时候回头向一孩子蛋子说：“铁蛋，还不快去叫你大花姐回来！”

一孩子蛋子吆喝：“跟我去叫大花姐！”所有的孩子蛋子一窝蜂地跑去，奔海城而去。

大花是嗷嗷地跑回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屋，后面跟着也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蛋子，大花才不管有多少人在场呢，一把把住文哥哥的两肩，端详：“哦，下巴颏这受伤了！”

“那是先前的。”文哥哥说。

“那这回哪受伤？”

“咱景文是兵王，哪会轻易就受伤！”大花爹挑高声音说。

王景文憨笑：敢情孩子蛋子喊兵王喊的是自己！咋就被叫作了兵王呢？

“那你给我走两步，走两步。”大花想起脚歪了的书信，虽然一一六师出征朝鲜前在海城的阅兵式上已经见了文哥哥举红旗正步前进，但是，现在，大花还是要再次地确认文哥哥的脚到底歪没歪。

“干啥要走两步？”

“走两步！”

“干啥要走两步？”

“走两步嘛！”

“好，给你走两步！”文哥哥端开了架势，正步两步。

大花死盯着文哥哥的脚，欣喜：“你脚没歪！”

“军旗手的脚能歪吗？”文哥哥的话逗得满屋子的人笑。

“兵王嘛，哪能轻易地就受啥伤呢！”大花爹说。

后来我的父亲才知道：就在他浴血奋战在朝鲜的时候，大花和她的家人也是享受着无上光荣的，甚至在春节的时候组织还送来了慰问品：猪肉、白面。虽然不是正式的军属，也被当军属看待。孩子蛋子缠大花爹讲故事，结果大花爹就讲未来女婿，说未来女婿是兵王！兵王的故事让孩子蛋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兵王的故事深入孩子蛋子们的内心。大花也被小学校请去作报告，大花也紧张得满头汗水地讲兵王的故事，讲兵王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

大花睡觉的屋，大花爹拿了镐头刨地，刨大炕前的屋地，刨出了一木箱子，木箱子打开，是包裹着的塑料布，打开包裹的塑料布，是包裹的牛皮纸，打开包裹的牛皮纸，才是——交给大花保管的枕头！

“这枕头啊，大花放哪都觉得不妥当，生怕出现啥闪失，就埋在了这儿，睡觉的时候都挨得近呢！”大花爹说。

王景文捧枕头，含情望他的大花妹。

窗玻璃印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瓜。

有孩子蛋子喊：“哦，大花被！”

孩子蛋子们齐声喊：“哦，大花被！”

大花被？王景文瞧见了墙上贴的大花的“生产能手”的奖状，不错眼珠地看，咧嘴笑。大花咧嘴笑，满脸泛红。

“生产能手！”文哥哥念。

“你都兵王了，我咋能不先进？对了，你现在是团长了吧？”大花逗文哥哥。

“报告刘淑华同志，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营七连副连长！”文哥哥故作正经。

“哦，副连长……”大花念叨。

“我正在努力……当团长！”

满屋大笑。

“不当团长不能娶我！”大花故作正经。

满屋大笑。

“是！”文哥哥一个立正。

满屋大笑。

满屋子的人忽然就没了，把空间留给了两位年轻人。有缘千里来相会，连部队都驻扎在了海城。鸽子的哨音像在春天的土地撒播种子似的，在撒播和平的喜悦。

张峰副师长领着团首长满哪看地形，像作战选阵地似的，选了营区地址，三四六团指战员喊着号子戳起了幢幢营房。设立了荣誉室，从红军时期以来的战旗摆放在了荣誉室。三四六团的光荣历史在荣誉室浓缩。每当新兵抵达驻地，都要参观荣誉室。王景文

会奉命在荣誉室讲解战旗的故事，总是从雷鸣政委雪山之巅战旗招引红军战士前进的故事开始。大花的单位也组织工人们来驻地参观三四六团的荣誉室。跟前的学校也来参观。

“嗯，咱荣誉室建小了！”李德功团长说。

“能把咱团光荣历史装得下，那可得老大的一幢房子！”三营七连连长王景文说。由副连长而升连长。

有一天连长跟大花说：“刘淑华同志，为了能够早一点有资格娶你，我将去学习怎么样当团长！”

大花望王景文。

王景文故作正经点头：“组织决定派我去学习怎么当团长！”

“要提拔你当团长？”大花倒不太懂得部队上的事，可起码也知道一个连长咋可能一下子就当团长？

“组织希望如果让我做团长的话我能胜任！”

“你要说啥啊？快说快说嘛！”大花跺脚。

父亲被派往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大花送了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给七连长，笔记本中夹了张大花的照片，戴着大红花的照片，是大花单位给拍的，是大花当生产标兵时拍的，好往工厂的光荣榜上放。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好好学习，不断进步！看着扉页的题字，王景文向大花咋地一个立正：“王景文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七连要求全体送连长去火车站，要求连长最后一次给七连喊号子行进。本来团首长要乘吉普车送七连长到火车站，看这阵势，就决定跟随七连步行前往火车站。正要出发呢，张峰副师长的吉普车到，听团长说了七连的要求，师长说：“送咱三四六团的第一军旗手，这排场，不过！嗯，一定要经过下丝绸厂！”瞧见大花也在，乐了：“那也经过！”瞅瞅团领导们：“咱们也站到队列里去！”瞧见了大花：“刘淑华同志坐我的车在车站等！不，就坐车跟着！”

七连长望师长，望团首长，笑呵呵，其实眼中湿润。望营区，不舍。

大花被师长警卫员让上了吉普车。

站到队伍中的师长喊：“王景文同志，火车不等人呢！”

“立正！齐步走！”

队列咋咋。送战友，去学习，默默无语两眼泪。

队列咋咋。

在经过丝绸厂的时候，王景文回首看下车中的大花，嘹亮地喊起号子：“一二一，一二一……”猛然引唱：“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唱！”

队伍立即歌声嘹亮。

站台，七连长同每一位前来送行的首长握手，师长嚷：“别忙乎我们，咋能把刘淑华同志冷落在一边呢！”

团长摆摆手：“抱下！抱下！”笑眯眯。

“对，拥抱下！”

“又攻占高地去了！”大花对文哥哥的离去后来这样说。撇嘴。

亲爱的大花妹：

我现在得把学习上的难题当日本鬼子，当反动派，当美国鬼子，去一个个地消灭掉，再苦再难，也得把他们消灭掉……

大花少有地把文哥哥的来信开头这几句念给家人听，全家人大笑。

大花娘：“赶紧给写信鼓劲！”

大花爹：“撸枪杆子的，舞文弄墨了，难为啦！”

亲爱的文哥：

如果你能拿出红军过雪山爬草地的精神，就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精诚所至，花岗石也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大花的信，让文哥心情特好，特受鼓舞。

说是请一位军政委作报告，当步校领导陪同那政委走上主席台的时候，王景文猛地瞪大了眼睛：分明是——雷鸣政委！现在的——军政委！他几乎就要脱口喊出：“雷政委！”但是，内心中轻轻地唤了声：“雷叔！”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中，雷鸣起身，向学员们敬军礼。

“首长好！”一位学员干部引领呼喊。

“首长好！”声震礼堂。

“同志们好！”雷鸣政委磁性的声音。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中，雷鸣开始他的讲演：“各位学员，你们是军中骄子！”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过硝烟炮火，咱们人民军队走到今天，各位学员，你们今天走到了这里，走进咱们中国的‘西点军校’！所以说，你们是军中骄子！”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军中骄子，当明白咱人民军队灵魂何在！当明晓咱们人民军队何以能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过硝烟炮火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灵魂何在！”目光炯炯地扫视学员，“从我们人民军队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而战！这信念这信仰就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灵魂！从没消减！因这灵魂所在我们赢得了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获得了成长壮大的肥沃土壤！获得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力量！与困难，与敌人，狭路相逢，我们从不退却，从来都是利剑出鞘！亮剑！我们拥有源自于内心深处的亮剑精神！拥有灵魂的力量！最为内在的

力量！无坚不摧的力量！”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雷鸣政委的声音，点燃激情点燃热血的声音。

雷鸣政委回顾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以亲身经历回顾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再次地，讲到雪山之巅那招引红军战士前进的火红战旗。

曾经三四六团的第一军旗手啊，也忆起了一幕幕：四平保卫战失利，民主联军北撤，深夜中，战士们的背包奉命撤得满山谷，但是，雷鸣政委的行李留下了，因为那被子中珍藏着部队最可宝贵的财富——一面面战旗！

“在我们人民军队，从来都有一面大旗在前方招展，招引着我们前进！前进！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告别冷兵器时代，前赴后继的人海之战今后可能不管用，那么，请注意：我们的战旗在招引着我们的军队向现代化的门槛跨进、跨越、飞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我的父亲没有机会站到雷鸣面前，但是，他觉得，雷鸣政委似乎从来就在自己身边，这个引领自己走进革命队伍的人，似乎从来都在自己的身边，看着自己成长……

就在我的父亲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的时候，那一年的春节，我的太爷盘腿坐大炕上，忽然嘟囔了句：“这小王八羔子！”全家人都笑笑，知道骂谁。可是后来发现太爷脑袋瓜低垂半天没动静，我的奶奶去摇，结果发现，我的太爷已经……仙去。家人怕影响我父亲学习，硬是没告诉他。

从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归来，父亲与母亲结婚。父亲带着母亲登上北去的列车，回家省亲，探望许久许久未曾探望的家人。在坟茔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向我的太爷太奶奶磕头，向我的迟姓爷爷磕头，向我的殷姓爷爷磕头……

父亲后来跟我们说，他记不得是我的迟姓爷爷坟里还是我的殷姓爷爷坟里是埋着一支枪的，父亲笑笑说：“可能是他们带着那枪一直保护着我呢！”父亲挤眉弄眼，显出很诡秘的样。

由石家庄高级步校归来，父亲被任命为团的军务股长。团部给我的父亲、母亲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不久，父亲转调坦克团任军务股长，重用，部队哪能白培养你呢！

觉得培养得还不够火候，又派到大同装甲兵学院深造一年，回来，任坦克团副参谋长。

据说，我出了娘胎第一声啼哭是比较嘹亮的，站院内窗前的父亲当时就笑了：“嗯，像吹冲锋号！肯定是个当兵的！”

旁人就说了：“给取个名吧。”

“当兵也得继承咱们部队的优良传统！就叫——王艳良！就这名了！”

当我的二弟也吹着冲锋号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父亲说：“就叫王艳斌吧！”

“这回为啥取这名呢？”旁人问了。

“滨，水边的意思，松花江边有俺难忘的事！”父亲就不说了。其实，他是想到了

松花江边雷鸣政委的呼喊：“共产党员随我来！”随即，共产党员们率先跃入冰河，以身躯为战友阻挡激流中的冰块。

三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哭得不那么嘹亮，父亲撇撇嘴，随即一笑：“许是个舞文弄墨的料！就叫——王延林！”

“这回咋起这名呢？啥讲？”旁人问。

“我想起了一片林子！”父亲眯缝眼睛，再不多说。其实，是父亲想到了李双，打小一块长大一块参军一块战斗的李双。父亲曾经去祭扫李双的墓，看到有人在那儿栽了一片银杏林，专为纪念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牺牲多少人就栽植多少株银杏。

我们哥仨，承载了父亲的记忆。

坦克团，父亲由副参谋长而副团长。

一听小妹的哭声，父亲乐了：“女娃！能做卫生员！”

旁人乐了：“你家都成部队了！”

“那是！”父亲一挺胸。

“这回起啥名？”

“王芳！不，王艳芳！”

“为啥这名？”

父亲嘿嘿一笑：“我想起了电影里的王芳！”父亲想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人物，英雄王成的妹妹就叫王芳，志愿军中的女兵。

鸽子的哨音，晴着父亲的天空。

像地里的庄稼似的，孩子们蹿高着。

“集合！”老爸吆喝。

仨鼻涕跑步站排。

“齐步走！”

仨孩子齐步走走，可是老三迈左腿左胳膊也前甩。

娘牵小女儿的手出屋：“耍孩子玩呢！”

“咋叫耍呢？这叫训练！”老爸嘿嘿笑。眯缝眼睛，望飘着白云的天空，鸽子拖着哨音飞过。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父亲看到的是血与火的年代胸口绽放着血花的战友……

坦克中，在瞭望孔王景文猛然发现了——王家军！四个孩子一溜地站着，看坦克。心一软，跟驾驶员说：“让小王八羔子们过过瘾吧！让他们上来坐会儿坦克！”

坦克咔咔地在孩子们的面前停下。

四个孩子纳闷。

老爸掀开坦克的盖子探出身来：“孩子们，上来！”

孩子们欢呼着往坦克上爬，剩下艳芳上不来，急得哇哇大哭起来，跺脚大哭。

老爸一把薅住就要往舱内进的老大：“王艳良！”

老大身板一挺：“啥命令？”

“能把需要帮助的革命战友撇在一边不管吗？”

老大回头瞅哭号的小妹，向老爸再一个立正：“遵命！”跳下坦克，背着小妹再上。

舱内，老爸拿手背揩抹小女儿的泪水：“革命战士是不能动不动就流泪的！”

坦克轰鸣向前，“王家军”的小战士们新鲜哦，激动哦，自豪哦！

坦克开到了家门前，老爸摆手：“下去吧。”

“还没坐够呢！”老大嚷。

老二眼巴巴望老爸。

老三嘟囔：“再坐一会儿嘛！”

小女儿憋屈着小嘴，再次现出要哭的样。

“想要坐够吗，赶紧长大吧，到时当坦克兵，就可以开坦克了！就可以随便坐了！听从命令！”最后四字，是吼。

老大老二胸脯一挺，响亮：“是！”

依依不舍地——下坦克。老大背着小妹下。

坦克团移防四平市东南郊区的半拉山门。那地儿，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山门水库碧波万顷，倒映蓝天、白云、飞鸟。蓊郁的林木屏挡着远方的喧嚣，驻足屏息，可听到自己的心跳。漫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美丽的传说：二郎神奉玉帝旨意担山造田，山门碍事，不碍他的事，碍人间人们的事，神鞭一挥，山门轰然坍塌了半拉。于是人们得以由半拉山门进入这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坦克团的营区就在这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就在这儿，父亲成为坦克团的主官——团长。

与我家隔不远，住着刘叔一家。刘叔是副团长，我的父亲偶尔会请刘叔来我家喝酒。拿茶缸喝，一瓶白酒咕嘟咕嘟倒不满两缸，一边喝着一边唠着往昔各自在部队里经历的事，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快乐的，甚至是幸福的，品往昔峥嵘岁月稠。不时两茶缸咣地相碰，吼：“干！”三下两下，缸中的酒就光了，就咕嘟嘟再倒一瓶。

刘叔的大儿子景波，和我同岁，在部队家属院中是出了名的淘孩子。一棵槐树上挂了个马蜂窝，他拿根杆子去捅，马蜂们愤怒了，嗡嗡地扑向景波扑向跟着热闹的孩子，孩子们哇哇地大叫着奔逃，逃回各自的家。我和二弟也顾不得三弟，光顾着自己逃，结果，落后的三弟被蜇得眼皮都肿了，肿得都睁不开眼睛了。

父亲回来了，挨个端详他的仨儿子，猛地吼了声：“王艳良、王艳斌！”

“到、到、到！”哥俩牙齿相碰。

“站队！”父亲吼。

哥俩并站。

三弟犹豫下也站队尾。

父亲冷眼瞅下三弟，哼了声。父亲盯视老大老二，又哼了声：“大事不好了，就光顾着自己逃！恨不得借条腿逃！把革命战友撇下不管！这还是革命队伍吗？”父亲气得直哆嗦，猛然扬手扇了我一记耳光扇了二弟一记耳光，扇得我眼冒金星耳中嗡嗡。“带

我去看看那个马蜂窝！”父亲命令。

黄昏中，父亲仰脖望槐树上的那晃荡着的马蜂窝，三个儿子战战兢兢跟随。父亲再次哼了声，猛然厉声：“把景波给我叫来！”

“是、是、是！”仨儿子应，跑步而去。

景波的脸上也带着掌印呢，刘叔也正气哼哼呢。听了王团的指令，刘叔向大儿子一摆手：“去！”四个孩子在前跑，刘叔也大踏步跟随而来。

“站队站队！”父亲指四个孩子。

我个儿最高，打首，而后是景波、是二弟、是三弟。三弟还总拖鼻涕呢，就喜欢跟我们一块。

“刘副团长，咱俩要是带队伍去端敌人的据点，能不能想好了咋撤退就去端？能不能搞好侦察就去端？能不能想好了对策就去端？妈拉个巴子，你们给我想好了辙明天给我把这马蜂窝端了！”

“是！”四个孩子响亮地应。

父亲和刘叔相视而笑。

隔天，放学一回来的我和景波就奔那棵槐树，人家艳斌和延林早在离那棵槐树一段距离等候呢。

“现在咱们得先开作战会议，研究这仗咋打！”我说。

“对，先想好办法！”景波说。

“我早想好了，拿这玩意儿一兜住就完了！”艳斌举一牛皮纸文件袋。

我和景波惊异。

“那马蜂你不惊动它才不出来蜇你呢！”艳斌不屑地说。

我想对二弟的招数表现出不屑，但是一时培养不出那感觉，就说：“那也得做好被蜇的准备，有备无患！”

“都穿厚衣服，戴口罩戴眼镜！”景波说。

我点头，一摆手：“回去准备！”

我家就姥爷有眼镜，我们哥仨还差两副眼镜呢，我就去跟邻居借：“奉我爸的命令，我们要去捅马蜂窝，要戴眼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邻家大婶瞪大了眼睛看我，而后犹疑地将眼镜借我。

我们戴着棉帽子，戴着眼镜，戴着口罩，穿着棉袄，拎着梯子出发。

在离槐树还有段距离的时候停下，因为二弟说了：“谁上去罩那马蜂窝呢？”

我和景波相视，我牙一咬：“我上！”

“我上！”景波争。

“要不咱投票定咱俩谁上！”我说。

景波瞅下我的二弟、三弟，知道二弟、三弟准保投自己大哥的票，泄气。

梯子搭了上去，我缘梯而上，景波叮嘱：“蜇你也不能撒手啊！”

尽管我不动声色，但是，已经有马蜂在瞄着我，有敌人的“哨兵”在瞄着我。猛然我意识到：忘记戴手套了！忘记戴大棉手闷子了！但是已经箭在弦上也不能退却了啊，硬着头皮猛地将文件袋的口罩向马蜂窝，那放哨的马蜂蜇向我的手，我尖叫着攥住口袋嘴薙下了蜂窝，尖叫着下梯，差一点从梯子上滚落下来，继续尖叫着揪手背上有马蜂狠命地蜇着自己，正向自己的体内注射着疼痛，我的手因疼痛而颤抖，但是仍然死命地攥着文件袋的口，深知要是松了手袋中的马蜂要是都跑了出来是个啥结果。景波啪啪地拍我的手背，拍死了马蜂，但是也把马蜂的刺更深地拍进我的肉中，甚至是帮助马蜂更狠地完成了一次最后的注射。文件袋死死死地攥在我的手中。我们凯旋。我把文件袋举给遇见的每一个人：“马蜂窝在里边啦！我们把马蜂窝给端了！”我感觉得到袋中马蜂已经蜂拥而出，它们在猛蜇牛皮纸呢！

在我家的院，姥爷拿一根绳把文件袋的口扎住。有我老爸的命令在，谁都不责备我们淘气。扎了口的文件袋仍然攥在我的手，那是我的荣誉我的骄傲我的战利品！我要给老爸看！等老爸等得不耐烦，我们就去营区的大门口等。

等出了老爸和刘海环副团长——景波的老爸，我一个立正：“报告！我们已经把马蜂窝端掉！”高举文件袋。

老爸笑眯眯，刘叔笑眯眯，老爸点头：“这一仗你们打胜了！”拍拍我的脑袋瓜，拍拍景波的脑袋瓜，拍拍艳斌、延林的脑袋瓜。

我们欢呼着往家跑，姥姥、姥爷正烧大锅做饭呢，我把文件袋拿烧火棍捅进灶坑，我们的小脑袋瓜挤在一起看文件袋成了一团火球看马蜂在烈火中挣扎，火中发出噼啪的声音。

晚饭的饭桌上，老爸拉过我的手看：“嗯，轻伤不下火线，记三等功一次！”

娘瞪我的老爸，说：“你就惯他们吧！”

“咋叫惯呢？这叫培养！”老爸撇嘴。

“谁像你这么培养孩子啊？”娘说。

“再废话？再废话？再废话我就跟孩子们讲沈阳火车站的事！”老爸笑眯眯瞅我的娘。

娘脸上就罩上了红晕，不作声了。

“沈阳火车站啥事？”我嘟囔。

“吃饭吃饭！”娘拍饭桌。

老爸得意地咧嘴笑。

母亲和父亲沈阳火车站邂逅的往事，直到多年以后父亲才讲给我们。前世姻缘。

冬天的时候，部队的大烟囱猛猛地冒着烟，锅炉房烧着营房和家属宿舍的暖气。放学回来，或是礼拜天，姥爷就监督我们去捡煤核。我和二弟各挎一篮子，各持一小铁齿耙子，奔部队的锅炉房那儿。锅炉房下来的煤灰，还带着炭火的煤灰，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推出，我们就在那里边耙，捡没烧透的煤核，再往家的炉子里添，让它们物尽其用。我们拿小铁耙扒拉着捡煤核，旁边闪烁着黑色的润泽的大煤块诱惑着你。跟着的三弟总

拿眼睛瞟煤堆瞟闪烁着黑色的润泽的大煤块。三弟终于耐不住了，飞快地跑向煤堆抱了两块煤块跑了回来往二弟的篮子中一放，嘿嘿地笑。捡煤核的孩子们都望了过来。

“偷煤！”一个孩子嘟囔。

“谁敢喊我削死他！”景波威胁。

孩子们就继续默不作声地捡自己的煤核。

但是，姥爷接过我们的篮子倒煤核的时候，那两块大煤块突显，姥爷盯视，放下篮子，拿起了那两块大煤块，盯视着我们，而后，放门前，冷冷地说：“就在这儿放着，谁也不许动！”慈祥的姥爷，忽然冷峻。

我意识到了一种不祥，溜出家门，二弟、三弟随我溜出。

眼见团长和刘副团长大步流星地有说有笑地往家走，我简直有点魂飞天外的感觉，竟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向那半拉山门处跑，要不，也要到那迎母亲。母亲随军到了这儿后在造纸厂上班，冬天下班的时候要走五里地的黑路呢，姥爷、姥姥总是让我们到半拉山门那儿迎一迎。

妈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走来。我和俩弟弟硬着头皮随妈往家走。

“今儿个你们咋这老实啊？”妈问。

我笑笑。硬着头皮往家走。

一进院，父亲当院而立，即使是在黑暗中也能感觉目光如刀如刃，俩大煤块在父亲的脚前，我的腿立时发软。

“王艳良！”父亲猛然一声吼。

“到、到！”我总算站住，没瘫下去。

“王艳斌！”

“到、到！”

父亲背着手在我和二弟前转悠，猛然站定，指地上煤块吼：“咋回事？”

母亲也看到地上的大煤块，盯视着我和二弟。

我和二弟都望向三弟，三弟傻呵呵地站着。

“这是煤核吗？”父亲吼。

“爸、爸，不关大哥、二哥事！”三弟忽然高声说。

那一刻我简直要跑过去亲三弟一口。

父亲盯视三弟。

“是我干的！”三弟说，“要打你打我吧！”三弟不知哪来的勇气。

父亲惊异地看老三。妈惊异地看老三。姥姥、姥爷惊异地看老三。

“就我干的你打我吧！”三弟跺脚喊。

“给我送回去！”父亲指坦克团的煤堆方向吼。

三弟抱起煤块往回去送。

父亲歪着头望出门而去的小儿子，哼哼着。

“行了，咱孩子知道了不能拿公家的东西了。”妈说。

“你俩是干啥的？”爸猛然冲我和二弟吼，“你俩就眼看着三弟犯错？”啪啪，一人一大耳光。

脸颊火辣辣的，眼冒金星。

“知错不？”

“知道！”我和二弟吼。

“去向锅炉房的同志检讨！”

“是、是！”

我和二弟遇见送煤块回来的三弟，带了三弟去锅炉房，我代表两个弟弟结结巴巴地向锅炉房的人检讨，并表态：今后只捡煤核不偷煤。

锅炉房同志点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除夕之夜，我带着二弟、三弟、小妹放鞭炮，部队家属宿舍前鞭炮爆响着节日的喜庆。有的是一挂一挂地放，我舍不得一下子放完，捏着小鞭的底端一个一个地放，每一声爆响，火光一闪，只会震得手麻一下，崩不到手的。小妹在旁看着，一龇牙一龇牙的，担心哥的手被崩着呢。二弟、三弟则点燃一个小鞭赶紧丢到地上。

“别崩了手哦！”姥爷出来叮嘱。

“放钻天猴可别瞄着柴垛哦！”姥爷出来叮嘱。

最稀罕的是二踢脚，戳雪地，点燃引线，一声爆响，蹿上夜空，在夜空又是一声爆响，震耳欲聋的爆响。

“我能发明个大炮！”我猛然灵感大发。

“大炮？啥大炮？”三弟急不可耐。

我在院里找出一截铁管子，找一木板，木板搁胸前，铁管顶住，拿一二踢脚在管子的前端管口，二弟点燃引线，我把二踢脚往管子中一送，两手死命把着铁管顶住胸前的木板，管子中一声闷响，木板和管子底端的缝隙中泻出些火星，管子前端一道火光喷出，简直就跟真的炮弹发射出一样，直奔——部队营房！瞬间我目瞪口呆，就听哗啦一声，而后一声爆响，二踢脚穿破营房的玻璃在营房内爆响，可想而知，房内士兵们是何等的震撼！我惊呆，二弟、三弟惊呆，小妹却跳着脚呼喊：“哦，哥闯祸啦！”营区一阵骚动，跑出了许多人。

父亲的身影奔家属宿舍，父亲的大嗓门：“谁在炮击部队营房？”

奔到我的面前，那铁管子我还端着呢，我赶紧一个立正：“报告团长，我发明了一个火炮，由于没有经验，没有试验好！”

父亲端详我手中的铁管。

我把掉落在地上的木板挡在胸前，铁管顶住。

“再放一个我瞧瞧！”父亲说。

我再将一二踢脚放管口，二弟点燃引线，这回我身体后仰稳稳当当地将“炮口”朝

天，一声闷响，我胸前泻出些火星，“炮口”一道火光喷溅而出，冲天而去，而后夜空中一声爆响。我胆战心惊地望父亲。二弟三弟胆战心惊地望父亲。

“哥的发明挺好的！”小妹说。

父亲居然点头。

部队营房那儿过来了人，也有刘海环副团长。

“我们王家军正在试验新式武器呢！”父亲向副团长说，语调中甚至有着那么点得意。“王艳良！”猛然一声喝。

“到、到！”

“再演示给你刘叔看！”

“是、是！”

我就再演示。当然再次得到刘叔夸奖。

“老子得代儿子受过了，去镶玻璃！”父亲说。

刘叔哈哈大笑。

（你能理解我对父亲的怀念吗？打小的时候起，父亲就将他军人的骨血传导给他的子女！并且为子女星点军人的风范而喜悦、骄傲。）

部队会给家属专场在俱乐部放映电影。山门外的屯子也偶尔放映露天电影，我们会跑上五六里地去看。《英雄儿女》我们看了三四遍，也没看够。小妹就被我们直接叫作了王芳，一被叫作王芳小妹就喜得嘻嘻地笑。

“我演王成！我有爆破筒！”我拿截铁管在手。部队锅炉房的煤灰堆，我们要把它当阵地。

“也该换换了，也该让我演回王成！”景波嚷。

“你姓王吗？你哪有资格演王成！”我嚷，就要往灰堆上上。

“姓王咋的！这回我就演王成！”景波上前就抢我手中的铁管。

我哪能“缴枪”，和景波撕扭在一起，四只手都死死攥住铁管撕扭在一起，就在灰堆中撕扭在一起，脚踢嘴咬，红了眼，小伙伴们一旁惊心动魄地看。

“哥，咱志愿军绝不投降！”二弟冲上来帮我的忙。

“好啊，俩打我一个！”景波愤怒。

“还仨打一个呢！”三弟也冲上来。

一时，灰堆灰尘大起，但见扭打在一起的一团。

“住手！”一声断喝。简直晴天霹雳。

灰堆灰尘中站起了灰头土脸的孩子。

坦克团的军务股长白远东白叔气哼哼地站面前。白叔管束起军纪来那是相当严厉，被叫作白黑子！

“站队！”白叔吼。

我要站打头第一个，景波也要站打头第一个，我就往一边扒拉景波，我俩又要支巴。

“王艳良！”白叔吼。

“到、到！”

景波瞧白叔奔我使劲，站到了第二位。

白叔气哼哼地打量并排而站的孩子，小妹也站到了队伍里。

“咋回事？”

三弟一五一十。

“哦，都要演王成！王成！”白叔在孩子们面前踱步，念叨。

“咋回事？”父亲奔来。

“他们都要演王成！”白叔汇报。

“哦，都要演王成！”父亲踱步，瞧我手中的铁管，终于绷不住满脸的严肃，扑哧笑了：“都要做英雄！好！好……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会唱这首歌吗？”

没孩子回答。

鸽子拖着哨音在晴空飞。父亲抬眼望鸽子，而后望孩子，望白叔：“让焦干事来教他们唱那首歌！”

“是！”白叔领命而去。

父亲撇着嘴望孩子们，猛然高声：“能学好那歌吗？”

“能！”孩子们齐声。

父亲满意地点头。鸽子拖着哨音兜回，父亲望晴空中飞翔的鸽子。

我们在鸽子的哨音中成长。

父亲、母亲保守着一个秘密。在到处抓“牛鬼蛇神”的年代，父亲乘着吉普车去师部的路上，迎面而来一老者，一瘸一瘸的，那身材，那尖下颏，吸引了父亲的目光，而且——想到了刁乐山！那瘸，想到了刁乐山在民主联军追击中跳下山崖。而且，就在吉普车从老者身旁经过的时候，听到了老者叨叨咕咕：“我是刁乐山！我是大土匪！我有罪！”父亲赶紧令停车，跳下车奔向老者：“老人家，你说什么？”

“我是刁乐山！我是大土匪！我有罪！”老者叨叨咕咕。就那么几句，反复地叨咕。

远处学校传来歌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

老者望父亲的眼神混沌，望不出当初的小文子。

父亲想到了刁乐山抗击日寇的果敢，但是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确认了老者的真实身份将是个啥状况。刁乐山，欠着共产党人的血债，但是民族存亡关头奋然而起。父亲说：“老人家，您上车，我送你回家！”

“我是刁乐山！我是大土匪！我有罪！”老者叨叨咕咕，兀自走去。

后来父亲听说，有个精神病老者冻死在野地。那老者总说自己是大土匪刁乐山。当地人说，老者倒是跟随老北风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北风，两河两岸一度令日寇闻风丧胆的人物。

父亲故去之后，母亲将这一个秘密告诉我。

## 第三十章 仨团长

坦克团移防辽宁大石桥。先是就部队抵达，嗨嗨哟地建了营盘，部队家属才抵达，抵达遮掩在苹果树林子中的营盘。就是在这儿，我蹿成了大小伙子，初中毕业，预备读高中，预备读大学，预备……

姥姥跟我挤眉弄眼：“就读一高，你爸给那学校作过报告，跟校长一说保管没问题！”

我点头：去营口第一高级中学读书，当时是初中生们的梦想呢！但是，我踌躇：爸是英雄，是团长，肯去走这个后门吗？“得让妈跟爸说。”我说。我对这目标能不能实现有些怀疑。老爸可不是我们的棋子，你想让他咋走就咋走。老爸是咱家的最高统帅，按规矩咱们得听他的！

“你妈哦……够呛能给你说……我给你说！我给我大外孙子说！”姥爷跺脚说，下了很大的决心跺脚说，“我大外孙要读大书做大学问家的！”姥爷向我嘿嘿笑。

“嗯，你也总算该冲锋陷阵一回啦！”姥姥表扬姥爷。

姥爷跟我的父亲说，父亲不动声色，而后还点头：“你的大外孙是得念大学呢！”

“就是，就是！”姥爷兴奋。

“艳良差不了的！”姥爷兴奋。

妈瞅老爸，眼中满是狐疑。

“你白叔找你有事。”父亲悄声跟我说，神秘，诡秘。

营区，一队士兵在甩正步，在口令中甩着正步。我甚至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步伐和了那口令的节拍。我敲军务股股长办公室的门，敲出了一声吼：“请进！”吼得我一哆嗦，一激灵，推门，白叔的目光凌厉地望过来，白叔的面前竟然站着——刘景波！他来这干啥？

“哦，艳良！进来进来！”白叔朝我摆手。而后向景波摆手：“去吧去吧，听信！”

景波朝我一笑，神秘、诡秘地一笑，再跟白叔说：“白叔，那我走了。”此时的愣小伙显得特温柔，甚至腼腆。

屋只剩了我和白叔，只剩了我和管兵管得特严厉被暗地里叫作白黑子的白叔。难道我又犯了啥错？我甚至使劲想自己犯了啥错。

白叔从办公桌后站起，绕着我踱步，而后站定：“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咋样？陆战打得咋样？”

“厉害！”我纳闷，咋问这问题？

“海军、空军呢？海战、空战呢？”

“还想……也厉害。”

“不！不厉害！因为没有制空权，我们多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因为海战力量的薄弱……当初我们没能拿下台湾！”

我迷惑白叔的话题。

“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人民海军中的一员，小伙子，你愿意吗？”

“愿意！”我胸脯一挺，大声回答。

白叔点头，回办公桌后将一张表推送我面前：“填表！”

“是！”吼了这一声，我才捧拿那表，我的手甚至因激动而颤抖。

出了白叔的办公室，走在营区，我通身的热血在沸腾，在燃烧，我的步伐甚至跌跌撞撞，我甚至差一点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朝我笑，是团长！是我的父亲！我朝他一笑，离去，跌跌撞撞地离去，我甚至想高呼：“我就要成为海军了！”世界都在瞅着我笑。

姥姥、姥爷听了消息惊讶地瞪着眼睛。

下班回来的妈听了消息惊讶地瞪着眼睛。

“艳良……不是……预备念书的吗？”晚饭的饭桌上妈小心地说。

“是啊，是去念大学的！咱部队就是所大学！最光荣的大学！艳良，是吧？”父亲笑眯眯地望我。

“嗯！我提前去念大学了！”我说。

“我也要去！”艳斌嚷。

父亲微笑：“你啊，不急！”

“急！咋不急！”二弟眼泪都要下来。

“不急！”父亲慈祥。

“急！”二弟乓地将饭碗顿在饭桌上。

“急啥？没准将来让你当空军开战机在你哥脑瓜顶上边飞！”老爸说。

二弟当时就瞪大了眼睛，惊——喜！咧嘴笑，得意地望着我笑，端碗往口中扒拉饭。

“部队是所大学校！”父亲的话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

首先进入训练团，上课，训练。游泳池中，新兵练水性，我泥鳅鱼一般，教官瞧着直点头。其实我的梦想是做驾驶员，做驾驶战舰、战艇的驾驶员，或者，做战舰、战艇上的炮手；或者，上潜艇，钻入大海、大洋神出鬼没——尽管我随即就知道其实潜水员很苦，苦才磨炼革命军人的意志呢！可是，在上旗语课的时候，我忽然对教官手中示范着的那信号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眼前浮现父亲高举战旗冲锋陷阵……战旗，其实也是传递信息，号令将士：前进！前进！前进！父亲的坦克团移防大石桥的时候，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三四六团的前警卫排长李富贵，当时为某地县委书记的李富贵，找到了坦

克团，见到了我的父亲。四目相对，好半天，我的父亲才喊出：“小山东！小山东！”老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都是涕泪交流。李富贵在朝鲜负伤被送回国内医治，老伙计足有半个月就昏迷不醒状态，大难不死，在死亡线上溜达一圈回来了！由于伤情，他复员了。父亲没让老战友住招待所，拉到了自己家，找了刘叔作陪。我娘炒菜。那酒喝的，那嗑唠的，虽然就仁人，感觉好像一个加强班的人马在聚会！他们唠着战争年代的一次次战事，唠到了军旗手……“老王那军旗打的，伙计，那军旗打的……”李富贵高挑大拇指，“瞧着老王你手中的那杆大军旗，伙计，我眼馋呢！多少人眼馋！”李富贵嘻嘻一笑：“有时候我都巴不得你光荣了呢，好能轮得上我掌旗！”“妈拉个巴子……”父亲骂，瞟向我。我咧嘴一笑，表示我明白父亲不是真骂老战友。那些新鲜的故事，我就没从父亲口中听到……我望着教官手中示范着的信号旗，耳畔仿佛传来父亲的声音：“小子，你也要做大旗官？”我不禁咧嘴笑了：是的，我愿意我想做！但是，挥舞这信号旗，不是军旗手，只是——信号兵。但是，也是掌旗，我愿意，我想做……当然，也得部队让你做。但是，我对那《旗语手册》着了魔，瞧着图解，想着教官的示范。也想到交警指挥车海人流的手势。也想到了舞蹈演员展现的人体美。挥举信号旗，也可以是艺术。也可以具艺术上的美感，也可以如语言具有着情感的厚度。我在图解旁再做图解：如“有力”，如“舒缓”，如……一本《旗语手册》被我倒背如流被我复印在心中，而且，有了一本我自己独有的《旗语手册》，嘻嘻，王艳良版本！

林荫下，我正研读《旗语手册》，正一边研读一边以手代旗比画呢，猛然瞧见训练团政委打远处走来，我立正，不由自主地以手代旗旗语：“首长好！”

政委一怔，随即也以手代旗旗语：“小伙子，做功课呢？”

旗语：“是！”

旗语：“看的什么书？”

旗语：“《旗语手册》。”

旗语：“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吗？”

旗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困难！”

政委凝视我，旗语：“继承革命传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小伙子，好样的！”

政委上前，拿起满是我的注解的《旗语手册》看，拍拍我的肩膀，点头。

一年以后，训练团政委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手代旗旗语：“愿意留在训练团做教官吗？”

我一怔，以手代旗旗语：“愿意到战舰、战艇上去，去经风雨见世面！”

政委一怔，旗语：“我尊重你的选择——其实，组织也可以直接就做出决定：将你留下做教官！”政委微笑望我。

我旗语：“感谢组织！如果组织命令我做什么，我将无条件服从！”

政委旗语：“好样的！”

结业典礼，我捧拿了优秀学员证书。老爸说：“部队是所大学校。”老爸，我在训

练团是优秀学员。

我的岗位被确定：在护卫舰大队旗舰指挥台，在指挥员身边，我是——信号兵！桅杆上悬挂的旗帜，其实那是战舰的语言；我手中的信号旗挥动，传递着语言；我操作着信号灯，灯光闪烁穿透浓雾，传递着语言，我是——信号兵！

作为海军，游泳是常态训练。从海岸向大海深处游。海水的浮力，更叫我感觉如鱼得水，我把战友们远远地抛在后。时而蛙泳，时而仰泳，时而潜泳，我才不顾海岸越来越远。在永安的时候，夏天，我和景波总偷着去洗野澡。妈严令不许我们洗野澡。可是我禁不住池塘的诱惑、景波的勾引，总去。那池塘，别人扎猛子也就能扎到当中，我从这一边一头扎下去，可以踩着塘底的淤泥奔跑，在水底下奔跑，从另一头猛地蹿出，让伙伴们目瞪口呆。那时我就是小伙伴中的游泳冠军。没少挨打。妈下班回来，问：“洗野澡没？”“没！”我说。小妹一旁嘻嘻笑，还撇嘴，泄露着天机，恨死我了。姥姥一旁说：“挠他胳膊！挠他胳膊！”妈就抓住我一条胳膊，一挠，挠出白印，就是耳光，劈头盖脸，打得你眼冒金星两耳嗡嗡天旋地转不知道了东南西北。

一小艇上了来，立着政委和教官，大队政委喊：“这回咱们可不怕再搞游泳大赛了！好小子！”

我劈波斩浪，游了万米，是游得最远的，冠军！我被欢呼着的战友一次次地抛向天空。

母亲来信：二弟艳斌也戎装加身，也成为海军战士，也在北海舰队，进入北海舰队训练团培训呢。坦克团移防大石桥，母亲成为邮电局的职工。母亲拿铅笔写的信，一笔一画的，字迹黑润，信纸的背面凸显着字，力透纸背。母亲信中说：

你二弟听说了征兵的消息，自己就去找你白叔报名，都没跟你爸和我打声招呼就报了名。你爸逗他：“不想当空军了吗？开战机在你哥头顶上飞！”艳斌说：“万一没机会当空军呢？那不耽误我前程吗？”你哥俩好好干，给爸、妈争光！现在，他们都叫咱家是军人之家，妈很自豪呢！

我微笑了，望向南方，彼岸，北海舰队青岛基地，我的二弟瞧着大哥铆劲儿呢！二弟内向，内秀，要是瞧准了啥事，可不能小觑他。

基地信号兵大比武，我连续两年夺得第一。

首长对我的评价：准确而又富有激情！

战友对我的评价：很有艺术体操的味道！看着都是享受！

“也许，还可以更好！”我说。那种学无止境的尽头，我在战友的眼神中看到了肃然起敬。

母亲来了邮件。一套高中课本，课本中夹带着母亲的信：

你爸到高中作革命传统报告，跟学校要了两套高中教材，说你和艳斌都因为当兵没能念高中，要在部队补上这些课程。自己去补。你爸让我叮嘱你们：多学一点，就多一点人生的财富！你爸说，当然可以做革命的螺丝钉，但是能做革命的轴承不是更好？能做火车头不是更好？

我笑了。老爸、老妈的温暖笼罩我。我望向青岛方向，二弟艳斌一定也如我，捧着高中课本，感受着浓浓的父爱、母爱的温暖，感受着父亲的期望，殷切期望。

护卫舰大队出渤海湾演练归来，途中与北海舰队二弟艳斌所在的驱逐舰支队相遇，我们归，他们出渤海湾，双方将士站列甲板，指挥员一次次高声：“敬礼！”我也挥举信号旗旗语：“致以革命战斗的敬礼！”我的目光搜索着友军战舰的编号，搜索到了二弟所在的驱逐舰，在站列甲板的战士中搜索，但是，没能辨认出二弟的身影。后来二弟来信，说他看到了我，其实他就在甲板站列的队伍中。二弟说，看大哥在旗舰高高的指挥台挥举信号旗，他都跟着自豪。他说要是老爸见了，也能自豪！兵兄兵弟，做龙做虎！

老爸不给我们写信，老爸的话总是由老妈传达。补学高中文化课，是老爸的指示！我像研读《旗语手册》一样研读那些课本。我像战争年代老爸和他的战友们攻克敌军一个个阵地一样攻克着难题。难的是数学。实在弄不明白了，我去驻地附近的一所高中，去找数学老师请教。他们惊异，他们超乎寻常地帮助着我。知道我在他们的教研室会感到拘谨，就带我出来，在学校外的树林中坐下，给我讲解。不管是哪位老师，分手的时候总是说：“有啥问题就再来！”我总是军礼，并高声：“谢谢您的指导！”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讲到了我，拿我好学的精神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部队首长的孩子回家讲给了首长，把这事说给我，微笑，再把一种鼓励拍进我的肩。

装甲兵学院在部队选学员，考试。我微笑：老爸似乎老谋深算！录取名单公布，我榜上有名。

“你老伙计……”景波向我高挑大拇指。

“王艳良同志，你可以离岗做就学准备了。”大队政委说。

“我请求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我说。我想说：最后一刻！

政委凝视我，点头：“好！”

而且，还参加了一场海战演习。隆隆炮声中，我挥举信号旗，强忍泪水。那一刻我甚至不想离开不想去什么深造。我意识到：去的是装甲兵学院，肯定是再不会回到战舰。

回到基地，母亲已经在部队招待所。母亲带来了父亲送我的一管黑得润润的钢笔，一摞的笔记本，一笔记本的扉页写着：

儿：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

父：王景文

“你爸很为你高兴，让我告诉老二要向大哥学习。”母亲说。

“姜还是老的辣！我老爸高瞻远瞩呢！”我嬉皮笑脸地说。

“那你就照老爸说的去做！”母亲正色。

“是！”我咋地给母亲一个立正。

“没正形！”母亲忍不住笑了。

我深深地明白父亲其实要说的是：今后，未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他的儿子，是军人，当然他唠叨的就是：文化！文化！我知道，父亲对我和二弟的期望仅仅做兵王是不够的。保家卫国，他要让他的子女做栋梁之才！

任重而道远。

装甲兵学院。也许是因为我身材的魁梧，也许是因为我嗓门的洪大，也许……我成为学员官——副区队长，区队长是学院老师。每天出操，常常就是我带领。各班报告集合人数，缺席人数，而后出操。我自己都感觉自己苗头很好，长势良好的根苗。红松林中，我挺拔着，迎接阳光雨露。

“区队长好！”营口老乡张立祥站在宿舍门口，怀抱着报纸包裹的一些东西，油渍麻花的，当是熟食品。

我放下手中的书纠正：“副区队长！”

“副区队长好！”立祥并不进屋，摆手示意我跟他出去。

林子中，我俩盘膝而坐，报纸摊开，一堆熟食品，两瓶白酒。两瓶白酒！立祥将一瓶往我面前一戳：“一人一瓶！喝出点咱军人的豪气来！”

瓶和瓶撞得咣咣响。立祥的情绪很快就上来了：“我深感骄傲啊，你我是军中骄子！部队那么些人，千军万马，你能到这儿学习，咱们是军中骄子！”打了个酒嗝，“你，骄子中的骄子！”挑大拇指。

“咱俩还是一个起跑线。”我说。

立祥摇头：“你跑前头了，我……得撵！”

“一寸光阴一寸金，咱们就珍惜这好时光！”我说。

“那是！”立祥又是一个酒嗝。

我俩胸中各燃烧着一团烈火，后来立祥顿着空酒瓶子唱起了军歌，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我也立即跟着唱，一同亮开嗓门唱：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阳光金丝一般泻进林间。

操场，全体学员列队，院长宣布：“我们装甲兵学院，接受了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将组成方队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式！”

学员立即爆发掌声，所有的学员都张着大嘴欢笑，掌声长久地爆发。

方队开始组建、训练。指挥员的目光凌厉地注视着方队，锥形的方队，一位位学员被喊出，淘汰。在指挥员的目光中学员们噤若寒蝉，恐惧着喊出自己的名字。

“王艳良！”

晴天霹雳般。我呆立。

“王艳良！”

“到！”我高扬出时声音带上了哭腔。

“出列！”

“是！”当时泪水就下来了。

指挥员继续进行着他的操练，成为了局外人的我憋屈得简直要爆炸。简直是天旋地转，走路像踩棉花，脚下无根了。

那天操练结束，方队指挥员走到我身边说：“个头高了，不能参差不齐！”

我强挤出几丝笑：“只要方队好，王艳良愿意做出个人牺牲！”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还差着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气度！

国庆节，教室，没能参加方队的学员看实况转播。当出现我们装甲兵学院的方队，方队高呼：“为人民服务！”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时，教室里的每一位学员都热泪盈眶，任凭热泪盈眶，掌声、欢呼声一片沸腾，每一间教室都一片沸腾！神圣而自豪的一刻！个人的屈辱早抛到天外！

方队归来，我也备了一包熟食，两瓶白酒，与立祥在林间畅饮，我说：“立祥，你也军中骄子中的骄子一回！”

“那是！”立祥与我碰瓶，立祥豪饮。

而后，我们一同亮开嗓门唱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但是，后来我也瞧着方队通过天安门城楼前的录像镜头，想：说我个头高，可以做那旗手啊！方队唯一的军旗手。父亲做过军旗手，我也做军旗手！倘若真如此，父亲得多高兴……

其实国庆节那天，坦克团，父亲看阅兵式实况转播，看到装甲兵学院的方队，咧嘴而笑：“艳良他们！”而后就专注地找寻我的身影，终于没能找到。但是父亲认定我就在那方队之中。后来父亲跟我说：“我看到你们装甲兵学院的方队啦！”我笑笑，没告诉他我没能参加方队。

我还在装甲兵学院读书的时候，二弟艳斌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入陆军坦克团，父亲曾任团长的坦克团。那时父亲已经离休。当我从装甲兵学院毕业也被安排到了这个坦克团，

任三营七连三排长，而当时二弟艳斌已经是一营三连二排长。之前，二弟也曾经以全团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军区培训班，学习一年。我总感觉背后有二弟瞄着我的目光，瞄着大哥铆劲儿。我和艳斌之后，是父亲的目光。

我在团荣誉室，在那块总参、总政、总后颁发给坦克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管理先进单位”奖牌前驻足，艳斌进来，站到我身边，望那奖牌，说：“咱老爸挺了不起！”

“是。这奖牌——分量可不轻！”我说。

老爸的味道，在坦克团的空气中。

团首长说，老团长在的时候，总昏昏晃晃地转悠，发现问题，一声吼，突然地，猛地，就是一声吼，吼来了负责的，再继续吼。在管理上，老团长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当你跑步到老团长面前的时候，都腿软。吼完了，老团咧嘴跟你笑。上级来人谈调动人员的事，老团长总是说：“调谁都行，只要是重用，俺坦克团都放行！就是——别琢磨我，我不是人才，就干个坦克团长还勉强够用！”倒是有回上级来人还真的想打团长的主意，往师部调，来征求下老团长的意见，老团长一摆手：“别打我的主意，除非瞧着我这团长当得不够格了，把我降职使用！”人家走了，老团长嘿嘿笑：“要是硬调，还能不服从命令？”坦克团对于父亲，比家还是家！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父亲哼唱着，在小小的庭院中的小小的花坛种辣椒。人家花坛种花卉，我家花坛种辣椒。不光花坛，小院昏昏晃晃全种着辣椒。辣椒青着的时候，餐桌上，父亲青辣椒蘸酱，咔嚓咔嚓地嚼。那时三弟延林念大学，艳芳念高中，餐桌上，父亲会夹起一辣椒放女儿碗中：“吃个！”艳芳蘸酱一嚼，啊地大叫，连连地叫。父亲种的辣椒忒辣，问是啥品种，父亲说：“红军椒！红军长征时吃的就这辣椒！”辣椒红了，父亲做辣椒酱。每当来人了，在我家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得意扬扬地拿出自家产的辣椒酱，说绝对是绿色食品！走时，没准还给你拿一罐。后来甚至在小院搭起了大棚，地上种辣椒，架上花盆里种辣椒。“我这是立体农业！”父亲说。

乌云密布，闷雷声声滚落，滂沱大雨没白没夜地地下。父亲家的电视没白没夜地开着，锁定在辽宁电视台，半导体收音机没白没夜地开着，锁定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父亲关注着汛情。“又要抗大洪喽！”父亲念叨。

电话挂到坦克团，询问部队是不是要出动参加地方抗洪，部队和父亲的脉搏简直相通，正集合呢，团首长正战前动员呢！父亲毫不客气地说：“我是你们的老团长王景文！让你们的团长接我电话！立即！”团长接电话，父亲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有，老团长的身份，老战友的身份，请求参加你们的抗洪行动！恳请！”最后两字，声色俱厉。停课在家的艳芳都被吓得一哆嗦。

“我……同意！我代表坦克团全体指战员接受老团长的请求！”团长答复。

回到集合的队伍前，团长宣布了老团长请求参加抗洪的事，要求学习老团长心系人民安危的精神，打好打胜抗洪这一仗！

团长、政委乘坐着吉普车接走了父亲，追赶队伍。队伍奔盘锦。

辽河大堤决口，汹涌的河水漫向村庄、田野。

那一刻，雷鸣政委松花江畔的呐喊一定响在父亲的耳畔，民主联军的共产党员们热血胸膛迎挡浮冰，掩护部队渡过江水，现在父亲高呼：“共产党员们，还等什么？跟上！”率先站进激流中并做出臂挽臂的姿态，一位位共产党员跟随跃入激流之中，团长、政委跃入激流之中，我的父亲一边是团长一边是政委，团长、政委也是不放心着老团长的安全，参谋长要跃入的时候，团长喝止：“参谋长，岸上指挥！迅速堵塞决口！”

填满泥土的草袋抛入，抛入迎挡激流的热血沸腾着的胸膛前。我和二弟也在那迎挡激流的人墙中，我们感受着父亲那传递而来的力量！眼前如见战火纷飞，如见人民子弟兵前赴后继！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老团长高呼：“为人民而战！”

人墙爆出：“为人民而战！”

老团长高呼：“为人民服务！”

人墙爆出：“为人民服务！”

电闪雷鸣。

人墙岿然。

决口在缩小，缩小——被消灭！

父亲掏出了辣椒面，包裹辣椒面的纸因水浸而破碎，父亲小心地不让破碎的纸末和辣椒面混在一起，父亲拈一点给团长：“嚼点这就辣得精神！”再给政委，给一位位，也笑嘻嘻地给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那时，目光中也满是父亲的慈爱。“知道这是什么椒吗？”父亲扫视一位位。“红军椒！”父亲高声。得意扬扬地，拈一点塞自己口中咀嚼。

其时，我是坦克团修理连副连长。就在抗洪大堤，我接到了装甲兵指挥学院中级参谋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

“小子，又要去镀金？”父亲说。

“不，是去武装头脑！”我说。

父亲点头：“镀金是没有用的，武装了头脑才是咱军人的财富！好好学……嘿嘿，我就说嘛，部队是所大学校！”

我捕捉着最前沿的国际军事动态，做着自己的剖析，越来越感到一种震惊、震撼：一场军事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未来战争打的是科技是装备！录像，书籍，我研究着每一种最新的军事装备——与我军的装备对比。心中沉甸甸的。但是也有一种吃辣椒的感觉，辣并振奋着，摩拳擦掌的振奋！老爸，我在吃辣椒呢！

我给父亲写信：要红军椒！

课堂上，自学的时候，不精神了，咬一截红军椒在口中，立马就精神。

我得到消息：二弟的排在军区技术大比武中夺得第一！

二弟审视着自己的每一项工作，在小本本上写着心得。

如见二弟望着我笑咪咪。

归来，我被任命为坦克团二营六连连长，再为副营长。而此时，二弟艳斌为师修理营副营长，其营区跟一座工厂般。

军区在内蒙古大草原举行“前进93”军演，坦克团百里奔袭，披星戴月。远方炮声隆隆。二营一辆坦克戛然熄火，一堆钢铁堆那儿了。我向营长请求留下处置，营长同意。使命在身，坦克团岂能因为一辆坦克的熄火而停留。如果是战争年代，我想，我也绝不会离开奔腾向前的铁流，向营长申请留下处置那一辆熄火的坦克。战争的年代你甚至要踏着牺牲战友的血迹甚至身体前进！再逼真的军演，也是军演，也与真正的战争有距离。现在的军演，与现代的战争也有距离。

驾驶员一次次地努力启动坦克，坦克哼都不哼一声。

“坦克手对于坦克的心脏应该如五指在前！什么原因熄火？”钻进坦克的副营长发问。

“副营长，我技术不精！”驾驶员说，带着哭腔说。

我坐驾驶员座位，尝试启动，坦克哼都不哼一声。

“咱这辆拖了八辆坦克的坦克，现在得等别的坦克来拖了。”组长说。

是的，在这场演习中这辆坦克咆哮着先后拖出了八辆陷入泥沼中的坦克，功不可没。覆盖着积雪的草原，积雪之下，可能是泥沼，坦克压了上去，履带扬起积雪扬起黑泥，而后呼哧呼哧地喘气，动弹不得，还能被牵引而出。但是，最后关头，这辆专门救助别的坦克的坦克，它瘫了。草原上冬夜的星空仿佛就挨着脑瓜顶，星星们瞧着孤立无援的这坦克眨着眼睛，似乎在嘲笑。

“我们的坦克太落后了。”组长的声音中有悲凉。

是，我知道。我军现代化的里程任重道远。熄火的坦克驾驶舱就是冰窖，大草原的冬夜，铺展的是钢铁般的冷。我们的皮袄，也僵硬，在我们动作着的时候发出哗啦哗啦的摩擦声。冷意啃咬着我们的手指我们的脸颊我们的肌肤。

“得出去活动，不然会冻僵的！”我说。

紧咬牙关，牙齿才不相磕。

“出操！”副营长喊。

战士们迅即站成了排。

“跑步——走！”副营长还一二一地喊着，率领着战士踏着积雪跑步，围绕着坦克跑。我猛然想起……“立定！”我望着战士们微笑：“差点忘记了，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的——红军椒！”跟父亲要的辣椒面我可总是随身带的！

“红军椒？”

“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的辣椒！红军椒！”我高声。

我把一捏一捏的辣椒面放战士们张开的掌心，战士们再金贵地一点一点地往口中抿辣并温暖着！父亲的辣椒面，就是拌凉白菜，一般人吃都辣得抗不了，现在就辣椒面，

简直就在你体内点燃了一堆火！

“咱们唱歌！”我引唱：“向前！向前！向前——”

唱军歌，唱一首首军歌，宛如我们就是千军万马的队伍奔腾向前！

报话机已经因为和部队距离遥远，无法实现通话。黎明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坦克的轰鸣：救援的坦克找来了！

由副营长而营长，而副团长。而二弟艳斌与我同时也提了副团职：师装备部副部长。我心中暗笑：二弟跟得紧呢！也陡起灵感：嗯，资源哪！

我出现在二弟那儿，我的突然出现甚至令二弟显出几分拘谨：“哥，啥事？”

“你是我兄弟，亲兄弟，非得有事才来见你吗？”

二弟憨憨一笑。

“看看你库房，看看你这管理科科长工作干得咋样，有没有破绽。”

二弟再憨憨一笑：“请领导多批评。”

当然是有目的而来。“军区以劣胜优三两招大比武，哥动脑筋呢！”在库房，我说。

“我就知道不是仅来看我那么简单！”二弟憨憨地笑。

“哥念了那么多书，不能白念，哪能不拿出点前端思维呢？”

“那是。如果搞的项目能立项，即使这没有的设备，也可以专题采购。”

我点头。

我组建了攻关小组，就在坦克驾驶舱开会，我说：“战争年代，咱们部队没少利用坦克的死角炸毁敌坦克。到了现在这年代，这弊端还是这弊端！现在，咱们就让咱们的坦克实现全视野！给咱们的坦克安上电子眼！就在这坦克里攻关！不拿下这课题就别离开这坦克！”

所需的，那真是要啥有啥，二弟那头全力保障。

夏日的毒日头烘烤着营盘，坦克开到了林荫下。但是，钻出坦克的时候，汗衫、背心一拧，汗水哗哗的。人待在驾驶舱简直就是蒸汗，脸上一道一道的，不时得揩抹下眼睛。智慧也一道一道的，从驾驶舱中穿越而出。

一辆全视野的坦克终于——出现在坦克团！

驾驶员开着坦克直嚷：“真眼亮！眼亮！”四围尽在驾驶员眼前。

“开到师部去，向师领导报喜！”团长说。

我驾驶着坦克奔师部，我对攻关小组说：“敢想很重要！想到了问题就能解决问题！咱们还有新课题！咱们要向师领导请战！搞新课题！”

师长甚至亲自驾驶坦克在师部大院跑了一圈。

我适时请战：再搞防空预警自动发射系统！给坦克装上千里眼，给坦克装上大脑！在及时发现敌机之后锁定目标，根据敌机之航速确定发射时间。

“搞！攻下这课题意义重大：岂止坦克，咱们的战机，咱们的战舰，咱们的炮兵，都适用！”师长说。

依然还在坦克驾驶舱攻关。那热度，激发斗志，激发灵感与智慧。拧着衣衫中的汗水，哗哗的，其实很有那么一种快感的，如同春光中的农民播撒种子的感觉。

模型，在眼中如同婴儿一般招人喜爱。

山地，“敌机”在雷达荧屏出现，锁定，启动自动发射系统，替代火炮的两挺机枪并列发射，击中目标！模型飞机被击成了碎片散落，机枪才停止射击。攻关小组欢呼：防空预警自动发射系统模型试验成功！

我咧着大嘴笑，叨咕：“应该调我去搞军工！”心中叨咕：又拿下一“敌阵地”！坦克团斩获军区两个科技成果一等奖。

师政委电话：国防大学作战指挥专业师团职研究生班在军内招生。

“那我得比量！”我说。

“那是前沿！师领导同意、支持你报考！”师政委说。

金榜题名。

叩开办公室的门，导师汪同连连让坐，咕嘟嘟，咕嘟嘟，倒两杯威士忌：“你在基层干了多年，我很喜欢听你讲基层的事，讲你在基层的感受。你得明白：现在你也是在前沿呢！”导师举杯：“洋人喝不惯咱们的烈酒，就好比先前在战场上不适应咱们中国军人的前赴后继无畏向前！不过，咱们还是要尝尝洋酒的味道。”

弟子一笑，说：“咱们的烈酒和洋酒，就好比少林与武当，武当琢磨着少林，可能就不是少林胜于少林了！”

导师点头。与弟子碰杯。

弟子：“人家在搞军事革命！在搞另一种层面的军事！已经告别热兵器的初级阶段！”

导师：“没错。革命不是我们的专有名词！”

弟子：“所以，洋酒还真得喝喝。可就着咱们的红军椒喝！”弟子衣兜中掏出两枚红辣椒，一枚递导师。

“我喜欢被你老爸的红军椒辣一辣！”导师咔嚓咬了一截，口中咀嚼。

弟子也咬一截，口中咀嚼。“导师，我要写的论文题目是：《新军事革命与作战指挥观念研究》。”弟子说，流露出那么一丝羞赧。

“大题目！好题目！有气度！能写出这文章，你就没白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是前沿！写好这文章，你就是打了一场胜仗！”导师拍案。

“导师过奖。”

“不！就是大胜仗！我们的敌人往往是我们自己！你这文章就应该是向惰性宣战向麻痹宣战的檄文！我全力支持你！”

四目相望。

导师花白的头发，是雪压青松青松依然——蓬勃。

“在这儿，你是我的战士，我命令你：拿下这块高地！”导师语调凌厉。

“是！”弟子猛然站起——应命。

喝洋酒，吃红军椒，弟子与导师无数次切磋那论文。望导师埋头审读并批注，弟子深深地感动着。

“导师，这论文也署上您的名吧，您在前。”

导师一怔，随即撇嘴：“我是将军，我让你端了个碉堡你端了，能说那碉堡就是我端的吗？”继续——审读。

将军风范。耸立高山之巅的青松！

嚼红军椒，攻占高地。

我在论文中提出：“在未来战场上，信息斗争将异常激烈，以往主要适用于有形力量的指挥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在未来战场上，多军兵种将在全维战场展开综合较量，以往主要适合于陆战的作战指挥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在未来的战场上，技术因素对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往习惯于依靠谋略制胜的作战指挥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在未来战场上，作战情况瞬息万变，以往我军过分强调集中指挥的作战指挥观念面临新的挑战……”

导师在弟子面前踱步审读，在弟子面前站定，扬声道：“警钟轰鸣！”

论文被总参评为全军优秀论文。

国防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军营的我，出任机械化步兵团团长。而二弟艳斌，随即被任命为师装备部部长，也正团职。两年后，我调任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而二弟艳斌，出任机械化步兵团团长。

“战场上喊破了嗓子，不如一比画！”我说。我将海军中的旗语转化成手语，并加以改进，在部队参加军演中使用。

军演，军区首长饶有兴致地看，肯定：“这种发明这种创造在咱部队搞得越多越好！”

我的《浅谈联合部队应急作战行动中对基本作战群的指挥与控制》文章在“陆空联合部队边境应急作战行动理论研讨会”获二等奖，《信息化条件下提高摩托化步兵团指挥训练质量应把握的两个问题》论文在“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讨会”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军委首长检阅二弟艳斌的团。坦克急速前进，艳斌操纵机枪射击钢靶。军委首长离开检阅台，前往看靶：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射手是哪位？”军委首长问。

“是团长王艳斌！”军区首长自豪地答，将团长拉至军委首长前。

军委首长的暖手握住团长的手，点头，高声：“指挥员一身好功夫，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好样的！”

团部前的花坛，是我种的红辣椒，从父亲那儿要来的种子。

师长来团，食堂就餐，我拿出了父亲给的辣椒酱：“师长，这可是品牌辣椒酱：红军椒制成！”

“红军椒？”

我讲述父亲种植辣椒并命名红军椒的事。

后来师长视察部队农场，晚餐，餐桌摆上农场酿制的烧酒，师长说：“咱这农场的散白酒应该做成品牌，就叫红军烧！”

艳斌出任机械化步兵团团长，走进大哥曾任团长的部队。

美军参观访问团莅临，全团一展身手，美四星上将拇指高挑。

驻华四十七国武官访问，中国军人风采赢得一片赞声。

一位营长被提升，其营长岗位斟酌人选。作训股长被召到团长、政委面前。政委宣布了团决定：由其继任。

股长意外：“我没跟谁说过要当营长啊！咋？一下子就营长？”

政委望团长笑。

团长：“咋跟我老爸似的？我老爸总跟首长叨咕：‘可别研究我，我就当团长的料！’你觉得你就是当股长的料？”

“我合计……得有多少人惦记这营长的职位啊！”股长嗫嚅。

“你是说跑官吗？在我和政委这儿跑官好使吗？立即走马上任！营长！”团长拍案。

“不辱使命！”股长咔地立正。

父亲因患癌症住进沈阳陆军总院。最后关头，我和艳斌站在病床前。三弟延林、小妹艳芳站在病床前。

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看他的子女，看他的老伴，父亲忽然微笑了，手艰难地举起，竖起三指。

“爸，你要说啥？”一直守候在病床前的小妹艳芳问。

我热泪盈眶，说：“爸，你是说咱们父子两代三个团长！”

父亲点头，放下了手，缓缓地，永远地，合上了眼睛，满面欣慰。

我的内心中承载着深深的悲伤深深的怀念沉甸甸的神圣，沉甸甸的神圣令我伟岸、挺拔，伟岸挺拔地面对我的团，我知道我将如父亲爱坦克团那般爱着我的团，甚至，我觉得父亲的目光也在我的团窸摸来窸摸去，替我打扫着一切瑕疵。父亲与我同在！

露水打得湿润润的秋晨，妻子孙艳华和女儿王圣慧来到军营，站在我的面前，他们的身上散发着湿润润的气息。妻子拿出用报纸包裹的一大包，说：“妈在收拾爸遗物的时候，看到了这包辣椒种子，说爸曾经念叨是给你预备的。”妻的话音也带着湿润润的气息。父亲住院期间，父亲过世后，妻和女儿住我的母亲家，陪伴、照顾着我的母亲。

“奶奶怕耽误今年种，让我和妈赶紧给爸送来。我说妈一个人来送就行了，奶奶说，要紧的东西，两个人送！她说她都想来！都想亲自将这种子送来！”女儿说，晶莹在眼中闪烁。

我捧着用报纸包着的辣椒种子，如见遍野的红辣椒。有天籁般的乐声，流溢。缓缓打开，金黄金黄的种子，上好的辣椒种子，红军椒的种子！我要让这种子在军营结下累

累果实！

走在军营，猛然仿佛听到一声吼：“嗨！”我激灵下驻足，寻发出那一声的身影，新入伍的士兵正在操练，军营中的身影，都很正常，其实没有那一声吼，其实那是我幻觉中的一声吼，其实那是父亲仅对我发出的一声吼！坦克团，老团长发出那一声吼：“嗨！”就是在营区发现了“敌情”，瞧见了不满意的地方。等你到了他跟前，就跟你吼……热泪奔涌。英魂依然在兵营！

我的叔叔家，我的姑姑家，我的姨家、舅舅家，父亲子女的后一辈，不断地有年轻人戎装加身。二弟艳斌和妻子张波，送子参军，他们的儿子王国尊已经成为一名年轻军官。军人之家，无上荣光！能令热血军人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战，而奋勇，而抛头颅洒热血，此为兵家之最高境界！

2013年4月1日完稿

## 后 记

《兵家》一书根据真实人物王景文的经历进行艺术加工创作。王景文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荣立三次大功三次小功，由普通一兵成长为军旗手、指挥员。在他的影响下，两子也戎装加身，并且成长为指挥员。父子两代仨团长的事迹，央视、《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媒体做了报道。

硝烟散尽，和平鸽飞翔晴空。缅怀先辈，缅怀先烈，王景文之子王艳良与作家董琦追寻王景文的战斗历程，寻访故里，遍访老战士、老将军，研读军史，创作了《兵家》一书。兵家，军人之家；兵家之最高境界，在于竖立一杆信仰大旗，召唤将士奋勇向前！本书所涉及的重大战役，其脉络严格遵循史实，力图真实再现。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何来？本书昭示！

军魂永驻，气壮山河！

在此，鸣谢老将军王扶之，鸣谢老将军孙福宝，老领导曹世臣、代克臣、王泽林。鸣谢王宝国、裴令剑、王树芬、王艳斌、殷广柱、王景春、王桂兰、白远东。鸣谢朱德化、唐大群、吴茂利、刘景波、宁全龙、王令江、王枫桐、李忠辉、张辉、孙树仁、高文才、胡海印、韩建民、高洪文、王恩和、周建宏、崔洪亮、刘玉涛、叶英、王学前、张立祥、贾成一、孙景玉、朱玉兴、王延林、王艳芳、王树和、王刚、方四洋、袁修才、戴军、董超、张启勇、常成珍、李生民、李元福、韩昌联、谢兆强、刘丛富、郝尚刚、齐善宏、王建业、陶乃东、孙绍明、贡万忠、刘伟、高艳明、孙守文、孙维忠、蒋向春、王启学、史广才、殷广生、左亚民、王圣慧、李阳、王国尊、王岳国，尚志明、史忠奇、赵月、史庆新、张杨、蒋永宏、宁甲高、王居冲等，感谢他们给予两位作者的鼓励、支持！

王艳良 董琦

2013-4-24



